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2/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賜閒堂集四十卷

〔明〕申時行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賜閒堂集四十卷

〔明〕申時行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賜閒堂集

四十卷》提要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叙



明興古文辭尚臺閣體朱絃疏

越有遺音玄酒太羹有遺味而

其末派日趨于姜弱臭腐漢魏

六朝三唐諸論著屏棄不復省

賜閒堂集

李序

一

覽李文正起而振之未暢厥旨

自是學左國史漢者稍繼出

其人多在他署而翰苑缺焉安

陽華州二三君子倡而竄和至

壬戌及第三公始洗宋元相沿

積習一意師古翰苑之文直馳
驟三代兩京則三公一變之力
也三公皆相為本朝盛事而余
文敏間出官留都王文肅數退
里居獨申文定僅一奉大父諱
自史官游登首揆所謂石渠天
祿圖書之府金馬承明著作之
庭未嘗一日離局絲綸代言梅
履勸講斧藻鴻業鼓吹佐明極
文人之至榮焉茲遺集若干卷

要皆準古作者其規模莊重意
旨深厚討論精覈敷揚明備或
春容大篇而條緯自密或窮寒
短章而淵源自遠郁乎其文
矣蓋太史公謂吳自闔廬春申
至渾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
術苑匠作服食器用極慮盡能
文亦似之綺靡纖巧殊乖本質
而公獨不然隆萬之間作者見
有偏至技有小長傲然自以為

大方或鉤棘艱深或依附剽竊
甚且歸依竺軋恣為荒唐悠謬
之說而公不然彼其之子寸以
衰遲損盡思與名位俱退而公
不然雖位冠百僚壽躋大耋未

賜開堂集

李序

四

年倘年林壑優游翰墨觸事即
景述懷紀績酬往慶弔之篇力
有餘勅語有餘藻興有餘教較
翰苑少時所著畫一無失豈不
難哉公嘗一校京兆士再校天

下士其論文一則曰稱先王陳
世事激昂持論不卑、為謏聞
陋儒一則曰宗本經訓力還雅
馴一則曰奇詭踏駁傷淳和之
理勿使並進至所自為文實願

賜開堂集

李序

五

其言故起叔季之衰而樹詞林
之幟功倍於文肅文敏也公有
召對錄升儲彙錄綸扉奏草詩
草簡牘尚書講意會編內聖外
王皆文之大者手自刪潤行於

世此集若云緒餘土苴不足存
耳夫麟鳳寸趾片羽莫非瑞物
寧得過而不宣子孫葦以授梓
索序于余余步公後塵七年歷
不祇任出為疆吏四十年不復
收浮沉於簿領期會刑名錢穀
間與文事疏闊公之文有功翰
苑模楷昭代而僥父窮年沒世
無能則傲萬一語曰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強顏而序公集豈敢

曰知公文以自志其愧而已

大泌山人李維楨撰



後學陳元素書



文定申先生賜閒堂集序

文定申先生相

今上十有年幸竭誠盡節寢至
太子一旦有所不快力請數
相事訖歸旣歸而治圃於第

賜閒堂集

馮序

一

以南顏吳堂曰賜閒明

上惠以寥廓吟詠嘯傲皆

天澤也憩是堂凡二十餘年而

升爲別星所著撰亦甚富有

田卿兄弟旣衰之集集復即

其狂事皆應荆蜀答諸作大

載焉先最後纂靖其明括具

見予斯於是天下始得觀光

生之大全而時可濫芋門牆

氣之取以不文辭點拂頭乃

賜閒堂集

馮序

二

承二公意爲之序時可嘗謂

明興文章本盛於館閣潛溪括

蒼甫啟車輅即具車攻嗣後

東里蘄源既沙關戶及漁之

仲亮允靈用修絲綸選暇藻

火焚車亦既紙翬雞林樣傳
鳳閣矣隆萬以來代興之權
召屬房落少季凌厲高觀疆
圯遠祗法匠而近鑰後雄鳳
尚所翽櫟格頓盡狀波如襍
潦狂溢而此若源泉靜流波
如響紅鬬嬌而此猶霜柯直
上蓋余讀是集而竊幸謨誥
自來渾灝之氣尚畱人間也
先生綺歲即溷溪經術既奏

對皆臚曝直禁掖撿韻醅肅
不露規衷曰取金匱后室之
藏綜緯條賁與學主於經在
而言期于命卅狀其才高思
捷氣餘神歆泚筆狂書唐狀
中欵蓋有密策決於一言而
受數子言不能盡碩畫陳于
萬里而更數百歲不能易者
豈徒臥取青妃白矜螭繡庸
沾沾自喜耶爰立而後極心

盧國斟酌元氣燮禰宮府其
獻諸造膝隱于視駐者且不
使外廷諸臣與聞其繁又何
心藁筆露簡以文字自表表
惟是高函大冊載在奎章者
皆本曰天晶曰白之心燄燄
霞輝虹麗之語金相玉質爛
狀高華黼黻丛葩燦狀璀璨
異啟沃至意羽翼苦心手吻
方勤而肝膈可照使

人主躍狀而神飛悚然而意解
詩曰神之聽之不爾景福景
福者大福也福天下出謂也
緣先生始終一念惟
君父故與精誠貫于金石格庫
天地
九廟萬靈相燄佑助饗之數十
年而諾不更盟不爽卒牧左
師商皓之效于歸後福何大
焉蓋所謂揭五緯之寒鉉而

前星應瑞濯甲寅之瀟采而
大地成霖郁郁燧燧豈非天
下之凶文與歲功告成初衣
喜遂雖身遠魏闕而心繫清
朝鑪煙扇影麒麟孔雀之間
皆寄懷想其他叙記碑版龍
宮雁塢神道墓碣麗牲之石
皆欲邀先生一言爲重而先
生初不訊吐哺謝勤後不以
耆庵遜勸人無賢賤地無遠

近隨叩而應隨請而得莫不
蘊藉淵深構造宏傑縱橫紆
鬱極先秦函京文章之變而
洞括人倫物理之常蓋有臺
閣之規模而無臺閣之庸俗
有山林之雅趣而無山林之
寒儉使讀者如登天府見无
球綴珞陳鼎廣廷大劍高冠
班侍左右又如登岱踐華觀
日萬里之內匹練分明而不

知其地丘之崇攀躋都鎰也
出于有韵之文祇意衝口對
客立就不爲叫噪允厲之音
不爲卑弱浮靡之調細讀諸
作吳爲古體淵源建安而直
追於漢其爲近體沈漫初唐
而致極于盛蓋先生才高學
富神清氣定故不必模調解
格刻染煙雲與墨卿藻士爭
氣于毫穎而自無不合所謂

正氣厚積而山輝澤媚各闡
玄倪豈僅儻雕蟲篆刻業哉
若不肖所謂代興之權伯屬
所落蓋謂何李而後訖至於
今學者始而談古語濫繼而
誇多鬬靡景合雲會畢馳極
騁所謂歿名于異一家之學
而千古可廢則文章之弊乃
弊於極盛之日後何所底乃
如先生非汰不遺非堅不撓

是不惟以異育爲國家之梁
棟而且以其學爲鴻紳之砥
柱盛矣哉茲集行而鄭治者
奉之爲藩蔡學古者資之爲
矩矱膏馥精華凌雲飛雪直

與

皇上中興之治化相炳煥夫豈
獨狀故謂是集爲伊訓說命
之文可也謂爲周雅商頌之
文可也而幽京左國與唐之

初盛則猶小之乎擬先生者
也

萬曆歲在癸丑之秋徐七月
望門生馮時可撰於清畫堂

通家子陸士仁書



文定申老師賜閒堂集序

書

此吾師文定申公集也公身依
日月歷事

三朝既登丞弼庶政稷二無一

暇晷今以閒名者蓋公乞身強

賜閒堂集

序

一

健之年優游田圃感

主上賜而以願其堂者也玉堂

嘉謀綠墊鴻謨咸附是編門人

鄒子元標讀之茹納今古有典

有則根心而語迫而後應無意

於文而文自工者雖然果以文

名公乎哉世所謂文者強半虛

車土鼓已當於用雕虎畫龍已

抹於旱公大之而黼黻

皇猷經綸海宇次之彰叙彛倫

賜閒堂集

序

二

標表人代質有其文不可尚已

蓋自癸未柄政來天下所跼蹐

不能湏臾寧者公盡解嚴酷之

網而登之衽席寬學校則薪樵

化宏酌郵傳則縉紳體優停刑

獄則好生德普恤災荒蠲逋賦
則鴻雁來歸海內歌誦不啻更
生又夙所棄置者碩束帛玄纁
巖谷相賁其灌輸者大而斟酌
者衆至於崇祀三大儒使人知

賜開堂集

序

三

學有宗源濂洛關閩有宗不得
擅美華亭所欲為未遂者公毅
然行之非天下之至文耶以文
名公者非窺公之全也時當可
歸遽返初服出處唯時欣慨冥

心眎彼百䟽叫閭首丘難遂者
何如是

上之賜公者宏也世耽情爵組
者薄山林怡情泉石者薄鐘鼎
公以元宰笑傲湖山煙霞者二

賜開堂集

序

四

十餘年世出世法兩兼之間公
薨後里閭庇其榮而食其實者
咸呻吟咨嗟不置是天之賜公
者全也哉

朝元相以弱冠登朝歸卧林泉

淨氛除奸功不一二數而遭時
之難公獨倍之先是禁錮言路
日久一旦遭不諱之朝人人思
發紓其生平言官顯諍相臣默
調兩不相下故公一身百艱攸
萃亦自當時言耳今回視當日
何如垂策繁手按轡馳轅世變
輪轉寧得長如公時哉嗟乎雲
之在天也時出時入卷舒何心
公膺祥雲之瑞附飛龍之

君為霖者十餘年倘公再出晚
竟大業則田間所飽諳物情涼
燠人才真廣洞若觀火必有翻
然再慰僉望者在寧無如蘓子
瞻語契丹使者曰我師總理庶
務爾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
及貫串古今博聞強記雖專門
名家有不逮此公能事而惜乎
公無心出岫遠之帝所使人抱
茲集怒然有屯膏之嘆也

萬曆丙辰歲臘月吉旦吉水門
人鄒元標爾瞻甫頓首拜撰



後學文謙光謹書



中文定公賜閒堂集序

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

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波瀾

席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

有是文以彼挾其所有足

以動天地開金石充滿洋

溢而形之於言氣全力餘

中正閑博而毫髮雕鏤陰

怪之習不得干其間此真

承平館閣之風而非淺狹

者之所能及也如蘓中文
定公殆其人非歟公自弱
冠對策簡於

上心由金門上玉堂非如嵯
巖羈士窮愁無聊第以恠

奇自見者故抒其斧藻於
天下極盛之時薦告郊廟
澄叙百官發揮事功捷伐
夷虜冶金伐石極文章翰
墨之用嗚呼盛矣嘗聞文

章大家一代不數人至能
自致於大用而以文章華
國者自唐宋以來唯歐陽
六一王半山周平園楊東
里四公惟人品事業或不
盡同而要皆以文人致大
用以及於公千數百年裁
數人而止雖其甚盛而豈
不為難哉間取公集而伏
讀之方未為學士以前詞

賦贊頌序記碑銘皆文士
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學
士及為相以來所纂著皆
經綸制置裁成潤色之詞
也以識度為宗合而論之
其俯仰揖遜或若進步而
希行又若緩節而急響而
行徐婉轉常若言不旦而
味有餘有六一之委折其
布置謹嚴筋脉閑應或間

散而終歸矜整或鋪張而
旋局鎖鑰有半山之簡峻
不以巉巖險絕為工而以
平和古淡為至有平園東
里之雅暢而精采則若過
之至其事無浮實語必當
真渾然天成絕去蹈襲則
非歐王周楊之文而文定
公之文也公以溫厚爾雅
之才虛論思密勿之地學

與位稱故足以紀非常之
事喻難顯之指上結

主知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
勒白玉之版頃館閣之中

稱大手筆者一人而已公

賜閒堂集

卷序

六

薨逾年子太僕用懋以其
遺文名賜閒堂集者屬余
為序憶曩從公游以磨研
編削辱知於公若以為可
教者而愧無以副也然則

托名是集蓋余之所甚願
而何敢以不斐辭

萬曆丙辰夏五門人瑯琊

焦竑著



賜閒堂集

卷序

七

同邑晚學陸廣明書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一

男用懋校

應制賦詩

瑞蓮賦有序

後瑞蓮賦有序

扈駕觀渾河應制有序

天閑白馬恭題宣皇帝御筆

應制題飲馬圖二首

應制題山水小景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一

應制題山齋隱居冊

應制題廣陵觀濤冊

應制題畫馬

應制題扇四首

應制題畫二首

駕幸南城閱馬擬作

恭題畫鷹

禁中牡丹應制

駕奉兩宮聖母宴西苑賞花紀慶

堯堦屈軼應制

大閱詩應制

應制題百子圖

應制題玄兔

二妃受冊公主彌月紀慶

應制題瓶花

應制題桃花翠鳥

應制題魚

應制題黃臺蓮二首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二

應制題盈筐雜花

應制題牧牛圖四首

應制題四景翎毛四首

應制題四時花草四首

應制題畫鹿四首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一

賜閒堂集卷之一

應制賦詩

瑞蓮賦

有序

惟

聖皇御曆十有四年道化滂流和氣翔洽于時
崇慈寧之新構備尊養之上儀大孝潛孚
靈貺昭答乃有嘉蓮獻異重臺發祥萬乘
臨觀六宮燕喜信熙時之上瑞馨德之貞符
爰付丹青用垂琬琰命臣等賦之臣謹拜手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二賦

稽首而作賦曰

若夫璇宮壯麗紫殿巍巍接蓬萊之仙花環太
液之恩波渟泓玄澤醞釀醇和欣嘉生之咸豐
紛靈瑞其何多宛彼芙蕖嫣然沼沚載以文墨
陳之金匱覆碧葉兮田田漾清漣兮泚泚被蔭
紉蘭抽黃曳紫既冉冉以流馨復重重而結綺
爾其艷外生艷華中吐華剖碧房兮數絳萼幻
珠寶今成丹葩粲英英其疊起芬郁郁其交加
乃若旭日方升卿雲有爛初抱赤兮若傾忽飛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二賦

丹兮若煉如盤如蓋臨金掌以腫臃非霧非烟
照虹梁而燦燦又若桂輪乍滿蕙露初零凝清
輝兮湛湛漱芳潤兮盈盈紺宇層樓接銀潢而
漱灩雲鬟高髻開寶鏡以晶熒又若涼雨纔收
薰風徐送濯雲錦兮澄鮮舞霓裳兮飛動凌波
綽約宛洛浦之驚鴻翩羽翩颺悅秦臺之儀鳳
至于星敷電發霧變霞蒸觸景而生態隨物而
賦形縱他卉之穠麗未若茲花之最靈觀其托
體慈闈敷榮秘殿映藻井以生妍傍綺疏而呈
倩煒煌三秀之庭搖曳五明之扇載色載笑如
承長樂之懽來游來觀每荷重瞳之眷詫神物
之有知信人寰之創見豈比夫駢花並實連理
分枝望舒生于漢圃合歡產于唐池太華峰頭
徒詠如船之異麻姑壇上虛傳變碧之奇斯蓋
重申之佑命特顯象于昌期猗歟我
皇德如虞聖時業業以憂勤日葵葵而祗敬承
顏順志極尊養之隆解悃阜財布寬仁之令故
珍貺駢臻而奇祥疊應繩繩繼繼用彰累葉之

休赫赫明明式表

重華之盛尚增修于玄德庶永承乎天慶

後瑞蓮賦

有序

維瑞蓮產于慈寧新宮臣既奉命作賦以闡發奇祥昭宣聖德已而考覽圖記推測休徵意者胤祚綿延壽祺多益之兆仍加衍繹復成篇章聊做載慶之義罄三祝之私云爾其詞曰

有華者華婉如清揚齒齒爲簪芙蓉爲裳出五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三

沃之上腴芳苞九疑之奇芳繁中通而外直芳洵篤實而輝光德可比于君子兮又奚遜夫國香羌託種于靈沼今載移根于長樂挺翠蓋之團團兮冒朱華之灼灼枝承蕤以婀娜兮何楊翹之磊落綵珠酌以成葩兮煥重英之出蓂森擢穎于芝房兮儼敷榮于蘭閣朝晞髮于扶桑兮若葵赤之常傾夕弄影于望舒兮象桂輪之載盈幾星冠于絳闕兮散霞標于赤城鳳羽矯其翩翻兮蜃樓起而崢嶸恣意態之橫出紛可

炳于丹青彼新宮之截紫芳固神靈之所宅薰風扇其淳和芳甘雨滋其薌澤卿雲助其爛熳兮膏露增其的皪夫惟孕粹而鍾祥兮肆焜煌而易奕乃其含芬桂掖流曄椒塗承恩輝于繡幄兮分繡采于翟褕映畫堂之甲帳兮迎紫窻之金輿燦榮光于華渚兮鬱佳氣于蓬壺宮伯忻忻而告瑞

慈顏穆穆其懽愉何司花之特巧殆坤元之出符

賜閒堂集

卷之一

四

天子乃考祥圖披靈契徵素蓮于王母遡石渠于炎帝或一房而百子或一花而千歲兆多壽而多男允卜年而卜世于是羣臣効三呼之祝薦萬歲之觴陳瓜瓞椒聊之什詠竹苞松茂之章曰文子與文孫兮俾熾而昌曰

聖母及

聖皇兮俾壽而康如重臺之積累亘乾坤而久長臣拜手而作頌庸昭示于無疆頌曰瞻彼璇宮臨紫極兮仙籙神池滙靈澤兮煜煜奇葩產

禁掖芳綠葉朱華苞翠葍芳重英疊萼何艷赫

芳地符山川

帝申錫芳百世本支兆蕃碩芳

慈齡

聖算齊箕翼芳小臣獻頌揚休德芳揚休德芳

福祿萬年子孫千億芳

扈駕觀渾河應制有序

萬曆戊子九月之吉

駕幸大峪山臨閣壽宮翌日循西山踰石景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五賦

觀渾河有詔臣時行臣國臣錫爵皆從維

時天日開霽神人悅喜清風徐來水波間作

上臨流太息曰壯哉河流洶湧如斯乎聞黃河

善潰數爲民患當亦如是矣因

諭臣等經理河務須在得人臣等稽首受命

竊復觀

皇上一豫一遊皆以考覽方輿詢求人瘼邇禹

績之平成法周官之董正淵哉聖謨可以

卓軼前古昭示無極臣不敏退而作歌非能

揚厲休烈祇以仰承明詔云爾

壽宮福地開差幾高秋風日回熙和萬壑千峰

時望幸九旂七萃紛來過羽騎初旋大峪嶺

鑾輿載指桑乾河桑乾之水何湍激觸石縈崕

迸沙磧濁漲沮洳九百里驚濤噴薄三千尺下

瀕驟如風雨聲迴波忽變煙霞色天子臨觀

欲受圖青旌翠蓋爭先驅牛馬兩涯望河伯魚

龍千隊朝天吳重瞳一顧三太息何物洶湧

如斯夫吾觀此水僅衣帶猶然衍溢爲民害况

賜閒堂集

卷之一

六賦

復黃河天上來百折狂瀾趨澎湃異時平陸翻

紅波汎濫不止如人何美玉長菱愁不屬金錢

歲費何其多憶昔堯時憂洚水胼胝賴有崇伯

子龍門載闢伊闕寧至今微禹其魚矣乃知經

理須得人疇能視溺真由已微臣稽首頌吾

皇微予之念符陶唐欲笑秦王稱德水還輕漢

武築宣房噫嘻真主一言雷震疾群吏百神

胥受職坐令陸海俱安瀾還見蒿萊成黍稷川

輸嶽貢億萬年休氣榮光常四塞

大閑白馬恭題 宣皇帝御筆

臺上黃金駿毫端白雪驄玉花生御扇寶
繪奪天工照夜雙珂瑩凝霜足練空瑤池仙馭
遠猶向畫圖雄

應制題飲馬圖二首

天馬自行空春池乍飲虹疑從河漢下宛在渥
洼中苻葉繁蹄碧桃花映耳紅不須良樂顧今
日遇重瞳

天閑放紫駟雲錦散花虬淺飲蓬萊水驕嘶苜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七

藉秋絲韁牽細轂血汗點輕漚借問長城窟何
如太液流

應制題山水小景

水閣臨虛敞峰雲乍有無憑軒看舞鶴近渚狎
飛鳬勝擬開瓊島清如坐玉壺滄洲渺何許廊
廟有江河

應制題山齋隱居冊

石壁蟠松古茅齋陰竹深淡烟籠樹色高檻落
峰陰向夕披襟坐臨風抱膝吟弓旌明主待

未許卧雲林

應制題廣陵觀濤冊

淮海孤城夕江門八月濤波搖銀漢動浪捲雪
山高浴日時吞吐憑風欲怒號巨川思共濟無
乃聖心勞

應制題畫馬

貌得真龍種從教凡馬空電飛千里足雲散五
花駿細斲隋堤草驕嘶漢苑風華山歸已久絕
漠敢言功

賜閒堂集

卷之一

八

應制題扇

群芳爛熳吐春輝雙燕差池雪羽飛玳瑁梁間
寒色瑩水晶簾外曙光微輕翻玉剪穿花過試
舞霓裳帶月歸一自銜恩金屋裏年年送喜傍
慈闈

右杏梨白燕

花萼樓前過鵲鴒羣飛相逐總含情非關原上
秋聲急自傍林間淑景鳴影散瑤堦葵日午音
調玉管蕙風清當時集木稱奇瑞何似儀庭應
聖明

右蘭葵鵲鴒

長安爭繪洛陽花碧葉繽紛簇瑞葩半濕胭脂
含露淺雙飛蛺蝶引風斜春枝巧綴同心綺日
暈微生五色霞上花栽培真得地名園桃李未
應誇

右洛陽花蛺蝶

奇葩競吐漢宮春日日含香近 紫宸千葉能
隨萸莢茂四時長應桂輪新乍疑勝裏金花巧
却訝枝間翠羽馴願以長春歌 聖壽還將解
網頌 皇仁

右月季花翠雀

應制題畫二首

賜閒堂集

卷之一

九詩

昂然獨立羽毛鮮金距橫施絳幘懸聲徹銅龍
初問寢光寒紫陌共朝天曉暉陳寶祠神夜咿
啞秦關度客年會向宮庭長警旦國風今日正
思賢

右西鷄

塋蹄辟角向東菑短笛輕簑跨牧兒春雨一犁
耕隴後夕陽三徑下山時桃林已見橐戈早渤
海休嫌賣劍遲明主只今憂稼穡農人處處詠
來思

右畫牛

駕幸南城閱馬擬作

雲車夙駕斗旗殷萬乘親臨十二閑天駟疑從
星漢下神駒遠自月支還騰驤欽態依仙仗剪
拂承恩仰 聖顏吉日車攻誰作頌中興軼轍
好追攀

恭題畫鷹

何處蒼鷹掣錦絛霜林颯颯灑風毛攫身萬里
層霄迥側翅三秋殺氣高狡兔還應愁窟穴鸞
鳩那敢決蓬蒿 聖朝祝網開三面搏擊何須
借爾曹

賜閒堂集

卷之一

十詩

禁中牡丹應制

一枝紅艷百花王獨領春風入建章麗色故浮
青玉案繁香分撲紫羅囊移來霄漢承膏露散
作雲霞捧太陽私忝禁林供瘠藻幸同群卉沐
恩光

駕奉

兩宮聖母宴西苑賞花紀慶

璇宮曉奉 慈顏豫錦席春當御苑開爛熳奇
花承黼袞鬱鬱佳氣繞蓬萊鸞和並奏迎仙樂
燕喜頻添獻壽杯愛日共知 明主孝悌天終

愧侍臣才

堯堦屈軼應制

聖朝已自登元愷靈卉還能指佞臣自是乾坤
扶正氣儼如殿陛立端人觸邪似與神羊並就
日常依曆草新倘使漢庭長借爾何須請劍更
埋輪

大閱詩應制

廟略收羣策宸遊簡六師代當全盛日春是
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鳳旗轅門開複道
賜開堂集

卷之一

十二詩

帳殿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虬鬚天
策將猿臂羽林兒拂劍星文動彎弓月影披連
營分厲翼布陣合魚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
奇張侯仍是豹賈勇盡如羆引滿雙鵬落騰空
萬馬馳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詎數誇胡獵
還欣奏凱期大風歌漢士吉日誦周詩我祖
犁庭烈先皇保泰規永言思繼述持以贊雍熙
應制題百子圖

昌祚逢千載多男應百祥渥注龍種出阿閣鳳

雛將隊舞趨金堦羣遊繞畫堂寧馨珠映掌有
美玉成行桐葉傳官戲蘭芽散國香塤篲聯伯
仲襁褓識君王翼燕謀應遠含飴樂未央綿
綿宗社慶瓜瓞咏靈長

應制題玄兔

梁苑馴遊日周京率舞時重陰符水德千歲表
宸禧似與陽鳥並還將霧豹疑玉衡光乍掩玄
圃色全移擣藥參神鼎開且賴聖慈千城猶
在野應誦國風詩

賜開堂集

卷之一

十三詩

二妃受冊公主彌月紀慶

椒寢承恩日蘭闥毓秀年褒封傳寶冊湯沐賜
金錢樂遊房中奏珠擎掌上圓國風求窈窕宮
月對嬋娟漢殿俱矜寵秦臺早得仙今朝穠李
賦參和小星篇

應制題瓶花

綵筆圖將瑞萼金瓶貯取仙花冉冉清香氤露
盈盈麗色凝霞

旖旎一莖春色歲華數朶寒香不是丹青造化

誰知禁苑芬芳

應制題桃花翠鳥

爛熳紅霞上苑蹁躚翠羽高枝似是瑤池青鳥
蟠桃幾見開時

應制題魚

青髻紅尾挂絲緡寫入冰綃似逼真見說周王
歌在藻願歸靈沼泳 皇仁

應制題黃臺蓮二首

九疑山下分奇種百子房中吐瑞姿朵朵黃雲

賜開堂集

卷之一

十一詩

團羽蓋爲迎金母下瑤池

芙蓉爲帶菊爲裳高結重臺散異香見說 君
王頻問寢名花長映御袍黃

應制題盈筐雜花

繪得盈筐五色葩欲將秋艷比春華提携試向
蓬萊宴疑是仙家頃刻花

應制題牧牛圖四首

橫笛風前信口吹夕陽山徑下來時嬉遊始識
田家樂却悔當年賣劍遲

春郊牧豎晚來過按拍臨風口自哦一曲昇平

元有調何如長夜飯牛歌

隴上歸來跨犢行揚鞭遙指暮雲生明朝共把
春犁去聞道 君王欲省耕

短笠輕簑意態閒蕭蕭風雨逐牛還牧人定有

維魚夢 聖主寧憂稼穡艱

應制題四景翎毛四首

御花桃花爛熳開萬年春色在蓬萊靈禽自解
傳人語也向 君王祝壽來

賜開堂集

卷之一

十四詩

錦樹奇葩照日紅雕欄翠翼引薰風瑤池不是

來王母青鳥何緣到漢宮
疎篁叢菊影娟娟馴鴿飛鳴態宛然幸得長雛

金屋裏不愁鷹隼擊高天

花樹凝寒雪未消漸看春色上梅梢芳林自可
容鳩拙不向南枝借鵲巢

應制題四時花草

樹杪落懸泉花間開別島披圖翠靄生轉覺韶
光好天桃穠豔正芳菲水鳥山禽高下飛共識

皇情欣茂對萬年春色在

彤闈

右春景

愛此滄洲景悠然清晝長穠香荷十里嘉蔭木

千章青山過雨波新綠鶯燕交飛鶯鶯浴相對

微生殿閣涼援琴一鼓南薰曲

右夏景

生綃點素秋一一看皆美翠竹錦芙蓉黃花丹

桂子風前陽鳥落平沙溪畔鷓鴣映荻花信是

恩波深太液 君王鳬鴈亦光華

右秋景

乾坤匹練中積雪光璀璨草枯鷹眼明樹暝鴉

聲亂澗邊修竹傲冰霜江上梅花殿歲芳一入

賜閒堂集

卷之一

十五詩

丹青承顧盼頓教窮谷轉春陽

右冬景

應制題畫鹿四首

鹿濯濯在靈囿太素稟元精瑤光呈瑞宿遠從

萬里獻環來共道千齡符 聖壽

鹿呦呦食野苹澗邊依麝宿松下引麋行梁宮

漢苑馴遊處豐草長林無復情

鹿麋麋逐雨草看人意不驚解角形偏好昔向

深山偶舜遊今從荒服歸周鑄

鹿性性在中林銜花溪雨過眠竹洞雲深上苑

只今休羽獵 皇仁應有放麋心

賜閒堂集

卷之一

十六詩

中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

男用懋校

五言古詩

初謝政婦有述

遊一雲寺

遊西湖憩昭慶寺汎舟遇雨

登穹窿山入寧邦寺

中秋卧病遣懷

賜閒堂寫懷二首

賜閒堂集

卷之二

湖中觀日入月出

雙燕

題漢筠圖

晨起觀荷花

送袁邑博之臨桂令

小園疊石成山

園居三首

西郭經周夏二公祠有感

感懷四首

鑑曲亭

七夕二首

久雨

壽陸隱君七十

贈陸文學

七言古詩

大峪行

遊天平山

秋日遊洞庭汎湖遇風遂泊橫山

賜閒堂集

卷之二

王承父山人有泰嶽盤山之遊過余言別

歌以送之

題五百尊者圖

人日王子勾見過

杜機園爲龔侍御賦

壽陸伯生七十

吳山行

題清秋出塞圖

題老圃秋容圖

澗陽圖

洞庭篇壽嚴中翰

送沈山人之金陵

中秋自西山返東山翫月湖口歌

壽王徵君百穀七十

客有以出將入相圖徵言者爲賦

四樂精舍歌

壽顧光祿叔時六十

題燕山五子圖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三

見空窩爲楊居士賦

贈鄭金吾

賦得桂子月中落

壽李年丈八十

題牡丹錦鷄畫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二

終

賜閒堂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初謝政歸有述

不才荷殊眷非次塵台司十年秉國成約結慚
無奇鼎折覆公餗謗譏紛相隨羣蠅蜚刺天驚
力蹙且疲綆短苦汲深廣厦難獨支連章乞骸
骨生還微聖慈銜恩出國門去去從此辭賜
金給符傳光輝照路歧沂河涉大江跋履無艱
危游子歸故鄉父老皆聘貽昔去猶韶年今來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五言古詩

髻成絲上堂學弄雛入室欣齊眉抱孫雙著膝
所愧非瓊枝止足無殆辱猶龍有深規揮手謝
夔龍園綺真吾師

遊一雲寺

寺在晨臺山下其地有菊泉

散步出平林窮攀度高嶺遙聞梵唄音遂入招
提境晨臺聳翠屏菊泉注金井丈室禪燈明祇
園佛日永青浮雲一丘碧破天萬頃古檜結重
陰疎簷散清影寺深山更幽雨至風忽猛繞徑
莓苔生憑軒衣袂冷坐久不知還盤桓弄餘景

勝遊俱勾迹悠然動深省

遊西湖憇昭慶寺汎舟遇雨

錢塘啟名都西湖匯靈壤巖崖雲水間樓閣菰
蒲上袂服關繁華良時恣歡賞朝逐紫騮韁暮
歸青雀舫伊余昔行邁目境已惆恍茲辰眷舊
遊夙駕成孤往投跡混樵漁改容避官長禪徑
窈且深香臺鬱何敞招隱此巖阿逢僧得玄奘
相携話竹林共載呼蘭漿長堤夾花木孤嶼出
榛莽羣峰黛作眉一鏡平於掌浮鷁澹忘歸盟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五言古

登穹窿山入寧邦寺

昔聞陽山高不敵穹窿半而我登其顛振衣凌
汗漫居然五嶽尊突作三吳冠天目來蜿蜒具
區環浩沔排雲豁洞庭出日恍秦觀邃谷吐煙

霞層巒入霄漢盤紆磴道危杳靄峰紋亂石裂
紛下馳厓崩劃中斷峻嶒結驚頭逶邐出龍幹
鐘磬發林間招提在天畔古松剝生皴豐草深
沒翳藤塢旣蒙茸雨泉亦漫漶傳聞古魚吏白
日生羽翰仙踪不可求目境有餘玩辟穀辭人
間願與赤松伴

中秋卧病遣懷

夙昔戒垂堂胡然抱微疾河魚苦見侵廁鬼迫
相守攬衣夜彷徨舖糜不盈缶杜德非壺丘神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五言古

巫覓而走是時秋正中圓魄掛虛牖絳氣捲雲
霞珠光燦牛斗東家沸管絃珍錯羅前後西園
盛冠蓋賓從相左右而我獨呻吟黯然搔白首
強起復不能咨嗟獨良久自從入山來寄輿在
林阜月夕共花晨殷勤復抖擻飄飄博望槎醺
酺蘭陵酒今日是何年竟令此情負寂莫問姮
娥支離憐病叟良時豈易得勝會誠不偶人生
匪金石余質况蒲柳百年一瞬息萬事翻覆手
行樂須及時汝身非汝有月曾照古人古人今

在否

賜閒堂寫懷二首

弱齡事觚翰壯歲縻簪纓
藜坐天祿載筆登承明
金閨逼霄漢玉署接蓬瀛
旃屢誦虞唐葵藿輸丹誠
夢弼虛見求疇咨秉國成
彌縫愧周衰調劑慙商美
夙夜敢告勞誓言竭平生
三復老氏言知止還忌盈
在梁詠維鵜止棘况多蠅
抗章乞骸骨掉鞅歸柴荆
三徑未蕪穢五畝聊經營
疊石寫崔嵬瀦水鑒澄清
嘉樹蔚然茂好鳥嚶其鳴
林園有佳致廬市無驚聲
呼童酌松醪對客陳楸枰
頽然自疎放因之廢逢迎
地偏心自適物澹身逾輕
是非久乃定得失了不驚
安能棄人間庶以陶吾情

賜閒堂集

卷之二

四 五言古

端居謝塵鞅卜築在人境
桑柘依舊廬蓬蒿理荒徑
亭榭互參差花木相掩映
桃李及春榮松栢凌寒勁
雖無泉石奇頗具四時勝
馴鶴舞階除浴鳬翻藻荇
此生欣有託於物故無競
誅茆自息陰觀樵還習靜
不雕守淳樸寡營抱真性

非魚知魚樂呼馬以馬應
南華有格言諷咏以自鏡

湖中觀日入月出示同遊諸君

沿洄坐湖心披覽周四極
望舒正東吐曜靈欲西匿
鴻濛挾兩丸升沉在一息
崦嵫稅螭駕廣寒呈兔魄
躍金沸波紅飛鏡破天碧
雲霞幻成采河漢澹無色
迢遙隔幾許精光儼相射
入地無迴輪當空有懸辟
出沒象罔淵隱見蛟龍宅
勝游不可常大觀豈易得
昏旦各有司東西遞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五 五言古

相易擊楫欲放歌舉觴還屬客
隨時愛景光吾與子共適

雙燕

燕燕何差池雙飛入華屋
銜泥定新巢養雛仍五六
領下落蟲蟬一一果其腹
學語口喃喃仰哺頭簇簇
毛羽既長成翩翩自相逐
雙燕獨徘徊如將訴衷曲
自登君子堂幸免鳥窮辱
豈無珍異姿交青與屬玉
朝爲田中禽暮爲俎上肉
銜恩不能去簷楹常托宿
其奈秋節至風霜見

迫蹙主人念殷勤以縷胃其足春社隔年期依然自來復雖無黃雀報永矢受羈束甲第連雲起東西任所欲胡爲獨戀戀往來遞相續烏衣不驚猜黃口自蕃育禽鳥亦有情可以愧薄俗

題漢筠圖

陽羨表名區延陵推冠族青宮謝主組白首懋邁軸豈不戀芬華素心諧止足搜奇得漢里檀美似淇澳出郭時沂流艤舟復遵陸一徑破蒙茸千巖媚幽獨裊裊薜蘿垂依依桑柘綠懸厓賜閒堂集 卷之二 六 五言古

百仞谿凌霄萬竿竹宛轉學桃源陰森疑嶰谷碎影日搖金寒聲風憂玉跼然逃空虛因之避塵俗既追六逸踪且企七賢躅余亦慕巖棲側身懷子安得從洪厓移居卧山麓

晨起觀荷花

水榭臨文漪晨曦出暘谷宛彼芙蕖花嫣然媚初旭煥若丹霞敷燁如錦雲簇穠艷復芬馥可以娛心目須臾日漸中歛華闕清韻匪乏傾陽姿將無避炎燠舒卷固有時昕晡遞相續努力

愛朝暉寸陰如尺玉

送袁邑博之臨桂令

三鱣開講堂雙鳧下天闕造士復理人英聲何卓越新秋送微涼征車遲明發揚帆七澤雲珥旆三湘月依然桑梓情終爲簡書奪銅標極南紀墨綬向西粵桂林煙霞深灘江波浪濶都會羅輶裳民風雜羗羯卧鼓幸恬嬉戴星猶竭歷戚戚念黔黎喁喁仰噓沫庶協中牟理詎惜河陽拙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 五言古

小園疊石成山

長統志清曠安仁賦閒居余亦慕丘壑初服歸衡廬緬懷碩人適樂圃有遺墟茲焉託菟裘庶以供游娛平地欲移山無乃愚公愚客從海上來爲余寫蓬壺指掌運奇致匠意開新模因高集磊砢覆簣成崎嶇參差島嶼出翠峯巒孤洞壑旣窈窕磴道何縈紆居然山林勝邈與人境殊日涉以逍遙身外忘憂虞匪窮耳目玩聊使心神愉

園居三首

元亮賦歸林三徑餘松菊季真徵主恩鑑湖松
一曲眇余樗散材懷賢企芳躅三朝忝儒臣九
載司衡軸乞身返故廬學圃就新築幽砌羅群
葩清池夾修竹悠然在市城恍若棲巖谷神閒
萬慮消心遠一丘足大化齊鵬鷄無爲較蠻觸
生平志清曠寤寐懷滄洲早謝黃扉直言從赤
松遊樂園有遺墟吾以營菟裘梓澤暨平泉奢
麗非所求拳石寫層巒蹄涔受洎流花竹能娛
賜閒堂集 卷之二 八 五言古

西郭經周夏二公祠有感

返棹橫塘路倚杖胥江潯日落淨寒渚雲開出
遙岑鳴蟬始抱葉倦鳥方投林顧瞻周夏祠歸
然愴余襟典刑雖云邈聲迹良可尋拮据既鞅
掌經營多苦心川瀆就疏濬閭井無呻吟盼蠻
載明祀蒼鵠懷好音九原不可作千秋儼如臨
垣宇忽傾頽廟貌幾湮沉簷楹珠網布筵几蝸
廬侵漂搖褻俎豆對越羞冠簪司存乃忽諸詭
言力不任疇當念明德蔽芾留棠陰愾焉興寤
歎轉盼成古今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九 五言古

感懷四首

朝旭暎芙蓉天然發華姿涼飈振梧桐落葉何
紛披物性從所受榮瘁固有時機衡自旋轉陵
谷常遷移良貴匪軒冕真樂在蒔茨所以考槃
士衡泌獨棲遲亭亭傲霜栢藹藹傾陽葵優游
以終老素心恒自持

白鶴鳴高岡矯吭欲聞天朱鱗戲清沼適意在
沉淵翔泳任真性俯仰俱悠然達人秉高尚用
世常隨緣揚采升雲霄戢耀歸林泉爲龍亦蟄

伏抱壁仍瓦全時事總乖迂物役無糾纏冥鴻
日以遠弋人何慕焉逍遙觀物化載誦南華篇
衆煦欲漂山群輕能折軸一言變是非究至邦
家覆况乃懷百心曹伍相角逐紛若調沸羹捷
如蛾赴燭戈矛出唇吻鱗甲藏胸腹璫璣雜砭
砭撒蘭混資稟塞續雖彌高叫闢一何瀆狂瀾
欲襄陵高岍脩成谷亂唐肇牛李禍宋基洛蜀
失路戒前車深規存往躅包荒渙其羣易義當
三復

賜開堂集

卷七之二

十五言古

震雷擊枯楊疾風卷柔藿根株苟不固枝葉俱
凋落商羊昔爲政遺黎半溝壑中璫挾利權所
在恣椎剝邊陲旣虛枵閭閻轉蕭索鹿死不擇
音獸窮必思攫大農徵宿逋飛檄紛相錯左藏
積如山不揀車中涓皮盡毛安傳棟折榱焉託
本固邦乃寧所貴恤人瘼節財緩征欽良哉揀
時藥無令道路嗟古今一丘貉

鑑曲亭

穿池浸碧漪渟泓不盈畝壘石摹蒼嶽磊砢乍

成阜缺岸翳藂篁長堤抱弱柳結榭當水心飛
梁綰洞口觸目娛清暉披襟絕塵垢始疑鑑湖
勝一曲爲吾有輕雲漾澄波皎月入虛牖晨夕
相盤桓偕我同心友徐烹顧渚茶復酌蘭陵酒
物態總浮漚身名同敝帚大隱在城市何用求
陵數

七夕二首

雙星隔漢渚終歲遙相望豈不念綢繆欲濟河
無梁含情罷機杼何由成報章玉衡指孟秋金

賜開堂集

卷之二

十五言古

鸞扇微涼鵲駕飛虹起鸞馭乘雲翔七襄開閣
道環珮逾天潢盈盈限一水昔如參與商關關
在河洲今爲鴛與鴦琴瑟暢和樂肴醴羅芬芳
一言申繾綣再顧揚輝光試問夜何其初旭升
扶桑新歡挾故愁欸語不及詳岐路獨徘徊涕
下沾衣裳良會固有期轉盼成星霜耿耿夜雖
促縣縣歲何長猶勝月中娥終古不得雙不恨
久離別但願無相忘

高旻澹河漢秋色何澄鮮涼颼入座來斜月當

樓懸針縷集香閣瓜果羅芳筵共言乞巧夕天
孫降靈駟主人前致詞擊曲如杯棬曰余有大
拙微惠天孫憐拔我愚鈍根授我靈明詮胸臆
饒智慧面目增便娟多材復多譽所遇無迤邐
天孫渡河去悅忽如有傳吾巧竟誰施虛名落
人間儔匹限津梁一歲不再歡七襄未成報機
杼徒年年拙者常有餘此義誰能宣鶴脰不續
鳬雀巢不容鷗長短固殊技小大從所安樸以
無名貴樗以不材全猶龍有至寶勿爲天下先

賜閒堂集

卷之二

十三

五言古

世人炫文采能者操機權運思若炙輶騁辨如
涌泉輕試多缺折疾驚恒踣顛所以古賢哲知
白守其玄無營葆真性不雕返自然汝拙汝自
愛無爲流俗遷主人憬然悟再頌河東篇敬奉
金玉音沒齒以周旋

久雨

十旬苦雨暘一雨成淫霖天地慘無色郊原莽
欲沉鳴溜欄宇動積潦波濤深空庭有產蛙高
樹無轉禽嗒然坐隱几日涉乖園林啜茗澹世

味焚香清道心脩焉念來牟田野多呻吟何當
解民愠薰吹揚虞琴

壽沈隱君七十

東陽有遺胄結宅靈巖麓悠然賦考槃碩人在
邁軸五畝荷鋤耕一編下帷讀藜藿常不充詩
書果其腹寧甘蕪令貧耻貸監河粟風雅愜素
心紛華謝塵俗時爲梁父吟或和陽春曲投句
滿奚囊授經開里塾遠遊慕向禽高蹈追皮陸
黃鵠摩層霄白駒逝空谷杖屨入稀年矜紳仰

賜閒堂集

卷之二

十三

五言古

芳躅名從月旦傳業有箕裘續爲君酌兕觥一
獻岡陵祝

贈陸文學

憶昔符臺卿清修抱奇節強年對簪纓暮齒還
朝列人倫冠九流枕苑推三絕趨庭有象賢稟
訓嗣明哲側弁曳逢衣英聲何卓越悠然賦考
槃肥遁甘巖穴騷雅企名流縑毫尋素業逸韻
徹冰壺玄談霏玉屑是父還是子先民存軌轍
優游及耆年青鏡攬華髮登堂酌兕觥爲君所

大耋庶保歲寒安翹然傲霜雪

七言古

大峪行

大峪山頭氣鬱葱龍翔鳳舞來空中百二河山
開福地萬年天子作新宮新宮截紫雲霄裏
福地氤氲烟霧起面面峰巒削不成迴翔澗壑
石齒齒壯麗當年說永陵規摹今日更恢弘

因山作城城百雉累石爲臺臺九層玄宮窈窕
䟽地脉紫殿巍峩象天極迴看複道彩虹飛仰

賜開堂集

卷之二

十四 七言古

視明樓絳霄逼居然宮闕寫蓬壺別是乾坤啟
壽圖雲捧至尊紆萬乘從官悅忽聞三呼三
呼似起宸遊處是日天顏多悅豫應知喜色
被山川還見新恩覃雨露憶昨經營相宅時金
貂玉珮先驅馳五度鑾輿臨碧巘三回慈
馭集瑤池兩宮親爲吾皇祝宜爾子孫膺
蕃祿燕喜齊稱萬歲觴鴻庥已協三靈卜少年
不習青鳥書倉皇攘臂談堪輿一咤千人皆辟
易重瞳四顧爲躊躇豈知聖志符天意直

以片言排異議十行一札降從天萬姓六軍歡
動地太陽始出重陰開民庶欣欣共子來不辭
頻年作左校但願不日成靈臺畚鍤如雲汗如
雨軀命易金金易土君王噸笑只須更少府
水衡空立堵由來興建重勞民吾皇此意尤
諄諄木車茅馬常思漢銀海金鳧深鑒秦方上
只今將罷役露臺從此惜中人

遊天平山

我携綠筇雙蠟屐踏遍吳山問泉石清泉秀石

賜開堂集

卷之二

十五 七言古

無處無未若茲山富奇蹟山半有峰卓如筆山
巔有石平於席撐崖拄壑年幾何歷斗捫星天
欲逼劍戟森森削不成芙蓉面面紛堪摘豁舒
石屋長莓苔巖嶮龍門破荆棘棧閣斜懸衲子
棲洞門深護仙人宅別有靈湫注玉泓爭看鍾
乳流瓊液潄然出雲雲滿山樹色嵐光同一白
秋來枕石還漱泉境入超遙意殊適爽籟俄生
萬壑風歸途忽指千巘夕丞相祠堂古木邊空
王臺殿頽垣側勝地由來有廢興繁華自古無

終極始悟從前霄漢身不如長作烟霞客

秋日遊洞庭汎湖遇風遂泊橫山

霜飛木脫秋風顛笠澤浩蕩天茫然七十二峰
三萬頃吞吐日月生雲烟洞庭之山渺何許雙
髻湧出波心蓮茲山信美仍吾土彷彿丹丘與
玄圃角里先生茹芝曲靈威上人探策府沂洄
宛在水中央絕漢只疑天尺五我欲憑虛凌素
秋六帆雙舸下中流荻花蕭瑟漁郎渡蓮葉飄
飄太乙舟乍驚鵬徙搏羊角何意鯨吹起石尤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一衣帶水不得涉長年捩柁愁難捷舍筏那能
登彼岸濟川虛忝爲舟楫河海從今已息機風
波何事猶相脅吾聞海上三神山仙踪可望不
可攀金銀宮闕底幾遇將至輒遭風引還茲山
靈秀毋乃是別有天地非人間徘徊艤棹橫山
側須臾風止波濤息桂櫂蘭橈恣所如金庭玉
柱行堪即舉觴屬客和洞簫一聲吹破滄浪色
王承父山人有泰岳盤山之遊過余言別

歌以送之

草堂人日春雲開青蓮一舸王生來梅花照人
白於髮有酒且盡花前杯酒邊慷慨論疇昔風
塵邂逅長安陌攬結空餘季子裘過從不入侯
生席狂來但逐高陽徒淋漓日醉黃公壚扣角
長歌白日爛衝星暫拔青萍孤會稽天台看不
足浮湘更躡衡山麓興盡山陰雪夜舟詩傳郢
上陽春曲歸來獨釣鱸江魚四壁蕭然只晏如
塵途莽莽倦爲客肺病時時強著書祗今行色
何草草爲言欲走燕齊道秦觀天空泰岱高薊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門地險盤山好峰頭日出見扶桑塞上雲來接
太行松蓋千年留御蹕榆關六月飛胡霜男兒
胷中有丘壑隨行一鋪雙芒屨有足不投轅下
車有身不作籠中鶴以茲寤寐懷名山汗漫奇
遊指顧間紫髯仙人綠玉杖白頭壯士黃金顏
故人開府今持鉞當時晚結王生襪千里相遺
貰酒錢襟期且共關山月吳門足練望還勞漁
陽鼓搥聲轉高平生好遊老益壯煙霞萬斛囊
中操余也繫匏淹故里與君同調還同齒停杯

把臂問刀環月明桂樹秋風裏

題五百尊者圖

墨花點染苔文箋咫尺駭觀滄溟天初疑望洋
出海若又似朝帝來羣仙諦觀乃是阿羅漢
纍五百儼珠聯修持證悟各異態俱成勝果超
真禪飛錫天台乘紫氣浮杯渤澥凌蒼煙慧力
鞭驅象罔隊幻身出沒蛟龍淵奇形妙相種種
具令我目眩心茫然長康摩詰無後輩誰其作
者唐龍眠沉冥只恐墮馬趣皈依早結區中緣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人日王子幻見過

去年人日歌送君泰山朝旭盤山雲今年人日
君相過雪花欲凍梅花破浮踪聚散不須更轉
眼流光似隙駒春風幾度頻回首對君且進杯
中酒酒邊爲我談壯遊五臺勝絕空神州罡風

吹人墮溝壑昂然獨立如孤鶴嶽神呵護信有
靈從此人間隱姓名一生好遊輕萬里歸來且
釣吳江水相逢不厭頻相親與君常醉蒲萄春

杜機園爲龔侍御惟長賦

君賓風節何矯矯青驄蹀躞長安道指佞曾飛
柱後霜避人欲燬囊中草自從鼓枻向江皋百
尺綸竿手自操已選一丘尋薜荔仍營五畝川
蓬蒿蓬蒿舊徑柴桑里日展南華誦秋水枯槁
寧同南郭基玄虛且學壺丘子窮探妙理入希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微靜坐冥心息是非逍遙自悟寥天一止觀還
稱杜德機世間機事何不有爲雲爲雨翻覆手
炊梁一遇邯鄲翁抱甕全輸漢陰叟君不見昔
時攬轡埋車輪今日聯翩作逐臣蕭閒何似歸
田日強健猶餘報主身况是孱陵風物好悠悠
江漢親魚鳥望中烟樹渚宮秋坐裏雲霞巫峽
曉見說清朝雨露繁幾看憔悴起湘沅若教宣
室虛前席肯使東陵老灌園

壽陸伯生七十

雲間獨孕山川秀二陸聲華垂宇宙誰其繼者
今伯生秣林才藪相先後憶昔飄衿鼓篋年蜚
英振藻何翩翩援毫立就三都賦挾冊窮探二
酉編千顆驪珠雙白璧一時義憤成虛擲不聞
楊意薦相如空復晏嬰知越石以茲玩世等蜉
蝣憑軾擔簦事遠遊梁園授簡超群彥燕市停
驂屈五侯煙霞是處供吟眺林壑隨緣資嘯傲
呼酒頻澆磊塊胸吐詞獨振鏗訇調任教直道
多軼軻肯使雄心遽耗磨虹光黯黯青萍鏢夜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色漫漫白石歌偶然扼腕談時事直以正言排
橫禹萬跡全收指掌圖孔林別構丞嘗地君嘗
輯廣
興記及修孔
氏家廟故云年來羔雉幾充庭寂莫依然一草
亭關門迥識真人氣湖海常懸處士星只今七
十猶強健劇飲豪吟殊未倦大業千秋屬老成
逸民文苑應同傳

吳山行

九月九日風色嘉吳山勝事俗相誇闔閭城中
十萬戶爭門出郭紛如麻拍手齊歌太平曲滿

頭爭插茱萸花橫塘迤邐通茶磨石湖蕩漾遶
楞伽蘭橈桂楫千艘集綺席瑤尊百味賒玉勒
聯翩過羽騎青簾絡繹度香車影纓挾彈誰家
子跼蹐鳴筆何處娃不惜鈎衣穿薜荔寧辭折
屐破煙霞萬錢決賭爭肥羜百步趨驤逐怒駟
落帽遺簪拚酩酊呼盧蹋鞠恣誼譁只知湖上
秋光好誰道峰前日易斜隔浦晴沙歸鴈驚沿
溪晚市出魚鰕熒煌燈火闌歸路雜杳笙歌引
去槎此日遨遊真放浪此時身世總繁華道旁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有叟長太息若狂舉國空豪奢比歲倉箱多匱
乏縣官賦歛轉增加間閭凋瘵誰能恤杼軸空
虛更可嗟何事傾都溷丘壑何緣罄橐委泥沙
白衣送酒東籬下誰問柴桑處士家

題清秋出塞圖

生不識醫無閭夢不到狼居胥瞥然眎我出塞
圖令我目眩心神徂憶昔籌邊贊廟謨鞭笞日
逐臣休屠扣關折矢稱降奴天閑歲致千駒餘
邊氓緩帶嬉含哺彈丸遠左僻海隅東環島夷

西孽胡射鵬躍馬彎强弧頻年侵擾干天誅磨
牙吮血爲狹獠殘城破堡無寧都桓桓司馬傑
丈夫 帝授節鉞臨玄菟高憑熊軾佩虎符榆
關九月沙草枯霜鷹下擊秋原蕪煙荒雲慘天
模糊司馬申令陳師徒指撝鐵如意玩弄金僕
姑游龍紫電發截鵠青萍孤揚旌督戰親援枹
萬卒超距爭先驅芟夷掃蕩不須更奔狼突豕
皆就俘凱歌入奏 天顏愉司馬遜功歆若無
偃僕拜命循牆趨但云將士多勤劬何以勞行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題老圃秋容圖

秋風颯颯秋雲涼鳴蟬乍咽賓鴻翔瀼瀼玉露

成清霜荻蘆蕭蕭木葉黃誰家三徑獨未荒疎
花秀石生輝光淮南桂樹飄天香湘水芙蓉堪
集裳紫萸黃菊東籬傍丹葩白萼爭燁煌宛如
繡閣呈新妝燁如玄圃開奇芳穠華不入桃李
場佳麗不慕平泉莊風霜搖落偏昂藏欲與松
栢常青蒼人間晚福疇可方高歌茹芝老釣璜
香山洛社同睢陽朱顏素髮樂且康雲霄由來
雨露長留將景色桑榆鄉

澗陽圖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首陽鬱鬱河湯湯嶠函泰華遙相望表裏河山
開晉疆民風蟋蟀猶歌唐王官邃谷仙靈藏碧
澗泠泠駛且長纓綏可濯綺可湘主人結廬澗
之陽含咀經籍工詞章二十謁帝趨巖廊承明
輟直司關梁聲華燁煜稱望郎坐令泉石生輝
光披圖燕寢凝清香卧游如在枌榆鄉探奇攬
勝堪徜徉何必移文勒草堂

洞庭篇壽嚴中翰

崔嵬乎洞庭乃在勾吳之墟具區之藪具區洪

濤簸天地雲霞變勾風雷吼芙蓉點點七十二
雙結青螺縮其口我昔凌滄洲振衣千仞巔西
登縹緲躡銀漢東望莫釐生紫煙珠宮貝闕儼
相向恍似瀛海蓬壺天吾聞靈威丈人入林屋
手探蒼水玄熊籙銀房石室竄且深玉柱金庭
光燁煜又聞毛公羽化留空壇青苔白石生琅
玕絳雪濛濛丹鼎闕時有鸞鶴來雲端茲山信
美多靈蹟幽奇故是神仙宅主人雲卧經幾秋
陸沉暫作金門客曾投竿餌掣神鰲更以絲綸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送沈山人之金陵

鳳凰臺上秋月明玄武湖邊秋水清古錦奚囊
蒯緱缺翩翩欲向秣陵城看君意氣傾時輩賦
就吳都堪紙貴書名犖犖擅八分画理駸駸入

三昧顛毛欲雪雙眼枯白壁不售青萍孤壯懷
未得窮五嶽薄游且可觀名都世態于今翻覆
手平原高義猶存否烏啼楊柳最關情勸君且
醉新豐酒

中秋自西山返東山玩月湖口歌

震澤天高波浪濶洞庭秋淨涼風發西去窮探
湖上山東來更酌湖頭月月明如水正秋中大
編義肯浮半空漱灑初開蟾兔窟清冷直見鼉
鼉宮波光浸天天一碧暈氣成雲雲五色銀河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耿耿星宿稀玉宇沉沉露華白汪洋萬頃絕風
湍蕩漾孤槎逼廣寒青尊白髮自相媚急管嬌
歌殊未闌主人好客能同玩浮白呼盧夜將半
已拚痛飲入沉冥况復壯遊凌汗漫此時此景
無處無含情觸事難爲娛何似一身超萬象皎
然玉樹涵水壺百千世事若流水對酒當歌行
樂耳但願明月長相隨一年一醉河山裏

壽王徵君百穀七十

曲士卑卑守章句徵君犖犖工詞賦漢南高視

屬仲宣江東獨步稱文度憶昔影纓六館初春
風天上有吹噓平津開閣時推轂天祿燃藜試
校書投繻幾上公車牘按劍誰收和氏璞肯使
緇塵化素衣且尋薜荔逃空谷文章有神學有
源雲承霧變秋濤翻探遍鄴侯三萬軸著成老
子五千言大曆詩才常壓卷永和書法題應遍
躋門詞客借噓揚折節邦君勤顧盼揮毫伸紙
不得休恢乎游刃無全牛緒餘且適當時好真
氣還同造物游况復崢嶸抱奇節挺然松栢凌

賜開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霜雪睥睨風塵遠世情皈依佛日耽禪悅七十
稀年自少容响噓原不慕喬松弓旌倘欲求黃
髮高士于今有岱宗

客有以出將入相圖徵言者爲賦

君不見衛公車師出定襄手持長組縛夷王投
戈下馬提相印日與房杜相翺翔又不見汾陽
起義自河朔泰階重整旄頭落入考中書二十
四姓名昭揭麒麟閣兩公才略兼文武如周方
叔與召虎桓桓氣繁欬萬人犖犖功勲照千古

公昔受命臨三吳高憑熊軾佩虎符循行阡陌
拊畿甸掃除寇盜清江湖是時決河紛四溢龍
蛇陸起魚沸鬻其咨俾又復借公父老扳轅歌
九戢負薪沉壁無時寧公車至止河流平行錫
玄圭告成事入贊樞筦登承明端笏垂紳 帝
左右汾陽衛國相先後旂常事業炳丹青鼎呂
聲名垂宇宙

四樂精舍歌

將軍好武仍好文揮戈擗管俱超群出塞頻經

賜開堂集

卷之二

七言古

胡地雪還家暫卧秦川雲草堂清幽復寥廓物
外襟期聊自託新成畫棟傍一丘高揭璇題稱
四樂人間樂事何紛綸將軍睥睨如飄塵出不
願高牙大纛擁華轂入不願清歌妙舞羅文茵
不願鬪鷄走狗逐麋鹿不願攀龍附鳳圖麒麟
翰墨林圖書府翛然一室傲千古幸逢邊境寢
戈矛欲向詞場建旗鼓百家浩瀚歸冥搜五嶽
崢嶸入卧遊談玄說偈本儒術折節倒屣皆名
流世態滄桑多變易此中之樂樂無極屈伸龍

蟻與時遇逍遙鵬鷗從吾適聞說郊關羽檄馳
門庭肘腋係安危 聖明拊髀思良將未是優
游獨樂時

壽顧光祿叔時六十

我聞世道如江河狂瀾東逝無迴波屹然中流
一砥柱千秋萬劫長嵯峨又聞正人若松柏直
幹凌霄去天尺嚴霜凍雪總摧殘勁節貞心無
改易江東人望梁溪生韶年崛起魁群英釋屬
離疏踐文石含香起草司銓衡蒿目時艱憂國

賜閒堂集

卷之二

壬七言古

本萬言累牘攄忠悃一失雲霄去不還十年蓬
蒿棲偏穩抗疏名聲斗岳懸傳經心事寄林泉
驚湖鹿洞常專席解頤折角誰能先祗今尺一
飛丹詔宣室重膺前席召海內忻忻動顏色高
賢出處關風教君年六十始稱耆砥柱孤標松
栢姿垂紳曳履功成後辟穀尋仙會有期

題燕山五子圖

君不見月中仙桂凝華滋黃金爲粟瓊爲枝忽
然墮地光陸離天香馥郁盈階墀參差化作燕

山兒燕山有夢徵熊羆寧馨五兒生絕奇秋水
丰神玉雪肌大者娟秀仍岐嶷小者次第相追
隨累鳳伏虎同游嬉群呼迭應如墮荒駸駸佩
觴舞象時日破萬卷摘雄詞崢嶸頭角振羽儀
影纓結綬逢昌期誰其圖者三昧師多男正應
華封祈神君爲政樂不支載詠麥雉歌螽斯

見空窩爲楊居士賦

關西裔孫醫國手青囊秘訣長懸肘強健真同
地上仙逍遙更似壺中叟選地城南得舊墟林

賜閒堂集

卷之二

壬七言古

光野色帶清渠未從惠遠開蓮社先學維摩結
草廬閒來曳屨苔痕破靜來閉戶蒲團坐三指
聊隨濟物緣六時不廢翻經課儵然偃仰行窩
中萬慮全消只見空空無所空見非見妙明心
地常圓通知君慧性能超悟迷津已籍慈航度
不須采藥向名山且爲專修依淨土

贈鄭金吾

余友楊去奢索賦

君不見西京好客推當時長安驛馬紛驅馳又
不見東京碩儒稱夾漈碧草茸茸作書帶俠少

經生各異操照耀史冊俱名高君也卓犖新都
豪千金一擲如鴻毛已見交游傾國士還將經
術課兒曹自言韎韐非素志家起文儒足吾事
金陵佳麗帝王州僑居遂作菟裘計吾鄉德祖
慎許可爲君嘖嘖陳高義仕宦當作執金吾况
復賢聲滿都會

賦得桂子月中落

古來靈隱標奇勝鸞嶺龍宮相掩映靜夜千峰
散綠烟清秋萬頃開冰鏡雲外飄飄若雨珠廣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三
七言古

寒迸出青珊瑚淋漓露氣垂金粟縹緲天香墜
玉壺初疑仙杵投靈藥忽似曇花零碧落銜實
何方集遠雞洞冥記云有遠飛
雞銜桂實來南土繞枝幾度驚飛
鵲銀闕瓊樓不可攀長留膏馥在人間傳神獨
有延清句不用淮南賦小山

壽李年丈八十

與君共奏南宮籍天路翱翔分羽翼一謝簪纓
悟息機相看髣髴俱垂白君昔飛鳬出尚方陰
森樹色滿河陽懸魚官舍冰霜潔雉維春郊雨

露長治行當年推第一誰知道還遭黜寧從
畏路逐驚湍自喜滄洲閒白日坎壈猶餘報主
身逍遙仍是上皇人未荒松菊歸元亮有美湖
山屬季真廣宅良田堪樂志督耕課織安吾事
不作南山種豆歌祗營北海觴賓地銅墨餘年
盡丘壑一生飽飫巖居樂天星湖上幾垂綸烟
雨樓前頻躡屨有子接跡青雲飛掉臂還家事
彩衣燕山正倚靈椿茂謝砌長依玉樹輝百年
晚節能相保八十春顏渾未老同升猶見魯靈

賜閒堂集

卷之二

三
七言古

光渭川釣叟商山皓

題牡丹錦雞畫

繡幕雕欄護春色濃香艷態疑傾國堪憐亭北
倚新妝更訝枝間呈錦翼吐綬當階照舞衣似
矜文彩闕芳菲誰送名花供異鳥坐看屏障有
光輝

湯閒堂集卷之二

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

男用懋校

五言律詩

歸鶴四首

適適園十二詠

竹徑 桃谿 柳堤 桂林 牡丹亭

松岡 梅圃 藥闌 蓮池 芙蓉沂

杏垣 菊畦

鸚鵡二首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一

獨坐

橫塘詞二首

過徐氏館感而有賦

渡太湖憇橫山寺

題杜上林借樹軒

小園燕坐

鑑曲亭晚憩

贈蜀僧

送僧遊五臺

人日小集次張伯起韵

和兆嘉元日過小園韵

鑑曲亭偶成

詠雪中折竹

夏日小園漫賦

哭王子幻二首

贈王將軍

宿治平寺

九日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二

鑑曲亭喜雨

卧病

送初主簿罷官歸楚

宿法相山房

月巖

武林歸途即事

閏月重九日偕友人登靈巖閣三首

題白浪上人卷

園居二首

城南別業

煙駕園

看梅阻雨

過南園飲桂花下

贈日暉菴上人

小園漫興二首

楚頌亭

遊天池遇雨二首

訪趙凡夫別墅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三

哭子婦二首

題大音上人卷

鶴林寺

遊招隱寺阻雨

偶入吳山廢寺

鳳皇臺

行園

村居

贈高公先之嶺南

友人自黃山歸述示寄勝漫賦

病起玩月

小憇休休菴

南園酌桂花下

有客携尊見訪

泊婁東聽客鼓琴

園池芙蓉盛開汎舟小集和叔嘉韵二首

月夜

夏日王羲伯子勾兄弟偕張孟孺諸君過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四

訪小園留酌

花山寺

中秋病懷二首

園居二首

水玉亭

靈谷寺

秋日汎湖

五言排律

送沈子承南還

贈沈允登

遊張公洞

善權洞

玉女潭

壽顧栗如先生七十

園池芙蓉盛開汎月小集次曹以新韵

贈林戶部

壽王少湖先生八十

栩栩園詩爲尹中丞賦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

贈劉邑侯

壽韓敬堂宗伯七十

贈曾母王孺人

謁文學書院

壽荆石王公六十

贈周撫臺二十六韻

贈太虛上人

次黃伯傳鄧尉山看梅韻

宮保大司馬震厓楊公八十存問

杏花下集用伯傳光福看梅韵

南谿山讀書處爲高公先賦

壽茅鹿門先生九十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六

賜閒堂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歸鶴四首

憶汝青丘外徘徊秋已深
豈無霄漢翮應有稻粱心
步蘚循初徑巢松認故林
思歸原入調清夜伴鳴琴

暫去堪誰託重來轉自憐
孤山曾放地華表獨歸年
顧侶驚初定依人舞更便
出籠吾共汝相狎在林泉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律

一自青田至偏於綠野親
飛騰終戀主飲啄更宜人
唳識鳴臯舊梳看墮羽
新去來從爾性吾亦任吾真

偶自迷花縣依然到竹扉
肯隨鳬舄去偏逐燕巢歸
午夢驚棋局宵鳴立釣磯
碧山長好住莫向海雲飛

適適圃十二詠

竹徑

欲借淇園勝凌霄挺萬竿
月來金影碎風動玉

聲寒障暑陰堪息停雲秀可餐
相過惟二仲盡

日倚琅玕

桃谿

分得玄都種依然玉洞春
逶迤成曲徑爛熳及芳辰
錦疊溪邊浪紅銷雨後塵
武陵差可擬吾豈避秦人

柳堤

一借河橋色長留水閣陰
籠煙眉鎖黛颺日縷垂金
葉底三眠夢枝頭百轉音
五株頻對詠真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律

慰故園心

桂林

巖壑同棲處風霜獨秀時
暗飄靈隱粟高擢廣寒枝
露氣侵衣袂天香撲酒卮
入林吾自密不負小山期

松岡

宛轉循高阜青葱結茂林
團雲低蓋影挾雨送濤音
節抱風霜苦根蟠歲月深
亦知弘景意山閣助清吟

牡丹亭

洛中移小景亭北倚新粧題處皆名品開時正
艷陽露凝酣酒色風度返竟香解道稱姚魏繁
華壓衆芳

梅圃

築圃雙林畔看花百卉先含春俱綽約綴雪轉
清妍影弄孤山月香分庾嶺天任教催白髮索
笑自年年

藥闌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三二五言律

憶在絲綸地頻經爛熳時今看溱洧贈恍似掖
垣移倚檻春容麗翻堦日影遲曲欄乘興到不
慕廣陵奇

蓮池

碧沼渟寒玉紅蕖映淥波粧凝朝日麗香逐晚
風多游戲金鱗出驚飛翠羽過納涼依水榭還
續采蓮歌

杏垣

坊開裴墅錦花發董林株望欲迷瓊苑栽疑近

白榆微風舒露臉小雨濕煙鬚春意枝頭關從
教醉玉壺

芙蓉泚

群芳搖落後秋色在林塘豔態偏臨水幽姿獨
拒霜漢皋霞作佩湘曲錦爲裳白首滄江上相
看醉夕陽

菊畦

誅茆疏野徑種菊擬山家秀擢三秋幹奇分五
色葩凌霜留晚節殿歲奪春華爲道餐英好東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四二五言律

籬興獨睎

鸚鵡二首

能言翻自誤顧影若爲群寂莫金籠閉離徙翠
羽分愁看燕地雪夢入隴山雲似有傾陽意三
呼祝聖君

暫戢丹霄翼羈縻白玉堂嘒嘒紅喙短搖曳綠
衣長訝客呼名字依人啄稻梁開籠應放汝行
矣慎風霜

獨坐

退食渾無事端居亦自幽雨餘花信早風外鳥
聲柔盡日堪羅雀方春欲問牛道心能不染隨
意得滄洲

橫塘詞二首

橫塘有小女蕩槳疾於飛朝入荷花去暮隨明
月歸藕絲牽不斷蓮子摘還稀何用分蘭麝清
香滿素衣

橫塘有老婦語向荷花立風飄遠香去雨作殘
粧泣翠蓋爲誰擎紅衣不堪集無論少年事徒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律

使青衫濕

過徐氏館感而有賦

談經曾此地傳鉢竟何人案識棲螢舊梁驚語
燕新草長書作帶花暗榻生塵莫奏將雛曲纔
聞已愴神

渡太湖憇橫山寺

鼓枻凌鮫室登山入驚林片帆依樹落孤錫傍
雲深草徑留丹井松濤和梵音盈盈惟一水猶
隔洞庭陰

題杜上林借樹軒

僦居塵市遠病暍旅愁深獨倚東鄰樹能分半
榻陰雲涼清散帙日永靜鳴琴有地堪避暑何
枝更上林

小園燕坐

燕坐不知暑窈然花竹深彈棊消永晝移榻就
新陰靜識游魚樂清憐好鳥音北窓高枕地仍
有上皇心

鑑曲亭晚憇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律
高柳陰芳塘虛亭憇夕涼鏡分湖一曲屏擁樹
千行傍石堪垂釣迴波好汎觴濯纓吾老此萬
事付滄浪

贈蜀僧

魚鳧開國後龍象護經年九折曾踰險三生早
結緣無言持妙偈不住悟真禪何處逢山斗留
衣與大顛

送僧游五臺

馬塞窮三晉獅林闢五臺施珠神女供飛錫聖

僧來日晃天門雪風生夜壑雷浮踪無住著勝地且徘徊

人日小集次張伯起韻

最靈稱是日垂老轉憐春栢葉傳新歲梅花近故人銜杯堪樂聖開閣且延賓勿厭過從數歸田即道民

和兆嘉元日過小園韻

噓律青陽轉扶筇白髮新閒來看竹處喜及獻椒辰祈穀占豐歲探梅逐早春忽聞歌郢調欲賜閒堂集

卷之三

七
五言律

和愧巴人

鑑曲亭偶成

小苑秋風裏虛亭夕照閒面花穠似綺襟水碧如環遠樹蟬聲咽疎林鶴步閒興來乘一葦疑是剡溪還

詠雪中折竹

乍聽風敲玉俄驚雪壓枝亦知剛易挫無乃重難持劃似鮫冰斷紛如鳳羽披歲寒不自保抗節使人疑

夏日小園漫賦

何物銷長夏園林雅自宜釣簾看奕處倚榭納涼時竹色搖書幌荷香入酒卮悠然濠濮想誰與共襟期

哭王子幻

慘澹江天裏何人問客星空傳懷舊賦無復草玄亭物外悲長往人間忌獨醒床頭孤劍在永夜泣青萍

跌蕩詩中俠沉冥醉裏禪有時過綠野無處覓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八
五言律

青蓮小閣猶懸榻高山竟絕絃百年真夢幻掩淚讀遺編

贈王將軍

時年五十

三吳曾結俠萬里欲封侯養士金堪盡衛恩劍可酬波濤閒巨艦尊俎識輕裘橫海登壇日知君尚黑頭

宿治平寺

尋幽過竹院習靜倚繩床漏轉蓮花水爐添栢子香風林喧宿鳥露井咽鳴蜩夜半聞空籟鐘

聲在上方

九日 時方卧病

風景是重陽湖山正鬱蒼未能拋藥裹那敢問
黃觴散髮疑吹帽披衣且佩囊東籬聊寄賞吾
自學柴桑

鑑曲亭喜雨

水榭炎歊隔雲軒雨氣深劇憐避暑地兼慰望
霓心颯爽聞松籟蕭森對竹林夏畦知未病輟
耒賀甘霖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九 五言律

卧病

向來誇健在今始訝衰殘病爲疑蛇劇身將夢
蝶看百年憑藥餌三月廢衣冠樗櫟材堪棄還
能保歲寒

送初主簿罷官歸楚

吳苑初傾蓋荆門早挂冠政憐藩宦拙曲和郢
人難畏路窮棲棘芳洲任采蘭浮沉何足問江
漢有漁竿

宿法相山房

勝遊窮蠟屐小憇得精廬徑轉松陰密密含竹
色虛懸泉風落處破鏡月來初一枕羲皇上能
將萬慮除

月巖

山靜客來稀林深鳥不飛月輪通石竇雲幄護
巖扉草沒攀厓磴苔生卧碣衣未須愁險絕興
到欲忘歸

武林歸途即事

短棹迎新霽長川帶落暉雲帆衝浪過水鳥傍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十一 五言律

日坐漁磯

閏月重九日偕友人登靈巖閣三首

清秋當閏月高會續重陽閣倚雲霄上尊開薜
荔傍松風傳谷籟巖日盪湖光縱目憑欄久冥
鴻去路長

久爲塵中累偏憐物外游一尊頻借客九日再
逢秋丹壑迴青眼黃花對白頭不愁歸路晚明
月送扁舟

響屨尋遺跡鳴琴指舊臺迥攀祇樹苑重泛菊
花杯鳥逐歸雲去山樹落照來登高誰作賦詞
客有仙才

題白浪上人卷

萬頃波濤色悠然愜素心定中成水觀空外湧
潮音苦海杯能渡恒河筏可尋臨流頻洗耳聊
以滌塵襟

園居二首

委巷經過少衡門剝啄稀菊松開舊徑蘿薜遂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十二五言律

初衣曲沼通魚戲斜陽送鳥歸不須論世事且
自息塵機

願棄人間事聊從物外棲松邊看鶴舞竹裏聽
鶯啼逸思追濠上幽居得讓西桃源在人境不
似武陵溪

城南別業

爲杜將軍賦

築圃傍巖阿投壺復雅歌渭城青草遍秦塞白
雲多大業留緇素閒情寄薜蘿暮歸非射獵醉
尉莫相訶

煙駕園

逸想三山駕幽棲五畝身荒郊隨鹿豕高閣謝
麒麟琢句應成癖探玄欲采真煙霞蓬海上更
喜夢遊頻

看梅阻雨

平野迷山色空齋聽雨聲巡簷聊索笑躡屐竟
寒盟謾憶橫波影終懸寄隴情獨憐枝上鳥向
晚報新晴

過南園飲桂花下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十二五言律

杖屨獨逍遙郊園亦午橋自貪聚桂隱不待小
山招露蕊珠全綴風枝栗屢飄一尊淹客地秋
色未蕭條

贈日暉菴上人

近市懸孤刹曾遊不記年逢僧推白足爲我說
青蓮信手拈三昧澄心絕萬緣塵踪能不染隨
意得真禪

小園漫興二首

疊石成丹嶂綠堤漾碧漪林疎偏颯爽磴仄轉

逶迤鶴夢閒棋局鷗情狎釣絲無心論出處常
與白雲期

一泓涵小島四屋起層巒呼艇沿洄入憑欄次
第看身閒饒歲月地靜少波瀾隨意堪棲息悠
然賦碩寬

楚頌亭

爲憐湘浦色聊借洞庭株有地容嘉樹無心利
木奴綠苞含露潤朱實帶霜腴歲晚留芳潔還
疑挹左徒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十三
五言律

遊天池遇雨二首

夙有看山癖何妨冒雨過石泓開水鏡泉竇滴
煙蘿樹密鶯聲緩苔深鳥跡多此中饒歲月倘
許避風波

探竒頻躡屐乘興復衝泥高冢猶麟卧空山只
鳥啼池添新瀑滿樹擁濕雲低不爲沾衣惜春
樽且共攜

訪趙凡夫別墅

扶筇躡翠微倒屣逗巖扉石塢松蘿繞山齋蕨

筍肥宿雲開半榻飛瀑濺初衣共有濠梁思悠
然息是非

哭子婦二首

辛苦悲賢婦淒涼撫幼孫未能忘委蛻空復賦
招魂幻影留生色衰顏拭淚痕彭殤俱物化不
敢問乾坤

其旨憑誰薦衰殘轉自驚憂來頻雪涕老至倍
鍾情蝴蝶原成夢蟾蜍亦忌盈何當超俗累掉
首學無生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十四
五言律

題大音上人卷

空谷傳相應洪鐘叩始鳴林疎天籟發峽坼海
潮驚鶴唳隨風遠龍吟入夜清未須頻側耳大
道本希聲

鶴林寺

寺有竹院故址

簾棹遵鴻渚扶筇到鶴林花宮雲外迥竹院雨
中深習靜堪移日偷閒且息陰支公千載後無
復九臯音

游招隱寺阻雨

慈雲迷鷲嶺法雨暗龍宮謾欲投蓮社何緣入
桂藜心期寥廓外目境有無中好在雙芒屨登
臨興未窮

偶入吳山廢寺

攜策向郊原雲深草樹繁一僧仍破衲孤刹已
頽垣迂客花能笑驚人鳥自喧尋春隨意到何
處是祇園

鳳皇臺

龍飛曾此地鳳去只空臺二水環流出千峯入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律

望來鳴岡無羽翰翳石有莓苔謾詠青蓮句于
今王氣開

行園

大隱非丹壑閒居即翠微但容衰鬢在寧使賞
心違日涉還成趣天游是息機逃虛吾已久翻
愛足音稀

村居

稂稻千畦熟蒹葭一水長結茆臨淺渚支木度
橫塘尊鱸調羹美松醪潑瓊香莫嫌城市遠樂

事在滄浪

贈高公先之嶺南

濩落嗟彈鋏飛揚慕請纓燕臺虛幸舍越嶠指
歸程海晏鯨波靜天空蜃閣明知君饒意氣到
處有逢迎

雅有耽詩癖仍聞草檄工處囊誰見穎投筆試
從戎逸調悲歌裏雄心指顧中滇南堪息翼未
可嘆途窮

友人自黃山歸述示奇勝漫賦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六言律

見說黃山勝欣然思欲飛峭峰連霧壑危磴出
雲扉法座天留刹神燈夜吐輝軒皇曾鑄鼎倘
許叩玄機

病起玩月

九夏常欹枕三秋始着冠最憐今夜月仍得倚
闌看拂座天香滿侵衣露色寒素娥長搗藥倘
許借靈丹

小憇休休菴

一借東林榻堪令病骨蘇天香浮老桂雲影落

高梧觸境風旛動安禪月鏡孤惟應拋藥裹長此習跼踖

南園酌桂花下

桂叢深別墅載酒共看花爲愛三秋色疑浮八月槎緒風飄苑粟殘照落杯霞不用悲蕭瑟天香駐物華

有客携尊見訪

有客問加餐相期共歲寒病身猶偃蹇尊酒獨盤桓露菊凝枝白霜楓墮葉丹餘生聊自遣溪鵲聞堂集

卷之三

七
五言律

畔一綸竿

泊婁東聽客鼓琴

春江閒艤棹夜雨靜鳴琴共是烟霞侶因知山水心空林傳鶴和遠浦作龍吟絕調悲中散淒然感慨深

時弔王文肅

園池芙蓉盛開汎舟小集和叔嘉韻二首

爲愛西園色嫣然冒綠池迎風時弄影照水倍含姿檻外停蓮舫尊前聽竹枝不堪思遠道惆悵涉江辭

落木驚秋暮看花坐日斜爲裳堪集錦映酒欲生霞綽約臨粧鏡清幽伴釣槎騷人今有賦爲爾惜年華

月夜

淨夜天如水閒階月似霜金莖懸露掌銀闕想霓裳擣練催砧急銜杯引漏長關河音信阻莫道照流黃

夏日王義伯子幻兄弟偕張孟孺諸君過

訪小園留酌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十八
五言律

蓬蒿長避客池館暫留歡傾蓋逢三益吹簾得二難世情棋局換生事酒杯寬勿漫憂天墜相携賦考槃

花山寺

爲愛花山寺長松夾道陰橫斜梅繞屋磊塊竹成林歲月鐫題古烟霞結構深不須留姓字去住本無心

僧請題名石上故云

中秋病懷二首

病與中秋會愁同片月懸此身猶困頓何處問

嬋娟咫尺仍千里蹉跎又一年霓裳誰度曲側耳不成眠

豈是雲霄隔非關霧靄迷寒帷時引望歌枕獨含悽風露侵階冷星河入牖低素娥頻搗藥未許乞刀圭

園居二首

樂圃千年跡蕭齋五畝身蓬蒿長謝客花竹總宜人清曠懷長統風流屬季真臨溪時獨釣吾自老絲綸

賜閒堂集

卷之三

十九 五言律

投老身猶健探幽興未闌花神催爛熳竹使報平安茂樹禽聲合高齋蝶夢殘不知人世上何處有風湍

水玉亭

峰危林徑轉石豁水亭孤漱灩開水鏡清虛浸玉壺柳拖烟外碧荷濺雨餘珠倚檻觀魚樂濠梁得似無

靈谷寺

布金開淨域卓錫湧飛湍德水含珠瑩靈湫噴

玉寒松風和急溜蘿月漾清瀾解識仙源自思波太液寬

秋日汎湖

水浸重湖白天空遠嶠青一泓開颿爽萬態入清泠浪靜眠鷗渚烟消落鴈汀菰蘆堪寄跡人世總浮萍

五言排律

送沈子承南還

同學俱年少相看已二毛殷勤論綰帶辛苦記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二十 五言律

焚膏舊雨情偏洽談天興亦豪世誰憐短褐吾自戀綈袍擊筑燕雲老銜杯漢月高暫來歌易水忽往赴江皋客舍無長缺田家有濁醪五湖秋色好爲我問漁舸

贈沈允登

子承之子

休文吾益友世業爾能傳寂莫遺經在淋漓醉墨鮮草堂閒玉麈芸館賸青氍學以裘爲冶耕將研作田貧能安菽水傲且寄林泉遂驚親毫素持螯拍酒船跡同樗社隱名擬竹林賢共汝

銜杯日逢余解綬年相携丹壑裏常卧白雲邊

遊張公洞

纖棹循湖沒携筇到玉泉何年靈洞闢此地勝
遊偏雷動幽壑坼雲封仄徑穿一丘涵色界萬
象隱壺天宛轉金庭閱晶瑩玉乳懸狡疑藏兔
窟神豈蟄龍淵柯爛曾看局芝存舊布田石牀
眠濕霧丹竈宿寒烟有闕虛生白無垠闇入玄
側身猶躑躅觸目總便娟穴處堪忘世巖棲好
學仙異人冲舉後誰與授真詮

賜閒堂集

卷之三

王
五言排律

善權洞

未窮陽羨勝仍逐善權遊地是溪山奧天然洞
壑幽雙林依碧嶂一粟啟丹丘雲構螭碑在雷
書鳥跡留嵯巖間開石屋巖半聳瓊樓瑩澤千珠
綴嶙峋萬玉抽攢身窺鳳穴側足瞰龍湫暗欲
然犀照深疑使象求草花縈繡壁松檜舞蒼虬
谷響高低應泉聲斷續流壺中堪久駐物外有
奇搜已自凌三界無勞問卞洲

玉女潭

玉女還丹地瑤臺積翠重曲巖通窈窕幽徑破
蒙茸霞是壺中起雲將洞口封夕陰垂薜荔秋
色散芙蓉箐密猶蹲虎潭腥或卧龍鸞停山礪
竹鶴警寺門松古幹留瓊樹清音瀉碧淙枯槎
誰汎渚淨社忽鳴鐘坐愛三生石行貪九節筇
洗頭盆可到晞髮願相從

壽顧栗如先生七十

薇省鳴騶日椿庭酌兕年寧親爲令子難老是
真仙憶昔操絃綬窮年事簡編詞鋒何嶽嶽文

賜閒堂集

卷之三

王
五言排律

藻復翩翩詩說宗匡鼎才名屬彥先霜蹄千里
駿風翻九秋鸛奏賦無知已明經有象賢燕山
垂訓早漢署沐恩偏錦簇官袍麗綸頒御墨鮮
千旄多仰止門巷只蕭然花木營三徑蓬茅守
一廛避喧常謝客習靜欲逃禪獨領滄洲趣長
吟白雪篇荷囊投玉滿搖筆墮珠圓字待侯芭
問書逢令尹傳芳評流月旦高義薄雲天出入
簾輿狎登臨野服便機從漚鳥息德似木鷄全
晚歲神逾王稀齡鬢尚玄洛中圖勝會枉下得

真詮愛日承家慶乘春啟壽筵竹迎居士醉先生

自號醉竹居士故云星見老人懸桃李含姿媚松筠抱節

堅頌聲交里閑賀色動林泉小子蒙提耳先人

託比肩新詩容倡和故里幸周旋接武冠裳後

稱觴履舄前清時崇國老鶴算正綿綿

園池芙蓉盛開汎月小集次曹以新韻

九華池上色一葦鏡中天汎月邀詞客看花狎

水仙厭厭飛蓋夕采采涉江篇雜坐交巾舄高

歌續管絃霞邊爭爛熳霜後獨鮮妍豔似開粧

賜聞堂集 卷之三 五言排律

閣狂堪拍酒船沿洄移暮景容與澹清烟世味

真槐國生涯有林田春聲元寡和晚節幸同堅

白髮滄洲地相期共百年

贈林戶部

含香辭漢闕承詔向江津禁闥初分署舟車舊

算緡操同餐蘖苦才擬發硯新至計先憂國寬

條總爲民錐刀原不競簡帙故相親卷幔青山

曉揚帆錦浪春棠陰垂茂苑藻譽托貞珉財力

東南盡還憑達 紫宸

壽王少湖先生八十

當代稱耆宿斯文屬主盟大儒原擇里先生所居曰大

儒純德早知名曾閱堪齊駕由光欲抗衡顓經

秦博士質行魯諸生薄阻風雲契高標月旦評

河汾傳緒遠函谷著書成美玉藏無價洪鐘叩

有聲鳳翔千仞下鶴和九臯鳴薦牘來吳苑除

書出漢京 九重懸側席六館待影纓豈不懷

恩遇其如畏寵榮繁弊坏逃使者推轂謝公卿雅

結林泉好終虛壁帛迎無言桃李徑有託薜蘿

賜聞堂集 卷之三 五言排律

情嶽立瞻丰範甄陶集俊英飲人知量滿噓我

識風清抑抑初筵戒孜孜炳燭明守身渾若樸

防意更如城寡入翻多施同游自獨行浮雲空

萬態皦日厲孤貞矩矱存先進淵源作後程鄉

從陳寔化廬仰鄭公旌錫嘏朋三壽臨雍稱五

更關門占紫氣河漢望長庚釣擬磻溪叟歌賡

擊壤氓全神能却老柔氣欲還嬰玉枕傳鴻寶

斑衣薦兕觥願言陪杖履晞髮訪蓬瀛

栩栩園詩爲尹中丞賦

夢蝶懷莊叟爲園擬辟疆悠然臨漢水何異在
濠梁遠樹晴川色幽蘭晚徑芳軒留南浦月榻
借北窓涼魚鳥忘機狎烟霞寄與長東人歌九
畝未許卧滄浪

贈劉邑侯

松陵稱壯縣茂宰屬名賢振藻淵雲後希踪卓
魯前河陽堪種樹單父聽鳴絃水國尊鱸地春
郊麥雉天咄嗟興廢隆宛轉濟顛連拔薤霜威
肅鞭蒲露澤偏窮簷歸燭照側弁荷陶甄蔽芾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排律
垂阡陌謳歌滿市廛勞心書課最强項得名先
病起文園日歡呼畏壘年飛鳬留舄在酌兒見
孤懸豈第存周詠循良入漢編同將眉壽祝并
作口碑傳早晚鋒車驟徵書下日邊

壽韓敬堂宗伯七十

秩宗元佐舜山斗舊推韓茂苑鍾靈秀清朝振
羽翰編摩初載筆著作早登壇揆藻奎光動燃
藜夜色寒鎖闥深秉鑒望苑切峨冠制草人傳
誦橋門士竦觀花磚移玉署蓮炬出金鑾地密

雲霄近天高雨露寬典謨資 帝學禮樂屬春
官豈不懷恩眷其如畏急湍鴻冥機自息蠅止
壁終完奕李猶門徑絲綸只釣竿情懸雙掌露
藥問九還丹何事徵書晚東山老謝安

贈曾母王孺人

花縣神明宰絃歌報政期課登南國最 恩薦
北堂慈象服臨玄壤龍章下赤墀縱違三釜養
猶荷 九重知憶自施衿歲曾聞斷杼規承顏
修婦禮舉案肅閨儀式佐公車彥還爲俊造師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排律
熊羆雙入夢麟鳳並稱奇意切和九日情鍾搯
臂時崢嶸成國士辛苦爲家兒玉砌無萱草瓊
林有桂枝三霄鵬翮奮百里駿聲馳悵結晨昏
戀欣承雨露私栝棧懷舊宅丘壟慰遐思女史
堪垂範邦人共祝釐從今酬罔極錫寵正無涯

謁文學書院

地領三吳勝人瞻百代師絃歌存禮樂俎豆肅
威儀傑閣非烟繞原泉化雨滋步趨羣側弁談
說擁臯比正學榛蕪闢淳風棧樸遺琴川敷教

日還似武城時

壽荆石王公六十

一德天純祐孤忠 帝簡知生賢鍾間氣翊聖
際昌時吐綬祥麟出鳴岡瑞鳳儀世應臻上理
人與祝康祺憶在詞林日居然公輔期兩朝專
史筆十載侍經帷譽借龍門士名尊虎觀師拂
衣甘勇退推轂慰疇咨召起湯三聘延登舜百
揆人情符夢卜國體寄安危抱節凌霜栢輪誠
向日葵寸衷持獨是片語折群疑諫削黃扉草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排律 五
憂添綠鬢絲交修惟麴蘖迭和比墳篋未究爲
霖用常縈愛日思承歡趨彩服揮淚下彤墀宰
席仍虛佇徵書屢戒馳望從司馬重跡類鄴侯
奇姓字兒童識謀謨主上私重來光鼎鉉獨立
振綱維最苦關心事難明造膝辭青蒲爭大義
丹宸納深規感慨陳情切艱虞退食遲遜膚常
几几寅亮益孜孜指顧妖氛靖均調化燭熙百
年應未艾六十始稱耆壽曜三台朗神明百福
綏俾昌徵魯頌戩穀應周詩上相山龍袞真仙

野鶴姿狂瀾須砥柱遐算保期頤

贈周撫臺二十六韻

秉憲聲華重分猷簡命崇干旄臨海上鉄鉞鎮
江東駭駟權奇表羔羊儉素風飲醇知德厚游
刃見才雄簡閱羅蒼兕詠諮引畫熊百城趨大
吏十乘領元戎煦嫗皆含澤輝煌幾折衝萑苻
銷孽孽間井樂熙融旣展澄清志還收保障功
絲綸承紫誥鐘鼓受彤弓豈意天方蹶難微歲
屢豐淫霖灾禹甸洛水微堯衷疾首千箱竭炊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排律 五
骸萬室空焦勞憂國計忼慨達 宸聰饑溺真
由已經營獨匪躬喁喁甦甦肅肅斷哀鴻周
匝匡時略勤倦捧日忠恩濃歸 聖主心苦識
良工鉅野方沉璧宣房未築官濬川仍俾乂推
轂况僉同祗自歌郇伯無能借寇公甘棠留蔽
芾廣厦失帡幪惆悵雙旌遠瞻依一水通峴山
碑有託畏壘祝無窮四載胼胝後三吳指顧中
玄主如入告終始念民恫

贈太虛上人

插貂辭鳳輦披衲向龍宮梵刹烟波上禪棲水
月中翻經依佛日演法振宗風心逐雲鴻遠身
將野鶴同行遊窮勝覽人定悟真空拯溺慈航
設扶危覺路通藏留金地重 恩拜紫衣崇何
用尋廬岳茲山得遠公

次黃山人鄧尉山看梅韻

不淺羅浮興貪看庾嶺株曲巖林轉密深塢境
全殊綽約分姑射微茫接太湖天清開黯淡月
白浸虛無曉暖雲垂幕飄揚雪載途芳心疑罨

賜聞堂集

卷之三

五言排律

蝶瘦影不藏烏破萼微添綠含苞細染朱折殘
懷隴使粧罷想吳姝風遞香生陣霜凝玉作膚
九英標異種百卉讓寒村遠墅裴成綺奇枝摘
欲枯冰壺收麗景瑤島借清娛誰續孤山詠逋
仙似可呼

宮保大司馬震厓楊公八十存問

聖主優名德臨軒問老臣天書頒魏闕星使到
城闈壽叶岡陵頌恩扶社稷身榮光浮海甸賀
色動冠紳憶自韶年日褒然上國賓關西承令

緒洛下仰芳塵杞梓凌霄幹璫璵照夜珍握蘭
趨畫省起草侍 楓宸盡節寧辭瘁持廉不厭

貧外臺瞻繡斧南服驟車輪馬首纔驅蜀羊腸
又入秦政聲何赫奕仕路獨艱辛百鍊推才卓
三遷沐寵新憑熊提節鉞曳履接星辰已自諧
師錫行當據要津秉心彌簡澹拜命轉逡巡八
座徘徊久三山眺望頻疇咨方側席未老遽垂
綸再起名逾重過歸志竟伸棲遲三徑菊偃蹇
五湖尊豈不懷隆渥其如痼隱淪鵬鵠息羽翼

賜聞堂集

卷之三

三

五言排律

龍馬配精神憂國惟雙鬢逢時正八旬鳳毛看
翹翹麟趾見振振况復鸞章煥相將鶴算臻山
川應有喜朝野固無倫走也鄉邦士兼之肺腑
親清時同逸叟紫氣識真人何用餐靈藥祗堪
咏大椿願言陪杖屨歲歲祝長春

杏花下集用伯傳光福看梅韻

新營裴令墅別借董仙姝栽處雲堪倚開時景
絕殊芳姿傾苑麗色滿江湖着雨紅深淺籠
烟白有無千枝臨曲水十里曳長途弄影穿晴

燕迎輝向日鳥飄飄頻散綺點綴獨留朱斂態
平陽伎凝粧洛浦姝露華浮翠靨霞氣襲瓊膚
啁雀爭殘萼游蜂戀舊村微舒偏自媚易墜不
緣枯貰酒青帘杳停鞭翠館娛何如林園近邀
客共歌呼

南谿山讀書處爲高公先賦

西粵羅千嶂南谿湧一丘峰連霄漢迴洞啓石
門幽磴道懸蘿壁巖扉架竹樓沸泉蠻雨過埋
壑瘴雲浮掌挹雙莖露臺臨八桂秋真仙曾羽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律
化高士此潛修澤豹文初蔚雕龍思獨抽深疑
盤谷隱僻似武陵遊藏副書應就鐫題跡尚留
未須窮五嶽蓬閭在炎州

壽茅鹿門先生九十

茗水出天目英賢鍾地靈清時推宿德早歲擢
明經逸思濤翻峽雄才刃發矧驥騰千里足鵬
運九霄翎試宰分巖邑爲郎侍禁廷棠留行處
色蘭播握中馨過略籌能借觀風轍屢停澄清
三輔肅指顧一方寧輿望歸先達時情忌獨醒

柏簪辭北闕息翼向南溟氣結真人紫熬然太
乙青著書銷日月搖筆走風霆武庫耽成癖文
機悟入冥龍門爭浩蕩象緯動晶英一代操詞
柄千秋愧說鈴鄭公通德里揚子草玄亭世共
欽山斗人疑是歲星魂奇標朗識軒豁洞靈局
泥渚移蓮舫看山翠列屏招尋蒼鹿苑徙倚白
鷗汀咳唾霏瓊屑歡呼倒玉瓶老知榮啓樂箴
効武公銘几杖虛恩數衣冠賴典刑華陽真授
簪洛社好圖形家學傳韋氏門風起謝庭芬芳
賜閒堂集 卷之三 五言律
俱寶樹揮霍揔青萍壽曜澄霄燦仙杯湛露零
願言綏百福長比大椿齡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四

男用懋枝用嘉

七言律詩

元夕

立春日賜百官春餅

賜鮓魚

駕奉 兩宮再閱大峪

從 駕閱壽宮

送薛僉憲之建寧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一

送文上林致仕二首

送袁子建歸吳

九月朔日禮官進祀冊登科錄

送張京兆歸省

寄朱左史

答蔣文學寄贈

送欽光祿擢邵武別駕

寄文子悌郡丞

送馬大參分守湖南

袁子建臥病吳中詩以訊之

對庭中跛鶴

對病鶴有感詩以慰之

寄懷周公瑕

閣中燕坐偶成

憶虎丘

乞休二首

述懷

庚寅除夕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二

辛卯元日

得請就道志喜

遇白溝河有感

清河阻風

袁坤儀明府以余九載考績枉贈長篇賦

謝

贈袁坤儀明府

歸田後初過治平寺

登虎丘示林上人

吳隱君受封比部郎伯子自闕中慮囚便

道歸省

遊天池山寺

蓮華峯登眺

光福山中看梅

再遊虎丘

遊玄墓山

登堯峰山

贈曹以新移居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三

遊支硎山

過徐少參園池

題徐氏山中別業

靈巖登眺

暮登靈巖閣遇雨

小園新成

贈王麟泉司寇

九日登縹緲峰

初至洞庭東灣過東湖寺望涵村

遊岵嶸山遇周公瑕次韵

資慶寺

林屋洞

甲午元日

新春小園看雪二首

燈夜雪集次張伯起韵

答王百穀次韵

答朱在明次韵

許民部過訪有贈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四

小園燕集次張幼于韵

王承父別余三十年所春日過訪小園杯

酒相勞歡然夙昔辱枉佳什次韵以答

過會道觀

過徐氏園觀桃花流水處

遊花山訪洪師不遇

感事二首

小園觀荷

光福看梅雨泊

端午

登涵空閣用高迪韵

苦旱

七夕

對竹

七夕遇雨二首

對菊

種竹

遊拂水巖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五

天竺謁大士

甲午得孫

遊西湖

六和塔寺

園林雪望次馮汝金韵

甲午除夕

乙未元日

元夕

元夕燈酌次朱兆嘉韵

惠山寺

惠山泉

光福看梅

人日登樓望雪

小園梅開稍遲賦此趣之

會老堂詩次王文恪公韵

武陵別業

贈陳山人

月夜過休休菴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六

題王子幻畊漁別墅二首

畊漁別墅再次王子幻韵

顧司馬益卿過訪留酌二首

丙申元日

除夕元日次曹以新韵

除夕次王百穀韵

曠觀樓對雪二首

遊城南徐氏園

送吳叔嘉之金陵二首

答吳翁晉

賜閒堂偶成

壽同年丁少參七十

即事三首

奕棋

小池汎舟

詠物十四首

竹粉 松濤 花影 烟柳 梅雪

燭淚 香塵 鴈字 睡蝶 水花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七

游絲 月露 荷珠 麥浪

壽徐少宰六十二首

送陸纂南北游

閏月中秋小集

婁東荆石公餉菊賦謝

閏中秋生日自壽

贈鎮江王太守

贈樓道人

題嘉樹林雙檜

丙午除夕

丁酉元日

歸鶴次朱兆嘉韻

小樓雪望

荅和朱兆嘉除夕

醫隱堂爲吳叔嘉題

上巳日顧納言文郡丞邀集虎丘

送杜子庸遊攝山

送徐爾常秋試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八

送王德操遊天竺齊雲巖

及第作

賜閒堂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元夕

帝城今夕是何年燈月輝輝春可憐萬井煙消
孤鏡出九衢風煖百枝然香車夾道紛羅綺甲
第通宵沸管絃休沐幸當無事日賜酺還荷
主恩偏

立春日賜百官春餅

紫宸朝罷聽傳餐玉餌瓊肴出大官齋日未成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一 七言律

三爵禮

時以致齋不用酒

早春先試五辛盤迴風入仗

旌旗煖融雪當筵七箸寒調鼎十年空伴食

君恩一飯報猶難

賜鮓魚

桃花春浪起銀鱗彩鷁星飛貢 紫宸薦食已

登滂廟俎賜鮮仍輟御庖珍傳來鳳沼恩偏重

護出鮓冰色尚新幸際明時歌在藻矢將忠鯁

答 皇仁

駕奉 兩宮再閱大峪

名山吉壤 帝親裁龍袞重扶鳳輦來駕躡丹
梯凌汗漫岡連金粟擁崔嵬神光宛自雲封出
王氣先從地軸迴共識 天顏今有喜 兩宮
齊舉萬年杯

從 駕閱壽宮

法駕遙臨萬歲宮鑾旂搖曳九秋風林間駐蹕
雲縹緲仗外看山氣鬱葱將作論功先賜爵從
官成禮盡呼嵩還聞 天語矜勞費共祝岡陵
聖壽同

上有勞民傷財之論故云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二 七言律

送薛僉憲之建寧

西臺罷起郎官草南國遙分憲使車繡斧仍持
三尺去檐帷却憶十年餘

君嘗為福寧州守

山城橘柚

通包貢海島鯨鯢靜羽書何日漢廷歸廣德春
風天上聽吹噓

送文上林致仕

曾擬相如賦上林一官從此竟抽簪自言白首
耽雲臥不逐金門混陸沉松菊祗憐三徑好蒹
葭獨釣五湖深倦遊我亦思吳苑惜別那堪更

越吟

青衿結社舊如林
白髮交情重盍簪
爾向清時甘寂寞
余慙厚祿尚浮沉
閒居自覺風波穩
高卧偏知雨露深
遙憶石湖山寺裏
月明誰可共行吟

送袁子建歸吳

少年詞賦獨登壇
老大逢君尚鵬冠
祗是故人憐范叔
可堪高士卧袁安
銜杯月桂燕山白
擊筑風生易水寒
我亦倦游思故里
五湖深處好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三
七言律

投竿

九月朔日禮官進祀冊登科錄

九秋霜陛一萸開
八座春卿捧奏來
禋祀備陳周室禮
賢良新擢漢廷才
金人誓戒嚴中禁
玉佩趨蹌捧上台
幸際聖朝觀盛典
可無詞賦獻蓬萊

送張京兆歸省

萬里鄉心逐彩衣
九秋寒色送征騑
風流京兆曾題柱
辛苦慈親有斷機
水滿桂江魚正美
山

過衡岳鴈全稀
長安父老猶相待
何日扶輿返帝畿

寄朱左史

十年坎坷報恩身
一失雲霄是逐臣
漢署名高題柱客
梁園賦老曳裾人
愁來綠髮堪成雪
妬後紅顏不駐春
世事只今須酩酊
君看醴酒爲誰陳

答蔣文學寄贈

雙鯉何緣到鳳城
新詩轉見故人情
暮雲不隔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四
七言律

江東夢春雪誰傳
郢上聲屈指交遊
驚老大許身慷慨
愧平生君家修竹
仍三徑可待求羊
續舊盟

送欽光祿擢邵武別駕

樵溪日抱郡城流
閩粵山川此上遊
君去且須親案牘
官閒何異在林丘
煙霞四起窓中岫
花木千家水上樓
倚玉情親還惜別
暮雲春樹共悠悠

寄文子悌郡丞

僊令遺榮早閉關冥心長共白雲閒門前五柳
看無恙闕下雙鳬去不還問字何人過委巷著
書應已副名山非才却愧焚魚晚羨爾風流未
可攀

送馬大叅分守湖南

瀟湘明月洞庭秋藩府重開楚上流分省十年
猶故物浮江萬里是奇遊峰前回鴈迎飛旆樹
裏啼猿近戎樓試倚南雲看北斗 主恩何地
不堪酌

賜閨堂集

卷之四

五

七言律

表子建臥病吳中詩以訊之

聞君多病臥江干門巷蕭疎雨雪寒雙朋可堪
投玉璞九還誰爲覓金丹梁間落月疑顏色原
上秋風想急難千里故人聊問訊尺書何日報
平安

對庭中跛鶴

愛爾昂藏警露鳴不堪躑躅繞花行月明珠樹
棲難穩雨濕蒼苔步未成投足樊籠悲失計
傷足入籠側身天地迥含情莫將鳬脰論長短六翮

冲霄萬里輕

對病鶴有感詩以慰之

仙姿何意落塵寰失足因知世路艱未是摧殘
增繳後且教徙倚竹松間神全不礙肱三折骨
蛻應須藥九還碧海青天終放汝好隨笙月度
緱山

寄懷周公瑕

斷鴻誰與問周郎歌鳳將無學楚狂驚座詩名
追大曆臨池書法想元常乾坤落落雙蓬鬢烟
水冥冥一草堂壯歲交游俱白首可能無夢到
滄浪

賜閨堂集

卷之四

六

七言律

閣中燕坐偶成

掖垣風細晝沉沉綸閣天高雨露深紅藥翻堦
移淑景綠槐當座轉新陰 三朝趨走承恩地
十載艱危報 主心豈有謀猷能補袞祗憐衰
晚欲抽簪

憶虎丘

燕臺極目楚天長遙憶生公舊講堂寶塔至今

藏舍利劍池何處覓干將川原歷歷雲千頃松
檜亭亭月一方爲語山靈長好護余將投綬向
滄浪

乞休

才疎敢謂濟川舟如此風波不可留總爲浮雲
連北極誰堪底柱在中流行當九折車難度聽
到三言杼易投 聖主倘容骸骨去青山長伴
赤松遊

殿閣承 恩十載餘自憐頭白未懸車長驅紫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塞無奇策痛哭青蒲有諫書老去空悲千里驥
秋來真憶四腮魚不才自合投桴社敢向明時
學二疏 時有邊警
疏請建儲

述懷

九度封章控 紫宸五湖未許乞閒身 君恩
轉益丹心苦世事堪驚白髮新殿上星辰高履
烏禁中日月老絲綸安危須仗匡時策談笑誰
當靜虜塵

庚寅除夕

金壺漏靜玉堂虛獨坐清尊感歲除報 主不
辭心力盡憂時無奈鬢毛疎身依霄漢淹華綬
目極風煙遲羽書柏葉椒花聊自媚故園松菊
近何如

辛卯元日 時免朝賀

紫宸元會輟朝天只尺無由捧御筵遲日曛曛
虛正殿非煙縹緲在甘泉王師未奏康居捷農
扈誰占大有年衰職自慙無寸補惟應投老賦
歸田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八言律

得請就道志喜

何幸 君恩念病臣許從初服向江濱歸途便
覺風波穩去國翻承雨露新千里晝遊高擁傳
一丘雲臥老垂綸衰庸無地酌 明主祇有園
中獨樂身

過白溝河有感

白溝河上凜秋風想像王師血戰功故壘旌旗
雲尚紫荒郊燐火夜猶紅征鴻半落墟烟外獵
騎羣歸野戍中回首 神京還只尺萬年長鞏

帝圖雄

清河阻風

日日長風吹白波故鄉歸計仍蹉跎漁郎笑人時鼓柁津吏謂公無渡河捧土誰填孟津渡負薪尚憶宣房歌明朝舉帆向天際一息千里歡如何

袁坤儀明府以余九載考績枉贈長篇賦

謝

憂時無奈鬢雙皤伴食虛慙九載過何意風流

賜開堂集

卷之四

九言律

彭澤宰忽傳春雪郢人歌花間彩筆縱橫甚絃底高山感慨多何以報君青玉案公車薦士恐蹉跎

贈袁坤儀明府

墨綬棲遲白髮侵懸知撫字獨勞心行春每狎中牟雉盡日應調單父琴屈指人才虛上駟許身國士重南金天書早晚徵循吏好逐新鷺入上林

歸田後初過治平寺

上方烟雨石湖秋三十年來續舊遊僧寺依然

開白社宦情早已付滄洲祠邊碧草縈書帶橋

畔青莎隱釣舟文穆風流安可仰江亭猶自榜

盟鷗

宋范文穆公釣處有盟鷗亭

登虎丘示林上人

解組歸來訪故山上方樓閣記曾攀自憐衰鬢清霜滿却愛禪宮白日閒深澗尚疑龍躍起空亭時有鶴飛還年來苦爲浮名累今日從師欲閉關

賜開堂集

卷之四

十一言律

吳隱君受封比部郎伯子自閩中慮囚便

道歸省

十上公車志未酬獨將經術付箕裘九霄翮羽看雛鳳五色琅函拜爽鳩紬史世傳金匱草移家身近白雲丘綠衣丹筆趨庭後解澤多應徧海隅

遊天池山寺

佛國空山倚化城翠微深護白雲平孤峰石吐蓮千葉半嶺池開玉一泓蘿薜殘霞留晚色松

林虛籟起秋聲老僧指點曾棲處皓首重來結淨盟

蓮華峰登眺

振衣獨上最高峰雙屐全勝九節筇飛磴入雲垂薜荔層巒過雨出芙蓉虛無不辨東林社縹緲時聞下界鐘遙望太湖三萬頃春流淼淼暮煙重

光福山中看梅

載酒看花倚夕曛酒香花氣共氤氲風林點點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十一
七言律

飄瓊雪春塲亭亭鎖白雲姑射仙姿塵不染羅浮夢境杳難分孤吟賸有揚州興愁向江城笛裏聞

再遊虎丘

一解銀魚到碧山重移竹杖叩禪關逢僧且逐孤雲入久客真憐半日間啜茗試嘗春蔕蕾攜尊看弄水潺湲松風蘿月長相待徙倚層軒未擬還

遊玄墓山

即鄧尉山寺幾廢復立山半掘土得玲瓏奇石土人呼爲假山

鄧尉空山半艸萊遠公新社結樓臺雙峰穩壓波濤出一鏡長涵島嶼開歷落布金還舊觀龍提斲玉起沉灰祗憐桂樹能招隱不爲梅花載酒來

登堯峰山

山有多景巖妙高峰白龍洞寶雲泉

吳山欲盡轉岩堯蕭寺巋然破沈寥多景巖從青靄變妙高峰挾紫雲飄蒼崖石圻探龍藏寶井泉香酌露瓢萬疊湖山俱入望不知身世在煙霄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十一
七言律

欲問堯年避水蹤居人指點最高峰平臨震澤三千頃悅接天門十二重風起懸嵯呼鶴鶴霜彫偃蓋失虬龍巖居亦有含哺叟日出看山曳短筇

山故有偃蓋松不存

贈曹以新移居

僊才俠骨老煙霞環堵新營近日華里名藻賦共傳甥似舅以新爲琅邪元美兄弟之甥草堂聊借客爲家蓬蒿未翦仍三徑圖史相隨尚五車寂寞真成楊子宅可容奇字問侯芭

遊支硎山

西山佳麗屬支硎翠巖丹崖儼畫屏石上泉流
千片玉峰前雲落萬重青春聲乍起遷鶯谷夕
照虛銜放鶴亭誰識道林趺坐處尚容玄度扣
巖局

過徐少叅園池

千疊峰巒一鑑收別從人境寫瀛洲浮觴絕似
蘭亭會噴壺真看瀑布流坐愛桃源時進艇望
窮蘿壁更登樓不因解組携同調那得名園逐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十三
七言律

勝遊

題徐氏山中別業

小關壺天近翠微深依丘壑敞雲扉當窗列岫
青爲障逶迤繁花錦作圍石上移尊開夕照堦
前激水濺春衣閒身好借南州榻長日看山坐
不歸

靈巖登眺

萬疊峰陰接太湖九層蓮影插浮圖巖花石竹
還今古香徑琴臺半有無麋鹿荒郊春草遍縈

蛾舊館暮雲孤休論吳越當年事落日空山聽
鷓鴣

暮登靈巖閣遇雨

青山傑閣倚雲開白髮扶筇破暝來點點蒼煙
浮硯沼離離碧草覆琴臺千峰雨挾春雷驟萬
鐸風生夜燈哀莫爲吳宮多悵望且從蘭若暫
徘徊

小園新成

歸來三徑未全荒小築園林近草堂半榻涼分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十四
七言律

疎竹蔭一池風散蚤荷香病身合向投簪老機
事都從抱甕忘祇爲憂時成白首閒居轉覺
聖恩長

贈王麟泉司寇

一疏千秋仗骨寒九遷八座主恩寬高標不逐
榮名老勇退非關直道難猿鶴山中仍聽履鯨
鰲海上試投竿漢庭暫許歸王吉優詔何當起
謝安

九日登縹緲峰

翠律孤峰萬仞巔憑陵雙屐九霄懸秋風欲老
茱萸色旭日仍嬌橘柚天極目湖光浮島外盪
胸雲物起尊前龍山何處曾吹帽勝日奇遊此
地偏

初至洞庭東灣過東湖寺望涵村

艤棹空濛一水長扶筇迤邐度寒塘乍逢野老
猶爭席忽訝鄰翁已饋漿徑入藤蘿迷曉霧林
開橘柚墮秋霜憑高更向東湖寺指點涵村半
渺茫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五言律

遊岙嶧山遇周公瑕次韻

尋春岙嶧到禪林地僻人稀草樹深白首青山
仍邂逅百年雙屐幾登臨逃虛且息塵中駕攬
勝偏娛物外心却誦新詩成感慨後來陳迹總
猶今

資慶寺

籃輿轉入白雲林山塢逶迤一徑深夾道松杉
街夕照凌空臺殿倚秋陰丹楓半墮翻經葉黃
菊全舒布地金坐對山僧渾不語當門流水是

禪心

林屋洞

萬玉龍從一竇穿銀房石室渺重淵誰分海外
三蓬島別作人間九洞天穴底神鉦藏地籟壺
中丹竈起山煙隔凡深處那能到謾說靈威探
策年

甲午元日

旭日晴雲媚小堂轉憐白髮對青陽休論霄漢
從前事且飲屠蘇最後觴高閣圖書開霽色故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六言律

圍梅柳報年芳含哺幸際乾坤泰投壺偏知雨
露長

新春小園看雪

小苑初年見雪飛登樓四望轉霏微綴花巧學
新裁勝飄絮頻沾舊賜衣竹塢茶煙浮黯黯艸
堂梅色弄輝輝繽紛總是長安瑞翰却寒江獨
釣磯

春色誰移閨苑來瓊爲島嶼玉爲臺虛疑郢里
歌聲動却訝吳門練影開萬樹生花供深翰千

巖浮白佐啣杯東林舊社堪乘興不必山陰泛棹迴

燈夜雪集次張伯起韻

華燈瑞雪照虛堂開閣邀賓共舉觴千樹瓊花寒弄色九枝蓮炬夜生光新春絕唱諧朱瑟舊雨深情寄玉漿幸是清遊追二仲故園三徑未曾荒

荅王百穀次韻

小閣春燈媚遠天虛堂夜雪晃賓筵扁舟自喜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王猷至一榻還因孺子懸玉樹瑤階添麗色金蓮彩勝鬪韶年從前燮理成何事讀罷新詩更赧然

荅朱在明次韻

交情真見白頭新顧盼能憐綠野身深巷蓬蒿來舊雨故園梅柳及芳春尊前玉樹清相倚句裏玄珠好自珍三畝五湖堪共賞與君俱是倦遊人

許民部過訪有贈

華省何緣早挂冠畏途無奈涉風湍一鳴遽爲清時弃三尺由來直道難天外雲鴻高避弋磯邊水鳥狎投竿惟餘匣底青萍在夜夜虹光犯斗寒

小園燕集次張幼于韻

小園園林景色偏高齋一榻爲君懸花間掃徑來三益竹下呼尊擬七賢白苧清秋風度曲碧梧涼夜月當筵新詩玉案勞相贈交誼能忘結社年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王承父別余三十年所春日過訪小園杯酒相勞歡然夙昔辱枉佳什次韻以答屈指燕山傾蓋年短衣長鋏故翛然浮雲易散雙蓬老舊雨重來一榻懸把酒放歌飛郢雪倚樓清嘯傲吳天相攜好入東林社半偈能持息萬緣

草就玄經雅好奇傳來藻賦見雄詞三江烟雨供垂釣一壺春雲伴采芝白首相逢仍故態滄洲獨往是吾師巖居不淺登臨思山水知音待

子期

過會道觀

余故讀書處去之三十年而羽士多物故者詩以志感

青蓮憶昔傍丹丘花落鶯啼萬竹幽別去不知
金竈冷歸來仍伴赤松遊螢囊照夜看猶在鶴
馭乘雲逝不留漫爲朱顏求大藥且教白首卧
滄洲

過徐氏園觀桃花流水處

金谷桃花開滿園花間流水即桃源穿渠乍激
春波湧下瀨俄驚雪浪翻小似懸泉分雁宕驟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九十七言律

疑鑿石瀉龍門磯頭坐嘯堪移日看弄漁舟倒
玉樽

遊花山訪洪師不遇

松風一徑入花山玉洞珠林次第攀峰色盪雲
開菡萏泉聲帶雨落潺湲磨崖字暗苔紋合說
法堂空樹影閒何事達公虛白社江天飛錫幾
時還

感事

雲霄萬里倦飛騰湖海扁舟逐季鷹摠爲蓬蒿

棲自穩寧知薏苡謗難憑青門斷掃從羅雀白
壁完歸任點蠅讀罷南華時一哂休論尺鷃共
鯢鵬

陳情十疏乞歸田寄跡雙林且問禪已自閒身
隨鹿豕何須健翮鼓鷹鷄黃金肯戀虞卿印貝
錦空傳巷伯篇幸是寸衷葵藿在始終能荷
聖明憐

小園觀荷

雲軒水榭納涼過坐對紅蕖散綠荷面面新粧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三十七言律

開曉鏡亭亭素影湛秋波香風堪引磯頭醉明
月誰翻棹底歌製就初衣投白社閒情自勝若
耶多

光福看梅雨泊

江天漠漠繫浮槎溪雨喧喧溜淺沙把醺且須
傾竹葉巡簷何處索梅花平林積霰飄仍濕曲
塢藏春望轉賒折取一枝供勝賞可堪衰髻惜
年華

端午

艾葉榴花照赤墀幾從霄漢奉恩私冰紈賜出
班姬扇綵縷分將織女綵獸勝虎符懸祕閣曼
延龍舸戲昆池故園今日空回首獨倚戎葵泛
玉卮

登涵空閣用高季迪韻

憑高欲盡五湖天飛閣重開萬仞顛納納乾坤
浮象外垂垂星斗曳檐前雲陰汗漫吳王苑水
色微茫范蠡船倚檻更舒千里目不堪惆悵館
娃年

賜開堂集

卷之四

王言律

苦旱

火雲照地開奇峰赤日行天驅燭龍黎庶只今
已病暘昊穹何事猶乾封蒿萊四境少秋穫稂
稻千艘無歲供安得甘泉霈九寓頓教起色回
三農

七夕

鵲渚橋成螢火流故園今夕迥添愁盈盈一水
瞻河漢耿耿雙星度女牛月晃針樓歡卜夜風
飄紈扇暗驚秋世情但乞天孫巧何似愚公老

一丘

對竹

密篠疎篁含翠氛月林風牖長爲羣百年寧能
久作我一日何可無此君秀色青葱飽雨露高
標突兀排烟雲時時開徑望三益劇飲放歌留
夕曛

七夕遇雨

一尊秋色倚蓮開萬壑雷聲送雨來不見天孫
過漢渚似聞神女下陽臺登樓謾試穿針巧取
石虛傳犯斗迴天上佳期應自穩人間波浪莫
相猜

賜開堂集

卷之四

王言律

共向雲霄望斗牛忽驚風雨暗江樓姮娥掩鏡
虛相妬織女停梭黯自愁河漢陰陰迷鵲駕林
亭颯颯見螢流勿云今夕虛良會猶喜甘霖報
有秋

對菊

獨坐高齋汎羽觴且看蓼菊媚重陽繁英乍吐
丹霞色冷豔全分白雪香好共清幽矜晚節偏

從播落殿秋光疎花短髮能相倚三徑猶憐歲月長

種竹

一卧滄江理釣竿手鋤荒徑種檀欒露稍半染淇園色風篠微生嶰谷寒揮翰好裁筠作管抽簪堪製籜爲冠謾誇霄漢琅玕長自愛冰霜晚節看

遊拂水巖

仄徑凌空上翠微短筇扶屐破煙霏懸泉百尺賜閒堂集 卷之四 圭言律
迎風落噴沫千絲作雨飛巖聲春陰時散合蓬壺海色半依稀憑高大有餐霞思欲禮茅君問息機

天竺謁大士

石徑縈紆翠嶺重香臺縹緲枕秋峰雲藏古寺三天竺風落寒濤九里松出井旃檀存妙相開山錫笠想遺蹤宰官欲聽無生法野服來瞻大士容

甲午得孫

居然喜色動衡門三載還家兩抱孫敢向芝蘭稱玉樹且看弧矢照金尊箕裘總荷先人澤襁褓仍懸 聖主恩從此含飴過歲月閒來擊壤頌乾坤

遊西湖

錢塘佳麗屬西湖野服行游興不孤三竺雲霞深島嶼六橋煙雨淨菰蒲招尋遍入青蓮社浮拍頻傾白玉壺最是清秋饒勝地閒身端合老尊鱸

賜閒堂集

卷之四

圭言律

六和塔寺

龍宮迸水出青蓮雁塔排空入紫烟峰似輪迴孤抱月江如磬折迴浮天雲連海氣迷仙嶠風遞潮聲到法筵爲道年來波浪穩吾將此地學逃禪

園林雪望次馮汝金韻

飄飄雪暗五湖天慘澹雲收萬井煙望入瑤京迷象外坐憐玉樹倚尊前林間鶴筆無行徑江上漁蓑有釣船一自郢人傳絕唱頃回春色到

梅邊

甲午除夕

寒宵欲盡轉憐春把酒挑燈一愴神紫禁衣冠
寧似舊青門茶壘若爲新年華過眼空搔髻世
事關心未放顰猶荷乾坤留健骨歲時偷得五
湖身

乙未元日

歲華偏傍白頭新甲子纔過又一春萬象總由
噓律候百年已老灌園身觴傳椒柏晴相媚戶
鵬聞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繞蘭蓀晚自親更倚南雲瞻北極祝堯私擬華
封人

元夕

春回雪霽可憐宵開閣邀賓興轉饒玉兔當空
懸寶鑑金龜出海駕星橋蓮花漏借清尊緩桃
葉歌將翠管調却憶長安車馬地絳河珠斗正
迢遙

元夕燈酌次朱兆嘉韻

畫堂瑤席敞新晴碧海銀蟾明太清萬戶烟花

偏此夕一尊風月是吾生金蓮豔奪宜春勝火
樹光搖不夜城白髮同心多絕唱何如洛社會
耆英

惠山寺

梁谿鼓棹惠山來千地高凌百尺臺澗水迥從
雲外落園林多向寺中開松風習習生衣袂桂
月娟娟入酒杯指點舊游渾似幻繁華金谷半
莓苔

惠山泉

鵬聞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何年卓錫湧飛湍此地探瓢獨倚欄萬斛銀簪
將雨注一泓碧玉漱寒泉鴟夷競取供春釀蟹
眼徐烹試月團謾向中泠評甲乙濯纓終日且
盤桓

光福看梅

百壺雙屐趁梅花到處山村轉物華十里春雲
開步障萬株晴雪綴寒葩風前破萼誰橫笛水
上凝妝似浣紗清絕孤山差可擬暗香疎影不
勝誇

人日登樓望雪次朱兆嘉韵

七葉莫開獻歲辰千巖雪霽物華新樓前玉樹
迎初日勝裡金花媚早春望入雲霄心自迥語
深林疑境還真草堂詩句誰能續藻思于今屬
隱淪

小園梅開稍遲賦此趣之

寒香瘦影若爲遲對雪逢春黯自思揔爲水霜
堅素抱也因風雨失佳期隴頭信欲傳南國庾
嶺開應到北枝千樹直教連夜發醉花拚取醉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會老堂詩次王文恪公韻

百年泉石共襟期洛社衣冠及盛時白首一尊
聊寄興青山雙屐總忘疲採芝欲避人間世辟
穀元稱帝者師應似後凋松柏在貞心惟許歲
寒知

武陵別業

宛轉溪山結構新漁舟曾此問迷津絕憐叢桂
淮南地長似桃花洞口春萬樹丹霞添麗藻一

林紅雨淨芳塵無言已自成蹊徑不向清時學
避秦

贈陳山人

客星無恙釣臺虛五岳行游廿載餘玄牝能傳
聃史訣青鳥仍挾景純書窮來削鋏歌長夜老
去桐江問故廬健甚稀年誰得似吳山雙屐未
應疎

月夜過休休菴

散步東林醉欲扶閒階如水月明孤十方慧照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開金鏡萬里寒輝湛玉壺物外襟期行處有空
中色相坐來無亦知蘇晉逃禪意不厭高陽舊
酒徒

題王子幻畊漁別墅二首

五岳歸來問故廬新營五畝亦蕭疎春犁好雨
時驅犢秋渚寒烟獨釣魚清曠已諸長統志逍
遙仍悟漆園書不緣司馬陳高義誰遣山人更
卜居 願司馬餉 草堂賞
攬取溪山作画圖悠然身世在菰蘆地疑栗里

新詩社人是高陽舊酒徒
釣澤披裘時咄咄仰天擊
缶自烏鳥問奇有客能相過
橘圃楓林醉百壺

畊漁別墅再次王子幻韻

病肺經年只著書
移家仍似輞川居
松陵一水通梅堰
笠澤雙峰對草廬
收罷秫田催釀酒
摘來蓴菜試烹魚
滄洲幸有菟裘在
不向朱門逐曳裾

顧司馬益卿過訪留酌二首

賜聞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門巷秋深可雀羅
元戎小队忽來過
殷勤把酒情偏劇
辛苦籌邊鬢已皤
彈指百年蓬卧穩
攢眉萬事杞憂多
何人不逐風塵老
容易青山對碧蘿

緩帶邊庭幕府開
捷書頻奏建章來
留屯獨任營平計
坐嘯還推越石才
息駕淮南依桂樹
乘桴海上問蓬萊
相逢莫論升沉事
且醉東籬濁酒杯

丙申元日

青陽又逐斗杓迴
白髮偏驚物候催
九陌條風初變柳
一林疎雨正肥梅
占農且辦東郊耜
樂聖先傳北海盃
欲頌正元宵漢迥
每依吳苑望燕臺

除夕元日次曹以新韻

草堂寂寞對懸車
蓬鬢蕭疎感歲除
歛手但驚時局換
賜骸不遣聖恩虛
山中羽翼惟調鶴
江上絲綸只釣魚
且向殘宵傾濁酒
漸看春意動林居

賜聞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高城曙色迎新朔
小苑風光漏早春
黃帝喜聞捐粟詔
青門甘學種瓜人
椒花進酒還稱壽
菜甲傳絲已薦辛
欲和陽春歌不得
惟應擊壤共堯民

除夕次王百穀韻

開尊殘臘破愁顏
爲報春從忝谷還
驥老不堪馳達道
鹿遊祗合在深山
賜金揮盡供垂白
宮錦攜將學舞班
忼慨未須論往事
畏途早已謝機關

曠觀樓對雪二首

乘春四望倚層樓萬象空濛一白浮對景頻呼
鸚鵡輝凝寒尚透驢驢裘城雲凍合開銀雉苑
樹風迴舞玉虬竹徑蕭蕭閒步履可須重汎剡
溪舟

鏤冰屑玉晃亭臺積素凝華遍草萊凍水暗消
殘臘去寒花疑逐早春開行披鶴氅迷瓊島坐
引犧尊汎綠醅已爲豐年占瑞穀更教詩興動
官梅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三
七言律

遊城南徐氏園

城南新構辟疆園池館清幽好避喧萬竹千霄
成嶰谷千花映水學桃源踏青每駐青絲騎浮
白堪攜白玉尊但道主人能好客不妨乘興款
柴門

送吳叔嘉之金陵二首

久客還家只鵬冠漂零短鋏傍誰彈五噫暫逐
吳門隱九折曾歌蜀道難明月登樓思舊社芳
春走馬向長干新詩不用頻懷古王氣金陵好

自看

投筆從戎志未酬歸來仍逐鳳臺遊幕中漫草
陳琳檄洛下空餘季子裘紫氣何年達令尹白
門今日是并州移家莫作窮途歎且爲春風散
客愁

荅吳翁晉

縞帶論交得俊英衡門倒屣慰逢迎傳家獨擅
高堂禮入鄴曾知季重名丹穴九苞元間氣朱
絃三歎是希聲多君傾蓋能投璧何地堪償十
萬金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三
七言律

五城

賜閒堂偶成

棲遲舊業理荒蕪徙倚藁簞據橋梧爲圃自安
吾計拙歸田真荷聖恩殊山移小島成愚谷
水引清流學鑑湖敢向明時稱逸老北窗高枕
一愁無

壽同年丁少參七十

清時投綬卧滄浪七十童顏鬢未霜白簡西臺
傳舊艸紫薇東省憶甘棠種成玉樹雲霄近著

就玄經歲月長可道令威身是鶴南飛一曲引霞觴

即事三首

玉策金符出尚方海東萬里拜夷王三韓幸不侵既脫九譯何妨貢越裳持節子侯真孟浪徵兵都護亦倉皇聖朝遠馭如天覆築室寧須問道旁

臺省聯翩放逐新扣關真覺諫書頻由來立馬難鳴仗誰道探龍有逆鱗瑣闥至今虛補闕都

賜開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亭何處問埋輪賜環計日頒優詔聖主能容

輶直臣

漢宮宵炬劫灰沉矯首雲霄思不禁未論經營須物力還因譴告識天心微材已罄南山梓助耐誰輸少府金見說詔書稱罪已老癯扶杖起謳吟

奕碁

蕭齋一枕傲羲皇坐隱仍貪白日長掃石靜依梧竹陰釣簾清引芰荷香迷時當局應三北倦

後推枰欲兩忘寂寞東山聊自遣漫將賭墅卜行藏

小池泛舟

芙蓉曲沼淨寒漪蓮葉輕舠弄晚颺石瀨頻移垂釣處水亭偏趁納涼時杯傳河朔成高會歌按梁州度小詞不必昆池長侍宴滄波容與是恩私

詠物十四首

竹粉

賜開堂集

卷之四

七言律

浮筠忽自散琳琅解籜依然抱雪霜應是鳳苞揚素彩非關蝶翅膩瓊芳鉛華半染湘妃淚玉筍微含漢署香不見侍中頻拭面曉來新雨沐簷簷

松濤

何處風聲起次家每依霜幹入雲霄龍髯驟鼓三門浪馬鬣驚翻八月潮樹底春雷鳴隱隱樓頭寒雨聽蕭蕭狂瀾自倒昂然在須信山中有後凋

花影

畫壁朱簾爲寫真月來風動轉宜人虛空現處
驚天女髮髯看時想洛神含態祇疑開鏡坐惜
陰無奈倚闌聲天桃穠李休相妬總是堪憐也
幻身

煙柳

拂地長翻綺陌塵弄晴偏學黛眉顰三眠弱縷
深如羅一抹輕綃黯未勻嘶入紫騮難辨影坐
來黃鳥易藏身千條青瑣還能記御氣氤氳曉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五言律

色新

梅雪

庾嶺春姿占早芳梁園夜色轉輝光毬毬已見
花如霰瑩潔還疑玉有香積處寒侵姑射骨融
來暗洗壽陽妝此時獨對遙相憶吹笛關山總
斷腸

燭淚

風襲簾帷炬色寒鮫珠錯落瀉銀盤紅綃半濕
金蓮吐紫焰微銷玉筋殘傳蠟漢宮春厭浥絕

纓楚館夜闌干須知歸院承恩日消滴還將雨
露看

香塵

春閨蘭麝靜相依曉閣旃檀屑正霏風入綺疏
揚不盡雲凝羅襪步還微博山霞冷輕飛篆沉
水烟消細染衣浪說繁華金谷事浮埃何處覓
芳菲

雁字

遙空點點落寒墟想見鴻荒鳥跡餘蘆管風高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五言律

愁予

睡蝶

粉翅僊僊舞態新遽然初化漆園身香魂自戀
花房午幽夢長酣繡閣春似共眠鸞慵未起翻
嫌宿鳥喚猶頻關情最是雙栖處愁絕長門賦
裡人

冰花

霧雨溟濛木稼生千林一夕散瓊英不知凍雪
縈條遍但覺寒葩綴葉明簷筍影流珠樹彩庭
柯光映玉壺清何人黍谷曾吹律大地枯荑揔
向榮

游絲

晴空繚繞漸微茫一縷徐牽白晝長絡繹頻添
蛛網細飄颻時骨蝶衣香虛疑仙子縹緲繭未
許天孫織錦裳綸綍自從霄漢出人間何地不
春光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三
七
言
律

月露

皎然水鏡瀉瓊漿秋色泠泠夜色涼淨捲銀濤
時噴沫寒生玉杵未成霜摩尼正洒楊枝潤沆
瀣猶含桂子香爲愛西園飛蓋夕不辭終宴濕
衣裳

荷珠

小池殘雨滌青錢乍似鮫人泣泫然照夜晶熒
還吐潤迎風蕩漾不成圓折筍輕學樓前墮擎
蓋高從掌上應何處暗投神女珮采蓮人在若

耶邊

麥浪

芄芄秀色挺來牟片片黃雲似水流風作跳波
時隱見雨添新漲乍沉浮晴畦錦漾千層穀寒
隴濤生四月秋却怪狂瀾頻起陸漫教文偉賦
中收

費文偉
有麥賦

壽徐少宰六十二首

買田陽羨即移家臨水看山興轉賒棹倚銅官
時載酒泉分玉女試烹茶采芝徧訪仙人籙視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三
七
言
律

草猶傳學士麻會向雲霄扶日月未應蠟髭老
煙霞

謁告承恩出禁廬十年踪跡半樵漁境非吾土
仍開墅副在名山只著書放浪五湖葭莢外盤
桓三徑菊松餘明經舊德看誰健聞道臨雍席
尚虛

送陸纂甫北游

握手論交意氣新翩翩風度許誰倫崢嶸詞賦
稱才子落拓江湖是散人楚辭漫投懷裏月郢

歌難和曲中春也知入洛名逾起不遣緇衣化客塵

閏月中秋小集

玉宇沉沉露氣寒金飈颯颯桂香殘人憐此夜重輪滿天與中秋兩度看小沼芙蓉添暮色深杯醺醺借餘歡佳期勝會還能再解道山中歲月寬

婁東荆石公餉菊賦謝

一水能通貫月槎九秋偏贈傲霜花瓊枝濯濯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五言律

深含露紫豔藟藟細吐霞開傍松軒成晚節分來蓬島是仙葩試論禁苑追陪日何似園林樂事賒

閏中秋生日自壽

時年六十有二

吾生只合老滄洲攬鏡何妨對白頭花甲已週仍再歲桂輪重滿又中秋雲霄舊事成蕉鹿丘壑閒身寄海鷗却怪年來婚嫁畢名山猶負向平遊

贈鎮江王太守

一從分竹到江濱千樹棠陰萬戶春城倚三山開鏡甕郊行五馬挾朱輪黃金特賜雲霄迥紫詰重頒雨露新共道攀轅思借冠徵書早已下楓宸

贈樓道人

君卿不慕五侯鯖自愛長生學鍊形杖策名山探寶籙焚香淨几誦黃庭行邊定識真人氣物外仍疑處士星吾已息機尋辟穀欲從仙侶扣玄扃

賜閒堂集

卷之四

五言律

題嘉樹林雙檜

在雲間

雙檜亭亭歲月深只今嘉樹表祇林槎枒並挺三霄幹磊落長含萬古心對面峰巒開晚色隔溪風雨送濤音勿云大厦需材急且傍雲間老碧岑

丙申除夕

坐擁氍毹倒綠尊又看茶壘映朱門明農柰可逢侵歲娛老惟應戴渥恩黯澹江天饒雨雪優游身世任乾坤且教酩酊過殘夜時事驚心

未忍論

丁酉元日

一從霄漢乞歸田屈指元正又六年地近青山
閒日月天容白髮傲林泉千箱歲協金穰卜萬
戶春回彩勝懸次第鶯花饒逸興好憑雙屐破
雲煙

歸鶴次朱兆嘉韻

悵望秋江羽翼分哀音別調幾回聞歸同社燕
還尋壘來似賓鴻只念羣散步仍依江上月孤
賜閒堂集 卷之四 望 七言律

飛不隔海東雲巘樓幸有華亭侶長對清標遠
俗紛

小樓雪望

躡雪憑高亦快哉遙空佳色晃蓬萊千林蝶翅
飛還墮萬井魚鱗黯未開竹裏寒聲銀浙瀝梅
邊芳信玉毳毼由來盈尺占豐歲好破愁顏一
舉杯

荅和朱兆嘉除夕

百年身寄艸堂居寂莫何人問子虛徑裏蓬蒿

淹歲月尊前蘭桂映階除閒投白社頻携杖老
傍玄亭只著書漫爲年華增感慨由來天地是
蘧廬

醫隱堂爲吳叔嘉題

幽棲暫寄秣陵城寫就黃庭悟養生采藥山中
曾浪迹懸壺市裏欲逃名烟霞秀結芝蘭色丘
壑長懷薜荔情何事草堂耽寂莫五侯偏自識
君卿

上巳日顧納言文郡丞邀集虎丘

賜閒堂集

卷之四

望 七言律

載酒看山正暮春勝遊偏借五湖身絕憐虎阜
登臨地恰是蘭亭祓禊辰莊事幾驚滄海變交
情還見白頭新未須感慨悲陳迹水竹烟蘿意
自親

送杜子庸遊攝山

挂冠早已卧滄洲躡屩仍聞賦遠遊豈爲名山
堪采藥亦知大壑有藏舟松風一徑孤筇入花
雨千岩半榻收重向烟霞尋舊侶白門回首不
禁愁

送徐國書秋試

藻賦金聲落彩毫
白門秋色引青袍
欲從東海搏鵬翼
共識南宮有鳳毛
鍾阜雲開蓬閣近
秦淮月朗桂輪高
報劉轉爲泥金切
好向三山掣巨鰲

送王德操遊天竺齊雲巖

豈爲游仙學子喬
冷然風馭出塵囂
振衣天竺凌丹壑
躡屩雲巖入紫霄
磴道千重山徑僻
溪流百折水程遙
鶯花到處韶光滿
不向長途歎

賜開堂集

卷之四

聖

寂寥

及第作

御筆親題冠士髦
臚聲唱入五雲高
千尋日觀懸金榜
十里春堤度彩旄
仙仗許乘珠勒馬
中官擎賜絳羅袍
清時幸得同儀鳳
不負生平學釣鰲

申文定公賜開堂集目錄

卷之五

男用懋校

七言律詩

賜開堂寫懷二首

汎湖觀白蓮花二首

送顧憲使分守冀寧

贈張孟孺

贈方孝廉

閒居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一

病起過小園

賦得蘇臺明月送方孝廉還鄂

答孫文學

贈蔡溟陽太守

時年八十

小園看芙蓉

病中王子司見過失迂寄懷一首

題芙蓉閣爲王子司

小園初植牡丹結亭垂就忽放一花時逼

長至

雨中偶成

戊戌除夕

和文子俳除夕韵

題騰蛟閣

御史大夫沈純甫邀汎南湖集真如寺

登煙雨樓

登天尺閣望雪

出塞二首

壽陸別駕六十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二

古意

虎丘法堂避暑

重修鶴澗樓成

石湖秋夜玩月

仲秋十有八日張孟孺范東生邀集虎丘

登四望閣玩月

茅亭看菊

池上芙蓉盛開汎舟小酌有懷同好

菊圃留客小飲漫興

贈郭春吾太常

送嚴中翰畢使還朝

贈維揚呂布衣

贈徐長文孝行

送錢蘭栖遊楚

送顧方伯之任山東

贈吳叔嘉

中秋日友人自梁谿携具邀石湖雨不克

游敘酌舟次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

寄亭詩爲祝徵君賦

祝山人以詩謁余輒有贈荅

秦中丞新構園成寄贈

己亥除夕

庚子元日

光福看梅舟行遇雪紀興

次友人小園宴集韵

題同年三老圖

半郭樓詩爲御史大夫沈純甫作

燕翼樓爲魏孝廉賦

賦得鳴琴爲文子悱壽

秋夜集虎丘千人石

贈朱山人自閩徙居維揚

庚子除夕

辛丑元日

除夕寄懋兒

元日寄嘉兒

落花十首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四

落花詩後二十首

壽鄒學憲五十

題沈氏芳林園

送常別駕

舊吏部

朱郡守擢川南憲副贈行

虎山橋玩月

晚泊七寶

黃廷評以詔使臨存敝里暫歸嶺南贈

賦

存問紀恩二首

訪趙凡夫寒山別業

壽陸明府八十

洞庭兩山

洞庭東山恭遇萬壽聖節赴玄極宮行

禮

莫釐峰

縹緲峯

遊賈氏園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五

題衡泌園

癸卯元日

城南小園看梅

病懷

癸卯除夕

甲辰元日

和王百穀元旦韻

阻雨宿天竺院

壽陸伯生六十

有序

遊勝果寺

聞趙凡夫游洞庭再寄

寄鄒學憲

送王邑博令馬平

閏九月九日登靈巖

眉壽五封冊爲郭中丞題二首

冬日小園漫興

甲辰除夕二首

乙巳元日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六

乙巳元日喜間栖客還

七夕

小園看梅

時病目新愈

題梅花嶼

友人過園池觀蓮有作次韵

登泖塔

秋日汎陽城湖

壽王山人八十

乙巳除夕

銅坑看梅循山傍湖行數里

再登縹緲峰

詠鴛鴦

生日對月小酌

時再荷 存問

城西看桂花過雲隱庵

再荷 存問紀恩二首

送曾明府入覲

丙午除夕

除夕元辰酌朱兆嘉韻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七

壽劉子威先生八十二首

賜閒堂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賜閒堂寫懷二首

十年高枕在林丘五岳空懷汗漫遊咄咄身名
同野馬悠悠心事付江鷗娛生不作雍門泣閱
世難忘漆室憂安得宵衣還至理太平畊鑿起
歌謳

嗒然隱几似逃虛萬態紛馳獨晏如蝸角鬪來

俱勾境羊腸歷盡有完車神凝秋水觀魚後目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一
七言律二

極雲天放鶴餘一臥山中能自保不才故是漆

園樗

汎湖觀白蓮花二首

夾堤菡萏劇芬馥載酒蘭橈逗夕暉千頃蔚藍
迎棹破一雙屬玉繞塘飛月明漢浦留瓊佩雲
淨湘江浣素衣容與中流看不厭夜深歌逐采
蓮歸

香氣浮浮度晚颼新妝面面出漣漪若耶游女
雲爲髻姑射仙人玉作肌戲葉錦鱗時自躍忘

機白鳥故相隨招携便欲投蓮社酩酊何妨倒
接離

送顧憲使分守冀寧

外臺分省沐恩光表裏河山屬晉陽開府百城
瞻氣象驅車六月借風霜如焚欲解閭閻困未
雨須嚴戶牖防自是顧榮懸物望好憑忠赤佐
明昌

贈張孟孺

韶年風雅逐名流寸管能輕萬年侯豈爲無文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二
七言律三

羞絳灌爭知有賦似應劉黃金肘後頻虛擲白
璧懷中肯暗投折節論文吾恨晚獨慙高唱未
能酬

贈方孝廉

蓬蒿三徑爲誰開傾蓋吳門得楚材援筆能題
鸚鵡賦奪標曾上鳳皇臺玄經業付侯芭在
吳明卿
高第
白雪歌傳郢客來幾載按圖虛索駿絕

塵元自有龍媒

閒居

梧竹陰陰草閣虛坐銷長日賦閒居茶鐺試與
脩僮約筠管頻將寫道書華表有情歸別鶴濠
梁無語見游魚客來謾自論時事臨水看雲獨
晏如

病起過小園

罷沐經旬強戴冠故人相見慰加餐乍拋藥裏
攤書卷重問蘭橈理釣竿浥露桂香開馥郁梢
雲竹色報平安秋容欲老吾仍健短屐輕舟興
未闌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
七言律二

賦得蘇臺明月送方孝廉還鄂

花艸吳宮半夕陽獨懸青鏡照金閭影低楊柳
樓頭夜光奪芙蓉匣底霜砧杵千家淒茂苑笙
歌十里沸橫塘清輝片片隨君去別後相思在
武昌

荅孫文學

興公援筆賦天台尺素遙從白下來抱辭肯投
麋鹿苑開槭却憶鳳皇臺歌傳郢里真難和嘯
激蘇門轉自哀千里神交猶面對漢庭誰薦洛

陽才

贈蔡溟陽太守

時年八十

執掌馳驅廿載餘清朝廉吏許誰如雙鳬到處
爭傳誦五馬歸來尚儼居白髮真投磻水釣青
山常荷鹿門鋤息機自是長生訣不向函關乞
著書

小園看芙蓉

西園試詠鄴中詞正及朱華冒綠池綽約偏多
臨水態逍遙獨抱拒霜姿吳姬曉鏡臨妝早楚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四
七言律二

客霞裳集錦遲最愛秋江留晚色儘教白首醉
瓊卮

病中王子幻見過失迂寄懷一首

逃禪暫擬病維摩伏枕虛聞躡屩過色起總緣
枚叟發興闌無奈子猷何楓林月落懷清嘯梅
堰秋深憶浩歌同調相憐知不淺爲言老子尚
婆娑

題芙蓉閣爲王子幻

艸閣憑虛枕碧流牽芳幽意在中洲雲峰日對

仙人掌水檻時迴太乙舟鏡裏秋容開楚澤
頭雪色照吳鉤同心遠道誰堪贈極目瀟湘憶
舊游

子司營游楚
有瀟湘編

小園初植牡丹結亭垂就忽放一花時逼
長至

新除藥圃結亭臺傾國奇葩忽自開霜後著花
還傲菊春前破萼肯輸梅韶華豈爲三冬借陽
氣真從九地迴敢謂青皇私綠野名園桃李漫
相猜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五
七言律二

雨中偶成

欹枕高齋午夢清可堪風雨作濤聲童謠頗怪
商羊舞農扈翻愁布穀鳴時事安危空扼腕暮
年憂樂易關情東師未解征輸困天意將無欲
洗兵

戊戌除夕

荏苒居諸歲又闌清閒猶喜借衰殘側身天地
雙芒屨掉臂江湖一釣竿潦倒自貪林臥穩艱
危未放杞憂寬無端節序催人老有酒盈尊且

盡歡

和文子悱除夕韻

抽簪早已耽雲臥把酒頻看度歲除幸有青山
供眺賞何妨白髮送居諸開尊柏葉浮香細傍
燭梅花弄影疎莫以殘宵增感慨來朝春色滿
姑蘇

題騰蛟閣

崢嶸傑閣倚江臯鼇極孤撐蜃氣高曙色遙分
滄海日秋聲長挾廣陵濤窗中霧雨含飛動檻
外風雷起怒號萬仞宮牆元在望天門驤首待
時髦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六
七言律二

御史大夫沈純甫邀汎南湖集真如寺

畫舸乘流錦席開招攜仍到給園來新投慧遠
三生社舊識休文八詠才抗疏功名真脫屣逃
人踪跡且啣杯相從並是忘機者湖上羣鷗莫
浪猜

登煙雨樓

湖心傑閣敞雲扉雙屐凌高一振衣雨外菰蒲

青黯澹烟中楊柳綠依稀平沙水漫魚爭躍遠
浦天長鳥倦飛恍惚瀟湘看暮景憑軒徙倚欲
忘歸

登天尺閣望雪

高閣乘春四望賒坐看飛雪闌韶華參差萬井
家家玉黯澹千林樹樹花檻外山容迷積翠尊
中曉色映流霞蓬萊只尺瞻銀闕梁苑風光未
足誇

出塞二首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二

三河俠少舊知名恍慨身先六郡兵一劍橫行
探虎穴孤軍轉鬪入龍城陰山雪邇飛鴻絕大
漠雲來戰馬鳴不憾匈奴歸未得男兒莫問玉
關程

琱戈羽箭結戎裝萬里辭家絕大荒驛裏夜嘶
榆塞月聽轡寒拂薊門霜北隨驃騎驅胡虜西
逐輕車係宛王見說漢家麟閣在何時奏凱入
明光

壽陸別駕六十

憶自承明獻子虛士龍聲譽滿公車對魚已振
賢關鐸展驥仍題別駕輿治郡才名游刃外傳
家經術下帷餘邦人定有岡陵頌更道燕山桂
不如

古意

遼海征人尚荷戈城南少婦奈愁何寒砧白練
秋聲急露井銀床月色多腸斷鳴蜩催玉漏夢
隨飛雁度金河十年回首歡娛隔早晚邊庭奏
凱歌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八言律二

虎丘法堂避暑

曳屣雲丘到上方披襟霄漢坐清涼炎歊自與
人天隔淨界偏憐佛日長午樹團陰浮几簟風
鈴激響和笙簧共言河朔堪逃暑何似生公舊
講堂

重修鶴澗樓成

支公遺跡半蒿萊絕澗曾聞放鶴來寂莫秋江
空悵望崔嵬雲構此重開峰陰迥落千人石潭
影深涵百尺臺興廢不須論往事憑軒把酒獨

徘徊

石湖秋夜玩月

石湖千頃熨波平一鏡宵懸萬里清
樹頻驚鳥鵲起寒莎遙映白鷗明
班荆履易傳觴促沸艇笙歌截浪輕
坐久不知風露冷恍然身世在瑤京

仲秋十有八日張孟孺范東生邀集虎丘

登四望閣玩月

今年風雨暗中秋信宿還能續勝遊
錦纜徐牽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九十一

青雀舫丹梯重上白雲丘
開尊此夕歌連袂說法何年石點頭
賓從聯翩明月夜襟期絕似武昌樓

茅亭看菊

小結茅齋掩葦門
翛然風物似山村
一丘高臥身仍健
三徑新鋤菊尚存
麗色盈盈開錦障
幽香冉冉注清尊
誰知搖落風霜候
偏荷栽培雨露恩

池上芙蓉盛開汎舟小酌有懷同好

芙蓉秋色滿林塘
日日看花汎小航
倒影只疑妝半面
泝洄真在水中央
霜凝素練侵瑤壘
霞染輕綃簇錦裳
何許同心堪折贈
楚天寒雨隔瀟湘

菊圃留客小飲漫興

菊圃茆齋次第成
客來終日欵柴荆
溜匙好共青精飯
下豉仍調錦帶羹
有酒且須澆磊塊
不冠時或廢逢迎
百年世事那堪問
浮拍何當了一生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十一
七十三

贈太常郭春吾

東山再起入鵷行
曾是清齋老奉常
俎豆至今存畏壘
簪纓早已謝巖廊
三朝係望雲霄迥
五嶽尋盟歲月長
見說臨雍修饗禮
即看几杖侍明堂

送嚴中翰畢使還朝

弩矢前驅入里閭
吳人爭識漢相如
金莖自戀仙人掌
玉節遙歸使者車
崖柳烟迷春棹遠
池花月浸夜堂虛
承家報國絲綸地
應念西清舊

直廬

贈維揚呂布衣

小山曾倚桂叢幽吐納頻年事靜修柱下獨傳
三寶訣淮南真共八公游煉成丹鼎堪誰授遺
却玄珠好自求鏡裏衰顏如可駐願從鶴駕到
揚州

贈徐長文孝行

韶年詞賦已崢嶸孝謹仍高月旦評獨抱一經
傳世業還追萬石起家聲承顏每切循陔慕剗
賜開堂集 卷之五 十一 七言律一

股偏縈陟岵情何日詔書頒粟帛向來懸榻爲
徐生

送錢簡栖遊楚

洞庭波浪渚宮秋萬里南征是壯遊賈誼憂時
還弔屈仲宣懷土暫依劉三湘寒雨孤帆入七
澤雄風一劍收絃底高山誰見賞懷珠未許暗
中投

送顧方伯之任山東

閩南冀北走輪蹄又見除書換紫泥屏翰載聞

咨四岳河山原自表三齊營丘賜履周盟在泰
岱登封漢跡迷爲道東人憂旱甚可無霖雨慰
黔黎

贈吳叔嘉

身從帝里卧煙霞名向詞林借齒牙奏罷輪袍
誰復薦書殘裙練轉相誇百錢鬻字聊供母一
缺歌魚不問家祗是草玄人已老白門矯首憶
侯芭

中秋日友人自梁谿攜具邀汎石湖雨不

賜開堂集

卷之五

十一 七言律二

克游叙酌舟次

百壺雙槳趁中秋無奈湖山阻勝游行雨乍驚
神女過浮雲偏障素娥愁嬌歌急管移青雀欸
語深杯近白鷗自是彥先饒意氣不教興盡刻
溪舟

寄亭詩爲祝徵君賦

賦就誰能薦子虛浮踪聊得混樵漁冥栖物外
長持偈暫託人間強著書一壺雲霞供蔗境百
年天地任蘧廬清時勝槩容高臥不向江潭更

卜居

祝山人以詩謁余輒有贈答

雀羅門徑半蓬蒿倒屣逢君意氣豪
偃蹇風塵猶剌缺昂藏湖海自綈袍
歌殘白石心逾壯思入滄洲調轉高
乘興可能重訪戴蘭陰一夜送輕舸

秦中丞新構園成寄贈

中丞投綬賦歸來五畝新營別墅開
地接龍山依洞壑林分鹿苑結亭臺
疏泉秀石逶迤轉亞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三

竹奇花次第栽何必名園稱洛下
梁溪亦自有蓬萊

己亥除夕

九載衡門度歲除百年蓬髮轉蕭疎
身名總悟炊梁夢時事堪驚竭澤漁
六郡羽書仍絡繹三吳杼軸正空虛
猶憐柏酒寒相慰明日春光到草廬

庚子元日

春風乍入苑中條春酒爭傳頌裏椒
百代光陰

眞客旅十年踪跡半漁樵金穰應歲
璇璣正玉佩朝元絳闕遙見說始和
新布象可無寬詔下丹青

光福看梅舟行遇雪紀興

正憶梅花寄隴頭又看飛霰滿汀洲
探奇冒負孤山約乘興還同剡曲游
千樹著花開閨苑萬峰攢玉寫羅浮
逢春對雪饒佳興拚飲何妨十日留

次友人小園燕集韻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二

花間好鳥喚提壺竹裏炊烟散午廚
掃徑何緣過上客著書早已學潛夫
談霏玉屑神逾爽曲奏朱絃調轉孤
解道才名高四傑騷壇逸響遍相扶

題同年三老圖

宗伯陸公九十京兆馮公郡守蔡公俱八十雲間人

九峰自咎鍾靈傑三壽于今正作朋
鶴筭一時稱耄耄鹿鳴當日共賓興
睢陽結社蒼顏駐函谷成書紫氣騰
已向熙朝誇盛事還將歌詠續岡陵

半郭樓爲御史大夫沈純甫作

朱樓高敞碧雲齊銀榜新懸綵筆題城郭千家

環橋李兼葭一水接茗溪凌秋正汎重陽菊

九日照夜還分太乙藜不必名山窮蠟殿即看

人境有丹梯

燕翼樓爲魏孝廉賦

朱簾畫棟接清虛堂構巍然世澤餘述德尚承

韋氏業問奇曾識子雲居貽謀豐水新題榜藏

副名山舊著書好爲斯干祈莞簞還看結駟擁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二

高車

賦得鳴琴爲文子悌壽

河陽千樹蚤成陰暇日長鳴單父琴自對薰風

歌解慍還將流水待知音拈絲暫試經綸手擊

節誰憐撫字心一爲折腰舜五斗無絃獨賞意

何深

秋夜集虎丘千人石

躡屐生公舊講臺一尊仍倚劒池開松風響激

笙歌轉桂月涼侵几簞來大地披襟堪酌冽

泉洗耳欲徘徊青山白首忘機盡猶有南樓興

未裁

贈朱山人自閩徙居維揚

浮踪一別武夷君楚水閩山屐底分桂樹自堪

招隱士艸堂何處勒移文開尊夜坐南徐月卷

幔晴看北固雲抱膝長吟知不厭廣陵詩社若

爲羣

庚子除夕

十載樓遲五畝身寒宵欲盡轉憐春吾生合向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二

烟霞老世事還同歲月新椒栢有情娛蔗境草

萊無夢到 楓宸青燈白髮深相語自是憂天

一杞人

辛丑元日

菜甲傳絲對白頭椒花入酒汎金甌春聲乍破

衡門寂天步難忘漆室憂問寢三朝虛鶴禁誇

胡百戲盛龍舟衣冠無復趨元會自效封人祝

晁旒

除夕寄懋兒

綠野悠悠白髮新坐聽殘漏入初春弄孫差喜
蘭成曉念爾遙憐桂作薪瓊露未分仙掌潤素
衣欲化帝京塵薊門鴻雁寒相倚漫向天涯
憶老親

元日寄嘉兒

元日親題尺素書殷勤念爾在公車花明漢苑
啼鶯後金築燕臺市駿餘老去歲時增感慨春
來霄漢聽吹噓聖明欲采賢良議三策何人
似仲舒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二

落花十首

一年一度惜芳藂破萼辭條轉盼中瓊苑乍驚
飛霞白錦林俄散落霞紅蛛絲罥住香猶殢羯
鼓催來色已空榮悴由來憑造化飄零不敢怨
東風

銅臺金谷總堪傷昔日繁華已就荒香入燕泥
添舊壘影歸鸞鏡作殘粧簾櫳飛絮隨春老庭
院游絲共日長聞說仙葩能不謝誰從海外覓
奇方

名園嘉卉劇堪憐玉褪香消倍黯然旖旎不禁
含雨墮輕揚無奈逐風顛漢宮憔悴悲顏色韋
曲蕭條感歲年春去春來如有限試將圓缺問
嬋娟

撲面窺簾故惱人穠華能得幾回新漂搖逐浪
渾無賴澹蕩隨風似有因青鳥銜來沾綺席紫
騮嘶去踏紅塵呼童掃徑還教住醉客何妨吐
錦茵

繁華過眼若爲情獨倚雕欄數落英朱戶月來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六言律二

虛弄影玉階星墮不聞聲驚鴻洛浦游魂遠飛
燕昭陽舞態輕幾日啼將春色換教人錯恨樹
頭鶯

賸紫殘紅慘不禁狂蜂醉蝶杳難尋閒階半蝕
苔痕淺曲徑全埋草色深遊子驟驚風雨夢美
人長抱歲時心枝頭取次成青子且共攜尊坐
綠陰

香閣繽紛可自由豔姿狼籍倩誰收鉛華有恨
空辭輦羅綺無情宛墮樓流出御溝春脉脉迷

來仙洞水悠悠風光遍轉尋常事可奈年年送白頭

殘英片片入塵埃芳徑迢迢遍草萊野鹿嘶將溪畔過杜鵑啼向月中來偶經別院飄歌扇忽舞前簷送酒杯不似無情東逝水明年還逐豔陽開

春風吹老夕陽斜一笑嫣然度歲華暫與名園敷錦綉終憐習質委泥沙白頭吟罷空相憶紅顏啼殘轉自嗟疑是瞿曇新說法故教天女散

賜閒堂集

卷之五

十九
七言律二

空花

頗怪園林爛熳遲未逢搖落已空枝浮來錦浪添文藻散作香雲入夢思惜別可看三月暮重看動是一年期上林芳樹知無數寄語東君好護持

落花詩後二十首

東園桃李正鮮穠却爲殘春減舊容拂路惟應隨去馬繁枝無復惹遊蜂提壺問處青帘杳拾翠還時繡閣重萬點愁人空有賦草堂何許覓

遺踪

春林飛色到晴窓忽有殘英墮玉缸乍逐飄風過紫陌還隨流水赴滄江興闌祇覺啼鶯緩夢斷空留睡蝶雙無奈倚欄頻惜別芳心一片未能降

洛陽如錦是耶非欲訪名花見已稀宛轉依人低入幌迢遙逐客暗沾衣漳河逝水愁難挽巫峽行雲恨不歸獨有丹青收景色屏帷長得漏春輝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二十
七言律二

飛蓋西園宴賞餘攀條南浦別離初徘徊綺席姿仍媚飄泊紅亭影漸疎秉燭看來應愴悅登樓望去轉躊躇亦知色相原空寂眼底浮雲任卷舒

紅芳垂盡綠陰敷却訝春光半有無觀作文茵香泮渙印來蠟屐錦模糊簾帷點點殘霞入院落溶溶片月孤不是天公輕棄擲由來萬木有榮枯

一辭林樾任東西散入青郊滿綠堤承輦自過

平樂苑問津誰到武陵溪留將願果疑蟬蛻
向閒庭是鳥啼回首名園俱寂寂玉壺春酒爲
誰攜

何處園林景物佳蕭條只合掩茆齋春情欲斷
悲金屋月影空留怨玉階姑射風姿虛綽約赤
城霞氣摠沈埋憑闌誰與傳幽意且把青尊撥
悶懷

點染胭脂錯繡文林端陌上太繽紛淋漓香滓
粘絢履瑣碎殘霞入茜裙白日長飛梁苑雪青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
七言律二

霄忽散楚臺雲繁華勝事看如許獨倚危樓對
夕曛

香霧濛濛鎖杏園流波冉冉出桃源招尋樂圃
頻經眼送別荒郊幾斷魂彈指乍驚春黯澹攢
眉空倚月黃昏不須武仲長辭客羅雀年來絕
掃門

幾番花信弄輕寒萬斛春光半已闌閨閣有人
悲落莫園林無使報平安隨緣欲布黃金埒學
舞頻翻白玉盤虹采電光同一瞬逢時莫放酒

杯乾

飛揚日馭迴難攀妖豔風姿去不還覆地常先
榆莢墮封階欲混蘚痕斑鳴鳩拂羽青陽過睡
鴨凝香白晝閒却爲芳菲成感慨金丹那得駐
朱顏

良時媚景鬪妖嬈繞到春深已暗飄自與煙雲
同聚散非關風雨獨漂搖湘妃淚盡留斑竹羸
女臺空咽紫簫謾道上林工剪采人間生意總
蕭條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
七言律二

密葉柔枝忽自拋掩雲曳雨過春郊千林漠漠
紅芳盡萬樹森森綠蔭交好景難留鶯屢喚餘
香猶膩蝶頻捎向來濃豔歸何許誰爲花神一
解嘲

九陌尋芳興自豪一春垂暮首頻搔何緣飄忽
辭根蒂却似紛紛墮羽毛鳳輦恩情歸篋笥馬
嵬容色掩蓬蒿長安大道宜春苑引得詞人弄
彩毫

年光可奈隙駒何況復東風妬綺羅碎錦坊前

空委翳沉香亭北早辭柯亦知艷質終銷歇不
分芳心有耗磨物色從來俱泡影乾坤回首一
高歌

春柳絲絲春艸青獨憐花色轉冥冥峭風卷地
隨飄梗殘月臨堦伴落黃牧豎前村金犢返胡
姬別館玉驄停愁將白髮看衰謝却怪黃梁夢
易醒

玉壺金勒興堪乘何事傷春思轉增把玩不禁
花似霰招邀虛負酒如澠流黃機上悲征戍結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 七言律二

綺樓前感廢興誰調揮戈能駐日韶華一去杳
難憑

霽日烘林氣欲酣俄驚花雨遍江南風枝繚繞
香初散露萼紛披色尚含深樹流鶯新睨睨大
堤游騎故駢驢浮華無蒂還無著好把禪機仔
細參

眼底殘英手自拈頻教閨思旅懷添彩雲故向
妝樓散紅雨偏將別袂霑遠逐斷蓬投露苑狂
兼舞絮入風簾還愁滿路飛將盡歲月如馳不

暫淹

天台何日去仙巖驛路頻經點客衫沉沉波間
魚共戲垂垂樹底雀爭啣隋宮窈窕迷瓊觀吳
館繁華散錦帆謾理柔翰供品藻還從眞宰問
機緘

壽鄒學憲五十

早向風塵謝急湍肯因先達問彈冠長歌自逐
梁溪隱久宦深知蜀道難采藥名山眞避世揮
毫稅苑獨登壇華封欲頌偏逢臘松柏由來傲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 七言律二

歲寒

題沈氏芳林園

滄洲佳境屬東陽新闢園林擬辟疆桂樹小山
招隱士桃花流水問漁郎攤書畫擁烟巒色曳
屨晴披晚徑香況是六橋三竺近幽奇不慕輞
川莊

送常別駕

舊吏部

漢柱名高畫省郎猶煩佐郡領吳閭早聞宣室
虛前席暫指輦臺入故鄉啟事中朝傳舊草題

與南國頌甘棠才名自係雲霄望 聖代于今雨露長

朱郡守擢川南憲副贈行

春郊露見見循良南國曾歌召伯棠何意 璽書褒異等猶煩繡斧到遐方
叩徠九折過雲棧越萬千峰出夜郎
共喜使君將雨露蠶萊西去洒窮荒

虎山橋玩月

兩涯秋水臥長虹一片冰輪湛碧空
汎斗直疑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二

銀漢上聚星聊醉玉壺中
笙歌縹緲招鸞鶴洲渚蒼茫起雁鴻
十載勝遊偏此夜風流赤壁許誰同

晚泊七竇

清秋小舸駐江干落日歸雲倚杖看
野服何妨隨襍禪禪林暫許憩
旃檀魚蝦入夜猶爭市鴈鷺乘潮不上灘
載酒浮家吾欲老五湖深處少風湍

黃廷評以 詔使臨存敝里暫歸嶺南贈

賦

九霄銜命到柴荆千里乘輅擁旆旌
佐棘名懸雙鳳闕維桑路出五羊城
羅浮花色逢春早合浦珠光照夜明
此日晝遊應得意潮陽鱷去海波平

存問紀恩二首

十載江湖望帝閣千秋心事向誰論
青蒲諫草留蓬閣錦軸褒章到蓴門
明主笑頻關大計老臣終始荷殊恩
謳歌不盡華封祝更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七言律二

有芻蕘答

至尊

謝疏請罷採推

憶昔承顏造膝時宸衷未許外廷知
忽聞紫禁傳丹詔曾記龍樓識鳳姿
海潤星輝瞻盛典乾旋坤轉會昌期
慙非黃綺能調護何幸重沾雨露私

訪趙凡夫寒山別業

大隱空山避俗緣新開別墅寫壺天
飛流巧借匡廬瀑峭壁遙分華嶽蓮
桃李成蹊臨碧澗松蘿繞磴入蒼烟
漫因泉石貪奇賞試叩巖扉一

問禪

壽陸明府八十

經術承家自鬱林公車聲價重南金
河陽到處千花色彭澤歸時五柳陰
服食駐顏冊史訣逍遙齊物漆園心
占年好似儲溪叟不學東方父
陸沉

洞庭兩山

五湖勝槩兩山同一葦乘流萬象空
峰勢入雲藏鹿苑濤聲觸石撼蛟宮
煙霞變幻洪波裏草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三言集二

樹微茫遠嶼中試問鴟夷浮宅處
荻蘆蕭瑟起秋風

洞庭東山恭遇

萬壽聖節赴玄極宮行

禮

十年不復點朝班三祝猶疑侍
聖顏繞電遙瞻天北極呼嵩聊借地
東山蓬萊宮闕攀援裏

閩闔衣冠想像閩縣最非關求野外
主恩原賜五湖開

莫釐峰

莫釐千仞削芙蓉賈勇能攀最上峰
陡絕丹梯凌日觀依稀玉檢護雲封
澄湖漸隱中流楫遠寺微聞下界鐘
敢謂勝遊同謝傳東山蠟屐有遺踪

縹緲峰

孤峰縹緲入雲烟十載重來到絕顛
縱目平臨三界盡攬身獨傍九霄懸
浮沉島嶼飛濤外斷續汀洲落照邊
呼取一尊收萬象狂歌欲醉五湖天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三言集二

遊賈氏園

林壑誰開小有天樓遲常在白雲邊
山樓窈窕深依樹石磴逶迤細引泉
風外玉鳴三徑竹雨餘紅褪一池蓮
探幽更入維摩室半榻真堪息萬緣

題衡泌園

十畝閒閒曲水湄考槃堪詠衛風詩
一丘自領煙霞勝萬卷猶承雨露私
蔬圃茅齋偏寂歷柳塘花塲轉逶迤
亦知長統懷清曠不慕平泉結

構奇

癸卯元日

端月頻回布象辰
熙時堪老灌園身
還家歲曆重逢卯
隨俗春盤又薦辛
椒頌有懷丹闕迴
杞憂無奈白頭新
獨憐梅柳年年色
長伴屠蘇酒入脣

城南小園看梅

探梅小圃正花時
把酒徐吟水部詩
微霰乍添新破萼
輕寒猶勒半開枝
香竄澹蕩浮蒼靄
瘦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影橫斜浸綠漪似
向青春催白髮
尊前一樹故垂垂

病懷

科跣經旬嘆索居
呻吟猶自檢方書
病來始覺謀身誤
老去惟應與世疎
扼腕憂時緣底事
揮毫卒歲竟何如
悠然且學逃虛者
長傍湖山結草廬

癸卯除夕

白髮其如送臘何
一年強半病中過
微軀幸不

填丘壑末路惟應寄薜蘿
虛閱歲華驚老至
畏聞時事觸愁多
尊前細雨燈花豔
且向殘宵一放歌

甲辰元日

七十衰年病後身
萬家烟樹雨中春
幸全骸骨逢明主
重拭容顏對故人
世事謾驚桑海變
年光偏入草堂新
巖居不廢蒿呼祝
自是三朝一老臣

和王百穀元旦韻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十一

郢里春回見雪飛
草堂詞客思依依
崢嶸菰苑推先達
寂莫江天隱少微
歲序頻驚椒柏酒
風塵不上芰荷衣
年來屈指論交態
白首如新世轉稀

阻雨宿天竺院

嵐陰漠漠隱禪扉
野色濛濛失翠微
巖瀑乍添新溜急
爐烟常帶濕雲飛
坐銷清晝頻揮翰
起視明星數攬衣
湖上忽聞鐘鼓報
好移蘭棹弄晴暉

壽陸伯生六十 有序

伯生少負傑才雅崇士望偶激義氣遂註微
文余亟欲振之不能得恒用自愧而伯生交
余父子間推誼良厚號爲知己每出其詩文
眎余無古昔翳人厄士牢騷怨誹之習意廓
如也至其輯廣輿記蓋深有意于當世者惜
其淩落不遇而年已及耆矣于其誕辰輒有
俚言以先酌者

早歲才名冠五茸共言文史足三冬奇遊直擬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追司馬藻賦誰能敵士龍壺裏清冰無俗韻座
中瓊屑有談鋒已知得道能忘遇不必還丹爲
駐容

問奇誰識子雲玄傾蓋偏知石父賢鄧調崢嶸
詞客避燕歌忼慨酒人憐風塵閱盡留雙鬢寰
寓籌來寄一編知已未伸吾自愧歲寒猶喜共
周旋

遊勝果寺

慈雲香剎擁岩峩齊日監輿破寂寥度嶺西來

吳地盡隔江東指越山遙行攀薜荔尋巖洞坐
倚旃檀望海潮勝槩不隨陵谷變老僧猶自說
前朝

聞趙凡夫游洞庭再寄

鼓棹聞君涉洞庭窮攀巖岫破青冥雲邊采藥
疑仙侶漢上浮槎是客星結社好投蒼鹿苑垂
綸堪坐白鷗汀攜將萬頃烟霞色歸貯山園一
草亭

寄鄒學憲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解綬驚看綠鬢年白頭同調轉相憐名山泉石
眞堪託畏路風波且自全十駕敢追騏驥足孤
槎長望斗牛邊無論隻字常珍重更擬齋心一
問禪

送王邑博令馬平

墨綬新恩拜紫泥青瓊無復歎卑棲六年振鐸
留吳下百里鳴琴到粵西麥野春深看雉雊榕
庭日午聽鶯啼還方共識王喬履應許聲名卓
魯齊

閏九月九日登靈巖

晴日登高汎羽觴一年兩度見重陽興來轉覺
湖山勝老去偏憐歲月長扶杖更移新蠟屐振
衣仍佩舊萸囊風流不厭頻吹帽秋色依然在
上方

眉壽五封冊爲郭中丞題二首

百年身老鹿門耕萬石風高漢代聲三閔治
朝推舊德五頒恩誥沐新榮玄纁未起商山
皓杖屢堪尋洛社盟銅柱天南時引望壽星長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五言 五首

傍斗台明

見說汾陽領鎮年勲名遠播百蠻天匡時術自
趨庭授愛日心從陟岵懸鼎釜常珍娛鶴髮絲
綸疊寵拜鸞箋人間大耋應無幾况復君家雨
露偏

冬日小園漫興

園林寄賞日從容杖屨翛然物外蹤行徑風飄
黃葉滿茆塍霜點碧苔封坐臨曲牖窺斜照行
隔孤亭望遠峯萬木揔教零落盡歲寒祇自倚

蒼松

甲辰除夕

老去頻驚歲月流可堪殘臘送更籌閒身揔負
名山屐拙計空藏大壑舟鳳閣裁綸眞蝶夢鷗
江分席是菟裘一尊且向兒孫酌暫破窮年漆
室憂

浮生何意入衰遲猶喜婆娑領歲時堂上弄雛
供老母車前數馬憶家兒種瓜身健青門在憂
杞心懸白髮知萬事破除還此夕且教絲管送
賜開堂集 卷之五 五言 五首

春卮

乙巳元日

青春白髮轉堪憐七十今朝又一年休訝屠蘇
傳最後即論几杖賜應先薛蘿身共蒼山老葵
藿心從絳闕懸何日輪臺聽漢詔相隨擊壤頌
堯天

乙巳元日喜簡棲客還

敝裘經歲逐風塵猶喜還家及獻春徹席幾逢
青眼客趨庭聊慰白頭人盤行椒柏堪爲壽架

挿圖書未是貧時事滄桑君自見五湖深處且垂綸

七夕

瓜果芳筵敞畫屏坐看天上會雙星高樓月晃
橋邊鵲小院風迴扇底螢萬戶砧聲渾欲動七
裏機杼爲誰停歲時兒女虛相競只似炊梁夢
未醒

小園看梅

時病目新愈

酒社詩盟半已寒猶憐春事未闌珊愁懷欲向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五
七言律二

花前破病眼真同霧裏看拂檻瓊枝堪索笑開
尊白髮且留歡明朝擬逐東園去杖屨從容歲
月寬

題梅花嶼

名園勝處屬滄洲樹色嵐光一鏡收誰向湖山
開闌苑却疑身世在羅浮亭前放鶴瞻遺跡濠
上觀魚想舊游訪戴不妨乘興到當門時繫木
蘭舟

友人過園池觀蓮有作次韻

憑軒一望錦雲稠目境繁華意自幽鄴苑堪邀
飛蓋集越溪仍見浣紗遊頻翻翠葉疑飄扇乍
褪紅衣宛墮樓九品更憐清淨地逵公吟社自
爲儔

登泖塔

澄波萬頃一峰孤雲樹烟嵐摠畫圖八月浮槎
凌汗漫四天開閣浸虛無禪燈影動魚龍出梵
鐸聲高鶴鶴呼把酒憑闌看不厭好將身世寄
菰蘆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三五
七言律二

秋日汎陽城湖

平湖萬頃漾清秋老去重來續舊遊歲月如馳
空白首烟霞無恙自滄洲鶴汀鳬渚斜陽外楓
葉蘆花古渡頭世路風波驚不定何如此地一
漁舟

五湖風物九秋餘一舸中流四望舒漠漠平沙
看落鴈粼粼淺渚見游魚帆檣破浪灘聲轉星
漢浮槎夜色虛把酒持螯堪自老亦知天地是
蘧廬

壽王山人八十

四壁蕭然五嶽身 三朝健在一綸巾
玄經草就多高弟 白雪吟來少和人
杖屨夷猶堪自老 蓬蒿偃蹇不知貧
共言避世墻東者 絕似非熊釣渭濱

乙巳除夕

草堂殘夜送年華 蔗境猶憐歲月賒
垂白老妻仍舉案 賜緋遊子正還家
浮尊柏葉春前釀 傍檻梅枝雪後花
觴詠不隨絲竹廢 且拚今夕醉賜閒

卷之五

圭言律二

流霞

銅坑看梅循山傍湖行數里

匏尊蠟屐且留連 花外春流景色偏
亂洒玉英晴亦雪 平鋪青鏡水如天
深林杳靄通樵徑 遠嶼縈回引釣船
自喜白頭饒勝賞 閒身常在白雲邊

再登縹緲峰

千峰雲氣俯岩巒 萬壑秋聲起次寥
巖岫長浮波浪出 蓬瀛不隔海天遙
御風直欲凌三島 捧

日猶疑近九霄 莫爲狂瀾頻駭目
閒身久已伴漁樵

詠鴛鴦

柳塘新水綠陰稠 交頸文禽滿釣洲
呼侶時從沙際出 親人故向鏡中浮
聯翩振羽隨朱鷺 容與忘機近白鷗
曾記天池看錦翼 承恩長在濯龍遊

生日對月小酌

時再荷存問

桑榆何意入衰年 弧矢今宵並月懸
謾道銀蟾

卷之五

圭言律二

疑白髮且將綠蟻問 青天婆娑獨領烟霞勝
聊長承雨露偏 幸有清輝供醕酌 莫教良夜負嬋娟

城西看桂花過雲隱菴

城西攬勝得香臺 吳苑清秋野望開
豈爲桂叢招隱至 還從蓮社聽經來
水邊雲影涵齋閣 風外天香落酒杯
莫是虎溪三笑處 臨流倚杖獨徘徊

再荷存問紀恩二首

時丙午年

燕喜螽斯屬 至尊宮廷嘉慶謁軋坤老臣聽
詔曾扶杖使者啣綸又及門只尺威顏如晝接
殷勤 天語自春溫當年袞職慙無補何意頻
叨 聖主恩

一從揆路謝簪裾兩荷 君王問起居林卧尚
承三錫寵袞袞仍拜十行書江湖跡遠丹心在
霄漢恩長白髮疎易轍調絃今日事葵衷欲獻
轉躊躇

送曾明府入覲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五

花封遙向五湖開報政還推百里才吳苑一琴
將鶴去漢廷雙易見鳧來雲浮玉陛瞻宸幄
露賜金莖捧御杯更道璽書褒卓異即看簪
筆侍蓬萊

丙午除夕

寒宵鐘鼓遍春聲獨對清尊百感生荏苒歲華
真過隙艱危時事撓關情狂瀾畏說三門險大
厦驚看一柱撐願得天心開 聖治白頭扶杖
賀昇平

頻年除夕元辰輒有俚語寄朱兆嘉索和

間者闕焉辱詩來徵責乃倚韻奉酬

雲車日轂轉相驅每訝青陽逼歲除搔首年華
無奈老攢眉世事獨愁予歌慙擊缶難成調技
拙臨池并廢書莫怪近年疎筆札忘言偏自得
真如

壽劉子威先生八十

身同黃綺卧煙霞手握丹鉛閱歲華杖屨人間
推大耋文章海內屬名家書存夾淦山中草賦

賜閒堂集

卷之五

五

就江淹筆底花見說臨雍需國老蒲輪何日到
天涯

五車文史足三冬千載聲華起篆龍共道當陽
真武庫還知中壘是詞宗漢陰抱甕無機事勾
漏成丹有少容不見後車徵渭叟定因高駕躡
喬松

賜閒堂集卷之五

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六

男用懋校

七言律詩

遊金山二首

北固山

遊焦山

焦山謁三詔處士

九日登靈巖

登琴臺

賜閒堂集

卷之六

苦雨

山游漫興

石湖中秋不見月

秋夜飲桂下

秋暮同王子幻赴荆石公看菊之約追憶

燕中舊會三十年所矣即席漫賦

雪後曠觀樓看月

丁酉除夕

是日立春

戊戌元日

次王百穀元旦韵

次錢蘭栖除夕元旦韵二首

雪霽登致爽閣

和文子悱郡丞除夕元旦韵二首

贈管醫

贈彭文學

送何大理之南都

題一真六逸圖

送王義伯之武林

賜閒堂集

卷之六

題梅中丞朔方偉績冊

贈常州邊郡侯考滿

送姚胤昌會試

贈朱將軍

送徐納言應召北上

題水亭圖

有序

贈彭光祿

新柳二首

嚴中翰移居郡城

安茂卿連舉二子

送楊邑博掌教湘鄉

贈念上人

贈楊大夫移居

贈陶山人畫卷

層樓雪集

丁未除夕

人日次朱兆嘉韻

感事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題笠澤漁郎像

荅陸伯生次韻

榜園小集用前韻

山中看桃花

送文文起會試

喜雨

荅黃於潛伯徵

壽楊太宰二山九十四首

和朱兆嘉秋日感懷韻八首

送顧禮初再任嘉魚令

春日梅園小酌次錢簡栖韻

寄壽于宗伯穀峰六十四首

上巳南園小集

再遊天平

春遊憩李甥山莊感舊

遊花山

即事有感

送吳叔嘉還金陵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四

辛亥元日

贈李中丞平播

送陳澤民北遊

寄懷古心禪師

鑑曲亭新闢小軒顏曰涵雲納月漫賦

庚戌七夕

招隱榭看桂花

壬子元日

壽大叅馮元成四首

題徐氏紫芝園石刻後

有序

中秋前二日石湖汎月次友人韵

再疊石湖汎月韻

秋日遊花山訪巢松上人不遇

秋日過趙凡夫山亭留酌

送顧叔時之南光祿

送韓邑侯入覲便道歸省

壬子除夕

病起過小園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五

九日登曠觀樓

送僧蒼鶴還秣陵

又登天平山

贈蔡溟陽郡伯二首

送王百穀之天竺

癸丑除夕小集

甲寅元日謝客

偶成

八十蒙 存問紀恩

病中絕筆

七言排律

師中家慶爲郭司馬賦

遊陽山

壽王徵君百穀六十

送洪民部還朝

壽周懋修六十

贈楊戶曹

壽鄒學憲六十

五言絕句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六

題畫二絕

望夫石

六言絕句

偶成七絕

題古心禪師小像四絕

七言絕句

卓筆峯

五丈石

中秋病懷十絕

茅亭對菊七絕

題漁樵耕讀冊四絕

答陸伯生以詩代啓次韻二絕

題扇頭杏花

封山待月雲隱不見三絕

毛公壇二絕

讀書臺

懷賢七詠

有序

天平石屋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七

支硎龍門

胡生貌余索詩

望亭遇三槐禪師二絕

贈相者倪生

又贈相者

太虛上人作橋金山名曰玉帶橋蓋取印

公眉山遺事詩以遺之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六

終

賜閒堂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遊金山二首

青螺丹鷺結氤氲振策凌高破夕曛千地樓臺

孤嶼出萬家城市兩涯分峰前夜汲中冷月渡

口晴披北固雲徙倚江天頻送目煙波愁思轉

續紛

巨鼇曾擁六龍遊今古名區日夜浮拔地孤峰

凌上界擎天一柱砥中流山罍閣枕鼉窟海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一
七言律三

口潮吞鴈鶩洲四起風

以還自定法輪長鞏帝

王州

北固山

宛轉籃輿入翠微峻嶒孤嶂出烟霏江間洲渚

榮如帶石上藤蘿曳作衣樹色深依香霧合鐘

聲遙共白雲飛金焦對峙成三島倘許逢壺著

釣磯

游焦山

江天鼓棹入林臯勝地攀緣興轉豪帆影亂飛

京口渡灘聲驟激海門濤布金法界棲雲淨浮
玉仙巖架經高石壁留題俱幻跡摩挲讀遍首
頻搔

焦山謁三詔處士

逸人高駕已千秋水國遺踪尚一丘海湧鯨波
偏浩渺山藏鹿苑轉清幽盟鷗社向孤雲結瘞
鶴銘將片石留三詔當年呼不起依然砥柱在
中流

九日登靈巖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二
七言律三

霜飛木落正重陽挾客登臨到上方習靜暫投
祇樹苑憑高仍泛菊花觴琴臺霧暗龍吟寂笠
澤天空雁影長勝會且教容白髮好將蠟屐破
秋光

登琴臺

娃館遺踪遍草萊孤雲猶自擁琴臺高山悅借
絃中調落木虛疑變下材指點群峰聊倚杖盤
桓片石且銜杯臨風莫遣頻吹帽短髮逢秋思
轉哀

苦雨

五月弗堂雨氣深閉門抵合賦愁霖可堪澤國
疑天洞忍使郊原嘆陸沉潦水未消全沒脰炊
烟欲斷轉驚心園林何日開新霽坐聽黃鸝送
好音

山游漫興

悠悠萬事不入耳脉脉一春長掩局躍起忽尋
巖底杖招邀欲醉壚頭瓶仰天雙眼向誰白坐
地羣山當我青野衲相逢但說法宰官試倚蒲
團聽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七言律三

石湖中秋不見月

扁舟湖上弄潺湲萬頃秋容澹遠山鳴榔時驚
沙雁起開尊獨對渚鷗閒漁燈黯黯孤蒲外僧
梵微微草樹間雲裏素娥那可問空憐簫鼓夜
深還

秋夜飲桂下

招隱曾緣桂樹留追歡仍愛小山幽尊前露氣
浮青漢雲裏天香散碧秋老榦似分蟾窟種良

宵堪續兔園遊靈椿晚歲能相傍花底何妨醉
白頭

秋暮同王子幻赴荆石公看菊之約追憶

燕中舊會三十年所矣即席漫賦

剡溪乘興到平泉燕市狂歌記昔年萍梗再逢
三紀後茱萸共醉一尊前青霄舊事渾如幻白
首交情轉自憐花徑頻來堪卒歲杞人不必更
憂天

雪後曠觀樓看月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四
七言律三

江城積雪照林巒月色偏宜雪後看粉雉高連
霞嶂起銀蟾虛浸玉壺寒遙空一碧天開鏡永
夜雙清人倚闌不淺庾樓梁苑興中裾雜坐酒
杯寬

丁酉除夕

是日立春

蒿目人間萬事新自憐衰鬢總如銀乍呼柏酒
澆殘臘又薦辛盤入早春雙闕尚懸憂國淚
三朝虛負報恩身漫將愁緒供遲暮且向尊前
一解顰

戊戌元旦

江城梅柳報年光却指雲霞望帝鄉避殿猶
聞虛斧屢趨朝無復倒衣裳千櫓北走軍儲惡
萬騎東馳廟筭長何事杞人憂更切空搔白
首對青陽

次王百穀元旦韻

椒花柏葉媚春前巧勝新符又換年搔首不堪
論世事乞骸端合避時賢脂膏已罄猶填經災
青難明欲問天託諷未須頻感慨由來溟渤幾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五
七言律三

桑田

次錢簡栖除夕元旦韻二首

寒宵欲盡早春歸画角頻催玉漏微隨俗且呼
椒柏酒逃虛已遂薜蘿衣年駒過隙空馳逐暮
鳥投林爲倦飛綵筆傳來添氣象艸堂梅柳思
依依

芳郊淑氣滿吳關雪霽雲開見遠山年至但教
留健骨時危未許破愁顏采金畢入瓊林藏
栗爭填碧海灣解道陽春多絕唱客游應自郢

中還

雪霽登致爽閣

傑閣峻嶒倚化城，坐看晴雪照軒楹。
九龍開塲成瑤島，千雉連山見玉京。
積素漸消寒色淺，輕陰乍歛日華生。
却疑身在水壺裏，眼底乾坤萬象明。

和文子悱郡丞除夕元旦韻

節序驚心歲易闌，百年聊寄一丘安。
軒裳不逐風霜老，杖屨能投海岳寬。
綵仗迎春回淑氣，清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六

七

尊十夜送餘寒，少年同學今猶幾。
總向蒼英社裏看。

青繒絲燕又回春，晚節偏憐物候新。
三徑依然彭澤柳，一枝好在寶家椿。
斑衣秀色堪娛老，白雪高歌少和人。
憂國未須論往事，十年調燮愧元臣。

贈管醫善鼓琴

刀圭世業許誰雄，鴻寶傳書自枕中。
老向青囊稱國手，人從阜帽識家風。
烟霞色借林間杏，山

水音留爨下，桐試看芝蘭紛繞膝。
知君濟物有陰功。

贈彭文學

漢儒經術數彭宣，爲道承家有象賢。
折角談鋒何嶽嶽，揮毫文藻獨翩翩。
貧甘陋巷仍懸磬，靜對寒江只草玄。
射策明時休恨晚，公孫猶及拜侯年。

送何大理之南都

歲星何事老金門，遺直先朝諫草存。
再起東山歸舊德，重來南國拜新恩。
積薪頗怪遲推轂，佐棘還能照履盆。
莫謂五雲看漸遠，鍾山王氣自朝昏。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七

七

題一真大逸圖

丘壑閒身雅自便，烟霞健骨總堪憐。
相携白社成三咲，共理清談似七賢。
老去婆娑誇濟勝，狂來酩酊愛逃禪。
不知洛下睢陽後，幾許風流畫裏傳。

送王義伯之武林

握別因君感舊游西湖明月武林秋自緣折節
逢青眼不爲傳經因白頭華表試尋丁令觀胡
牀堪嘯庾公樓誰云老去仍爲客來往無心是
海鷗

題梅中丞朔方偉績冊

河朔當年掃脫巾請纓慷慨屬埋輪橫戈塞上
吞胡氣運策帷中報主身秦地雄風送駟驥
漢家高閣畫麒麟晉公督戰平淮後千載猶稱
社稷臣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八
七言律三

贈常州邊郡侯考滿

孝先經筵早知名五馬頻勞擁傳行

君三除馮
郡守

翊由來推輔郡晉陵今日起賢聲褒綸帝錫

褰帷寵歌袴人懷臥轍情解道徵書懸北闕漢

家循吏盡公卿

送姚胤昌會試

挾策翩翩向帝京津門猶識棄繻生漢庭欲
奏三千牘趙璧堪償十五城雨雪關河看去雁
春風禁苑待遷鶯故人誰薦雄文似爲道長楊

賦已成

贈朱將軍

橫戈躍馬自超羣百戰威名萬里聞燕領早持
都護節虎符新冠伏波軍儲胥夜靜營中月組
練晴披海上雲推轂定知明主意看君慷慨
策奇勲

送徐納言應召北上

祥琴鼓罷碎書傳喉舌仍司雨露邊名起西臺
高法從班聯北斗近台躔朝天紫綬分行入奏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九
七言律三

御綬纓對仗宣推轂正紆明主眷履聲長傍

九霄懸

題水亭圖

朋梅畫入妙品澤民先生嘗寶愛之遂爲故
家彙鼎世世珍重乃百餘年間再失而再獲
之良亦奇矣沈啟南先生故有題詠吾鄉先
達往往屬和余亦效顰云

草閣寒江水墨新名家故物總堪珍誰傳摩詰
詩中意因識睢陽社裏人鄴架圖書餘手澤梁

園詞賦想音塵劇憐畫史通三昧合劍還珠似有神

贈彭光祿

安昌高弟是彭宣漢署曾逢結綬季侍食手調神鼎膳鳴鞭身近御爐烟新從地肺開金谷長倚雲根漱玉泉只尺華陽瞻紫氣好尋茅氏乞真詮

新柳

淺綠輕黃半吐姿長堤曲沼萬垂絲纔消凍水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一
七言律三

先窺眼乍著條風已放眉陌上折來偏弄色樓頭望去轉縈思一年一報芳菲節謾向河橋怨別離

靈和佳氣逐春還散入章臺作遠山嫩葉藏鶯猶怯囀柔條拂馬不禁攀楚宮試舞嬌金縷羌笛沉吟怨玉關一自上林僵仆起韶華次第到人間

嚴中翰移居郡城

卜居新向闔閭城菊徑松軒手自營可是君平

逃市肆非關莊助厭承明鳳毛獨擅綵綸地鴈序相依鄂韓情羅雀門庭今只尺肯因寂寞廢逢迎

安茂卿連舉二子

充閭喜氣動巖阿誰唱徐卿二子歌合璧在懷虹氣滿雙珠入掌夜光多生時訪僻同懸矢辟日雕盤競取戈墮地食牛誰不羨會看仙里共鳴珂

送楊邑博掌教湘鄉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二
七言律三

吳苑談經絳帳留楚江天際識歸舟升堂不廢春沂詠入里還同畫錦遊箇簑儲材供上國芙蓉結佩向中洲關西故有銜魚兆莫爲青氈歎白頭

贈念上人

明聖湖頭結淨因常將慈筏指迷津手繙貝葉三千卷舌吐青蓮八十春孤鉢叅方行處有一燈傳法悟來真應知受戒安禪地長住人間不壞身

贈楊大夫移居

清時豹隱賦歸歟喬木鶯遷更卜居垣屋乍營
蕭相第千旄爭式鄭公廬趨庭舞綵娛鳩杖入
里鳴珂引駟車總爲翬飛饒燕賀武林佳氣藹
前除

題陶山人畫卷

萬疊峰巒一草廬坐看蒼翠落庭除時聞易水
歌元亮自喜華陽屬隱居筆底烟霞盤礴後壺
中島嶼臥遊餘半生心事憑誰寄祗有床頭說
劍書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三言律三

層樓雪集

百尺梯雲四望寬劇憐飛雪遍江干尊前樹訝
千花吐檻外峰疑萬玉攢曲徑蕭蕭閒鶴鶚寒
汀漠漠老漁竿繽紛自是豐年兆酩酊何妨盡
日看

丁未除夕

青門茶壘爲誰懸白髮桑榆轉自憐謾擬香山
居士詠空過絳縣老人年金蓮色舊浮杯竿玉

漏聲高促管絃但使優游長閱歲未須輦感更
憂天

人日次朱兆嘉韻

七葉仙萸舒淑氣千林霽色藹初春幸從丘壑
還真我聊向江湖逐散人禾黍預占多穫歲桑
榆偏戀最靈辰草堂今日勞相憶詩句傳來調
轉新

感事

閉門久已臥滄浪寂莫江天一草堂夢想何曾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三言律三

莫觴

題笠澤漁郎像

道人眉宇散人冠甫里脩然賦考槃家傍五湖
三畝宅身依孤艇一綸竿從鷗汎汎機全息化
蝶遽遽夢自安世事狂瀾君莫問菰蘆深處少
風湍

答陸伯生次韻

回首淪扉事杳然自憐辟穀訪神仙深山合是
娛生地樂圃偏宜逸老年蓬島烟霞懸夢裏草
堂風月到吟邊與君把酒論時態笑指浮雲過
眼前

梅園小集用前韻

一顰梅花一顰然孤山千載憶逋仙謾教驛使
傳芳信且爲衰翁駐暮年瘦影參差霜月下香
魂澹蕩水雲邊興來日日開尊坐莫待風飄落
几前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四言集三

山中看桃花

萬山迴合似天台二月桃花已遍開映水却疑
乘浪煖緣崖故是倚雲栽亂紅飛雨沾衣袂碎
錦分霞入酒杯謾道武陵仙路遠探奇有客問
津來

送文文起會試

早向龍門識鳳毛兩都作賦許誰豪即看英妙
稱瓊樹已自崢嶸奪錦袍冀野空羣千里驟漢
廷射策五雲高翩翩意氣還吾輩相贈祗今有

佩刀

喜雨

水潦經年困未蘇雲霓此日望仍孤萬家懸磬
愁炊玉一夕甘霖勝雨珠鋤耒病餘堪解慍桔
槔聲罷頃回枯遺黎幸不填溝壑敢向 君王
乞賜租

荅黃於潛伯徵

高臥江鄉歷歲時閒尋丘壑遍幽奇拋書久暗
青藜照把酒頻翻白苧詞九折危途筋力盡五
窮薄技髣髴知猶憐造物能相假澗畔孤松晚
色遲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五言集三

壽楊太宰二山九十四首

山公啟事禁廷傳伯起清名斗嶽懸生養四朝
人望出徊翔八座 主恩偏山中歲月供垂白
海上烟霞伴草玄睿聖由來稱衛武老年猶自
戒賓筵

憶昔寧親奉板輿飛章推轂滿公車彈冠再起
登三事解組遄歸學二疏綠野長開裴令社青

箱祗授鄴侯書 聖朝正下山東詔特遣輜軒

問起居

水鏡當年領縉紳履綦何日下星辰誰招桂樹
山中隱自愛桃花嶺上春黃石穀城逢故老青
牛函谷待真人明堂早晚虛前席應有徵書下
紫宸

班行十載共周旋惆悵青門送別年一自狂瀾
無底柱遂令滄海有桑田濟時身老風波後憂
國心懸雨露邊試向中朝論舊德幾人黃髮在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六

林泉

和朱兆嘉秋日感懷韻八首

明河忽散九秋高爽籟俄生萬壑號可奈青林
成黯澹不堪白髮轉蕭騷杯承桂露朝餐玉枕
壓松風夜聽濤鴻雁只今違朔塞鷓鴣應已換
征袍

花草吳宮、夢思空將俠骨弔要離鷗江水冷
鷗夷宅虎阜雲深短簿祠鼓腹康衢頻望歲關
心末路轉憂時謾云辟穀尋松子瀛島仙踪詎

可追

竹徑茅齋挂薜衣鳴琴散帙弄餘暉寒蟬抱樹
吟初咽暮鳥投林倦不飛雙屐雲山聊獨往一
綵烟渚澹忘歸衰年潦倒成何事乞得 君恩

老翠微

綠溪楓葉帶霜紅映水芙蓉似鏡中雁字書空
凌灝氣蛩吟入夜助悲風笙歌十里橫塘路禾
黍千年故苑宮搖落已知班扇冷行游莫歎阮
途窮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七

紅蓼青莎映釣洲看雲獨坐思悠悠散漚合向
山中壽靈藥何須海外求月浸樓臺吳苑夕風
傳砧杵漢宮秋猶憐農扈千箱滿一破經年萬
斛愁

金陵佳氣接蓬壺九鼎重開六代都風起雲飛
懷舊沛龍盤虎踞廓全吳經營尚憶神謨遠耕
鑿還知帝力扶願得文孫揚祖烈萬年豐鎬壯
輿圖

當年自喜斷金同晚歲俱成戴白翁但使幽懷

常契合何論習跡有窮通披裘不取原高節解
珮相遺自古風老去最憐情更洽愁來轉覺賦
逾工

婁江小隱憶山莊吳市幽棲寄艸堂舊業猶存
縈客思新詩欲貯滿奚囊芸窗月見琴書潤竹
戶風生几簟涼更續蕪葭霜露詠懷人常在水
中央

送顧禮初再任嘉魚令

彥先聲譽起燕臺製錦重煩入楚來謾爲折腰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六
七言律三

慙月俸還因強項借風裁揚帆夏口蒼山繞駢
舄江頭赤壁開百里可能淹驥足匡時須待出
羣才

春日梅園小酌次錢簡栖韻

南枝不受嶺雲遮散作江城二月花綠野幸迴
高士駕青春聊借隱侯家臨風急管颺瓊雪坐
雨深杯瀉紫霞驛使未須頻折寄美人相贈有
瑤華

寄壽于宗伯穀峰六十四首

高門車駟屬于公曳履星辰識鄭崇一代文章
推北斗百年禮樂在南宮蒼生自仰山中相黃
石偏尋圯上翁此日華堂爭酌兕共言清世有
冥鴻

兩朝侍從沐恩偏八座聲華日月懸有疏翼儲
終定策無心縻爵遽歸田蓬萊試訪仙人錄泰
岱堪藏太史編沂水春風行樂地優游何異上
皇年

一辭霄漢下彤墀十換星霜始及耆勇退自緣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十九
七言律三

宗社計閒居摠荷聖明私投來白社能招隱
著就玄經有問奇謾道林泉堪穩臥須知密勿
待論思

異時鼇禁逐鷄行橐筆橫經捧御床一自賦

歸齊稷下幾年翹望魯靈光丹霄尚憶追陪地
白雪遙傳寡和章欲報祗慙青玉案臨風爲奏
鶴南翔

上巳南園小集

時玉蘭山茶盛開

郊園蠟屐破蒼苔絳萼瓊葩次第開豈爲山陰

修禊至自憐溪上浣花來簾前鶴夢驚棋局樹
底禽聲送酒杯稍喜滄洲容浪迹莫教鷗鷺更
相猜

再遊天平

老去婆娑覓舊游茲山奇絕更清幽龍門一罅
孤筇入鳥道千尋萬笏抽洞口歸雲封薜荔峰
前落日翳松楸崎嶇盡處平於席倘許蒲團借
白頭

春遊憇李甥山莊感舊

賜閒堂集 卷之六 壬子七月律三
一尊山閣坐梅花屈指曾遊幾歲華挾客重來
攀桂樹懷人何處倚蒹葭當門水注春流滿繞
屋山岬夕照斜丘壑祗今長好在儘容雙屐破
烟霞

遊花山

迤邐長松入紫烟岩巒孤嶂柱青天飛泉半落
銀河水蠹石全移玉井蓮精舍雲藏新結構斷
崖雨洗舊題鐫山靈幸施袈裟地常與支公護
法筵

即事有感

林壑棲遲二十年雲霄舊事已茫然豈應白簡
猶波及祗有丹心共日懸甘苦謬將商鼎和是
非空作郢書傳由來止謗稱無辯且學三緘息
萬緣

送吳叔嘉還金陵

踏遍烟霞到草堂拈來詩句滿奚囊忽從吳苑
辭新社却指秦淮是故鄉孤劒帶星歸白下片
帆飛雨過丹陽盈盈一水如相憶三徑重來尚
未荒

辛亥元日

旭日晴雲轉物華愁將榆景對椒花主恩早
許全骸骨時論虛勞挂齒牙白髮婆婆萊子服
青門安穩邵平瓜巖居不廢嵩呼祝北極遙瞻
萬里賒

贈李中丞平播

百道徵兵赴夜郎九重推轂藉鷹揚橫戈屢奏
王師捷借箸深知廟筭長斧畫千年開郡縣九

封萬里莫要荒衛公勲業紆 宸眷劍履從容
入建章

送陳澤民北遊

向來驚坐識名流此日擔簦賦遠遊客舍重看
彈鋏去侯門堪爲解衣留淮南草長過青雀薊
北花深逐紫騮莫上高臺頻送目白雲不散倚
門愁

寄懷古心禪師

水國僧寮散講餘飄然孤錫到南徐東林借榻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開蓮社北固依山結草廬洗鉢雲寒秋渚淨翻
經月朗夜窗虛由來支許稱同調半偈何當一
啟予

鑑曲亭新闢小軒顏曰涵雲納月漫賦

小沼虛亭結構新片雲孤月轉相親碧天倒浸
團芝蓋銀漢低垂轉桂輪影落澄波含態靜光
凝疎牖入懷頻空中色相原無着祇有逍遙物
外身

庚戌七夕

七夕頻年望鵲橋明河耿耿夜迢迢七襄有恨
留千古一水無情限九霄匣鏡半開銀兔窟針
樓虛佇紫鸞鑣緱山何處邀笙鶴對酒當歌興
自饒

招隱榭看桂花

結榭憑虛倚桂叢翛然白髮領秋風
身猶健呼取尊疊酒不空異種似傳天竺嶺清
香疑墮廣寒宮淹留此地真成隱何必淮南訪
八公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壬子元日

春雲縹緲曙光寒矯首丹霄慶履端
歸後杖進賢仍着挂時冠龍鍾轉慕烟霞勝燕
衍深知雨露寬謾爲時艱頻感額且斟柏酒對
辛盤

壽大叅馮元成四首

才名蔚起縉雲司使轍曾勞萬里馳指顧山川
歸品藻循行郡國仰風儀一官玩世終投隱十
載還家始及耆閉戶祇今多著述山中日月爲

君私

廷尉風標海內聞，象賢爭識小馮君。
詞場縱轡無衡敵，仕路揚鑣有茂勳。
棠樹尚留南國頌，草堂偏勒北山文。
丹心未老仍玄髮，恐有徵書下五雲。

憶昔黔中造士年，文星朗照百蠻天。
拂衣徑去緣將母，勸駕重來有薦賢。
閱盡風波機自息，棲遲巖谷望猶懸。
雲霄絕想金莖露，只愛東林借榻眠。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十四 七言律三

崢嶸秋苑獨登壇，偃蹇明時欲挂冠。
萬壑春雲邀躡屐，三江烟雨狎投竿。
探淵自喜玄珠在，韞積終憐白璧完。
共識吳關饒紫氣，未須蓬海覓金丹。

題徐氏紫芝園石刻後

有序

余嘗聞故老言，成弘間罔疏民富素。
封俠游往往盛輿馬，廣田宅以侈靡。
相尚而默川翁獨寄興，林丘怡神翰墨。
嘗穿池築園，疊石成山，獨擅吳中之勝。
一時秋林高逸，慕與之交。

筆札觥籌流連下，夜具有篇什勒之貞珉。
屬以官使交侵，輪蹄狎至人。且以陵谷辟倪其旁矣，而其孫景文太僕復振飭之堂，構不移巖巒如故，可不謂善作善成，奕世無實者乎？
夫平泉榛莽梓澤丘墟，而梁園以賦簡流傳，洛社以耆英標揭地，緣人重事以詞宣其大，致可觀已。太僕彙諸詩文，鐫石眎余，余故識其後而系以詩。

甲第沉沉絕市聲，層巒面面聳岩甍。
堂臨碧沼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十五 七言律三

環青嶂石轉丹梯，躡紫霄五老全移。
廬嶽勝三山不隔闌，風遙留題並是吳中彥。
綵筆縱橫白雪驕。

中秋前二日石湖汎月次友人韻

帶郭橫塘一水遙，湖頭挂席倚清霄。
委波月漾千重錦，跨渚虹飛百尺橋。
星粲蓮花紛列炬，人攜燈數百繞舟而行故云。
露涼梧葉半辭條，扣舷仍許吹簫和後夜還期汎酒撓。

再疊石湖汎月韻

一鑑當空萬里遙不知天上是何宵乘槎欲問
支磯石擲杖真成玩月橋雁過幾行投別浦鵲
飛三匝繞寒條獨憐鷗鳥忘機盡故向中流傍
短橈

秋日遊花山訪巢松上人遇

多病經時只閉關清秋欲盡始登山巖前桂樹
堪同隱峰頂蓮華未可攀泉石有靈孤刹在烟
霞無恙一身閒叅禪試訪支公社古木雲深鶴
未還

賜開堂集

卷之六

壬子年

秋日過趙凡夫山亭留酌

丹崖宛轉白雲棲留客山齋聽鳥啼酪乳凝霜
和玉醴尊絲出水作金齋深依蓮社機全息悅
入桃源路不迷賸有習池風景在頻來不厭醉
如泥

送顧叔時之南光祿

十年高枕臥江村此日彈冠向白門推轂滿朝
歸舊德賜環虛席荷新恩東山再起官非薄北
斗孤懸道益尊時事滄桑君自見好扶公論拄

乾坤

送韓邑侯入覲便道歸省

循良報政謨宸旒轉爲高堂念白頭策馬太
行隨去雁巡車孤竹駐鳴騶褒封已荷天書錫
定省仍看畫錦遊見說禁垣虛席待物情爭願
識荊州

壬子除夕

殘霄風雨度衡門歌管留連咲語溫祗喜白頭
供老母更憐黃口抱曾孫團團夜擁蓮花炬盤

賜開堂集

卷之六

壬子年

落春浮柏葉尊謾爲衰年驚物候且教身世任
乾坤

病起過小園

經時伏枕到深秋強起窺園續舊游掃徑依然
頻曳屨支筇暫爾一登樓稍雲竹色涼颼動蔽
日桐陰爽氣浮稍喜病身饒逸興尚堪白髮領
滄洲

九日登曠觀樓

萬木驚飛九月霜可堪多病過重陽縱教苔蘚

迷三徑且爲茱萸進一觴蓬閣望來霄漢迥草堂閒處水雲長蕭蕭白髮從吹帽猶有登臨興未忘

送僧蒼鶴還秣陵

越嶠吳山次第探遙歸白下寄精藍稱詩慧遠重開社示疾維摩暫結龕飛錫閒雲投別嶼閉關寒月印澄潭憐余衰晚仍多病倘爲迷途一指南

又登天平山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言律三

十年五度到天平靈壽初携賜杖行丹壑長留松檜色白頭偏繫薜蘿情盤紆樹杪雙林出卓立雲端萬笏迎更向層霄攀絕頂吾將此地學無生

贈蔡溟陽郡伯

紫綬朱輪脫屣輕脩然高臥五茸城羅堪翟尉門前設塵自萊蕪龔裡生學圃窮年資芋栗攤書長日掩柴荆衣冠鄉里誰能似耄耄仍兼吏隱名

天外冥鴻迥出塵雲間孤鶴想丰神三朝官止二千石五畝身安九十春竹馬郡中虛臥轍尊鱸江上老垂綸行歌自有榮期樂不慕非熊起棘津

送王百穀之天竺

自是忘機逐海鷗飄然飛舄武林遊尋真欲赴廬山社乘興還移剡曲舟三竺樓雲開上界兩高落日漾中流百年勾迹餘雙鬢萬態憑將半偈收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言律三

癸丑除夕小集

多病偏驚歲序遷青陽白髮總堪憐纔看雪色千門迥忽訝雷聲萬壑傳椒柏深杯聊送臘桑榆末路轉憂天兒孫繞膝爭相慰八十明朝是老年

甲寅元日謝客

一從解組罷朝元稍喜巖居絕市喧八十衰年仍子舍尋常樂地是家園春回忝律誰嘘煖老去茆簷自負喧門徑只堪羅鳥雀漫勞結駟過

華軒

偶成

衰年萬事不關情，抱病三時轉自驚。
敢望紅顏生羽翰，但教白髮老柴荆。
窺園幸有棲遲地，閉戶稀聞剥啄聲。
見說維摩頻示疾，塵緣消盡一身輕。

八十蒙

存問紀恩

病中絕筆

鑾坡輟直卧衡門，馬齒俄當月告存。
豈意聖慈懷舊德，特煩宸札霽新恩。
一褒轉識調羹苦，三錫逾添挾纊溫。
衰朽終迷芹曝計，惟應含鼓頌乾坤。

七言排律

師中家慶為郭司馬賦

司馬提兵出夜耶，飛書奏凱入明光。
彤弓特賜風雲壯，紫誥頻頒雨露長。
帝以膚功褒吉甫，人將完福擬汾陽。
燕山義訓能詒穀，渭水高踪有釣璜。
六命倍膺三錫寵，八旬爭誦九如章。
青箱世授書連屋，玉佩庭趨笏滿床。
萬里勲名輝

竹帛一門尊寵盛，冠裳還將鼓吹平。
蠻曲并作笙歌薦壽觴。

遊陽山

陽山高峙郡城西，紫氣氤氳碧落齊。
鳥道百盤凌恍惚，驚峰一柱截虹蜺。
層空半壓穹窿勝，絕頂平臨岑嶠低。
穹窿岑嶠俱山名天與岡巒開寶地，人從霄漢躡丹梯。
藤梢礙石疑中斷，樹杪攀崖更上躋。
笠澤晴波遙見鶴，扶桑朝旭遠聞鷄。
亭標浴日懸新構，壁洗常雲識舊題。
古廟白龍行雨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七言排律

五

過危巢蒼鶻向風棲，陰森忽起松間籟。
偏仄誰開李下蹊，落照重重銜夕嶂。
飛泉灑灑灌春畦，盪胃海色三山出。
入肯烟光萬井迷，指點吳宮萋碧草。
依稀秦觀護金泥，山僧習靜時鳴磬。
野客尋幽獨杖藜，欲學盧敖遊汗漫。
言從慧遠住招提，嘯歌直擬邀鸞鶴。
來往惟應伴鹿麕，酪酏不辭歸路晚。
玉壺春酒正堪携。

壽王徵君百穀六十

過江門地數諸王，爾自崢嶸翰墨場。
少日才華

稱玉樹早時賦草出金閭

君少年有金閭集

文星再覩

長庚謫策府全窺大酉藏威鳳九苞看翮羽神

駒千里佇飛黃漢廷牘擬三千奏趙壁城堪十

五償縱爲時清觀上國肯因文似薦長楊春風

東閣能懸榻明月西園幾獻觴席待夷門持柝

士藜分天祿校書郎登樓柰可悲秋色按劍憑

誰托夜光逝矣魯運輕蹈海翩然司馬倦遊梁

幽居且卜柴桑里小隱仍裁薜荔裳半偈題齋

成白社中庭瀦水學滄浪尊生解悟禪機寂避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五

俗深諸物態狂萬象雕鏤歸彩筆百年枕籍在

青緇傳將赤牘頻驚坐貯得新詩欲滿囊天與

精神饒述作人從齒頰借虛揚已聞時譽推文

度復有鄉評表彥方羔鴈到門還輻輳芝蘭當

戶總琳瑯逃名正使名逾重垂老更如老更强

鏡裏朱顏餐藥駐壺中白日著書長衰遲愧我

同花甲蕭散輪君卧草堂郢曲調高難和雪吳

鉤色慘尚含霜摩娑歲月看銅狄呼吸雲霞引

玉漿試向澄霄占氣象少微南極共輝煌

送洪民部還朝

射策新除畫省郎持籌暫領度支章已知起草

推高第况復趨庭有義方

尊公爲龍江憲使

丹穴九苞

看鸞鶯素絲五絨誦羔羊龜趺共勒吳門石鷄

舌重移漢殿香平準書應傳太史均輸議欲採

賢良東南民力今憔悴好撫風謠達聖皇

壽周懋修六十

韶年玉樹映青袍藻賦金聲落彩毫共許崢嶸

千氣象翻令偃蹇卧蓬蒿朱絃不逐齊竽好白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五

雪空傳郢調高且學少游乘下澤還同周爨守

東臯五噫終自棲吳市九辨何當續楚騷有句

驚人穿月脇無心觀物悟天弢投綸烟渚機全

息飛屐雲山興轉豪匣底龍泉時自語枕中鴻

寶向誰操新詩贈我懷雙壁故里逢君感二毛

此日華堂稱壽筭頽然真欲醉醇醪

贈楊戶曹

關西清白自家傳共識山公有象賢結綬早趨

文石陞持籌仍佐水衡錢暫來竹箭掄材地遄

及軺車報命年去日留棠歌澤國到時起草入
甘泉鴻名定與吳山永駿望還從漢關懸民力
東南今已竭還朝可奏 聖人前

壽鄒學憲六十

挾策升朝自盛年雕龍吹黍屬才賢郎官起草
青雲署太守褰帷赤壁天三握憲符推蹇諤兩
操文柄荷陶甄羊腸自喜回車早蠅矢何妨抱
壁全總是丹心能許國其如綠髻已歸田浮榮
一擲名逾重大業千秋力更專腹裏貯書堪作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言排律

筍毫端夢綵況如椽摘詞擬續西京後琢句常
超大曆前觀物莊生聊寄傲湛思揚子獨耽玄
希聲自鼓朱絃瑟逸調誰賡白雪篇鎔鑄百家
歸大雅皈依三昧得真禪烟霞象外鐫題遍歲
月壺中著述偏游戲丹青仍入妙淋漓杯竿亦
隨緣深藏慧照稱愚谷巧構名園學輞川桃李
成陰春自媚松筠抗節晚逾堅高風定與梁谿
遠勝事應將洛社傳玩世還能長駐世未須海
外覓神仙

五言絕句

題畫

瓊樹發寒葩紅英敷宿植堪憐冰雪姿况有陽
春色 右雪梅

金粟遠飄香霜枝寒吐萼相將領素秋不用悲
搖落 右桂梅

望夫石

迢迢玉門關望望青天月一卷那可轉千古名
不滅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言五言絕

六言絕句

偶成

藁桂乍飄金粟芙蓉堪集錦裳白髮偏憐晚景
清尊獨領秋光

人世難逢開口平生不作皺眉有水有山堪玩
一壺一局偏宜

池上橫穿小島山間斜倚孤亭靜對游魚戲藻
閒看立鶴梳翎

梧井全飄風葉菊籬半吐霜葩物候真如過電

吾生且醉流霞

縹緲雲開列嶂澄空水遶孤亭遠樹重重暮靄
疎萍點點寒星

翠竹風前戛玉黃柑霜後垂金時爲故人開徑
共憐嘉樹成林

巖阿榭名招隱池畔堂開賜閒呼酒時澆磊塊
濯纓日弄潺湲

題古心禪師小像

祇苑常持五戒攝山舊演三車住錫深依幻樹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言絕

傳燈遍雨空花

斗笠孤撐震旦鉢衣獨闡宗風暫憇青山白社
周遊寶刹珠宮

雙闕遙頒天詔五臺重整道場更仗彌年法力
長瞻照夜神光

洗鉢靈湫德水結龕喬嶽名山清淨法身天外
莊嚴色相人間

七言絕句

卓筆峰

潑墨雲來屬字斜空山莫是管城家彩霞片片
峰頭起疑是毫端五色花

五丈石

壁立平分百尺臺雲標露掌共崔嵬依稀太華
峰頭見玉井蓮華一半開

中秋病懷十絕

幾年風雨暗中秋此夜清輝似水流何事閉門
甘寂莫玉樓高處不禁愁

碧海青天擁桂輪空中色相現來真無端忽示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言絕

維摩疾水月難投宿世因

太湖東畔虎山橋雙嶼中流漾彩橈無奈夢魂
飛不到盈盈一水夜迢迢

石湖秋水浸蒹葭曾著仙人貫月槎萬里一輪
偏此夕不知清興落誰家

靈巖高閣倚琴臺雁塔排空寶鑑開欲向東林
分半榻不堪扶杖入山來

經旬伏枕未窺園歌管通宵靜不喧獨有銜恩
池上鶴尚疑尊俎到前軒

薄帷孤枕不成眠一失清光便隔年爲語素娥

長好在莫教三五背人圓

含愁誰與問蟾蜍
事良緣可竟虛不爲著書
慵不起傍人錯擬病相如

病身虛負廣寒盟天上人間總忌盈但使鏡懸
霄漢上未須偏照白頭明

搖落非關動客悲倦遊今始覺吾衰披衣且聽
枚生發正是觀濤八月時

茅亭對菊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天
七
言
絕

冷艷疎枝擢素秋結茆相對轉清幽摘來自喜
簪蓬髻只恐黃花笑白頭

三徑重開景色新百年堪老灌園身招携更有
看花伴酩酊偏憐漉酒巾

秋色蕭森晚著花肯因搖落讓春華閒來日坐
東籬下絕似柴桑處士家

金英佳色逐人來未到重陽已爛開且爲歲寒
留晚節滿城風雨莫相催

瑩白深黃間淺紅疎籬曲徑護芳藂高枝挺秀

偏成露密豔含香不受風

萬朵參差五色敷傳來異種自蓬壺還知洛浦
看神女不向沅湘弔左徒

清貞絕勝蕙蘭馨艷色仍開錦繡屏駐景不須
求大藥餐英自可制頽齡

題漁樵耕讀冊

閱盡風波卷釣綸一竿閒却五湖身後車不載
磻溪叟倘是汾亭鼓枻人

負薪中野自行歌逢着仙人幾爛柯縱是會稽
賜閒堂集

卷之六

三
天
七
言
絕

堪引綬何如丘壑且捫蘿
鹿門孤未動春苗舉趾初陳七月詩何事輟耕

之隴上荷鋤獨立有遐思
大業潛心早下帷芸窓竹簡自吾伊一編莫是

圮橋授三寸堪爲帝者師
答陸伯生以詩代啟次韻

十年丘壑恣躋攀麋鹿同游鶴並閒何幸風流
追魯望扁舟湖上共看山

絃底知音得子期招邀况是月明時閒身已辦

登山屐高誼還賡伐木詩

題扇頭杏花

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頰霞半着烟記得曲江
春日裏一枝曾占百花先

葑山待月雲隱不見

湖頭鳴榜葑山來天際浮雲黯未開不見素娥
臨寶鏡却疑神女下陽臺

煙雨微茫柰月何猶憐湖上少風波呼尊且醉
蒲萄釀擊節仍翻白紵歌

賜閒堂集

卷之六

早七言絕

湖山不負廣寒盟悵望雲端空復情漫向人間
悲寂莫也知天上獨分明

毛公壇

絳雪濛濛白日寒仙風縹緲只空壇幾年辟穀
尋松子誰爲紅顏借羽翰

九轉丹成出世間尚留遺跡在深山蓬蒿寂寂
無人到松檜亭亭有鶴還

讀書臺

千載名高二陸才空山猶有讀書臺清泉峭壁

依然在無復華亭聽鶴來

懷賢七詠

秣陵孫文學燕貽雅志好古嘗追慕往代
名賢與同姓者五人若楚若登若敬若康
若綽總之超世抗俗標幟一時者七事屬
余賦之題曰懷賢七詠

百尺梯雲近市酤長干花裏喚提壺憑欄自可
邀明月不向黃公問舊壚

右酒樓

九霄鸞鳳落清音萬壑風濤出茂林欲向空山

賜閒堂集

卷之六

早七言絕

傳逸響蘇門何似白門深

右長嘯

潛心屈首事明經環堵蓬蒿盡日扃應是草玄
耽寂莫問奇誰叩子雲亭

右閉戶

肯向鄰家借壁光自憐白雪照青絢寒窓總爲
三餘惜何事袁安卧欲僵

右映雪

赤城霞彩石梁虹擲地金聲賦獨工今日鍾山
多王氣可能搖筆嗣興公

右作賦

濯纓時自詠滄浪洗耳還應慕潁陽試訪幽人

高卧處秦淮宛轉碧溪長

右枕流

他山何必爲攻瑕爲借貞珉礪齒牙自是臂中
饒磊塊津津咳唾落烟霞 右歎石

天平石屋

拄笏撐崖不記年巢居穴處自天然白雲深鎖
無人到容得山僧半榻眠

支硎龍門

怪石嵯峨虎豹蹲忽從崖半敞天門巨靈自有
開山力千載猶餘斧鑿痕

胡生貌余索詩

賜聞堂集

卷之六

望
士言絕

豈是商家夢裏身可堪名姓挂麒麟虎頭絕技
江南少只益三毛已逼真

望亭遇三槐禪師

十載重逢似夢中無言相對領春風望亭不似
廬山社三笑偏能遇遠公

聞師何事避人羣笑指長空有片雲不見支公
籠鶴處一聲清唳九霄聞

贈相者倪生

萬事滄桑了不驚五湖烟月寄吾生幻身何處

求真相謾拭衰顏對子卿

又贈相者

風塵物色遠相求萬態能將一鑑收祇是衰顏
同槁木季咸猶恐失壺丘

太虛上人作橋金山名曰玉帶橋蓋取印

公眉山遺事詩以遺之

七寶粧嚴奉世尊何須玉帶鎮山門惟應苦海
安慈筏長與金鰲萬古存

賜聞堂集

卷之六

望
士言絕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七

男用懋校

冊文

仁聖皇太后尊號冊文

慈聖皇太后尊號冊文

奏書

慈聖皇太后奏書

勅諭

勅諭京營戎政彰武伯楊炳兵部尚書楊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一

兆等

勅諭致仕大學士徐階

疏

恭賀 冊立 冊封疏

恭謝 存問疏

恭賀 皇孫誕生疏

再謝 存問疏

問 安疏

恭慰疏

臨終遺疏

箋

勸進第一箋

第二箋

第三箋

表

登極賀表

經筵賀表

聖駕大閱表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二

進重修 大明會典表

擬 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 賜輔臣

謝表 萬曆丁丑會試

擬唐回鶻溫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

裕撰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隆慶辛未會試

擬宋賜輔臣御製承華要畧謝表 隆慶庚午順天

鄉試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七 終

賜閒堂集卷之七

冊文

仁聖皇太后尊號冊文

臣聞坤德安貞羣生資其大造母儀聖善萬國仰其徽音必尊養之極隆庶倫制之兼盡爰升大號仰荅洪慈恭惟

聖母皇后淑懿淵純含弘光大闡圖繹史夙聞彤管之規佩瑤鳴璜動中采齊之節篤憂勤于卷耳儼貞靜于開雝自藩邸作嬪翼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一

先帝龍飛之運暨椒塗正位均後庭魚貫之恩躬儉素以率人執謙光而御物副禕承蘭助九廟之烝嘗燕寢授環齊六宮之政令惠風嘉塗陰教穆宣培積慶祥庇及冲眇開震繇于甲觀深惟保愛之周端蒙養于春宮祗受訓言之迪迨憑几有命嗣服云初睠茲艱大之敷遺尤賴仁慈之擁佑隆天厚地誠蕩蕩以難名翼子詒孫將繩繩而未艾欲酬恩于罔極宜介福以無涯聿崇太上之尊稱式

表無前之大烈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仁聖皇太后於戲思齊啓祚揚淑問於周詩長樂承歡侈榮光於漢制惟茲殷禮允軼舊聞尚冀慈闈誕膺顯冊斧戾而治佑冲人有道之長翟弗以朝禔壽母無疆之祉

慈聖皇太后尊號冊文

臣聞書紀虞嬪翼重華而撫世詩歌文母基新命以造邦匪資聖善之猷孰啟昌隆之祚故孝先立愛而禮謹稱名宜崇貴貴之上儀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二

庸播明明之令聞恭惟

聖母皇貴妃貞純溫惠共靖端莊婺女降神誕芬華于甲族星娥毓粹奉景耀于辰樞鷄鳴崇儆戒之規鵲巢稟肅雝之度事一人而匪懈協贊乾行式九御以無非弼成坤教飭躬惟儉揚絺綌之素風逮下以仁溥衾禰之渥澤是以燕禴應祝麟趾發祥誕育眇躬獲承遺緒提携顧復丕燁鞠子之勞辟咎詔言備示作君之則徽音有淑盛烈難名洎

茲嗣服之初宜極推崇之典肆循襲憲祗薦
鴻稱正御璇宮表刑國刑家之範升華玉輅
酬生我成我之恩謹奉冊寶上 尊號曰
慈聖皇太后於戲得其位得其名允屬聖人之
德尊之至養之至庶幾孝子之心伏願 昭
受貞符緝熙純嘏介茲景福永歌燕喜之章
教以義方共保龜圖之固

奏書

慈聖皇太后奏書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三

伏以清廟駿奔陟配筆稱乎殷禮慈闈燕喜
承歡允協乎漢儀義有從宜孝先養志恭惟
聖母慈聖皇太后陛下母儀純備 陰教穆宣
紫殿揚芬蚤叶百男之慶 璇宮進號茂膺
五福之全恩勤夙殫于冲人思慕未忘乎
先帝屬禪期之已及且釐事之告成先王有禮
而弗敢踰少輟終天之感人子之心不若是
恕有懷愛日之誠謹以某日伏候 清閒恭
承 色養式燕以衍同欣既醉之太平既壽

且康共迓方升之景貺

勅諭

皇帝勅諭總督京營戎政彰武伯楊炳協理京
營戎政兵部尚書楊兆等

朕惟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平時則講軍實
遇警則壯國威蓋以居重馭輕安內攘外爲
萬世計也越我

皇祖更新戎政申飭宏規專命文武大臣爲之
總督協理其制大備我

賜閒堂集

卷七

四

皇考又採納輔臣之言躬行大閱于時營務益
修兵威遠振虜酋歸款邊鄙輯寧至于今賴
之朕嗣位以來夙夜兢兢期觀揚

祖宗光烈諸凡典禮次第舉行維是經武之規
闕焉未備頃東方繹騷將士勞苦朕未嘗一
日釋于懷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
蒐卒簡乘帝王之所重也茲朕率循

祖宗故事以今年季春親行大閱之禮將領以
下薄加賞罰以示勸懲惟爾等職司營務爲

國爪牙其尚仰體朕心益修戎備無玩愒以廢事無姑息以長奸無營私以撓公無苛刻以擾衆務使部伍充實士馬精強訓練不爲虛文征調皆有實用庶幾重根本之勢消釁孽之萌以稱朕張皇六師至意如替朕命責有所歸爾等其欽承之故諭

皇帝勅諭致仕大學士徐階

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典瞻言耆碩著有勛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

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當儉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墨而仕路肅清獎忠直而真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五

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

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遂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續朝廷資其典刑終始完名寔寓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年八旬歛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祗遵先猷追惟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淦時相賁勅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綵蟒衣一襲彩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老年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冢臣不殊前哲其茂綏蕃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疏

恭賀 冊立 冊封疏

爲欣逢 大慶恭陳 賀悃事恭遇

皇上特霽 德音聿修 大典以今冬吉日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 福王等王又該

禮部傳奉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六

聖諭恭上

聖母徽號臣不勝快覩不勝欣躍先該臣與同
官臣錫爵等在閣具題爲恭請宸斷並
舉冊立冊封吉典以慰人心以承天
祐事伏蒙欽命候旨舉行已而召見
毓德宮又蒙面諭蓋祖宗之家法著在
彛章長幼之天倫豫有定序宸翰尊藏
于內閣睿容親覲于御前聖訓昭
若日星聖志堅如金石乃盈庭之議或妄
賜聞堂集卷之七
意以窺天致渙號之頒遂改期于累歲
茲者淵衷獨斷巽命重申肇建青宮
俾承祧而主壘弘開朱邸咸胙土以分茅
仰懷聖善之貽特薦崇隆之號此蓋
皇上聰明天縱仁愛性成謨謀不假于咨詢典
禮咸歸于秩叙止慈止孝振千古之綱常盡
制盡倫垂百王之軌範上綏九廟燕詒之
重下慰兆人後望之殷真曠代之鴻儀而彌
天之大慶也臣裊運畎畝瞻望闕廷幸茲

衰朽之餘年獲覩昌熙之盛事扶杖而聽
詔令惟傾就日之誠擊壤而歌太平敬祝
齊天之壽下情不勝踴躍歡忭之至

恭謝存問疏

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茲者恭遇

皇上興修大典冊立皇太子冊封福

王瑞王惠王桂王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臣

伏讀詔書內一欵在家輔臣合行優禮差

賜聞堂集卷之七

八

官請勅存問欽此該大理寺評事黃琮賁捧
勅諭一道到臣原籍該臣具服出城迎接到
家開讀隨該蘇州府知府周一梧等備辦羊
酒花銀彩段一同持送到臣臣謹焚香叩頭
祇領訖臣不勝欣戴不勝感激竊惟存問
之特典是乃國家之上典在嘉靖中間一
修舉然彼名臣碩輔皆有盛德豐功施之非
濫恩受之無愧色而臣行能最下才識最庸
自忝竊給屏周旋政地雖屢更歲月而無補

涓埃

皇上寄之腹心優加委任 賜之骸骨蚤弛負
擔天下侈臣遇 主之榮而寬臣持祿之誚
即如 建儲之大計具有造膝之微言業奉
德音尊藏 秘閣而或妄生議論猥加揣摩
賴

皇上毅然獨裁 凜然明示 聖心如日海寓
如春天下仰

皇上大信之不渝而亦亮臣忠言之畢驗是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九

皇上暴臣心跡全臣始終臣之倖冒已多叨逾
已極矣乃又 念臣于衰邁之年 錫臣以
殊尤之數使車入里頃增蓬華之輝 君賜
及門兼荷 絲綸之重鄉閭謂之創見紳弁
以爲極榮是

皇上之恩等于乾坤踰于海嶽而臣之受 恩
即捐隕不足酬啣結難爲報矣臣又思之祿
畝不敢忘 君義也芹曝猶思獻 主誠也
臣之同里先臣王鏊嘗蒙

皇祖世宗存問以勤政講學二篇爲獻伏荷

皇祖嘉納臣之謏劣不逮臣鏊而

皇上聖神同符

皇祖臣敢忘其固陋仍以臣鏊之言進而更有
請焉仰惟

皇上典學之初講讀經史歲無虛日 勵精之
始裁決幾務日必中程是在

皇上一反初心一修始政似不難于轉移惟是
邦本所關民命所係有當深慮而亟圖者則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十

曠稅是也蓋今物力彫殘人情咨怨昨年變
起倉卒幾至蔓延仰藉 威靈旋獲底定然
而反側尚未安呻吟尚未息臣在田野聞見
最真伏願

皇上察民財聚散之幾繹上下損益之旨推廣
眷念臣等之私恩曠然嘉與海內更始勿令
已渙之汗遽返而不行無使不調之絃旣解
而復鼓則兆庶獲更生之幸 國家銷意外
之虞

聖壽萬年令聞不已所爲祝華封而效嵩呼者
詎直臣一人已哉臣無任感激圖報懇切效
忠之至

恭賀 皇孫誕生疏

爲欣逢 大慶恭陳 賀悃事萬曆三十三
年十一月十四日恭遇 皇孫誕生今年二
月十一日 詔書到本府開讀訖又恭誦

聖諭擇吉具儀加上

聖母徽號臣不勝竦瞻不勝喜躍竊以凝圖衍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十二

緒神謀特重于燕貽聚順承歡大孝獨隆于
尊養自昔玄鳥睢鳩之頌述皆以螽斯麟趾
爲禎祥仰惟

皇上天縱聰明 聖兼文武 統會百王之禮
樂 觀揚 列祖之輝光 崇建元良定主
曾承祧之位 渙頒大號出憂民省躬之言
是以協氣滂流休徵駢集 少陽青禁式符
弓韜之所 甲觀畫堂爰覩圭璋之薦 大
慶允歸于 宸極 耆齡適屆于 慈闈重

需 德音特崇 徽號表 聖善無前之偉
烈報 劬勞罔極之深恩宜子宜孫垂億年
之令緒得名得壽萃萬國之歡心此誠 宗
社無疆之休而神人胥悅之會也臣夙叨承
渥渥被 恩私覩瓜瓞之綿昌仰蘿圖之茂
衍惟深忻忭莫罄揄揚伏願 聖德彌光
皇仁誕布寧 親法 祖祗承純佑之 天
心 旋乾轉坤永保靈長之 國脉臣無任
懽忻踴躍之至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十三

再謝 存問疏

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恭遇

皇上以 皇孫誕生尊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徽
號 詔告天下伏讀 詔書內一欵輔臣家
居差官請勅存問欽此隨該禮部員外劉觀
文齋捧 勅諭一道到臣原籍該臣具服出
城迎接到家開讀隨該蘇州府知府李右諫
等備辦銀幣羊酒等物一同持送到臣臣謹

焚香叩頭祗領訖臣不勝欣戴不勝感激伏
念臣至愚極陋無足比數誤蒙

皇上擢任樞機濫叨輔弼饋餼疊戾如山
引分乞身報酬無地先因建儲特詔存
問及臣臣之倖冒已多受享已過矣乃今

帝眷方隆元孫誕育薦徽稱于慈極
需德澤于寰區此宗社之洪庥宮庭之

大慶臣既隨老瘝而聽詔同氓庶以沾恩
惟有想見太平欣逢盛際優游以卒歲含鼓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七

以盡年豈意聖慈復加存問遺簪敝履猶
厪眄眄之私枯木朽株亦與栽培之數
綸綍踰榮于華袞千旄增賁于衡門方閱五
年而再荷詔中之特典甫踰七十而兩承
例外之殊榮閭里謂之曠觀縉紳詫爲盛
事臣何功何德可以堪承何幸何緣有此遭
遇徒有切銘鏤于五內期啣結于三生而已
臣伏讀聖諭

皇上以贊襄多年念臣以忠愛不忘許臣非以

其夙效微勞嘗陳末議乎臣荷此殊知府
茲異數而噤無一言自負于忠愛之許是
木石也故臣復有獻焉昔周臣祝願其君必
曰天子萬年曰子孫千億而繼之德音不忘
今聞不已乃今聖躬天保胤祚日昌所
謂萬年千億者

皇上固自有之即臣矢口而頌何以加此乃臣
所願祝則尤以德音令聞爲惓惓焉臣伏
覲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七

皇上出一善言而普天頌聖行一善政而薄
海稱明世道之轉移人心之歸向速于置
郵捷于桴鼓如此臣愚尤望

皇上率循祖法振飭朝綱裁決章奏使
事無失時備設臣僚使官無曠職畢收可
用之才不終于擯棄盡捐無藝之征永免于
誅求則日月重光乾坤再造人心悅懌世道
清夷

皇上之德音令聞超軼上古而易奕來茲矣豈

特如周臣之頌禱已乎臣不勝感激願忠之至

問 安疏

爲 聖躬天保恭慶 萬安事臣以衰庸苟延視息幸蒙 聖明軫念 恩詔臨存臣感激難名損糜莫報已具疏陳 謝遣臣孫男賁捧詣 闕外數日以來伏聞 聖體違和屬當靜攝而 德音渙發 仁政布宣舉措咸宜黜陟允當即海內人情共以爲不便而

賜聞堂集

卷之七

五

亟望燭停如採礦摧稅二者皆罷不行一時歡聲沸騰神貺昭答祝嘏無煩于玉帛施功不假于刀圭而災眚頓消 康禧茂集山陬海澨靡不頌 聖天子萬萬斯年犬馬私衷不勝踴躍仰惟
皇上繼天而爲之子 九廟所憑依萬靈所擁翼百官兆民所仰戴故 上天之鑒臨尤切眷愛特深

皇上一念在民而天心已孚一言及民而天聽

已徹遂能易否爲泰轉災爲祥流行速于置郵感應捷于桴鼓則在今日所以仰荅 洪休靈承 嘉貺者惟在修德保民始終勿替此臣之惓惓冀望竊效愚忠者也伏願

皇上鑒葵藿之忱采芻蕘之議布方新之德意沛若江河持已出之 綸音堅如金石無暫明而終蔽無既渙而復收則 聖德日益清明 聖躬日益強固億萬年無疆之 壽寔係于此臣無任欣慰懇祈之至

賜聞堂集

卷之七

六

恭慰疏

爲恭慰

聖懷事臣以衰年抱病杜門伏枕間伏聞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于今年二月九日崩逝該某官某賁 詔書到蘇州府開讀臣不勝驚愴謹力疾赴府隨衆舉哀行禮訖仰惟

皇上性鍾仁孝 身任綱常記昔年 踐登寶位之初寔

聖母臨御璇宮之始

皇上悅容愉色曲盡于晨昏 顯號鴻稱屢登

于冊寶蓋

聖母優游長樂安享尊養者四十餘年自昔人主之聚順承歡母后之完福備社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乃

聖母違和偶淹旬月

皇上親調藥餌徧禱神祇至引咎以歸 聖躬欲減算以益 親壽所以篤念劬勞之德仰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七

酬顧復之恩真有超軼百王震曜千古者詎意

慈闈晏啟 仙馭遐升

皇上思慕之殷悲哀之切自都輦及海隅人人傳頌之矣然臣竊以爲

皇上一身乃

祖宗列聖之所憑依海寓臣民之所仰戴而帝王之孝自與士庶懸殊若以情至而過于摧傷痛深而妨于調攝則

聖母在天之靈亦有睠焉而不寧者惟願

皇上俯從禮制 勉抑哀情如繹思 遺誥之

丁寧仰體 慈衷之軫惻則凡 宗社大計

軍國要機 朝政所當興修民艱所當拯恤者咸推廣而致行之則

聖母如存之英爽既慰以安而

皇上不匱之孝思益弘以遠矣臣雖病廢侵尋然夙管受 恩深重邁茲 大戚倍激私衷故敢畢陳其愚如此惟 聖明垂鑒臣無任瞻企惓切之至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八

臨終遺疏

爲感謝 天恩忍死披瀝并効餘忠以祈

聖鑒事臣以八旬衰朽抱病伏枕於五月內伏覩邸報該閣臣循例具題荷蒙

聖恩遣官存問念臣以輔理有年褒臣以齒德尊崇賜臣以蟒衣銀幣 綸綍煥頒榮光曷爽其爲銜感倍萬尋常所欲少忍須臾以躬伸舞抃乃臣夙夜自盟者也不意福過數終大期有盡行人在道臣命將傾度 使節臨

門之時正游魂戀 主之日所有 勅諭既
係坐名又經 頒給敬當珍藏家廟流傳子
孫其蟒衣表裏銀兩等賜本以寵遇老臣特
示異數今既歸病骨於泉臺曷敢委 君貺
於草莽謹戒兒曹繳還 天府伏念臣一介
寒微 三朝際會十四年之樞筦恩禮既絕
百僚廿四載之田園優游幸躋八袞溘然朝
露亦復奚悲但叨冒已踰消埃未補今當垂
絕之頃敢伸將死之鳴伏覩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九

皇上孝慈烱烱英毅夙成洞悉人情軫民生于
豐蔀綢繆國計措 宗社於安孟方且太平
日新 福禧洊至臣竊有遺悃少裨 聖明
於今 元良鼎盛講讀久疎章奏中留紀綱
漸弛民財盡而征歛苛內地虛而邊釁動至
于廢棄諸臣省愆既久人才難得登用惟時
此皆 宸衷所注存實係當今之急務更願
皇上慎起居以迓太和之福振神氣以培積慶
之源臣臨命餘忱瀝血難盡此生永已報

國何期倘蒙 聖明求舊稍見施行臣雖生
無寸補亦死有餘榮矣至于身後卹典萬萬
不敢過叨以重臣負恩之罪臣不勝搏顙哀
控之至
箋表

勸進第一箋

伏以 天惟純佑開聖哲之昌期 國有元
良奉神靈之大統傳序所屬推戴維均欽惟
大行皇帝睿智聰明剛健中正敬 天法 祖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十

穆宣仁孝之風奮武揆文茂樹安懷之績每
淵默而思治道故端拱以致太平方占下土
之孚遽聽 賓天之詔龍髯已墜徒攀戀于
臣民燕翼惟勤誕敷遺于後嗣敬惟
殿下狗齊岐嶷恭敬溫文殆天縱之英資仍日
熙于 睿學蚤正 青宮之位四海宅心親
承 玉几之詞三靈薦祉固 宗廟社稷之
攸賴矧謳歌獄訟之咸歸蓋 天生聖人將
使必得其位且衆非元后罔克胥匡以生雖

在亮陰當思繼述伏願

殿下勉遵 末命少抑哀情承 列聖之基圖
履至尊而制六合蒼兆人之仰望泣中國以
綏四方揭日月於重華保乾坤於永泰

第二箋

伏以 天子惟君萬國丕承一統之基 大
人繼照四方快覩重明之象既已承祧而王
嗇自宜居正以體元 天命有歸人謀胥協
爰申懇悃再瀆 宸嚴竊以 國家越二百

賜聞堂集

卷之七

三

年賢聖蓋六七作繼世以有天下 祖訓是

遵欽福以錫庶民皇極斯建追我

大行皇帝寬仁得衆恭儉守文聽六籍理萬幾

每躬親而不懈撫兆民懷四裔猶儆戒於無

虞邇觀 聖治之方升詎意天心之弗弔彌

留之際付託尤勤誕開繼序之賢俾嗣盈成

之運敬惟

殿下聰明首出仁孝性成繞電流虹風應斗樞
之瑞承乾出震久孚夷夏之心宜順輿情蚤

登 大寶願 孝思之罔極猶謙讓而未遑

昔高宗諒闇弗言群臣咸諫乃成王幼冲踐
阼百辟來同 神聰不可以久虛幾務豈容
于少曠伏願

殿下慎節終身之慕深惟永世之圖宅丕丕基
對揚 文考之光訓作明明后率由 列祖
之舊章俾 九廟之神靈憑依有在暨萬方
之黎庶利賴無疆

第三箋

賜聞堂集

卷之七

三

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所以正倫而定分聖

人在天子之位固將濟世以安民匪以一人

哀慕之私遂忘萬世本支之義終陟 帝位

始慰人心方崇 九五之瞻敢冒再三之瀆

敬惟

殿下發祥震索貳體離明 講學孳孳獨懋聖

修之益視朝穆穆共忻 天表之奇智臨宜

于大君主器莫若長子睦惟 顧命屬以丕

基歡心已洽於九圍 睿志猶厪于三讓臣

等稽之古訓詢於僉謀咸謂孝以繼志爲隆
禮以順時爲大雖嬛嬛在疚未忘人子之至
情然業業萬幾當思天下之重寄如以帝王
而同士庶孰作君師以佑下民在朝野之俟
后恐殷肆臣等之叩閭彌切不啻言自口出
必欲見於身親伏願

殿下永懷 憑几之詞早荷受球之寵以啟嗣
禹明父作子述之綱常若舜紹堯膺天與人
歸之曆數則觀聽一新于八表如日方升基

賜聞堂集

卷之七

重

圖永席于萬年與天同久

賀登極表

伏以 貞符啓聖凝鼎命于萬年 元德統

天正乾綱于 五位協 帝仰重華之盛造

邦承奕葉之昌海宇乂安臣民欣戴恭惟

皇帝陛下首出庶物表正萬邦神靈徇齊挺

睿資于天授光明宥密熙 聖學于日新人

推繼禹之賢世仰紹堯之治克明克類合誦

歌朝覲以咸歸作君作師宜禮樂征伐之自

出肆從興望爰宅 丕基邁成王初服之年

誕膺周命協文帝大橫之兆光啓漢宗 建

極以錫庶民 負展而朝羣后 一人出震

位已正于太陽萬物見離時復乘乎大夏遠

接帝王之治統應乎天順乎人近遵 祖考

之彛章繼其志述其事雲行雨施俟渙號以

惟新海晏河清識太平于有象臣等叨陪鵷

列幸際 龍飛觀旋乾轉坤之期卜世于萬

輸就日望雲之素呼嵩者三歡忭維深揄揚

賜聞堂集

卷之七

重

罔旣伏願 率循大卞 恢闡洪猷惟懷永

圖以副遺大投艱之託邇追來孝於昭覲光

揚烈之休齊 聖壽于岡陵莫 皇圖于磐

石

經筵賀表

伏以人文宣朗應萬年御曆之期 聖學緝

熙紹千古傳心之統 鴻儀具舉 駿烈增

光百辟疎瞻群情閭閻竊惟自咎願治之主

咸以及時典學爲先雖日有萬幾至尊匪同

於韋布然治無二道遺跡具在于簡編非考
古何以證今必多聞乃能建事石渠講秘集
諸儒之異同崇政說書脩三朝之訓鑒率皆
表章經術用以興建治功於赫 熙朝特崇
講幄廣厦細旃之上言有箴規冠帶搢紳之
倫環而觀聽豈徒藻飾太平之具是惟培養
君德之基迥軼前聞永垂後法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首出 睿智性成固天縱之

多能尤日新而不已在高宗亮陰之際已勤

賜開堂集

卷之七

五

遜敏之功當成王訪落之年懋致光明之益

觀覽靡疲于乙夜 討論無間于祁寒祗通

典章載陳 經席華編絢爛出周家圖籍

之藏法從趨踰列漢殿威儀之盛 謙光下

濟 渙渥旁敷御醴上尊肆侈大烹之饗兼

金襲綺特頒 內帑之珍在 淵衷聽納之

方弘故 寵賚駢蕃而不靳禮隆晉接人知

稽古之榮道協泰交世仰右文之治臣等叨

陪邇列幸際 昌辰承 天語之丁寧不違

咫尺戴 聖恩之高厚莫報涓埃敢不素身

以周旋必先盟心而登對繹陳善責難之義

養師師以相規揚崇儒重道之風舉忻忻而

有喜伏願 法乾之健 體咸之虛尊所聞

行所知躋光大高明之域不泄邇不忘遠存

憂勤惕勵之衷庸恢 列聖之偉摹以樹百

王之懿範

聖駕大閱表

代京管作

伏以五兵時戢幸逢極辨之朝 萬乘雲從

賜開堂集

卷之七

五

肆舉大蒐之禮光生介冑歡動寰區恭惟

皇帝陛下 勇智兼資 威權獨運 無爲恭

已舞干羽于兩階不戰屈人來梯航于九譯

然且戒衣衽而惕厲徹桑土以綢繆調營制

更新 世祖之貽謀具在而 鑾輿親閱

穆皇之保業尤勤自非宣鬯于威靈何以觀

揚乎 光烈特移 宸蹕大簡戎行振旅中

春修夏官之遺法攻車吉日紹周室之成規

旌旗蔽天戈鋌耀日魚麗鵝鶴陣分奇正之

形狸首騶虞射中馳驅之節習威儀而數軍
實明賞罰以勵人心既 巽命之重申且
晉錫之蕃庶非時霑賜 皇恩詎止于投醪
無事飽歌士氣頓增于超距允矣盛王之偉
略卓哉曠古之宏猷臣等濫典元戎叨承
殊渥武夫赳赳愧干城腹心之賢喜色欣欣
誦車馬羽旄之美尚鞠躬而從事用稽首以
揚休伏願永懷根本之圖 並用久長之術
北暢南洽鼓神氣于八方內順外寧軼治功
于千古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壬

進重修 大明會典表

伏以 鴻謨啟佑貽萬年定保之徵 鉅典
裁成備一代經綸之迹述作兼資乎 明聖
信從允協于臣民克紹前休永垂後法粵自
高皇肇造陳紀立綱暨夫

列聖嗣興觀光揚烈蓋歷承平之百載始成
會典之一編達倣虞書列九官而亮采近參
周禮標六職以提衡政刑明張弛之宜文武

揭修攘之要圖籍藏諸天府章程播在人寰
顧脫稿于弘治壬戌之冬嗣後科條未備迨
續編于嘉靖己酉之夏于時刊布未遑忽閱
三朝遂更四紀歲月既久議論漸以繁多法令
滋章推行因之牴牾事或承譌而襲敝寢失
源流吏多逞智以舞文未諳體要自非酌從
違以定國是何以折淆亂而一人心文其在
茲時如有待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睿明日麗 剛健天行 躬親萬

賜閒堂集

卷之七

壬

幾動每咨于故實 總攬羣策言必準諸典
刑當訪落之初殷肆陳常于時夏謂治國猶
張琴瑟和調無俟于解絃而承家若作梓材
樸斲尚資于塗屨事開館局申 命編摩立
例發凡意義惟仍乎舊貫紀年繫事規條間
出于新裁是非則審訂以折衷同異則參稽
而畫一頒降之書咸載存其實不著其名散
亡之牘可收舉其大不遺其細象令適成于
歲始 龍章特冠于簡端主職要臣職詳若

網在綱而不紊 朝信道工信度如車合轍
以共由允爲 昭代之全書式副 先朝之
夙志臣等識慙管豹學愧醢鷄詎通左史之
訓詞粗習 中朝之掌故草創討論潤色敢
云獻技于三長議禮制度考文尚俟取裁于
獨斷伏願緝熙 聖學恢闡 皇猷勅 天
而惟時惟幾益謹無虞之戒法 祖而善繼
善述不延有道之長

擬 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 賜輔臣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三

謝表

嘉靖七年

伏以惟 聖克念格言昭揭于盤盂 見賢
思齊絕學遠承乎洙泗祗奉 堯章之渙仰
窺 文德之純拭目竦瞻盟心誦法竊以尼
丘誕聖是爲仁義道德之師魯國多賢非無
才辯聰明之士然千古不傳之祕惟二人獨
得其真回也深潛專心克已參乎誠確篤志
省身仁能三月之不違勇則萬人而必往陋
巷是處樂無改于簞瓢敝裘而耕歌若出于

金石其在及門之彥並爲入室之英耿光既
炙乎秋陽速化遂霑乎時雨立如卓爾知見
道之益親一以貫之幸聞言而即唯蓋默識
心通之妙繇真積力久而成雖具體猶微未
入聖人之域然聞風皆起允爲儒者之宗往
哲既遐微言幾墜即章縫末學罕能涉其津
涯矧旒纁至尊何暇尋其軌轍唐室之褒封
甚侈徒飾彌文宋祖之贊述雖工詎探奧義
豈如 上聖克紹真儒恭惟

賜閒堂集

卷之七

三

皇帝陛下 體睿含靈 窮神知化 守恭默
而思道 秉敬一以宅心 陟降紹庭邁日
就月將之益 中和建極會金聲玉振之全
方仰追堯舜之隆乃俯切顏曾之慕謂明王
盛帝務學何取于英華彼亞聖大賢悟道皆
由于篤實撮其體要著爲箴言玄之又玄契
齋心坐忘之旨妄復無妄明誠意謹獨之步
渾噩之詞不煩易簡而理自得若虞廷相授
堯然十六字之文猶魯頌無邪能蓋三百篇

尊所聞行所知迥軼前修之盛

擬唐回鶻溫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會昌二年

伏以 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 賜札之恩仰 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不式聲施蠻貊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氏羌之享不單武烈率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

之誅一統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 聖竄聰明 天錫勇智 垂衣

而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群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 神威交鬯于遐荒 德教誕敷于鞮譯遂使可汗遺胄繫組來朝特勒大酋韜戈款塞豺狼伏其兇性鴟梟懷我好音雖夷情之叛服靡常要 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

錫誓既崇日逐之封赤帝疏榮仍懋秩嘗之
賞載厯宸慮特詔台司哀武義貞烈之臣
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採皇唐始
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琰
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
美袞鉞中嚴于筆削絲綸下逮于堯離感以
至仁喜溢淄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
書俾觀古以知今用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
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權彼呼韓請朝
賜閒堂集卷之七
特位王侯之上乃寶融歸款遽蒙圖傳之頒
然未有襲我冠裳爲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
穹廬獲齒于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
于殊俗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
光臣等材謝請纓籌疎借筭元戎十乘期賡
六月之詩于羽兩階幸覩七旬之格瞻龍
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慮危
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
繆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橐弓矢萬方偃武

以修文役印笮朝冉駹億載宅中而圖大
擬宋賜輔臣御製承華要畧謝表天禧三年
伏以春宮毓德丕承萬世之謨天藻敷
華昭示一王之法燕翼垂休于胤祚鴻章
煥寵于臣鄰道契傳心光生拭目臣某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易崇主壘承宗廟社
稷之基禮謹訓儲審父子君臣之道惟三王
能早諭教故千歲而長治安禹道敬承寔明
徵于典則湯刑顧諟猶具訓于風愆載觀周
賜閒堂集卷之七
道之隆益備虞庠之法于戈羽籥詩書之詔
必時弘璧天球圖訓之陳如在文王謨武王
烈瞻啓佑於羹牆召公保太公師儼箴規于
几杖乃若起居出入罔有不欽以故恭敬溫
文其成也懌洊更後代罕襲前聞漢幄橫經
侈重傳尊師之禮唐宮賜範撫修身治國之
言至于紫色餘分之朝乃有青宮要紀之輯
言無文而不遠矧二三策之僅存書不法以
何觀豈萬億年之永鑑自貽哲命允屬熙

朝此蓋伏遇 ○○○○ 天縱神明 日

新敬德 赤文綠字恭膺河洛之符 玉振

金聲懋建中和之極 聖盡倫王盡制誕敷

言以錫民親則 父尊則 君肆受祉而及

子乃睦 元良之重夙鍾岐嶷之英視膳三

朝仁孝方隆于 睿德觀書乙夜聰明允愜

于 宸衷念貽謀之克臧則開卷而有益爰

及 政機之暇載披冊府之藏運思陶鈞六

籍具陳于掌上游神竹素十行親動于毫端

賜開堂集

卷之七

三

監成憲以無愆次舊聞而弗闕謂王器先于

謹習謂務學在于宗經陳道德仁義之微示

戒懼謙恭之則若節情養性以修其身及遠

佞親賢必師諸古與旨劬敷于論贊微言昭

揭于篇章義取承華名標要畧明德新民之

學皆聚此書守成繼體之君必由斯道匪面

命言提其耳在躬行自得于心燦乎雲漢之

章較若軋坤之畫貯之 中秘絢石渠金匱

之編副在 東朝聳鶴禁龍樓之範啓書林

而徧閱載集儒英宣 寵綍以均頒爰及卿

士殷鑒永垂于琬琰 堯言兼布于縉紳

芸閣闢臺特昇崇嚴之籍縹緲綿袞幸窺渾

噩之書蓋制作與三代同風且命令爲百官

承式臣等職叨輔弼道愧凝承奉 清景之

皇猷同沾湛露覩 玉宸之御集如際鈞天

豈期 晉接之間仍荷 渙頒之渥一辭欲

贊雕鏤何補于天工什襲而藏拱壁尚傳爲

世寶期億載戴吾 君之子將終身誦 聖

賜開堂集

卷之七

三

人之言伏願 帝德益崇人文增貴垂統爲

可繼兼作述于聖明建事求多聞念敦學于

終始星重暉海重潤邦家延有道之長車同

軌書同文寰寓樂無虞之治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八

男用懋校

論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萬曆庚辰會試

古者以仁爲本

隆慶辛未武舉

策

廷試策

策一問

隆慶庚午順天鄉試

策一問

萬曆丁丑會試

賜閒堂集

卷八

策一問

隆慶辛未武舉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八

終

賜閒堂集卷之八

論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人主欲置天下于萬世之安也則必有所以置其身者矣天下大器也安危之處在人主之所置之而人主眇然之躬耳將以紹衍基圖輯寧兆庶垂鴻業于罔極豈其恣心佚德而能晏然託于巍巍之上乎蓋人主之身與宗社生靈爲命而不可一日肆也正人君子與人主共宗社生靈之命而不可一日去也人主日親正人以成其德而後其身安身安則萬世安故善置其身者乃所謂善置天下者也程子言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在輔養上德而歸之不離正人蓋古之大臣所以願忠于君者如此請爲之明其意人主之治天下未有計不先定而能臻于至理者也農人終歲勤動望不過百畝封君之富居材不過千章然而智盡能索不遺餘慮者何也其自爲計審也故曰一歲之計樹穀數歲之

計樹木而况人主爲宗社生靈計將安出哉其身愈貴者其神愈勞其責彌重者其慮彌遠以奉宗廟則累世之德澤存焉然而九鼎在陳三恪在列以此思憂憂無不至矣以承社稷則百神之靈爽在焉然而有勝國之屋有故都之黍以此思懼懼無不至矣以臨億兆生靈則戴髮含齒之倫爭奔走焉然而有朽索之虞有覆舟之喻以此思危危無不至矣人主立于可憂可懼之地而履至危之機將以投之至安而易之以其所可樂使世世長久而無患不已難乎夫智籠羣愚有時而詘力并衆強有時而摧整齊一切之法網繆其文章有時而玩則人主雖日營營焉勞其心于天下然計在眉睫而或蔽于丘山計在千里而或遺于几席非所以建萬世之策奠宗社生靈于長久者也蓋宗社生靈之所倚賴者曰人主而人主所與共宗社生靈者曰正人人主務爲長久之計也則惟日親正人而已矣且人主之心不能使之無所繫而恒欲

賜開堂集

卷之八

二

其繫之于正也人主之身不患其無所託而恒慮其託之于危也託于佞幸而以淫哇柔曼蠱其心則身危託于僂巧而以游敖弋獵蕩其心則身危託于叨憤而以凶殘培克中其心則身危託于儉壬而以猜忌狠懷亂其心則身危正人者有詔其熾而已矣有弼其違而已矣能爲慙不能爲調能爲拂不能爲順誠心質行見以爲遲鈍迂濶而積之則有所感動讜論直言驟以爲草野倨侮而久之則有所開發即不幸人主有溢志愒心國家有失道之敗而折其萌芽苴其罅漏彌縫而匡救之非斯人莫與也是以古之聖王側席而求推心而任師保凝丞非虛位也而知綴衣虎賁之恤庶府百司非乏員也而嚴侍御攜僕之選墳典丘索非闕于陳而重工師矇瞽之規筭策輶鐸非解于懸而備諫諍糾繩之職盤盂戶牖非不足于觀省而立書過授環之史自昧爽而日昃自三朝而六寢自考政而即安出入之與俱動息之與游而不肯以

賜開堂集

卷之八

三

一日離者何也爲宗社生靈計長久當如是也
蓋發而後禁則有滔天燎原之虞密于此而疎
于彼則有一暴十寒之患賢者規之不肖者間
之則有一齊衆楚之憂人主惟曰親正人聞正
言見正事目不關瑰異之好耳不入陵亂之聲
志不動愾淫之感然後其心一繫之于正而其
身益託之于安是故澄然穆然德修于淵蛸蟻
濩之中而政行于拱揖指麾之上化隆澤洽升
聞于天而固結于民于以承九廟奉六親崇蘊
賜閒堂集 卷之八 四

則豈非置身殊路而安危異効哉管者成王蓋
冲敵而聽天下公旦爲輔選天下之端士博聞
有道術者與之游處前後左右罔非正人故周
道以醴卜世卜年皆過其曆秦之二世託于宵
人之手而繆爲之說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群臣莫得見焉于是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
于世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矣夫周之所以久長
者其計得也秦之所以亟絕者其計失也後之
君臣觀周之已事鑒秦之覆轍無亦兢兢于輔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五

穹窿之宗百世而不遷至孝也社稷有奉鬼神
福饗垂之世世與天無極至明也以幸天下以
育群生百姓欣然戴之願長以爲君師至仁也
大業光乎來裔休聲浹乎于茲不下莞簞而萬
世久長之慶集矣夫人主何以得此哉善建者
不拔彼所謂置其身于至安而後能置天下者
也季世之主履大寶乘昌運崇滿之勢易極而
輔養之義闕如正者不親親者不正于是旒黻
之外若隔九閭焉天人之怨交積而大業墜矣

養之術哉嗟乎世道之趨猶江河之不可返也
自堂陛森嚴尊卑濶絕人主之不能朝夕而臨
羣臣也久矣驟而引古誼奪其至便而強其所
未習則母乃苦難而不入乎善之入人也微猶
水之浸灌也漸其道莫若使人主常親事而益
務學事有所蔽而求通其心必虛學有所得而
求益其志必銳夫能乘其志虛而牖之以其所
欲聞及其方銳而開之以其所未悟使之優游
自趨饜飫自得悚然知正人之可恃而懼然見

其可親然後日有緝熙躬聽不倦正人益近用
事而主德日隆長久之計不勞而定矣故輔養
之術貴豫而轉移之機貴漸苟利宗社生靈而
已則毋欲速其功也哉

古者以仁爲本

聖人之用兵非厲天下也以愛天下之心用之
也天下不幸而至于用兵臨之以威武屈之以
智力驅之戰鬪攻奪之事惡觀所謂愛民者哉
然兵之設久矣所以詰奸蒐慝禁誦戡亂除萬

賜閒堂集

卷之八

六

民之害而立其命者也置之亡地所以保其存
投之危地所以遺其安與天下同患是與天下
同利也故聖人之兵動則必威舉則必克而不
以爲厲民也天下之民執干戈蹈白刃爲之佐
攻除驅而不以聖人爲厲已也威加乎列國恩
施乎四海遠邇悅懷中外禔福而德澤久長皆
聖人之兵之爲也故曰以愛天下之心用之也
兵家者流其言皆取予翕張權奇詭譎之用未
有稱先生則古昔推本乎仁義者而司馬法能

言之其曰古者以仁爲本是也今夫教管不可
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
自古而記之矣彼戴角含齒之獸見犯則枝而
况民函陰陽之性懷欲惡之情怒則毒螫加聚
則爭奪起于是乎機智相詐勇力相軋奸僞萌
生而天下多事萬人騷動莫寧其所非聖人其
誰定之聖人者作比之伍兩卒旅制之弓矢戈
矛教之鼓鐸錫鏡辨之旗物名號平居以相保
衛而有事則以征伐蓋天下始用兵也然而兵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七

凶器也戰鬪攻殺之事危事也用之擊刺而天
下有伏尸流血者矣用之攻圍而天下有隳城
夷塹者矣用之戰陣而天下有覆兵擒將者矣
何其暴也作法于仁其敝猶暴作法于暴敝將
謂何是使天下胥戕胥虐無已也柰之何曰聖
人仁也嗟夫世之不古久矣兵之用於不仁亦
久矣今執後世之兵以議聖人之仁無乃覩珉
而疑玉食糠覈而譏稻粱者乎盍亦反其本已
今夫天之道雷霆必擊蟄虫乃出霜雪必歷勾

萌乃茁震曜殺慘之中而生育長養之意存焉
于此見天心之至仁也故知天之心則雷霆霜
雪無非仁也知聖人之心則戰鬪攻殺亦無非
仁也何也聖人之愛民甚矣見其饑寒爲之憂
見其疾苦爲之悲賞罰如加諸身賦歛如取諸
已惕然若手足之傳體惟恐戕之也閔焉若嬰
兒之屬于懷惟恐傷之也幽閒辟陋之國矜寡
惻獨之人有一不被德承澤皆聖人之所隱也
然天下固有負怙憑陵恣睢淫虐猥窳其民而
賜閒堂集 卷之八 八
用之者矣彼其民內嚮而悲曰曷爲遺已也開
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曰奚爲後我也喁喁焉
望聖人之仁之也聖人之愛民如彼而民之望
之如此然後乃申之以九伐移之以六師明告
諸侯以令於軍如曰取彼凶殘云爾非敵百姓
也是故兵始出而類上帝格于祖禰于社爲民
請命也兵至其郊不獵禾稼不燔積聚不毀土
功惜民之財也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逐奔不
遠縱綏不及重賊民也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

時不盡民之力也兵入其國都誅其罪人易其
政顯其賢良恤其孤弱因民之欲也全師而返
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輟耒不妨民之業也
戢而後動動而不敢以逞豈聖人智則不及力
則不贍哉凡以仁爲本也故衛命者誅僇刃者
死非貪殺也殺人所以安人也毀人之國拔人
之城非務攻也攻其國所以保其民也野無橫
敵對無立國非好戰也戰所以止戰也由是強
大者伏節暴悍者革心睥睨者寢謀奸僞者戢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九
志彙孽不萌禍亂不作顛連困窮之民樂其生
侯甸男衛之邦奉其職蛟行蠕動之類若其性
雕題辯髮之氓率其化凡聖人之仁所以覆天
下者則皆兵之爲也故聖人之始用兵也興師
動衆而人樂從交兵接刃而人樂死天下莫不
知其仁也其卒也發弓服矢而敵國誦歸馬放
牛而天下晏如建鼓不出庫而諸侯悃悃沮膽
其處天下亦莫不知其仁也以爲聖人之用兵
乃所以爲不用也後世之言兵則不然曰兵以

智力勝耳窮誅而遠討足以立威後發而先至足以趨利陰其謀密其機足以大得志於敵而聖人之仁始病矣夫差乘戰勝之威棲越于會稽破齊于艾陵長晉于黃池勇非微也秦人權使其士奴使其民擒六王攘百粵快心匈奴力非弱也漢武席四世之富發七科之卒南誅勁越北走强胡開十餘郡連兵于邊陸權非輕也然而吳以之亡秦以之促漢以之虛耗何也聖人以愛民之道用之而後世以厲民之道用之

賜閒堂集

卷之八

十一

也彼其勞師遠攻屈力殫貨弊所恃以事無用則徒有草菅其民已耳惡知聖人之本統哉吾觀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有三苗之征而不以其故衰德湯有昆吾之伐文王有密人之怒而不以其故貶王聖人之仁固如此也柰何執後世之兵而議聖人之兵乎甚哉司馬氏之言得聖人之本統也雖然天下固有行仁而弗効者矣宋襄以敗徐偃以死承桑氏以滅國何哉彼非行仁之咎咎生于廢武而忘戰

也聖人以武戡亂用仁持之以仁立國用武維之故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明不忘戰也彼闇于大較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而身與民交病矣烏在其爲仁故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至于忘戰而危是害仁之仁也又聖人所不道也

策

廷試策

賜閒堂集

卷之八

十二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極也體君道以奉天心而後可以建久安長治之業肅臣紀以奉天職而後可以成內修外攘之功何則人君者天之所授以統一萬方而臨馭兆民者也其位尊其任重故君道常主乎逸人臣者天之所命以左右一人而分理庶政者也其分卑其事賸故臣道常主乎勞君能奉天以端拱於上而以其事責諸臣則無爲而化成不言而功著若於穆之運玄機之宰不假於推遷

之力而自然造物者矣是謂能奉天心而久
安長治之業可建也臣雖奉君以奔走於下
而以其身致之君則同心以共濟協忠以體
國若四時之佐五行之吏各効其宣布之能
而罔有違天者矣是謂能奉天職而內修外
攘之功可成也不然則一人之身萬幾攸萃
安能一一而理之而庶官之衆各有司存能
不蹈于瘝曠之咎哉故君必率臣以圖久安
長治之業臣必輔君以樹內修外攘之功則

賜聞堂集

卷之八

十三

和氣溢而宇宙清寧理道昌而民物康又順
治于內而萬方弘一統之規威嚴于外而四
夷効咸賓之美鞏國祚於苞桑之固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覩於
今日哉欽惟

皇帝陛下 稟剛健中正之資 合陰陽動靜
之德際熙洽 御天之運膺 壽考作人之
符精誠格乎 穹昊而瑞應駢臻妙道契乎
玄元而休徵畢集蓋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

代者臣竊伏草茅沾被 聖澤久矣廼者叨
有司之薦得以與對乎 大廷而 聖問所
及特惓惓焉首述唐虞成周之治繼憫水旱
盜賊之災任事失人之咎而終究夫足兵安
民之術弭災救困之方且戒臣等以勿憚勿
隱也大哉 皇言憂國憂民之心見乎詞矣
敢不披瀝愚衷以對揚於萬一耶臣聞之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明君在
上而又有良臣以左右之則庶事可理也又

賜聞堂集

卷之八

十三

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言君能憲
天而爲臣者自敬順之罔敢或悖也是故君
爲元首而憲天於上則法天以爲聰而居高
聽卑可以不勞而坐聽天下法天以爲明而
臨下有赫可以不勞而坐照四方是君者法
天道以無爲者也臣爲股肱而欽若於下則
代君以用其聰而天下之利病皆通達而無
所壅代君以用其明而斯民之休戚皆洞察
而無所遺是臣者奉天職以有事者也是故

唐虞之世萬邦協和矣四方風動矣文明之會昌矣堯舜以聰明極聖之主默運無爲之治而又有禹臯稷契伯益之臣共佐太平之業故下民之其咨也澤水之爲災也有苗之弗率也堯舜非不之恤也惟其忠良之佐足以贊皇猷弼直之鄰足以弘帝道以恤阻饑則有率育之臣以拯昏墊則有克勤之臣以格負固則有贊德之臣諸臣者其奉君如奉天也孜孜焉同寅協恭罔敢怠遑也故堯舜雖有旰食之憂而終得以享垂衣之治至今稱中天之盛者必曰唐虞此堯舜得臣之明驗也周宣之世海內乂安矣國勢寢隆矣文武之業復矣宣王以聰明有道之君嗣守無疆之業而又有召虎方叔吉甫之臣夾輔中興之治故淮夷之倡亂也荆蠻之不靖也玁狁之虔劉也宣王非不之慮也惟其位元宰者才兼乎文武總元戎者勳聯乎將相有宣威江漢之臣而淮夷率俾有壯猷南國之臣

而荆蠻來威有薄伐太原之臣而玁狁于襄諸臣者其事君亦如事天也惴惴焉矢心協力罔敢戲豫也故宣王有繼述之思而終以成再造之績至今稱中興之盛者必曰成周此宣王得臣之明驗也堯舜宣王之爲君法天道以無爲而唐虞成周之臣奉天職以有事則所以建久安長治之業成內修外攘之功者豈偶然哉臣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有一年矣上帝之申眷

不爲不隆而誠敬愈篤祖宗之成業不爲不固而仁孝愈純欽天有記以表昭事之忱祖德有詩以發聿追之念至於慮切民恫任專吏職內責成於守令矣而巡督之臣歲不絕遣外付托於將帥矣而總制之命任必加隆無一念不在於民瘼無一言不軫乎國慮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而周宣不足俾也於今諸瑞咸集四靈畢至固足以彰

陛下之峻德鴻勲超卓百代矣然淫潦爲災則
膳畦有墊溺之苦亢旱爲虐則阡陌有枯槁
之憂倭夷竊發於東南而海波弗靖醜虜跳
梁於西北而邊塵屢驚甚則遼薊之勢日就
孤危而江右之賊歲成延蔓殊非聖世之所
宜有者正堯舜憂民之時周宣勵精之日也
臣伏讀 聖制有曰間者水旱爲災黎民阻
饑戎狄時警邊圉弗靖而南賊尤甚歷時越
歲尚未底寧豈有司莫體朕心皆殘民以逞

賜閒堂集

卷之八

六

有以致之與

陛下之言及此萬國萬民之福也臣竊觀內外
諸臣凡析圭儋爵結綬分符者孰非

陛下之寵榮乎凡擁旄杖鉞制閫握兵者孰非
陛下之威靈乎謂宜夙夜匪懈寢處不遑布寧
謐之化於域中揚振肅之威於閫外不負

天子而勿爲聖世之瘝官也然各私其身者
罔致恤於民依各利其家者莫究心於國事
內而守令藩臬固必有旬宣惠和憂勤撫字

之臣矣然而肥已瘠民營私蠹國以催科聚
歛爲能以簿書期會爲急者亦多有之也外
而營屯督府固必有敵愾鷹揚嚴明果毅之
臣矣然而坐失機宜輕損威重隱敗衄以爲
捷幸安靜以爲福者亦恒有之也人臣咸若
是則何以成內修外攘之功而佐久安長治
之業哉蓋

陛下愛民之心容保如天地而諸臣不能承宣
德意以弘康國之猷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七

陛下遏亂之志果決如雷霆而諸臣不能奉揚
威命以茂肅清之烈是自負於堯舜周宣之
主而有愧於唐虞成周之臣多矣及讀 聖
制終篇有曰茲欲使上下協慮政事具修兵
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災咎可弭
困窮可復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臣
愚以爲上者下之表也政事者臣之紀也足
兵以除寇將帥之責任也安民以固國守令
之職業也災咎之有無困窮之復否皆由此

出者也爲今日計莫先於任人尤莫要於擇人夫 國家分職命官衆矣即列郡專城遐陬僻壤莫不置吏蓋未嘗不任人也臣以爲任之而未當也 國家舉賢歛才舊矣即銓司法曹明黜顯擢罔有違例蓋未嘗不擇人也臣以爲擇之而未精也任之未當與擇之未精而欲得人以裨聖治是猶梗梓未充而需棟梁之用糠蓰弗冒而希稼穡之成臣知其弗能也故夫欲修內治者在慎擇乎守令而已矣欲平外患者在慎擇乎將帥而已矣董仲舒曰守令者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守令而不得其人雖日布蠲恤之令時靡惠鮮之思民猶不被其澤也今也闔郡無文翁之化而漁獵民資者接踵邑里無魯恭之風而朘剝民膏者比肩以狼牧羊而暴政日聞以齒焚身而敗官弗恤郡縣之民幾何不流離而攘竊也必也精選用之法嚴舉劾之科其未任也試以經濟之畧必求諳練

民情通達治體而不拘選用之途如唐之試理人策可也其既任也責以久任之功必使吏安其官民狎其政而不拘遷轉之格如漢之爲吏長子孫可也其任而獲効也優以格外之賞必旌之車服崇之階銜以彰卓異之勲如漢之爵至關內侯可也如是則有民有土之寄不輕數遷數易之弊可免而人知淬勵以期不負乎優渥之恩矣寧有守令失人之患哉孫武曰將者三軍之命國之重任不可不知也將帥而不得其人雖決策於九重定計於千里猶未可以臨敵也今也操練之律雖嚴而士無投石超距之勇衣糧之給如故而將無舉旗陷陣之能論戰鬪則縮頸而股栗聞調遣則掩耳而口噤邊圉之寇幾何不肆行而竊發也必也慎武舉之選嚴比試之條有洞識兵機明習邊務者材可任也則不拘以騎射之習如任杜預以平吳可也有摧鋒陷敵決勝先登者功可錄也則不繩

以文法之細如敕魏尚於雲中可也有保障
一方折衝萬里者權可假也則不牽以中制
之命如委充國於金城可也如是則真材不
耻於武弁良將不苦於約束而人得展布以
自効夫捍禦之能矣安有將帥失人之患哉
有賢守令以宣德化於域中則政治畢舉而
內有順治之休有名將帥以揚威靈於閩外
則紀律章明而外有威嚴之烈由是民生舉
安則邦本有磐石之固由是兵威日振則寇

賜聞堂集

卷之八

三

患無潢池之虞和氣交蒸於海宇而災害不
興頌聲流布於黔黎而困窮以復尚何不足
以成久安長治之業而追唐虞成周之盛哉
抑臣又聞之 朝廷者四方之極也純心者
用人之樞也惟

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以端拱於上而已敬則存
其心而不放一則純乎理而不雜深宮燕閒
之中而不忘乎知人安民之慮齋居邃密之
際而日嚴夫敬 天法 祖之忱則心正而

朝廷百官皆一於正矣文武大吏有不奉承
而守令將帥有不奮勵者哉臣不識忌諱干
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問古者衆建宗藩填撫王室所以固磐石之
基爲萬世計也漢初大啟九國周匝三垂遂
有末大不制之患及建推恩之策子弟莫不
畢王矣乃諸侯無擅命之強大農無詔祿之
費其制可得聞歟唐自貞觀中疏屬王者已
降爲公其祿甚簡無庸論已及宋聚族而養

賜聞堂集

卷之八

三

之京師宋臣以爲冗費熙寧一詔費遂大省
其何術以救弊歟 國家稽古定制封建諸
王惇叙九族勝衣以上皆仰食縣官恩施甚
渥已乃者 熙治旣久支庶日蕃視洪武中
不啻百倍竭天下之賦以奉之而常不給則
祿將安出歟今賦歛非益輕而經費非寡也
欲給之祿則國愈病欲議裁損而 宗室亦
困甚矣其何以兩利而兼濟歟夫莫親于宗
藩莫嚴于 祖訓計臣謀士蓋日夜籌之而

莫得其便矣茲欲善推 聖祖之意曲體宗室之情何施而可諸士居常則習論議茲國事之至大而最急者故相與圖之有可以明親親之殺佐元元之急者毋泛母諱俟持國論者采焉

執事以宗藩日盛邸祿歲增圖所以明親親之殺而佐元元之急慮至遠也愚生亦深惟其難而竊圖其便矣夫衆建支庶以屏王室大業也食租衣稅世世勿絕大恩也載在 祖訓畫一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三

而守之久矣今更制易法則有紛亂約束之譏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忍而坐視則靈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緝則苟幸旦夕不救衡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爲破盈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後世之難且十百此矣請試言之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天子其患在强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子弟莫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間爲列侯侯之庶子絕無爵土有去而爲

民者有爲民而復仕于朝者自是而後無諸侯王之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制定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離渙而不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葉之後騷然煩費矣其後辨親疎之等明甄序之法袒免以下不復賜名敦宗之院散居都邑故宋雖費于前而大省于後其救弊早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則必殺茲非其明効大驗耶高皇帝神武開基忠厚立國故利建宗子以疆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三

本朝明惇睦之誼以先天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籍而數也今熙洽二百餘年麟趾爪眈綿昌浩衍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後其生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也故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歛非減而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爲灾迄無寧歲諸邊轉餉未見休時財力亦

甚詘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語曰附枝大者賊本心此善喻也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人能謀生也今祿既益微罔亦少密業已困矣而有司奉行條例一切以法繩之令搖手觸禁資身無策則安所歸命也蓋宗室亦極病已語曰饑寒切于人之肌膚欲其母爲奸邪不可得也此非細故也故雖桑孔握籌晁賈挾策而圖今日之敝終不能兩利而兼得矣愚故曰勢之所必極而恩之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五

所必窮故引漢唐宋之事以觀之也夫揚湯止沸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子孫而守先人之廬至于棟折榱傾不得不撤而新之爲其將壓也今承祖宗之業視國家之敝不思變通安全之則何異以指撓沸以繩維顛乎愚以爲 祖訓至嚴而善推 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賜予甚盛不數歲而裁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 代肅

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于海內莫親于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奪之祿者以爲寧儉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也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材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既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者所以與其善行而消其怙侈使外有親賢之重而內有亡費之利也然則 聖祖之意可推也人情孰不欲生全而惡危亡趨富厚而逃貧困然令予之虛名而奪之實惠則三尺童子不願有矣曩者宗室獻議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五

有請試官自効者有請力田自給者夫田農至拙業也簿書之吏至詘體也猶願爲之彼擁有爵之虛名而棄資生之實惠其情固弗樂也然則宗室之情可察也今欲善推 聖祖之意而曲體宗室之情其當議者有三以正倫分則封爵當議以廣德厚則禁例當議以節浮冗則恩數當議何者天下之法未有莫爲之限制而能世世無弊者也古者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至于祖宗之廟猶限之以七世親盡而迭毀今

已絕之屬猶儕于五服之親則無等也忍于親盡之祖而不忍于親盡之子孫則舛也誠宜按諸屬籍別其世次而爲之限制如親王世及矣其次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次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中尉以嫡相繼矣其一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已也大抵以位尊卑爲之多寡以世親疎爲之隆殺其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繼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五

此封爵之當議者也古者公族得仕于朝非絕之也庶民之家得占田治生非禁之也今宗室特以例見疑是以賢愚同滯而人無聊生矣夫旣限以封爵則絕封之始宜人予之貲賦之間田以爲永業令家自爲養而盡弛出城諸禁其材者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或懼其縱也則如蘇轍所謂臨以按察持以寮吏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有以自効顧不可乎此禁例之當議者也且夫禮所以爲節而法所以爲

懲今疏庶人有給已猶無罪也已黜而猶給之與詔祿無別非所以爲懲也自郡主至鄉君諸儀賓得聯姻王室貴重矣其祿不省非所以爲節也愚以爲諸罪降庶人宜皆罷給許人自爲生郡縣主以下皆量給婚資罷其祿則恩澤不至冒濫費必大省此恩數之當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蠹耗之原紓待哺之困上無失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之情大較若此矣然愚聞之救弊者必反其始更化者必虞其終今封爵限矣得無有怨望而羣譁者乎禁例疏矣得無有恣睢而爲暴者乎恩數節矣得無有顛連而失所者乎則愚又以爲盈縮之議在下而操縱之機在上惟聖天子燭安危之故恢繼述之圖毅然獨斷而力行之示諸王以大義不得不通之法則必有河間東平之賢奉宣德意而深樂其便者何至于羣譁有爵者制之于王國絕封者治之以有司何患乎爲暴且齊民非廩于官而固有比于封君者宗室而有永業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五

世世無有所與設 天子不忘恩厚舉古賜民粟帛之令以閒恤之何憂乎失所較之歲祿不給而羣辱有司犯禁而不止救死而不贍者利害相百也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至于勢不可復反思無所復施則其害不獨宗室且移之社稷矣故爲之于可爲則易爲之于不可爲則難今 天子仁明英斷釐弊剔蠹以興至理賢公卿能矢謨陳力爲國家任大事以圖大功則何有于草野之言哉姑以復明問云爾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五

問儒者之說尊周孔而闢黃老申韓尚矣乃史氏述二家或以爲合于大道或以爲南面之術或取其明分職或稱其輔禮制于儒者則各有刺譏何悖謬也豈亦有見歟即以漢事論文帝躬修玄默其說出於黃老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武帝尊儒術黜百家而其治顧不逮孝文遠甚何歟宣帝綜核名實大抵申韓術也然號稱中興與周宣侔德元帝徵用儒生委之政事而孝宣之業衰焉其失安

在豈儒者之道曾黃老申韓不若歟抑風會日趨緣法而理即黃老申韓皆適于用而儒者顧無關於理亂歟將用之有善不善也士貴明道循習治體其以得失之効著于篇

儒者之于百家衆說非闢之難也有以勝之之難也夫百家衆說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陳功見能于天下而世之儒者恒驚于虛聲而不睹于本實卒使天下無善治而百家衆說顧得挾其所長而勝之嗟乎則豈儒之道端使然哉世無真儒而所用非所重也故人主之用儒無爲黃老申韓所勝則善矣惟昔三代之盛道德一風俗同人無殊言家無異說粹然一出於正惡覩所謂黃老申韓者蓋聖學之晦久矣彼見夫澆淳散樸紛華利巧之爲擾也而絕智棄禮之說出焉彼見夫詭行飾功浮游夸誕之爲蠹也而明法峻刑之說出焉蓋可以成一家之言而不可以通萬方之略可以救一時之敝而不可以定萬世之經也儒者睹其指而憂其害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五

則常辭而闢之雖然習之者不知其非而闢之者不得其術吾未見其能勝也夫天下不患有黃老申韓而患無儒儒之貴于黃老申韓也非以名勝之而貴其實也非以末勝之而貴其本也儒者不修其實不務其本徒舉而加諸黃老申韓之上曰儒求所以爲儒者而實非也則是以助之之說勝之也夫惟察黃老申韓之短長究世儒之得失然後可以明道術而達治體矣今夫黃老之失使人獨任清虛蕩檢踰節其事

賜聞堂集

卷之八

三

難以徧循然而立俗施事合大道之因秉要執本得南面之術則百家不能易也申韓之失使人務于慘刻傷恩薄厚其計不可長用然而尊主卑臣足以明分職信賞必罰足以輔禮制則百家不能改也此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史談班固之所予也乃若博而寡要勞而罔功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離道本則儒者之失而史談班固之所譏也黃老申韓之所長如彼儒者之失若此欲以相勝不亦難乎愚請略陳漢事得

失之効當于戈甫定庠序未遑非休養生息時耶文帝乃下寬大之詔修玄默之化破觚爲圓斲雕爲樸于是風移俗易庶幾成康刑措之隆此善用黃老之効也乃武帝之用儒則舛矣承明侍從持論不根徒步公卿曲學阿世聞力行之言則報罷陳天人之策而見疏即黜百家尊孔氏特具文耳彼好大喜功紛更多事則不逮文帝遠矣其弊也海內虛耗幾續秦亡武帝固有以致之歟當官職廢弛閭閻怨咨此非總攬

賜聞堂集

卷之八

三

振刷時耶宣帝乃明法審令循名核實樞機周慎品式詳明卒之吏稱民安庶幾周室中興之烈此善用申韓之効也乃元帝之用儒則陋矣牢賈五鹿以巧佞求容貢薛韋匡以循默守位師傳自裁于請室權奸得肆于憑城即徵用儒生委之政事特虛聲耳彼牽制舊文優游寡斷則不及宣帝明矣其弊也政柄潛移終衰漢業元帝固有以取之歟夫以武帝之儒當文帝之黃老其數不勝也以元帝之儒當宣帝之申韓

其數不勝也何者彼無欲自化清靜自正而吾猶利祿之陋習也彼以言責事以事責功而吾猶章句之空談也故黃老申韓之得行其說則世儒之罪也觀者見其然乃曰雖有美種不如堯舜之熟雖有儒術不如他道之成是輿羽鉤金之謂耳豈不易之論哉蓋古今之言儒者折衷于周孔周公論教成王歌雍詠勺而天下安致辟管蔡破斧缺斨而天下服孔子勝殘去殺則以稱善人誅卯隳都則以治魯國蓋言仁必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三

言義而萬世之道術祖之言猛必言寬而萬世之治體因之是儒之本統而黃老申韓之所不能抗也後之儒者吾惑焉逢衣淺帶禹行舜趨慎容節而忽檢柙命之曰賤儒墨守訓故緣飾章采崇論竝議而不睹其指歸命之曰陋儒拘攣局曲抱咫尺之義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命之曰俗儒飾藝文奸譁衆取寵詭故而不近于情寡言而不中其實命之曰僞儒四儒者出而人主特以名高之議論蠭起莫知所定不入於

紛亂則入于因循而三代之治終不可復觀則漢之武帝元帝是矣又何以責黃老申韓也然則世無周孔是黃老申韓者終不可勝乎曰明周孔之道以勝之彼以清靜吾當之以仁以寬之說而納之制度名檢以救其偏彼以法術吾當之以義以猛之說而歸之忠信愛利以維其敝是黃老申韓者能爲吾用而不能爲吾害也時張而張時弛而弛明仁義之用適寬猛之宜以救一時之敝而便于民以定萬世之經而適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三

于治是使天下取足于儒者之道而無待于黃老申韓之說也彼爲其說者如燭火之當大明難爲熾矣是惡能勝儒而亦惡用闢之嗟乎非明道術達治體者不足以語此是愚生之所能言而未之逮也

問虜爲中國患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勝之者也自漢以來虜遘興遘衰代有強弱而昔人論夷狄之勢以爲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其說然歟 國家威武神靈

變化殊俗日者西虜款塞獻俘請臣願奉北
蕃矣而東虜餘孽假息邊陲吾京師左臂
未得安枕而卧也夫審勢量力則二虜不相
及明甚乃強盛者先臣而衰弱者後服則昔
人所云者何詩歟豈古今異時不專以盛衰
強弱索虜之情歟今談者好策虜事人人殊
矣或謂西虜既附宜遂結之可永爲外臣又
謂陽予而陰圖之足以得志或謂東虜易與
耳宜并兵大創之使永無寇邊又謂以時招
賜開堂集 卷之八 五
懷可不煩兵革也果孰爲便計歟夫中國
據久安之執挾全盛之力以臨虜何貳不服
何堅不摧乃西顧則憂虜叛東顧則憂虜入
堂堂中國獨視虜爲輕重歟法曰先爲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凡廟堂所爲計慮先事而
戒備者求不可勝也何修而可以臻此諸士
負當世之略其具以意對有司者欲亟聞之
嘗謂中國之禦虜也無必勝之威而有長勝之
算夫所謂長勝之算者非能大懲創之使折北

而不支也又非能設約而固要之使終柔服而
不貳也吾修內治飭外防使外有難犯之形而
內有不可勝之實則虜之盛衰強弱吾蔑焉視
之即回面舉踵奉蕃請職吾不爲喜即鳴鏑飲
馬飛羽燭燧吾不爲懼隨其叛服去來常有以
待之則中國之勢重勢重則長安寧無患矣夫
使中國勢重而長安寧是常勝之算也法曰先
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謂是乎執事策二
虜之順逆審制馭之所宜爲國家計慮長久
賜開堂集 卷之八 五
愚請陳其略古今之言虜情衆已虜之盛衰強
弱勢至不常其說具蘇氏之審敵也曰大弱則
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往牒之所睹
記大較若此矣乃今日則異是西虜最號雄黠
曩蹂我疆圍闐我郊圻邊人嘗惴惴弗寧矣而
一旦款塞乞封致貢闕下東虜見號衰弱往
歲深入輒挫衄去是邊人所素易者而猶擁衆
窺伺漁陽遼海之間吾未得安枕而息肩也則
是強盛者先臣而衰弱者後服也此何以說也

夫今日之虜與前代異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其始中國約和親輦金幣致之或面相結爲兄弟皆有輕中國之心故雖勞師遠攻而虜所殺傷亦過當非甚乖亂窮蹙未可得折服而臣之也我國家承二祖之烈席犁庭之威虜東鎮請死不暇即以土木之變虜不能越長城裂郡縣尺寸而有之猶且襲我封號輸我方物此其尊天朝而畏中國非一日之積矣而況其裔孫內附天誘其衷乎盜之劫主人也夜挾關乘垣賜閒堂集 卷之八 美

三爵是桀黠奴之智也此西事之可觀者也彼東虜故元之殘孽也西虜故親北面而臣之矣又深相結而入寇矣今西虜內附彼必忿焉不平聚而謀我且將見短示弱徼我無備翕而出不意其患叵測也夫蜂蠆有毒困獸猶鬪而況控弦之族乎非獨如此而已朶顏諸夷素爲虜向導恐喝邊臣而要撫賞故虜酋効順非屬夷之利也今不得于西必專騖于東且中訶虛實以資虜規設後利以啗虜其交必合其謀必深邊臣之難未歇也譬之獲鹿東虜角之諸夷掎之庸詎不爲患乎此東事之可慮者也由是言之虜之臣服不必其衰弱也虜之入掠不必其盛強也何也虜譬之禽獸然喜則相隨從怒則相觸擊倏而喜倏而怒不可爲常也故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常勢叛服無常性往來無常情上仁者不懷而全力者不制也今不求中國之所以待虜者而屑屑焉校虜之盛衰強弱懷晏安之毒于此而忘備禦之圖於彼則愚竊以爲過

也今之策虜事者亦略可數已或謂西虜既附
宜申以盟誓結以恩信如漢之待呼韓可使永
爲外臣然豺狼無厭而要質于空言則難恃也
或謂東虜未服宜命將出師并力一向如唐之
擒頡利可使永無寇邊然物力方虛而邀功於
絕塞則難濟也或謂西虜雖臣終必爲患吾陽
予而陰圖之厚爲之餌以溺其志意多爲之間
以離其心腹因瑕用釁翦滅之易耳然計謀詭
譎橫挑強胡非中國之體也或謂東虜失援勢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三

必益弱吾撫輯而招懷之并以息遠左之兵寬
漁陽之戍因形制便安集之易耳然堂與密邇
易啟戎心非萬全之畫也此皆偏見一隅而不
覩其大視虜重輕而忘吾中國之勢者也且夫
中國所以常重者其勢在中國不在虜也物之
有榮悴舒慘不同而四時不易序星之有順逆
向背不同而北辰不易位夷狄之有強弱盛衰
不同而中國不易備也今 國家所以備虜者
可謂豫已重關列砦峻壘深溝之設非廢也堅

甲勁弩勾戟長鎗之用不移而具也芻菽糗糧
軍興百需司農按故額而輸之不乏也招選訓
習應援入衛之兵趾相錯於道也屯牧之法鹽
策之利猶可循端而復故也然深計之士石畫
之臣鯁鯁焉慮夫患至而無備者何哉母亦邊
吏者踵陋承敝而忘蓄艾之圖偷幸苟安而鮮
苞桑之慮乎愚以爲治心治氣此兩者最急也
法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今督責
備至而績効猶疎論議叢興而趣舍易眩未可

賜閒堂集

卷之八

三

謂治以天下之大憫然視虜爲莫可誰何虜固
未叛也憂虜必叛固未入也畏虜必入兵不見
敵而先爲煩擾未可謂靜若是者非所以待虜
也誠使諸邊將吏畢智竭忱并志一慮以憂虜
之心憂其職業何所不修以畏虜之心畏 國
家之法何所不立然後人百其勇而邊備可舉
也夫激水之疾可以漂石射虎之力可以沒羽
專誠致一則蔑事不濟愚故曰治心急也法曰
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關氣奪則走非獨

戰也凡國之守禦亦然今吾將士之氣由前則患其怯怯者選悞觀望不可與赴功由今則患其惰惰者因循委靡不可與應卒即有緩急則氣易奪也誠宜懸殊賞于前設重誅于後使陳力効能者與首虜同功隳績廢事者與失律同罰則怯者胥倡于勇惰者咸作于勤吾氣常完而邊備可無弛也夫握鱣拾蠶孰不奔利深淵峭谷孰不畏入賞信罰必士氣乃一愚故曰治氣急也人心定而不搖士氣張而不弛上下協

賜聞堂集

卷之八

聖

慮內外同力令事權不撓名實無眩人人遵畫一之法而圖明作之功守險而險固除器而器良訓兵而兵精蓄財而財裕則牖戶綢繆榮衛充實而不可勝者在我矣吾謀既定動則必應虜不得乘吾釁吾力既全守則必堅虜不能當吾前卒有二方之寇內嚮以逆軍吏則吾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避之于易邀之于阨虜雖衆必駭避之方銳擊之惰歸虜雖強必奪進勿與戰野無所掠虜雖暴必困吾以全制其

敵可必勝也是故不恃虜之不叛而恃吾有以待其叛不恃虜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其來要以吾之不可勝待虜之可勝而已安事校盛衰度強弱于二虜之間乎善乎漢臣言之也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羈縻勿絕使曲在彼聖王制馭蠻夷之常道也此愚所謂常勝之算也

賜聞堂集

卷之八

聖

申文定公賜開集目錄

卷之九

男用懋校

序

會試錄序

會試錄後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武舉錄後序

重刻楚辭序

重修長洲縣志序

賜開堂集

卷之九

文獻集序

六家詩名物疏序

廣輿記序

刻唐類函序

泌園全集序

召對錄序

刻升儲彙錄後序

繪屏奏草序

刻繪屏簡牘自序

王文肅公疏草序

重修蘇州府儒學志序

繪屏笥草序

賜開堂集

卷之九

二

賜閒堂集卷之九

序

會試錄序

萬曆八年庚辰天下士待試禮部凡四千六百有奇先是議者言今士習尊尚奇詭文體踏駁傷淳和之理宜令有司檢制甄別絕勿使並進制曰可尚書臣潘晟侍郎臣林士章臣何洛文既具令則請如故事臨校之上命大學士臣時行偕學士臣有丁往典厥事臣自惟駑下賜閒堂集 卷之九 二

蒙恩拔擢繇講幄進叅密務再踰年秩至禮卿能薄任隆頂踵莫知所報誠得海內賢雋以佐下風臣之至願也又曩歲丁丑臣嘗預校士及是大計固有以不稱挂于吏議者臣誠無所逃責上貫不問而再屬臣則臣所以竭節酌知陳力補過者咸在于此臣何敢不飭既入院與諸執事相戒務在黜險怪抑浮夸一矯其舊習以應詔旨盖什五而得一焉遵宸斷取三百人錄其名氏若文之可式者以獻臣嘗考覽

當代之籍觀士習之變大抵國初草昧經始淳

風未漓士樸魯而辨于政武健而怵于法卽有非凡不御之材兢兢守職救過而已時則多質而少文熙洽百年當成弘之際文教醲蔚士皆重博雅獎恬退恥不修不恥不聞恥不能不恥不達時則彬彬質有其文而不能于正又百年而天下之文日盛而入于侈士乃委蛇其道繁縟其節競斧藻而工擊斲其甚也浮游誇誕稱引夔魍象罔叛道離經之說而號爲奇士至于好奇而習愈壞殆孟氏所謂誠行淫詞生于心而害于政事者其爲世道病非淺鮮也皇上訪落紹庭修聖祖之法崇實政省繁文詢事考言要歸于綜核頃復深詔執事釐正文體幾以還先進之禮樂故一日而天下改觀士之在收者庶幾遵軌嚮風駸駸大雅之路則臣竊嘆以爲化均於埏埴而應速于鼓桴何其盛也已復思之世之樸也真似不消長短並見其巧也好慕其長而出覆其短籍令緣飾媒進篤論而

色莊謂得士何臣請畢陳其說凡事君之義無擇崇庠要于盡心蒞官之方無論要劇歸于守法蓋孔氏之訓曰忠曰勿欺而已無高論也

昭代之典法布在方冊吏習而民安之無異術也士誦法孔氏生斯世而從本朝安得所謂奇者而稱之凡所重于士者上之以道德次以功能卓然崛起于世世自奇之耳士不以炫驚而求庸也士惟無奇而欲以奇見則必崇竑其論議而競非常可喜之績蕩侈踰檢託之乎恢弘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三

虛僞恃氣託之乎豪特凌厲訶察託之乎高明騷屑紛更託之乎敢任乃有背棄師說軼而之典常之外者而衆相慕好因謂之奇則躍冶爲祥金而要駕爲良驥無乃非國家求士意乎是故察名實者戒矯飾求聰明者先平淡質行闇修屋漏無忝不必奇節孳孳公上之急臨事而辨不必奇勲盡心守法無失忠順臣之所望于士者止此耳且夫身事明主奮庸清夷之世至幸也經訓在前律令在後成憲在朝清議在

野至嚴也雖有抱關之能挈鉞之智慮無不自效而況士哉士慎勗之使人謂士習之淳自茲舉始則臣有榮藉無尚以臣之說爲卑卑無奇也

會試錄後序

是歲丁丑南宮士大集上命輔臣臣四維典試臣時行輟講帷事以從士既籍奏臣謹遵故事序諸末簡臣觀往昔勸駕續食之士大指在明先聖之道而習當世之法兩者士所挾以

賜閒堂集

卷之九

四

爲重上之所寤寐側席而求也昔周之隆日以德行道藝漸庠序之中然猶始和布令月朔讀法俾益習于官府都鄙之治士皆尊志一節修實而効之居則稱先王出則維天子使爲王國之幹其盛如此自漢以來經術多岐吏議紛雜故出入不悖所聞者恒董董焉蓋教化立于上則士之濡染也易習尚成于下則士之振奮也難其効可觀已我聖祖明道立法經緯百王一切刻僞斷雕以實行求士諸不在六籍孔

子不列于學官非義理典訓之文不著于功令
自朝廷達郡邑科指條教犁然具嚴百司務
廩廩舉職而不然者吏奉三尺隨其後故士誦
述先聖童而習長而安如此之專也進而任當
世稟仰成式畫一而守之如此之易也二百餘
年士之秉道循法稱學術事功者炳焉可述即
成周何以異然臣嘗過計以爲文敝于太盛法
玩于久安敝則緣飾愈巧而實不修玩則檢柙
常疏而節不立此士之所大患也比見佔俾之
賜開堂集 卷之九 五

士多驚詭奇談說之家常持空勾非徒繡其聲
悅又設淫詞而助之當官莅衆則微文避課先
名譽而後職業即重禁之其勢不止何也則習
尚已成而溺焉者衆也故爲今之士則稱難矣
皇上天啟睿明游神聖緒日討論 國家故事

興修 聖祖之約束創守不易轍臣主不異意
此亦士振奮之時也臣被 命校士操衡量而
程槩之其言皆宗本經訓力還雅馴兢兢于當
世之務可不謂承澤仰流能自板濯者乎雖然

臣觀其言未覩其實也夫士挾策而升能篤論
質言有司固收之亟而不暇求之備迨分職就
列奉 主上奔走則受寄重而課責嚴有不貴
其言而貴其用矣藉令飾樸售僞不當于功實
者是道之賊而法之所黜也蓋孔子論禮樂從
先進惡似是而非諸士宜何處焉砥節而首公
先勞而後祿惟職是修不計謗譽惟力是視不
校險夷寧言而慙母以便給遂其私寧行而觚
毋以泆忍淪其操則庶幾哉秉道循法之士能
賜開堂集 卷之九 六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皇上稽古右文額俊尊帝建首善自 京師始
乃隆慶庚午當大比士 詔特允儒臣言增兩
都解額而臣士美臣時行寔奉 命典順天試

事錄成臣時行當序諸末簡臣伏自惟念曩歲分校禮闈會 皇上首廣制科拔士甚盛暨監竽茲役所錄士復加故額焉先後皆出 曠恩度常格而臣兩得操尺寸預從事可不謂奇邁乎非獨臣爾即諸士所邁臣亦奇之 國家設科欽材著爲令式儒生斌斌向盛矣有司謹奉繩墨每賓興士如約而止士不能無留良焉臣方祗事 國史閱 先朝所上章牘諸請益解士者輒報聞罷故自儒臣始上議衆猶睢睢盱盱竊相謂難之而 皇上霈然發德音幸而聽許一時縉紳章縫靡不神竦色澤竊嘆 聖天子振世作人嘉惠賢儻前此未有也乃諸士生畿輔游辟廕適會其時臣故曰奇邁也夫非常之恩所以待非常之材國士遇則國士報今臣所爲報 上在得士耳而士直懷鉛抱槧以文詞進安所得非常之材而信之然臣聞楚相高柎而民無庫車齊王朝而惡紫國人莫衣紫從所好也故 上意有嚮則化捷風行聲疾雷震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七

天下赴之如影響而從之如流矧都人士皆燕趙間材古所稱慷慨沈毅懷節義幹者士從四方來固遊燕趙間者也又皆沾被德澤躡明昌之期寧無負非常之材抱國士之素爭自磨濯以對揚休命者乎茲者臣校其文大都說稱先王指事陳世能激昂持論不卑卑爲謏聞陋儒則庶幾哉材亦有奇足以答此奇邁臣所爲籍手報 上彰 國家得人之盛者將無是賴乎顧臣復有言焉古稱得人盛者以才小大不以衆寡蓋孔子稱唐虞成周夫唐虞五臣周九人止矣而號基隆漢以下圖形書帛推轂標榜多不可勝數然不逮古遠矣故士誠傑材雖寡盛也如取充而已雖衆不爲盛以其無當于大受也邇者海內有急率稱乏材至令人人論薦章交公車矣 聖天子取士如故法 恩渥有加焉猶尚如是則臣竊愧之今諸士增貢籍誠得傑士如臣言異日足稱任使副 德意則信盛矣設今日所舉不必賢于疇昔或又弗逮令

賜閒堂集

卷之九

八

廟堂憂乏材無已時則安用此多士爲哉夫實不中其聲窾言也梯榮階進苟志利祿參心也已獲嚮用舉生平而弁髦之稗行也有一于此則臣過信諸士而諸士乃大謬不然是臣以非材進耳夫安所逃責矣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書曰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諸士尚思爲王國之楨毋使臣蒙不任之辜哉

武舉錄後序

隆慶辛未郡國舉材武士升之司馬九月合試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九

之如故事諸射中者乃得試籌議規將略于是臣士美偕臣時行奉 上命寔臨校之既竣事臣謹序諸末簡臣惟自古帝王夷暴戡亂建威銷萌靡不謹擇可使而命將帥然歷覽史冊所稱將帥材何其難也創業之初梟俊雄傑之士咸附風雲而垂竹帛勛烈彪炳身寵君尊然皆起吹簫敗繒椎埋卒伍之中而位上將非有說禮樂敦詩書之素也天下旣平縉紳持文墨議論諱言于戈紬武力於時材官介士皆毀容折

節與俗爲俯仰類彬彬質有其文武焉然令杖鉞登壇則怛忽失守大至僨事隳重小乃懷翔視避文法國家奚賴矣由是言之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拘拘抱咫尺而隳績叙材具長短聲實相繆可不謂難焉故厲世摩鈍則務延攬因時救敝則先振作惟材所適操術有宜顧上注意奚若耳我 二祖廓清中夏汎掃北庭一

時元勲起微細而躡炎景大抵當世之材也及重熙累洽謀臣宿將已往而世祿統綺無揀緩

賜閒堂集

卷之九

十

急乃置武科蓄材用然旋舉旋廢徒具文爾已肅皇帝深惟萬世之策始者憲令廣延博取布之邊疆武科稍稍重矣而曩歲醜虜深入莫有摧鋒陷堅扼吭而咎其背者則信乎材之難也皇上續大嗣服垂意乎至寧 躬閱六師深戒邊吏將有失律係頸轅門而誅之間亦釋累囚責後効此真 神武馭世志士立功名之會也茲者旃裘之長輸貢乞封交臂肫膝蠻荒餘孽傳車致 闕下威北暢而澤南洽功光 祖宗

已乃猶不忘武服益廣、制額薦延附衆威敵之士以治若彼求士若此之亟也則延攬之遺策而振作之微權也諸士席韜鈴之世或起徒步而干有司得無有材任將帥足稱 上意者乎士固無兼材也凡跣蹻騰蹕衝陷折關者槩之談說則不工沉毅有謀知略輻輳程之膂力則不勝故射中多者必錄善方略者必錄兩者至微淺矣然而錄者臣所謂棄瑕捐細並採而兼收之誠冀將師材出其中也夫有材而弗收

賜閒堂集

卷之九

十二

則知驥任使則知士士奈何不務自効哉夫遭時致身畢智竭力以奉公上忠臣之心也軍旅不辟難義不旋踵烈士之所先也賈餘勇持空言徒將帥自命黜罰之所必及也得則身名俱榮失則杆文罔爲世所戒是在慎辨之爾矣臣書生也 上過而使之遶將帥材竊懼無所得材而又慮諸士之弗自効也故進而慙飭之如此

重刻楚辭序

賜閒堂集

卷之九

十三

辭以楚名何居自屈平著離騷而宋玉景差之徒祖之皆楚產也淮南東方嚴忌而下則何以稱焉非楚產而楚音則楚之音不盡楚而以紹明統紀疏決疑滯翼其辭以傳則皆楚之遺也故合而名之曰楚辭也昔仲尼刪詩正樂列國之風十有三而楚不與焉說者曰僭王之裔不陳于太師蠻貊之音不登于朝會故擯之云爾乃太史公傳屈平稱離騷以爲兼國風小雅而有之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浮

游塵埃而爭光日月則何以推高之若是竊嘗
意之仲尼非擯楚也離騷晚出適不當仲尼時
也仲尼嘗稱詩矣曰可以興觀羣怨可以事君
父而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今夫離騷抱節修
姱厲志芳潔引物連類以寓其忠愛約結佗僚
恹抑之思發乎情而止乎義即未必盡當乎優
柔敦厚之指顧豈在邶鄘曹檜後哉蓋屈平處
臣子之厄而離騷極風雅之變上續詩統而下
開百代之詞賦者也籍今屈平生于春秋離騷

賜開堂集

卷之九

三

傳于洙泗仲尼且急收之詩之楚騷庸詎知不
爲書之秦誓乎自漢以來著述之士擷其英華
註釋之家挾其微奧代有作者然班固賈逵之
書不復可考而章句獨稱王逸固自東京而已
大行于世迨考亭朱子校定其篇章七諫九懷
而後並從刪削而逸註遂爲筌蹄然博雅之士
卒亦存而不廢也是書梓于郡中少傅王文恪
公爲之序歲久漫漶習者病焉郡守朱侯懋和
司理朱侯官虞以聽政之暇手自讐校重付剞

剞以公諸同好者乃屬王邑博道錫王徵君百
穀問序于余余惟六經厄于秦火一綫幾絕漢
初諸儒補葺斷爛罔羅放失各以訓故顯門名
家能折角解頤膾炙當世而濂洛關閩之儒始
得尋其源流闡繹其統緒令微言大義煥然復
明蓋漢儒之功宏以遠矣逸之于楚辭猶漢儒
之于六經可遂廢乎余謂說詩者無以風雅之
變美稗離騷讀楚辭者無以考亭之說駢枝逸
註兩存而不遺可矣故略陳其端俟通今學古
者擇焉

賜開堂集

卷之九

十四

重修長洲縣志序

吾郡壤賦力征聲明文物常冠冕天下而長洲
附城特稱繁鉅不與他縣比縣故未有志隆慶
中浮梁張侯始創爲之具罔卿顧公所爲序迄
今三十年所矣武陵江侯來領茲邑既踰年政
通人和百廢具舉間考覽舊志則慨然嘆曰嘻
志猶史也史之法紀事紀言廢一不可而吳故
嫺于文學詞人墨士相望乃獨絀藝文不傳則

豈非邑乘之闕而長民者有遺慮歟乃延禮名士張孝廉伯起等重加纂輯益以藝文志縣自唐建藝文亦自唐始總之若干卷叩分臚列罔有缺漏洋洋乎纒纒乎真一邑之全史也刻既成乃屬余序序曰古稱經世之書無若周禮周禮所載邦國鄉遂縣道都鄙之政比閭族黨丘甸井邑之法至微瑣必書亦既備矣乃小史所掌外史所達凡四方之志與墳典丘索之書罔或遺焉則安取于藝文而若是以爲紀訓陳臬

賜開堂集

卷之九

五

彰往詔來垂聲問于無窮寄典刑于不墜故足術也譬之治家米鹽薪藁僅指刀布之數既籍而識之矣然必圖史詩書充牣在列乃稱世家故此藝文耳在家家重在國國重謂無關於經世可乎侯故以文章起家博雅好古簿書之暇游意翰墨吟詠論著雄視作者而又以間旁搜遠采舉英咀華令上下千百年間名人達士之述作與山川形勝政教風俗相附而傳其用心斯已勤矣雖然侯之爲此豈徒炫博闢靡輦繡

斧藻之爲尚哉則經世之志存焉耳蓋孔子卜而不取乎貴譏文勝之史惡滅質也乃筆削則因魯史文獻則傷杞宋籍令前乎無徵後乎靡述則聖猶病諸蓋侯之所輯非滅質之文而徵信行遠之文所以傳世而託于不朽之林者也其以裨益政理與助教化直藝文已哉昔子產爲政具有名迹可紀乃其潤色詞命好應諸侯則曰子產有詞鄭國賴之詞之不可已也如是蓋不以詞命故妨其政聲不以惠愛故掩其博

賜開堂集

卷之九

六

物侯之所慕効得無在于斯乎余故以邑志得侯之所用心且以俟後之傳循吏文苑者

文獻集序

海內稱文獻家甲華氏華氏世德語在傳芳集及學士鴻山先生所次續集中備矣先生曰是將載德行遠傳世不墜多奚以爲則蒐簡集中聞人大家所論譔別爲文獻集以傳而屬余序序曰古者詔祿以世合族以宗食采受氏之家秉德由禮承業守祀常累十餘世居則稱引典

訓遵用其家法出以好應諸侯勞問相語熟數
先人之籍十不失一斌斌焉可觀也當是時相
先以德澤相上以禮教天下之文獻常出于卿
士大夫之家蓋晚近世微矣世祿不行收族之
義缺士乃起徒步致卿相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間閭阡陌之間以貲業相君僕條熾條燼者何
可勝數德澤不足固其本禮教不足維其壞卒
乃陵夷凋落而文獻亦隨以亡方是時即有賢
豪崛起不附青雲之士不得施於世故天下之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七

文獻常出于學士大夫之述作述作者文獻之
所托而傳也昔司馬氏整齊世家論次列傳自
王公大人至委巷布衣之俠詳矣此其如綫之
緒不訾之軀皆已朽腐漸滅而德善功伐奇節
瑰行歸然獨存述其世則以世重稱其人則以
人重蓋孝子慈孫所不能舉而學士大夫能傳
之嗟乎述作之于文獻豈不重哉華自孝子以
來傳世數十歷祀百千其德澤禮教流風遺烈
繩繩不替冠帶縉紳之徒相望而出鴻山先生

其最著者也先生論議著作在承明石渠之上
其德施在州閭鄉國卓然古公族之賢者而先
生方有待乎當世之述作豈非計慮長久欲孝
子慈孫千百世無墜也哉學士大夫之言必有
如世家列傳者吾知華氏文獻之傳益遠矣

六家詩名物疏序

昔仲尼以詩教約之則蔽以一言而博之則鳥
獸草木之名必曰小子其多識不則牆面夫既
挈其綱要挾其指歸矣而至于勾萌肖翹形生

賜閒堂集

卷之九

六

氣化窮象緯而亘方輿耳目所不能暨者亦必
旁搜逖覽一一而討論之胡若是矻矻者爲哉
揚子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
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斯聖門博約之旨
而窮經者之正鵠也詩出于秦火之餘齊魯毛
韓鄭玄之徒各以其學名世訓教箋疏方軌接
跡迨紫陽之傳註而集其成 國家列之學官
著在功令蓋一統聖真而超百氏矣今人誦其
言家有其書非不沾沾自喜抗顏而稱四始五

際之家法然取一二名物以叩之豈惟顓蒙始學若金人之鍼即號爲耆宿以解頤折角自命者亦且泚顏咋舌而退彼多識之訓謂何而膏膏若此也蓋經學之晦久矣有司以尺幅程士士操帖括掇青紫如承蜩以涉獵剽襲爲事而高者翹舉橫驚竄入祗洹舍衛之旨以超悟捷入爲宗大都怵汗漫而習玄虛厭煩瑣而樂簡徑師不以督課弟子不以質疑而欲使博通于名物是聞鐘揣簞以爲日也其將能乎海虞馮

賜開堂集

卷之九

九

君嗣宗以名家子力纂緒業而尤覃精淬志于風雅乃述其家庭之所提命與其所貯遺籍兼收並採詳加註釋命曰六家詩名物疏而屬余引其端余受而卒業若登二室之巔而萬象咸矚入五都之市而百貨並陳令人目眩心醉若發聾瞽而昇之聞見也蓋其疏原本經訓故正而不雜援据爾雅故核而不浮參證于諸子百家故瞻而不漏疑關既闢奧義畢敷足以訂亥豕之譌別淄澠之混使講業問奇之士一展卷

而瞭然心目其有裨詩教豈淺鮮哉海虞文學故里經生學士多以詩鳴吾必以嗣宗爲翹楚矣如其反博歸約以合于仲尼說詩之旨必有精進而獨詣者余于嗣宗有厚望焉

廣輿記序

自班固志地理而著述家祖之蓋寰寓之內邑自爲載郡自爲紀皆命之曰志而裨官小史亦復有風土之記方輿之考各以其耳剽目涉筆而存之欲以罔羅舊聞徵信于當世然踏駁抵

賜開堂集

卷之九

十

悟譌舛挂漏者時時有之 明興方制萬里環四海之外爲帶幅員最廣成化中 詔儒臣修一統志囊括苞舉號稱全書然而因革取舍離合異同之際猶若有未盡者甚矣夫著述之難也余友雲間陸伯生氏博雅宏達爲蓬衣冠冕旣以同儕誼誤與世抹撥則超然爲汗漫遊海內縉紳衿弁聞伯生名爭倒屣褰席引爲上客以故燕趙齊魯河洛之間足跡殆遍所至問其山川風物時有潤略則慨然嘆曰夫履句履者

識地形不出戶知天下今親履其地而不能舉其籍綜覽之謂何乃蒐訪遺編諏咨掌故手自哀輯爲廣輿記而大叅黃君又玄寔給筆札資廩餼以贊其成既成爲二十四卷大都取裁一統志而叅以歷代史官列省郡乘刪繁就簡舉大遺細而于名宦人物尤多所考證間有附益蓋十易寒暑三易草而後成嘻斯已勤矣夫士有以經濟翊世有以著述鳴世經濟之士歷覽方維審觀諠俗考按其阨塞險固以知其厝注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三

存可也余雅重伯生之才高其志故爲論叙如此後之讀是編者得其所用心其必以余爲知言也夫

刻唐類函序

自秦漢迄六朝詞場秣苑之雄接迹而起往往以博洽命世蕭梁間乃有類書而絕盛于唐于時以詞賦取士士靡然嚮風雕龍繡虎遞相矜尚凡書林冊府山經地志稗官小史之記靡不旁搜逖覽字櫛句比區分臚列務極其耳目之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三

以永興等書爲補名之曰唐類函以其皆唐輯也刻既成屬余序之蓋詞家尚博而理家崇約博者含咀六籍蹂躪百氏挾五車之秘發二酉之藏有當年不能究累世不能殫者而太史公譏之曰博而寡要勞而罔功于是反而歸之于約則有托空寂爲精微執玄虛爲體要抗顏一世以爲身心性命之學至盡黜聞見束書不觀曰此書肆說鈴耳無所用之嗟乎使博而可廢也則墳典丘索之誦倚相不稱于楚實沉臺駘

賜開堂集

卷之九

三

之辨子產不稱于晉騶牙豹鼠疏屬貳負之對承明天祿之才不稱于漢也而可乎夫博約之訓繇洙泗出也尼父蓋稱一貫而萍實贛羊專車之骨若燭照數計萬世誦法以爲儒宗此何以稱焉夫外博而求約是未見卵而求時夜也必不幾矣今我冠章帶之士株守一經芥拾青紫操術簡而趨徑捷遂轉相慕倣以剽剝爲工餽飭爲富駕鑿爲新奇挾敝帚而寶康瓠卒乃空踈隘陋出而當官蒞政謀王斷國芒乎芴乎

其未有聞也敝亦甚矣美長蓋窮日夜之力更再寒暑而成是編其亦有砭時救弊之心乎抑願有進焉綴詞而約之事徵事而約之理觀理而約之心誠心會之矣以理衡事以事鑄詞則何識不恢何用不裕不跡山海而象犀珠玉之竝陳不入都市而雕幾果布之畢湊是博取而約收之方寸爲淵源而羣籍爲筌蹄也覽者當自得之

泌園全集序

賜開堂集

卷之九

五

吾師大宗伯學士潯陽董公旣捐館之十餘年而其孫某及曾孫某哀輯其詩若文而刻之曰泌園集公巖居日久棲遲碩寬有味乎衡門之什故以泌名其園而茲以名其集者從公志也公以文章妙天下自起家中秘徊翔石渠天祿間日食大官給尚方筆札雍容侍從者歷有歲年天子齋西宮公用特簡與勲輔同儔直一時金版玉函高文大冊多以屬公公所奏御多稱上旨其詞秘世莫得聞也而公卿大夫往

往蹕門通贊微惠乞靈幾得片言隻字爲光寵
公亦多所酬應蓋齏禁之所宗尚鷄林之所購
求重若鼎彝珍于珙璧矣而公常闕之篋中不
以示人卽門墻下士及子若倩聽請再三終不
能得退然若有所深避者則余嘗竊怪之旣而
測公微指則公益有志于經世而不欲以空文
自見者也 國初妙選賢雋陶之禁林而儲之
密勿豈徒使摛華揆藻橐筆優游而已所以貴
飾大猷緝緯鴻業於是乎在公固厚自期待而
賜聞堂集 卷之九 三
默已注存直俟時耳乃公復引寢拔旣駸駸揆
路俛得而竟失之者何公所事 嚴主所居要
地中制旁掣噂沓滋興遂中萋斐以去去而振
澹鄉族具有規略皆經濟緒餘則公生平蘊抱
益有怵鬱約結而不得伸者何暇遑詞人之業
爭雄鬪捷於觚翰之場固知公之不欲以空文
自見也雖然世之所共寶者若懸黎結綠明月
夜光皆藏之深淵邃谷而精靈曄敷光怪溢發
窮人力以致之卒顯當世公卽欲自閤能終閤

哉曩公嘗爲余言文者心之聲而身之華也譬
之于人百骸四體賅而存焉然攝而聚之者神
也鬯而宣之者氣也匪是則禽鹿強行者耳昔
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汎濫六藝百家以會其神
遍遊名山大川覽聖哲之遺踪以昌其氣故涵
茹苞括靡所不貫通疎宕適逸靡所不超詣有
出之神解而得之氣勝者故凌厲千古爲作者
之雄此文之正鵠而稊林之型範也余猶記公
年已耄耄而扼腕談事下筆聲聲若懸河倒峽
賜聞堂集 卷之九 三
其神完氣壯深于文詞得子長家法故其持論
如此蓋子長旣整齊世傳罔羅放失成一家言
猶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之君子公之
意其或出于此乎至于今而公之文遂刻以傳
則所謂當世共寶而不能終閤者也夫公志不
施用而僅見于文讀公之文以推見公之志後
世必有知公者是在茲集矣

召對錄序

隆古聖哲都俞一堂龍雲類從魚水交契故能

翼宣至理躋世熙平詩書之文可考也漢唐以

降此道寢微然而英詎謂席忠賢遇巷宣室召

問栢梁和歌延英之奏御有呈崇政之議事不

輟垂之史冊竝爲美談本朝自二祖開基

宣廟嗣統法宮便殿燕見非時內閣平臺幸御

不絕自後亦復寥寥矣 泰陵銳意修復無何

而 龍馭上賓 永陵取法同游未幾而朝儀

併廢堂廉迥隔晝日濶疏旣金列賁睽隔已甚

昔以爲成規今以爲曠典故廬陵有論對之錄

賜閣堂集

卷之九

主

長沙有交泰之編永嘉任丘別有私紀學士大

夫時或稱而道之臣忝非據渥荷 上恩九年

之中對 郊壇對 山陵感恩殿對渾河對

毓德宮者各一對 朝門御幄者三大抵敬天

勤民定元良容直諫飭邊備諸政事史官記注

起居貯之東閣會三殿災皆燬于火臣曩從閣

中錄得數條藏之家語云 主上明聖而德不

布聞有司之過也臣爲此懼乃倣先正遺意輯

而存之爲召對錄以示子孫使世世瞻戴頌述

無替墜焉

刻升儲彙錄後序

國家之有元良冊建最重諭教最急往牒具存

夫人而知之矣 主上神明英毅修紀叙倫分

辨于 宮闈慮先于 宗社臣等屢誦 札諭

及入對 便殿面奉 德音親覲 睿表曾微

纖芥影響稍可疑議而紛紛之論曹起于外廷

何哉竊嘗仰測 上意以爲天性至親 儲宮

大典權宜統于一尊事宜稟于獨斷故未形而

賜閣堂集

卷之九

主

逆探之則見以爲窺矚將發而顯播之則見以

爲漏泄 中旨已決而外議復叅之則見以爲

竇覬爲貪功一觸而反汗再忤而投袂起雷霆

既震臺省爲空決裂甚矣及羣言稍寂而 手

詔特頒曩之紛紛者始轉而忻忻相告乃知

淵衷默定非衆庶所能涯涘也臣不佞忝備丞

弼于冊建諭教亦嘗開陳諷勸時而剴切時而

微婉露章者什之二三密奏者什之七八至于

委曲調停有口不能言言不能盡者安能家置

一喙噉噉自明而或謬易其詞過以相詬讐之
瘖者齧藥病者灼艾苦楚自知耳人也何尤暇
日檢篋中疏草得先後題請及回答 聖諭并
奏辨賀謝有關儲議者得如干首彙而錄之因
付之剞劂以傳語云身隱矣焉用文之臣臥家
久不復譚中朝事然 上意所存 國本所繇
定猶有若射覆者有叩焉則以應之是在斯錄
矣

綸扉奏草序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三九

在詩小雅蓼蕭湛露彤弓諸篇上以式燕示慈
匪頒馭幸而其臣頌戴稱祝長言之又詠歌之
渢渢乎盛矣乃蒙謗被讒感憤風刺若巷伯青
蠅之什亦竝著焉豈世道人情鑒觀斯在故亦
存而不廢耶余待罪密勿十有四年嘗荷 寵
靈微 恩數遷擢賚予慰勞褒嘉往往度格踰
等干時聞命偃僂讓而弗居則有辭疏若例不
得辭及辭不獲命則有謝疏比任事滋久煩言
蜚與則有辨論乞休之疏嘗竊自訟以爲大臣

遭時柄事進不能卓有建樹以酬 明主之眷
知退不能保有令名以免士大夫之訾議斯有
覲顏愧心已爾安所置詞而又沾沾自喜以爲
歌器有傾危而奔車無善息勢使然也方市虎
三至棘蠅羣蜚而 天聽不移 聖鑒不奪猶
得賜骸乘傳雍容歸老于寂寞之濱寬閒之野
有所託其不肖之身何厚幸也余旣掉鞅畏路
閉關息機超然毀譽是非之外而獨念 君父
渥恩生平遭際有不容汶汶者卽不能播之詠
歌而第存之章疏以宣 主德以明臣節是亦
詩人之遺意也夫疏凡若干首釐爲四卷曰綸
扉奏草刻而藏之家且自爲序

刻綸扉簡牘自序

余以萬曆戊寅荷 上簡命叅機密洎承乏首
揆先後十有四年諸司以故事相聞四方萬里
箋記輻輳退食之暇輒有裁答口占手勒積凡
盈箱多至不可勝校余旣歸田之五年而兒輩
刻之以藏于家曰綸扉簡牘諸往來通訊寒暄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三

動定之語皆削不存所存特關政事者爾昔人有言謀之貴多斷之在獨夫謀與斷房杜之所不能兼而余敢希萬一于下風竊自惟念密勿之司萬微所自出百責攸萃如其訑訑拒人冥冥決事苟充位而已國家安取若人而倚恃焉蓋余待罪綸扉時亦多故矣論議羣譁災沴疊見國計殫于漏卮民力困于竭澤吏治靡于繁縟邊備弛于偷情鰓鰓屹屹凜若淵冰則嘗與中外執事往復商訂質以見聞叅以籌畫務求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三

其是而折其衷重者與肩疑者與決謀集衆思不必同于已斷歸主上不必出于身要在隨事匡維多方補救務以弘贊太平之理而仰對明天子倚毗至懷乃若力不從心言不副意程功寔踈計效殊鮮是則今罪焉而莫敢諉也夫駑馬駕十而蹙鼯鼠技五而窮余寔似之如曰饕寵營私漫不可否事則簡牘具在嘻吾知免矣

王文肅公疏草序

余與王文肅公比肩立朝三十年而共事內閣者七年公以省覲獲請而余謝病歸上手詔趣公還政府越二年復以將母移疾去先後與同官合奏或獨請或密陳疏凡若干首其子辰王太史櫝而藏之秘不以示人人亦莫之知也公沒而其孫時敏出櫝中疏草刻之刻成以屬余叙曩余待罪九年所嘗奏御章牘不及公什之三四而公柄事日淺視余獨倍徙卽余驚蹇樸拙不敢望公然公亦非好爲聒漚者何纒纒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三

娓娓若是蓋公不得不言言不得不多時使然也當是時國事劬勩多故矣而號爲尤難者二旋幹之難難于國本調劑之難難于人情此何以說也上英睿獨斷宮闈之事外廷不得聞而巷議橫生廷論蠡起冊建故久不決留侯不云乎此難以口舌爭也而公獨爭之強上曰可公曰否上應愈緩公言愈急上亦屢變其說以與公相枝柱公之計窮而言亦窮乃先請出閣以明等威示意嚮上不得已而曲從

公自出閣禮成而儲位始默定也斯已難矣

上初闢言路起廢臣言者益發舒無復顧忌其所厚望而苛責者常在輔臣上或震怒有所譴斥公常婉委救解往往霽威從薄罰或貫不問人不以德公而更極詆交許公方且爲疑標爲怨府難抑又甚焉公居此兩難者日在憂疑跋扈之地而事求必濟功求必成言安得不多也然余竊怪公之言率皆犯顏苦口抵觸忌諱數稱病似託以去就爭似要而上終無所忤

賜聞堂集

卷之九

三

其待公愈渥慰諭公愈懇而倚任公愈專何也知公一稟于直道而發之誠心也直故屹立不懼百折不回誠故可以孚豚魚開金石而況明聖之主可爲忠言者乎宜上之眷眷于公去國且十餘年矣而猶念公而召公以囂凌紛糾之時恃公爲重也君臣之遇可不謂千載一時者乎余猶記公嘗言異時搢柄在上故政體一而指臂易使今操柄在下故議論煩而否臆滋甚履霜之漸非朝夕故矣余深有味乎其言

語云良工苦心讀公之疏者可以得公之心于語言文字之外矣

重修蘇州府儒學志序

今學宮遍海內而吾郡獨以闕敝鉅麗歸然爲稱首魁壘奇雋之材豎駿流鴻由茲奮迹者項背相望蓋文正之風詎安定之教術寔經始而育成之其風氣完美文物炳煥非直以地重以人重也學故有志自蔡徵君惟中始嘉靖間王吏部祿之重加修輯爲卷十有二年運而往人

賜聞堂集

卷之九

三

去其籍蝨侵蠶食蕩爲飄塵未有執筆而隨其後者潤州陳君仲玉來領教事稟仰功令宣邕規條以風勵諸生已博求掌故悼文獻之廢闕則愾然曰嘻夫抱關之賤官不易方挈鉞之智守不假器吾已徼一命爲諸弟子師有專職矣而鼓篋操縵之區裸裎講肄藏修游息之所從事顧紀載闕如問其籍而不知也徵信之謂何司教者有餘責矣乃訪吏部遺編得之搢紳家叅互考訂循其義例而潤色之未備者旁搜而

附益之昨分臚列鉅細畢該按籍而校十不失一蓋矜然備矣志既成則捐俸以梓而問叙于余余曩覩中外百司之吏往往弁髦其官而遽廬其職業便文避課計日待遷已耳有能一志在公陳力展采無越畔之思有鳩功之實者不多見也陳君一郡博士耳祿秩微薄不關吏事非有簿書期會驅使而程督之乃能覃精率職孳孳養士育賢徵往詔來之務爲之遡原委羅放失立章程防弊蠹令久墜之典頓還舊觀畫

賜聞堂集

卷之九

三

一之規永垂後式所謂仕不擇官思不出位大有造于庠序者非耶蓋余因是有感焉夫博士所司者學宮之籍而士所誦法者先聖賢之籍也余少隸學宮時先輩皆多質少文悛悛訥訥非六經孔孟之微言不著于佔俾非濂洛關閩之緒論不形于觚翰卒澤于典訓醇如也乃今家異教人異說相習爲浮游險譎澶漫鈎棘之詞聲慕而響臻標立而景赴其于先聖賢之籍若弁髦置之矣蓋文體一壞而士習隨之浸淫

正道安所底止吁可懼哉誠令師若弟子相觀相勗博士守學宮之籍以垂遠圖諸弟子守先聖賢之籍以期實用是使吾郡之文獻與天壤俱敝也余日望之矣陳君所至造士有聲殆聞安定之風而興起者余故推廣其意而叙之簡端

綸扉笥草序

累朝以來閣中凡有密奏及奉 諭登荅者皆稱爲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

賜聞堂集

卷之九

三

大以文淵閣印緘封進 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余自萬曆戊寅入 內閣叅機密越癸未承乏領事蓋兢兢守職矻矻在公者九年 上聰明英斷威福已出海內欣然望治自惟拘譴庸劣不足以仰佐下風然至于軍國要機 朝廷大政 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體之所宜行而 淵衷未發諸司待命而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未嘗不從中調劑就事匡維其或上有特諭或令中官口傳皆隨至隨荅刻期取

辦與同官襍置據案俾紙奏成於手中詞取疏
通不爲文藻事求明暢無用繁多歲月既深寢
以成帙韓子有云入則告其君出則不使人知
者大臣宰相之事余嘗佩服斯言故自閣中掌
故及二三同事外無得見者余絕不以示人人
莫之知也歲辛卯余得請歸田不復關朝事兒
輩間從笥中搜獲舊艸將刻之以傳余不許已
復踞曰請勿傳而藏之家以示子孫乃許之名
曰綸扉笥艸且題其端

賜閒堂集

卷之九

七

申文定公賜閒集目錄

卷之十

男用懋校

序

申氏宗譜序

家傳

甘氏續修宗譜序

內江蕭氏世譜序

陳氏重修族譜序

倦遊稿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一

五湖歸草序

校刻萬首唐人絕句序

徐侍御詩集序

表文榮公詩畧序

課餘集序

雲東拾草序

讀史一班序

靜觀堂集序

陳雨泉先生已寬堂集序

蜀堯集序

書經講義會編引

鹿門絕嘏詩小引

織里草引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三

賜閒堂集卷之十

序

申氏宗譜序

古者因生以賜姓立宗以合族國有史家有乘
民庶有版用以維教化厚風俗雖人代綿邈離
析播蕩而支裔猶犂然可考者其譜牒不亡而
籍具在也宗法既廢合族之義闕則公卿之胄
降爲輿臺簪纓之家夷于阭隸有崛起隆貴而
迷其所自出者至于贅壻養子從外家及冒他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一

氏者往往而是蓋仲尼稱杞宋書莒鄆惜其無
徵而惡其非類千載有餘喟焉吾申氏故出四
嶽在周申伯封于謝楚有無字漢有培公或在
魯或在魏在魏者宗勉最著宋則學士維新兵
部尚書堯佐蓋南渡後始居吳中江丞相萬里
謂宗勉之後散在四方或居姑蘇雲間者是也
堯佐嘗輯家譜自宗勉後二十一世具可考其
居姑蘇則譜軼不傳可考者自元至正以來丘
壘歸然于吳山之麓者七世耳始葬者諱敏三

遂以爲始祖敏三生官保爲二世祖官保四子
曰振曰恭曰聲曰河恭則三世祖也恭三子曰
源曰庠曰綸源爲四世祖源生鉉爲五世祖鉉
二子曰博曰怡博爲余高祖怡生洪洪二子曰
鸞曰鳳其支裔別有圖蓋自高祖以後始析爲
二支矣博一子周爲余曾祖周二子曰堂曰乾
是爲東城府君余大父也生余父古愚府君士
章然余兒時大父猶徐姓余爲諸生亦因之已
聞大父言吾少育于舅氏從其姓然吾申出也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二

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小子識之余既
登朝隸史氏奉諱家居乃行求申氏族屬而總
功以內無在者惟世父懷隱翁于先少師古愚
府君爲兄行而翁女兄適故宮保袁安節公頗
習申氏世系其言核余乃上疏請復申姓以成
先志余歷踐館閣微天子恩澤追遡原本自
曾大父以下三世皆獲貤贈而吾申氏始以衣
冠之族稱于郡中語云一歲樹之以木百歲樹
之以德余先人積行累善二百餘年以綿其宗

祀庇其子孫而昌大其門閭若堂構之有基蔭
畬之有美種亦旣深且厚矣第以委巷布衣無
所自標異而又不附青雲之士聲施來茲即
耳剽所及存其名或不能舉其字存其字或不
能詳其素履寢遠寢微不絕如綫而余貿貿焉
靡所傳述令家乘闕而不備先人之懿美闇泐
而無聞是安所逃罪乎余用是惴惴乃叩列世
次爲圖以示子孫令世守之永永勿替以附于
古者尊祖合族之義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三

家傳附

祖乾字易卿號東城累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配陸氏累贈一品夫人 繼配嚴氏 生二
子長士章次士毅俱陸出

東城府君少時育于外兄怡竹徐翁所遂以爲
子從其姓翁素饒于貲家僮數輩轉逐梁楚間
益拓其業然常領重役徭使縣中及長鄉賦府
君旣長則代翁爲家督公私嚴辦靡不當翁指

是時吳俗簡樸府君婚時猶以平定巾白韉成禮以故終身不尚華靡以節儉訓子孫翁晚而舉子弱不任事事皆決于府君翁故匠籍念欲析箸予府君半產可數萬金府君私念吾受匠產而遺子孫憂是爲重利使也固辭不受脫身出別籍爲編氓而任翁家事如故翁子被訟當對簿噤不出一語第睜目視府君府君代對無撓詞或時受窘辱亦無愠色居里中有所睚眦常面斥之歸而達旦不寢曰若人得無報復乎

賜聞堂集

卷之十

四

因自引咎使人慰解之其畏事如此聞郡邑有司貪黷輒唾罵因戒子孫慎毋效若輩所爲自取禍敗也及見孫時行擢第年七十四以嘉靖癸亥十二月二十日卒距生爲弘治庚戌二月十三日配陸氏以嘉靖丁亥六月三日卒繼配嚴氏以嘉靖庚申十二月十五日卒俱葬婁門外金鵝鄉之新阡

父士章字俊民號古愚長洲縣學生累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 配王氏累贈一品夫人 繼

配黃氏累封一品太夫人 生一子時行王出

古愚府君少而穎敏習經生業未就以父命游

賈雲間府君見諸賈人競錐刀仰機利而食心

弗善也暇則持一編吾伊不輟已娶王夫人夫

人兩兄皆業舉子從明師講授夫人以諷府君

府君遂感奮努力爲問學聞邑博李先生以尚

書教邑中弟子雲集乃操笈從之踰年遂通經

術援筆爲文詞立就學使者奇之拔以爲學官

賜聞堂集

卷之十

五

弟子無何以積勞病嘔血數歲不能治佔俾學幾廢然府君資性絕人每學使者臨校稍披習故業輒見獎拔居前行凡三試應天不第會歲饑家益落尋喪王夫人不肖時方髫年頗知學府君顧不肖泣曰吾貧且病又數奇不復能自立成吾志者孺子也乃日課不肖而以館穀自給不肖亦三試不偶府君鬱鬱不得志踰年以疾卒年四十有四生平開爽和易與人交洞見底裏然剛腸嫉惡常面折人過已即忘之性至

孝東城府君嘗對獄南都而病會大疫同舍相枕籍死府君方就試日夜侍疾竟無恙人以爲孝感云嘗讀書蕭寺中鄰女私矚府君欲來奔府君正色拒之語在樹德錄王夫人婉慧端重事舅及繼姑備執婦禮既操家秉當艱難困苦中拮据黽勉井井嚴辦居恒滄漣縫紉日無停晷府君常夜讀夫人篝燈相對手女紅佐之無倦容生不肖最愛而不假以詞色始就傳時稍游惰即持挺逐之不肖之嚴夫人甚于嚴師也

賜開堂集

卷之十

六

卒時年三十有一府君生正德丙子七月二日卒嘉靖己未二月七日王夫人生正德丁丑九月十一日卒嘉靖丁未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婁門外金鵝鄉之新阡

甘氏續修宗譜序

大中丞虔南甘公開府浙中卓然以明教訓俗興復古道爲已任已而歎曰夫治國觀于家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也繼序闡繹責在來裔小子何敢讓焉乃出其先世所藏宗譜重加蒐輯

而校訂之既成以屬余序蓋甘氏受姓出殷甘盤在秦曰羅在吳曰寧咸以功名顯其後散居楚蜀及江右江右最著江右之族或在南昌或在豐城或在奉新若信豐信豐最著宋嘉定間繇丹陽來徙自仲銘始傳世十有五其鄉祭酒及逢衣生播聲稱者不可勝數而起科第位通顯自中丞公始譜嘗修于弘治戊午越百餘年寢達寢軼中丞公乃續修之釐其譌舛補其闕遺凡祠墓志傳宸章公檄莚文族約之類

賜開堂集

卷之十

七

靡不具載其于世次先後遠邇戚疏判若列眉粲若指掌渢渢乎備矣申子曰余讀甘氏宗譜而有概于古今之際云古者合族以宗繫民以兩公卿大夫兢兢尊祖收族之誼有馮有翼以世其家比閭族黨之氓安土食力相保相受以世其業瓜瓞綿綿而弗替葛藟庇而勿傷故其教化隆風俗美宗法旣廢九兩之繫闕則離析播蕩覆墜湮沒者往往有之世祿之胄或降爲輿臺夷于萌隸編戶之族至反眼掉臂邈然相視

如秦越蓋俗化之敝久矣而譜牒幸存猶得以考其世系辨其昭穆而不失乎合族之遺法與繫民之遺意亦猶行古之道也故漢之良史罔羅于舊聞唐之選人甲乙于門地尚有究心于氏族者而自宋歷元則淪于腥羶委于草莽率迷其所自出海內有譜之家落落如晨星古道之不亡直如綫耳中丞公乃援據禮經追溯本始修廢舉隆萃渙合離以不億之庸敏開方輿之胤祚以有徵之文獻垂不拔之宗盟不亦偉

賜閒堂集

卷之十

八

乎夫宗以譜重譜以人重賅而存之不若翼而傳之之永也故必有顯者致位燁赫能昌其世閱則傳必有賢者載行淳懿能光其世德則傳乃中丞公身備之矣其譜之必傳于世當與廬陵眉山偕峙而並永矣後之覽者油然而生其孝弟之心而趯然興于雍睦之化其于明教訓俗興復古道豈惟一姓一家于世風尚亦有賴哉

內江蕭氏世譜序

余曩以詞臣從蜀趙文肅公于講幄公時時說

稱土風及其鄉之賢豪長者則已聞內江有蕭氏云余既謝政歸十餘年而蕭侯某來丞吾蘇以其間出世譜眎余曰吾蕭氏系宋微子歷秦漢以來代有聞人譜逸不具論論其著者始祖覺世居江右之安福十三傳爲思明思德思道元季之亂避兵賈蜀遂家焉其居內江自思德始五傳爲都御史一菴公翀督兩粵軍務有殊績六傳爲監察御史友山公世延以孝友稱其後則澂江知府懷山公仲輦昌同知懷吾公菖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九

南京監察御史鶴侶公如松及其他通朝籍薦鄉書者不可僂指而皆世守經術以忠孝節義表于鄉至于閨閣之英則又有撫孤亢宗矢死靡忒蒙表宅之典者縉紳先生及里之父老皆能道之傳云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小子幸徵一第爲天子命吏奉奔走期不隕先人之澤而譜牒未備文獻闕而不存何罪之敢辭乃自始祖而下推本世系彙而成編以爲世譜此非余小子之能寔一菴公

等之遺意也余聞而喟焉蓋古道之亡久矣古者攸爵命氏合族而立之宗故有萃而無渙有永而無斃晚近不然即聲勢烜赫震耀一時者往往迷其所自出而水木本原之義微矣侯之此舉其愾然復古之思乎抑余聞叔孫穆子稱不朽以功德不以世祿乃一菴而下皆宣力展采爲國家布德樹功其積之也弘其施之也博是足以垂休闡繹而列于不朽之林矣而侯且繩武繼志規恢其緒業則蕭氏之興其未艾也

賜閒堂集

卷之十

十一

夫余以所得于侯質所聞于文肅者後先券合故不辭而爲之叙

陳氏重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其宗法之遺乎其起于宗法之廢乎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則有宗子之法以明世系立統紀而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曰宗以族得民使之相聚相賙相恤相保油然而生其孝弟之心而翕然臻于親睦之化何甚盛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人自爲祖家自爲籍昭

穆世次靡所摠攝而世教日益衰公卿之胄簪組之家則有降而阜隸困而負薪漠然而反眼掉臂者仁人孝子但焉傷之乃各譜其宗之所自出雖綿邈繁演播遷離析而昭穆世次犁然皆可觀記不至漠然相視如途之人其以維宗法于不墜用此道也聞之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其是之謂乎今海內稱衣冠閥閱甲乙陳氏陳肇自大媽盛于潁川漢晉以來迄國朝具有譜牒可考越百

賜閒堂集

卷之十

十二

年寢以剝落而大叅愚所陳公起家臨川爲侍御史歷參岳以歸閔譜牒之廢闕則愾然曰嘻家之乘國之史也史以世紀世家網羅放軼昭揭來禩俾明德之裔彌久彌昌而吾陳氏宗譜曠廢且百餘歲竟絕于余乎則余安所逃責矣乃按宗人所采輯彙而成之爲陳氏族譜其稱郭堆者陳自盱江綿田來徙卜吉允臧茲焉造端志慶源也自念九府君傳二十世曾玄雲仍昉分臚列明支系也建祠以奉始遷之祖諸宗

人行誼勲伐名位表著者皆祔祭焉示風勸也于是陳氏始有完譜儼然宗法之遺永永無墜而公之子朝璋來倅毗陵屬余序之公嘗督漕行河請以河喻河出星宿海越慈嶺于闐至于積石歷龍門底柱而東合伊洛瀍澗漆沮濟潔之水播爲九河而歸于渤澥其潤九里則漸洳三百潏洄灌注其源皆本于河故記稱三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重本夫宗族亦猶是也其始一本其卒涵泓演迤至

賜聞堂集

卷之十

十三

不可勝計故立譜以收族萃其渙而合其睽則重本之義存焉公徃習河事聞且見之矣即不得盡施于國而復用之家以志慶源則思闡釋以明支系則思聯屬以示風勸則思建赫其以興孝弟之風弘親睦之化寧有涯涘哉余觀陳氏譜知天下有世家觀公之所建置修輯知陳氏有宗法故不辭而爲之序公余同年進士也

倦遊稿序

余所善王山人子幻數爲余稱孟孺之能詩也

介而謁余余竦然心異之孟孺家世起武功爵稱萬戶侯祖父皆好儒而父左虞尤善詩爲詞林先輩所賞識孟孺嗣父爲侯其自喜爲詩益甚嘗一領漕坐註累破亡其貲家遂辟立所居不蔽風雨無經宿之儲治兵使者稍引用之敝衣冠屨而上事不能具鞅鞞其刻廉自苦若寒士云而獨淬志研精寄興篇什其閒曠恬適之懷清婉適逸之致忼慨沉鬱之思往往見于古風近體諸詩余雖不能知詩而諷之有餘音玩

賜聞堂集

卷之十

十三

之有深味信子幻之不虛美也已孟孺過余出所爲詩若干首名之曰倦遊稿而屬余序余謂孟孺子之名倦遊者何子客遊耶豈嘗擔簦蹣屐憑軾結韉濡足于權貴人之門乎子宦遊耶豈嘗奉簡書履行陣交綏中原蹀躞塞上奔走竭蹙無休時乎而皆未也奚遊之倦而託之詩孟孺曰否否大鵬之搏九萬六月而息鸞鳩之搶榆枋數仞而息其游不同其息一也吾徃以職事浮江踰淮沂大河而北爲京都之遊茲受

事幕府駕余皇被組練臨渤海而犯波濤爲海濱之遊然而非吾好也古之達人逸士以車駟爲桎梏冠裳爲微纒遠之若膩去之若浼遊方之外而與造物爲徒吾甚慕之吾今者低眉俛首趨承唯諾于指使叱咤之間役役焉以勞吾形汨汨焉以溷吾神吾得無倦乎吾之名吾詩者以此余倦遊人也聞孟孺之言而躋之乃不辭而爲之序

五湖歸草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

十四

震澤蓋稱五湖而洞庭兩山夾峙最奇勝其東山則余友前於潛令伯徵黃君之居在焉伯徵蓋五湖產而以倦遊歸也則哀其詩若文刻之曰五湖歸草云伯徵博聞強記工文詞自爲蓬衣生聲籍籍起然數躋于京兆已對公車試博士擢令杭之於潛爲神明宰而不樂仕進遂自免歸徙居郡城之日華里賈其餘力以修詞人之業其於觸事撫景述懷紀蹟輒有吟詠論著先後十餘種雅不欲傳之人嘗自言吾不能與

古作者及當世名家並駕方軌執鞭弭櫜以相周旋聊以抒吾性靈樂吾餘年爾蓋晚而精心竺乾持綺語戒或率意成篇投囊貯篋未嘗一自標置即好事者携之去間刻以傳非其好也而獨津津言五湖意常念之時登樓西望或出郭汎舟臨高原而指顧莫釐長圻諸勝概映帶眉睫間則躍然以喜曰此吾故鄉吾童子時所釣遊也已又愀然以悲曰吾先人寔栖神委蛻于斯而不能相終始吾將營菟裘焉而未得也鍾儀之音楚莊易之吟越吾獨得無意乎故伯徵之述作甚富篇帙甚繁而獨注意五湖歸草刻之以示子孫志不忘本也余觀古達人賢士高曠恬逸蟬蛻塵埃之外者晉則陶徵士淵明唐李則陸甫里先生魯望徵士始令彭澤不爲五斗折腰竟解綬賦歸以詩酒自放魯望當危亂之朝義不苟合筆床茶竈徜徉松陵笠澤間以著述自娛後世誦其詩讀其文想見其丰度皆以爲一代殊絕人物伯徵以令自免再和

賜閒堂集

卷之十

十五

歸去來辭以見志超然有彭澤之風其寄興五湖追尋皮陸所嘗吟眺處咸爲嗣響翛然有甫里之致疇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余故與伯徵爲同舍生比罷歸又適同里數數從伯徵游詩筒相屬故不辭而爲之敘

校刻萬首唐人絕句序

詩以絕句名古未有也而自唐始蓋樂府之遺而律之變也樂府叶于管絃律嚴于聲病而絕句不必然也是自爲一體者也然而名絕句者

賜聞堂集

卷之十

六

何或曰是截律之半而成者或曰截律首尾而取其中或又曰古稱黃絹幼婦謂妙絕也然而非本指也余竊意之凡樂有卒章賦有亂歌曲有尾聲而絕句似之如曰詩之終篇云耳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此可以意逆也夫才情有縱而必收格調有抗而必墜當其意之所極詞之所窮則爲之挈其綱要撮其指歸束之以短章收之以急節故絕句者斷章而取節者也短不傷于續脛急不病于

絞絃詞則簡易徑捷而意則深長微婉有斷而復屬終而復始之義焉其膾炙一時者往往傳之宮廷播之衢巷習熟于村童里婦伶人樂工之口諷之有餘音咀之有餘味何其美也然以之爲樂府則不純以之爲律則不類故曰樂府之遺而律之變也余觀唐詩選輯無慮數十家未有專取絕句者自宋洪魏公景廬以壽皇退居重華游戲翰墨常取唐人絕句以供揮酒乃次第錄呈前後積至萬首遂刻以傳曰萬首唐人絕句然挂漏舛錯間亦多有余友趙君凡夫偕黃君伯傳參互考訂闕者補之譌者正之其數增于前其精核倍于昔因付剞劂屬余序之夫冀野之羣不必皆良而神駿出焉鄧林之植不必皆奇而隆棟在焉故旁蒐廣采所以資洽聞也博覽汎觀所以備精擇也是編出而唐一代之詞章盛衰畢見諸家之述作工拙並陳若過冀野而入鄧林颯颯乎泱泱乎有不勝收者矣乃若緣詞逆志遡原歸約不以汗漫迷其軌

賜聞堂集

卷之十

七

轍不以蕪雜汨其鑒衡則以俟夫運斤削錄神解而獨詣者此又二君未發之旨也

徐侍御詩集序

雍丘徐君善長起家進士宰吳之松陵爲良吏已徵入臺中出按遼左按晉陽爲名御史所至聽政觀風時有休暇每撫景觸事盱衡扼腕咸寄興篇什其謁告里中亦如之合先後各體詩若干首曰宦遊稿曰里居稿若干卷松陵令黃岡孫侯梓之邑中蓋邑人所視以爲甘棠懷思

賜聞堂集

卷之十

六

而諷誦之者也刻旣成侯以書來屬余序余雅不善詩何能稱詩然聞之管人以爲詩心聲也而係之土風東南之音柔婉而多情致西北之音忼慨而尚氣力吳謳越吟不能強而秦聲也趙之瑟燕之筑不能變而齊竿也習也蓋孔子刪詩列國之風十有三而中州居其七其時里巷之歌謠閨闈之告語匠意而成章矢口而合調皆足以被之箎絃協之律呂蓋天地之中聲出焉善長寔生其鄉少而濡染長而服習旣深

契乎敦厚溫柔之旨而沉浸六籍苞含百氏其軼才淵思又若有溢情于詞表融機于象外者當令松陵時所居波濤之國魚鳬稊稻之鄉淫潦相仍連賦山積徵督之令旁午而游刃有餘鳴琴自適多詞人墨士之游其詩閒澹幽雅無感類軼掌拘迫糾纏之態其升車攬轡當邊關阨塞河山險固之處伍符徵調公私繹騷其詩多感事憂時悲壯可喜而皆冲然泊然亢而不激怨而不怒無拊膺裂眦忿厲不平之懷故讀

賜聞堂集

卷之十

九

善長之詩而知其爲天地之中聲國風之遺響也蓋孔子稱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無用乃善長所至政聲皆赫奕可紀所居治辦所去見思非深于詩惡能達于政乎善長方駿駘嚮用異時清廟明堂之上詠歌盛德追朱絃唱歎之音余蓋爲善長翹足而待矣

袁文榮公詩畧序

行始上春官而出少傳表文榮公之門遂橐筆隸史氏公謬加器異許以爲衣鉢弟子是時

天子齋西宮公以弼臣終歲僊直所爲翼廟謨
定軍策及供奉秘密文字日無寧晷或夜半承
手詔起黹燭奏對徹旦不交睫其于優游暇豫
之時絕少而常以其間召行及王宮保元馭余
少傅丙仲入直中時時談說文稅揚挖今古嘗
問三生能詩乎對曰未也則爲推本風雅及漢
魏盛唐諸名家示以途徑于 國朝則稱北地
李獻吉左輔王允寧蓋獻吉祖杜陵而允寧宗
獻吉公與周旋館局稱同調者也公嘗自爲詩
賜閒堂集 卷之十 壬
今三生屬和然莫能應而會吾鄉王君百穀以
高才生給事史館公雅聞王生讀其詩擊節稱
歎恨相見晚其唱酬諸什具集中百穀以詩名
而公之好不啻已出以是知公之深于詩也公
之經營極慮在國家調劑苦心在同列學乎巷
遇在 恩威不可測之主安得詞人之業而稱
之然公身廟廊而心丘壑其宏博之識沉鬱之
思忼慨激昂之氣冲夷曠達之襟懷往往播之
篇章而托之吟咏不瑣琢而工不綺靡而富不

屏顏詰曲而奇蓋器有兼收而神有獨詣者夫
聲鼎飫其一嚮窺豹見其一斑此亦可以得公
梗概于作者之林矣公所爲詩甚多歲久散逸
及是其孫景高搜公遺草得詩如干首名之曰
詩略而屬行叙昔漢儒以明經大用言必稱師
行老矣常愧公衣鉢然猶得叙公詩以傳于世
是亦漢儒之志也

課餘集序

金陵文學孫建侯嘗以詩投余余爲屬和郵筒
往來者踰年而建侯拏舟過余敝里倒屣促席
歡如平生余謂建侯以子之才宜且爲博士業
屈首經傳馳騁校枕之場其于一第猶承蜩掇
之也今輟此而從騷人墨士爭奇鬪捷猶然側
弁逢衣稱弟子員是不亦操瑟而立好竿之門
乎建侯曰不然凡所爲通經學古遐覽窮搜兀
兀終歲者非他也欲哲于理而嫻于詞也理暢
詞達蔚然而成章者爲文鏗然而成韻者爲詩
其體裁各殊其本之神識出之性情彌中而彪

外一也且夫墨守訓詁勤攻佔俾敝精勞神爲仕進嚆矢得則棄之吾何有焉吾游意于風雅寄興于篇什引物連類以資博洽絺章繪句以助葩藻發舒所自得而操其機鍵則何文非詩何詩非文故吾以舉業程課之暇間有吟咏非以彼易此也欲兼治而並存之也余曰然建侯乃出其諸體詩若干首名曰課餘集而屬余敘余旣重建侯詩嘉其志乃直以建侯語弁諸簡端而付諸梓雖然建侯尚不忘余言毋舉一而賜閒堂集

卷之十

三

廢一焉可矣

雲東拾草序

少宗伯學士韓公存良旣沒之十年其孤逢禧等出公所爲詩賦若文如于卷將付剞劂而屬余叙其曰雲東拾草則公所自署也余嘗按書契以來文體之代變尚矣大都際世隆平士大夫精研道術篤守經訓以鼓吹休明藻黼鴻業其詞皆出於雅淳自風會日趨異學滋起操觚搦管之士角立而爭鳴博者以宏肆汎瀾爲富

巧者以雕鏤纂組爲工奇者以艱深詭譎聳牙詰屈爲卓絕皆足以譁衆駭俗自喜爲名高而槩之乎道術經訓則未有當也余聞長老先生言翰林儒臣以文學侍從爲職其著作之大者三國有史事則載筆而紀言動操是非予奪之權人主有所褒厲若布恩澤則分直草制宣達上指以代華袞上時御講幄則執經論說于前陳善責難以熙聖學然各有體焉史家貴詳瞻而精核王言貴簡重而深厚勸講啟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三

沃貴明暢而剴切雖有炫博鬪巧以奇自命者靡所置之書不云乎詞尚體要不惟好異蓋至於好異則文滋敝矣公生平內行甚修能力行孝弟以訓於家族暨領辟雍則著爲條教令環橋觀聽者具有法程在中秘時內江趙文肅公爲師以理學鳴世獨許公爲高第弟子已有時禁士大夫擅理學家噤口不言而公獨盛相推詡至舉以策士蓋公之精研道術篤守經訓始終不貳其心隱顯不渝其操矣故其發爲文詞

無論紬史演綸敷闡經義淳然胥當于體要即率然酌應之作靡不攄所自得而歸之典刑不欲以辨博奇巧追逐時尚余所聞於詞林先正者乃今幸覩於公公所謂深識體要而不爲好異者也公當大用俛得而失之其施不究然觀公著作窺公所操樹後之知公者其必不以名位爲軒輊也夫

讀史一班序

余少而識周懋修氏蓋自爲逢衣生藻譽籍籍

賜聞堂集

卷之十

孟

試有司輒傾其儕偶已又能詩能古文詞駸駸作者一時搢紳先生干旄之使靡不倒屣折節而交懋修于是懋修之詩若文稍稍出而行于世然懋修雅不自好而好觀史自左氏春秋遷固書以下迄于勝國皆汎覽博習通其大指間以意評騭引當否證是非儼然若身際其時目擊其事與其人相上下而旦暮遇之者嘗出一編眎予曰吾不慕雕龍而喜窺豹此管中班爾因命曰讀史一班而屬余敘之余起博士爲史

官所聞詞家先達無不則古昔稱先王徵述已事以爲典式而頃有大異不然者人鑿空虛家驚奇詭其上稱胥庭栗陸之世漆園舍衛之旨而下乃拾唾核珍敝帚浸淫于蛇神牛鬼恠誕不徵之說問之史事茫然不知夫史者百家之型冶而萬事之衡鏡也藉令東史不觀師心任已即博如施析辨若髡衍猶塵飯渣羹何益于用蓋懋修之才宜于用而適不用者也故獨以其詩若文與騷人墨士馳逐于詞苑之圃而以終其身然則士之懷瑾握瑜沉鬱而不試者何限若懋修者亦重可惜已夫豹藏于南山逢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世亦以文章故稱豹隱後必有因是編而知懋修者詎一班已哉

靜觀堂集序

今寓內儒生家攻佔俾操觚鉛日從事帖括以就有司之尺幅而微一遇未嘗習古文辭旣已離疏屬通朝籍分職受事則有錢穀法比兵戎

賜聞堂集

卷之十

孟

河湟之政經營奔走劬躬鞅掌于其間不暇爲古文詞迨其倦而休及年而返初服則已當年齒頰暮精力耗憊之餘或厚自封殖日治家人生產或任放爲達以杯斝聲伎自愉快不復爲古文詞故雖抗志雕龍希踪刻鵠未有不局于罷室于時而限于日力者甚矣其難也曩余校士南宮而得今大叅馬君德徵君于博士家言固稱獨擅而時露其芒穎出入于古文詞之中既爲尚書郎入領將作出司筦樞之務積資至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五

余而屬余序余不能爲古文詞何能重君然竊聞之立標而趨蔑不至者審括而射蔑不中者君以彼篤志與其專力欲窺作者之藩籬而闢其堂與其進可勝量哉余言蓋爲之嚆矢云爾

陳雨泉先生已寬堂集序

夫文質之相嬪若循環然然而揀文之敝莫若以質故仲尼從先進而不取乎賁追思史之闕文其紬文勝則曰利而巧文而不慙蓋傷之也我吳文獻冠冕海內揆藻敷華之士接迹而起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五

蓋莫盛于弘正間而頃者文敝滋甚纖穠綺靡浮淫險怪之詞橫驚捷出至剽剝異端決裂經訓散淳朴而漓本真于人心世道有遺慮焉余少而慕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其文皆深厚雅淳而不詭于正誦其文以知其人欲觀其風采接其議論而不可得也晚而得見雨泉陳先生先生起家甲科歷仕至方伯不爲不達然恬于仕進數歸臥而後強起所至潔廉無私以清白稱既長方岳駸駸大用矣甫耆年即致事歸而倘

祥林經以筆札自娛與人交和易真率久而驩洽無間蓋先生遺榮早退有那曼容之達取嚴一介有胡威之清陶然詩酒間有彭澤之致令人飲醇自醉有公瑾之懷澄不清滑不濁有叔度之量其中廓然泰然超于塵垢之外而後發之著作形之賦詠直據其胸中之所得與其心境之所獨詣不礱琢而工不攜拾而贍不淘洗而澤不抗激而高若朱絃疏越拊之有遺音玄酒太羹挹之有遺味所謂質任自然不求文

賜聞堂集

卷之十

五

而文者也其以抹文之敝而還先正之典刑不在茲乎余聞先生嘗自言吾詩不入格而無俗韵文不成家而能達意若欻然不自足者余謂詩本性情而文從義理無俗韻者風雅之源流達意者詞章之體要先生固已剴量文質冥契而默成之雖謂先生善自名可也于是先生之子某等出已寬堂集眎余余幸卒業焉而爲之敘

芻蕘集序

芻蕘集者余友繆子仲晦之所作也仲晦以明經爲高才生試輒升其偶名聲籍籍其所搏心揖志精研力索者皆六經孔孟之微詞奧旨與夫儒先宗匠所爲憲經翼傳純明雅正之言而間者世教日乖文體日壞一時之所宗尚與仲晦相枘鑿以故數試京兆不售士論爲之扼腕而仲晦亦喟然曰嘻吾乃握三寸管與少年爭短長徼詭遇之獲哉遂棄去舉子業爲古文詞其所感遇輒有吟咏復著爲箴銘及連珠雜體

賜聞堂集

卷之十

五

積以成帙名其集曰芻蕘而間出以示余余受而卒業乃知仲晦超然遠覽卓然獨詣其詠歌論著皆陶寫性靈根極理要質而不俚贍而不浮步趨矩矱而不詭于正往往出其胃中之所得以開發矇瞶匡世而拯俗其與世之棘猴葉玉牛鬼蛇神以炫巧騁奇出入乎貝編雲笈之旨而究若搏沙嚼蠟索然無味者可同日語哉語云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仲晦旣懷瑜瑾處與渫志不施用故託之芻蕘以希當世之採擇

而世蔑有知仲晦者昔人慨士不遇良有以也然吾聞子雲之書自謂覆瓿而獨桓譚知之以爲絕倫世果有如譚者有味乎仲晦之言而采擇之則浮淫弔詭之習必且回瀾而息談矣覆瓿云乎哉

書經講義會編引

余羈紲而受博士尚書是時吳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董董一二決疑問難靡所傳習余甚病焉乃從書肆中徧求名人達士所爲疏解訓義

賜聞堂集

卷之十

三

及帖括制舉之文可以印證發明者皆手自採錄積數年至若干卷既卒業遂獲雋以去而好事者謬有稱述頗流傳四方余既以詞臣久次橫經勸講日侍今上于帷幄所進尚書直解雖分日更撰而余以顓經刪訂爲多今內府所刊書經直解者是已蓋余向所採錄第以舉業從事多尋摘章句拘牽藝文未能超然于章縫鉛槧羔雉筌蹄之習而廣廈細旃之上直以闡發大旨剖析微言要在啓沃聖聰敷陳理道

不爲箋疏制義所束縛其簡切明暢有不待深思強索而昭然如發矇者獨是書藏于禁中惟閣臣講僚乃蒙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觀焉余甥李漸卿鴻從余邸第得而讀之因與懋嘉兩兒共加裒輯合余前所採錄共爲一編於是尚書大義論說衍繹粲然備矣徐文學家世受書謂是編不可無傳欲付剞劂公諸同志者命之曰書經講義會編而余爲之引其首

鹿門純嘏詩小引

賜聞堂集

卷之十

三

夫泌水衡門表頌人之邁軸台背兒齒祝君子以岡陵逝彼白駒願言維繫皤然黃髮式是典刑德與年而並崇名以德而不朽茲惟純佑亦有令聞斯人寰之所罕兼而風雅所爲咏嘆者也趙郡中丞嗣山曹公之大父曰樂軒翁者紉蘭佩芷握瑾懷瑜藏身戶戶之農擊壤而歌帝力樂志漢陰之叟抱甕而絕機心甘肥遯于丘園收芳評於月旦然且敦修行誼被服詩書以勤嗇爲身模以義方爲家教篤垂餘慶燕及後

昆有子象賢允矣公車之彥維孫繩武卓爲甲
第之英即今江海名區巍然秉鉞東南重鎮安
若覆盂是雖中丞綏殿之猷寔則太公燕詒之
訓居然大耋粵有賢嬪旣一德以同心復齊年
而偕老方之古昔洵若龐公食力耕耘絕跡于
城市傳家清白遺安于子孫表耆舊之高蹤播
隱淪之芳譽斯人往矣維翁有焉以故搢紳先
生騷人墨士題之曰鹿門純嘏咸有歌咏相與
頌褒嗣風雅之遺音述熙朝之盛事余寔不斐

賜閒堂集

卷之十

三

僭引其端云

織里草引

自余攻帖括役史事已日坐禁中治文書未暇
稱詩旣歸老湖山間欲以餘閒寄興篇什顧未
知途徑所繇俚俚已耳間從故所善王先生百
穀有所廣唱讀其詩未嘗不斂衽擊節推以爲
詞盟之牛耳而百穀顧爲余亟稱錢君簡栖云
是時楚士江進之袁中郎令吳中皆好詩尤好
簡栖詩倒屣敝席引爲上客于是簡栖之名籍

籍吳下余旣交簡栖相得如生平驩恨相見晚
而簡栖出其所爲織里草詩賦若干首屬余題
評余不知詩惡能評簡栖詩然嘗聞之詩必窮
而後工尚矣顧其牢慙沉鬱佗係不平之懷蓄
而時發不入于怨誹則出于憤激雖有偏至終
乏大雅而余覩簡栖其氣溫其色和其持論不
詭于道其爲詩能以博瞻助其菁藻以微婉收
其鄂譁以雋朗標其韵度以莊嚴韞其色澤連
篇累牘不疎于位置單言隻字無窘于才情不

賜閒堂集

卷之十

重

飾而葩不抗而豪不束而律風淪乎遠婉黃初
而高視大層矣夫簡栖以彼其才濩落不試處
蓬藿之中懸罄而立僻詎不謂窮然簡栖自工
于詩不以窮故蓋其所得于詩者深也異時羅
才巖數宣布中和樂職必有推轂簡栖以應
明詔者是編蓋爲之嚆矢也夫簡栖所居曰織
里故以名其草其他刻尚多茲其一云

賜閒堂集卷之十

終

申文定公賜閒集目錄

卷之十一

男用恩校
嘉校

序

贈大宗伯陸公予告南還序

送光祿卿劉公之留都序

送張年丈擢蜀府長史序

送趙先生分教仁和序

贈少司徒李公考績序

贈郭大將軍序

贈郡守周侯考績序

贈憲長曹君晉右方伯仍領兵備序

贈大參彭君擢按察使備兵漁陽序

贈右方伯曹公擢廣東左使序

贈撫臺周公考績序

又贈撫臺周公奏績序

賀觀察蔡公榮膺封典序

贈郡守朱侯考績序

贈郡守李侯考績序

贈長洲祁侯考績序

海虞耿侯考績賜恩太孺人八十壽序

賜閒堂集卷之十一

序

贈大宗伯陸公予告南還序

今天子御極之禋有 詔起少宰華亭陸公于家進大宗伯是時公在告且十年所固辭不拜而 天子特以宿德重望強而致公至則歛容禮下之甚一歲中 賜告者數遣郎吏從其邸白決曹事不以朝謁煩公而公固乞骸骨去書五上乃得請 上爲降詔褒美賜乘傳以寵其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二

行然公蹙然意不自得也曰嘻夫臣乃廢居草野而 上過聽而驛召臣臣自以狗馬病不能事事而 上重傷臣志而厚爲臣禮恩至大然臣所以報淺鮮矣夫邁會 明主受特達之知而沾沾蒙潔身之名安得嘿而已乎即上書言天下大計累數千言曰以是報 天子畢吾志公之進退雍容如此始公之至也公卿以下注意高仰之計且持 國秉以道德匡輔 主上求去之日相與陳義深論譬說百方終不能得

則謂公雅不好仕進抗然有以自高而行竊從公論議察公之心及聽觀 天子所以待公者蓋君臣之際可謂兩得而俱重者也夫道德之臣與功能之臣異凡知效一官材任一職則必馳騖奔秦殫慮竭精極其力之所可至以陳功見能而上乃縻以祿秩而程其績叙道德之臣不矜智名不靳勇功要以惇明方執寄國典刑係天下之望 天子尊任而優禮之不以職務勞也用其言行其志以風示百僚維世訓俗而已不以名爵羈而使也古者仕爲公卿歸則爲鄉之老其鄉之子弟受法焉天子臨觀辟雍則親誦帝尊袒割執饋修憲老乞言之節其重如是顧豈必任職處位出入廟堂而叅帷幄哉公旣壯登朝已卓然負經濟之志蓋晚而爲 主上強起自顧其筋力之所不能而後去之其望實隆于朝廷而言論風節有所式于鄉之子弟庶幾古所謂重臣者乃 上亦遵修古誼而曲聽公進不窮其力退不奪其志俾純德之臣不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二

二之老巖然並見于明時斯亦所以隆高 聖德而偉太平之觀也由是言之公以其身重則上益重矣 上以公重則國家亦益重矣故曰君臣之際可謂兩得而俱重者也公之歸也鄉大夫謂行宜有言于是乎言

送光祿卿劉公之留都序

余讀詩至羔羊則有慨于俗化之流云當周之隆德教被南國其大夫正直節儉有退食委蛇之風何其美也周道廢闕詩人本之在位稱述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

先王以示來者則二南之風微焉夫始未嘗不遵儉德而未乃相嬗以靡也俗化之流漸習使然豈不信哉留都今之南國士大夫濟濟在列威儀爛然甚可觀也乃職事清簡日有餘快稍驚于輿馬章服游教洽比之驩蓋其習漸于靡矣 主上明道訓俗敦朴先天下公卿承流聽風趨然慕古羔羊大夫者庶幾遇之乃余所親小魯劉先生固其人哉始先生爲考功清操雅尚精鑒朗識維時大計羣吏所甄別簡汰率稱

上指譽望籍籍乃先生固乞奉常而南已召入貳大理會 天子哀矜庶戮之不辜其亭質疑事平反冤獄甚衆大抵出先生然先生退然無自功之色其居廷悛悛有讓不欲先人退而接其言論察其神情沖澹玄逸若嚅大羹之和而聆清廟之音也即羔羊大夫何以加焉今年冬銓司以留都光祿卿請 上詔以先生往而先生故所舉士獨咨咨相顧言先生行誼純美資伐最茂不宜去 天子左右而之閒曹因謁余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四

願有言也余蓋嘗亟至留都過光祿故署頗聞遺事云 高皇帝始建都邑置百官光祿卿以下大夫陞秩至九列視古膳夫酒正之屬貴重矣乃又設署禁近夫飲食細微而令尊官專制之宮禁邃密而令外廷叅之何也則以慎國用抑王侈崇儉素于 朝廷爲百工式也當是時乘輿不以私奉養大官之儲董董給足士大夫廩廩德讓食不重味衣不完采無雕幾組穀珍錯肥甘之奉斤斤如也夫上以明昭儉德而下

爲百僚宣揚素風光祿之設豈顧不重歟承平以來習俗既遷事任稍異光祿不得其職而以空名獨存乃相與目爲閒曹謂可以蓄尊養名計資叙而要崇牖漫不事事非 國家始建官意也昔毛玠楊綰一起任職而公卿以下至乘柴車損騶從聲樂豈必繇權位動人哉修行砥節望隆于天下乃靡然而從之耳今誠以先生之重考國家故實復先正之典刑自厥躬始令百司庶府師師相觀革薄而爲忠斷雕而爲樸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五

羔羊之風豈不翕然南國哉異日編修韓君輩故以毛詩出先生門下余故陳詩之義爲先生贈

送張年丈擢蜀府長史序

余嘗按漢興以來諸侯王傳相大抵惇明方潔博聞有道之士天子所欲更嘗而屬任之者往往繇任職高第推轂爲九卿積功勞至丞相其重如此然當時士大夫自以棄居藩國不得與朝廷論議有鞅鞅心而漢諸侯王多驕蹇不奉

法漢使使即訊王又輒以微文坐相故雖有賢者內疑于見疏而外怵于及禍則志意摧阻媮一切爲苟安蓋諸侯相始自輕也然余觀賈生終身事梁而不以其故掩才仲舒歷相江都膠西兩王而不以其故詘節龔遂王式幾不能自脫于昌邑之禍而經術治行推高于漢庭彼守道循職挾其所素蓄以遊于強宗悍王之間而無辱已敗名之累故所在而重當是時資適逢世懷通侯之印揖讓入主之前持國秉貴重而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六

遇詬辱者不可勝數也由是言之士大夫所自輕重寧獨以諸侯相哉 明興衆建維城以藩輔天子大都遵用漢法承平以來罔亦少密王國之吏乃壅閼隔闕不復得仕京朝其勢輕重所繇大抵與漢等士大夫仕于王國有不疑于見疏而怵于及禍卓然守道循職有以自重者吾未之見也余同年進士武功張君始令曲沃以公廉彊直治辦有聲已乃爲忌者所中沉淪瑣列久之稍遷廷尉平卒徙蜀府長史以去君

固惇明方潔博聞有道者不宜得是官而君雍
容居之廓然無疑而恬然無所干休所謂守道
循職有以自重非耶今寓內封建王者之都數
十郡縣而蜀最號爲樂國剖符析圭南面而稱
孤者數十王而蜀最號爲賢君誠能秉禮率義
時時前說稱詩書以匡輔王德翼戴大宗庶幾
河間東平之烈則道益高職益茂漢所稱諸侯
相豈足論哉君當行顧謂余何以贈我余應之
曰君何難諸侯相願君無忘所以令曲沃而居

賜開堂集

卷之十一

七

廷尉平者以相蜀則諸侯相自君重矣

送趙先生分教仁和序

余讀功令則深覩 國家廣厲學官之意云凡
郡縣皆置學博士擇民材俊若通一藝以上補
博士弟子高等則受餼于學官三歲輒試有司
按繩尺謹擇可者與計偕詣春官其入等可進
士者春官籍奏 天子親臨問賜第焉而後以
次除吏即沉淪庠序不得志有司則董學使者
歲課其業以受餼久次貢之春官卒業國學如

弟子願受職者補郡縣博士爲弟子師夫起進
士爲吏與貢爲人師者所繇殊路矣然大都取
賢歛才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以興教化潤
色鴻業其歸一也自茲意寢微徃徃以資格限
天下士諸自科第者率見褒寵稍由任職更推
轂至大官而郡縣之師以不出科第見謂冗散
卑濫錄錄未有奇即以稱書聞上輒坐故事量
移王官國學而止夫旣已命之爲師使郡國縣
道之子弟儼然尊事之又從而屈抑之下無得

賜開堂集

卷之十一

八

師之重而上失育材之道非國家始創制意也
余願推國家之意略採古法益重郡縣師之選
如漢世所稱賢良茂材方正博聞之士傑然于
時年力甚盛者使任其職銓司勿泥故法稍引
擢異等至文學侍從以上令諸郡使察舉優以
賓禮別于升斗簿書之吏然後郡縣師益自重
而海內羣弟子翕然皆知嚴師斌斌興于禮義
太平之原也蓋余持是說間以質之好古者而
未嘗訟言於人人是歲趙樂軒先生適以汶上

司訓起家艱再補浙之仁和以去而屬余以言
余聞先生爲弟子時好學篤行於百氏無所不
窺其文詞不詭於大道涇之人士咸推先生其
教汶上當齊魯之郊古所謂閑于文學好禮義
之國也先生身教督之學成而行尊諸山東大
師無不靡然尊讓先生先生固賢良茂材方正
博聞之士非耶余嘗過武林攬觀湖山之勝求
其縉紳先生與之遊蓋文物滋多于齊魯其士
習雅馴知嚴師先生教必行道必益重安知部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九

贈少司徒李公考績序

今天下蓋急財賦而難度支上常操其急以趣
辦責成於下故圖之愈難下常任其難奔走竭
力而憂不濟故需之愈急是兩者交相病矣于
是以法一切苟紓眉睫之患心計之吏起而析
秋毫務爲精覈不知其澤之竭也大臣不然不

狗小便不求近功劑量贏詘之間兢兢持國體
以宣營主德而使民陰饗其利則豈非所謂萬
世之計哉 主上冲聖勵精爲理慎擇六卿分
釐庶政維時應城李公以名碩受簡自廷尉擢
貳地官會大司徒缺以公攝事乃從掌故閱戶
口圖籍慨然歎曰天下民力竭矣夫御者馳驟
不已銜敝糜脫即易以造父猶不免于敗必休
馬更轡而後進今之民其亦銜敝糜脫之時也
於是疏請 上言元元所以困苦狀甚悉 上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需然發 德音量減天下明年租稅諸民間負
縣官錢輒以予之吏宣布 詔書所在歡若更
生矣公又日夜深惟以爲前代生財之法在今
日尚闕一大政錢法是也則又條錢幣所以便
狀上之謂古稱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一日
廢則土膏涸又云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
以役使天下而說者以爲利不讐本所費多而
所得鮮此非天府之算也請令天下行錢法便
于是詔水衡都官及郡國皆鑄錢以銀爲母以

錢爲子使母權子而行國用以濟而民亦不重困先是太倉告匱令民入貲得補三舍生及郎吏則太學猥雜而選舉陵夷至是有以爲言者公力持之欲遂罷其令疏不盡行而鬻爵之議亦稍格矣夫公職財賦領度支乃獨導主上以德惠母開利孔其指歸于損上益下以爲貨源所謂錯國于不傾之地而藏于不竭之府者也大臣之謀國如是哉公貳司徒滿三載有司以最績上天子嘉悅璽書褒勞進公父母大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父母如公官錄其子一人太學生云公嘗守毘陵毘陵諸大夫仕于朝者徵余言爲贈余嘗按漢黃次公薛贛君皆以治郡高第入爲九卿至丞相然其功名皆損于治郡時何也則彼以治郡之體爲國體也公自名給諫出守毘陵能摯摯務民以和雅愷悌變化其俗即潁川馮翊不過矣迨積功望至今官其所謨謀規設獨能持大體如是蓋不以上之所急徼一切之功不以下之所難輸一時之便其爲國深慮施澤于民

其博藉令持乘用事即嚮所稱三者乃其徵已夫干霄之木絜之百圍凌千仞而不撓所植有深也蔽川之艦益之千斛而蝕水不加尺所受者鉅也公之材非直干霄之木也其量非直蔽川之艦也異時位益尊注措益廣勲績亦益懋將社稷生民賴之獨財賦度支重哉若彼次公贛君者眇小矣諸大夫其毋以潁川馮翊之政沾沾誦公也

贈郭大將軍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自余橐筆侍從列在交戟中則睹記北邊事云始虜悔禍款關歸我叛卒解辦請臣交臂受事先皇帝天覆殊俗臨觀闕而受之乃剖符錫封比外藩衛歲許入名馬雜市漢物自是虜懷附威德北邊晏然少事矣今天子嗣鴻業因遺策深惟制禦綢繆之計乃詔疆吏無敢狎虜益發卒治塞繕甲兵儲餼糧以備不虞簡熊羆不二心之士推轂而授之鉞稍易置債帥偷懦不事事者會雲中請帥議者言雲中故直單于

庭號肘腋重地虜旣內附獻琛之使相錯時驅馬入市喧闐摩擊設衡視軼發不奉要東難可制也又邊氓習虜數闌出財物比歲饑易與爲盜非峻防厲禁難可弭也雲卒故驕悍煦之則隳重繩之則賈怨非恩信難可馭也自除關通道烽燧不驚將吏無鍛戈礪刃乘障守塞之急則偷一切爲苟安無久遠深微之慮卒被它患難可禦也宜得忠勇廉惠威望素著者位上將假便宜鎮之乃可由是大將軍永昌郭公寔奉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

上命自山西徙鎮雲中越三年而循行使者列上功狀其畧言大將軍某持身介與士信謀國慷慨事不避劇難嘗勒兵護市上虜卑耳柔伏不敢瞋目而視拊循三軍之衆如臂使指間行城堡操畚鍤與士伍分功居無事如臨大敵邊備無所廢弛即古名將不能過也惟天子亦以爲能乃授公都督同知領鎮如故蓋縉紳介冑之士咸以爲榮于是兵憲肖巖王君淮江許君徵余言爲贈余嘗按古將帥決勝于兩壘相

拒之間也易而畢力于四郊無事之日也難何者當其擐甲執殳躬冒矢石堅城在前齊斧在後其勢廩廩出必死萬有一生之計故常以覆軍禽將而立勳名及其投戈息馬緩帶輕裘進無辛執馘之功退不虞償軍之罰則徃徃以舒緩愉佚忽未然之防蓋習之偷久矣曩公守漁陽塞虜輒入輒覆之已鎮山西先事伐虜謀有保障之績大小之戰數十常摧鋒陷堅其勳名固赫然萬里至其沉幾遠慮憂公思職爲國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四

家樹未形之防使虜不得乘間窺隙而動可不謂良將任干城者乎然兩壘相拒之間其功著而四郊無事之日其功隱著者足以博通侯之封萬金之賞而隱者見謂無奇上亦莫之異也明天子厲世磨鈍課功實細大不遺故公獲以其無事之功未覩之效荷寵靈登峻秩等于旂常竹帛之榮蓋亦曠然不世之遇矣公誠益務稱塞持使者所上功狀兢兢無墜令主上無北顧憂庶幾哉爛焉史冊則余也尚當執筆

爲公述之王君余同年進士也

贈郡守周侯考績序

我吳開郡當江介海壖幅員不數百里而民物浩穰商旅輻奏壤賦力征常甲于域中自海上中倭熱蕩繹騷旱熯淫潦相接踵爲虐田野之怨咨閭閻之愁歎旣已駭目怵心而供輸徵發符檄旁午有司至不能沾斗祿頃權稅 詔下駟僉渠奸貪緣中貴竄名籍爲廝養已受署用事則四出爲暴攘斂百方民不勝怨憤相與譟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呼約結掊擊用事者焚其室廬磔其人而暴諸市白晝大都奔走如狂以疑似破家者不可勝紀會前守以遷在行停車慰撫之三日乃解而訛言相驚猶洶洶虞亂于是撫臣以聞且言吳郡故難理而有亂徵宜以時安輯守臣從遠調猝未至晉陵相距不數舍守賢且才治辦有迹如易地而使可信宿至人心可安亂可弭也制曰可于是上黨周侯自晉陵來守吳侯自爲郎時有駿聲旣守晉陵不再期而威惠並行聲

猷大播吳之人蓋耳熟焉已受 命馳至顧瞻徘徊則慨然曰嘻夫已亂定紛扶危拯敝若治病然審緩急察標本而施方劑可幾而理也今吳民之困極矣逋賦日積而惟正之供日虧

上以詰王者安所置對計莫如督新課酌舊逋以寬有司之譴自宵人言利詭云抑末 上過聽而致行之卒不可罷與從內屬恣睢莫可誰何毋寧從外制設禁防去泰甚使無爲厲足矣此兩者吳所急吾先其急者可也具以便宜質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十六

兩臺並是其議乃告大司農及中貴人皆報如約一時民安于里商賈安于市行旅安于途州吏長邑安于職事大抵皆侯力也夫古所稱良吏者在稱職在任事任事難矣事至于必不可爲有所隔閡之于上有所牽掣之于下從中劑量而肩荷之使無僨事爲尤難稱職難矣職至于必不可守進有衡命之僂退有鼓鑿之懼不隨不激與民宜之使無溺職爲尤難謹遂之于渤海張綱之于廣陵聲震朝廷光映史冊難

故也侯身處其難而以深沉之思洞朗之識徐觀默運于其間使事妥而人安職修而政舉侯之偉摹鴻略殆優于天下而于一郡乎何有哉侯以前後領郡滿三載考兩臺上其治行爲東南第一 天子且增秩賜金璽書褒異修漢故事而侯之屬吏州守縣令某等相與服侯之教頌侯之德而樂其遭也畢來徵言蓋侯之治郡其清貞足以廉頑澄濁其明察足以辨微決疑其剛毅不撓足以鋤強戢暴多不可殫述而余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七

嘗獲私于侯其所爲任事稱職之大者余知之獨深故爲敘論如此

贈憲長曹君晉右方伯仍領兵備序

異時 上始親政勵精求理每臨朝決事時時召閣臣使前諭以久任大吏無驟更數徙令傳舍其官而遷廬其職事銓司或不如 詔常被詰責所以核功實計安元元之意甚盛余嘗竊嘆 天子明聖深達治體而自以黷淺固陋無能將明 上指佐下風則慄然愧焉余旣謝政

之三年爲歲甲午而趙郡嗣山曹君以按察使備兵海上海上故中倭發兵盪定銷鋒晏波之日久或訛言寇且至則人人股弁猝不知所圖而君應幾整暇綜事微密不踰年而組練餘腥旌旗壁壘皆變海上屹如金湯焉屬歲秋潦例不得稱災君力贊兩臺以請獲留漕粟之半民稍蘇息郡邑多盜盜發輒捕滿品保甲部署校聯不絕椎剽之奸益希吳俗蕩侈耗費無節君爲設厲禁有犯無貸至其慮囚獄獄常依于寬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六

平羔羊素風永貞勿替屬吏奉法遵教爭自磨濯廉廩如也蓋吳之縉紳先生及父老子弟交口而頌傾心而戴之曰是安得長有使君以覆露吾人而怙冒茲土會銓司再有推擢再寢不報于是督撫中丞按部使者請得加銜領事以慰荅民情 制曰可乃晉右方伯仍兼憲職領兵備如故蓋余向所承于造勝者今復見于君而又在其桑梓豈不亦厚幸哉維時大叅彭君總戎朱君僚友也以余習君請詞焉余嘗考覽

典制 國家建置方伯寄之旬宣以殿綏一方
表率百城之吏不預戎事戎事獨臬臣領之使
討訓修飭折衝禦侮卒然有急則韎韐跼注援
枹擐甲與將帥均勞宜無當于方伯之任者乃
天子並以屬君則何以故夫安內所以攘外附
衆所以威敵兩相待而成者也江南沃壤奧區
財賦所自出自頃災沴藁之徵歛蹙之供億困
之杼軸之空虛閭閻之愁歎有不勝其蒿目而
怵心者君雖職專治兵然鄉遂都鄙之政凡民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九

生所資吏治所急者皆屬統轄而君又以恢弘
之器沉練之識疏通敏幹之材孳孳務民若惻
瘼之在體有如鬯宣 德意弘殿綏之澤端表
率之原俾所在烝黎樂生安業可以待卒至之
患即烽舉燧燔靡不荷戈而趨攝弓而馳不俟
期會徵發而橫目皆勝兵矣 天子所以命君
久其任而責之成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昔盛
漢時郡國刺史守相有治理效則璽書褒勞賜
金增秩公卿有闕常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君既

爲 上所褒特畀右職必且以次徵用入爲公
卿在表著之位然吳人寔尸祝君則願君復如
今日有增秩而無易地儼然以中丞節鉞蒞之
而又假以歲年令得畢智盡力經營拮据爲此
邦貽百世之利益方喜其留又虞其去有戀戀
不能釋者 天子幸睠懷江南安知不始終借
君益興修久任之法如勵精時也余不佞日跂
而望之爲采輿人之誦以塞二君之請

贈大叅彭君擢按察使備兵漁陽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

夫任法之不如任人也明効可覩已異時國計
枵然經賦不以時入 天子爲設藩臣督治之
歲輸縑屬以濟度支無乏絕已而議省未幾復
設如故自倭夷內訌蹂躪江南諸郡邑 天子
爲割常鎮二郡別置備兵憲臣畫地而守之事
平復省逮今復設如故蓋時僅三紀而督餉備
兵之臣旋舉旋廢時合時析胡若是紛更爲也
其始因事立法法立而事不治則并其法而易
置之譬之族庖不善割而更刀徒僕僕耳惟夫

選賢任能得人而畀之事則功建名立國家寔利賴之豈恃法哉潯陽秀南彭君起家進士爲循良吏擢在諫省出而備兵畿輔尋以叅政督餉江南方是時災饑相仍逋賦山積急之則慮竭澤緩之則虞慢令而君深察吏弊勤求人瘼賦稅畢入而民不勞歲苦秋潦例不得稱災君力懇兩臺爲請留漕粟之半民獲免于溝壑已備兵常鎮控扼江海之衝盜所窟穴君爲治其魁宿破散其黨與余皇組練井井嚴辦終歲晏然靡萑苻之警諸所措置犖然就緒屬吏象指遵教爭自磨濯二郡稱寧謐焉蓋君以清貞率下以和易近民以精明勤慎營職錯事故督餉而餉治訓兵而兵飭向所爲廢置分合紛紛持議者君以一人任之恢然而有餘若純鈎豪曹用之截鵠斷兕纖離騷耳下峻坂而驟康莊無之而不利此則任人之明效也君旣滿秩兩臺以最績聞詔擢按察使備兵薊北君且行而方伯曹君總戎朱君來謁余願有言也余曩在

長安中頗悉薊事薊爲陵京左腋特設備兵憲臣以控扼之自屬夷構虜窺伺虜以其間闖入郊垌烽火徹大內乃更立撫臺建督府蓋備兵憲臣常與督撫綦布而門立故其地重然督撫皆尊官獨舉綱要而委瑣纖微之務皆領于憲臣大農歲輦金錢輓芻粟餉邊則憲臣與計部郎勾稽出納而通其贏縮卒然有急則韎韐跼注親冒矢石與將率分勞事旣劇繁而常以其身當利害呼喻之處故其稱職難日東師未解徵發無休時持文墨議論之士忽近憂而勤遠畧膏血旣竭根本益虛一旦有不幾之患則薊尤急折衝應變非才胡以堪之天子察知君才擇其最重且難者畀之君以備一旦之急至長慮也君誠以其督餉江南備兵二郡者恢廓而致行之令邊儲給足戎事修舉無乏興無弛備而根本肘腋之區隱然虎豹屹然金湯有所恃以不恐則君之功伐豈在周方叔下哉方叔之詩曰薄伐玁狁荆蠻來威夫此一方叔耳伐

嚴狃則載命而北威蠻荆則載命而南豈其使從事獨賢劬勞執掌而弗之恤哉以爲鞠躬盡瘁惟天子使臣節也量能而授委任而責成主術也主操術而善臣執節而順承之則何功不立何事不濟異日者邊疆臥鼓左輔安于覆盂君以積功勞當顯擢天子睠焉東顧或以中丞節鉞授君使還蒞江南未可知也詩不云乎克壯其猷今天子總攬獨運欲比隆周宣其必以方叔之任待君余願君之以壯猷自待也

賜開堂集

卷之十一

五

則爛焉與前人爭烈矣

贈右方伯曹公擢廣東左使序

萬曆甲午趙郡嗣山曹公以按察使備兵海上越四年海波旣晏萑苻不驚吏肅民安頌聲交作銓司以爲才數有推擇上未之許也最後臺臣以加銜請詔可乃晉右方伯領兵憲如故吳之士大夫及耆老手額相慶曰天子幸睠懷江南留公無他徙其庶幾興修久任之法終始借公如文襄故事乎亡何東粵闕左使以

公名上詔特用公則士大夫耆老咨嗟相聚言縣官業以公借吳人而竟令他徙乎謂勞伐當遷耶昔胡以緩今胡遽也謂因地擇人耶吳賦稅所出供輸半天下十倍于粵奈何奪此以予彼夫使勞臣執掌而罷民無所託命主爵者之謂何余解之曰諸君亦知歐冶之劍乎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匱水斲鮫蜃陸剗犀兕投刃所向劃然砉然非輕用其鋒試之而後知利也超光騷耳令泰豆方明御之刷燕秣越歷國過

賜開堂集

卷之十一

五

都千里而一息非務窮其力也試之而後知良夫才者天下之利器而人羣之上駟也善用人者遠使之而觀其忠急使之而觀其智遺之盤錯以觀其斷投之緇涅以觀其守經營不已馳驅靡及豈其虐使而重困之哉試而後見其才也夫公非所謂魁壘卓犖當世之才耶往者筮仕爲郎再領郡守三爲藩臬之臣分道而治事宦轍所屆于秦于晉于齊于楚之濠上于吳之海濱外服之吏敷歷殆遍亦旣隨試而效矣

天子寔才公而歷試公豈其使留滯一方而已乎且東粵負山阻海財貨百物之湊連城千百提封數千里非直四郡之狹也藩司於近代爲行省一方之務無不統焉萬民仰沐待哺群吏象指而受要束鳥言椎髻之鄉聽風景附勢重而秩崇非直一兵憲之任也往年寇盜竊發山海搖狼蠋毛而起用兵如刺蜚給餉如流水備多力分費不可勝校非若防海之有專責也比者歲嘗不登民有菜色東方之役徵兵旁午調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五

遣齋送之費率仰于藩司自採珠令下所在爲擾上懼嚴譴下虞隱禍又非若晏安無事之日也以難易緩急相提而論最急且難宜莫如粵誠以公之才坐而鎮之將使勞結解紓助勦戢定政成而化洽內順而外寧不亦勝其任而愉快乎管蕭長倩在漢廷人主以其材任宰相而試之於三輔非見疏薄也歷試之將大用之也異日者公以旬宣屏翰著有成績天子且以節鉞授公安知不還蒞江南爲吳人造命乎

召南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志遺思也九畹之詩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冀來復也余方延頸企踵而俟公又何戚焉於是衆皆相顧蹶然謂余知公且知上意也公行有日則郡守朱侯某等相率謁余言爲贈余故述所言于士大夫耆老者以塞侯之請而贊公之行

贈撫臺周公考績序

國家所倚爲宣力壯猷之臣者非以其樹旄鉞握璽符乘高據重專制一方之爲巖巖也又非以其法行令肅擊搏愉快令百城象指群吏嚮風之爲赫赫也蓋莫難于得民之心民雖至柔然不可以智籠而威劫也分相懸則志睽勢相凌則情渙林林總總之衆而一切整齊之聯屬之甚矣其難也然則奚道而可曰吾以爲國任事之心臨之于上以爲民順流蠲疾之心注之于下仁可使懷而誠未有不動者也孟軻氏嘗言之矣欲與聚而惡勿施此得民心之道也乃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五

今得撫臺臨川周公公方撫吳余請言吳事吳故甸服環輦轂而郡者十數幅員數千里其民拮据樹莠爲海內出大半之賦有急則攝弓荷戈而馳地則湯沐之奧區民則根本之赤子也而今且財匱而力殫矣極重之歛督之則怨生久疲之力驅之則譴起俗流防潰逆折而重繩之則有瞋目重足蹙頞而相告耳乃能洒然悅服翕然趨附奉令從教欣欣色喜若被春陽而沐膏澤是遵何術哉則公以爲國爲民之心日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

臨注之也當公之始至也嘗愴然歎曰東南之困憊極矣苦歲且苦盜如重脰之而莫之省憂是反裘而負薪也操文法而忽武備盜不憚不止是空拳而搏虎也若第爲巖巘爲赫赫則吾不知吾知爲國爲民而已乃敕有司條上民疾苦及利便當先者以次第興革大農督通之檄旁午而至公劑其重輕而緩其期會民不知有追呼之擾中璫奉詔權稅不如額公懇疏祈免得減額三之一省他費十之三而商至輻湊

焉河臣以塞決功鉅加賦江南公抗疏力爭詔是公議來歲止不復加民歡若更生熙熙如也先是以備盜故令民爲保甲徹夜巡警城市譁然不寧公悉罷之受屬負擔之民咸獲休息江海之盜故倚大姓爲窟穴公廉得其主名窮治伏法盜乃迸散公以爲兵不素教與無兵等則令材官蹶張以時肄習而躬臨校之拔其武勇者而扶其不用命者士皆感奮又以汛期巡行海上訓齊戎索閱實軍伍余皇組練一時改觀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

井井如也桓桓如也蓋公忠厚懇惻之意浹洽乎窮簷蔀屋之間而精明雄偉之畧默運于尊俎堂皇之上以故十數郡之氓黎顛連者蘇嚚悍者戢沉鬱者舒呻吟嗟嘆者息而數千里之封域萑苻不驚烽燧不聳鯨海之波不揚四履所際安于磐石謳歌稱頌之聲洋洋乎纒纒乎若人爲之煦嫗而家爲之儲胥者是何得民之心一至于斯乎余所謂仁可使懷而誠未有不動者也余雅聞長老言周文襄公撫江南十有

九載至于今謳思而尸祝之自有撫臣以來得民之深未有如文襄者公生其鄉且同姓而又同撫江南其得民之深又先後一揆天寔生賢以惠此一方非偶然者吳人之怙恃公而欲久其任若農之望歲也往公上章自引 上有大得民心之褒則公之心不獨士大夫知之 上亦深知之矣茲公以最績聞安知 上不以公借吳民增秩久任如文襄故事乎則余翹首企踵而俟之者也公撫吳僅三年然以罔寺納言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五

合而成考者再矣于是姑蘇晉陵雲間京口四郡之守丞以公屬吏謀所爲公賀者而徵余詞余故述與人之誦以復于諸君乃若甘棠之詠蔽芾九畹之歌遵陸則當世能言之士有操筆而從者矣

又贈撫臺周公秦績序

大中丞撫臺周公之及再考而以最績聞于朝也余旣以四郡守丞之請業有贈言而吾鄉之縉紳大夫謂公臨鎮郡中吾曹在字下目接公

之厝注而身被其澤默而息乎非情也則以余備糠粃而屬詞焉蓋與人之誦以公之才猷德望趾美于文襄其得民之深接迹于文襄若天之有私于吳人者余故采而述之乃其時之所值勢之所乘則公尤處其難比于文襄功齊而力倍者猶未之及也余請畢其說當 宣 英之朝江南久離湯火而安鋤縛罔疏而民富年穀屢登不覩兵革蓋家有囤積里有灌輸公庾有紅腐也而文襄乃得以其財力之美從事于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

溝塍畝澮津梁陂障之間爲民興百世之利又請蠲重額之逋爲民除百世之害當是時廟堂急民而尤以財賦根本急江南之民文襄之奏便宜朝入而夕報可上不虞掣肘下不憂蹙頰時勢參合而澤易流若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也乃今之江南視疇曩逕庭矣自島夷爲難列營置戍仰食縣官而饋餉日增水旱疾疫相踵爲災而逋稅日積大農之檄趾相錯于途有司數被譴讓中涓奉詔復以額外權商而徵歛日益

繁亡賴不逞之徒挾關謁篋乘間而起而盜日
益充斥蓋閭閻阡陌之間不苦兵則苦歲不憂
徵歛則憂盜賊瑣尾流離之狀呻吟愁歎之聲
未有甚于今者乃公身共其恫而心計其便所
爲撐支調劑拊循銷戢布之科條禁令者率以
忠厚慈愛設誠而致行之明敕有司毋以撫字
後催科申嚴將校毋以恬嬉忘戒備其弭盜具
有方略積豕牙而折其萌傾庖穴而杜其竄諸
奇袤軼宕之氓悉麗于法孳孳焉閔閔焉務興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八
民之利而除其害若慈母之于嬰兒日休燠而
乳哺之也 上農之力田芟其根莠殲其蟲蟻
而封殖之也以故民安盜戢四境如挾纊百城
如覆孟翕然稱治蓋公之劬躬殫慮經營拮据
其用力若斯之難也而又有難者 上深居決
事公車之牘浹旬累月而不報至語及權稅輒
置不省而公所請減稅之章如期而奉 德音
卒以蘇商民而通食貨留都煽亂獄具而株連
不已流言相驚幾于糜沸公馳往撫諭之反側

遂定卒以銷禍本而安輦轂公之精誠信于
主上而功實著于國家其超卓可紀者又如此
夫文襄之所興革在朝野清晏物力豐豫之年
而公在征求迫感變故助勦之際乃政成化洽
相望後先譬之良醫文襄所治者欲起之瘡痍
而公所療者垂絕之膏肓也其奏效同而鍼石
湯液之施用則殊矣余故曰功齊而力倍也諸
大夫或竊言今巖廊之上卿座多虛而公以膚
功入奏 上心簡在宜有非次之擢俾贊樞筦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八
而佐銓衡吳人欲久有公得乎余曰不然 主
上明習政事修久任之法即如虔中一隅滇南
萬里撫臣皆十餘年不代而況江南重地乎
上知公必倚重公且增秩而久任矣詩曰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曰無以我公歸兮今日之謂也
諸大夫曰幸甚遂書之
賀觀察蔡公榮膺封典序
晉安蔡公銜觀察命臨鎮大江以東四載于茲
而繩武繼志循陔望雲之思日注結于懷未嘗

忘一飯頃也會 天子以誕育元孫升徽 慈
極下恩澤之詔凡服在外僚著聲績者咸有褒
予于是公之祖父並得貤贈而母夫人康壽無
恙也得稱太淑人云公方以最績增秩久任稱
殊數而又獲奉 詔恩寵榮曷奕則縉紳父老
咸手額相慶也于時郡伯趙侯以輿人之誦徵
余言爲賀余按自古名碩奮迹珪符著勲旂冊
者或淵源于世德或稟仰于慈訓率照映史冊
聲施不窮當周之隆命君牙曰乃祖乃父世篤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三

授成都邑守令蠲煩滌苛務從清淨寧壹而三
吳大治瀕江薄海多藏命作奸莠符嘯聚識者
有隱憂焉而公緩帶輕裘擘畫指顧坐使鯨波
天塹晏然輦千金湯日者權稅令行江左無寧
宇公蒿目白之兩臺奏減三之一并裁稅使之
供應歲省民脂以萬餘計俗故好訐往往伺上
官意指爲興滅而公以神明坐鎮若燭照而斧
斷之善類恃以無恐行部所至都人士執經造
膝者雲集公披襟降色喻以禮讓而士亦彬彬
嚮風默奪其駘宕之習焉夫公之所敷揚厝注
不啻績服揚休之烈也其所消弭綏戢不啻膺
戎保魯之功也即公宏抱偉摹本之天植意必
有得于家庭之素者余往識公之先大夫肖兼
先生蓋博大長者歷官所至具有名迹而聞太
淑人貞明淑懿以嚴輔慈有雋鄭二母之風則
世德之所啟佑慈訓之所迪成弘以遠矣宜其
徽惠 明主褒寵而光大之也公聲望日隆名
位日益進異日者入踐巖廊出秉旄鉞且與君

牙召虎比肩而太淑人重綸襲第逍遙蔗境使
闕宮燕喜之頌翕然歸之不亦偉乎 上方褒
賢勸能其晉錫于公以光顯其先人而寧太淑
人之養者未有艾也則余更操筆而俟矣

贈郡守朱侯考績序

天子念吳澤國壤賦力征當天下半 詔簡良
二千石以往于是越州山陰朱侯寔始蒞吳侯
起明經試棘署所職城旦鬼薪平反訊鞠疑未
涉民事乃侯于民事甚習若駕輕就熟無弗練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五

者侯故世家祖憲使公以清德重海內侯繩武
少貴疑其亢不能下人乃逡逡善下若江海之
王百谷也吳人則相慶以爲得賢使君越三年
政通人和聲猷籍甚治平爲天下第一臺使者
以最聞吳人則又咨咨依戀懼侯一日遷去而
奪之怙也于是鄉之縉紳先生儼然造余而徵
詞余少時則聞長老言當 國家泰熙江南爲
樂土郡太守聽斷多暇則以其間徜徉湖山間
與詞人墨士賡唱爲樂而郡無通事號稱易理

乃余目所覩記質之所聞殊悖戾不然何哉嘗

試考之異時年穀屢豐垂白之叟不見兵革罔
疏而民富裕淳而訟簡吏于土者無烹鮮束濕
之憂蹙頞鞅掌之嘆故曰易比者稽天赤地踵
接爲灾民始有菜色矣自海上中倭所在爲壁
壘材官蹶張荷戈攝弓而仰芻粟頃數有徵發
旣絀于東又疲于西賁送各有率始騷然煩費
矣通賦如山庾藏如洗而嚴督之令如織非藝
之征無名之稅紛沓四出幾于竭澤矣奇民俠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五

子相構煽爲奸圍奪間右譸張變幻不可勝詰
獄訟滋繁矣猖狂恣睢之習起于閭閻漸于橫
序公扞文罔而弁髦法紀風俗之剝敝極矣上
有必不能遵之令下有必不可窮之力人情有
不能盡厭之欲風俗有不復可挽之機竭蹶而
趨前卻而慮糾纏迫趨而經營其間爲之守者
不亦難乎乃侯自其下車迄于報政不立條教
不厲聲色無偵諜之寄擊搏之用而郡事犁然
咸就于理吏奉法而民安業堂皇左右索息一

迹而效奔走肅如也田野阡陌之間汙邪甌婁其穫自倍嘻嘻如也四封之內萑苻不驚謐如也丘井室廬無橫索之虞追呼之擾忻忻如也聽斷平允幪巾屏屨咸自以不寃廩廩如也焚者解仆者起頽廢者畢飭不嚴而化不怒而威前守之所爲感頌鞅掌而不寧其位者侯蓋恢恢乎遊刃而有餘也則修何術而臻此蓋侯清嚴之操出以和平愷悌之懷持以端慤不以凌厲矯抗爲節不以銜霍矜詡爲名而涵容茹納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

可紀當必不損于治吳時無惑也余不以今之奏最多侯之績而特以侯之器卜異日之建豎故爲叙論如此遂以爲侯贈

贈郡守李侯考績序

豐城李侯明鰲來守吾蘇之三年最其績兩臺上侯治行并于江左天子且修漢故事賜金增秩以風吏治而其僚佐韓侯某等來徵余言余吳人也而習侯所爲理則請以與人之誦爲侯贈余少時聞父老言吳故殷庶勤生而尚樸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三

閭閻阡陌之間仰食機杼而寄命于鋤耒更徭租稅奔赴恐後務本業而重犯法守土者常臥治之時第稱繁劇耳不稱病也自島夷發難焚蕩諸州邑而民苦兵稽天赤地絡繹爲災而民苦歲重以無菽之征非時之供億奸僞萌起獄訟如蝟毛扶關胠篋之羣往往而有則吾郡始稱病焉以故因事設官獨倍于他郡丞倅以下各有分職而守以一人領挈而綱提之故守之難亦倍於他郡乃今時所最難者上有竭澤之

令不遵則衡命而力有不能必遵下有剥膚之憂不恤則聚怨而勢有不能盡恤將禁奸也而有根株不可拔之奸將剗弊也而有窟穴不勝窮之弊則雖竭其耳目疲其精神於俛仰指顧之間猶慮不給而欲如往日之臥治胡可得也侯起家進士以治邑高第擢尚書郎其德器才猷籍籍都輦比推擇治郡海內縉紳爭欲得以爲守而吾郡幸乃得之始下車則問民疾苦求政之所急一切以和惠拊摩鎮定安戢爲主方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三

大農督通飛檄踵至上方織作之費關市之征屢下詔趣辦而私室如懸公帑如滌侯慨然曰是草菅吾民而刈之也力持之姑緩應之而民不知有捶楚追呼之擾已復宛委調劑愆恩兩臺以民恫上聞卒徼恩減稅三之一而商不知有椎剝阻遏之艱出應賓客治文書晨夕無寧晷常以片言決壅疏滯燭幽隱伸屈抑而吏胥不敢窺矚出入舞文而漁利一時萬室安業四境懷仁小大之務犁然就理呻吟不作于閭

閭桴鼓不聞于藪澤謳歌之聲颯颯如也蓋侯之治郡不以鈞距鉅簡徼察察之聲不以毛摯鷹擊博倂倂之譽而第以其羔羊之節儉表率僚屬騶虞之仁厚煦育氓黎寓惇大于精明抗清貞于豈弟凝然廓然獨持大體而不動聲色恢恢乎猶臥治之也古所稱良二千石需次爲公卿者侯真其人哉夫萬斛之艦益之石千而蝕水不加尺所受者宏也千尋之木繫之千圍卒以棟明堂而柱清廟所植者厚也以侯之傑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四

材汪度治行超卓且次第入爲公卿肩鉅重于巖廊之上其功名建豎必不損于治郡時即漢黃次公薛顗君不同日語矣余不獨以治郡循良多侯今日之政績而以負艱荷鉅卜侯它日之勲猷夫是以論次之且以復諸僚佐之請

贈長洲祁侯考績序

畫里分疆而樹之邑典領民社綰銅墨而吏者命之爲父母爲師帥爲神君豈不亦鉅重哉蓋古今評吏治者二焉曰能吏曰循吏能者鈞距

以爲察擊搏以爲威烹鮮束濕以爲敏幹弄丸
游刃以爲通達見謂輝赫可喜震曜乎當世矣
乃遷固史所傳循吏則稱其奉法循理所居民
富所去見思若無他卓犖偉行而澤浹乎氓黎
名亘乎霄壤者何也彼其仁厚豈弟發于至誠
家視邑而子視民庶其所便利力爲之封殖其
所患苦亟爲之芟薙孳孳務民若身處窮簷而
目徹豐蔀者無問其戴星鳴琴而皆足以奠安
元元爲國家興淳和之理故足術也于今乃得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四三

給復者日益羨也羨者燕燕居息而蹙者眊眊
疾視則勢不均而民不安長民者之謂何宜以
差次爲限制即仕宦家踰限者與編戶等令出
貲佐役譬百石之任十人共之則勝并之五人
則摺脇絕脰死耳酌盈以注虛寬力役以甦疲
困不亦可乎侯之議出而有識者咸欣欣頌之
有以知侯慮民之深與其計安之之亟也是歲
淫潦爲虐大浸稽天侯遍走群望以禱至忘寢
食常乘小艇周行蘆葦波濤中視田廬墊沒者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一 四三

長洲祁侯侯故越中名家起進士高第試宰寧
國踰年籍甚有聲會長洲需令急銓司以侯名
上報可于是侯復有長洲之命長洲固劇邑賦
繁役重爲諸邑冠自灾眚頻仍通負累積上迫
于求而下窘于應罄室如懸帑庾如洗而奸氓
猾胥根株窟穴于其間者至不可勝詰侯始至
詢求民瘼及蠹弊所繇則慨然思大振之其言
曰夫則壤成賦因賦劑役具有經程而民滋病
者非馴晦加縮而徭使加倍也則編戶日蹙而

籍記之漂蕩離析蹙頞相告者溫言慰撫之具
以災狀力懇上官爲民請命已復念失業之民
不徙則死爾還定安輯宜有成畫則夙夜皇皇
圖所以慰綏予遺者乃令積粟之家無越境射
利胥留以待糴官出帑金買之有能助賑舉義
者並加殊獎毋取盈于寡毋責有于無順其情
不窮其力而緩急有賴民用大安有以知侯恤
民之勤與其救菑捍患之周也侯之清操介節
敏識通才不可殫述而茲其任事恤民之大者

余所謂仁厚豈弟發于至誠者非耶侯蒞吾邑甫踰朞而以先後職秩例得通理遂以滿考聞鄉之縉紳謁余言爲贈余聞之孔子稱朞月而可三年有成謂圖治有緩急而行之有次第也吾邑彫劫之餘賦役爲急當歲大侵民且溝壑荒政爲急侯之焦心極慮先其急者適朞月而有成效矣如假以歲月而久其任令侯得展布恢拓盡究其設施則惠澤益流聲績益茂四境之內親之若父母奉之若師則肅然敬畏而尸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望

祝之若神君即古循吏奚讓焉余且拭目而俟其成矣

海虞耿侯考績貽恩太孺人八十壽序

藍陽耿侯令海虞之三年最其績兩臺具言狀詔錫褒典如令甲遂得贈封其父若母而母林太孺人適屆八袞稱太君邑之士民三老手額相慶曰微侯孰子吾民而登之理微太孺人孰子吾侯而迪之成效著于循良而功歸于顧復國恩家慶輻輳並至斯吾人銜德戴恩鼓舞歡

忭之日也聞揚休懿其曷可已于是余年家子王生某等以與人之誦來徵言余按海虞故稱壯縣賦重役繁俗驕悍吏弊不可勝詰侯始至則問民疾苦及救時所急次第刷洗而爬梳之晨起坐堂皇治文書曹史屏息待署無所關其口廩廩若負霜雪賦籍淆亂徵督無紀則手自勾較嚴設規程欺隱無所容奸而宿蠹盡革若發蔀見日矣令旣行則誨民孝弟力田而嚴浮淫邪蕩暴橫紛爭之禁仍招流徙闢汙萊民皆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望

束身歸農無扞三尺矣海濱大猾故嘗數盜無賴剽掠者皆歸之倡亂有跡侯計縛其魁掃其窟穴衆皆鳥獸散萑苻之警息矣福山奚浦諸渠日就填闕侯周咨歷涉橈楫所及畚鍤並興一時溝塍陂障湮者疏圯者葺化硤瘠爲上腴矣言公故祠鞠爲墟莽侯毅然鼎新之旣成則招延名碩談經講學其中環橋觀聽人人嚮風矣蓋侯卓有才謂而本之學問其知畧足以纖夷大慙而不露芒穎其精明足以洞燭幽隱而

不任鈎距其強力任事能興廢舉墜而不以炫
霍爲奇其豈弟能休煥黔黎而衽席之而不以
沾沾煦煦爲愛以余所覩近時賢令神明卓異
未有如侯者也意其淵源所自將無有深培其
根而厚沃其實者乎乃今聞士民所誦述 璽
書所褒稱而後知侯之有母太孺人之爲賢母
也昔雋不疑慮囚母必問平反幾何鄭善果之
母屏而聽其決事評騭當否二君皆爲良吏而
二母之賢聲施至今以方太孺人奚讓矣侯蓋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一 璽

以撫字爲顯揚以奉公爲順志以布德施惠爲
愉色婉容而太孺人亦壽考康寧優游祿養仰
承 天子休嘉之命而膺上天單厚之福域中
所稱吉祥善事有以易此乎詩有之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敬以爲侯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敬
以爲太孺人祝是亦邦人鼓舞忻忭闡揚休懿
之同情也

申文定公賜閒集目錄

卷之十二

男 用 懋 校
用 嘉

序

贈撫臺趙公擢少司空序

贈撫臺周公擢總河序

贈撫臺曹公擢少司空總河序

贈岳伯丁公擢大中丞撫閩序

贈少司馬撫臺趙公考績序

贈長洲江侯考績貤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二

贈郡守朱侯考績序

贈司理朱侯擢銓部序

贈長洲鄧侯考績序

贈司理鄭侯考績序

賀郡守趙侯考績序

賀吳邑曾侯考績序

贈表州汪侯考績序

贈司理林侯考績序

賀司理林侯考績貤恩序

賜閒堂集卷之十二

序

贈撫臺趙公擢少司空序

曩余在政地嘗與士大夫言今之從政者誠任事無好生事誠持法無多立法天下可幾而理其說卑卑無奇而持重識體之士見以爲愚慮之一得而稱是之然余所覩記邇日風尚抑何紛紛也挾才負氣矜名抗節之流率豪舉橫驚師心逞臆有唾手掀揭之想承恬襲熙而覲草昧之功勢詘力殫而循窮黷之轍至生厲階釀禍本而不之顧抑且意見錯出論議繁興人獻一籌日更一令上之約束愈煩而下不爲應前之規條甫設而後莫之隨譬治絲而焚烹鮮而擾徒使吏窘民困而無益于治何也則好生事而多立法之敝也巴郡趙公以少司馬中丞來撫江南至則詢民疾苦求政之所急孳孳以國家根本億兆生靈之命爲已任而未嘗炫揮霍之才徼可喜之功其所興舉措置秩秩如也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一

循循如也異時水旱相仍賦不以時入積逋如

山督辦之檄踵至公曰民力盡矣盡少寬之則

以輕重調劑度可緩者弛其征需之稔歲歲苦

秋潦倒不稱災公曰民病極矣盡少拯之則爲

請留漕粟 詔予之半民是以脫捶楚而獲饘

粥吳俗故刁訐有煽之者則呼引蟠結曹起而

訖大姓狂噬無已公曰俗悍甚矣盡少抑之則

懲其渠奸敕有司平亭毋有所上下諸單詞疑

獄驗問無狀卽關貴游承 詔命置不爲決閭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二

右始安堵帖席焉東方用師虎兕舟楫徵調及海上戎備益單公以時巡行簡閱苴補討訓修飭屹然有金湯之固江海多盜公廉其魁宿以計擒之而破散其餘黨萑苻之患遂息百城之吏環視而聽指撝公以身爲帥察其貪冒殘虐舞文扞罔者以惠文治之無所假借然常持大體視其難易繁簡器使責成不以條教文例一切課督益人人鼓舞率職矣始公居臺中踐敷藩臬憑熊仗鉞于八閩三秦之間其風采威望

所至赫然其才氣弘偉卓犖不難于更張建樹然公所施于江南以彼不以此而黎民又安海波寧謐吏治烝烝起何甚盛也公所謂任事于事之中持法于法之內而不以生事立法爲賢者蓋余向所稱述獨見于公而桑梓之邦寔利賴之豈不亦厚幸歟公旣以最績聞銓司數有推轂數寢不報意 上有所獨注于公乃竟以少司空召論者謂公少屈然余竊觀時事仰窺上微指是乃所以獨注于公者也今時事所最急者莫如漕河而 兩宮三殿之災方起大役職事皆領于司空比河決睢寧故道淤淺隄防日以圯壞築塞疏濬歲費縣官錢不貲而漕渠時患梗阻識者蓋有隱憂自採木 詔下荆楚巴蜀及貴筑西南夷之境帑藏如洗墜崖堙谷斃者何限煩費騷然而內廷興作與中涓共事巡閱稽核弊竇不可勝詰此兩者公且肩之矣事有所不必濟故任之難法有所不必行故持之難 上之投公以難者誠知公任事持法已

試而效若游刃而導大窾恢恢乎有餘地也異日者治河底績 宮殿鼎新而告成且有殊擢顯褒以酬勞勩樞筦銓衡之重 上且虛席而待公矣公之行也方伯曹君大叅彭君總戎朱君來乞余言余旣稔公之素重三君之請爲述公梗槩并所願望于公者如此

贈撫臺周公擢總河序

國家泰熙無事時展采宣力之臣蒙業而安循迹而治若建瓴走阪游刃乎經綯之間其勢便其爲力易也乃若時事多艱卒有不幾之患上則賊目怵心下則疾首蹙額勢迫于燃眉而力窮于鼃尾當其呼吸安危之際綏戢而底定之則非有經世之宏才庇民之大德惓惓體國之純忠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今大中丞臨川周公來撫江南之三年百廢具興羣吏率職四封之內謐如業以最績聞 上余旣述而志之矣乃者淫霖爲虐巨浸稽天阡陌淪爲江湖室廬蕩爲苴梗連城跨邑橫目爲魚所在村墟公肆

劫斂公惻然傷髦然思也曰夫窮民當恤不則
貼危亂民當以法繩之不則滋蔓乃敕有司緩
催科簡刑獄謹儲蓄平市價以時巡察民之饑
饉流離者遣官四出買穀于他方勸諭士民舉
義助賑以差次行獎及爲設廠舖糜募工修築
之法凡二十餘事其奸渠倡亂者悉犁致之斃
而暴諸通衢由是民間欣欣若更生居者始帖
席無患蓋公精思極慮夙夜焦勞若危病之傳
體而饑溺之由已也公之宏才大德與其體國

賜閑堂集

卷之十二

五

之純忠蓋自文襄以來一人而已居無何乃有
總河之命吳之士大夫若吏民三老爭挽留公
至叩閣以請不得則咨嗟相與言 天子誠念
東南界公保釐之任滔天之患公寔拯之垂絕
之遺黎公寔生之公者吳人之司命也 天子
業知公大得民心而竟他徙曾不慮東南根本
地耶余解之曰否否明主因事而擇人因能而
責效故庶績熙而萬邦乂也亦嘗聞秦越人之
治病乎湯液醴灑鑱石橋引之法無施而不宜

病在腹心則治在噬吮則治雖有沉痾霍然良
已夫天下猶之一身江南賦稅所自出腹心也
河渠漕輓所必經噬吮也腹心之患在水潦賴
公拊摩而綏戢之矣乃河數徙數壅人持一議
歲鑿一渠費水衡金錢以巨億計至加賦江南
以佐其役此病在噬吮也人未有噬吮不治而
腹心長寧無事者藉令河工無已時江南安得
晏然而已乎 上以公爲越人故移公以治河
公以其焦勞于救菑捍患者而胼胝于濬川灑

賜閑堂集

卷之十二

六

澤必且祛昏墊之厄而奏平成之功是使噬吮
長無患也譬之人身榮衛血脉流通灌注而膚
革充盈寧復有腹心之患哉古之大臣有經營
四方不已于行若方叔南仲召穆公其人者及
其膚功既奏則皆登之丞弼置之左右詩人頌
之異日者公錫圭告成且入踐卿事以公之才
之德夙秉純忠宜有訏謨至計爲 國家顧念
根本則必以江南困厄顛連之狀呻吟愁歎之
聲爲 上深陳之幸而徼 上恩澤有所沾溉

是江南利賴公無窮已也又何戚焉衆乃釋然遂授簡于余使爲之序

贈撫臺曹公擢少司空總河序

天子嘗念東南征輸供億當天下半江介海陬時時虞寇警幾得才誠任事之臣臨填其地而扞城其民于是趙郡嗣山曹公以憲使備兵海上當遷者數矣上故增秩而久其任越七年始擢御史中丞授節鉞撫循畿甸自句曲徙吳中東南之獲借公也先後十餘禩文襄而後所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七

未有也自公領事所爲馭吏恤民詰戎弭盜諸善政不可勝紀而其大者以通敏集事以簡靜鎮俗以寬和庇民蓋吳郡凡兩變矣民變而磔人于市燬人室廬幾揭竿而起士變而排闥攘臂無禮于二千石風化幾于蕩然公指授方略縛其渠率寬其株累按士之尤無良者以法由是閭里安業橫序之間穆如中璫承 詔督稅所在惴恐公以辜摧屬有司而衡其入魁駟桀黠無所染指宵人規利罔 上詭言度地欲倚

璫爲虐公面折其奸噤不出一語而罷公之宛委調劑雍容斷決其微機密畫人莫能知公亦不以語人然而萬室安堵四境謐如覆盂其有造于東南甚大公所謂才誠任事之臣能稱上意者也當是時上方沉璧馬歌宣房憫河之不治 詔廷臣擇可使者遂以屬公吳之薦紳父老相與言 天子竟忘東南方委重公而遽奪之耶莫非王事莫非王臣則胡軒彼而輕此也余曰不然爲家者計一家爲天下者計天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八

下善計天下者酌緩急權輕重舉無失時斷無失策擇人而任之事因事而責之功故羣力畢屈而庶績咸登也今 國家轉東南之粟以給中都大農之藏少府水衡之入率仰于漕漕道所從出自江淮達會通舳艫銜尾而進率仰于河治河亦最急矣然河流衍溢數徙數敗勢不得不出于隄防累朝之所經理先正之所摹畫可考鏡也比年在事者縱河使決其始涓涓其卒湯湯汧汧至捐金錢數百萬草菅民命而棄

之畚鍤之間終莫能治間者人持一議歲鑿一渠功無已時河無寧日誰生厲階而爲梗也故治河莫急于得人夫紆紆解錯而肩鴻鉅非才弗克格豚魚貫金石非誠弗孚呼吸利害之衝咄嗟安危之際非任事弗濟而公寔兼有之誠欲拯溺亨屯先國家之急不公屬而誰屬哉上所爲選擇而任公者誠慎之也是善計天下者也公誠以其向所操樹效之治河不避險艱不惜勞瘁迴旣倒之瀾鑒已覆之轍信必然之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九

畫而圖經久河必安流漕必通道庶幾哉與錫圭告成爭烈矣異日者天子徵入爲公卿如往年召問河事公必具言漕輓所自皆東南民力贊上以哀閔元元愼惜邦本布寬大之詔其必採用公言覆露吳人而衽席之孰謂天子竟忘東南也薦紳父老皆以余言爲然公且行遂書以爲贈

贈岳伯丁公擢大中丞撫閩序

今方內密如無事而憂積薪戒復隍者常鯁鯁

焉上深居禁中北顧容廬南顧卉服疇咨文武大吏擇可使者惟安攘是務而閩負山阻海苞甌駱帶嶺嶠內則郡縣外則島言雕髻寶琛獻見之國綦布星羅爲東南一大都會稱巨鎮焉上所爲選賢任能寄之拊循綏戢爲元元計爲疆圉計至殷也四明丁公旣領藩司之三年最其績而會閩撫闕負銓司以公名上上卽報可當是時諸司章奏多見寢格銓司所推擇或踰歲或累月補牘數四而不得命獨公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十

以弘猷偉望廷論推轂不決月而奉俞音匪上知公之深而倚任之重何以得此于是八閩之衿紳襁褓手額相慶而福郡之屬吏九邑令長相率來徵余言余臥家久不關中朝吏議顧于公有夙昔見公以高第尚書郎徘徊藩臬而至左使煒有駿聲知公之任爲撫且宜于閩也曩余侍上論天下阨塞要害處頗嘗及閩閩雖僻壤自承平以來民風物產文獻衣冠之盛與雄藩輿區相等埒而間者亦多故矣奇民俠

子桀黠不逞之徒揚帆鼓柁出沒波濤中逐乃布之美于窮洋絕島走死地如鷲遂乃導寇闢入侵驅焚蕩破陷城邑勢張甚朝廷爲命將出師戈船下瀨材官蹶張趾相錯于路越數歲僅乃定之而航海通夷之禁卒不得施用雖重創之其勢不止此憂在外也比年水旱不時菑畝失業至轉他境之粟以相灌輸猶苦不繼而自採推詔下中涓挾虎翼而張鯨吻閭閻之蓄山澤之藏鈎索殆盡而猶耽耽逐逐至以牟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利生釁于遠夷幾成大患此憂在內也憂外則急備禦憂內則急撫恤所爲訓兵儲餉以壯軍實興利剔蠹以固邦本者在撫鎮與方岳之臣所當分猷協慮交贊而相成而公自其奉藩迄于報政則既著有成效矣然方岳有分職無專成有拘文無遂事故多齟齬跋扈之虞而撫臣奉璽書擁旄鉞總司風紀而專制一方將帥韎韐跼注趨幕府受約束分符受檄之吏候色象指竭蹶而從事得以軍興法訓齊戎伍以六

條舉刺羣吏其秩崇其勢重澤可以遠究志可以大行而公又以旣試而效者式廓而善推之其以安利元元慎固疆圉宣國家之威靈對揚天子之休命若良樂駕輕車行坦途養由蹲甲而射恢恢乎有餘地矣余故曰任爲撫且宜于閩也抑余又有進焉昔畢公保釐東郊王命之曰政貴有恒六月之詩王謂吉甫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夫績叙已成功伐已著而慎終如始不以厭敷乘之者恒之謂也靖共有位夙夜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十二

廩廩九閭萬里如奉威顏嚴翼之謂也公誠秉嚴翼之衷敷有恒之政務安內攘外禔福遐邇以寬主上南顧之憂是宏勛茂烈與畢尹方駕而馳也樞筦帷幄之任上且虛席而待公矣余葢引領企踵而俟覩焉是爲序

贈少司馬撫臺趙公考績序

萬曆甲午巴郡趙公以中丞起家尋晉少司馬授節鉞來撫江南先是公歷閩中及秦隴驅馳兵革間宣力扞圉之日久銓司有所推擇三以

公名上 上故遲之竟留公江南越三載最其
績考功氏以請得 褒賚貤封如甲令于是吳
之縉紳謂公有大造于江南而侈公之遇也則
屬余爲詞有言者曰 天子誠借公江南俾怙
冒之幸甚雖然公之敷歷深績勸弘矣以出入
程勞逸以內外較重輕則胡不還公樞筦界公
銓衡使人贊巘廊與聞朝廷大議而令留滯一
方非國家所以酬庸勸能勵世作人之至意也
余曰否否明主之御寓若醫師之已疾善醫者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二 七
察其標本視其虛實緩急而實力焉針灸方齊
何所不效夫江南于國家不稱根本與區乎壤
賦力征轉輸供給當天下大半司農少府倚之
若庾藏然而頃則病甚矣自島夷內訌所在修
備餘皇組練計時張口而待哺則病乏與淫潦
早熯接踵爲災糧鋌銓艾如魚鱗而不具饘粥
則病艱食通課累積部檄旁午督責之使相望
則病徵令之煩魁駟桀黠羣起譟呼構扇羅織
能制大家之命而圍奪其產則病俗尚之囂訐

益困瘁凋疲之狀呻吟愁歎之聲慮遠識微之
士所爲驚在腴理憂在膏肓者固已徹 旒晨
之聽厪 宵旰之懷矣而後博咨慎簡以根本
之地畀公公旣灼知其弊源而深軫其疾苦一
切繳繞苛細鉤鉅擊搏之術竝格不用而提綱
舉要敦尚大體務以休養元元振興廢墜爲急
頃歲秋霖爲虐欲聞上則已後時公愾然曰民
方阨危而墨守文例惻瘼之謂何乃具疏懇切
言狀 詔下大司農留漕粟之半以予民民賴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二 七
以有朝夕歲時巡閱海陬蒐卒簡乘訓齊戎索
將吏無敢偷惰者鯨波晏然不驚貴游以賴以
疑似起大獄引繩批根禍且延蔓 詔以屬公
公心知其寃竟寢不報人情大安至其獎廉抑
貪禁奢崇儉百城之吏靡不爭自校濯遵教象
指荏苒窟穴之奸以計擒治而不動聲色四封
之內密如也蓋公以博大含弘之度運之精明
以通練揮霍之才持之鎮定成而不居爲而不
有故能使囂呶頓戢凋劫漸蘇如綫之命霍然

有起色公蓋今之長桑越人 上所爲深知而
篤任之者固察知緩急而施方齊者也傳有之
主好要則百事詳夫 上之用公也得其要矣
昔周宣王時吉甫南仲方叔召虎竝以宗工大
僚在天子左右然至于太原朔方蠻荆江漢之
役則皆受命以往不已于行豈其使劬勞弗息
隳重詘體而從事哉爲國家計爲生民計焉爾
迨其飲至告成還歸朝著光輔中興之烈則茂
勲鴻伐炳史冊而揮旂常至于今頌之公之勞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五

績業已書之盟府簡在 上心固且虛卿席以
待馳鋒車而召公與吉甫南仲方叔召虎相上
下則江南欲久有公得乎九罭之詩曰是以有
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蓋邦人之眷眷于公亦
若斯焉矣與其去而思公無寧留滯公以嘉惠
江南如本朝文襄故事使含哺擊壤之民長荷
公之澤而誦 上之明賜不亦盛哉僉曰然遂
書以爲公贈

贈長洲江侯考績貤封序

曩余承乏政地伏觀 明天子所以張官選材

惠養元元之意甚渥則日與銓臣精求吏治當
是時四方所上薦牘充牣公車而核者什三浮
者什七罕有悉當于名實者比告歸里中里之
父老日相與稱說異時長吏大夫也廉大夫也
材是爲疆察是爲豈弟治辨皆有名迹而不然
者衆相與訾之輿誦口碑曾不以愛憎爲軒輊
視諸監司部使耳目口吻顧若有乖刺者夫殿
最以官評臧否以鄉論兩相提衡而兩不相協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七

則若之何曰多核少浮吾信諸鄉論云爾蓋里
中父老數爲余言長洲江侯之爲邑也邑故附
城當孔道賦重役繁人習僂巧而漸于侈靡自
稽天赤地踵接爲災逋課叢積徵求之令狎至
三服之官非藝取給擾鋤錢縛之民日勤阡陌
不足以當歲輸而環闔比屋故以杼軸冠履天
下者束手而坐困物力凋劫未有甚斯時者也
而奇民俠子猶然故態蕩而爲游娛訟師黠吏
挾數舞文環睨而爲奸利其治視他邑獨稱難

矣侯始至問民疾苦灼知其敝耗所繇則喟然曰夫薦災也而重輸積數歲之逋而督之一旦民命之謂何乃力言于兩臺具疏以請詔下大司農度可蠲者予民不急者需後令人情大安侯乃召諭諸長賦勞苦若曹爲若曹更立期約毋迫毋苛要以如約而止不如期者罰無貸而大指先縉紳後襁褓急豪右寬貧下故歲課畢登而人不告勞郵傳往來冠蓋所走集供億無筭侯悉裁其冗濫敕候人無乏而已漕卒故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七

吳人士始嘗斷斷已皆瞿然顧化欣欣頌帥帥矣蓋侯操履潔修識度宏遠明而出之以怨斷而輔之以寬通達而持之以正民以雨露吏以霜雪卽嚮所稱廉能疆察豈弟侯寔兼之越三年政成兩臺上其治狀天官氏按令甲以請天子且錫章服頒綸命馳榮其親以風厲海內而吾鄉孝廉某等謂侯寔有造于吳之人宜有以宣述盛美而屬余詞余旣以直指中丞薦牘信侯于官評又以里父老言及諸孝廉之請信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八

侯于鄉論爲叙次其大都如此夫天下一邑之積也藉令長民者齊若侯所在而治則何憂天下侯旣日駿有聲行當入臺省在 天子左右且以民隱吏道身所更嘗目所覩覩爲 上開陳于以勸課興理則何憂天下蓋侯之計猷令聞茂勲鴻伐寔于是乎始余幸老田間日延頸跂足而需焉

贈郡守朱侯考績序

國家基布州邑率統之郡郡必選良二千石置

輔設參以共理之所以計安元元幸海內甚渥而吾蘇襟帶江海隸輦轂下於東南諸郡爲最鉅其政事最繁劇而設官最詳環四封以水爲國緩鋤錢鑄之氓沾塗胼胝以給租稅則勸農與水利重自島夷內訌而瀕海皆置戍卒余皇組練壁壘相望闌闌之間挾關肱篋之群隨櫟隨起則防外備內之責重大農之粟少府之錢歲歲轉輸中都鱗次繼屬而督逋之檄猶旁午于道則徵輸重俗尚囂訐奸獍曹起而斲善良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五

小大之獄微暖變幻不可究詰則刑獄重蓋丞倅以下咸有分職而守以一人綱紀而統領之持斧憑熊之使日臨其上銅墨之吏承望于下曹史伍伯耽耽窺伺于旁而垂紳側弁撥穢之倫以耳目口吻隨其後嘻何其難也自非才猷德量身兼數器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越州山陰朱侯起進士筮仕大理以詳慎明允冠其列不數年擢守吾蘇蓋當災沴頻仍逋責填委公私殫蹙之時而侯一以求人瘼寬物力爲急推

稅 詔下人情惶惶侯爲之焦心緩頰柔戢用事者使無爲暴令布而民不擾計曹符下郡縣徵督遠近積逋嚴厲絞切有司至不能沾升斗而侯宛曲調劑次第趣辦而民不知病平旦坐堂皇治文書出應賓客呼兩造立庭中不移時片語立決各厭其意左右環視脅息無所闢其口州邑之民戴之若父母而吏畏之如神明蓋侯在事三年歲比小稔民獲有朝夕闕無晏啟里無夜呼無藪窟之奸無儲胥之警其所平反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五

民自以不冤如其始佐棘時至其引大體持挈綱要不動聲色而犁然咸當于理則余所覩記罕有如侯之德量者故侯治行爲東南諸郡冠冕昔人所難侯之所易詎不稱甚盛哉是歲庚子侯以最績聞考功氏當按令甲以請 天子且錫璽書褒寵循吏而侯之同官貳守張君別駕曹君常君司理朱君輩來徵余詞且曰吾輩以職事相砥程能自效寔皆稟成于僚長惟僚長寔董訓而字翼之以故百廢具興粗有所建

豎若輪轅軫益合而成車杙故笙鏞比而成樂
疇專其能則執御與工師之能也乃余亦聞侯
處僚采間旣以羔羊素絲爲之表率而又挾去
畛域洞示底裏以真誠和易相聯屬順而不阿
直而不亢爲而不有其出入必借疑事必相質
嗟吸爲一氣指使爲一心宜諸君感服之深而
稱頌之無間也昔在唐虞元愷岳牧同寅協恭
濟濟相讓以成熙載亮工之美千古以爲綦隆
而在漢時所稱潁川渤海南陽之政以循良賜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三

金增秩入爲公卿者亦皆以忠厚相與禮讓相
先無凌厲矯抗之容牢籠鉤距之術故所在而
治所去見思至今談者願爲執鞭而不可得由
是言之侯非直以才猷勝也乃其德量則匹美
前修度越流俗異時推擇爲公卿寅恭相讓于
廟堂之上者必侯也夫余故叙侯之大者以復
于諸君其他善政不能殫述則有采風之使在
贈司理朱侯擢銓部序

吾郡司理興都朱侯蒞任之六年擢銓部郎以

去于時州邑之長咸以屬吏丐余詞以張之余
惟 國家分職亮采而銓司獨首諸曹其子部
郎吏率以他曹才望卓犖及外有司政績茂異
者叅酌畿省而互用之今 天子總攬獨運大
臣毋敢專決每銓司有闕冢宰具言狀其畿省
當備貢某某可臚列常三數人或寢不報或遲
之旬月乃報旣可而後敢擬職秩其難且慎若
此方是時良有司被徵者再歲不得調調者率
諸曹郎不得與銓司而侯以久次推擇蒙 上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三

特簡豈非一時希濶之遭而縉紳所爲欣艷者
歟乃余竊覩侯所以爲理而知 明天子舉賢
任能風厲海內者意至殷也夫士起一經窮年
觚翰未嘗覩城旦鬼薪爰書訟牒而一旦操刀
使割則練事難臺察使者撻不御之柄擊斷自
由而獨以其耳目寄之理官有所偵伺勾較一
不當意而譴及之則獲上難諸郡縣皆故等夷
而間承委督察儼然臨其上寬則軌法持之急
輒蒙誹而賈怨則調劑難吳俗澆漓邇復刁訐

獄情微曖變幻不可勝究而神奸大猾常簧鼓窟穴其中其得情又難則司理之難無難于吾郡者而侯自其下車凡兩報最恢然游刃而有餘始若素習已若燭照能使臺察使者虛已仰成歛衽而推轂諸郡邑之吏洒然心服而頌述之無間然則何道而臻此周書有之明清于單詞夫刑官者八辟三刺五聽三又爲術多端而其要則兩言者蔽之矣侯嫻于文學尤精法理其虛靈朗洞之識既足以通事變究物情而羔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三
素之風冰蘖之操又凜乎不可緇淫故能聽微決疑緣情麗法所平反鞠讞人人自以爲不冤其政績之茂異才望之卓犖孰有如侯者 天子察知其能而超用之得無意乎夫銓司者朝廷所寄以進退黜陟甄叙九流而鑒別羣吏者也故昔人以爲水鏡之司鏡至明而妍媸不能遁其形水至清而淄澠不能淆其質則提躬守官之喻也今吏道猥雜文符填委婪慣狡獪之徒寅緣假借易爲點污非明則胡以燭奸而

杜欺非清則胡以懲貪而滌滓侯第以其既試於理官者效之銓司若峻阪走丸干將而肉試吾知其職舉而名立無難矣異日者績序益弘譽望日益顯且差次爲公卿詎獨以曹郎重哉余既習侯治行仰窺 明天子所爲儲材厲世之微權故爲論次以贈侯之行

贈長洲鄧侯考績序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三
國家郡縣寓內分職而治之吳於天下稱難矣而長洲爲郡劇邑稱尤難無論民物浩穰商旅輻輳冠蓋所走集爰書訟牒紛如蝟毛而大農之粟少府之錢歲供月輸以巨億計賦役之繁且重不與他縣比令茲土者出有酌應入有聽決俛仰于徵發期會之間監司郡守日臨之于上掾吏胥隸耽耽睥睨之於下柔則廢剛則折一不當而吏議隨之噫嘻何其難也抑又有難者邑自中倭以來旱潦之災相踵爲虐民生日蹙而公私之費日增頃權稅令行商賈罕至物價爲之騰涌懸罄枵腹比屋皆是而國用方訕

徵逋之令益嚴有司數奉部檄輕者奪俸重者
醵秩兢兢救過之不暇於斯時也而欲後催科
先撫字無逆上指無腴民膏庸可冀乎嶺南鄧
侯以名進士來令長洲始至詢民疾苦求政之
所急則憬然悟曰夫賦出於民民食于田凡逋
賦所以日積課不登于官而民不見德者賦籍
淆而弊竇滋也吳故波濤之國水潦時至則上
腴皆浸歲無稊稊之入何也隄防之政不修而
上不加飭也乃程督胥吏躬較簿書令登耗多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五

寡之數燦若指掌賦稅無所隱匿而吏不得因
緣爲奸又時時循行阡陌或乘小艇往來湖蕩
間凡陂塘圩塍頽廢不治者竝加修築于時水
至不害歲獲小稔蓋侯孜孜矻矻於公家之務
甚于其私視民之恫瘝瘡札甚于其躬苦心勞
力以赴元元之急故始雖斷斷已而通貫融洽
服習之無間吏以爲神明民以爲父母塗謳里
誦風颯如也于是三載奏績兩臺上其治行考
功氏以請 詔予褒典如令甲而同郡邑吳曾

侯常熟譚侯吳江劉侯嘉定韓侯等來徵余言
余聞之古之所謂良吏者非直以鉅筭鉤距繳
繞苛察之爲明蠶起鷲擊誅鋤抑遏之爲威而
特稱其奉法循理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若無他
卓絕可喜者何也明析羣隱有時而蔽威懾衆
強有時而摧惟至誠惻怛孳孳務民窮致其念
慮之所加而充拓其精力之所詣則誠可以開
金石信可以孚豚魚而況戴髮含齒待澤而仰
流者乎侯之聰明強毅能剴煩剖劇懲頑抉蠹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二

五

恢然游刃於盤錯紛糾之區善政種種不可勝
述而其誠心愛民專力任事不辭嫌怨不憚劬
勞卽古之良吏何以過是宜其旣久而民信之
也昔卓茂之於密朱邑之於桐鄉皆以循良高
第漸引而至公卿侯且以故事徵入爲臺諫必
且以誠心直道昌言于朝以挽回敝風助興教
化 天子將顯擢崇褒以風示海內寧使卓茂
朱邑得專其美而已哉

贈司理鄭侯考績序

今天下大郡率以科甲之彥推擇爲理官與二千石提衡而治政平訟理之效胥仰成焉其重如此顧士起明經不習爲吏驟而持三尺聽五辭幪巾屣屨城旦鬼薪之屬日聚庭下出則傳生議入則予死比輕重出其手中此爲試操刀而學製錦非更嘗講肄而責之功能斯已難矣而余謂理官之難莫難于吳余吳人也請言吳事蓋吳之俗嘗樸矣重本業而修行義畏事而遵法故獄訟稀簡上操束之易而從之者輕及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二

三七

夫世風抗敝奸僞萌起兼并之家尚氣力失業之氓仰機利角距不相入則爭爭而不已則戟手劍舌鬪構而相爲難強者爲戈矛巧者爲罔罟根株窟穴閃倏微曖耳目不勝接智慮不勝求微獨閭閻且浸淫及于橫序而獄訟之繁極矣理官者以一人聽之督察使者臨之于上胥吏睥睨之于旁貴豪干請撓之于前街談巷議隨之于後得則上下相安否則譴訶謫譴緣是而起余故曰難之難者也蜀宕渠鄭侯以名進

士來理吾蘇蓋職司其難而又當天下最難之處然自其下車及于秦課閱三稔矣始若素宦已則駕輕就熟恢乎遊刃而有餘所承委無不當上官意者舞文宿猾無窺矚者閭右無侵撓者所決獄囚無不洒然心服搶地謝者遐邇觀聽無不交口而頌者則侯之爲理若易易然是遵何術哉侯蓋本之真誠出之仁恕而以君子長者之道施於政者也書不云乎惟良折獄夫刑主擊斷而獨稱良何也謂仁恕也自昔治獄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二

三八

之吏發奸摘伏洞燭幽隱疇不稱明塞苞苴杜請托孤立行一意疇不稱廉然明者或好察而近于苛廉者或矯厲而傷于刻則鋸筦鈎距之術用而吹毛次骨之令行折獄則有之以稱良則未也余與侯相見不數數然每一接侯其色溫如其言恂恂如動止循循如望而知其君子長者每兩造具備以片言折服若見肺肝析秋毫明孰有如侯者生平抗節羔素縕袍蔬食蕭然官舍如寒生廉孰有如侯者然明而不苛廉

而不刻先事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既事有哀矜勿喜之心要于得情比法而止書所稱惟良非侯孰能當此者乎侯既以最績聞天子且有殊擢以風治獄之吏而州守縣令咸以侯屬吏來徵余言余故述侯治行所以播賢聲而應經義者如此聞之治獄有陰德者其後必興使斯言而信侯食報未艾也

賀郡守趙侯考績序

吾郡守四明趙公既治郡之三年治行爲東南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五

第一兩臺以最課聞且有茂賞殊擢以旌卓異而吾鄉之縉紳荷公之澤而習公之政績也則采輿人之誦而授簡于余余嘗考覽漢事得其規隨厝注之略大抵廷議貴清靜而吏治推循良非有異謀奇術而民以殷阜國以乂安者何也則嘗聞之治國猶之烹鮮擾則亂猶之張弦急則絕此善喻也秦以煩刑峻法草菅其民而漢易之以仁厚則破觚爲圓斲雕爲朴一切與民休息以收清靜之理建元元封以來虎冠鷹

奮之吏巧詆周内使天下重足一迹而頴川渤海矯之以寬平則先教化後刑罰孳孳務民以收循良之績此則順流蠲疾因俗張弛之明驗也吳蓋澤國賦稅甲于天下閭閻仰機杼田野食鋤耒其俗儂巧而侈汰囂訟而浮游兵革之餘旱潦相踵積逋以巨億計公私殫竭最號難理而公以比部望郎推擇爲二千石甫下車詢民疾苦知政之所宜則矍然曰嘻夫馭民猶馭馬也馭馬者弛其鞭策寬其銜轡飼秣不違其度馳驟不窮其力故能調良節適而無要駕傾軋之患馭民亦然吾知所以治吳矣乃以其澹泊寧定豈弟惻怛之心而行煦嫗咻煥安養生息之政于時稽天之浸魚驚吾民公苦心焦思講畫便事上以贊撫臺下以教屬邑不啻已溺已饑使橫目子遺無瑣尾流離之怨公全活之也兩造立庭下情態百出公溫顏與詞燭照刃解令強者吐舌弱者崩角靡有覆盆泣隅之嗟公折服之也異時橫權啟羣不逞奮臂揭竿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三

磔人于市決關防篋之羣所在爲虐公直以安
靜鎮之無校聯什伍之法干振督察之令而閭
里安業盜賊亦稀公銷戢之也蓋恬然不動于
聲色惻然不忍于刑威夷然廓然不假于方略
計數而民安于屢農安于野商賈安于市士安
于黌塾胥吏安于要東州邑長吏安于職事比
及三年而政成化洽卽漢所稱清靜之理循良
之績曷以尚茲方今國論煩囂士習險詖皦皦
以爲潔察察以爲明斷斷行行以爲雄健總之

賜閭堂集

卷之十二

三

逐功利而驚名聲先正典刑索然盡矣國家何
賴焉公持以惻惻率以純懿以君子長者之道
設誠而致行之違俗之所爭趨而行吾之獨是
飲冰齧蘗不矜其廉鑒微燭隱不炫其智破的
解焚不逞其強力若明珠在淵良玉在璞精光
未顯而神采獨完微直表率吏治卽維持世道
砥柱狂瀾非公其誰屬哉 天子哀閔元元如
修漢故事選諸所表以次爲公卿行且及公矣
異日者挈提綱要綜核名實持議廟堂則務崇

清靜賦政郡邑則優獎循良且將登國家于上
理何云漢也余益傾拭而俟之

賀吳邑曾侯考績序

余嘗按太史公傳循吏謂奉法循理亦可以爲
治何必威嚴有味乎其言之也晚近以來綰銅
墨而司民社者率以氣勢才指用事蠹厲隼擊
操切行一意命之曰武健鉅筭鉤距抉摘幽隱
命之曰精明突梯委蛇飾儀文而趨徑竇命之
曰通達乃元元疾苦拊心叩首而望救者顧不

賜閭堂集

卷之十二

三

關休戚而秦越之則豈 國家張官爲民授任
責成之意哉今寓內分職莫難于令令莫難于
吳夫令一人耳握符持斧之使臨之上者凡幾
舞文規利伺隙而動睥睨于下者凡幾得則上
下胥服一失而謗叢之譴及之故曰莫難于令
吳爲郡首邑賦重而役繁地當達道冠蓋所走
集往年一中倭再更旱潦供費益廣歲入益儉
帑庾之積如洗而督逋之檄旁午而至權稅之
令竭澤而漁家懸罄而人感頽急賦則虞病緩

則虞罰順命則有怨咨衡命則有督過欲兩利而俱便安所決策故曰令莫難于吳乃虔南曾侯之令吳寧獨不苦其難而已恢然若游刃泰然若駕輕車而行坦途是遵何術哉則奉法循理不事威嚴之明效也侯以明經擢第初試理人恂恂儒生耳乃其當官蒞事精練若素習出應賓客飭厨傳日無寧晷入而坐堂皇治文書庭立兩造常以片言折獄人自以不寃征輸期會不事筌楚按籍而較率稟程約無後時部檄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三

踵至侯以身捍之不爲改轍人自以不病故事長賦者以義田助役久而蠹滋侯爲之參酌煩簡各以輕重受助人人沾溉咸以爲均平居恒無急遽之容勃勃難下之氣而庶務井井吏胥廩廩奉要束益不以武健樹威不以精明賈譽不以通達徼利澤而直以其雅靖寬弘之度仁厚惻怛之衷孳孳務民而紓其愁苦呻吟之急卽漢之循吏史傳所稱何以加此侯在事三年政成化洽績課爲江南最兩臺具以狀聞考功

氏按令甲以請且有 恩賜以示風勸而吳之縉紳相率造余而徵詞余詞何能爲侯重然嘗聞之聖門由之兼人師之才高意廣而孔子告之爲政曰居之無倦曰先之勞之無倦兩言而止耳夫功建名立而憫然足已上下咸孚而無所虞于後艱劬躬軼掌累年久而不能弛負此皆倦心之所繇起也侯第以其既試者持之無倦以終惠吳民進而服禁近躋崇臚率由是道以保有令聞則侯不獨稱循吏且爲名公卿聲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三

施彝鼎猶掇之也余固以大受期侯寧第爲今日賀哉

贈袁州汪侯考績序

余嘗考覽漢事當武宣之世上以文法課吏綜核名實時時下詔詰問治郡不進者何政在異等則增秩賜金以示褒厲一時郡國守相皆象指承式以才技方略強力敢任曹起而應之故鈎距任察驚擊任威峻文周内東濕絃絃務爲刻覈以微燁赫可喜之功而收卓爾不羣之譽

乃史家所傳循吏抑何寥寥也文翁治蜀黃霸治潁川非有異能奇術而直以廉明慈愛爲令長丞尉率先勸學興禮先教化而後刑罰廩廩德讓之風至于今頌之不衰由是言之明哲有燭不必任察公廉有執不必任威和易近民惇大成裕不必刻覈吏道之所嘉尚在此不在彼可考而鏡已乃今得袁郡守粵西江侯侯起家令宰入爲尚書郎有聲南曹遂推擇爲郡守始下車問民疾苦求政之所急則憬然曰夫守于賜聞堂集 卷之十二 五

民乳保而師帥也拊摩休煥乳保者任之聯屬化誘師帥者任之本末次第在叅劑而致行之耳故侯蒞政三年未嘗以更張見奇馳驚矜捷銜霍矯抗以自標幟而特以移風易俗安利民生爲孳孳袁郡邊楚楚俗懔忮剽輕偷生情竅而袁似之侯爲立保甲定鄉約頒正俗條諭而民始靡然向方澆風爲之頓革袁士習頽靡法律爲詩書黌校之間斷斷如也侯日進諸生課其文藝而甲乙之士始爭自濯磨喟然興于學

袁人好鬪喜訟甚于他郡小大之獄侯必依于平恕無輕入無苛求而民洒然心服咸自以不寃袁土磽瘠賦入寡通賦山積奸竇日益滋侯爲之釐剔弊蠹絜令著籍授屬邑使遵行之歲輸無乏而民不擾其却苞苴絕請託獨持大體凜乎其不可干至其寬中雅度飲人以和僚采屬吏習其手采與其論議藹然若披春風而就冬日也蓋侯廉靖貞恪出之以安詳簡練精明持之以寬厚以故政成化洽百廢並舉而上下胥便安之其于蜀郡潁川之治若方軌而驅也卽漢所稱循吏何以加諸侯治郡滿三載兩臺方以最績聞 上而屬吏分宜令徐君某等來徵余言余曩承乏政地竊伏觀 王上瑩精太平明習吏事其以卓異稱者親錫宴于庭而優賚之至于軫惻民瘼視之如傷非漢武宣之所敢望侯旣以循良奏績 上察其所以然必將舉增秩賜金故事且以次選諸所表入爲公卿異時操筆而傳循吏者必以侯爲稱首無惑也

書以俟之

贈司理林侯考績序

夫法理與文學殊方吏事與儒術異尚兩者稱
背馳矣今制郡設司理專職刑獄以佐二千石
之政郡當繁鉅則必以甲科之彥充之夫士屈
首一經修先聖之業離疏釋屬而升本朝謂嫻
于文學通儒術可耳其于爰書訟牒訊鞠論讞
之務不涉于耳目不動于心思乃驟而責之以
所未諳猝而投之以所未習譬則使燕人涸淵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二

三

越人介而馳也乖其素矣則無乃所養非所用
乎曰非然也文學以輔法理而權衡之儒術以
綜吏事而藻飾之者也在易噬嗑之象爲明罰
勅法解爲赦過宥罪中孚爲議獄緩死而周書
呂刑曰惟良折獄曰監茲祥刑經訓昭昭具在
可考鏡也而法家以殘枝慘礫恣睢而決裂之
故察淵任智鉤距任術擊搏任威峻文而周內
引繩而批根至有畫地刻木之謠絞絃束濕之
喻蓋刑愈煩而民愈病矣夫惟通經學古之士

本之人情叅之國憲務應古經義而不規規于

俗吏之軌轍然後刑不濫而民不冤此 國家

所以謹擇可使而專責之之意也繇斯以譚理

官要矣而得人爲急若吾郡司理林侯寔維其

人林故閩中世家名卿良牧比肩接踵而侯用

家學起進士高第筮仕而理吾吳吳故東南大

郡隸而爲州者一環而爲屬邑七林林總總之

衆小大之獄靡不待聽而質成城旦鬼薪蒙巾

罪屨之屬日聚庭下案牘旁午紛集如蠅聚積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二

三

如山抑何繁也而吳之俗抗蔽日甚怙侈而喜
爭佻巧而好訐錙銖之釁起而尋戈矛壇坵之
譁沸而張罔罟機緘窟穴閃倏微曖常出乎情
理之外不可勝詰欲一一而聽斷之抑又何難
也而侯獨以慈祥豈弟哀矜惻怛之衷設誠而
致行之沉抑者立伸淹滯者立決困踣顛頓者
立蘇重者予輕比疑者傳生議取舍出入之間
人靡不崩角跽謝洒然而心服者異時直指行
部有所訶伺摘發往往皆魁豪宿猾吏所不能

誰何者然必以屬理官而黠者因緣爲奸竈善類以快私憤侯痛革其弊未嘗阿上官指輕案一人抑又何仁且恕也蓋侯以經斷律故不以武健爲愉快以儒節吏故不以操切爲名高侯于是乎賢遠于人矣侯任職三載兩臺以最課聞而州邑之長咸以侯屬吏徵余言爲贈余故略陳其槩云余又聞侯獨抱清節矜然不滓官舍蕭然養殮纔給至不能具藥餌其潔已如是頃淫潦爲災侯承檄按視乘一葦歷洪濤中惟

賜開堂集

卷十二

五

恐不徧惻然有已饑已溺之懷其恤民如是羔羊之儉約騶虞之仁厚侯寔兼之異日者入踐臺省駸駸嚮用操其儉約足以表儀百職克其仁厚足以覆露八埏其勲業詎可量哉彼其文學法理儒術吏事直文豹一班函鼎一臠爾是烏足以繫侯如日以乘韋先則余有成言矣

賀司理林侯考績貤恩序

國家懸褒典以待功能之士非中率者不輒予所以風勸海內德意甚盛于是吾郡司理林侯

蒞事三年矣兩臺使者上其績銓司核署上考詔予贈封如甲令稱殊邁云余旣以郡屬長吏之請業有贈言而吾鄉之縉紳服習侯治狀謂侯法吏也而有循吏風上奉 明天子贊書而下采輿誦詞惡得已則屬余爲之更端余蓋聞長老言嘉靖初故大司馬林公庭樞寔守吾蘇政聲超卓而島寇之內訌也時則故憲使林公懋舉爲守有扞圉功其棠蔽芾之思後先相望而侯象賢繩武復以司理來吳中蓋聞之林氏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二

四

世有造于吾郡及侯而三天寔生才以幸吾桑梓非偶然也夫郡守受命專城統領一郡之事而理官獨典刑獄其職任異其科指亦殊然譬之于車輪輻輳輻自相爲用而交相成者也昔漢宣綜核名實其于良吏則稱曰政平訟理訟獄者政之所急未有郡無留獄獄無冤民而政不稱平者也余嘗按載籍所稱法吏衆矣大氏鉅簡鈎距者明而近察深文周內者練而寡恩厲使爪牙耳目孤立行一意者健而而騰體皆

不得稱平而惟漢之釋之定國唐之曰知有功
以用法寬平著聲當世彼其仁厚惻怛哀矜勿
喜之心常苟皇周浹乎其間故其治皆有名迹
余所謂平政理訟交相成者也侯起經術爲通
儒望而知爲恢然長者其色溫如其言藹如其
視躬若寒素而守官若處子常斤斤如至其視
民之恫瘝不啻由已頃淫潦爲患萬室嗷嗷侯
承檄勘災遍行阡陌乘一葦波濤中不憚艱阻
具以全災詣中丞言狀中丞乃得據實以蠲恤

請其仁厚惻怛如是吳俗儇巧而好訐黠者爲
罔罟強者爲戈矛窮簷部屋之間盆覆隅泣者
往往而有乃侯孜孜汲汲日以決疑疏滯鋤梗
伸抑爲務胥吏不得舞文貴豪不得撓法其所
鞠讞平反率當其情兩造受詞靡不洒然悅服
而侯常蹙然不自得若甚戚者其爲哀矜勿喜
可知也故侯雖專典刑獄而氓庶歌其德澤髦
士仰其儀刑屬邑下吏象其教指儼然良二千
石之重其于司馬憲使之爲郡同聲一迹若鼎

峙而券合也噫嘻盛哉侯聲望日隆名位當日
進異時以諳練刑章明習吏事游膺簡擢爲
天子秉憲質成三又五辟聽于槐棘之下必當
與釋之輩爛焉爭烈其微 寵靈而蒙休澤未
有涯也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十三

序

男用懋校

大宗伯陸公九十存問序

壽憲使鹿門茅先生九十序

少師徐公八十存問序

大司馬楊公八十存問序

壽叅岳丁年丈八十序

壽比部錢先生八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二

壽高先生八十序

劉僉憲八十雙壽序

壽陸先生八十序

壽毛先生八十序

壽表封君八十序

唐封君雙壽序

壽吳母陳太夫人八十序

壽王母太宜人八十序

壽徐母吳太孺人八十序

壽張母謝太安人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三

賜閒堂集卷之十三

序

大宗伯陸公九十存問序

萬曆戊戌宮保大宗伯華亭陸公年九十臺使者以聞 上若曰是惟舊德之臣其錫殊典乃下禮官按甲令遣使者存公於家蓋朝之縉紳鄉之父老子弟交口稱慶以爲邦家之盛事人世之榮觀而行風以鄉小子事公于詞林雅服公之嘉誨言惡可已始行濫竽經幄而當 上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一

纂服紹庭之初伏觀 明詔起公位大宗伯

上方虛懷瞻倚朝野注意矯首而望公然公意有所不可數上章乞骸骨去當是時公僅踰耆耳猶未及古大夫致事之年而雅志高尚堅不可拔如此又數年而行在內閣嘗孳孳嚮意公或謂公春秋高度不可強起而有司適奏公八十則請 上特加宮保以褒德逸老風示海內又數年行既歸田謁公于里第則公之聰明矯健勝于宗伯時問質所疑及論天下事娓娓不

倦蓋公神定而腴福厚而完若天所篤佑而純

昇之者然後知公向之請老殆有所託即大耋猶可強起乃令公竟老田間書不云乎耄遜乎荒此亦謀國者之恥也自古休明泰熙之時番番黃髮濟濟在位故能贊大政決大疑令國是有所倚成朝委裘而不亂迨倦而休矣天子閔勞以職事令自適于巖居川觀之樂則鄉之士望其顏色承其聲教儼然若師保之尊而儀刑誦法之故進亦重退亦重成周之公卿去而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二

爲鄉老者是也 本朝召臣西楊蹇夏皆耆老在位而洛陽三原洪洞諸公並以耄年存問爲天子所尊禮誦說之士至于今豔之公立朝無幾何時其蘊抱設施猶若未究乃其矯矯風節巍然得大臣體而瀕行一疏自宮闈朝著及乎寰寓皆深憂極慮諸識微達變之士咸自以爲不及至于先幾遠引抗志潔修翛然馳域外之觀結區中之好若鴻冥九霄鳳翔千仞令人可企而不可狎蓋薄海內外紳衿襁褓之流無不

知有華亭陸公者自頃教衰俗敝少年以趨捷卓詭鼓舞氣勢凌侮先達至其語公則靡不歛衽傾慕忻忻願爲執鞭曰此人倫之岱宗當代之砥柱也夫勇退非難退而負天下之望爲難負天下之望而又壽考昌熾蒙主上之特眷爲尤難當世道人心頽靡澆漓之後而能以其身坐鎮默挽使先進典刑巋然標揭于一世此又難之難者也公之進退無論重于朝廷重于鄉國即其爲世道人心重何啻九鼎天而有意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三

壽憲使鹿門茅先生九十序

曩余受博士家言而得吳興名士所爲同聲錄者始獲誦鹿門先生之文心慕好之時先生已離疏屬登承明出爲國家樹勲宣力余方困逢衣生無能一拜下風握衣而請益也余旣濫史官考求名家之述作乃得先生所爲古文詞曰

白華樓稿者卓然成一家言心益慕好之而先生時已投綬掉鞅徜徉歌嘯乎茗水弁山之上余猶滯長安中無能一叩先生發余蒙蔽而示之周行也余旣解機務歸里中始得一當先生往來過從接其風采而習聞其議論先生蓋鉅人長者山立而淵渟金聲而玉振扼掣論當世事娓娓不自休援筆爲文詞萬言立就不停綴不加點觥籌巾舄之會竟夕不倦步趨飲噉矯捷若壯夫即年躋耄耄猶然嬰兒之色也心竊異之自昔英賢之士以文章名世者漢則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班固之徒唐則昌黎柳州宋則歐蘇曾王諸家其遇有通塞名位有崇庳然皆不至乎中壽豈其劇志鉢心擢肝指胃疲其力于縑緗毫穎之間而稍盪乎節宣葆蓄之旨所謂太勞則敝太用則竭乎而先生以述作之雄膺單厚之福詞林藝苑巍然爲宗盟明堂上庠儼然爲更老則遵何術而致是嘗得其說矣洪濛垓北淳龐清淑之氣蜿蜒而鬱積其鍾于

人則魁壘卓犖之士出焉當其遭時柄事則功名俱著于春秋即不得志猶垂空文以自見摠之立功立言皆不朽事也先生以超軼之才宏鉅之略再令巖邑稱循吏于儀曹銓部稱望郎已爲持斧治兵使者之廣右之天雄治辦皆有名迹籍令陟通顯在表著之位旂常竹帛之勲豈足道哉而遵議蒙忌卒以中蹶乃得肆其力于文章雕龍繡虎不足爲其華二酉五車不足爲其博洪河喬嶽不足爲其高深其疎宕道逸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得之天成縱橫變化出之懸解苞舉八家而直接乎龍門太史之家法洋洋乎颯颯乎其偉也夫先生有志乎經濟者也用之所不能究而洩之乎文文之所不能盡洩而萃之乎年其瑩然敷腴者爲精之凝其沛然磅礴者爲氣之充其汎應時出而不窮者爲神之完固而獨王夫造物者寔挹彼注茲以寧先生于期頤被之以盛名貽之以完社度世久長如日斯升而月斯恒也倘所謂天授非耶於是先生年九十余以

姻家世講誼擬一言爲壽而先生門下士范君等十餘曹適來徵詞余聞濟南伏生年九十漢帝令高才生即其家受書衛武公既耄矣猶朝夕敬共箴儆于國詩人稱焉夫諸君者其有以高才生從先生指授者乎抑或有以賓筵之戒爲先生箴儆者乎不爾則以余言介萬壽之觴爲先生祝焉可也

少師徐公八十存問序

天子紀元萬曆之十年壬午致仕少師大學士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六

華亭徐公年八十閣臣以故事請 天子若曰惟 皇祖 先帝舊臣匡輔翼戴卓有勞績惟天錫之難老朕與寵嘉之其遣使勞問以 璽書往其賜襲衣白金文綺稱朕意焉於是士大夫舉相慶曰休哉惟朝家之盛事其鄉人亦曰休哉惟桑梓之光蓋行從閣臣後爲鄉小子嘗被公國士之知誼當介一言爲壽竊聞之天之純佑國家必有碩臣良弼起而翼扶昌運緝緯鴻緒貽數世覆盂之安朝委衷而不亂其功格

于天天乃胙之純嘏俾昌熾壽康怡然享太平之福書曰天壽平格是也 肅皇帝之季年屏逐儉壬昇公以政公一洗其舊而新之引正人懲墨吏內籌國計外飾邊防百廢犁然具舉而大指在歸柄 主上令政事議論之臣各得其職故能易亂爲理出海內于混濁而登之清明莊皇帝初公考古憲經因時通變所興修釐正之事不可勝紀而大指在推廣 遺詔以更化爲繼志以幹蠱爲嗣德故能結人心固邦本爲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七

寔鑒之俾優游大耋耄壽無害歸然國之柱石鄉之典刑所謂功格于天而天佑之以享太平之福者非耶昔周成王時師尚父既老歸國不與旦奭相左右然翊贊文武奉其成業以貽之嗣王烈莫尚焉蓋尚父壽百餘歲身去朝廷而勲在社稷爛焉冠乎群臣公之功庶幾尚父天錫之壽即百歲未有艾也公其顯精神強食自輔以承天休以副 明天子命寧至意斯惟朝士大夫及鄉人小子之私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八

大司馬楊公八十存問序

余嘗按古之公卿及年而致其事則天子閔勞以官職賜之養牛上尊以輔不衰既歸其鄉則爲鄉之老坐里門而詔其子弟儼然稱祭酒天子有事于辟雍則奉以爲更老憲而乞言執轡執爵于前而祝哽噎于後當是時几杖不輟陳輶車不絕問而上不嫌訕體下不稱踰節何也則世道人心所維繫重也 國家著令大臣里居年德並茂者或敕守臣或遣使存問蓋亦遵

用古法然必勲猷德望爵祿壽考咸備無闕而後以繫令從事其不中格則守臣不敢請禮官不敢議其嚴且慎若此吾蘇以文獻甲天下

明興以來聞人達士鵲起不乏然未有膺茲異數者有之自少傳王文恪公始時猶以故相蒙特詔未大耄也越數十年而得宮保大司馬楊公始公爲司空即以廉正精確擅一時之譽已爲藩臬大吏持斧而南叱馭而西奔走乎欽崎險遠盤錯難理之處而皆卓有聲蹟其以方伯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九

朝正月 天子親宴勞于廷而褒賚之乃擢京兆以中丞出撫尋貳冬官久之遷留都大司空以去已歷宗伯太宰改大司馬以保釐之任寄公而公固乞骸骨章數上乃許遂加宮保以寵其行歸十餘年復以御史大夫起公公堅卧不復應而年亦以八十矣兩臺使者以公名碩援故事以請 制曰如令勅兩臺臣致命于家公所謂勲猷德望爵祿壽考咸備無闕而以繫令從事者也于是吳之父老子弟踴躍詫歎以爲

百年創見之典而縉紳先生豔公之遭樂公之壽而後 上之隆貺也則屬余詞余之獲私于

公也久不直以殊榮上壽欣欣慕公而獨以世道人心重公蓋余通籍以來所親士習凡幾變矣嘉隆之間士大夫爭談理學已復稱邊才比年則崇氣節皆足以徵顯秩弋尊名凌厲一世而公獨以寧靜澹泊屹立其間不談理學而聞修質行無慚于衾影不稱邊才而營職應務游刃破的可以定策帷幄而折尊俎之衝不沾沾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十

動色于氣節而羔羊五紵鳳凰千仞其清修高蹈超然于塵壒之外則矯抗矜飾之士有屏息而退舍耳余輔政時數以公論推轂將還公于朝而公深自遜謝遽引疾去及再起留卿望實益峻廟堂之上且虛席待公而又毅然以年至去時猶謂公引嫌匿跡而余旣歸田矣 上特以舊德注意公公竟不就其于高爵厚祿世所縻繫而不能釋者猶之乎敝屣也蓋公清夷粹白之衷恬于世味正大光明之度深于國體不

斷爲銜霍非常之功翕赫可喜之名而勇退善藏則蒲輪束帛不能奪公于巖觀川泳之樂巍然高嶽之岱宗狂瀾之底柱其爲世道人心重不啻九鼎古之鄉老詔于里門而憲乞于辟雍者公所謂其人非耶公春秋益高神益王自今屈乎期頤 國家且懸殊渥以待公則有湛露南山之什在余且爲公誦之矣

壽叅岳丁年丈八十序

嘉靖辛酉余與玉陽丁公同舉于鄉相得歡甚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十二

又十年爲隆慶辛未公成進士仕爲陽信令徵拜留臺侍御史尋出僉蜀臬再移閩中晉叅浙之方岳而公遂謝病去去二十餘年不復出而是歲春秋八十矣公少以文學知名籍籍吳下踰強年而始登仕衆謂之晚旣綰銅墨試理人不肯以民力阿上官指治行稱第一乃不得禁近而之留臺居臺中通饒惠商却萬鎰如敝屣矯矯厲清節而竟出之外衆謂之屈方是時余叅政地不能越格而振公已稍從叙遷竟拂衣

去余亦不能援公而止余當軸九年又無能贊主壽者一推轂公起田間意常愧之及余歸見公于里第握手道故歡如平生無幾微及于進退出處之際泊如也蓋公養深而厚識曠而超于世所沉酣戰鬪縻係而不脫者一無所介于懷而造物者豈亦假公以休逸篤公以壽考故挹彼而注茲歟自昔樹勲立名非無魁壘奇傑之士然或朝事劬勩邊務旁午東馳西驚左畫圓而右畫方則有高目鞅掌終其身而不暇者崇爵令譽羶引之于前微文橫議迫脅之于後跋胡蹙尾拘係而繫維之則有弊精勞神竭生平之力以殉之者惟先幾遠引遺榮高蹈之士巖居而川泳閉關而息機其精神內完而局鑄嚴固可以養生可以盡年視彼營營汨汨于聲利之途者大有逕庭矣昔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者善刀而藏之也紀消子養鷄異雞無敢致闔者其德全也公所謂全于天善藏其用者壽不亦宜乎公已躋大耋而神愈王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三

容色愈澤起居食飲如壯夫所當震撼非常之厄嘿然受之不爲動其于出處進退險夷利害之交直蟬蛸視之余所謂養深而厚識曠而超者也籍令公都崇顯肩鉅重蒿目執掌弊精勞神而不得休則何以臻此夫嗇之以祿秩而豐之以年壽限之以身外無益之浮榮而縱之以人世不幾之景福是所謂挹彼而注茲者也是天道也天惟純佑公則公之壽其何窮之有

壽比部錢先生八十序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三

七

余始受博士業而讀兼山先生之文心慕好之于時吳人士方工剽襲矜藻績而先生獨恢然大雅本之宏博而出之春容若萬斛之泉行乎當行而止乎其不得止蓋與毘陵唐先生海虞瞿先生鼎峙而三爲海內所宗余數欲就先生質所業而先生已擢第去無繇也先生爲尚書郎曹事多暇則肆力爲古文詞公卿折節爭丐一言爲九鼎執經綴文之士踵接其門名殷殷輦轂下忌者乃陰中先生以考功法坐左遷

蓋徊翔州郡棲遲留署者數年竟解職去余方滯館閣不出長安城垂三十年欲望見先生無繇也余既請老歸始謁先生于里第則其色溫其氣和其言纒纒娓娓不倦至論天下事鑿鑿中綮窅然後知先生之爲人如其爲文恢然大雅君子也先生雖宦不達旋起旋躡然無幾微于詞色間或扣之微哂而已余以是益重先生蓋士大夫非進之難而退之難非退難也有所縻係于爵祿溺而不能出則難有所期必于事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三

七

功未竟施而恐失之則難有所校量于是非毀譽之際必伸已是而塞衆吻則難惟身勇于退而皜然無所溜于物心安于退而泊然無所覲于時此真善退者也先生直已而行不趨徑實坦衷而應不爲町疇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飄然遐舉而自適于蓬藿之間蓋脫然于爵祿事功視之若敝屣而超然于是非毀譽之際若飄瓦虛舟一不以介諸懷乃知先生氣定而不浮神完而不溢其真精內攝而物莫之能撓宜其

優游難老雖大耋而有少容即期願未有量也
于是先生年八十鄉之縉紳相率舉兕觥爲先
生壽而徵余詞余故述所得于先生者如此在
禮八十月告存而古之鄉老坐里門而詔其子
弟誠以先生之文拯今日既壞之文體以先生
之善退爲鄉邦士大夫之典刑則世道亦職有
賴哉詩稱樂只君子而曰德音不忘曰萬壽無
期敬以爲先生祝

壽高先生八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嘉靖中吾師山陰高公望梅先生以進士司理
吾蘇而余始總角爲諸生試博士義先生拔之
儔伍而進教之遂執經爲弟子先生既被徵擢
留垣諫議而間爲書召余及故所善玉峰兩生
使肄業旁近舍先生數從公暇評隲其文課督
之勤而提詔之加密當是時先生居津塗而余
韋布寒士顧深知而厚望之者如此余既登朝
而先生以坎壇不遇棄官歸其鄉又二十余年
待罪內閣而先生策一蹇從二三蒼頭奴來遊

京師相見于邸舍時先生年垂七十乃其精神
意氣儼然如留垣時又十年爲歲壬辰余謝事
里居而先生過存之握手道故其精神意氣亦
復如京師時又三年余犬馬齒六十而先生爲
長歌贈言酌醴稱慶則又如壬辰時蓋後先三
十年間三見先生年已至大耋而先生襟抱如
故飲食言笑如故非直天賦殊特蓋其所養有
絕人者是歲丙午先生春秋八十矣維五月旣
望爲降嶽之辰門墻小子宜有言爲壽蓋聞攝
生者流其于練形葆真專氣致柔之術繁稱僕
指不可殫究而大都不越恬愉兩言恬故泊然
寡營而萬慮不能滑其和愉故怡然委順而百
憂不能入其間夫是以能一順逆齊得喪固內
扁而解外膠度世長久遵此道也往先生爲司
理爰書獄案城旦鬼薪日雜還于前先生游刃
破的寬然有餘無拘迫糾纏之態在留垣時其
職事氣力足以橫鶩翹舉而先生矧方率真佚
蕩簡易無矯抗矜飾之容及其忤時左遷年適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六

強仕耳賜環垂綬應不須臾而先生棄若脫屣
不顧若破甑鴻冥蟬蛻于聲利之途靡所戀惜
先生晚而得子稍長即付之家政不問生產作
業而弛然自放于雲山烟水幽奇浩渺之觀長
吟清嘯若不知有人間世者蓋進忘其榮退忘
其辱有子忘其家既老忘其年泊然有以自安
而怡然有以自快恬愉兩言兼舉之矣壽不亦
宜乎昔漢公卿繇明經致大位者率推高其師
以璧帛蒲輪召起而余屏居田里無能推轂先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三

七

生惟俯仰今昔敘述梗槩一紆國士之感而已
先生其強食自愛順履期願余幸而獲追隨杖
屨雖老猶當爲先生頌之

劉僉憲八十雙壽序

瀛海劉柱峰先生以萬曆辛丑月正元日爲八
十之旦在禮所謂養于上庠詔于里門從以常
珍而月告存者乃其配章淑人亦以上巳之日
與先生並壽齊德偕老而又有子顯融可不謂
吉祥止止域中寡二者乎於時伯子師起以少

宰領官端執經 上左右仲子元澤以中丞鉞

旄填撫兩浙咸欲以其間介萬年之觴先後上

書移疾三上不獲 命誼不敢復以私請而獨

咨咨念先生淑人則以學士大夫所爲褒揚頌

禱之祠函授使者歸爲先生淑人壽而余以辱

知于兩君則効一言以先酌者蓋余讀書觀古

孝子之于親當其載命馳驅不遑寧處則其詩

曰陟彼岵岵瞻望父母至于劬勞鞅掌不已于

行則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其陳力委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三

六

質之身上有所制而明發不寐之懷中有所激
故其嗟歎詠歌之若此夫兩君者其亦有陟岵
北山之志乎顧予聞之記曰孝子成親成之云
者非直娛侍膝下定省溫清之爲愉快也又非
直椎鮮擊肥希韞鞠衮稱觴獻履之爲愷懌也
樂其心不違其志體其必至之願而貽以無窮
之令名如是而止矣始先生令新建時惠政淪
浹其民尸祝之至今比于畏壘顧不得臺諫而
徵入爲計部郎郎以廉勤敏練克舉其職顧又

出僉臬事其在事持法侃侃不可以私撓顧又
齟齬于時投劾以老然先生泰然安之無幾微
芥蒂而獨勤勤懇懇以經術授兩君則先生之
志豈一日怠然于國家者意固屬兩君恢廓而
光大之若耕之望穫而持券之收責也少宰君
起家詞臣以方正博聞有道術在表儀之地廷
議以公輔推轂 天子方虛揆席而待之其所
爲匡扶調劑潤色鴻業著旂常彝鼎之績者固
旦夕事而中丞君方憑熊建隼保釐吳粵間內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十九

名不在茲乎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蓋不直以山陵岡阜
苞茂恒升致禱而獨歸之德音夫德音則何窮
之有

壽陸先生八十序

自余髫年則聞先少師所歛衽推轂而亟稱爲
益友者二其一少湖王先生其一胥屏先生先
生與先少師同師受經朝夕切劘相與不啻兄
弟而余以通家子伏謁未嘗不溫顏慰接而疊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

匱乏而平其爭誘掖其才而可教者由是宗黨之譽咸歸先生先生既恬修嘉遁不試于時閉戶謝客日以著述爲事溫袍蔬食泊然安之余數登其堂應蒙几案斷木支牀蕭然四壁而已有司或慕先生式其廬贊以束帛輒謝罷其廉介如此自世之衰士習漸于聲利則有矜炫文采鼓舞氣勢委蛇功名之途者而真心忝于屋漏庸行缺于家庭昭昭則伸冥冥則情甚有以方略智數掩覆其瑕類而變易當世之視聽者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主

矣而先生好古自信履繩蹈規不詭于聖賢之訓爲人倫師表則豈非孟門之底柱而魯殿之靈光也歟古道日遠興廉舉孝之法不復行于當時即曾閔夷由復出而弓旌璧帛之求蓋已希濶而難冀獨鄉之公論猶存而不廢爾往余在內閣吾鄉袁安節公推較理學言王先生于朝天子官之國學顯示優異士林謂之盛舉先生躬有其行而口不談閭閻深藏不求知于世世未有以先生薦者然鄉之麗皓及縉紳衿

弁之流交重先生澤宮燕禮郡大夫親拜于庭虛賓席以待山斗歸嚮與王先生等而先生年已八十聰明強健雍容壽考抑又過之庸詎知公車之牘不有以先生高尚聞之天子如袁安節者乎先生有子及孫彬彬鵲起又詎知不有紹聞繩武致身鵠貴益光顯先生之令聞而娛之于耄期之年者乎詩曰俾爾壽康俾爾昌熾余于先生卜之

壽毛先生八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主

余始總角讀書采雲里得見石峰先生于里中先生忘其年引與遊處召其子若孫俾相與爲文字交未幾余還讀書城東旣挾策去徵一第爲史官不獲侍先生者蓋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先生年已八十其起居食飲猶強壯如平生惟時縉紳父老及後生小子考德問業者莫不有言爲先生壽余竊自念先生識余于髫髻之年而余得侍先生耄耄之日即不斐敢無述焉先生故中丞礪菴毛公之伯子早歲明經博古有

俊聲舉嘉靖戊子畿試數上春官數屈焉然其
自喜讀書益甚久之遂厭棄舉子業當謁銓曹
不行或勸之仕弗應不得已就道輒復還竟以
鄉進士老于家當中丞公貴盛時先生獨履清
素不知其盈及先生之身家漸衰落不知其約
始舉于鄉不色喜既數不第不色愠被服造次
必于儒者言必稱先王則古昔其所與交皆樸
茂長者其於好善嫉惡尤嚴不少借里有爲不
善者咸畏先生知僉曰先生今之君實堯夫也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三

余嘗謂國家當熙洽泰寧之時淳和渾厚之氣
嘗有所鍾而間有所發必篤論清修含弘惇大
之士出而應之當其離疏釋屨出入廊廟則能
崇雅鎮浮敦本訓俗以壽國脉而福蒼生即沉
蹟不偶戢身韜光猶足以化帥鄉邦扶翊名教
使學士大夫有所矜式而奇民俠子若有所憚
而不敢恣睢于其鄉蓋無軒冕圭紱之貴而隱
然有名山喬嶽之尊無竹帛旂常之勲而巍然
有黃鐘大呂之重其關世道係士風豈淺鮮哉

邈先生者真其人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遐不眉
壽夫先生可謂君子矣則先生之壽寧有涯旣
哉

壽袁封君八十序

始行童時侍先君先君爲學官弟子數從陽涇
先生游嘗亟稱先生爲人也又稱先生有子憲
副君憲副君弱冠工文詞舉進士高第一時操
觚之士爭出其門旣拜理官之越中越中稱治
已召爲秋官尚書郎又最其列已又佩二千石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印綬之荆楚之郊荆楚間無不稱良二千石也
然憲副君逡巡讓不居舉所業文字曰家大人
實課督之舉所至治績曰幸奉家大人教指無
失爾矣由是先生之名蒸蒸起縉紳諸公間余
旣爲史官還過家因憲副君以見于先生先生
龐眉豐頤方瞳丹顏強食疾步即壯夫不逮余
則詫歎以爲先生類有道術者非恒人也蓋余
聞長老言始先生治博士經試有司連不得志
退而適然無沮作之色見諸少年佻儇狂易持

利鈍以諂傲人心弗善也獨時時教憲副君務學力行以卒其志憲副君爲郎而先生有封矣然見諸封君服鮮姣飾居第從僮奴出入囁嚅有司之前則蹇然非之故先生常布衣蔬食徜徉田間清白如故操不以撓憲副君而憲副君爲廉吏聲稱籍籍先生成之也今世之士務飾章刻句劇志鉢心以取世資而貿利祿及遇且顯矣縱侈驕溢以明得意第一時之效夫其饗榮驚進則勞生之弊也快意極情則伐性之囚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五

唐封君雙壽序

武陵侍御唐君之父曰近竹翁母王宜人咸八十矣而壯健不少憊又以子貴偕有恩封士大夫嘖嘖稱奇云侍御君奉、上命當按行粵西其始歷然驚已驟然喜也曰吾不難以使指馳驅萬里外而重于違二親吾非微、上威福臨制百城之吏搏擊恣意之爲快而樂吾之以其間壽二親于家也于是諸大夫之官京師與侍御君同舉者謀所爲翁宜人壽而以質侍御君侍御君則避席謝客稱翁宜人生平甚具諸大夫欣然各有得也爲賦考槃之三章侍御君曰嘻固也家大人武陵之布衣也懷獨行君子之德徜徉適軸以適已揭揭乎若鹿門棲龐而梁孟居廡下也是無意于世者也雖然方其誦說先王而有會于其衷也纒纒乎爲不肖述之俾無失墜也其爲鄉之人亭枉決疑各厭其意而莫之迂也切切乎爲不肖陳其端俾措諸用也是非果無意于世者也于是賦陟岵之二章侍御君曰嘻固也私心在彼有之雖然家大人之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五

以勗不肖也曰若母遽廬其官而蓬其心吾茹鮮襲溫衣食上之賜以自老而長子孫于私分足矣而竊有意乎若若所不惟忠于君劬瘁于邦家而沾沾謀我吾不願子也不肖謹識之矣于是賦四牡之四章侍御君曰嘻命之矣凡所爲違親而事主者非懷金紆朱維私家之爲便已也將殫智畢力率職樹勛推二人之訓而効之以赴公上之急也廣右去國舊里戶之倉夷椎剝者何限吏之于黥墨選與不事事者何賜間堂集 卷之十三 三

簡屬詞識其事使使者負而先以爲翁宜人壽壽吳母陳太夫人八十序余嘗讀魯頌詩云釐公以明德懿親之世位在藩臣而翼戴天子內訓治其民而外膺懲戎狄以褒大先公之遺烈功著于春秋當是時釐公有母成風賢母也身以君夫人之重稱引周禮擁翊君嗣以有魯國邦人戴之祝以眉壽闕宮作焉其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論釐公之終未若公旦之隆成屈之賢未若任姒之聖也然賜間堂集 卷之十三 三

憲副鰲江公鰲江公令廬陵守嚴州所爲勞徠
拊循其民甚厚所至咸有聲績去常見思太夫
人從中匡贊與有力焉方伯公爲諸生太夫人
親督之學既仕爲大官而太夫人常躬持紉績
屏華絕甘以誠方伯公曰吾懼世祿之生侈而
宴安之爲毒也若勉之矣慎修職事以無墮先
大夫之緒方伯公則跪而諾曰不敢忘士大夫
聞之咸咨咨歎息以爲太夫人真賢母也昔敬
姜陳訓于勞逸稷母設規于忠孝炳在女史謂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五

之其稱祝太夫人可知也彼天錫純嘏眉壽無
害若詩所云詎足爲方伯公太夫人道哉曩方
伯公督學楚中太史李君葦寔出門下茲以太
夫人之誕也相與徵余詞而余推魯頌之義如
此夫魯侯在泮永錫難老諸君之請殆是乎

壽王母太宜人八十序

明天子嘉惠宇內恒焉念庶獄之不辜乃深詔
執事罪疑者予民遣使分行郡邑宣德意于
是部大夫王君當按行江淮間大夫之行也將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五

過家爲太宜人壽儼然造申子徵詞且曰太宜
人春秋高不肖守尚書郎違膝下色養家幸有
伯仲格于令不得請歸侍也又越至燕數千里
道所從迂不可以安車致太宜人念欲自免歸
者數矣乃茲徵 主上寵靈載命而南以時上
太宜人觴稱百歲壽是不肖有天幸而太宜人
獲考且寧豈不謂吉祥善事者歟于是申子驟
然再拜賀大夫因祝太宜人壽也昔者嘗讀詩
見四牡之使臣馳驅周道不遑啓處而上之人

常厚恤其私而欲休其力故其詩曰將母來諗
北山之大夫經營四方黽勉夙夜蓋劬勞甚矣
而上莫之省憂故其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故國家盛明則使臣有將母之樂而及其多故
則大夫不得養父母而顧遺之憂人情非相遠
也所遭遇則殊矣大夫躬際休明一志奉公勤
勞其職主上察知其能而厚用之大夫佩使
者符乘輅車入里門起居太宜人太宜人必怡
然動色曰幸哉有子大夫得將母太宜人不要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三
斯不亦四牡使臣之榮而北山大夫之所不能
得者乎吾以是賀大夫之有遭也然吾聞太宜
人內德純備教諸子有法始大夫家居而趣之
行曰無以吾故負上恩大夫爲今官而太宜
人數使謂曰兒勉之矣無任法律無輕民生即
有平反吾志樂也故大夫用能其官今誠令大
夫將使指益奉太宜人教措之江淮間滯者決
什者立繫者釋周內者出令人人戴 上恩而
稱大夫賢是大夫以諸郡頌聲爲親壽也語曰

居仁者多祥作善者益昌太宜人即期頤百年
豈有既乎余既復于大夫使歸侑太宜人觴因
以爲壽

壽徐母吳太恭人八十序

大中丞建寧徐公既受命來撫江南精白一
心振興百度屬吏象指稟成奔走率職廩廩如
也而聞公有母太夫人康壽無恙以是歲躋八
十始和布象之月寔惟初度則又手額相慶忻
忻如也于是吾郡之丞倅攝邑事者偕州守縣
令儼然造余而徵詞余嘗誦詩見皇華之使臣
諏度詢謀驅馳靡及以布宣天子之德意而後
乃敢言私其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闕官稱
魯侯膺狄懲舒輯和其民人以保有周公之土
宇其母成風寔訓成之而獲壽考康寧之福其
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夫北山以靡盬遺憂
有斲不得伸者而皇華無不達之情忠與孝相
成也凱風以聖善稱德有欲報未遂者而闕官
無不致之福天與人相應也詩人之所詠歎風

溲乎盛矣而公與太夫人寔兼得之公自筮仕
中外咸以清德令望煒有聲稱 天子念江南
輿區特畀公以節鉞之仕公既 陛辭則念太
夫人春秋高疾馳還子舍將以安車迎養于即
太夫人不可曰吾聞大孝養志不以口體耳目
若必以扶輿上食定省導從爲適乎必以屏聽
決事數問平反爲樂乎然非吾志也吾願若奉
公宣力安利元元以對揚一人之休命吾舍飴
弄孫日有餘快矣終不以甘旨恩公厨以晨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三
撓公事若行矣勉之公不得已跪受教乃刻日
赴簡書來吳吳俗汰侈而役煩重荐灾積困萬
室枵然公惕然傷之以爲揀奢之敝莫如儉約
蘇役之累莫如均平乃檄有司省供應去泰甚
裁給復清飛詭掃舊迹而更新之務以抑并兼
恤貧下民始晏然無供億之擾而釋然無破蕩
之虞蓋公以羔羊素絲爲表儀以鴻鴈中澤爲
軫惻故其造福吳人者如此于是吳之父老子
弟相與言吾子遺之民瀕溝壑矣疇則生我併

幪而衽席之中丞公也夫酌甘泉者泝其源蔭
嘉木者思其本疇則生公拊育而訓迪之太夫
人也語云不知其母知其子太夫人純德懿行
修于家被于閭里者余不能知而觀公之建樹
設施以知慈教之有素即敬姜勞逸之戒稷母
忠孝之規有不得專美者是太夫人不出閨闈
而化行于畿甸不去鄉井而名播于寰區也其
昭受純嘏永錫難老不亦宜乎曩余親奉 上
諭欲久任撫臣以責成功有如借公江南多歷
年所膏澤日益深膚功日益茂是公真能以養
志娛太夫人太夫人必色喜日益加七箸壽考
且寧是來諗之歌不必作而燕喜之福引之勿
替也海內能言之士必有摻彤管而續詩人之
頌者余老無能爲役矣無已則以南山之什進
壽張母謝太安人序
余按古魁壘雄特之士蜚英聲樹鴻伐彪炳當
世者非必邁跡自躬也其中閭之儀刑慈闈之
訓迪蓋亦胥有賴焉漢鮑司隸宜以昌言直節

抗志汙濁之朝矯矯壯激至今猶有生氣而其
內子桓少君寔稱同心去華飾而從簡素挽車
提甕椎布操作何廩廩也迨炎鼎再奠其子永
佐命立功復以司隸顯至使人主親戒貴戚歛
手避之時則少君尚無恙亟稱先姑之訓曰安
不忘危存不忘亡又何兢兢也蓋閨閣之行裨
于官常庭闈之訓關乎國體史家述而志之以
風厲百世厥有旨哉乃今覩博羅謝太安人太
安人者故嵎峨令鏡山張公之配而今計部尚
書郎孟奇之母也太安人之父明州郡丞仁卓
有風節俎豆學官太安人濡染典訓婉婉有令
德既歸嵎峨公事嚴姑備執婦禮嵎峨公以季
子失怙伯仲並畧厚貲而薄予季家遂食貧太
安人毘勉夙夜以自贍給服疏茹澹不避艱苦
嵎峨公教將樂令陸川再調嵎峨所至刻廉自
喜以侃侃彊直得過中丞中考功法蓋蕭然垂
橐歸也而性高簡不問家人生事事皆倚辦太
安人卒拓其業以寧嵎峨公于晚節其拮据卒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墓

瘠即挽車提甕之勞不敵于此矣孟奇兄弟始
知學而太安人督之勤吾伊不丙夜不輟聞雞
而就傳已爲弟子高等並詣公車譽日馳交道
日廣而太安人猶束之嚴門無雜賓室無私蓄
小不當意譙讓不少貸雖既貴一如故操數稱
引嵎峨公之清白以訓諸子諄諄告戒即安危
存亡之訓不篤于此矣太安人婦德母儀純備
周浹以承少君蓋千載而一轍也可不謂卓然
女士光映彤史者乎孟奇既受命爲樞關使者
念太安人老浴浴不欲行太安人曰汝國身也
慎母以老婦故弁髦簡書則安車奉太安人來
吳于是太安人年八十有三矣余則詫歎以爲
人世所難者二焉詩人稱內行詳矣令妻壽母
獨著于閭官以其兼之者罕也少君雖以德始
終而史不著其年歲乃太安人神明康豫大耋
如壯年由耄及期駸駸未艾是少君所不能必
得者而太安人躬有之難一也四牡之來論陟
屺之瞻望遑遑以王事違色養而孟奇朝夕太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三

墓

安人入則候伺顏色承三釜之歡出則將明教
指勵五紵之節是鮑長君之所不能全者而孟
奇幸得之難二也世俗浹歲十而稱壽太安人
即已踰期然享有人世之極難以享孟奇之養
雖日加七而月稱觴固愛日者之所惓惓也而
又胡言歲也余故祝太安人而將之以詞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十四

序

男用懋校

壽郡丞文子悱先生七十序

壽宮傳王公七十序

壽大宗伯董師七十序

壽宮諭吳師七十序

壽少叅蔣年丈七十序

壽少司成沈年丈七十序

壽僉憲管公七十序

劉封君七十雙壽序

壽石溪陳先生七十序

壽大中丞支公七十序

壽徐封君七十序

壽師相金庭朱公七十序

壽王徵君百穀七十序

大宗伯林公雙壽序

鍾翁暨配六表偕壽序

王封公六十雙壽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二

賜閒堂集卷之十四

序

壽郡丞文子悱先生七十序

余蓋少先生六歲爲同社生相切劘以文字當是時先生名籍甚謂一第猶承蜩直接之耳而數誦于有司久之始以高才生應詔貢入太學已謁選爲浦江令令五年治行第一銓司猶以常調擢衛輝二守先生竟謝不就余時在坎地不能越格以振先生其去也不能強之濡忍而待意常愧之余既歸田見先生于里邸握手相勞問歡如宿昔蓋自綰帶論交泊乎解組謝事之日殆四十年所覩物情時態若桑海陵谷之邇遷而余所兄事而身下之者獨先生康壽無恙獲共朝夕謂天假之緣非耶于是先生年七十僉謂余知先生宜有言爲壽蓋聞之世風與士行恒相嬗也成弘之際淳樸未漓其人多方正博聞質行長者選言而樹頌擇地而錯趾周旋乎壇宇禴結規程渠矧之中怯于進而勇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二

于退抑何其斌斌也輒近則不然挾才爲矜負
氣爲暴先文藝而後黽識背孔孟而宗佛老卑
檢押而崇機械相習爲儇巧狂譎睥睨老成及
法度士時有所矬侮其進若馳其退若疑甚則
受命飲氷書空咄咄沉迷膠結而不能去何向
者俗化之淳今刳敝之極也則漸靡使之然也
先生固文獻家門地清峻然自其少時濡染家
訓即努力爲問學其裋躬處家靡不依于孝友
而澤于仁義余固已心儀之嘗與先生操觚而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二

較藝見其默然深湛目不旁睨語不及謔終日
無惰容即累舉不售怡然安之無沮忤之色則
又心儀之知其所植者深所見者卓也其仕爲
令當嚚悍刁黠難理之處而先生潔廉無私裁
以一切鋤治其豪舉而梗法者梳剔其所最苦
而不便者邑之人胥憚而懷之若畏壘然比遷
郡丞駸駸向用矣而先生敝展視之掉臂不顧
若鳳翔千仞鴻冥九霄可望而不可狎家居杜
門掃軌以吟咏著述爲事于施之使有所禮于

廬不願見也其高潔如此盖先生在章縫爲才
士在銅墨爲良吏在鄉國爲耆英所稱方正博
聞質行長者先生身備之矣人之言曰神躁于
中而形敝于外其勢鮮能以得長生乃先生一
順逆齊得喪綽乎進退矜然無所滓于外而澹
然無所係于中靜而不撓寧而不擾盖其神全
而天定矣物無所滑之矣其以茂綏純嘏度世
久長不亦宜乎魯頌之詩以俾爾康壽俾爾熾
昌爲天錫之純嘏先生既壽且康又有子孝廉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三

諸君克紹其業益昌其後祚是先生之獲純嘏
未有涯也天錫之矣

壽宮傳王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婁東王公以今年癸卯春秋七十在
禮始稱大夫致事之期而公謝政歸里則已十
年所矣余生後公一年而其歸也先公三年其
在詞垣政地躡武駢肩無弗同者或謬推余以
附于公以爲吾兩人猶天合也而余自量則何
敢望公公文章著作爲詞林宗匠其純德至行

篤于家庭而播于海寓至使 人主親渙玉音
面獎其忠孝其居鄉過自挹損柴車毀服若逃
空虛邦君大夫爭欲得公斤言以爲典法進則
爲朝廷重退則爲鄉邦重此皆公之所有而余
之所無也余何敢望公惟是通籍以來與公周
旋從壯得老則習公之稔知公之深莫余若也
而余竊恠公曩在詞林多移疾予告告常滿三
月在內閣亦如之 上常遣醫就視輟尚方珍
餌勞公一歲中數四當是時公儼然若不勝衣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四
嗛然若不任七筋方暑而續未寒而喪往往有
憂生之歎而余數就榻前好慰公退亦未嘗不
爲公憂也乃今旣杖于國矣曩之所患苦舍然
如脫而氣益充神益王視聽步履踰于壯時則
公安所取資而能若是蓋公生平操樹一稟于
正直而持之以恬澹養之以淳和有所以立命
而不制于命者人莫得而窺也夫正直之士當
國家是非利害之衝而不折不撓獨立不懼豈
不卓然甚偉然非本之學問漸于義理則內激

于意氣外逐于名聲其究且決裂敗事大臣不
然羣言聚訟萬態橫生則不得不容姑以渙其
羣旋展難持宮廷易隔則不得不委蛇以通其
牖惟處中持平立於沖然泊然之地使國家嚮
其利而已不與焉此則不吐不茹大臣之上德
也公貳宗伯時趨炎附羶之徒以奪情阿用事
者公投筆不署至拂衣以去旣起家輔政二三
小臣借事鼓譟傾搖政本大臣頽首咋舌莫敢
出氣公抗疏力折其奸爭以去就其人相次迸
斥善類始安蓋公兩言而正綱常扶國體若搏
虎于嵎射隼于墉其議論風采使人不敢狎視
立朝正直無踰公者而公歆然若無退然若怯
逡逡常有以自下及繼余秉政一切以含弘茹
納雍容調劑之術行之嘗讀公泰交一疏欲以
銷朋比之私杜否臆之漸而歸之蕩蕩平平直
剖心抉肝以明示天下建儲議起下力爭之則
上益疑 上堅持之則下益激公從中衡量先
請出閣以正 東宮講學之儀 上不難俯從

而群情稍定已復引漢故事請中宮母養長子欲兼嫡長之分塞宮闈之隙議雖未即施用而上意終以禮奪主器之重安于泰山本之皆公感諷而調護之也公處大臣所難而當國家之急乃其氣平其色和其詞宛委周悉絕不似侃侃諤諤抗言爭事時則公豈一旦破軫爲轂矯絃以韋自失其故步哉公蓋以恬澹醇和叅揉正直而融其迹以山南柔嘉之則合老氏冲虛之用以此濟世以此治身所謂立命而不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六

壽大宗伯董師七十序

萬曆己卯吾師大宗伯董公潯陽先生年七十門下士誼當有言爲壽始先生謝事數年年六十而當莊皇帝之時行則嘗言大臣退未及年自佚樂而保聲譽非國家之福今天子明聖東帛蒲輪相望四出宜以舊德徵先生先生年適耆耳幸強力無恙宜強起爲國家用其說如此迄于今又十年先生視聽起居強力如故而學士大夫以出處爲重輕者亦往往嚮意先生然先生則已及年在古所謂大夫請老而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七

天子閑以職務勞之者假令先生秉政在事猶將引大誼以請而胡敢以向者之說壽先生蓋行竊嘗論士大夫有所用于當世有所重于當世力辦一官官舉而譽隨之罷則已焉材任一職職修而名從之去則已焉故非用于世也則無所自見矣古大臣不然進爲天子之公卿而退則爲鄉老進而宣力樹勲流光于國家退而維教訓俗係望于海內是故用亦重不用亦重曩者吾觀先生肅皇帝之朝當其著作承明

供奉 人主左右自制命典冊金版玉函之秘
幾無不出先生者則士大夫宗其詞提衡懸鑑
畢收寓內之賢雋以效之于廷則士大夫服其
識司禮樂和神人居盤錯難任之處以戴恩威
不可測之主然乃條貫咸理百廢具興則士大
夫仰其風烈是先生固用而重矣及其忤 旨
去位蓬累而行條然若雪之上若忘之也已責
振急行義不倦家之羨周于族族之羨周于里
衆喁喁仰流若挹而注之也修教明約于門屏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八

之內而化行乎一鄉嚚悍者戢詐諛者愧險訟
之夫蠱起之少無所關其口若揉而習之也邦
大夫諮政請事斬以一言定興革鄉之子弟考
德問業瞻企其儀刑若儼然師傅臨之也先生
閉關息機十五年矣而海內之望歸之猶一日
焉可不謂重乎夫錢鏐戈盾金之用也有時而
敝而殷曩周鼎度之明堂之序而歷世貴之江
河之潤以之漸洳灌溉有時而遷而泰山衡岳
屹然不出其封而以爲天下鎮彼其能久長于

世者以重於世也夫先生之里居是殷曩周鼎
之藏也其係望海內是泰山衡岳之鎮也造物
者方假先生以幸海內俾康壽難老度世久長
豈可量哉昔詩稱樂只君子曰萬壽無期曰德
音不忘蓋古之君子德爲世重則人祝其壽考
而不以名位爵祿張之也如此先生旣超然有
以自高蟬脫乎名位爵祿之外而行所以壽先
生亦不復出于嚮者之說是亦詩人頌禱之義
也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九

壽宮諭吳師七十序

今上紀元之明年吾師太子諭德澤峰先生爲
壽七十門下士服官京師及上計吏與試春官
者皆會竊問先生起居則聞先生康強甚善視
聽步履猶壯壯歲人也乃相與謀壽先生從小
子行受詞行惟國家休明郅隆之際耆俊在服黃
髮有詢其方正修潔之行渾厚樸訥之風皆足
以維世範俗當其遭時柄事未嘗以隨俗冶化
爲能翕赫可喜爲功而在位雍然委蛇海內被

和平之福故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莫不願其壽
考康寧爲朝廷之重即道不施用退而巖居川
觀以其行誼風采整訓邦族扶翊名教俾學士
大夫有所宗仰而鄉之子弟有所興起而誦法
故鄉之人以其身爲儀表亦莫不願其壽考康
寧爲閭里之光蓋老成人之係世道如此先生
自起家上第居文學侍從之林則已騰茂蜚英
推重當世積十餘年不調衆謂之晚而先生無
幾微見于色當是時士大夫頗逐時頹仰破觚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十
而爲園著作論議之朋以多暇偷一切洽比游
教自許任放稍軼于先正之典刑而先生雅故
靜約檢柙之外不錯寸趾膏潤烜赫之途目過
之而不睨動必稱引故事守繩尺惟謹曰吾聞
之先輩如是未嘗激詭自好矯厲爲名高而執
義深堅即貴育不能奪學未嘗標揭門戶而精
詣玄覽卒澤于道德醇如也藉令先生柄用其
方正潔修渾厚樸訥所以率先在位遺福域中
豈有量哉而先生以直道不容竟臥家不復出

時論蓋譁然稱屈云然先生自其飄然遠引弃
名位若遺而縉紳高其節自其方重簡質力行
古道以匡拯頹風而布衣韋帶之士服其教蓋
先生之居鄉即泰岳等尊而九鼎讓重矣乃又
康寧壽考駸駸大耋雖鄉之人所稱願有以加
此乎聞之曰古有鄉先生年德甚盛以孝弟力
田教于鄉命之曰三老天子歲時令有司存問
設修古經誼臨觀辟雍則憲而乞言焉殆先生
其人哉然則先生固有所重于朝廷者不獨閭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十
里之光已也

壽少叅蔣年文七十序

嘉靖辛酉吾郡城之舉于鄉者十有三人先後
成進士者九仕爲叅知者三而余以糠粃濫非
據越三十年謝政歸里里中儕輩落落如晨星
而獨兩叅知康壽無恙時時相過從握手道故
如平生歡蓋其一玉陽丁公其一魯山公也夫
士生同鄉講業同術其得比肩接武奮起通朝
籍者不數及馳驅周道劬勞鞅掌得雍容進退

之間者亦不數乃若優游晚節得年自怡與香山洛社爭雄長則又才乎其難矣而余乃得與公追逐爲雁行豈不厚幸哉于是公年七十諸孝廉與公伯子同舉者將介萬年之觴而徵余言以余之習公深也蓋聞之造物者之于人其默成而厚畀之者大致有三弘偉卓犖身兼數器投之艱大而勝試之盤錯而解是曰天植之才遭時致身穹顯赫奕依日月而會風雲是曰天篤之遇俾康而壽俾熾而昌游意自然度世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略能令獐獮折服雀符不驚論者謂公且蒙上賞非次拔擢而竟得浙之少叅以去公旣抗章乞身觸冒時忌娛侍太夫人者數年終制之日薦剡交列論者謂公旦夕勸駕余亦數以語銓司而莫爲應也公遂以少叅老于家至于今則已當古大夫致事之年不復有意當世矣以才若彼以遇若此造物者疑有靳于公乃公迨然泰然無幾微愠沮而自適于巖居川觀之趣以孝友刑家以忠厚訓族以布德施惠振業其鄉之人自明農授經之外一無所關其慮故其神凝氣和不汨不擾翩然若少壯之年而晬乎有嬰兒之色鳳毛麟趾奕奕斌斌所爲樂其志而寧其養者無弗備也假令公任職受事經營不已出則憂封疆入則憂廊廟苦心焦思不遺餘力欲恬愉壽耆庸可幾乎繇斯以觀則靳公以名位者寔私公以福履造物者固有意于公此其徵也夫軻犀之鍔匣而弗輕試何虞缺折于霄之木長于巉巖幽僻之壤斧斤不加故能閱

千歲而不改柯易葉公殆似之矣繼自今耄耋期願永錫難老公之筭寧有紀哉則以復諸孝廉使躋公堂介兕觥以爲公壽

壽少司成沈年丈七十序

余葢與長水沈公幼真舉同籍官同詞林年齒相亞意氣相入從長水抵吳門不數舍聲相聞趾相及也以故知公特深公弃官里居踰二十年年七十門下士學憲韓君某等來徵余言侑百歲之觴余固知公宜有詞壽公而况諸君之

賜問堂集

卷之十四

十四

有請也請爲諸君誦其所聞公舉南宮時持論嚴正有觸忌諱語爲丁文恪公所賞識于時不對大廷而歸子舍周旋廁踰越六年爲隆慶戊辰始對策賜第選爲庶吉士名蒸蒸起踰年以病告病已卒業授翰林編修預修兩朝國史典制詰日曆論議著作宏博而雅正詞林先輩率欽衽推公而公以太夫人故數請告又數以奉使歸里依依不能去或迫期會則孑身出留其孥以奉甘旨不數月復歸故太夫人一日不

得公左右則不怡而公一日去太夫人則悒悒不自得若母子相爲命者其孝如此公分校禮闈得名士甚盛其典南京兆試亦如之已擢貳南雍有構蜚語挾摘試事者覆按無驗部臣以言官故黜一人以塞口因波及公公初與同事者分經而裁黜者固不屬公而公代受其責泰然居之略不置辨余數從公燕語亦無幾微于詞色間其德量如此余嘗按漢世用人常以孝行察舉爲公卿謂孝先百行忠臣所自出可以

賜問堂集

卷之十四

十五

師表人倫美教化而厚風俗其博大寬宏之士納汙穢疾憾之不驚犯之不校則僉論以爲長者可以抑浮鎮躁苞純類而摠人羣廟堂坐論于是乎取之藉令公生其時深嚴華廡之地非公誰屬矣乃公以萋斐輒軻退而老于櫛李當湖之上即公論復出且推轂賜環而公堅臥不起則疇擊之而疇尼之哉天也老氏不云乎天之道猶張弓然高者下之抑者揚之公旣已敝屣榮途浮苴世故則以其精思卓識搏心揖志

于文統之淵道德之府括羣籍而通其奧綜百氏而折其衷論議益淳著作益富翹然挽一時之救成一家之言而又以其間洞玄白之機緘探顯密之義諦夷猶泮渙神凝氣充望而知其難老比于竭蹶津途奔走職事斤斧其性桎梏其形者所得蓋已多矣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余謂公宜壽者四焉孝行純篤通于神明神必福之宜壽一德量含弘無所競于物物不能滑其和宜壽二顯榮在望讓而處卑英華晬敷敏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六

壽僉憲管公七十序

萬曆乙巳僉憲東溟管公春秋七十王正八日爲覽揆之辰吾鄉薦紳諸公將登堂酌兕壽公而徵余詞爲侑余雅識公于賓薦之年已通朝籍往來長安邸數習公知其才可大受公之忤

權遭黜也余不能振公比輿論推轂當起而格于部議余又不能用公意常愧之歸而謁公里第歡然道故無幾微見詞色公蓋充養完粹漸于道義而超然于榮利者余以犬馬齒先公一歲公寔過而存之余敢無詞蓋聞之古稱才難其生之也不數而成之也不偶然皆天也非人也塊扎之精英扶輿之清淑有所鬱積而時發之于人千人一俊萬人一傑所稱魁壘卓犖之士蓋罕語云千里而得士猶比肩也數世而得士猶旦暮也其難如此有其生之則必有以成之當其遭時遘會離輿淥而躋崇臚肩鴻鉅于巖廊之上其功名播寰寓而著于春秋即阨于當世沉抑下僚去而潛心發憤益修先聖之業以其精神意氣洩之議論而形之述作爲世楷模故進而以勲猷濟世立功不朽退而以學術鳴世立言亦不朽其致不同其所以成之一也揚子雲三世不徙官乃作太玄以擬易至後世而其書大重王仲淹獻經國之策不售而與其

門人弟子講業河汾之間儒者推而附之洙泗有挹而注有鬱而通皆造化爲之鑪錘而真宰爲之橐籥故曰天也始公諸生時即覃精理學爲郡守所尊禮洎爲比部郎僉粵憲雖未能殫究厥施然嘗爲余僕指曹務規畫咸中肯綮與中丞直指爭事援据令典確乎其不可奪其蘊抱挾持有大過人者乃卒以桷鑿牴牾橫被斥逐暫起而復躋其偃蹇困阨不啻子雲仲淹之遭而公泰然安之益尋繹故業以聖賢學術爲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六

已任博取而遠覽鈞深而挾微于墳典丘索諸子百家之書靡所不窺三乘四諦顯密頓漸之旨靡所不通貫而發之議論述作其爲訓詁家之所駭談說家之所疑辨難反覆而不相下者公皆信心持論不沮不忤以乾之六龍苞括羣動而挈其樞以聖祖之謨訓統一衆言而立之極蓋有真見其必然謂可以俟後而不惑者此亦子雲之玄經仲淹之中說也藉令被公以顯融投公以繁劇經營奔奏劬躬軼掌竭蹶而

不得休何暇遑精修獨詣翹然議論述作之林乎公之以道術鳴世者寔天假之緣而玉其成也余故曰天也夫天之所生其稟受必殊天之所成其保佑必純且固公之戡穀罄宜眉壽無害其疇能槩之哉余又聞公超悟達觀能歷歷指其前因而證其後果若神人提耳而命之審爾則公固有獨契于天而自爲壽者又安事余詞爲也

劉封君七十雙壽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七

曩余直草制而臨川劉大夫爲司封數相問以職事已知大夫有父母並康壽矣上御極之禋予羣臣在列者恩則大夫之父樗崖先生有官稱如大夫而母李稱宜人制以其齊德並年衰勞之甚至大夫函璽書冠服致先生所里父老聚觀之以爲榮先生逡巡讓曰吾委巷之布衣耳守先人餘業以課子孫不自意得至此吾德薄不足以堪之謹謝客又四年而先生與宜人偕七十大夫方日夜裝謀歸將屬能言之

士爲詞以先酌者先生聞而使謂大夫曰若柰何而有歸志吾守蓬藿而秩之官大夫偃仰游敖如志而得衣食上之賜以自老若以其身事公家事而名歸吾兩人不啻足矣且吾塊然于世而若使詞人達士操觚墨而聲悅焉將焉寘之幸謹謝客于是朝士聞之皆以先生終長者而大夫之僚相謂言即先生不事文然不文無以頌揚先生而成大夫之志則授簡徵余詞蓋余雅聞大夫言先生言動規撫古人其孝謹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有萬石之行敦厚周重有伯高之節已責周忌閭里誦義有太丘之風與宜人執節相守有梁孟之致而大夫之以經術吏治聲聞當世得先生之教爲多乃先生退然若無有者是則先生所以爲壽也人之言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躁于中而形耗于外其勢鮮能以得長生古之所謂有道人者澹乎無營泊然無爲而已矣得志則龍蛇不遇則蓬累被之纓組紱綈不華于裋褐食之五鼎珍膳不甘于疏糗貽

之旌旃竹帛不耀于巖穴視世所沉酣戰鬪紛華靡曼之習一不入于其心斯則神完而形固所繇致壽之理也始先生與宜人偕隱懷獨行君子之德志豈望得時在事有聞于世哉即風管訓大夫大夫然而治經夫然而任職亦豈望微天子恩澤躬食其報哉乃今弗祿叢之多祉綏之月旦之所推高紳纓之所頌歎無不之先生者而先生直蟬蛸視之耳斯所謂神者全矣物無所滑之矣壽不亦宜乎然則先生固有所自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二

壽而燕及宜人者又安事余詞爲也姑以塞諸大夫之請

壽石溪陳先生七十序

余少受博士尚書則已聞石溪先生心嚮慕之矣先生以尚書講業自省試籍南宮咸魁其經海內士爭誦其文以爲式其所爲疏義出而諸家之說盡廢當是時閩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莫能右先生然先生雅不善宦自其爲州縣吏數忤上官指以得譴罷蓋位不過郎署年不及

耆而輒謝事以老弃其職如脫敝屣士大夫則翕然稱高先生而惜其經術不盡試也余升朝晚不及事先生而獲交驩先生之伯子中允君于翰林中允君授經儲宮從上起踐大寶日侍講幄進而陳惻納約誦說所聞上未嘗不稱善退而與同列辨析疑義發摠所自得人人爲之解頤心服蓋其淵源所自大抵出先生先生曰自吾釋官而後知吾之貴吾老而後知經術之爲用也其意念深矣于是先生年七十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中允君既重違先生志不得造膝恭謁奉觴則以諭諸朝士之能言者而余不佞執經從中允君後則請以經術壽先生嘗竊覽古傳記自漢興明經宿儒往往祖伏生申公之屬伏生仕秦不過博士及年已九十而文帝使太常掌故往受其書申公仕楚因年八十餘乃用弟子推轂起而議明堂事尋觸聞罷斯可謂不遇矣然其傳業寢廣弟子以久次相授高者致卿相爲天子師次猶得崇論竑議備虎觀石渠之列及傳

緒且十餘曹矣猶然自名其師說而天子至稱爲大師而不敢以帝尊加之功與洙泗並存而名與喬松爭壽其重如此先生以尚書名家好稱引先王明道術不在伏生申公下其被服儒行不能剗方爲圓與當世頗仰巍然殆齊魯之家法而轆軻不遇以老抑又似之然先生爲博士時所指授弟子與海內之讀其文詞疏義而私淑焉者不可勝數其中固多顯者而中允君在日月之際嚮王道以納聖聽令上日聞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所不聞明所不知而日益睿智有如上問中允師說所繇中允則謹對曰臣無他師臣父之說云爾則上不必使掌故受先生書先生不必乘蒲輪起而微言眇論固日在黼黻之側異日者中允君致卿相益貴用事盡行先生之學則先王功被寰宇而名烏爽乎來茲世所稱無疆之壽有以加此哉中允君第夙夜公家益成先生志即無絺繡奉觴膝下先生壽矣

壽大中丞支公七十序

今上紀元之丁未大中丞簡亭支公春秋七十公蓋里居數年而始及古大夫致事之期慕公者以公勇退爲高惜公者以公不究用爲歎而余夙與公同朝爲姻家有世不盡知而余獨知之深者則觴公而侑之以詞人之言曰士大夫出則效用非智術輻湊旁通而善應則功不立非意氣激烈高視而遐舉則名不章挾此兩者于世世重之矣然以智術赴功則權譎巧幻之士爭奔走焉以意氣弋名則夸毗躁競之流爭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五

實力焉究乃習機械而漓本真趨徑竇而疎檢柙非所語于君子長者之道也古大臣不然其行履顚固識度凝遠含弘而博大樸厚而真純雖是非利害糾紛輻輳于前百掣之而不撓百撼之而不沮內不驚于神外不暴于迹心口自語毀譽兩忘要以冲然漠然之天游于當世斯國之典刑而人倫之翹楚也乃今吾見于支公公始對策大廷業首擢而竟失之公無少望爲春曹尚書郎練習朝章持重得大體同舍郎咸

謝弗及而竟循資外遷已歷督學叅名藩入副京兆所至卓有聲績其陟撫臺衆謂之晚而公深自遜謝意泊如也當撫楚時中璫以採權恣漁獵貪黷暴橫猥偷其民民洶洶幾變公與直指抗疏論之三四上不報然公不以疏草示人或有求多于公者公曰吾爲百姓去一橫豎猶擘孤豚耳何足擅搏擊稱而欲張之耶即同事藩臬具悉公指稍稍白公苦心公不一置辨也征播之役公部分卒伍儲糗轉餉刻期當發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五

而伎者陰狙獲之則謬其說曰會城去播遠撫臣宜坐鎮不宜征行乃勅立軍府于辰沅別有所付授後至者得因公遺策藉公所治兵餉率以擊賊五日而捷聞攔然受上賞人或爲公不平而公無幾微見于詞色比勘功疏上優詔欲起公猶有掎拏之者公若弗聞也夫憑城之狐負隅之虎公業已彈射而挫折之則不畏疆禦孰有如公者而公欣然不有其名運籌決勝先事而預圖已乃執訊獲醜者燁燁之烈大抵皆

公力也而公退然不居其功其于世所奔趨戀慕計取而力攘之者視之若浮苴敝屣不以屑意及其得請而歸優游順適于寂寞之鄉寬閒之野玉峰以爲香山婁江以爲渭濱以游以釣殆超然于物外者海內稱君子長者翕然歸公豈與夫任智術憑意氣隨世功名而不能釋然于進退者同日語哉書稱天壽歸之平格詩言介爾景福本之靖共公以靖恭居位以平格宅心進不汨其和退不渝其素其必介景福而膺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五

壽徐封君七十序

余嘗按兩漢吏丞史簿尉以下往往廉平任職行誼高者得察舉爲令長常積功能至二千石以故負材潔行之士進不得文學掌故退猶託丞史簿尉以起功名俱著于春秋漢法不行天子所命州縣吏至諸丞史簿尉稍限以等格即任職察舉不復望守令以故士益薄丞史簿尉

不爲即爲之不能濡忍屈抑以老往往輒棄去然則世之砥礪名號修姱奇節之士沉淪下僚而不身試者何可勝數余之概于中久矣乃今聞闕溪先生先生者宣城人也少治博士經不偶以貲補太學弟子自遊當世名卿魁儒之門諸名卿魁儒咸交驩先生不以弟子畜也久之被選爲浮梁主簿主簿居則歷令長出則承郡百石吏以上至監司貴人甚衆又世爲主簿者率匍匐謁謁上官奉指使候伺顏色進退小謹舉不當即振怖惶恐流汗不敢出語退而治文書數顧筐篋日夜謀妻子冀得所欲去先生既心非之常刻廉自喜翹然出其儕伍中居四年不得調先生則慨然曰嗟乎夫燕雀處堂序而鴻鵠卑之然鵬鵬翔乎寥廓而尺鷃亦笑之大小各有適也夫我乃抑首事人疲曳其形骸蕩搖其心神而迫然自以爲得哉即自免歸歸時所齎裝不盈擔石浮梁人稱先生廉後先生居浮梁者亦自謂廉不如先生故先生既去官名

益重先生有子八人其仲元氣以比部郎擢興
化守季元太補魏縣令先後起進士與史行同
年以故聞先生爲詳于是先生年七十魏令以
書來徵詞爲先生壽史行曰往聞興化守仲爲
留都駕部郎云先生時時遣蒼頭奴輦粟餉之
不乏絕欲令一意奉職業無計室家故仲爲郎
公廉遵先生教指及季爲令餉之如仲季亦勵
清節有聲魏中夫先生廉吏又勗其子如先生
廉茲可與世之齷齪爲吏者道耶先生即廢不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五

復叙家居益持故操蓄其餘業以興嗣人一任
令長一至二千石是先生之志行而身猶試也
顧又神完氣和彊食疾步擬于少壯之士而身
以仲貴爲封君齡益高名位亦益尊顯則先生
之所食福孰與長爲吏者多哉語曰物有所拘
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故吏或家室餘
財而嬰大患或巧善宦而蒙譏姍清白自完有
子則賢身訥不用乃以永年如先生可不謂難
乎余怪世俗不察其終始而猥以丞史簿尉不

足爲而其譽之也故論著之以壽先生使廉吏
有與焉

壽師相金庭朱公七十序

上在宥之三十禩有詔起大宗伯山陰朱公于
家入內閣典機務公里居殆一紀而 上以經
幄舊臣特注意公公抗辭再 上手詔敦趣乃
就職海內爭相手額以爲謝傳起東山司馬君
實起洛于今再見又二年而公春秋七十復上
疏自引 上固留不聽紳弁能言之士復相頌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五

歎以爲 上尊用耆德不替益隆公激于忠義
以老成在職爲公不顧私皆盛世事率有稱述
以佐千歲之觴而余雅辱公知則安得默而已
蓋余往歲從詞林習公公自儲中秘爲史官則
已有公輔之望已執經勸講與余共事于 帷
幄竊見公盟心登對儀觀閒雅而詞意慷慨詳
切 上每竦意注聽時 上勵精初政緝熙典
學朝廷號爲清寧則公啟沃之功爲多已歷翰
長卿貳爲吉士師至大宗伯獨加意國本與余

同心合詞而請 冊建昌言至計 聖意默而
存之卒以定策人人引領翹足謂公旦夕爰立
而公以奉諱去故公一受命而舉朝忻喜公
之來而悲其晚也時曠稅令行中使四出衆庶
嗷嗷莫必其命公念以爲安人心固邦本布宣
上德無急于此者即具疏言今天下苦曠稅又
苦中使又最苦中使所委寄之人公帑什一私
橐仲九令元元椎髓剝膚疾首蹙額臣以爲不
罷且階亂罷之便議雖未即施行而 上意不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能無動調停罷且需後命海內益知公納牘之
忠與 上任公之篤也余嘗考載籍覽觀古今
之際大都談理要者不貴少年新進驚名急功
之人而貴老成持重純固惇明之士何者驚名
則恃氣矜節虛浮躁競究乃決裂橫潰而不保
其終急功則炫能逞奇震曜揮霍究乃紛更繹
騷而釀無窮之禍惟更嘗既久諳練滋深慮遠
而識明神凝而志定不斷智名勇功而調劑解
紓爲國家任艱大而臻上理斯所謂國體也昔

保奭陳謨曰無遺壽耆姬旦留賢曰天壽平格
保乂有殷公益以其純衷懿行柔嘉之令德結
知 明主至側席而求虛已而聽所謂不遺壽
耆資平格以保乂非耶天惟純佑 國家綿億
萬年之曆其必使公享有遐筭若師尚父之授
丹書衛武公之戒賓筵耄耋期頤可俯而拾也
詩不云乎樂只君子德音是茂遐不黃耇敬以
爲公祝

壽王徵君百穀七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王徵君百穀蓋生與余同歲而差長余月日余
特兄事之余以非才濫通顯意常愧君而君之
軼才瑰行則余歛衽退舍恒自以爲不及也余
嘗謂造物者之鍾靈于人性各有近而羈各有
極文學操行未有兩擅而兼至者泚筆懷鉛之
士含菁擷藻摘章繪句馳騁翰墨之林蔚然美
矣程之以操行或瑕類而不純抱只尺之義言
率規繩動遵矩矱耻卑訾而黜脂韋瑩然偉矣
較之以藝文則質俚而無當故史家傳文苑不

稱其節傳獨行隱逸不著其文甚矣夫兼才之難也乃余所覩記則莫如君君自爲諸生名稱連起已入太學會世廟重錄大典選橋門弟子貢給事館局而君與焉時少傳表文榮公好稱詩折節而交君與其賡倡恨相見晚都人士並推轂君高其才而君不樂爲平津客去而試京兆不利則翩然歸里及文榮捐館舍君匍匐赴之而慰恤其子弟逾于生平論者咸以服君高其義歸而肆力古文詞振厲風雅及模楷晉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唐書法靡不涉其津涯而闖其堂與邦君大夫千旄並集海內騷人詞客踵接其門其聲馳四遠益無翼而飛不脛而至而君雅自矜飭抗志物表不可以不義屈其于是非清濁之際若數黑白而別涇渭稱揚善類薦達名流惟恐不及至意所不可亦諷刺不少休余數過君汎論天下事扼腕蹙額憂國計而念民恫咸中肯綮蓋肉食所不能謀詠邑所不能獲者而君指畫規切確如也余謂君以彼其蘊抱脫疏屬而升本

朝其建豎未可量而沉鬱以老士固有遇不遇信矣藉令史氏操筆而從其後傳文苑獨行隱逸并屬之君君奚讓焉于是君年七十諸子若孫圖所以觴君者而徵余言夫余言何足爲君重然獲交君舊矣嘗覩君形癯而神王志堅而氣完方賓客滿前率意酌應口不絕吟手不停揮而安閒自如無厭心亦無倦色其所得于天稟者厚矣吾吳文待詔先生以詞翰冠一時行誼表表爲縉紳領袖年及耄耋而酬應不衰至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重一

今方內徵外無不知待詔姓名者君之軼才瑰行旣以卓絕而神氣充溢壽考且寧行當超待詔而上之余見決矣諸君異日尚以余言爲左券也夫

大宗伯林公雙壽序

大宗伯閩肖泉林公旣致其事之八年而當萬曆甲戌爲壽六十有九其年公配李夫人七十是時伯子對山先生方晉秩如公官留南都而其仲仲山君以建昌守上計治行爲天下最公

以上卿請老屆稀年而與夫人偕公夫人有子而爲六卿及二千石皆縉紳所津津詫歎世未兩此者也于是建昌守將以間道謁公夫人于家上百歲觴而屬小子某爲詞昔者詩人蓋頌韓侯而祝魯公韓奕之詩曰續戎祖考曰韓姑燕譽閼宮之詩曰魯侯燕喜今妻壽母曰俾熾而昌俾壽而臧上本之先世下逮其室家極于年齒祚胤單厚多益渢渢乎長言之豈不謂世德家慶福履壽祺罕值而難兼哉今海內衣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重

馬奕皆足以怡神適志優游得年其于大耋猶掇之也是昌熾壽考之休徵也藉令詩人頌禱若韓奕閼宮所云皆公身固有之豈足爲公重哉乃某所以壽公誠重之也古者仕爲公卿歸則爲鄉老坐于里門詔其鄉之子弟使受法焉天子而臨觀辟雍則奉以爲國老袒割執饋修乞言之節故大臣之高年有道德者是鄉之子弟父事而師尊之者也是天子之所身親下之而不臣也其重如此公位爲六卿年且七十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而滋益恭其道德益茂閩人士信材賢固皆翕然高仰之即微詔之里門有不重于鄉者乎 天子以冲聖親萬幾方尊獎耆碩敦修古誼不蒲輪召公則輶軒之使存高年諮大政者必之公即微袒割辟雍之上有不重於 朝廷者乎公誠康寧壽考膺有諸福燕及室家子孫使鄉邦朝廷實重于以還不二之俗偉太平之觀則韓奕閼宮所云非公一身一家之有也是天下之慶也斯足以爲公

壽矣

鍾翁暨配六袞偕壽序

溧陽鍾君子宜既舉進士拜井陘令當之官則
間道馳過家謁父母前爲壽乃去明年已巳母
高孺人壽六十又明年庚午父竹溪翁壽亦如
之乃走使發書來徵詞行始與子宜偕舉于鄉
暨分校禮闈士子宜名在選相知特深以故習
于翁孺人語有之一歲樹之以穀百歲樹之以
德樹穀者穫樹德者昌二者常稱于世云世之
賜聞堂集 卷之十四 三
學士大夫被服詩書迪履仁義身自致于青雲
之上而施澤乎無窮固無可言者至于資弗逢
世潛名韜光在布衣之位而懷獨行君子之德
外信于閭里而內刑于室家豈不亦巖穴奇士
之行耶而累基者崇厚沃者豐遂乃篤生哲嗣
獲享壽考斯蓋樹德之效非偶而已也古接輿
老萊之徒無論已若漢梁鴻龐德公皆夫婦齊
德終隱窮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常尊高之然
史不著其偕老其胤嗣不少槩見何哉余覩竹

溪翁夫婦可異焉竹溪翁者溧之隱君子也生
不樂仕爲吏而好讀書明先王則古管家無餘
百金之財而周人之急甚已之私身所施振甚
衆獨與其配高孺人服疏茹糲徜徉田間意甚
適也以故鄉人咸附翁翁然稱爲長者常以比
梁鴻龐德公云今翁及孺人方且含真葆光暢
然自逸已及耆齡而形神不衰于壯時是其壽
豈可勝道哉而又發之井陘君井陘君方釋廩
天子之廷綰印綬出而制百里能孳孳奉職煦
燠元元以廣 主上德意治行卓絕聲馳燕趙
之郊衆皆曰鍾氏賢子翁孺人聞之有不樂于
心益和于身者乎然余聞井陘君專以誠長者
處官具出翁教指邑人固欣然父母戴之稱祝
焉誠推述原本有不願翁及孺人壽者乎夫山
澤之癯情逸而身壽令哲之士親顯而名揚乃
翁孺人之遭獨完過梁龐達矣余所聞樹德而
昌者非耶

王封公六十雙壽序

自王君元馭爲太子諭德家馭爲尚書郎而
今上升號 兩宮下恩澤之詔以幸海內于是
愛荆先生及吳夫人從元馭再受封而明年甲
戌先生與夫人偕六十稱壽縉紳大夫相與歎
語奚哉而完福備祉若是蓋行以年家子數侍
先生從元馭兄弟所竊聞先生之槩得論著之
矣始先生明經爲國學弟子貞志未售而以質
行醇謹修之家父友荆翁故以閭右數繇使郡
中外侮狎至先生所以枝拒幹植若迎刃理解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而務赴義行德以訓于閭里而振起其門閭里
中人不稱翁而稱先生先生力行孝弟處先
後母子兄弟間篤愛深誠終始若一有出乎人
情之所難者而夫人身左右之具得先生指家
庭間有不稱先生而稱夫人夫人能相之也元
馭兄弟在髫年而先生擇師課督之備至所講
肄日夕有呈不中呈不得休而夫人親視其食
飲而制其出入故元馭兄弟且長而未嘗錯趾
衢巷通賓客爲交游華靡輕猥之習目過之而

不暇其學成而罷完繇先生夫人教之語曰耕
田待獲夫若先生及夫人固已痔錢錡謹耕耨
竭三時之力而望歲矣茲其備祉完福也猶之
獲哉然行聞武公抑抑而年耄期萬石君之老
也彌謹推轂當世先生之爲 天子封官貴重
矣而謙冲靜約持操若寒士其意念常有以自
下曩爲元馭攜挈抵京師閉門不通請謁居數
日馳單騎竟去所過州縣未嘗聞聲而時時書
語元馭兄弟誠以直已行道勤職在公不及私

賜閒堂集

卷之十四

三

蓋先生之所存可知已揆于天道福謙之義老
氏致虛之旨則先生之與夫人固宜膺受百祿
而躋大耋其爲福祉未有涯也時家馭既請告
得觀省而元馭方與行綜史事不得去乃今使
者馳歸上百歲觴而行爲之詞如此異日者行
得釋官而從杖屨之遊尚得爲先生論者之

賜閒堂集卷之十四

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十五

序

男用懋校

壽少師高公六十序

壽大宗伯董師六十序

壽少保許公六十序

壽大宗伯徐公六十序

江封君六十雙壽序

壽少保王公六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錢封君雙壽序

壽少宰學士朱公五十序

壽孫母劉太夫人序

壽董母茅夫人七十序

壽曹母高太夫人七十序

壽張母周太孺人七十序

壽顧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黃母吳孺人七十序

壽虞母金太孺人六十序

壽徐母金夫人六十序

壽丁母莊太孺人六十序

壽張母劉太孺人六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五終

賜閒堂集卷之十五

序

壽少師高公六十序

惟天子受命穆清懷生之類咸獲嘉祉其祝曰
天子萬年惟帝賚良弼使賦明命小大御事罔
不祇師言其稱曰天壽平格在詩書之文可考
也 主上春秋鼎盛游意太平方隆萬年之緒
而少師高公以耆年舊德光贊鴻業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蓋天下稱平格相臣者翕然歸公云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一
夫古稱平格之臣繇伊傅以來尚已此其人皆
命世材魁壘卓特當世莫敢望焉然獨謂平格
云者則咸有一德能壽身壽國也夫相猶衡也
懸衡以聽于天下天下所倚平也古之聖哲皆
貞亮篤誠冲融淵懿中和內完而純曜外朗立
乎艱難鴻鉅震撼焚錯之間而坦然獨持平焉
其氣冲然不盈其神凝然不與物化及以陶鑄
羣品調劑百職措世平康裕如也故相臣所以
置身安寧而莫國久長者平格其至矣天監厥

德永錫難老以保乂邦家壽不亦宜乎公起自
河洛歷文學侍從最久以經術傳 上潛邸遂
相 先皇帝至 上登九五公以舊學輔臣與
翊戴焉及避位居東 上獨眷念不已乃還公
內閣行太宰事公疏讓者再 上慰勞之再終
不得辭蓋自 明興累葉以師傅舊恩叅預大
政入侍帷幄出典銓衡爲 上所尊禮親信者
公一人而已嘗試謂公舊學如甘盤祇奉嗣王
如保衡居東迎歸如公旦代言總百官如傳說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二
兼有殷周諸臣之遭而命世之材抑又稱之故
幾務叢委而剖決如流邊書驛聞相望而指撝
若定銓司事當聞奏輒出公手疏諸司燕見白
事稟受成畫人人自謂弗及也自公受命以來
所旋幹興起事不可勝紀其最著者以大義斷
國是以心術辨人材以公道集衆思以名實綜
吏治以憂勤翊 廟算海內易聽改觀喁喁嚮
風中外百司相勸在位蒸蒸臻于治理滇桂之
孽孽首闕庭擅裘毳幕之長解辯受約束天下

皆誦說 天子明聖而稱公洪績偉烈流澤無量也蓋公秉心淵塞故志寧而氣和蓄德深厚故神完而守固計不下席而周萬里垂紳正色立乎殿陛而安天下若覆盂其身亦康寧強力眉壽無害所謂平格相臣自天壽之者非耶夫璣旋衡正星辰不移江河恬流陵谷奠位相道平格國脉久長天誠純佑我邦家則公之壽未有涯也公年六十是月十有三日維嶽降之辰時行輩寔公宗伯時舉士迺相與躋公堂爲壽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三

壽大宗伯董師六十序

吾師大宗伯吳興董公事 先皇帝垂三十年歸而憇乎苕霅之上蓋五年所矣今 天子躬聖德攬延名英尊禮平格以次召諸耆宿大臣嘗著績 先朝者然尋以年至稍稍報罷惟公家居年六十而聰明矯健形神充腴即壯夫不逮遠甚朝士大夫聞而竊歎異之以爲公以彼

彊力必能出爲國家肩鴻鉅樹不世之業 主上一日下璽書徵舊德公卿年未至者必公也今維其時矣蓋天下以公出處爲國家重輕云夫大臣所爲用于國家者神運而力能荷之也未及年而退不施用其術而歛其身誠內自佚樂而外得尊譽然而非國家之福矣行嘗攷古公卿大夫上書乞骸骨歸印綬者大抵皆柄政日久春秋高不能勞于官職之事而人主幸財哀而安全之乃賜之安車駟馬養牛上尊酒以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四

輔不衰其于誼至篤也遭世下衰風義寢薄公卿大夫往往不以時去其福者則咄咄書空仰天而歌烏鳥其能超然玄覽巖居川觀蟬蛻于塵墟之外者稀簡矣行讀漢兩疏唐裴晉公白太傅傳則欣然意嚮之觀其散金供具與父老故舊爲噓居有園池臺榭禽魚花木之勝吟嘯偃仰與高曠玄逸之士爲膠漆其致遠矣然猶意其有所激于時而託以自晦故行嘗論其世有遺憾焉乃公之事 先皇帝嘗盡瘁矣公始

以詞臣爲論議著作之雄已而日見親用遂遷學士晉宮詹爲少宰至太宗伯然常直禁中

上時受釐便殿夜半出手詔詔公爲文約旦日奏御公起篝燭援毫立就數千言率能當上意所欲出每奏未嘗不稱善公之太宗伯也

上方崇禮百神增諸壇場珪幣四方之以神龜靈芝玉兔白鹿獻見稱祝者輻湊並集太宗伯辨儀數受符瑞諸章牘按圖牒以對一日上奏數十自郎吏幹敏捷給者不能爲而公恢然任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五

爲之諸公卿咸絀焉公之被命選士數矣其所拔天下茂材異能之士以千百計其居銓曹則吏治蒸蒸一新故行竊謂公旦夕且相能神運國家而力荷之者也乃公不果相而橫被口語翩然奉其身以歸語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公有味乎其言哉公之歸時時被袷衣冠田間冠指嘗所釣遊處徜徉其上煙雲水石之奇戶牖相接意泊如也方之兩疏晉公白傳不啻過之公之佚樂而得尊譽豈其微

矣乃朝士大夫所爲願望公云者則以大臣國

之幹也譬之梁棟萬室之用具焉夫所爲善刀

而藏之者爲割也御駿馬不窮其力爲致千里

也如令大臣久佚樂而遺國家是庖丁不割而

駿馬不駕失其用矣且今方內名爲無事而伏

不測之憂士大夫以聲譽相浮慕便文自營而

無忠實爲社稷元元之計論議蠡出國是未有

所一誠得公之重起而翼戴主上奮然一振

刷之其勲業可勝道哉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六

甫夫天生大臣以爲國家則其福履所躋豈有涯旣而行且以公占國家之福竊預有慶焉

壽少保許公六十序

在詩烝民歌仲山甫之德而推之于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國之生賢固天所佑哉今新安許公以少保參大政春秋六十而當明天子在宥之十四年維時九寓又安群公輯睦朔南奏凱荒憬獻琛雍容拱揖觀太平之象而公神益王氣益完如其壯時蓋天寔生公以奉社

稷非偶然也始公爲詞臣事 先皇帝以經術
日侍 今上于講帷一時承明著作石渠論議
之英威遜謝不及而公自視若無能者斤斤如
也恂恂如也天下固以公輔之望歸公余待罪
內閣之六年而公受 命爰立比肩共事凡公
謨謀匡贊上之納約于 左右而下以風示百
司有士大夫所不及聞而余獨深知之者至以
余之不肖奉令承教幸不實越則公之助尤多
當公輔政初 上旣以除慝進奸肅清肘腋召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七

起耆碩之士天下稱理而余過不自揆謂治去
泰甚爾當今宜以簡靜易煩苛以寬大抹操切
存國體惜人才庶幾正直蕩平之路公深以余
言爲然而好事者滋不快意則爭爲事端以相
戾余固且引去公奮然爲 上分別其繇曰某
爲邪某爲正如此爲是如彼爲非 上悟手詔
慰余及公以解而衆且反目移禍于公然莫能
中異議亦少紓焉又明年閱籍者流有訶刺外
事以瑣細誤 上耳目者公遽言好察傷體偏

聽傷德語甚切至 上初謂公戇久而益知公
忠稍疏斥一二以示意嚮自是道路蜚語無入
禁中者人情大安公兩言而定國是匡 主德
若砥柱之障狂瀾太陽之銷陰暄其于保王躬
補袞職豈在山甫下哉夫山甫之功偉矣詩不
稱功而稱德乃其德亦曰柔嘉維則剛不吐柔
不茹而已盖凌厲矯亢見謂難下而隘于包容
優游選愷見謂易親而怯于負荷柔則虞廢剛
則虞折惟不吐不茹而後無惡於柔嘉此所謂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八

則也大臣之上德也公才大益謙位高益下居
恒無峻詞厲色非嚮所稱斤斤恂恂者耶及其
臨大事決大謀呼吸安危咄嗟利害而能以特
立寡與之踪當連衡恣睢之敵百撼之百掣之
而不爲沮持塞續之深規破蔡淵之獨智犯顏
批鱗而不爲懾是雷霆所不能摧而育育所不
能奪也盖公正大直方本之以忠厚冲夷粹白
濟之以深堅不爲觚稜不務藻飾不立町疇不
趣徑竇不以流俗變其慮不以機智滑其和是

故卒然不驚紛至不亂履險不懼犯難不憂其
神常凝而其氣常定真有柔嘉而不過其則者
其何吐茹之有今 天子神聖赫然修中興之
烈無讓周宣公居山甫之任而肖其德方小心
翼翼夙夜匪懈以弼成上理謂天監我 明生
公以保 天子非耶天而有意乎 社稷其引
翼之至于億萬斯年上軌成周之曆數則必使
公康寧壽考永綏祿位無惑也故曰天所佑也
于是公所舉士納言周君其等從余乞言將以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九

壽大宗伯徐公六十序

始余居里中得今宗伯太室先生所爲文讀而
好之已遊縉紳間則有稱荊州守治行爲天下
第一者郡有沙市當大賈奇貨之湊 景藩親
世廟子欲擅其利豪奪之百方不能得則構蜚
語欲以危法中守守不爲動卒完其市以衣食

其郡之人郡中盛傳其事而士大夫壯其節余
固竦然敬慕思見其人乃所謂守者則先生也
然余方仕于朝而先生以直道忤言者居里第
數歲不相值及先生起家藩臬至中丞撫鄖襄
入貳司寇始獲見于長安邸明年拜大宗伯數
相推以職事乃得先生之論議與其厝注而益
習知其爲人蓋深幸獲從之遊而猶恨其晚也
士節之凋敝久矣卑論儕俗者流其志不立不
足以當榮辱利害之衝而以操行著者率又凌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十

厲矯亢勃然有難下之氣而傲然有不可犯之
色槩之乎未有養也先生以文章氣節高天下
天下之士方睥睨下風而余覩先生其氣平其
色和持論常引大體歸之乎惇厚退而察之其
剴決論斷恢乎遊刃執持堅定屹然如山不可
撼也蓋先生嚴毅貞固有強宗悍王所不能挫
而蓄之乎深沉弘朗洞達有黠胥豪吏所不敢
欺而持之以鎮靜其志足以輕榮辱利害而不
以凌厲矯亢爲名高其于人流所謂國體者非

耶于時先生六十鄉之士大夫將以誕日爲壽而謁余言余謂先生其所養深矣物無所滑之矣壽不亦宜乎書曰天壽平格俾乂有殷謂大臣壽國也籍令先生享有胡考久于其職以其神氣精采用之國家其以國家寧固猶之其身矣夫先生國體也先生壽能使國壽則余之壽先生豈其私哉

江封君六十雙壽序

工部郎中宣城江君之父曰龍泉先生母呂孺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一

人以君行人司副時受詔封封三年而先生及孺人偕壽六十君以二親之里居也將以其間乞歸先生聞之曰使若以吾二人故輕去其官是若背公而便私也使吾以犬馬齒故重去其鄉而憂若是吾先身而後國也不可則與孺人裝如京師于是君來徵余詞將以先生孺人誕日稱壽于其邸余不佞則嘗與君偕舉于鄉稍稍聞先生孺人始先生明經術能文章爲博士弟子藉有聲譽然數進數屈于有司已又失

怙恃先後持服且九載先生歎曰嘻夫士屈首受書有意乎當世幾以斗升祿娛奉其親而吾親已矣顧猶操筆札從里中兒校一日之長將焉用之因棄去舉子業築室城之西偏爲龍泉精舍日游息其中視世之所沉醉戀慕亡如也當是時孺人以莊順勤樸佐先生先生出與同志談說今古自許高蹈獨行之士而人不以爲抗入以語孺人而孺人恬然安之故先生布衣蓬翟不沮不愠快然有以自老而獨以其志屬之工部君君自其始習童子業暨通經史百家而先生課督之惟謹君既舉進士爲行人歷今官具有賢聲而先生訓誨之加勤其與孺人被章服荷天子寵榮矣而退然如布素時不易其故操至其務德舉義施澤乎鄉人既老而不倦也蓋先生之所存如此籍令遭時致身獲就功名之會其所建樹可勝道哉然先生惟不試于其功而後能涵泓演迤發之于胤嗣惟蓄精養神不與時競而後能以其恬愉玄曠優游乎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十二

壽考語曰天之道抑者揚之斯先生謂矣且今工部君夙夜在職奉先生教指以從事功著于國家而名高乎縉紳先生孺人躬聽觀之必喜退而就子舍間起居時時鞠香奉觴造膝前爲壽先生孺人必益喜是君之所以娛事先生孺人而貽之以康壽有涯旣哉然則君固有所以壽其親者安事余詞爲也

壽少保王公六十序

今元輔太倉王公自少宗伯起家輔政七年而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以省覲歸歸無何而上手詔趣還一歲十至公乃奉太夫人如京師于是公春秋六十矣明興密勿臣率自帷幄禁近特拜爰立未有卧家而被相麻起田間踐揆席者累朝尊賢求舊有去而復有罷而起然或仍故職或需次用事未有以副相出國門以元公還政府凡一之書六傳之使相望而不絕者有之寔自公始而公且進奉宸謨退居子舍入則勤勤懇懇宣公上之猷歸則坦坦施施承膝下之養情伸于

愛日而力未倦于及年抑又何愉快也蓋寰宇之所欣豔縉紳先生之所誦述即卷阿闕宮之什不加于此矣余又烏能以卮辭更公然與公比肩立朝同心而輔政知公爲深有不侈公之遭而獨諒公之難者上新政日臨群臣旃夏之間旬不再輟比常居禁中大臣希得見言事執經風勸之臣末由望清光格心難矣上初總萬幾諸司請事待報省覽斷決日必中程頃漸有宿留或竟寢不報積久成壅積壅成疑修政難矣異時老成舊德務在持重少年英銳無所關其口自風尚漸澆詭言浮論好乘人而關其捷持議難矣方內少事大臣猶得雍容曠職今兵革時動旣絀于西又馳于東軍資國計蒿目而憂不給任事難矣曩銓司職進退言路職臧否無所侵奪邇乃衆爲政家異說是非無恒取舍異意由踞變于朝暮珉玉混于雌黃乎衆難矣居此五難而欲以不訾之身塞無涯之望公于時獨得無兢兢乎然余聞之易稱泰道

尚于中行書言保乂歸之平格大臣荷重肩鉅
不稱其智名勇功通才軌節而獨貴其處中持
平者何也以爲表儀之地調燮之司體固宜爾
也公以文章妙天下而自視歔然若無其風節
矯矯時而扶義爭事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而居
常逡逡有以自下其直詞讜論批鱗逆耳多觸
人主之忌諱退而寂然若未嘗有言者至於震
撼糾紛之際一切以平心易氣承之而曉然示
天下以蕩平正直之路摧剛爲柔斲雕爲樸自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五

五

處於不兢不綵之地以消群比而合衆情易之
中行書之平格公身備之矣其以保國運之泰
熙措邦家于保乂夫復何難天方純佑我 明
令忠賢耆碩光贊太平之業則公之壽未可量
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敬以是爲公祝

錢封君雙壽序

吳人自五十以往挾旬而一稱壽家踵戶襲以
爲禮其俗固然然予聞古之臣子愛樂其君親

而願望之往往効松栢岡陵川至日升之祝其
情若數數然者而必涉旬從事則已疏矣且夫
岷嶓窮巷之士或終身獨行懷德不獲蒙祉多
算燕及後昆士大夫際世休明食鍾鼎之祿而
無逮于色養者何可勝數幸而羔羊在列帖屹
在望則賢士大夫皆欲有所籍手以謀其親一
日之娛而不拘拘焉必爲之期日雖禮所不著
儻亦古愛親之意乎吾鄉海虞之族甲錢氏錢
氏多聞人達士蟬聯鵲起而余雅識侍御秀峰

賜開堂集

卷之十五

六

君獨器重之侍御君之父龍橋先生生五十有
八年矣其配褚孺人少先生三歲于吳俗稱壽
之期無當也然其生並以閏月而茲歲之閏適
先生懸弧之辰侍御君沾沾動色以爲是籍手
娛吾親無踰此者則從季父光祿君謁余幸得
階一言爲壽君以才諳備 天子耳目當不諱
之朝而庭闈之間居然偕老出有砥節奉公入
有承歡養志于域中所遭豈不亦愉快乎宜其
輟然思一張之也乃侍御君又爲余言先生質

行長者孝友備至所以奉大父母如其父母撫弟之孤若發如其弟初門戶中落里豪齟齬之百方先生弗與校曰吾以俟天定則日夜課諸子治博士經不少休蓋兢兢好修更五十年所而孺人寔秉德相其室事侍御君卒用以顯世恒言天人之際惝怳靡據即箕武之緒論猶或半驗半不驗乃錢先生之遭若質左券此所謂天定非耶天之道不厚積不能有餘暑寒晦明盈虛朏朧之積而成閏閏而後能引之不窮歷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七

章蔀紀元而無所紀極故齊天之運觀天之行盡之乎閏矣先生務德行義厚積而深培之數其餘慶以昌來裔乃其生適逢閏冥契妙合天于先生孺人固有意哉夫風之積也厚故能負大翼水之積也厚故能載大舟揆諸大易積善之旨吾知福履昌熾不替益隆其必在先生孺人矣予嘉侍御君之志應古頌禱之義而嘆先生之厚積其餘祉未艾也爲論著之使持以佐堂上之觴云

壽少宰學士朱公五十序

少宰學士養淳朱公春秋五十吾郡城之孝廉出公門下者謁余言壽公余謂公年適艾耳在禮始服官政不應古稱壽之義而諸孝廉固以請曰吾曹幸出師門生三義等耳從吳門望構李不數舍公適家食當百年之半而闕焉不躋公堂及降嶽之辰爲壽謂弟子職何惟先生雅知公故敢乞言以先酌者是義起之禮也余謝不獲則追念疇昔而竊有愾焉始余居長安中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六

與公之父東山相善也翁數爲余言有季子少而知學嫻于詞蓋謂公公云公是時年適踰舞象耳犬馬之齒寔倍于公而公遂師事余余觀其文翩翩有奇若鸛鳴岡之羽而騁蘅雲之足也察其容貌疑疑恂恂動不踰矩矱若純金之在範而良玉之韞璞也則留之邸舍中與懋嘉兩兒游處而公搏心揖志終日吾伊篝燈熒熒至丙夜不輟若注矢赴的而秉耒力穡也余固以公輔之器期之已遂舉京兆籍南宮入對大廷

哀然爲舉首公是時踰弱冠無幾耳迨其編摩勸講周旋史局經帷間出入典試所陶鑄引拔士甚衆已又選侍東宮再遷爲少宗伯爲少宰當是時公年亦甫強仕耳蓋公之掇巍科躋膺仕若探囊而取拾級而升不二紀而駸駸揆路可不謂奇邁哉乃數年以來時事之紛更物情之變化弛張因革升沉顯晦之際有不勝喟者矣而公意有所激遂謁告歸里中飄然若忘世者而世亦若忘公審象不求宜麻不及徒使公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九

雀門魚釜巖居而川游而公年亦五十矣此余所以俛仰今昔不以誦而以愾也雖然屈信有時通塞有遇故大器不速成而瑰材不終闕也公之立朝任職不具論論其大者方儲官尚虛廷議紛起皇怒斯赫臺省爲空海內喁喁翹企盛舉久矣賴天之靈聖衷默定夜半出手詔授公公倉卒受命而巨具儀井井嚴辦遂定元良之位固萬世之基其時巨襄旋幹之故余不能知而見公應幾之敏可肩鉅重固已

嘗鼎一臠而窺豹一斑矣晚近以來仕宦通顯則盛輿馬廣田宅連櫺擊鐘而公杜門掃軌不通請謝饗飧纔屬屢空晏如其刻廉自苦有過人者公之操行又何卓也天子方寤寐賢哲翼宣至理如念公舊勞知公清節馳鋒車而召公置之樞機表率之地公精力方強閱歷既熟必將久于其位從艾及耆從耆及老而諸孝廉亦且騰蹕天衢相與壽公于秉軸調鼎之年不亦偉乎使余而及見也亦不以愾而以頌矣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十

壽孫母劉太夫人序

劉太夫人者今戶部尚書郎宇懷孫君之母也君以進士高第爲省郎尋奉璽書司權吳門之潯墅則取道歸省將以安車奉太夫人而南太夫人不可曰若受天子命稱關使者治事日有程柰何以三釜恩若夫踰淮涉江越險阻犯風濤不若家庭間井之安也官廨廣不數武猶當戒局鑄慎干振令吾塊處一室而就色養不若寬閒游息之適也且吾聞之官常士行所

重潔廉通商惠民所貴寬恕若第遵吾言千里
猶膝下耳行矣勉之戶部君方趑趄不前前廷
部檄乃發既至則遣使上太夫人起居而申前
請會通暑月太夫人復不可戶部君仰而望俯
而思曰庶幾服膺慈訓以營職厝事而慰吾母
之惓惓乎以故君視事數月日有兢兢若太夫
人朝夕臨之耳提而面命之也前是數歲關左
右奇民俠子構起訟獄以干使者或勾攝訊治
吏胥因緣爲奸閭里頗患其擾所過舟筭毛瑣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三

椎剝或以格外行罰商賈頗有煩言而戶部君
皆一切矯之以羔羊素絲飭躬以簡節疎目御
下刀布之人如額而止獄訟歸有司一無所侵
奪以故廉聲惠政籍籍遠邇然戶部君遂巡讓
不居曰此吾太夫人之教也於是太夫人春秋
七十有二矣戶部君將以其間治百歲觴觴太
夫人于家而徵余言余聞太夫人萊陽產也而
嬪于孫孫故邑中名族其先有以高貴客金陵
折服諸大賈比于程鄭者四傳至戶部君之父

處士翁業稍中落太夫人佐翁拮据勉不墜
其門戶日以經術教戶部君竟取科第以顯而
又教之廉惠以業其官是太夫人不離筭黛而
識超于縉紳不越鄉井而澤被于方域矣昔齊
田稷之母訓稷以潔廉方正竭力盡能爲忠臣
爲孝子而魯之敬姜謂公父文伯卿大夫朝考
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庀其家事而後即
安無怠情無廢先人之緒故稷以相齊稱賢而
文伯能勤其官以有聞于魯齊魯固今山東之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三

墟而二母之訓復見于太夫人孰謂古今不相
及哉戶部君又言太夫人好義樂施親族姻黨
間往往振其厄窮而恤其匱乏內外孫曾滿前
家僮數百指靡不稟受要束敦善行義居常虔
奉釋典服䟽茹澹五十年如一日夫施舍周急
所以廣惠清淨澹泊所以佐廉則太夫人所以
迪成戶部君者不第以言教且以身教矣語云
一歲樹穀百歲樹德樹穀者獲樹德者昌使斯
言而信則太夫人之聲宜戰穀永錫難老未有

涯也戶部君行且報命以最績聞 天子錫之
褒綸必曰是母是子笄珈象服儼然而拜寵榮
太夫人必色喜爲加七筮國恩家慶日引月長
耄耄期頤且執券而受輸矣敬誦九如之篇爲
太夫人祝

壽董母茅夫人七十序

余始上公車而出大宗伯董公之門遂與其伯
子給諫君交驩相約爲婚媾余校士南宮又得
公之孫禮部郎嗣成師友婚姻三世相聯屬以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故得稔聞其家世與其閨閫而知茅夫人之賢
夫人者給諫君之配而嗣成之母也其父曰鹿
門先生以文章名海內夫人自少濡染于圖箴
傳紀訓誡之書無所不通習固自未笄時而有
賢聲旣歸給諫君事公及先後兩姑執禮甚備
公謝事歸里其家秉不以屬內子而以屬夫人
夫人操筦鑰約束僮奴耕作織紵各有事任手
畫心計按籍而較出入內外井井公好客而當
達道官使如織賓朋踵接其門飲食燕喜無日

不張具咄嗟立辦皆出夫人其佐給諫君與教
其子嗣成嗣昭皆淬志力學舉進士高第婦德
母儀爲鄉里矜式蓋已難矣而又有最難者董
氏數世皆卑傳公居恒以胤祚爲慮夫人博取
良家子侍給諫君已而皆舉子森森玉立人以
螽斯之慶推公父子而以樛木之譽歸夫人給
諫君早逝而公已老于時鄉里無賴窺上官指
齟齬大姓則蠶起爲暴橫噬圉奪浸淫及縉紳
家公被之矣夫人持以鎮靜令紀綱之僕左撐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四

右支以禦其侮陽施陰設以銷其釁下以擁護
諸子而上以安公里中稱夫人有應變才得大
體公旣捐館舍嗣昭甫第而天嗣成繼之夫人
孑然持門戶吉凶細大之務藁至紛集夫人綜
理擘畫一如故操爲諸子及孫擇良師傳課之
力學已授室則分予田宅器用纖悉必均諸子
有不知其母而母夫人者人以亢宗之慶稱公
父子而以鴈鳩之愛歸夫人其賢如此夫豐盈
鼎盛雍容暇豫之時其勢可以蒙業而安循跡

而治至于艱危拂鬱搶攘震撼之日患在眉睫憂在門庭剛則虞折柔則虞廢即傑丈夫有不能爲計者而夫人處之裕如應之若素練化暴爲馴易險爲夷則豈與夫柔順燕婉區區守房闔者同日語哉古道日漓閨門之教闕女上之秉禮習義閑于大德者蓋罕而獨萃美于夫人其所得于圖箴史傳訓誡之書而涵泳于鹿門先生之家教者非淺鮮矣于是夫人年七十余子用嘉以子壻奉觴稱壽而余爲之詞蓋詩人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五

壽曹母高太夫人七十序

趙郡嗣山曹公始被命以按察使備兵海上將奉母太夫人以行太夫人北產也而吳澤國沮洳斥鹵非土俗所宜安車且戒默而伺太夫人指太夫人慨然曰行矣若天子命吏奉璽書綏殿南服終不以老婦故令若返顧分其心於是太夫人駕而之海上公既受事一意營

職出而行城邑閱部伍訓飭將吏折衝尊俎之間秩秩如也入而就子舍薦鼎釜柔色婉容以承太夫人朝夕之歡斤斤如也太夫人間問公日治事幾何所興振釐革幾何公具以對太夫人喜爲加七愉愉如也越五年公以績聞銓司數有推擇公竊自念庶幾一日遷去得奉太夫人過里閭存故舊詔未之許最後臺使者以加銜請乃晉方伯領職如故公不難以其身滯吳而難以久任故滯太夫人于宦邸也跪而謝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五

不偶太夫人輟然曰休矣天子命若吳之吏民三老戴若若又晨夕吾左右無離憂而又何以家爲於是公安其職太夫人安其養吳人莫不聞則手額相慶曰我得天吳之獲借使君也是天以使君惠吳使君之獲有太夫人是天以寧使君令有大造于茲土也維時太夫人春秋七十吳士大夫將躋公堂爲壽公謝不可則與公同進士者相聚言公母猶母也誼不得終謝乃以詞屬余余始從京兆識公而聞其母太夫

人賢其範在閨闈施在嫺黨者未能縷述而自公爲省郎爲郡守更踐藩臬當繁鉅盤錯之處率稟太夫人教指動爲芳規言爲懿訓載德秉義以示法程士大夫多能道之以吳之凋剝窮感畎畝間猶得延半菽之命者以有公江海恬波荏苒絕警老稚咽哺緩帶耳不駢刁斗日不覩弦刃者以有公而公之能畢智竭力宣猷肅紀無陟屺行役之嗟北山鞅掌之戚者以有太夫人也在昔魯人誦述僖公之烈而歸美成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風曰天錫純嘏曰壽母燕喜閼宮之詩作焉夷考其時所稱膺戎保魯之功猶多夸飾而成風之爲壽母則千載而下頌之不衰德厚而名昌情鍾而詞溢固其所也公安利一方茂勲鴻伐何啻如魯人之所稱道而百城萬姓之頌寃乃歸之太夫人是公以太夫人之教媚天子以百城萬姓之頌聲娛奉太夫人即所云駘背兒齒眉壽無害有以踰此乎公名位當日益進太夫人春秋日益高異時且奉綸褒稱是母是

子以寧太夫人于祿養不第如閼宮之什而已夫余詞何足以重太夫人聊以復諸君之請

壽張母周太孺人七十序

余嘗按古圖史所載女士貞明淑懿之蹟何可勝數乃婦道母儀完德具美則往往稱魯敬姜桓少君云敬姜左右穆伯教其子歆柄魯功名著于春秋少君事鮑司隸並抗高節親見其子孫至大官顯庸于當世余觀其躬事績緝共挽鹿車陳勞逸之戒守安危之訓以彼其貴盛尊寵而廩廩有禮若斯之慎也可不謂令妻賢母域中寡二者乎自余爲史官而與檢討鳳林張君善及同校禮闈士得今庶吉士程兩君皆故侍御石磐公子而其母周太孺人也則稍稍聞太孺人賢始侍御公居臺中侃侃有風節嘗董學畿輔畿輔之士咸師宗之已被誣會逮濱于危者數矣而竟釋聞侍御公進不私顧危不後慮傑然爲名御史則皆以太孺人有以知太孺人之爲婦也兩君稍長知學而太孺人督之嚴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既仕有官矣躬率以儉約兩君皆遠遜有讓被服儒者頡頏侍從之林有以知太孺人之爲母也余嘗謂侍御公克繼世緒有穆伯之言其抗節有司隸之直兩君行能器業當不啻如歐永二子而太孺人寔終始之前有令妻之節而後有賢母之訓方之敬姜少君若持券而合也異哉曩檢討君拜官而以 上登極詔恩推封太孺人及程舉進士太孺人春秋七十矣然聞其齒髮不衰形神壯健愈甚其志意欣然樂也蓋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元

若天所祐云夫敬姜遺言懿行雖煥焉可述而史不著其壽考少君幸壽考無恙然中更播越盖晚而有子孫之榮斯已勤矣張故文獻家世載明德而太孺人躬履休盛席有光寵優游愉快壽考且寧身處閨閣而名映寰宇二氏之母不能兼也豈可謂非天哉太孺人之誕兩君皆留京師咨咨念不置將以安車致太孺人于邸上康壽觴而余所舉進士二十五人者以程故來徵余詞于時縉紳先生無不知太孺人者夫

兔絲緣松栢而久長得所附也深山鉅澤龍蛇實生美所鍾也太孺人誠令妻賢母非夫侍御公及兩君惡能施于當世乎余故論著之以壽太孺人令後有傳貞明淑懿之蹟者必爲太孺人屈一指矣

壽顧母陳孺人七十序

余嘗按風人之詠歌其於賢嬪淑媛閨閣之隱行纒纒乎其言之矣然其所習而安競競不懈者大都烹茗盛湘縫紉澣濯餽餽滌滌之事夫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人而能之未足多也盖至于谷風歷叙其深淺有亡龜勉匍匐之狀而後知婦職之勤苦柏舟之詩稱髮彼兩髦我儀我特終其身自矢靡他而後知婦節之艱貞彼其顛連困悴變故非常之遭劬躬執掌茹荼齧藥人情之所甚不堪者即丈夫臨之亦且失其常度踰其素履而矜襍笄黛之流乃能義不避難貞不奪志夷險一操始終一心非其詩書禮樂之教夙有以漸涵而操習之其將能乎乃今有概于陳孺人陳故吳

中望族而孺人司成惠川公之女孫也司成公起經術爲胄子師孺人濡染典訓嫻于內則及笄而歸贈登仕郎武陽顧君顧亦錫山望族自惠巖宮保及洞陽憲副咸起進士先後趾美門第赫奕而孺人稱其家婦承事舅姑以孝謹聞贈君游太學不得志中歲被疾宛轉牀第者數年家日益落孺人校米鹽供藥餌細大之務犁然就緒卒以植門戶而安贈君即谷風之勤苦不穀于此矣贈君捐館時未有嗣續族人耽耽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或覲非望孺人守贈君遺命以大義折之擇昭穆當後者以後贈君卒以寄烝嘗而保宗祏蓋稱未亡人者垂三十年其子孫諸息婚嫁百需皆出孺人拮据卒瘁匪朝伊夕清霜烈日持操凜然即柏舟之艱貞不卓于此矣籍令風人操彤管而繫之必與古之賢嬪淑媛同類而褒稱其令聞庸有旣哉于是孺人年七十宗黨嫺戚爭鞠卮奉觴爲壽而余子用懋孺人媚也余則侑之以詞夫天之道不抑不揚不虧不盈剝盡

則復否傾則泰此倚伏之恒數也孺人旣歷涉屯遭備嘗艱阻而服習於詩書禮樂之教執義甚固秉德不衰天必將陰佑而默成之以昌其福祿綿其胤祚其康寧未有艾也蓋闕宮之詩稱壽母燕喜余并以風人之義爲孺人頌之

壽黃母吳孺人七十序

余嘗讀司馬氏所謂貨殖傳其稱巴蜀寡婦清至使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其事甚偉要之以富厚故余謂不然世之善治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生者咸祖陶朱計然之策夫其鬪智任力取予變化趨時若鷺鳥而利歸之如流水上之則持文好德躬巖穴奇士之行次之亦棄捐餘財厚附賓客游揚其聲名故列侯貴人慕義稱賢引與均禮命之曰素封蓋閭巷所稱丈夫率若此矣乃寡婦身不行市邑言不出閨閫而禮抗萬乘名顯天下此豈獨纖蓄筋力俛拾仰取若販妻賈嫗之雄而已耶古者珩璜琬琰以爲婦容絲枲酒漿謂之婦職故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

議休其蠶織則詩人譏焉彼擅數世之利挾不
訾之家用財自衛不見侵犯類非圖經所稱淑
懿之節也而命之曰貞婦秦雖右富強棄禮義
獨諄諄至是哉且夫折節傾交以爲上客是應
侯李斯之所搯擊鼓頰而求也高臺鉅宮以明
得意是陽翟大賈之所傾家而釣奇也乃窮鄉
寡婦冒然尊異于秦皇此必有過人者安知非
秉節殉義永矢靡忒如共姜伯姬者流乎抑或
內德素茂能訓孤保家無墜其世業故聲聞章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孺人 天子錫之贊書假以榮號孺人名益顯
儻亦女懷清之遭乎蓋上舍黃君泮者茶山君
宗弟也介余鄉人杜君言孺人抱德終始今其
年七十將以時稱壽乞史氏賁之詞余察其言
不妄故論著之俾世知孺人貞婦不以富厚故
也

壽虞母金太孺人六十序

余聞吳越間故老言異時方內密如無烟火之
警閭里安業丈夫緩帶行遊婦子嘻嘻相樂也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孟

而仕宦之倫影纓曳組雍容各舉其職直已行
道而不畏譏讒昌言朝著之上而不憂黜陟當
是時民有生養之樂而士有遇合之幸其盛如
此自島夷發難瀕海繹騷徵兵轉餉歲靡虛日
民始翬然失其樂而有創夷蹂籍之患自柄臣
齟齬言者文法吏阿指爲刻深搖手而觸禁反
唇而抵法士始廩廩莫必其位而有譏讒黜陟
之憂然後知幸生無事之鄉與仕而遭時者之
不數數覩也余曩校士于禮闈而得義島虞子

光卿光卿有母金太孺人蓋中歲而廢也則日夜撫光卿兄弟而冀其立光卿長矣而浙有倭難邑中數被兵太孺人泣曰吾守立孤之義而抱廢婦之恤是安得卧鼓偃革若曩無事時耶及光卿成進士爲行人畢使過家太孺人喜爲加七筭已復謂曰孺子幸而在事有公家之責是安得步武王父慰爾先子之志耶王父者故少司寇虞公也其後義烏益習兵材官技擊益衆每尺符行縣則攝弓荷戈空里而赴之民太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半爲兵益少寇幸安無事矣而光卿拜給事中會天子冲聖端拱而制六合卿大夫履志易慮明職修業朝政靡所闕遺光卿常引大體持重長者不以更張捷喋抨彈擊搏爲快縉紳間亦莫不賢光卿余所謂仕而遭時者也于是孺夫人年六十光卿謀所以爲壽而以安車迎太孺人太孺人不可曰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曩者寇環吾疆吾日數十驚不止今間井固無恙也吾君舅仕先朝以譴罷家亦日數

十驚不止今孺子在事無恙也奈何使吾去其鄉以三釜溷若公家念乎光卿不得請則以語其同舉士謁余詞爲太孺人壽夫太孺人幸安千里且安光卿于朝無所謂予季行役之嗟執掌劬勞之怨以予所聞不數數觀者身遭之矣其以愉快百年在是而又安事余詞然諸君亟稱太孺人矢義靡忒以節著母光卿以教顯即古國史所載不多讓若是則余詞焉可也

壽徐母金夫人六十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三

往年太宗伯太室徐公自撫臺入貳秋官余始見于長安邸相得歡甚旣以子女婚姻綢繆肺腑乃益習聞其家政而悉其繼配金夫人之賢夫人之父濱州翁仕不甚達而以素封之業稱雄邑里夫人蓋生長于鼎茵璣翠之中而端靚敏慧于諸女最愛其歸徐公也公業領二千石蔚有才譽已歷藩臬晉中丞開府鄖襄間召爲貳卿特拜太宗伯爲國家統和神人釐正典禮穆卜萬年之兆遂頒恩誥榮賁其先世以

及夫人夫人冠帔翟茀與公共有祿食養予之奉貴重無與比然夫人恭慎勤儉益修故操門戶槌鐻米鹽絲粟之務獨身任之一不以關公公獲以一志營職無內顧者以有夫人也公既謝政里居性高簡不屑家人生事事皆仰夫人夫人綜理擘畫具中綱紀細則組紉織作饒饌滌滄必虔必飭大則丞嘗宴饗百需必腆必蠲僮指千計率頻首受要束無敢有不共者夫人嘗舉子不育子前夫人子及庶子過于所生撫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三

聞也者竟以寧謚蓋籌謀幹濟所不能得之于傑丈夫者而夫人慨然任之其明練有識如此昔在周詩所稱賢妃淑媛率多烹茗盛湘刈漢汚澣之事雍容婦職卑之無甚異者而至于行憂患之途履拂逆之境能鎮躁以靜易陂爲平卓犖可紀者殊寥寥焉蓋閨中之規易舉而壺外之識難周處安順者易爲功履艱危者難爲力也繇斯以觀夫人之佐內立家即詩稱笄珈委佗亦何足道而淵懿寧靜不震不竦其神志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三

有默定者則豈非福祿所鍾而難老無疆之驗歟歲之三月某日爲夫人六十之誕宗姓姻黨將以其日稱介壽之觴夫人不可曰未亡人所不即從公地下者以子若孫故耳意中戀戀何能昕夕忘而敢以未盡之年自爲愉快乎戒門者毋入賀客客逡巡退余獨以葭葦之誼爲述夫人之賢使余子用嘉持以壽夫人不敢以卮詞諛也

壽丁母莊太孺人六十序

在昔詩人于母子之際泚泚乎其言之也夢我之念劬勞曰昊天罔極陟岵之嗟行役曰瞻望母兮四牡之勤王事而懷靡及曰將母來諗而闕官之稱燕喜祝之以黃髮兒齒眉壽無害其維係膠結于不可解之懷而睢盱覲望于必可致之福孝子之有深愛于其親若此又况躬備純懿命先貽哲兼義方之訓以成似穀之賢其卓絕可喜什伯于恒庶其于頌禱宜何如也余于晋安丁氏則有概于莊太孺人太孺人者少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五

司徒陽山莊公之女叅知王遵巖先生之外孫而銓部尚書郎哲初丁君之母也太孺人少有女德敏慧絕人圖書過目輒琅琅出口遵巖先生大奇之歎曰女也而丈夫子是有貴徵已擇倩得贈公歸之遂總家政內外井井能使君舅蒼梧公逸其老而君姑樂其成贈公始習博士業不問家而好急人之困至脫太孺人簪珥無恡惜贈公之得義聲于里中太孺人先後之也太孺人舉四男子鞠育之勤而課督之加密居

恒口授書而目攝之甚則夏楚勞不以愛弛而嚴不以慈廢銓部君起家進士爲李官廩廩太孺人家訓有不疑善果二母之風即久不調不色沮已擢銓部躋華臚不色怡銓部君之有駿聲于時太孺人教之也銓部君既請急寧太孺人于家而太孺人適春秋六十銓部君不以叅鞞鞠衮稱觴獻履爲娛而欲籍手當世之文詞能揚閭德而宣母儀者以慰悅太孺人意于是南安俞丞以銓部君指來徵余言余不能知銓

賜聞堂集

卷之十五

早

部君而與陽山公同進士舉雅尊尚遵巖先生知太孺人之德之有淵源也遂爲之詞余觀銓部君所紀太孺人淑行纚纚娓娓蓋不勝其罔極之懷而歷官所至依回戀慕于太孺人者又不勝其瞻望之勤與來諗之亟乃今太孺人稱燕喜而惓惓于頌禱者不第稱眉壽而欲其徵聲令聞永永無斁也詩所稱孝子之深愛有以加此乎余又聞太孺人已稱未亡而樂施市義爲德于宗婣里閭者不倦已復厭斥紛華齋心

淨業若有契乎三乘四諦之旨夫樹德厚者天必佑之祈福專者神必答之則太孺人固有所以自爲壽者無用詞矣然大孺人自爲壽而得銓部君以益昌其壽慈孝之相成世孰有如丁氏者乎詩可以觀可以興余爲太孺人詞亦詩人之義也

壽張母劉太孺人六十序

夫教行于子而名信于士大夫豈不亦丈夫之期而世所謂吉祥善事者歟然余所親記當世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聖

之士或致身融顯功名著于春秋而象賢迪哲不聞于胤嗣或懷德獨行傳世濟美而其身布衣委巷世靡得而述者何可勝數也及觀古今所傳女婦者流其事不過縫紉組紃烹茗盛湘之細而教能行于其子其聞見不過閨闈房闈之間娣姪保姆之所談說而名能信于士大夫非特聖善明哲傑丈夫不能絕也蓋若天所祚云語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非虛言也昔之徙宅斷機九熊截髮者其子皆魁

壘卓犖道德功能之士在姆不憂在傳不勤傑然有所樹立而其所交天下豪俊顯聞當世者往往游揚其聲則賢母之名乃不出閨閣而被天壤矣夫渥洼以駿神而丹穴以鳳顯名有托而後傳豈不信哉劉太孺人者故處士秋潭張翁之配今翰林編修玉陽君母也秋潭翁自新安客遊爲大梁布衣而室太孺人大梁固象犀珠玉果布之湊王公列侯食祿其中衆庶倣効漸于侈靡而太孺人生大梁獨椎布操作事秋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聖

潭翁泊然無世俗之好而一意督編修君學編修君既舉進士高等讀書中秘一時石渠論議承明著作之庭大抵當世之英而盡推高編修君編修君遂遠如也曰微太孺人之教不及此士大夫乃始翕然稱太孺人賢是歲辛未太孺人春秋六十維某月某日設帨之辰同館諸君相與持觴獻履爲太孺人壽而屬余序其事太孺人淑德懿行其所修于家被于閭里者余不能知然以編修君觀之知其教之行于子以諸

君爲太孺人壽知其名之信于士大夫也凡孝子所願于親在得年耳有子而弗食其養名垂後世而弗躬與其榮則論者嘗咄嗟憾之乃太孺人康寧壽考年已及耆而形神不衰從大梁之燕就編修君所食公廩大官之膳洗腆矣編修君入則順志承顏修人子之節出則爲士大夫誦說太孺人之訓是教益行而名益信矣異日天子褒侍從之績當且錫贊書爲太孺人光榮所謂吉祥善事即衣冠而丈夫者有以易此乎

賜閒堂集

卷之十五

聖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十六

記

男川懋校
用嘉校

辛未科賜進士題名記

重修太僕寺記

順天府重修候氣室記

御馬監重修勇士四衛二營公廨記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吳縣重修儒學記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一

正學書院記

學道堂記

重建濂溪先生世祠記

重建鄒平縣范文正公祠記

堯峰景賢祠記

中丞礪菴毛公祠堂記

周公瑕祠堂記

南京提學察院重刻題名說

湖防公署記

終

賜閒堂集卷之十六

記

辛未科賜進士題名記

莊皇帝御極之五年 親策天下士賜張元忬等四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故事進士題名國學用以紀盛詔來宣 朝廷廣厲之指而是科迄今獨闕未備言官以爲請 上命臣時行記之臣嘗讀詩至卷阿之篇竊見周成王時馮翼孝德之士與高岡之鳳翽羽雖鳴人王至盛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一

車馬待之而當世以爲文明之瑞其盛如此蓋至于棫樸之雅桓之頌曰遐不作人曰保有厥士乃知薪樞之化豐芭之謀文武之涵育人材啟佑後嗣宏以遠矣 肅皇帝神明壽考養士之澤深 莊皇帝策之于廷而登之于天府然未及盡試 皇上纂謨承烈羅俊彥之士寘之周行予大夫乃皆受事服官奔走中外效其尺寸之用凡籍名于茲者皆 祖考之所敷遺惟皇上所使而命之者也臣謂嘉隆之際若文之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二

譽髦武之燕翼而卷阿矢音當自今日始臣第爲 國家得士慶安所置詞雖然臣受 上指宜有所訓誠詞曷可已則請以詩人之義繹而陳之周之髦士自其習于三物成于四教賓興于鄉升于司徒司馬而詔之太宰夫豈無倣儻非常之節瑰奇不御之才而詩獨稱馮翼孝德媚于天子庶人上下賴之則何所取者專所責者重也士凡效一官任一職有才者率作以致功有節者忼慨以明志皆足以樹顯績而獲尊名至于人王之所毗輔以圭璋其德綱紀四方使海內清和咸理則惟豈弟篤誠純德質行之士不銜才而通不矜節而定者乃能弼時仔肩弘濟艱難之業故足任也予大夫奮跡躡景十有七年其更有司之議奉 上之進退予奪者數矣高者列華要拾級公卿次則侍從臺省次則藩臬大僚其治蹟功伐言論風采班班暴著于天下天下固已推高而艷慕之臣謂予大夫行旦負重荷艱進而秉國成係礪石之望宜有

純德質行與卷阿之士輝映後先不第以一才
一節沾沾自多而已臣嘗誦 先帝策士之詞
大指欲法成周崇長厚之風修禮讓之實歸于
蕩平子大夫于時敷對有先資之言在此則自
朕成信之日也子大夫其務崇厚修實惟馮翼
孝德是則是倣上以純心直道匡輔 明主而
下禔福元元宣和平之化庶幾哉對揚休命無
負于任使以稱于天下曰藹藹吉士媚于天子
庶人視成周奚讓異時必有播諸雅頌鳴國家
之盛者臣不佞引領俟之謹記

賜閣堂集

卷之十六

三

重修太僕寺記

隆慶己巳秋八月某日太僕寺卿臣某言 陛
下幸過聽使臣待罪僕卿領國家閑物之政自
京師三輔及旁近藩省凡地產馬若牧馬編戶
暨州縣主馬之吏咸供職賦如令臣得假國威
重據公署而蒞之又賴 陛下仁聖振恤黎庶
貴民當出馬者徵其錢寺以故多藏錢王守出
納臣咸與有事夫受任輦轂下下臨郡國委簿

牒實帑藏其中係觀視不細而直堂牖門垣之
間經十數歲廢不治示天下庠廨傷國大體臣
誠非之又故事寺百需咸仰贖錢自頃節縮佐
縣官董董所有不足以更費臣請括寺所轄州
縣贖錢未入者入大司馬以其羨尊公署上無
厚費而下令寺易觀甚便 制曰下大司馬大
司馬霍公力主其議 制曰可乃以某月某日
庀匠事凡撓腐者易之頽圯者築之上漏旁穿
者甃甃之爲屋若干楹爲垣若干丈用毀爲堅
因故爲新役不踰時費不及國越若干日告竣
公將勒貞石以示來者屬史行記之按 國初
置太僕典馬政北平故開行寺部諸監苑實上
駟以壯北邊 文皇帝旣定鼎詔升行寺爲太
僕與南滁比 睿皇帝朝始正今名蓋百有四
十年于茲卿以下故設兩少卿十二丞丞各分
部督郡國馬自 天子用言者言損丞負大半
存其三令主調兌而益少卿一人通領京營驗
印寄牧之事以故丞選益輕無能有所預而少

賜閣堂集

卷之十六

四

卿局于其職志不得輒行卿又高秩率遠者一歲近數月輒遷去不暇謀寺事以故視解字若郵傳然卽傾圯不治漫不加省而頃士大夫又重費遠嫌擬靜約之譽以相尚稍排衆議有所更剗則譏姍繁興危以文法故任事益希噫其甚矣昔衛文公國于楚丘新集耳乃定中營室至椅桐梓漆畢具而詩人論歌文公之德曰秉心塞淵騁牝三千夫惟懷忠篤慮久遠故能附衆立國富有千乘其效可觀已今 國家方制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五

萬里庶府百司各奉職以聽方將崇論竑議度前規而侈後觀乃區區問寺顧逡巡苟簡不復議葺治丞曰吾位卑而言高不敢少卿曰吾任劇而責分不能卿曰吾旦暮且去不暇卽是心也已不能懷忠篤慮久遠而欲善于其職致乘馬之富得耶公初在 先朝以切諫杖謫徼外直聲震天下會 主上臨馭召起三遷而至今官則修廢剗弊求政之所亟首上書重丞選均勞協恭咸秩庶事已卒就茲役以庇後人其秉

心若是是可書已公疏言唐盛時比屋充盈緣易一馬往往歸功監牧稱張萬歲王毛仲安知今世無若人者乃顧貴耳賤目懷材異代乎蓋自謂也行三復其言甚壯公之志故備著之使後有興焉贊公議者少卿李君某張君某阮君某丞王君某趙君某法竝得書

順天府重修候氣室記

國家建日官以授時作事占步推測之法甚密至郡國縣道則置疇人斗食名能習知陰陽者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六

顧其占候不領于日官而順天治 都輦制特詳慎每盛德在水迎春于東郊先五日欽天監奏遣其屬二人往候氣其布瑄實灰重室略如舊法隨方占之以氣發歛知歲稔惡所司奉行以爲常然其掌故莫得而詳也府故有候氣密室在東北陬歲久頽圯乃就空廡中行事一切取文具無有言修葺者京兆新城王公會稽朱公至則相與言曰夫占氣測時受 命而始蒞事至重典也而簡陋如是甚不稱其若京兆何

則移書大司空言更作室便奏 上報可乃以公廩之美質材飭工作之故址爲室若干楹其費爲金若干兩訖工若干日既成則二公儼然造余願有述也蓋古者候氣以起鍾律宣五行八正之令其法稍軼不傳卽心達體知靡所承授然大指在測知遲疾猛弱之氣以驗災祥察治忽令上下側身修德施救政而已漢志天子以冬至先後五日令八能之士各言候狀效則和否則占其重如此後世精智巧思之士或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七

各以意合法而氣應先後往往不類蓋隋牛弘言灰飛全出爲猛氣不能出爲衰氣其應爲暴君縱臣然文帝駁之以爲非事應也夫務求法而不師意卽義和馮相而在無所用之矣洪範有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 天子冲聖宵旰求理足以迎淑導和消弭不然之患設氣一不應而畿輔方千里或旱澇螟螣札瘥爲災則卿士師尹安所逃責是得無省驗乎昔稱京兆以春時和行界中存孤老理冤獄勸民

農桑問所疾苦退貪殘之吏是數者所以邇宣德意順承天心化災沴爲休祥之本也夫使閭閻不呻嘉肺無枉銅墨靡所爲靈陰陽調風雨時則和氣應應而占候皆合不爽則是室之作豈文具哉余不佞不能習占候家言獨本候氣所繇關於政體者如此然二公能崇天道敬民事興敝補闕此亦足以知其政矣遂爲記王公名某嘉靖壬戌進士朱公名某隆慶戊辰進士其有事茲役者皆得列左方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八

御馬監重修勇士四衛二營公廨記

國初基置營衛宿重兵 輦轂下春秋討閔具有法程獨禁旅不時肄陞楯干振是共而已宣德中始選募驍勇及騰驤四衛之士分營而肄之曰勇士營曰四衛營營各有將領以所部多寡差次其秩乃闡教場于 安定門之外歲時訓練如三營而隸之 御馬監以太監一人提督出入扈衛導從以備非常蓋 天子所擇以爲禁兵至親重不與他營衛比嘉靖中建方澤

侵二營墻地乃更徙稍東而廨宇簡陋歲久寢圯先後仍貫諱言舉贏甚不稱 國家崇嚴禁旅居重建威之意今 御馬太監某既受 上命督理營務則條上諸廢墜及相襲爲蠹弊者爲之振起釐剔已而按視營廨見其震凌頽剝積廢不治則慨然曰是不可以已因奏狀言新之便 上曰新之乃令太監某某及坐營指揮某等筮日興事鳩工庀材前爲官廳左右爲旗鼓廳各一監督廳二營廳八廟二以祀玄帝及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九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上在宥之三十禩詔禮官申功令迪譽髦于是大宗伯言 國家養士于學肄以經術而賔興之幾得惇明醇懿方正博聞之士展采宣力以弘太平而頃士習頗辟相凌以恣睢相矜以怪誕舍六經傳註 聖祖刊定諸書不觀而旁撫釋老浮淫詭譎之談以簧鼓流俗嚆矢榮進臣以爲非聖無法宜一切禁治諸不在六籍者毋著于篇非孔孟微言毋出于口有不如制者以差次黜罰務明道術正人心以稱 聖朝養士作人之意 制曰可大宗伯瑣科條其端下之郡國令督學使者所在長吏悉以 詔令從事於是海內咸知掖濯砥礪趯然振起于學而是時巡撫中丞曹公某巡按御史何君某適蒞事吾蘇覩學宮之不治則愾然曰吳故以文學稱翹楚而學宮亦鉅麗甲海內乃今廢壞若是乎且 詔書孜孜興學而令操縵鼓篋藏修游息之地弗稱則衆庶何觀吏茲土者有餘責矣乃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十一

謀諸備兵按察使鄒君某郡守周侯某定議修飭于是巡按御史馬君某巡江御史朱君某督學御史趙君某咸有捐助而戶部主事洪君某林君某以闢稅之美佐之周侯乃鳩工庀材洎辰蒞役簡耆民有行義者使掌財賄屬吏之廉能者使課工作自文廟及明倫堂及尊經閣重門列廡祠宇齋廬碑亭射圃周垣綽楔暨諸祭器樂器腐者易之敝者飭之廢闕者補之黜聖丹漆竝復其故工始某月某日訖某月某日閏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士

幾月而告成于是周侯及博士某等來請記維學校之設自三代以來載籍可鏡已然古之成才易而今獨難何也古之取士也博而爲教也詳凡司徒所選司馬所辨論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不名一業而士之肄于學者訓以六德齊以五行墳典丘索之悉探而禮容樂律名物度數之畢察童而習之長而安焉其耳目心志不他而趨向不詭於正出而爲國致用彬彬可觀也今制登士以文藝士惟習訓故攻佔俾其取

之也狹而教之者亦簡矣然能守其師說出入不悖所聞考求洙泗之淵源而主濂洛關閩之緒論惟聖祖成憲是式惟先民是則是倣其所成就庸詎不若古人乃一變而浮靡其敝也剝素而雕朴再變而奇詭其極也背常而亂正文體壞移之士習士習壞移之世道吁可懼哉今天子側席顧俊寤寐興理三事大夫務將明德意而保釐觀察之臣旬宣之吏咸以明教訓俗陶育人才爲急首舉學宮而一新之其嘉惠髦士亦勤且渥矣士邁斯時履斯地周視宮牆顧瞻棟宇肅然如見聖儼然如親師必且畏城闕之譏而慕薪樞之化此亦士還淳反正咸與維新之會也士慎之哉文追古雅行歸矩矱毋侮聖言毋格詔令毋負監司郡守所以嘉惠之盛心使吳士之翹楚與學宮之鉅麗永永爲海內稱首是惟朝家之光鄉國之幸士慎之哉諸有事茲役者皆得列名于左

吳縣重修儒學記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士

吾蘇以文獻冠冕天下而吳爲首邑 國初建
儒學于城之西偏庠隘弗稱宣德中徙縣治之
南昇平橋左風氣完美規模宏廓影衿鼓篋之
士以明經擢第彪炳一時者接跡而起 今上
御極申功令勵學官 詔所在繕治橫序毋敢
不飭于時吳學圯甚有司方議葺以應 詔指
會歲屢侵公私殫蹙未能也余昔忝政地念嘗
弦繆其中幸有祿賜則稍爲捐助撤明倫堂而
新之堂之後爲尊經閣甫作而能以力不贍故

陽開堂集

卷之十六

十三

又數年武昌孟侯某來令茲邑顧瞻咨嗟曰師
帥之謂何而令學宮廢壞若是則以請于直指
使者何公某郡守朱侯某量給贖鍰乃諏日伐
材鳩工庀事不足則侯以俸入佐之又不足則
郡守周侯某攝縣事司理鄭侯某以請于巡撫
中丞曹公某符下兵憲鄒公某議給工費屬博
士某某其共經理之而某寔專董其役旬月而
尊經閣成已則殿堂門廡祠宇齋廬亭榭庖廩
垣屏棹楔以次增輯尋得仆碑于土中者五則

濂洛關閩五先生遺像格言具存乃復樹之而
亭其上言言翼翼煥然一新蓋更數令積十餘
年而始竣事興作之難如此于是博士諸生來
請記維先王建學所以造士淑人養其成而待
其用昔賢論之詳矣我 聖祖表章經籍紹明
洙泗之傳黜百家而崇一統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氏之術者絕勿使進又申以臥碑董以學使
令斥奇袤懲情竄嚴爲之制而曲爲之防二百
年來士兢兢守其師說而毋敢軼于矩矱之外

陽開堂集

卷之十六

十四

出而宣力錯事爛焉可述也乃茲經學浸蝕而
士風之剗敝極矣浮淫怪誕之詞倡而莫或障
之恣睢僂巧之習勝而莫或繩之其所稱述不
出于西竺則入于南華非復六經孔氏之宗指
卽操行不軌上不憂譴斥下不畏訾議擱焉習
而安之其于尊經明倫之義蔑如也則 國家
安得成材而用之而豈 聖祖所爲建學養士
意哉夫士博綜玄覽馳驚百氏而迷本宗固不
若尊經之爲實學也尚氣矜節凌厲一時而踈

檢制固不若明倫之爲實行也 聖祖旣儼然
命之懸諸堂而庋諸閣諸士亦旣身履而目存
之矣有司將明 德意嘉惠譽髦不靳財力而
作新之其成功若斯之難也諸士悉之矣有如
承敝襲陋不自奮爲成材旣背聖言且干 王
制使人之稱斯學也若遽舍無儲餼羊無實不
亦慝乎夫經訓如日星憲令如斧鉞羔雉在前
夏楚在後噫嘻可不念哉可不勗哉余衰且鄙
誼猶得以鄉之老詔于里門故因學宮之成效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五

忠告于諸士云爾是爲記

正學書院記

江山故名邑邑之先賢在宋得逸平徐先生傳
龜山之學以教而邑之人士始聞濂洛之說越
三百餘年而又得故長史二峰周先生傳陽明
之學以教而邑之人士以比于逸平二先生皆
古所謂沒可祭于社者也逸平先生故有祠騎
石之陽曰逸平書院隆慶壬申邑令瞿塘邵侯
始新其祠宇更名曰正學以二峰先生配歲時

展奠以爲常是歲甲戌余所舉士候官薛子以
邑令上計京師爲余言其大都屬使爲記蓋孔
子折衷六藝講業齊魯之郊七十子之徒自遠
方從游輻輳雲集及散之四方各以其學相講
授往往疑于孔子爲諸侯師當是時吳公偃奮
然崛起文身斷髮之鄉而習洙泗之餘論濬發
南方之精粹故江淮以南駸駸道德文物自吳
公始然其遺風餘烈不至乎窮粵漢唐以來靡
得而紀云自龜山載其師說以倡東南之學者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六

而逸平先生振其響明興以來陽明之學最盛
而二峰先生得其宗其言論風旨雜出乎學士
大夫所稱道與夫後生小子之所誦法吾謂衡
之道德文物由二先生其功不在吳公下也嗟
乎正學之不明久矣其失不在乎異端曲學簒
鼓其說以相勝而在吾儒之學道而未至者以
不該不博之見恣爲譁說以自矜自便之私盛
爲藩籬中距堅而外觀狹抗顏自以爲正而不
知其入於邪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邑之人士尚精思力行由二先生之學以求聖賢之道使心術粹然一歸于正其有補於名教豈淺鮮哉斯邑侯所以祀二先生之意也是爲記

學道堂記

瀋陽耿侯來令吾吳之海虞約已恤民鋤奸剔蠹三年而政成則以興教化明道術爲已任顧瞻言祠歲久摧剝則喟然嘆曰茲先哲之故墟禮樂所自出也修繕之不時謂師帥何則鳩材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七

命工葺而新之已復于祠之東偏卜地一區築室百堵中爲堂五楹而顏之曰學道翼以齋廬表以重樓虞山爲枕琴川爲帶深秀弘敞可息可游煌煌乎奕奕乎祠廟增輝而黌宮竝麗矣工始于某月某日訖某月某日其費取諸俸入與邑中之義助者其程事以耆老之樸茂者益力殫事集而民不知勞焉侯乃大會衿弁招延名流博聞有道者談經講藝其中至有餉給居有供具擁臯比而環橋門者相屬也于是東陽

令徐君待聘偕其弟中含汝良以通邑士大夫指屬余記維昔夫子之門人優于從政者多矣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皆不得聞學道之說而獨子游聞之遂用之武城教以禮樂禮樂者六藝中物耳非有絕德偉行超卓可喜而子游拳拳服膺若曰道在是平生所學在是罔敢踰越則聖門之所謂學道者蓋可知也夫子嘗嘆道之不明不行而歸責于賢智之過夫非賢智之爲病而病夫過而不反者鈎抉爲聰明矯抗爲志節軼而之倫常典則之外其人愈深其去道愈遠而害滋甚也子游嫻于文學得南方之精華而有聖人之一體先儒以爲豪傑之士其才器有過人者夫子詔以禮樂使之漸涵服習肅然謹其恭敬辭遜之節而油然生其易直子諒之心用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咸取足于是其術約而易操順而易達所以明示之的而預設之防使不爲賢智之過而已故子游兢兢師訓設誠而致行之不敢少炫其英華而自多其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八

博洽其爲文學蓋實而不浮正而不頗卒以十
哲爲萬世所宗仰則夫子善誘而曲成之也繇
斯以觀則聖人之道與聖門之學烏用是索隱
行怪誇世震俗者爲哉今之搦管而揮肝衡而
談者吾惑焉家慕爲瑰奇人習爲詭異背棄經
傳而浸淫于二氏之說殆孟子所謂淫詞詖行
者吾未知其末流之所極也侯之視躬膺政旣
善體乎學道愛人之旨而又景行先哲辨析微
言直欲闡明聖學以挽頽風而偕之大道若迴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九

重建濂溪先生世祠記

有宋周元公濂溪先生之四世孫曰興裔以觀
察使蒞吳請于朝建先生祠先生之有祠于吳
自茲始其後再舉再廢百餘年莫能修復而其

裔孫浦者乃構爲家廟又數十年而裔孫與爵
復遷建于城東之絃歌里曰濂溪先生世祠云
先生闡明聖學開世淑人有功于斯文甚大
國家崇儒重道以先生配食孔廟著于彝典世
授其子孫一人爲博士追錄厥考從祀啓聖祠
不啻渥矣而他郡國亦多有專祠蓋先生生于
道州筮仕分寧稅駕南康軍徙家廬山之下所
歷豫章郴桂虔韶之境皆有名迹以故堂堦俎
豆言言奕奕學士大夫瞻禮祠下低回不能去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三

乃先生宦跡未嘗至吳而祠于吳者何居曰是
禮之義起者也夫陵谷有變遷而道術常新時
代有更嬗而人心常炯炯不滅先生固道術之
宗而人心之所仰止其神在天下猶水之在地
中無之而非是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況先生
之子孫別籍于斯聚族于斯支系雲仍綿永無
替先生之靈輿或于是乎憑依俯仰對越將無
有焄蒿悽愴如或見之者乎則令先生之子孫
世守其祠可矣且吳故才藪乃今文靡而誕習

忤而澆糠粃濂洛之緒論而榛蕪正學敝也滋甚如過其祠想見其人必有趨然景慕而興起者未必非明教訓俗之助也夫一舉而光世德維世風是可紀也故因與爵之請而爲之記

重修鄒平縣范文正公祠記

濟南之屬邑鄒平治中有山嵒然負陽而抱陰綿亘聳拔于兩山之間者長白山也山之前有溪淵然而渟泓其左有泉滃然而湧出藁林蔚蒼枕山而帶溪者醴泉寺也去寺不數武廟宇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主

巋然言言翼翼肖像而俎豆其中者朱范文正公祠也蓋聞父老言公自吳中從母之長山讀書山中嘗見白鼠探其穴得金不取去之以告守僧僧得金遂拓其寺公仕宋爲名臣稱百代殊絕人物而茲山其藏修之地人所景行而仰止斯寺所以存而祠所繇建也祠初于至元間歲久蕪廢正德中憲副王君哲重建于寺之北南向益以祭田距今垂百年矣漂搖摧剝浸失舊觀于是戶部郎新城王君某以嘗讀書其

中乃率其子弟及鄉之人倡義修葺而鄒平令王侯某章丘令游侯某各出貲佐之殿堂門廡黝堊丹漆咸復其故以某月日興事某月日訖工戶部君以使事來吳屬余記余按宋史公風節在朝廷威名在疆圉循良之政在郡國仁恩義澤在其鄉里與族之人而其經世大指曰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公之希古聖賢身任天下之重者以此然天聖慶曆之間公嘗進百官圖對天章閣經略西夏所爲振恥扶敝規政之闕失折衝禦侮于行間蓋蒿目怵心深思而極慮憂未嘗一日釋于懷而公執政無何再遭貶謫朋黨之論遂起方召用而捐館舍香山綠野之致芒乎無聞則公所謂樂者固未嘗一日目覩之而身遘之也古之大臣肩鴻鉅而歷險艱能必之已而不能必之天類如此雖然秉彝好德之心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不以更世易代而淪沒公逝且數百年而純忠大節崇德茂勲能使山陬海澨衿紳襁褓之倫家誦而里誦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主

卽遽廬暫寄吾伊佔畢之區方且慕循其跡想見其風采顧瞻祠宇低回而不能去蓋金石可銷陵谷可徙而公名不可滅名者造物之所寶也限公以一時有涯之樂而畀公以百世無涯之名所謂天篤之者非耶公所至有祠幾滿天下而此則齊魯之鄉古所稱嫻于文學斌斌質行者將無有聞公之風而起紹明其學術而興建事功庶幾先憂後樂之遺範者乎是公之功德奕世而彌光也夫酬德而報功者祠也公之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重

祠與溪山而竝永也固宜是爲記

堯峰景賢祠記

吳郡城西二十里許峰巒林壑幽竒瓌麗之觀不可勝數吳山最勝從吳山折而南衡岡疊巘蜿蜒萃嶺者不可勝數堯峰最勝堯峰有寺曰資慶蓋宋建云或曰在晉爲免水院故堯時民避水處云寺據山巔俯瞰笠澤縹緲莫釐諸峰在襟帶間懸崖仄徑清泉秀石蓋堯峰之勝盡在于是然歲久荒落去城闔絕遠冠蓋展履之

遊不至卽至不數數也余友周公瑕氏遊憇山中酌寶雲泉而甘之將作亭其上未果久之覩一像廡間黠黠不辨類非神佛者怪之以問寺僧僧曰嘻此故宗伯吳文定公像也往公讀書結社于此登朝乃去寺且圯矣賴公垣之而新故肖貌爲祠以報而祠竟燬獨遺像存焉然莫能復也公瑕則慨然曰吁有是哉曩吾師衡山先生嘗及公門其言論風旨相似推本言之而公吾師之師也且夫復廢宇還舊觀以景先哲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重

報德舉義庶其在此吾力能成之乃出貲買材涓辰庀役旣成則奉文定公像居其中以衡山先生配而買田若干畝畀寺僧掌之曰令世世香火之奉與茲山俱永毋絕也公瑕遊京師語余請顏其祠余命之曰景賢且記其事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曩文定公匏庵先生以耆宿任公卿至貴重然恭謹無與比與人言未嘗不推轂當世之賢士衡山先生聲滿天下兒童婦女莫不知名而退焉若

無能者其獎與後進游揚薦達惟恐不及蓋先輩之典刑如是當是時吳俗斌斌乎可觀矣自二先生往而吳俗凡幾變垂紳側弁之士斷斷如也繇斯以觀二先生之係世道豈淺鮮哉然二先生者不獨薦紳家稱之而遺民故老能傳其事不獨俎豆學宮之上而深山窮谷能妥其靈不獨邦君大夫尚知禮于其廬而及門私淑之士至于尸而祝之低回瞻戀而不能去則以見二先生之賢而景仰之在人心無窮已也有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墓

能惕然追慕二先生之風而曠然一變乎頽俗豈不亦世道之幸與此殆公瑕建祠之意不獨報其私已也書以俟之文定公名寬字原博官至宗伯學者常稱範庵先生衡山先生姓文氏名徵明字徵仲翰林待詔公瑕名某其文藝行業師衡山先生者也

中丞礪菴毛公祠堂記

郡城之西二十里許曰華山華山有石室龜巢秀屏諸名勝載在郡志山之陰曰天池其石崇

竦而巉巖其水渟泓而澄徹按老子枕中記池中生青蓮服之羽化卽其地也池之上有土一方廣不踰咫則御史中丞礪菴毛公之墓在焉始中丞公行求吉壤得之居民沈氏顧而樂之曰吾百歲後歸骨於此乃因石爲垣因土爲穴背山面池以封以樹其旁則構祠宇數重使僧守之曰歲時烝嘗在于孫朝夕香火在守者後數十年僧旣數易守益懈其黠者顧攘臂而相告言有司未之察也最後遊僧蟻聚欲窺其籍據而有之於是中丞公之裔孫某等十餘曹詣有司言狀事久不決撫臺巴郡趙公至閱故牘則慨然曰長民者當鋤強剔奸崇厚興孝首鼠之謂何乃敕有司錄遊僧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其祠宇屬毛氏子孫曰今日必授於是吳之士民翕然稱趙公明斷協于情而當于法謂中丞公有後澤愈久而不替也晚近以來士大夫溺于形家之說慎終哀死之心不勝其擇便利徼福澤之心然至于時世推移陵谷變易則雖崇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墓

岡樂丘牛眠而馬嘶者亦且鞠爲榛莽牧兒羌
豎蹂躪其間蓋雍門之淚不勝掬矣而惟德義
可以訓俗孝謹可以承家持之久長令聞無實
則有過其墟隴而愾焉興嗟攝衣冠而拜者由
是言之便利福澤在彼不在此余不及覩中丞
公而獲事公之子百朋先生偕其子若孫爲文
字交先生質行長者而子若孫咸斌斌世其業
宛然萬石家風里中稱德義孝謹必歸毛氏乃
數十年之中耳目所及而其先人之墳墓世守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主

之祠宇猶不免侵陵剝蝕之憂何哉然幾廢而
卽完僂失而旋復丘隴若增而崇堂構若闢而
廣不墜中丞公之餘緒者以有賢子孫故也余
數過其墓下顧瞻遺像低回不能去者久之鄙
諺云無視丘與墳視其子孫吾以毛氏觀之益
信爲記其事以詔來者

周公瑕祠堂記

吳有逸士曰周先生公瑕諱天球公瑕其字少
時通經術爲達衣生屢舉于有司不偶乃棄去

爲古文詞習篆隸真草諸法爲世珍重吳自文
待詔衡山先生有盛名于當世後乃推公瑕邦
君使者屐履相錯四方之碑版銘碣爭乞公瑕
書里之慶祝贈送箋素卷軸不得公瑕詩若書
則不貴海內聞人傑士緘問相屬與賡倡酬酢
靡不稱公瑕詩若書當是時公瑕詞翰妙天下
亦遍天下其爲人和易真率好獎引後進立義
重然諾既耄耄如其壯時然卒無子子弟之子
長康并拊育其女嫁之如其女長康天弟卒無
子又鮮宗族最後生一女以字葉給諫之孫尚
在幼齡乃以施氏外孫嗣昌禰長康而祖公瑕
奉其祀其卒也田園廬舍及圖書珍玩所積覆
蕩如洗不知所歸生平知交散落殆盡有過而
不睨者嗣昌乃卽其遺居飾爲祠宇歲時烝嘗
不乏間以請于有司適司理鄭君某來攝邑事
曰是義舉也旌賢表逸不可以獨闕則扁之曰
周公瑕祠其門下士周鳴鹿等來屬余記余始
爲諸生公瑕忘年而與之交旣登朝閱三十年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六

主

始得謝歸與公瑕握手道故爲之楚然以喜不數年公瑕遂歿爲之愀然以悲至斬焉其嗣聞焉其廬遺資故物煙銷電滅莫有存者獨歸焉一祠耳則又爲之喟然長嘆且泫然涕泗而不能已也語云文人多窮然孰有孤子靡遺窮之于身後若公瑕者耶夫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公瑕幸壽矣而卒無後豈昔人所謂未定之天曹曹不可問者而公瑕獨當之耶雖然祠存則公瑕之名存當世矜名之士有不能得之子若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五

孫者而公瑕得之于外孫異日者且若陽元之于甯氏雖謂公瑕無後而有後可也祠堂若干楹旁爲寢室萬曆壬寅夏五月立諸門人舉義者並列名于左

南京提學察院重刻題名說

國家建設橫序籲俊興賢以易海內學政最重董學之使他省以臬臣而兩都以御史命之天子而授以璽書得察舉郡縣提調及博士之爲弟子師者蓋督學之任最隆御史按一方臺

長第以故事奏遣而督學特闢冢宰大宗伯自非惇明疆執博聞有道術者不以輕畀異時嘗用考覈法三歲則課其殿最而黜陟之故督學之選最慎以嚴南畿幅員遼濶遭時泰熙髦士日益衆議者請割江以北屬之按臣後復報寢蓋御史以一人之力周行五州十三郡之間羣不億之士品校揚扃其職事最勞夫其政重其任隆其選既嚴以慎而又獨肩其勞也能使側弁操觚之士瞿然顧化洒然悅服人人自以爲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五

得師旁觀遜聽之倫躡影附聲頌戴稱美翕然以爲克舉其職去之千百餘禩邇其遺迹而想聞其風采慕爲之執鞭庶幾遇之其人百世其令名亦百世噫嘻難哉南京提學察院故在會同館後徙明道書院之左督學御史故未有題名有之自嘉靖壬午山陰蕭君某始載自彭君某以下若干人又二十年壬寅鐫石既遍不可復續衡水楊君某更琢石續之自楊君以下若干人又五十餘年爲萬曆乙未洪都陳君某來

蒞茲任越五年功令畢修教化翔洽顧瞻疇昔
愀然興懷則嘆曰夫職任均也章往詔來均也
而離析之令前者靡紹後者靡承鑒觀之謂何
乃合并爲一重勒之石以垂永久而屬余記余
聞之學術與世道通相成也文體與士行交相
質也盛世之士言有裨結行有壇宇墨守先聖
之典訓而漸涵乎道德仁義之中故教成而俗
厚魁壘奇傑之材于是焉出其末也緣章采工
輦悅甚者背棄經傳而從舍衛漆園之旨邪淫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六 三
誕謾之詞勝而恣睢矯抗之習成維弛防壞而
世道因之矣則夫樹的立標斲雕返駁障狂瀾
而挽敝風庸非董學者之責乎夫養士于學校
猶注水于孟而鎔金于冶也孟圓而水圓孟方
而水方惟所貯之金之在鎔以爲鑑則照以爲
刃則割惟所鑄之故董學者之造主也約之如
孟範之如冶示之好惡以端其趨嚴之賞罰以
勵其進諸爲淫詞詖行虛浮躁競者一切放黜
以反其志慮而易其耳目斌斌譽髦有不爭自

磨濯回心而嚮道者耶是則 明天子所以興
學命官慎簡而勞使之之意也是刻也自正統
迄今合之凡若干人爵里姓氏犁然在列後之
覽者操吏議而隨之援史筆而衮鉞之嗚呼其
可懼也夫其亦可以趯然而深思也夫

湖防公署記

吳水國也而震澤匯其中洪流巨浸襟帶三州
漸洳數百里所產魚蝦螺蛤薪茭果木之饒民
衣食之綱胥于是斧斤于是故稱利藪然而洲
渚盤互島嶼紆迴逋逃亡命椎剽之奸亦往往
窟宅于是故亦稱盜藪有司者益嘗憂之然自
國家經略以來沿江置戍歲時操閱海上備倭
壁壘相望其防最嚴且密而獨太湖之防闕如
曰斯內地無動爲大爾而頃年多盜間閭村塢
之間挾關肱腋越人于貨者所在竊發官司逐
捕逸而之太湖風檣浪舶騰蹕出沒于煙波浩
渺之中莫可蹤跡蓋防之爲尤難中丞趙郡曹
公來撫東南周視四封興修百度江介海壖防

禦既飭則計所以防湖者乃籍兵壯治舟楫嚴追捕謹哨巡遶屬武弁中廉勇有幹局者曰總練官而以指揮僉事朱汝忠爲之已復念曰湖去郡治遠而兵水宿野次觸風濤犯不測爲難遠者耳目不加而難者易規避是使爭爲偷惰而相欺謾也計莫如扼要害審便宜列營建署蒞而守之可以經久乃命汝忠相地得鼇山之麓鳩工伐材初立廨宇凡爲屋若干楹前堂後寢翼以廊廡繚以周垣樹蠹建牙規制悉備工

始萬曆辛丑十月某日訖壬寅四月某日閱幾月而成費取諸省存虛冒之銀爲兩若干則汝忠所請于兵使鄒公郡守周侯以聞于曹公而允行之者也署成周侯來屬余記余曩在政地所司嘗以湖盜聞詔以格例從事乃遣兵搜緝經歲無所得卒報罷始失之張皇終失之疎宕寧獨以地險故哉夫事至而備孰若未事而備之爲慮遠也患生而防孰若無患而防之爲謀豫也今余皇既具組練既集公署既設上有

所申令下有所稟仰若立標而示望的而趨體統以正軍容以肅履斯地任斯職者盍亦超然深思孜孜戶牖之圖而永絕萑苻之藪也乎是役也曹公主其議鄒公周侯贊其成海防二守黃侯董其役而竭蹶趨事者汝忠也皆不可以不書是爲記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十七

男用懋校

記

蘇州府學田記

吳縣儒學新置學田記

涿州修學均田記

吳邑周侯修學置田碑記

曹縣平賦碑記

魏氏義田記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吳氏義田記

孟津縣省編協濟站銀記

許墅關修堤記

許墅關興賢橋記

蘇菴記

蔣氏南阡記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十七

賜閒堂集卷之十七

記

蘇州府學田記

今逢衣韋帶之士通一經以上嫻于文詞則董學使者差次而登進之授廩餼焉制也然其立法嚴其取數狹沉抑困窮之士進無所希幸退無所資仰乃議置學田變通于法之所窮而流衍于數之所不徧則械樸之遺澤而橫塾之義舉也是輔制而行者也吾郡學弟子貢垂及千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人間多貧士異時置有學田遠者湮沒存者董董不繼以士則患貧以田則患寡譚者有餘慨焉侍御武林楊公按行吳中既軫惻民恫肅清吏蠹乃進諸生試之文藝而品第之比及瓜而有督學之命公深自念曰吳中故文物藪士鼓篋操縵濟濟有衆而受餼學官者四十人而止耳其貧者朝夕之不謀而責之績學砥行其將能乎乃核贖鍰之美千餘金四分之以給郡學吾郡得三百金質上腴百五十畝歲入之斛如

其數令學官掌之察貧士之清修者均給之履
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士欣欣
頌德焉于是郡學博士某等率諸生來請記余
嘗考覽成周盛時晝井而田計口而授其民勤
生力穡皆足以贍其俯仰而衣食其俊秀之子
弟子弟之入鄉學者未有續食之令代耕之祿
而無饑寒之患以其時家給而人足也自周之
衰民失其業而士因失其養北門之詩乃有終
窶且貧室人摧謫之嗟而其甚者顛頓呼號曰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二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得也父母豈欲吾
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吁何其感也世之隆替
而士之欣戚係之往代可鏡已今士生 熙朝
側弁而哦握衣而講業高者食廩餼次者給復
而觀風之使提衡而師帥其上者又爲之閔恤
而資賑之可謂厚幸矣倘亦淬勵激昂驤首奮
翼之時乎雖然上之所以養士與士之所自養
也異自養者何明理義以養其心之謂也孟氏
言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而孔門弟子

若顏曾原憲之流簞瓢屢空而不改其樂藜藿
不厭而不以爲病緼袍無裏三日一炊而歌聲
若出于金石非其性異人也信道篤而自守固
也今吳之士習亦稍漓矣余竊聽于道路士或
艷膏馥而不愧嗟來習機利而不虞扞罔或自
撤其廉隅而軼于檢柙之外猥曰以貧故計無
復之耳士未必然設有之則恒心之謂何何名
爲士士慎旃哉惟先哲是程惟聖賢之訓是式
無負 國家陶鑄之深仁與養士者嘉惠之至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三

意則瞿瞿然稱良士矣余因記其事而并以爲
勗以自附于鄉老詔里門之義云其田界址及
與事者姓名得具書于左

吳縣儒學新置學田記

古者粒民于井田而穀士于庠序習業雖殊而
兩者常相濟云夫士者民之俊秀也民有恒業
朝夕于畎畝阡陌耰鋤錢鏹之中以給饗飧供
什一其俯仰皆足以自贍而士生長其間進不
憂終窶退不虞交謫乃得顛精一志于操縵鼓

篋博依安弦之地日漸涵三物之教以待賓興
菁莪棫樸之詩作焉當是時民熙熙于野士斌
斌于學何甚盛也井田既廢民失其業家有懸
罄地無立錐恒救死而不贍于是青衿側弁之
流乃有華門圭竅繩樞甕牖藜羹不糝裋褐不
完者矣其資身之不能而責之經明行修庸可
幾乎我吳蓋稱多士邑學弟子員常數百人然
國家著令受餼者纔二十人而止屬災祲之不
時賦歛之無藝中家以下大抵剝落民貧而士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四

亦益貧卽吏于土者有意振之而歲儉力詘莫
能舉也邑博士零陵袁君某既領教事進諸生
而課之以引以翼士瞿然顧化已念諸生貧不
能存者宜有所周恤則議置學田以請于鄉之
縉紳及諸孝廉咸報曰如議而余爲之率先得
上腴若干畝歲課其入以給貧士諸生相與頌
德曰先生穀我而又粒我願世世勿諼也則謁
余紀其歲月余迎謂之貧士寔繁而田董董止
此譬以勺水濟涸鮒爲濟幾何諸生曰不然鳴

鼓者畢集樹標者畢赴貴其倡也吾邑之建學
餘二百年矣士之啼饑號寒者凡幾擁臯比而
爲師者凡幾鄉之先達離疏釋屨發軔于茲邑
者凡幾乃片語不相及寸土無所捐而倡之自
先生始慨然佐義自諸鄉達始後之人得無有
聞風慕義益克拓而布流之爲百世利者乎則
吾邑之士經明行修斌斌于學者焉知其不古
若也是烏得無紀余曰然遂記之其田界址及
頃畝之數具列于左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五

涿州修學均田記

涿守沈侯旣爲州之踰年隆慶辛未寔始修學
越明年成遂均田屬其貳秦君庀事浹月告竣
學凡展拓舊址若干步增築師生廬舍若干楹
爲尊經閣一爲梁三表以綽楔繚以周垣隘者
闢圯者植撓腐者堅黠者麗旣成而民不知
勞焉田凡沃衍之地若干頃岡阜水泉林麓之
地若干頃爲稅若干湯沐之賜營牧之場不與
是凡畝以步計區以畝計權畝以制賦權賦以

定役無侵畔無棄野無漏籍無溢稅既成而民不知勞焉涿人則相與歌曰思樂泮宮作之渠渠侯所作矣髦士攸宜又歌曰倬彼甫田我疆我理惟侯甸之嘻我婦子于是秦君使來告余請記余嘗按西漢長吏京兆馮翊之治大抵厲使少年摧擊大姓以明察武力勝舉其職愉快而已而蜀郡文翁修起學官招延博士弟子士乃喟然嘆興于學召信臣循行阡陌作渠治田爲民興利便南陽賴之史家列之循吏夫此兩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六

人者令與察士健吏絜智度力不同日語矣要以順流蠲疾修廢舉隆宣道之鬱滯而孳孳務民故足術也涿爲州隸京兆其治視漢馮翊侯之明察武力足以爲治辦樹赫赫名乃獨先教化急賦役使操縵鼓篋之地煥焉更新民版賦籍畫一可守迹其所爲治可不謂循良任職者乎然文翁當蜀郡富饒之餘乃至減省少府用度信臣固自首事時而已立石田畔防紛爭蓋規設初置其難如此涿綰轂遠道供億百需之

所叩給公私益貧列侯貴人奇眈大俠所侵奪并兼甚衆蠹事不可勝詒有司議征繕則憂詘乏務蒐剔則畏怨讎此其勢尤有難者侯乃從虛耗之後興不貲之功承積弊之餘修無窮之利其功等而力倍事成而上下安之則惡用明察武力爲愉快哉余謂涿人知謳歌頌嘆樂侯之成不知侯身爲之之難也故論著之後有傳循吏者得以覽觀焉侯名應坤山西某邑人秦君名登吳江人諸有事茲役者竝得書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七

吳邑周侯修學置田碑記

凡建學以造士需其用也制也其設學田贍貧士周其急也義也遵制而謹修之舉義而厚恤之以翊教化訓風俗良有司之事也同安周侯來令吾吳當海內所稱疲瘵劇繁處剖決酬應日不暇給宜未遑庠序之事而侯恢如遊刃捷如轉丸若不知有拮据馳騖之勞者職務稍休則進諸生而程校之加訓飭焉間周覽學官及詢求諸生之貧不能存者則愴然嘆曰嘻學者

士操縵鼓篋之區而田饗殮所自出也頽圯之不治而阨窮之不憫直遽廬視之而輟鮒棄之乎師帥者有餘恩矣乃捐月俸發贖鍰共七百餘金以半修飭學宮屬簿某鳩工庀事自經始洎落成若干月日以其半置學田屬博士某司之爲田若干畝于是學之殿堂門廡壇宇齋廬一時鼎新而田之所入以給士之貧者婚喪不能舉者無不人人沾被也維時邑諸生以師命來屬余記蓋吳士之嫻于文學其天性固然迄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八

舉義而賑恤者如此德意甚盛士誠見夫宮墻之美廩庾之充翬然而思趨然而興起必將曰是孰使吾絃誦而游息者侯實幘幪之孰使吾燕衍而飲食者侯寔孚翼之有不砥礪被濯以副盛心者非夫也吾見瞿瞿良士且烝烝輩出侯之嘉惠吾桑梓豈淺鮮哉余嘗觀宋史稱曾肇積公帑以興學校滕元發以公田給諸生而范純仁之令襄邑寔兼行之竝以政績超卓彪炳史冊以今觀侯則追蹤先哲有隆無替吳人士且世世戴之奚啻邑乘之光已也余邑人起家逢掖雖老耄不文而諗侯政教之大者不容汶汶遂紀而揭之麗牲之石侯名某萬曆庚戌進士泉州同安人諸與事皆得列于左

曹縣平賦碑記

曹邑治堯之南鄙爲附庸當宋衛齊魯之遠道蓋地薄民貧自古記之矣今寓縣爲一所在蕃殖曹亦稍安業董董更費然其物力不能當壯縣之什一而更繇租賦大抵稱劇焉自諸郡村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九

官歲番上 京師治兵使者日臨鎮其地修卒
伍屯練之法而邑有軍需縣官以馬少牧之民
間歲入其駒于罔寺而邑有馬課異時河決興
人徒塞之薪茭捷石仰給無筭又縮轂漕道常
出夫役以佐漕而邑有隄繇冠蓋之使相望車
爭輶而馬接迹而邑有傳給其諸轉輸供億之
費不與是蓋賦役之煩如此先是計籍紛紜追
呼百出吏因緣爲奸民困益甚前侍御洪洲王
侯來令茲邑始至惻然傷之旣拊循其疾苦蒐

賜閭堂集

卷之十七

十

隱剔蠹則慨然曰嘻夫瘠土而多歛罷民而重
役之司牧之謂何凡民所以困繇徵令雜而吏
弊滋也安民之道地著爲本則壤定賦弊安從
生吾知所以恤之矣乃條便宜若干事以請于
巡撫都御史李公某巡按御史商公某左叅政
馮公某竝是其議乃度一縣之地與百役之需
量出制入凡徵令咸視其畝以畝多寡第其戶
以戶高下權其賦以賦輕重劑其役凡賦與役
皆入銀于官以其羨當轉輸之費凡雜徭應募

者授直焉計邑中之地爲畝若干徵銀若干命
之曰條編法其籍定故征歛有經其法簡故追
求無擾民大稱便侯之憂公思職孳孳得民和
此其大較也余嘗覽觀成周之際司徒以五物
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亦已備矣而鄉師遂人五
鄙四郊之吏又各稽其田野夫家衆寡以歲時
入其數三年而大均何哉先王知夫時有贏詘
物力有登耗法之所不能齊也而弊乘之故貢
賦力征一視其田野夫家要于均平齊一而止

賜閭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一

當其時上不爲苟且一切之政而下無并兼掊
克之私民有餘蓄而日以殷阜蓋至晚近世而
王制之闕久矣良有司緣俗爲治不能純用古
法然編戶生齒廬井相望猶古之田野夫家而
吏于土者固古鄉師遂人之職也今不務明先
王之意而溺其職賦籍民版贏詘登耗之不知
而專尚刻深苛務趣辦以赴期會閭里騷擾而
相奉胥吏漁利以巧法則賦役日以不均而民
之困極矣侯乃能洞悉民艱度其所甚便而致

行之以合于先王均平齊一之意可不謂卓然
志古之道者哉曩侯居臺中昌言民隱國計具
有指畫乃其效睹之邑中推此法也雖以安利
天下可也余與侯同鄉而數從曹人士游樂聞
其政于是司城王元登以曹父老之意來請遂
書其事于石侯名某上海人嘉靖乙丑進士以
名御史謫量移今官云

魏氏義田記

古者卿大夫士各本其氏系而立之宗所以爲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三
收族之道甚備其采地有入家削有賦足以融
液灌注乎族屬之中若水泉之布流故有瓜瓞
之祥而無葛藟之刺至於比閭州黨之民則有
口授之業土著之版以相保相受貧則相調急
則相赴而太宰繫之以兩曰宗以族得民是以
其民聚而不移族聯而不散仁讓之風行而和
平之化洽嘻何其厚也井田廢天下無世業宗
法亾天下無世家士大夫崛起布衣貴重于當
世食天子之租稅以自奉其私閭里阡陌之雄

貲累鉅萬園田貨布之入與封君列侯等而族
人卑卑于阡隸空室蓬戶而號饑寒曾不得沾
其腐朽厭棄之餘以延旦夕之命蓋漠然相視
不啻如途之人是遵何德哉學士大夫蓋隱然
傷之間獨以其意譜其宗之所自出卽不至如
古宗法而本支世次親疎遠邇猶可以聯屬而
無間幸而子孫族屬之賢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
篤婣睦之意推其所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不至
于途人視之則豈非收族之遺而古道之不亾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三
者歟余曩讀莊渠先生書觀其統宗族屬二譜
蓋深得古者立宗之意惜其立朝之日淺賜予
祿入不及施于其宗而其意猶有待乎子孫族
屬之賢者至其從子文江君某乃師其意而立
之義田君所謂孝弟睦婣有學者也曩歲島夷
猖獗殘吳郡縣創夷播徙之民十家而五踰年
大旱傷禾又踰年大水漂田廬民之懸罄而枵
腹者十家而七君顧獨念其族之人曰是孰非
先人之遺而使流離顛連若是則時時出其貲

佐所乏而割畝鍾之田若干頃歲振業之以爲常凡族人嫁者娶者喪者葬者貧不具餽粥者衰白無依者貧而攻苦爲諸生者予粟各有差略如范氏之法以成先生所以聚族立宗之意于是魏氏稱善族而君之賢益聞于吳中嗟乎今之卿大夫誠人人慕循君之迹稍斥其業收恤其族人以爲齊民之倡則宗法可遂復以君之賢誠憑尺寸使都卿大夫之位則必能力還古道盡行先生之學其所施于國家與其所教于鄉可勝用哉奈何使其獨行于族而已也然而猶幸君之能行于族也魏氏故出李氏始居長洲之莊渠後徙崑山之眞義其族屬具家乘不備著云

吳氏義田記

蓋先王之教民義也則莫如收族收族之宗及乎食采受氏之家而止其法不頒于鄉然而人知惇睦俗化至淳者何也在周禮保息以養之本俗以安之爲之國比之法辨其可任與施舍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十四

者而均其力政爲之委積而賙其艱阨其以煦嫗一鄉之人勤而字之如其家也擁護孚翼惟恐傷之如其身也族是以聚焉而不分人是以有恒業財用相灌輸而情相縻係故先王施政不出鄉而衆著于合族之義矣王道廢鄉之教戒禁令舉失其職相保相受之法不足維其渙相調相恤之惠不足固其存則有藜藿不厭操瓢而爲溝中瘠者使人易以其業而輕去其鄉夫安得聚族而食之自聚族之難而人始益私其族卽有施予振業罕有推而及乎族之外者嗟乎古之爲其鄉與爲其族也上無擇仁而下不自名其義是公之也而後世別族于鄉人自爲施家自爲養同閭而秦越之則猶私之也斯亦古今之變然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居今之世有能推先王之法厚恤其鄉以庇其族者是亦三代之道而已矣吾師澤峰先生爲錫山著族錫于江南爲壯縣縣以時徵賦于鄉率名召其鄉之高貴著姓若仕宦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十五

者之子孫使爲之長長賦之家率不勝病先生恒自念曰夫鄉賦一歲而更役役不再三而中家以上大抵皆破是空吾鄉也吾族數千指吾能軫其寒饑而衣食之異時且復受役與閭井俱敝是空吾族也韓之不存毛將安傳吾爲德于族盍亦爲德于鄉庶兩有濟乎則買田縣之上福新安兩鄉凡千八百餘畝自供稅假予貧民外歲入千石以什七歸鄉之長賦者命之曰助役其什三以贍族人族之貧者發者婚嫁喪葬不時舉者子弟不能就塾與爲博士諸生者升入太學及與計偕者資之各有率家之正卒力不能齎送者有貸別儲麥三百以待凶札必取盈焉無乏歲事其籍以畀族之嫻睦有行者俾攝行之因築室一區爲義莊顏其堂爲願濟曰所以志也已而告其門人時行使爲記之行觀近世所稱義田則猶別族于鄉者而先生獨深慮其族之所不堪而急其鄉之所甚病施舍調恤之惠以溉于鄉庶係灌輸之法以聯其族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六

世世相保垂利無窮非所謂三代之道公其義而不私者歟先生雖不獲大用然推是足以知先生之所存矣行故著其大都以示先生之子孫俾守義無替且以告夫吏茲土者使矜式焉先生姓吳氏名某仕爲太子諭德歸老于家稱鄉先生云

孟津縣省編協濟站銀記

中丞孟津陳公來撫江南間過余問民所疾苦而因及其鄉邑得省協濟一事曰非兩臺使察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七

眉而憐之亟爲蘇息吾邑幾無天矣別數日具以書來其略曰孟津蓋彈丸小邑耳而當達道冠蓋所走集河陽周南兩驛相望異時郵傳供億邑不與其憂乃令協濟鄰邑議編銀千餘兩民力亦少絀焉嘉靖中河伯爲崇縣治徙而西界兩驛間以故自北入郡自南渡河者皆便孟津不之驛而之縣縣始益偏累大困夫以疲勞之邑捐瘠之民自救之不贍而責以協濟此如剥膚椎髓以急人鮮不斃者某爲諸生時目擊

其敝念欲拯之其道無繇竊仰屋嘆耳歲戊戌以便道過里門言于直指崔公意惻然憐之議爲蠲豁以質之撫臺曾公公曰可乃竝檄所司如議從事維時驛傳道鄭君某郡守陳君某相與決策乃以郡中編剩館夫銀七百兩當孟津協濟之數而屬藩司并省其餘蓋以數十年凋瘵之役追呼旁午不暇喘息之秋而一旦省汰不訾出民于膏火兩臺使之有造于吾邑不啻二天願徼河嶽之靈乞一言於門下以張兩臺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六

使嘉惠元元盛心而因以示後之采風者是吾邑父老千里饑渴之私也余於是乎有概焉蓋聞之世之治也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其敝也力疲不勝役財盡不勝求而民交病夫使總總橫目愁苦約結而莫之省憂則亂之道也今海內災沴相踵非藝徵求之使交驚四出民皆疾首蹙頞而兩河爲甚兩河之郡縣以供億稱擾財力竝困者孟津爲甚兩臺使者獨能詢求人瘼察其所甚病而蠲其所急勞來安集遺之以無

窮之安其用心蓋已勤矣昔王仲舒爲觀察所至輒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其爲科條一旦張下人無不抃叫喜悅汲長孺使河南以便宜施賑上不罪其矯詔而稱其賢史冊書之以爲盛事以方兩臺使者又奚讓焉宜邑之吏民三老踴躍欣頌而不能已也夫天下一邑之積耳藉令今之從政者載命分猷宣邕王澤齊若兩臺使則何憂天下余故亟稱而樂道之敬述公貽書大指爲之記兩臺使惠政舉一邑而他郡邑可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七

知余姑志其澤孟津者如此曾公名某江西臨川人崔公名某直隸東明人

許墅關修堤記

國家以辜權之利佐度支關有征舟有筭司徒之屬奉 璽書從事焉吳之許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許墅綰轂其口關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出九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輻輳而大農之粟少府之錢歲輸以巨萬億計舳舻相銜邪許之聲不絕關之左右皆名田上腴

水至不害其穫自倍饗飧租賦出其中蓋行族
所述歲漕所經穡事所仰賴是隄之重久矣比
歲淫潦水齧隄崩徒涉旣艱淪胥日甚一時行
者負者挽舟而過者秉耒耨耨而望歲者皆輦
蹙咨嗟有司雖賊目疚心而物力方虛莫知爲
計也戶部郎澶淵董君以萬曆丙申來領樵務
旣釐剔弊蠹修舉經程遐邇慕懷至者繼屬踰
年而稅之溢于舊額者三千金而羨關吏請如
故事治橐中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汗我而議所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壬

以捐之則以語備兵憲使曹君曹君曰請捐之
隄工爲吳民利可乎君欣然曰可卽輸金府藏
以待庀役而曹君爲聞之中丞侍御兩臺檄郡
丞應侯長洲令江侯董其事乃發部民二百四
十家各率丁夫具畚鍤塞決補罅培薄增卑衆
志大和並手皆作自楓橋抵關二十里所隄爲
丈二千六百有奇如砥如墉旣崇旣固工始于
某月某日訖于某月某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
是江侯來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

在成周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其取諸民也廉而
至于遂徑溝畛川涂澮道遂人之所治司險之
所周知無不犂然備飭者則安所措費而得是
蓋其時鄉有委積野有聚粟載師有園廛縣稍
之入均人有公旬之力政常以其不涸之財有
餘之力興事而勸工故人不告勞而國不知費
其豐豫若此余嘗聞父老言周文襄撫吳時繕
治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廩庾皆滿間以
抵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壬

大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沴薦
臻督漕之檄旁午于道間閭如磬廩藏如洗有
司至不能名一錢甚則學官頽圯經數歲而不
得治蓋已窘矣向微董君出其餘稅捐以予隄
則病涉苦潦輦輿咨嗟之民庸有極乎蓋江侯
爲余言董君之司推也度舟筭緡如式而止皆
躬自衡校一不以假吏胥稅金銘銷解運綜理
微密無敢有恫喝爲奸利者民間小艇緣關往
來一無所呵禁蓋以其精明疆察燭奸杜欺以

其寬平和惠懷遠附近其贏得過當乃大勝于競錙銖析秋毫者而冰蘖之操羔羊素絲之風又皦然自拔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茲推贏以濟訕上佐公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躋之周行貽以永利其有造于吳豈淺鮮哉昔者原思廉而不知惠國僑惠而不知政余謂君寔兼之以訓官箴以恤民隱以修王政之闕一舉而三善備矣則是役也胡可以不書遂爲之記董君名漢儒字某大名開州人萬曆己丑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三

進士

許墅關興賢橋記

郡城之西北二十里所曰許墅 國家所爲設關命吏筦辜權而佐度支者關之左右環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褒衣雅拜吾伊之聲不絕成弘間有試京兆褒然舉首者迄今而察察無聞焉于是青衿之士十餘曹相與謀曰人文之盛鍾于地靈吾吳文物之藪而水國也水之游盪蓄渚而風氣之萃渙因焉夫許墅襟江而帶湖江

自北入京口歷梁溪而來太湖橫浸三州穿百瀆而四溢許墅皆縮轂其道然自關以南水散漫無統風氣旁洩人文弗振無乃是乎詢之形家曰建橋便則以請于二三關使者薄有捐助而莫爲之勑也于是振武施君至則慨然任之乃斥筭緡之羨若干諏日鳩工建橋于關之右若干武槌石畢奏徒庸竝作廣可四軌崇若干尺工始某月日迄某月日旣成命之曰興賢而屬余記余聞之古者川涂徑遂皆有徒杠輿梁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三

夫吹劍而礪刃無不割矣矯箭累弦而射無不中鵠矣士顧斯名釋斯義有不趨然振起竟成其志者乎而施君起家制科蒞事茲土以造士作人爲已任士有不搏精揖志思仰副盛心者乎使人謂賢哲之彙興由茲橋始則余日望之矣余不能必形家之說之果驗而必諸士之能興起爲形家驗也遂志其歲月而鑱諸石

蘇菴記

余素強無疾髫齡時嘗病瘧中年病寒不踰月良已未害也余既謝政歸十有三年爲歲癸卯入秋始病瘧無何中寒病益甚瀕于死者數矣已大汗乃小間滿三月始有起色入冬又匝月而始瘳然亦憊矣余既以病久垂絕而蘇則以蘇名其菴而因自號曰蘇菴至人云客以問余余未之答也客曰嘻我知之矣吾郡名蘇而子郡人也生于是長于是迨起詞林典樞務不出長安城三十年而返于是及病且起而老于是蓋始終不去其鄉所以志也余曰否否夫物生

曰蘇已絕而復屬曰蘇草木萎矣及春而勾萌甲拆欣欣向榮則蘇蟄蟲既伏雷奮乃出跂行蠕動蜿蜒而夭矯則蘇月既終魄矣俄而朏俄而朏已又朏而生明則蘇夫造物之有生機也物或遭之則有顛而藥有屈而伸有往而復此蘇之義也始余病且革矣按方書于法當死術者謂余歲行不利可以死以衰年抱危病力不能自還自分且死然卒不死猶獲延其未盡之年而續其已絕之命非所謂顛而藥者耶屈而伸往而復者耶吾之取義于蘇也以此且吾竊有深幸而亦有深憂方今採權令行中涓四出上椎髓剝膚而求下疾首蹙額而怨民之病極矣而法紀日隳政事日墮腹心有否鬲之漸臂指有痿痺之形則國亦益病有識者扼腕蒿目靡不憂民命國脉之未蘇而余眇然一病夫耳鼠肝蟲臂尻車神馬惟造物之所置之乃猶然強起稱人而立于世是民命國脉之所不能得者而吾得之何厚幸也雖然吾日夜企踵而思

曰庶幾 上意轉圜需然下明詔舍利薄征以解元元之困貽國家衽席之安乎而猶未也吾不能以一身之蘇而忘民命國脉之未蘇是獨得無深憂乎幸不可數而憂不能忘此吾所以志也客曰子不稱休休居士乎而又奚斯之贅爲余曰噫是所以相成者也吾才不稱宜休力倦宜休蒙誹而負釁宜休惟休也故得斂其餘息保其殘骸以待陰陽不時之患而脫于霧露之厄假令敝精勞神馳驚竭蹙于劬勩紛糾之

賜閑堂集

卷之十七

三

際鐘鳴漏盡夜行不休人非金石能不銷而挺解是益之病而趣自斃也其何蘇之與有吾之旣病而蘇則未病而休之以也吾故曰相成然皆天也非人也客竦然曰命之矣遂書以爲記

蔣氏南阡記

叅知蔣君子徵出所藏家乘眎余而以記墓之文請曰吾蔣氏世居吳淞江之滸里曰鄧巷鄉曰依仁蓋聚族于是葬于是其在鄉之王巷者曰東阡是吾高曾兩世之所藏也在指字圩者

曰南阡是吾先人所營以葬吾大父而諸子婦從之者也東阡業有表則武功伯徐公之言在而南阡未有紀述其惟吾子詞而勒諸隧間余與子徵同舉于鄉習聞其家世其功行累積有可以詔來者乃不辭而爲之記按蔣氏自宋禮部侍郎堂卒葬于蘇子孫遂爲吳人 國初諱達卿者始徙長洲大其族達卿生圭圭生鏞鏞生濂皆別有志不具載載其葬南阡者曰淳菴公諱桓字原表娶張繼龔生子三張出者二曰

賜閑堂集

卷之十七

三

鰲字允魁爲郡諸生早卒別葬某處娶懷曰鯤字允升號莖莊娶嚴龔出者一曰鱗字允祥號思亭亦郡諸生贈南京刑部郎中娶唐贈宜人繼郁封太宜人以子徵貴故葬自淳菴公始懷以下皆附焉淳菴公樸茂簡默樂靜而厭囂其于內行甚謹事親孝與鄉人睦貸不取息貧不責償與人言以耕讀相勸勉不及聲利嘗行田間有繁其兄而欲沉之江者公詫問故曰兄無賴爲盜懼及禍耳公爲曉譬乃解盜卒改行兄

弟和洽如初人以是益稱公長者伯子允魁既卒其仲爲莧莊公方受書博士去而持家秉以分父憂事寡嫂撫諸姪具有恩意頻歲長賦爲里族代輸官逋至千金無愠色爲儉人所齟齬濱于殆數矣而無志詞里中稱其篤行猶之淳菴公也其季爲思亭公弱冠遊郡膠更三十年終無所遇而能以學行表率其鄉人及訓其子弟淳菴公困賦役時公身爲事事以室中私財佐其急居父喪哀毀踰禮厚遇前母家如其所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五

生與仲兄同居五十年怡怡如一日待族屬姻舊務依于長厚歲常率先鄉人築堤捍水人笑其迂比水至不害全者數百家飢民來止廡下輒予之食死者予槨人人服其信義至死不敢以單詞恩公至其事嫂撫姪亦猶之莧莊公也其內政修飭兩世皆有賢配而懷更以節顯始允魁病潛然顧視懷懷指一歲兒誓曰兒在與在兒亡與亡當令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允魁乃瞑蓋執紼拊孤迄于成立奉舅姑考終飲冰茹

藥者踰六十年至太耄乃卒其柩行表表者如此今夫郊垆墟墓之間崇之若堂覆之如夏屋豐隆烜赫恢然自以爲萬年之藏而比其久也翳榛莽穴狐兔牧兒莧豎躑躅于其顛蓋湮沒無稱者何限而惟德義可以範俗節烈可以風世則其遺墟故丘歷數百年而過者猶累欬太息攝衣冠而下拜卽京兆之阡祁連之冢有不能得之于後日者此無異故云以其人不朽也蔣氏世以孝友忠厚提躬立家被子閭里藹然

賜聞堂集

卷之十七

五

鄒魯之質行萬石之家風而蜀蜀之賢又能詞響栢舟增光彤管如是詩不云乎景行行止思其人及其所藏則斯阡之存庸有旣乎蓋南阡始卜時形家言後三十年當發而子徵之顯適符其期談者以爲奇中乃余聞之蓄厚者施必昌天之道也思亭公以上蓄而未施子徵施而未究天其或者深培而篤佑之引翼其子孫以闡其幽光而益弘其緒業則諸孝廉文學且當之矣余固以天道卜之彼形家者流又烏能概

之哉子微名夢龍嘉靖乙丑進士仕至浙江叅議淳菴公之孫思亭公之子子微其字云

賜閒堂集

卷之十七

三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十八

男用懋校

傳

給事中陸公傳

宮保大司空藩公傳

給事中馮公傳

封戶部郎中陳公傳

屯留路公傳

少司徒王公傳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一

岷府左長史徐公傳

醉竹居士傳

吉安郡倅翁君傳

贊

文子悱先生像贊

徐司寇像贊

吳詹簿像贊

鄭醫像贊

從弟汝修小像贊

周壽誼贊

陸母馮碩人贊

題跋

題徐貞女贈言

書徐氏義莊碑陰

王氏集古帖跋

題王氏族譜

雜著

祛倦鬼文

萬曆二年間奉
御筆改鬼為境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二

賜閒堂集卷之十八

傳

給事中陸公傳

陸公者諱彙字子餘浚明其別字也嘗讀書貞山學者稱貞山先生云其先居吳自漢豫章都尉始宋避亂居長洲之陳湖號陳湖陸代有顯人公之父應賓爲醫學正科娶叅議胡公琮女館其家因生公郡城弦歌里公超悟絕人六歲能屬對質疑義九歲能文章十有四選隸校官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一

弟子與伯氏煥季氏采自相師友時稱三鳳嘗受經錢鴻臚先生貴學益有名王文恪公鑒讀其文歎曰他日我輩人也嘉靖乙酉舉鄉試丙戌舉會試咸魁其經及廷對石文隱公珪將首薦公中忌者計不果尋被選爲庶吉士連七試皆第一名聲大譟少師楊公一清稱爲通儒丁亥詔簡吉士五人充史官公名業已列上而會新貴人得權公不往揖心嫌之乃從中媒孽改授工科給事中三日虜報至公奏請備邊悉

合機宜又論致治用人累數百言大略言禍亂皆由上下不交而壅蔽生請退朝之後御便殿接見羣臣咨訪政事經筵日講之外如洪熙間開弘文閣故事選儒臣更直涵養漸摩宜有益又言今日用人專重進士一科非祖宗意今舉人監生不預選取教職不被超擢王府官不獲叙遷遠方長吏不擇賢否太僕苑馬鹽運諸司屢議變法而不務得人卽欲致理其道無繇臣請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則人才可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二

盡得而治道可舉 上皆采納戊子春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陳牧政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奪氣其秋各省始用 京朝官典試公往浙中最稱得士還 朝適厰衛與法司爭死獄未決 上令會訊熊都御史浹是法司議坐奪官公抗疏言厰衛積威久矣每傳致死此卽冤濫理官莫敢爭今幸以法爭輒黜大臣以戒爭者非國之福也 上怒杖公下詔獄踰月乃釋是時張桂以議禮合 上意躡致宰執

紛易朝政聞言官言輒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爲沮尋上疏極詆二相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公叱曰疏已就卽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恠耶嘯乃寂翌旦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轉相傳觀或爭覩其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相一旦猝斥 上心憐之而會霍詹事韜訟璵萼詆公且謂楊少師實嗾之言上乃召張還而謫公都鎮驛丞都鎮夷微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三

公至儼舍以居考誦經史如故諸生有請業者親爲講授士始知文學有掇科第者歲餘稍遷知永新縣縣素蕃盜難理公至則令民爲什伍而相叅稽召諸舍盜者與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彭陳二渠克行略江湖吏弗能禁公出其黨於獄誘以重賞令甲夫隨之卒俘以歸里有左氏豪藪盜及諸刀兇號十虎三彪悉考斃之境中肅清張氏子虎者方幼其父旅死衆利其產以計陷之公廉得寔竟按諸奸歸虎

業時稱神明語在尚書尹公臺童虎傳又纂家
禮行鄉約修廣庠序振給師儒旌異節孝由是
澆訛之俗漸於禮義矣癸巳公念太夫人老上
疏乞休卽日就道士民攀號送者數千人去後
猶見思公旣歸則日承養太夫人孝敬甚備旦
暮一室手不停披口不輟誦足跡不踐公府十
有八年而太夫人沒公竟以哀勞成疾疾革猶
顧謂其子曰男兒不馬革裹尸待盡牖下令馬
文淵笑人言訖脩然而逝年五十有八公長身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四

王立髭髯朗秀好讀書於百氏之學無所不窺
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今談議鑿鑿如矢激
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嘗出所記示公公輒
爲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欽順困知記楊修撰
慎轉注音略黃詹事佐革除遺事皆經公校牘
諸公竝心服焉爲文章出入左馬詩在選唐之
間所著有左氏鐫附注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
尺庚巳編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性侃侃遇事
果激期必達其志諄諄倫理事寡姊撫孤甥恩

意甚篤尤勇于赴義周人之急甚已之私故與
徐先生元祿石交庇之終始陸長史鍾張都水
約咸託之孤卒賴公成立歲時祠外王父胡公
以報育已繪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寓拜
展以報知已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心然
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忠孝苟虧雖積百行
無足稱矣前後中丞侍御史薦公章三十餘上
皆不起大臣有饜事者薦及公公恥語人曰吾
不幸爲匪人所污其介直多類此子延枝太學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生以學行世其家史氏曰余讀漢張文紀傳至
埋輪都亭譏彈貴戚亦矯矯壯激矣及守廣陵
平劇盜以恩信稱益有良吏之風焉余觀陸公
効張桂疏慷慨峻切一時忠直之名震天下而
永新之政略與廣陵等方之文紀殆庶幾哉至
其優游林泉蟬蛻塵壒軼材淵思發爲文章則
度越文紀遠矣姜憲副龍嘗稱公曰節行政事
文章三者有一足以名世兼之者其浚明乎君
子以爲知言今世言用人者獨曰材難耳然材

寔弗用幸用矣因事斥輒不復竟汶汶死余於陸公有概焉爲列其大者以傳

宮保大司空潘公傳

國家有忠貞弘濟之臣曰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潘公諱季馴字時良湖之烏程人也其先自周畢公食采于潘子孫因以爲氏至榮陽侯再顯凡三十八傳而伯民始遷烏程石晉時綜以純孝稱遂名其里又二十八傳爲公公之大父孝號蔡菴公娶錢繼朱父夔號儵菴公娶閔兩世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六

皆以公貴贈如公官配皆夫人公生而穎異年十三爲高才生廩于學嘉靖己酉以其經魁省試明年庚戌成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民有中仇禍麗大辟者公察知其冤立出之郡稱神明潯陽驛當孔道率以間右給役公方攝縣事悉罷遣之令輸直于官費省而人不病以能名徵拜監察御史奉詔核大木于南都或云巨材多湮地中撤民居數十可盡得公按籍鈎獲之汙池中民皆安堵尋按廣東首逮潮陽令之貪墨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七

者吏聞多解綬去風裁肅然然虛心盡下雖襁褓寒賤人人得盡所欲言民隱吏弊無隔閡者倭夷內訌大費秦金者爲耳目公把其陰重罪厲使擊賊因督兵助之遂大破賊俘馘甚衆而竟不以捷聞曰吾不欲越俎而自爲功所興汰釐剔具爲規條以奏名曰永平錄嶺南奉爲絜令比及瓜父老遮道挽留不可則肖像以祠祠益有靈異云還督學順天所獎拔士多斌斌顯者某大璫有干託公不許璫大愧恨或諷公往謝亦不應璫亦不能有加于公久之擢大理寺丞歷少卿尋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乙丑河決沛破三沽閘漕道爲梗議者言宜徙閘夏鎮從南陽至留城出茶城口就高卽避漫流便天子以爲然命大司空衡督理以公副公分工受事躬行畚鍤間十旬竣事省原估三之一尋丁內艱河工成詔褒錄公晉右副都御史隆慶庚午河決下邳注睢寧出小河口淤運道百餘里乃以原官起公治河時大農急

漕漕臣檄運艘取道決口益回遠不時達而二
洪日淺阻幾不可舟公深念以爲河性湍悍而
善潰多徙者流漫而沙壅也法莫如以隄束水
以水攻沙無散緩無填闕河乃可治此令神禹
復生不易吾言矣乃自臨塞決而緣河築隄百
五十里近者爲縷隄洩驟漲遠者爲遙隄防橫
溢凡役夫四萬八千費帑金九萬二千十閱月
工畢而二洪流駛如故漕復通始公塞決時淫
雨連旬水驟至幾沒公趾不爲避萬衆野處公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八

事論罷公公歸而泃河之工亦報罷用事者乃
大悔且嘆服公卓識萬曆丙子公以原官起撫
江西平寧州吉安盜有功清郵傳省徭役皆以
諭旨通行爲海內式明年遷刑部右侍郎會河
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洪流四溢連歲不治 詔
晉公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以往仍 勅
公總理河漕以一事權漕撫侍郎一麟副他撫
臣境內關河道者皆受約束公矢心任事日行
兩河間延見吏民三老周爰咨度具得其要領
而是時廷臣策河事者以百數言人人殊其言
海口當疏者近是公謂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濬
而可以水勢衝刷計莫如築高堰塞崔鎮東河
淮正流使竝趨入海乃與漕撫會奏且言今日
之事不難治河而難衆口 天子下其議大司
空劾攷對如公策仍假公便宜不中制公乃得
行一意集羣力三年而畢工凡築土隄丈以億
計石隄以數千計塞決口以百計濬運河以萬
計開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而高堰之工最

鉅公勞最劇蓋風雨翹蕭中與役夫雜處葦舍
四浹旬而堰成黃浦一夕自涸得龍骨以獻
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已卯錄河功賜
白金文綺及大紅豸衣一襲庚辰晉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廕一子入胄學辛巳
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癸未召爲刑部
尚書公謂法例叅錯吏得以意輕重乃折衷畫
一瑣科條以請遂著令頒行之時言官有所
排擊欲引繩批根以銓部格其議曹起而問諸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大臣乃皆抗論是非公疏尤切直中其忌諱則
相與仄目公竟以蜚語激上怒鐫公秩歸田
里自公去河久歲修法不復遵用河防寢弛戊
子河決偃師浸淫諸郡縣上憂之遣科臣勘
視督責諸撫臣畫地經理然莫能統一臺省交
章言潘某故習河數任事有功以讒去非其罪
可策而使也上意解乃以右都御史起公于
家公至則按異時所畫章程次第修舉視瀕河
諸隄圯弗治者增培補緝之當水衝者剏格隄

以限之尋建鎮口古洪內犂三石閘加築泗州
祖陵石隄塞單家口決經營拮据不遺餘慮辛
卯二品九年滿考詔復原官爲太子少保工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階資德大夫勲正治上
卿予三代誥仍賜白金文綺或謂公賞不
酬勞公謝曰吾以放逐起田間荷上恩復故
物此殊遇也然吾老且病不復能宣力國家
得賜老臣骸骨歸于願足矣乃具疏乞休凡四
上上難其代固留之踰年稱病篤始得請公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十二
慨然嘆曰嗟吾幸弛負擔去耳去而令代者無
懷忮無見竒師吾意不易吾法卽漕渠可無大
患抑聞之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其庸可幾乎時
河隄禁嚴而徐州守開隄引水水浸不得洩言
者遂謂河故道不可用宜更鑿渠碭山出子房
山下仍徙鎮口閘毋令逼河易淤又謂淮水暴
漲浸泗州齧祖陵以高堰故宜破堰以洩水
或又言二洪淺阻宜濬之使深河身日益高宜
抑之使卑異議蠡起公乃條八事爲上分別

其端大意在嚴隄禁保高堰亟圖善後而破紛
紛者之說冀以開悟 上意老成爲國忠慮去
不忘君如此公歸踰年病風痺方困卧聞有安
意譚河者輒輦顙曰國家何負若曹而欲破壞
之耶易簣時猶囁嚅河事意若有戀戀于國家
者遂以萬曆乙未四月十有二日卒卒時年七
十有五公平生孝友天至童年爲父訴冤詞氣
悲壯當事者感動遂免僦菴公于獄其中以中丞
在喪也兄太守某中危法公匍伏左右百方居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三

間并坐劾 詔特原之太守事亦解族屬繁衍
率仰給于公公爲割上腴以贍之仍建祠堂置
義倉立宗學族之人無失所者鄉黨故舊貧病
死喪各以親疎受賑率人人得所欲家故饒更
以久宦減產所得俸賜輒盡于施予無留橐焉
至建津梁拓街衢傾貲捐產無郤色以非公大
業不盡載然其德義可仰已公別號印川居士
娶施氏封夫人有丈夫子四長大復萬曆丙戌
進士爲溧水東明二令其某皆以文學世其

家論曰古今言治河利害常參半也而昭代稱
尤難以漕故閭閻爲河則憂在民聽河所欲居
則憂在國卽疇咨俾乂時不乏人總之濬淤塞
決荆新渠策三而已未有建必然之畫收萬全
之利能令河受約束歲歲無患者也自隄防之
說用苴罃補敝以無事爲理使濁流安瀾漕輸
繼屬國家嚮其利踰二十年誰之力歟公四受
簡命與河終始劬躬幹國以克有濟迹其功爛
焉與平江等爭烈矣余嘗從 上觀渾河語及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三

河事 上曰河臣須得人余以公任職對 上
首肯竟以全河委公益 上知人善任使如是
公歸且沒抵掌譚河者滋益哆功未酬而譴及
之語云善作者不必善成夫任事之難也自古
而歎之矣

給事中馮公傳

公名汝弼字惟良別號祐山浙之平湖人也父
俊號居易翁以鄉貢爲館陶教諭遷遂平令母
胡氏公生而敏秀不類凡兒性至孝六歲從遂

平公于官會流賊壓境邑無城守遂平公乃匿
家人山中獨身督兵拒戰賊既退或訛言翁死
敵衆大驚不知所爲而公拊心徐曰必無是也
我心乃不動其穎識如此及長折節讀書益通
博是時遂平公解官歸貧甚公昕夕奉菽水能
使遂平公忘其貧及葬傾貲營辦曰吾不忍儉
其親也久之舉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已選
爲工科給事中奉 命視光祿及監甲厥劾巨
璫數人置於法中貴人凜凜相戒汪太宰鉉故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古

怙寵驕恣言官爭之 上不能得最後公疏入
上怒持之不下已有 旨逐汪并逐諸言者公
出爲潛山丞時左降官多自重不事事公至則
使吏抱文書前決事視他丞彌謹監司諸公乃
益注意高仰焉稍遷常熟令將行例有贈公留
置學田若干畝以去常熟暴苦水民居多壞公
便宜發倉粟振其急而後計處以報上官曰拯
溺救焚豈暇先言大人耶巡撫中丞甚器重之
已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于民率先諸

邑嚴辦具有惠政可紀然竟以是蒙忌譖臺使
者惑之論調餘千餘干治如常熟而校賦籍禁
諸乘急舸往來湖中者以絕盜本民尤德之擢
知太倉州至則減供億除民所疾苦郵使者勾
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公說使者緩征民
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能詰公設方
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州又大治
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罪公故嘗後催科復論
調公浩然嘆曰吾道固如是矣遂拂衣歸公之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十五

歸也值倭寇發海上爲言督府請城平湖躬畚
鍤以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
鄰邑未城者皆被蹂躪人乃競德公服之郡邑
長吏亦往往叩公受箴焉邑郊西接郡五十里
而遙河塘半廢莫爲理公鳩工築堰凡十有五
津梁三十有二復勒石示子若孫世世修輯每
歲苗民饑輒輸粟縣官助賑或市麥給貧不券
責也其處家尤務惇睦親戚故舊以次施惠無
弗周伯兄貧旣析居矣迎而奉養餘三十年仲

卒諸兄逮弟姪咸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時衣食之凡族之人農於田商於市學于塾序與夫室廬婚喪咸倚辦于公其他扶義假儻可書者甚衆公以壽終平生著述有史案數十篇革除備遺三錄行于世伯子曰敏功舉嘉靖壬戌進士爲山東叅政以敢任通達稱蓋能世公之德者叅政君爲副使時以詔封公如其官猶稱給事中者公以諫顯也家世別有志不載論曰夫出處升沉之際可以觀人矣人或先貞後黷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七

封戶部郎中陳公傳

公姓陳氏諱和字唐平別號南居廣州南海人也世居蠡岡里正德間家乘燬于兵燹故世系莫詳云大父某父某號粵山竝隱德不仕公生十二歲喪母粵山公故商遊賓象間遂挈與西居數年頗益修父業貲大饒雄于閭右然公雅好行德喜誦古書史善爲詩其內行潔修甚備閭右稱之不以其貲也事粵山公至孝謹每隆冬夙興熾炭候于臥側日以爲常粵山公卒分財多讓其伯兄無幾微出于言色旣娶姚宜人生子俊且長益相與課督之俊乃舉進士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于是詰封公如其子官云公旣貴人望之儼然讓路矣顧折節爲退遜歲時伏臘角巾布袍行里中父老子弟走相訝曰陳封君不錦衣乃角巾布袍哉則愈益附公高其義公性亢直常面折不能容人過失人知公無他腸竟不忤里有爭事咸走公所亭質公從容出片語決之無不灑然心服者其尊尚之

若長吏云里人或貸公百金以賈而客死公爲歸其櫬絕口不言收責有貧者嘗捐貲助之矣及其病也爲贍之死也爲殯之其他好義專趨人之急多此類宜人溫惠端重有婦德自相公起家及所以賑貧賙乏輒從中從史公之稱于里中宜人有力焉俊官戶部時遣人迎養公以問宜人宜人曰吾與公再叨榮恩幸安享蔗境此豈跋涉遠道時耶且吾兒方勵官箴聲藉甚足慰吾二人願矣正不當朝夕煩兒服養分其賜問堂集 卷之十八 六

不亦宜乎及觀宜人終始又卓然齊德矣夫婦德士行交相贊也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屯留路公傳

路公者名瓊潞之屯留人也不詳其字或曰英憲朝民俗椎樸相命輒名之不字云公生魁梧悍堅有膂力智略輻湊居衆中議論捷出如矢激刃解紛糾立斷聞其言卽至暴抗無不洒然屈服者里中固嚴重之成化末大盜王弘起燕趙轉掠澤潞間勢張甚至屯留益殺吏民屯留人振恐公奮曰嗟夫賊乃蠭起烏合操耰耜棘矜鬪千里而莫之誰何彼謂秦無人哉卽詣令請授甲願得當一隊必破賊謝百姓令壯而許之乃募邑中敢死士得數百人諷以大義人爭踊躍公爲設方略攜賊腹心使爲內應因率兵尾賊至余吾賊方食公從後急擊大破之獲其渠率餘黨悉平令上功部使者厚賜金帛謝不受乃署爲陰陽訓術稍益屬任之縣有疑事輒就公亭質問使董城垣學校諸工公所受

事立決所督治費省而辦衆無不稟受約束而令益器其能數加旌賚焉正德中巨璫何慶者故恃瑾驕恣大爲奸利當過屯留公受令指逆諸境從容進曰側聞公義甚高屯留令擁箒徹席日夜供具以勞下執事惟公之所命之雖然屯留小邑也未嘗見天子貴人悉索敝賦不足充藁食願左右無驚邑中令得以其私齋擊牛醢酒爲公壽使下吏布其腹心慶欣然爲之歛戢邑中賴之公雖敏幹強力應變圓轉然務行

賜閑堂集

卷之十八

三

其德急人之困甚于已私前縣令張鵬坐事斥貧不能自還公爲倡邑人共治藁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路某活我至其孫吳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里有儒生貧不能婚公捐數十金助之爲娶婦其赴義忼慨皆此類也路之先不顯自公之子某仕爲某官暨公孫王道舉進士歷仕有聲績今爲光祿卿以 新天子恩澤詔贈公官如其孫而路氏始大然士大夫稱路氏世德皆本于公論曰魯連

有云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若屯留路公其人耶天下無事謀智勇辨之士無所施其材卒然有急遠城跨邑之吏坐選輒不事事擯棄僇辱者何可勝數也乃如路公身不挂銅墨位不當民社起委巷布衣中設策奮力存孤城殲劇寇成功不居可不謂奇士焉及其厚施薄望不侵爲然諾身所嘗施惟恐見之古稱俠士之義方茲蔑矣假令公藉尺寸去與滌而升本朝其建豎可勝道哉然公身不試用而其效託之乎後人夫天道猶酌也挹彼注茲豈不信乎

賜閑堂集

卷之十八

三

少司徒王公傳

王公諱之垣字爾式別號見峰濟南新城人也其先自琅琊來徙曾祖某有隱德嘗於槐樹下飼餓者稱大槐王氏載郡志祖麟以明經教授潁川王府父重光嘉靖辛丑進士任至貴州叅議三殿之役督採木以勤事殞 詔贈太僕寺少卿兩世皆以公最追贈戶部左侍郎母劉封

太淑人生子五而公爲仲始太僕公未第家食貧公孩時常臥敝絮食粗糲泊如也自少能文章教授公心器之以屬諸子未冠補邑諸生嘉靖戊午舉鄉試終宴不下箸若甚戚者無何而太僕公計至公與兄伯詣京師請卹或謂公分宜子饗設用事非重賄不可公曰賄而徼恩澤非孝也吾視吾力營葬事益尋舊業期不忝先人可矣遂歸壬戌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聽斷平反壹稟于三尺而輔以寬恕兩造庭立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三

出片語折之若然而解監司直指數倚任公稱其才遼王恣不法撲殺郡吏公盡捕王左右爲奸者十餘人王怒屢及門大詬公不爲阻竟按如律王亦不能有加于公尋坐法國除隆慶丁卯徵入爲刑科給事中莊皇帝登極疏陳安民固本四事虜大入塞陷石州逼昌黎都下震恐公陳言邊事請重責實以圖後效九卿集議以公策爲第一尋擢禮科右兵科左持節使鄭還陞刑科都給事中以言事激切忤旨奪俸

三月疏論誠意伯貪橫不法狀時論稱快尋請急歸省明年起公刑科先是科臣某者以私攻華亭坐斥遣新鄭欲援之不得則遣所親諭意公謝曰某何敢有成心惟省中公論是憑耳新鄭爲之愧屈給事筮某者有所覲不遂踰而發狂緋衣被髮入左掖哭且笑公具言某有心疾迷惑失次惟上幸寬之詔勒歸僉以公爲得體當事有憾華亭欲修郤者以諷言路公力持不可德平葛端肅公言于朝曰王掌科識遠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三

而言直尋擢太僕寺少卿三月改鴻臚寺卿論者謂公自罔卿出爲稍抑公獨安之當注擬時選郎意不可主者曰此強項爲繳繳者吾且借烈日暴之謂臚卿近螭陛常暴日中也異時鴻臚多雜流黷竄失職公絕請謁申舊章寺中肅然改觀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撫臣闕叙當屬公同官欲度次諷公讓已公欣然許之凡越公者兩人終無忤色久之遷南京太僕寺卿尋轉北寺踰年擢順天府尹所轄輦轂下

多貴豪侵冒奸竇百端間左不勝病公爲嚴審
編裁冗濫民始獲蘇採珠令下部檄京兆責辦
民間公不爲動都人置產例有稅格中貴人多
不入司農督之急語侵京兆疑有私公排衆怨
盡徵之司農爲愧謝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楚幅員遼濶易以容奸而俗又剽悍
公申令特嚴而以鎮靜臨之大旨在揚激拊循
使吏奉職而民安業奸人何心隱亡命爲俠竄
姓名講學中公受 詔緝捕斃之獄其黨爲稱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冤公請覆勘 優詔不許譁乃定某邑舉人某
坐毆縣官編徼外縉紳多爲居閒者公無少徇
人謂公執法顯固然未嘗爲刻深景王故官火
或誣府官燕客遺燼當坐公驗視無狀並釋之
詔捕妖人曾光臬臣以疑似榜掠誣服冀邀賞
公劾罷之當塗者滋不悅會 陵工成竟薄公
賞滿三載 詔錫贈封如例庚辰擢戶部右侍
郎奉 命攝理京營戎政加授正議大夫資治
尹又明年轉左侍郎總督倉場疏乞歸省虛席

待公者六閱月公竟稱疾 詔予告病痊起用
而公遂臥家不復出矣公旣歸子舍日娛侍大
淑人太淑人爲加七箸諸子羣從以方伯郡守
尚書郎稱壽者駢肩而立鄉人艷之已輯家廟
剏忠勤祠祀太僕公劑祀田之入以贍族人及
外家里中謂公也孝好行其德歸二十年而逝
年七十有八訃聞 詔賜祭葬如令甲云始公
績學時攻苦茹淡窮日夜不輟推以教諸子亦
如之伯子司馬以叅政備兵上谷公曰吾家世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儒生耳委爾于邊野犯鋒鏑不慈以爲難也而
避之逆 上命不忠吾終不以慈廢忠矣立趣
之行司馬當入蜀念公老不欲行公曰 上方
西顧豈臣子顧家時若當移孝爲忠戀戀菽水
吾不願有也旣行數遣人申諭以故司馬盡瘁
西事不敢有蛄屺之嗟公雖家居猶孳孳爲國
如此平居無鮮甘之奉華靡之飾卽病足御復
輿入里必下子孫遵用其教常布衣屨而行市
無導從者出入有期不失晷刻爲文社稷稟程

度毋敢後諸子姪先後取科第者二十餘人由公之督訓也其他恤孤賑貧興修繕治多所施予以非公大業不備著配于繼路贈封皆淑人子三長象乾兵部左侍郎次象賁戶部員外郎次象晉進士其生卒歲月姻屬孫曾詳志狀中申子曰余與王公同升朝周旋陞戟之下習公生平其人恂恂篤行長者也至其持論根理道切事情侃侃不可奪所至蒞官行法亦如之無曲貸亦無周內無阿私亦無激詭羔羊以爲表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三

岷府左長史徐公傳

長史徐公者諱文輝字朝章別號龍潭家世宜興人也祖曰文靖公溥起家進士歷事三朝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卒贈太師謚

文靖國史自有傳徐氏之大自文靖公始父元相封尚寶少卿母蔣氏封宜人公于諸子中最敏慧生八年而文靖公謝事還最愛之嘗辟呼謂曰兒壯寧當不愧若祖耶稍長讀書爲文章嶄嶄露頭角年四十補校官弟子久之以廕入太學與伯兄居京師相切劘修敕清素如寒士年少未有祿秩然其游知交皆大父行當世之名公顯人也肅皇帝時試補光祿大官署丞用清謹治辦最其列河東馬公理時爲光祿卿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三

而配顧宜人有娠聞父母病恠則去不顧或謂公不能少須婦免身耶獨無奈尚書期何也公楚然謝曰此豈吾急功名念妻子時耶其執蔣宜人喪哀戚甚悼而別營第居尚寶公曰無令家大人數感動爲也已除喪不就官尚寶公數趣之不可曰大人春秋高兒奈何從斗筭之祿違膝下色養乎尚寶公病衣不解帶者累月嘗盛暑暴日中以身爲禱終尚寶公之世不復仕其處昆弟雍睦有恩而事兄伯尤謹白首無間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壬九

言兄弟死者爲恤其孀子其子如子與其配陳宜人居垂六十年而敬不衰歲時子婦上壽稱謁必盛衣冠見之肅如也御婢媵減獲嚴而有恩井井如也好急人之困不責其報諸宗黨有待以舉火者初司馬郭公宗舉以言事杖闕下幾死者數衆憚不敢近公爲進藥餌傾身爲之得不死郭公甚德公數以語人文靖公嘗所置義田周族人者族指日衆數告匱難以爲經公言之御史中丞以次減省著爲例諸宗人亦稱

便焉有司舉鄉飲禮數謁公爲賓公謝不就曰吾不堪也其逡逡好讓率類此公以隆慶庚午某月日卒年八十子三人在封塏封以中書舍人給事文華殿中能世其家太史氏曰余讀司馬氏書其稱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子孫遵用其教卽齊魯諸儒質行不及也豈長史徐公謂耶文靖公以名德重當世舉義合族天下莫不聞然非長史公設規條計永久孰能周遍融液令文靖公之澤世世無絕也可不謂善作善成者乎人孰不慕義爲名高而卒乃畏事自重也公處郭公之際不難存亡死生親赴其困阨及郭公旣貴重惟恐見之恂恂乎斯質行君子矣余識公之子封于京師爲余言如此余是以論次之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壬九

醉竹居士傳

醉竹居士者吳中葑里人也姓顧氏其先出顧虎頭爲吳著族迨居士益用儒顯居士之生以五月十有三日場師家言是日徙竹多茂他日

則否命曰竹醉日居士曰夫以其日生我而因以命我不亦可乎乃自號醉竹居士云居士生而穎敏弱而能文詞長而于書無所不窺嘗試第子高等受餼于學官流輩推轂其文爭願出門下然非其好也時時讀蒙周禦寇書諷詠離騷諸篇飄飄然有觀化達生輕舉遐覽之志其爲人介爽有節槩以繩墨自律斤斤如也其居家孝謹雍雍如也與其鄉之人相周旋有所施舍若棄之有所睚眦于人若忘之坦坦如也間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三

獨構一室闕地爲畦畦廣可容趾而襟時羣卉映帶修竹每風日清嘉鳴禽上下欣然有會于心則命筆賦詩謳吟終日視世所沉酣戰鬪聲利紛華之習弗屑也若將浼已性好客客至輒共飲飲少不輒醉醉則倚竹而歌歌曰士也醉耶厥心先醒士也竹耶厥夢則靈室無長物手披不停腹無他物口不絕吟少多屯蹇晚漸向榮殆漆園之樗而非東南之筵于是居士年五十矣生平不妄交與惟太常袁先生水部顧先

生雅敬重焉而其甥申某數過之杯酒相勞問陳說生平間出詩篇相應和以爲大樂客有勸之仕弗應固問之驟然謝曰若視吾家兒鳴琴不下堂側弁而峨者非耶吾醉可矣居士有伯子某成進士試宰荅雲間仲子某隸校官斌斌世其家者也申某曰世常稱伶藉酒子猷竹皆沉迷膠結有所深戀而不能一日去余觀其微指皆傲睨一時曠達自恣有託而逃雖抗視人倫斯亦非神理之達觀也士之知道者委性命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三

順變化浮大瓠而吟槁梧望之頽然就之冲然動則由由然處則于于然不與物往不爲物先可以保生可以盡年若居士乃所謂天全者歟作醉竹居士傳居士名某字某

吉安郡倅翁君傳

郡倅翁君者諱曰躋字與新別號殷盤泉之永春人也其先宋時自莆來徙最顯者爲太師左丞相尚簡數傳至贈御史勝又數傳爲太學生寬寬生輔輔生環環生堯英仕爲南京戶部員

外郎君之父也君生而警敏犖犖如成人少從戶部公令懷集胥史憚令嚴明不敢犯私以金錢餽君君厲聲叱去急白公痛繩之公莞然曰童子何知而能効伯起却暮夜金耶心異之戶部公丞太僕携君于邸聞長安中公卿以下夙有文譽者贊以所業率見稱賞戶部公以終養歸則益延致諸名士與遊處君業亦益進已試永春督學使大奇之擢異等以儒士應試尋受餼學宮無何戶部公捐館君身任家督料理百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三

以明敏善斷稱禾川兩巨室爭甌脫地連歲不能決君承檄勘事乃召博士及邑佐與俱士譁者博士糾之民譁者邑佐按之皆頌首聽令各以情輸獄遂判其閑習吏事如此永寧在嵯巖遠谷中君往來觸颶瘴遂以疾卒卒之日視其橐如洗吉守及廬陵令賻之乃克歛吏民爲之咨嗟隕涕云君至性孝友始喪戶部公時大母曾母林具無恙君外飭喪葬如禮而內莊事二母驩洽無間其治二母喪亦如之戶部公嘗置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三

上腴百餘畝祀翁氏始祖以下并及外氏之祖業有緒君一遵父志踵而成之與仲氏日登相友愛終不析箸仲歿撫其女如女曰脊令在原吾敢忘諸內外姻黨及里閭故舊皆倚君爲外府未婚者予貲喪者予賻貧不能存者衣食之告災者出粟助之在吉安時鄉人有干謁者君不能應則授之券就家取給其赴義若渴皆此類也君二子伯爲樞舉進士爲郡博士仲爲機居常教督之皆有法郡博嘗咎一僕君呵止之

曰此亦人子也蓋君傳家以經術教家以仁厚
其大致可觀也餘詳志狀中不具載史氏曰語
云挈餅之智守不假器喻率職也輓近士大夫
艷津塗而薄瑣列猥自隳廢伐檀之刺作焉有
如翁君資不逢世仕不擇官兢兢焉營職盡瘁
所至而辦沒而見思可不謂賢乎至其振澹黯
厄赴義不倦抑亦篤行長者也乃秩不再命年
不踰耆余甚惜之顧其寃鍾于哲胤闡釋家訓
奮揚天衢卒成君之志挹彼注茲造物者其猶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贊

文子悱先生像贊

凝然而玉立者其矜莊之容藹然而春溫者其
和易之衷吾見其側弁影纓崢嶸于枕苑摘詞
揮翰似續乎家風天矯雙鳬綰銅符而出宰叅
陪五馬脫塵鞅而歸農汎濫百家之籍棲遲三
畝之宮鶴髮翛然于物表鳳雛嗣起于雲中何
功名之薄而福祚之隆蓋取于人者儉而得于

天者豐此吾生平之益友願終始結社而相從

徐司寇像贊

少司寇覺菴先生既卒其仲子太守君琳出
遺像畀余使爲贊贊曰

儼然矜莊盎然充融吾彷彿其禔身之容戔戔
鏘鏘翼翼雍雍吾想像其立朝之風乃其髦然
若沉思默然若處窮則吾未叩其靈局而莫窺
其隱衷無亦匡時幹國之猷有施而未究憤世
嫉邪之志有鬱而未通觀其敷歷清途邈宣華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問踐登顯秩殫竭葵忠抗嫖節而獨喜挾瑰材
以自雄不倚墳簷而騰踔雲霄之上不榮鼎軸
而昂藏塵壒之中清世而辭紱冕強年而返蒿
蓬是首陽而非柱下貴耿介而賤和同擬其似
者以爲南陽之文季魏郡之次公而覩其深者
則曰是殆古之遺直而今之卓蹤九原不作吾
誰適從

吳詹簿像贊

皖愉其容曰粹以冲樞儂其躬曰謙以恭席星

履之餘庠而續戎素業荷明廷之妙簡而侍從
青宮早厭承明之直獨高泉石之蹤有鄭莊之
賢而不以借交爲俠有孟公之義而不以樂飲
爲通游閒賜予有翩翩之佳譽夷猶泮渙有藹
藹之和風豈惟襟度超遙與溪山而共適蓋將
壽祺綿永比岡阜而增崇也歟

鄭醫像贊

古有越人醫稱帶下神奇輻輳類有道者偉矣
鄭君克世其傳半七輕投沉痾立痊遠邇奔趨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三
門庭如市宛若伯休婦女知字九轉成丹去而
仙遊桐君橘叟君豈其儔戴冠我我被服楚楚
標懿有詞昭示來許

從弟汝修小像贊

嗚呼吾弟爾何不我其冠華其裾曷爲乎終身
委巷常帶而布衣爾何不乘車駟高門閭曷爲
乎株守窮約畎畝而衡廬其禔躬也真純而亮
直其營家也翹蕭而拮据其奉親也誠信而周
慎其穀嗣也矩步而繩趨渾乎其若樸冲乎其

若虛無裘馬笙竿之好有薜蘿松竹之娛乃知
特行卓蹤不藉資于家世默成懸合不局志于
詩書蓋里中稱曰少游善人季方難弟所爲篤
昌祚而播芳譽者其在茲歟

周壽誼贊

古稱黃髮鮐背鯢齒超然大齊人世有幾君產
宋季迄我 皇明優游考槃百十六齡布衣芒
屨入覲 眞主飽食大官親承 天語袒割醕
饋將開明堂逝矣白駒來歸故鄉烟烟客星煌
煌壽曜三江五湖同懸竝照清朝盛事耆社高
蹤燕及後昆令名無窮

陸母馮碩人贊

張文學以德嘗過余言外大母馮碩人之苦
節也碩人年十八歸陸處士某繼其室處士
先有四子而碩人生女三年二十四而處士
卒碩人痛欲死姻黨固勸之曰卽死誰爲奉
老姑而立諸孤者乃不死而長子無賴顧欲
碩人改節碩人許而拒之則患處士弟陰納

聘而迫之嫁碩人截髮誓必死而已是時碩人長女業已壻以德之父某而又早寡依碩人以居碩人與寡女形影相弔也日夜攻苦力作以纂組紡績自贍既老不衰今年八十有一矣夫閨闈女士抱義立節者比比然多不當于旌格以未及年故幸及年矣而以窮約困阨無緣自致于周咨省觀之使令汶汶不稱則何以勸風化詔來者余竊病焉爲作馮碩人贊贊曰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栢舟矢義之死靡他著在國風垂訓不磨有煒碩人嫺于閭教脩然布荆席幾德曜我心匪石屹不可移誰謂荼苦甘之如飴食不厭貧勞不恤瘁死者反生者無愧既壽且康降福則饒譬彼松栢貞而後凋在國有章表厥宅里詞以闡微爲世型軌

題跋

題徐貞女贈言

余嘗讀歸太僕貞女論其稱女子未嫁而爲夫

死與終身不改適者尚未協于禮經以爲賢智之過世亦遽之然未詳于古今之際也古之男女年踰冠笄乃求婚媾今之世則有孩提羈貫而約爲婚姻者矣業已從父母之命納聘受約以身許人卽未嫁疇不稱某氏婦者豈必三日廟見共牢合巹然後成爲婦哉昔王蠋死畫其忠烈兩言爲萬世綱常之鵠爲人婦爲人臣其許身等耳世道寢衰忠臣不少概見卑疵折頰波流風靡者旣不足道而皎皎易汙以烈丈夫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自命陽輿而陰棄之者不知于許身之義何若奈之何求多于女子也夫大過之行可以風世聖賢猶有取焉況女子從一而終之死靡忒有足樹表儀垂名教而愧天下之懷二心者乎余謂貞女蓋嫺于禮者而又嘉其兄士弘貧不克振而卒以成其志也故爲書此以附于闡幽之義乃其事則袁太宰諸公之述備矣

書徐氏義莊碑陰

少司寇達齋徐公倣文正公義田遺法捐上腴

千畝四分之以授諸子使家自爲籍人自爲義
仍設爲規條曰世世子孫無過佚也蓋旣久而
漸失之獨其仲子楚雄太守某奉約惟謹以所
受田若干畝立爲義莊歲時分贍族黨一如司
寇公之志仍刻之石以示永久語有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余深有概焉自禮教旣衰俗化滋敝
縉紳之家累茵襲綺持梁齧肥各爲私奉養而
不佐族人之急卽鵠衣鵠形操瓢轉壑略不顧
者何可勝數其或慷慨赴義能急人之阨有所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卑

王氏集古帖跋

故叅議灤川王公以勤事殞 天子嘉其忠爲
賜祭增秩後以子少司徒貴贈如其官海內學
士大夫稱述盛美連篇累帙而余以蕪陋亦僭
爲公銘其墓道之碑其孫中丞公亦旣哀而集
之矣乃又搜古法書自晉右軍大令至唐顏柳
輩凡數家摘抉剪剔繩連櫛比點畫波拂竝出
手摹嚆何其勤也昔周君牙纘祖考之續紀於
太常衛孔父稱先祖之美銘之彝鼎國寶家珍
咸有寄托然千載而下皆湮滅無存而獸宣王
賜聞堂集 卷之十八 卑

石鼓之文至今歲之國學豈非古文奇字與琬
琰竝流天壤俱敝者哉晉唐名家之書世所艷
慕片楮隻字墮落人間者不啻隋珠和璧美則
愛愛則傳必得之數也中丞公敦不匱之思切
如存之感不假器物而寓之法書使人悅目醉
心把玩不能去手而灤川公之純忠大節鴻茂
茂勛與之永永流傳終古不墜比於太常彝鼎
不亦偉乎彼魏暮之笏范喬之硯又其眇小者
耳余故綴數語其後以明王氏之世德中丞公

之至孝令觀者可以興焉

題王氏族譜

余少從先夫人歸寧時外王父寶榆翁方以齒德爲里中祭酒而舅氏故廷評蔭榆公文學虛谷公皆子視余若倚以爲一宅相者余故習王氏世系頗悉吳俗輕靡浮蕩故鮮世家不講于氏族之學有崛起隆貴而不知其所自出者余深病之王氏入國朝以匠役編戶例不得析克別籍故雖生齒繁浩而聚族不分其譜系犁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里

然具在皇甫氏諸公題識可徵信也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乘別生分類報本反始皆係于斯然穆伯所稱不朽者以世德不以世祿王氏卽不甚顯而月旦所推崇縉紳所獎借殆無間然其德義足表于當世將來福澤未艾也余故綴數語其後以畀中表弟某令櫝而藏之以永其傳云

辨

子游祠辨

竊惟子游生于常熟專祠故在縣中明載郡志

其來尚矣乃郡城之祠則廢舉不常遷徙不一

初在雍熙寺後旣又改建于樂橋之東有學道

得人二坊可據旣又徙於錦帆涇上尋廢嘉靖

初太守胡公纘宗講學于景德廢寺奉子游像

于中名爲學道書院此時原爲講學不爲建祠

故不稱祠而稱書院後燬于火遂設牌位于共

學塾而遺址改爲公署初爲督糧道祠爲撫院

及院署又燬于火荒閒久之太守蔡公某稍加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里

修葺聚徒講學于其中名曰中吳書院此時原無神位亦不稱祠書院亦名中吳不名學道則此乃書院之地而非子游之祠明矣萬曆七年奉旨拆毀書院通行海內不止江南在蘇有中吳書院在松有九峰書院在常有龍城書院在鎮有道宗書院事同一體於時縣呈之府府之道道呈之兩臺查勘明實始行開報覆核無異始行具題明旨旣下始行拆毀部文旣到始行召佃時則里民范椿等家承佃在先及萬

曆九年復奉 旨增直里民力不能辦然後歸之寒家有本縣帖文可證既毀之後磚瓦木植盡以修理公廨止存空地一區地已辦糧編在里甲價已輸官解歸戶部有本府帖文可查則此乃佃書院之地而非佃子游之祠明矣萬曆甲申鄉人有爲生言書院雖廢言祠當創者因查學道得人二坊原係言祠舊蹟湮滅日久欲行修復惟此爲宜乃白之兩臺倡義捐金買宅卜建俾廟貌久廢而復新祭典久缺而復舉子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四

孫久散而復收事具王司寇碑記中當時費出於有司者什二費出於寒家者什八無非爲先賢祠專祠爲鄉里崇義舉其爲創子游之祠而非侵子游之祠明矣由前則爲旣焚旣徙荒閒廢斥之區原非專祠由後則爲奉 旨奉文召佃營業之地原非私占由今則有已創已成瞻承裸獻之宇亦非無所依歸此閭閻所共見縉紳所共知也今蒙加意先賢清查舊址具見崇儒重道修廢舉墜盛心但書院之與專祠廢舉

有輕重召佃之與侵占事體有公私仍舊之與更新成功有難易一蒙審察便自了然用是備陳始末緣由溷干清聽伏望綠法推情循名核實仰稽先年之 明旨而勿疑其私意俯采有司之公議而毋入于先言幸甚荷甚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五

雜著

祛倦鬼文

歲丙辰久荒於嬉將理舊業時手一編輒復困倦倦則復廢書如是者累月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柳罵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矢文以祛之詞曰噫吾語汝大塊委蛻洪鈞鑄形孕精毓秀篤生斯人攝以陰陽調以五行充以元氣運以元神戴圓履方含聰蓄明壯以股肱利於屈伸五官奉職

福壽康寧昔在神禹胼胝如脂亦越姬文宴朝
及晏公旦几几夜以繼日宣父皇皇不寢忘食
彼誠至人爾不能入予獨何辜爾不相恤維爾
之來默默冥冥非虺非螫無狀無聲不寢而夢
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歎而呻若浮雲而未墜
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倏焉如兀欲仰更俯
求昂反屈若南郭子俛几而坐北宮子喪志而
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睫欲睜回瞬成黑昌
黎爲之昏花步兵爲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擊如

賜開堂集

卷之十八

聖

維將掉臂而徙倚欲撫掌而離披墜何郎之筆
落司馬之杯入人之足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
乘比寸步於登天李白安能脫靴於內陞謝安
何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青絳浩穢玉筍陳編誦
不能句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茫然非右軍
之坦腹何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估偃微
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瀟漫遂
使尹文之坐習達磨之逃禪凡此之類倦態不
一寔爾之故伊予之感吾欲終南制汝而不能

越巫索汝而不得吾將抽戈淬刃懸桃薦棘出
子于莽決之野渡子於逍遙之域子胡不歸爾
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速去速去無留我側
言訖坐而復起見有一人揚然勃然魁肩弛臂
垂頭曳踵而來顧余言曰我非爾仇爾胡我責
適聞詈言令我氣噎爾不聞大明升而群陰伏
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蟬蛸之出必以陰冥魑
魅之見必以無人呂雉衰而蒼犬撼腋晉侯蠱
而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乎

賜開堂集

卷之十八

聖

見侵爾志則不立而我是咎學則不專而我是
嗔何責人之苛而恕已之昏歟吾以安靜爲體
柔廢爲形入乎優游之室憇乎偃仆之林不與
精強者爲伍而與懈怠者爲朋銳健者吾即與
之絕安閒者吾即與之親昔者董子下帷吾不
窺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持錐吾即
避其銳匡衡竊照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棲雪案
影伴螢燈啖黃齋而不飽撫圓枕而長驚若此
者吾即望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落

鬼之夫食厭梁肉服羞羅綺游娛既暇歌舞方
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憇息而少安甚與我
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便目前之逸
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閒過白日之
駒每欠伸而無措遂與我而相依蓋吾畏避者
如彼而狎暱者如斯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
銀海茫洋玉樓阗頽心隨鴻鵠以俱往神偕蜩
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
顛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

賜閒堂集

卷之十八

哭

謂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祛耶則爵茶
之令誰何爾何不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銳
意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桃弧吾即與子而永絕
安能復受子之刀刀乎言已不見子亦驚覺神
耶鬼耶乃爾訓告振衣拭目敬謝聞教

賜閒堂集卷之十八

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十九

男用懋校

神道碑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端陳公神
道碑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公神道碑銘

贈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王公神道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一

碑銘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全公神道碑

銘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陽沈

公神道碑銘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公合葬神道碑銘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十九

終

賜聞堂集卷之十九

神道碑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端陳公神道碑銘

萬曆十有四年夏六月翰林學士日講官臣于陛言先臣以勤用經術事 先皇于潛邸致位丞弼未及年而去徼 上之靈守田間以老而上過錫之異渥而存之家蓋先臣感泣謂臣老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二

臣無以報國而趣入侍成吾志臣用是執經左右不敢言私乃不自意先臣遽棄臣也惟上幸哀臣惠恤死者而賁諸幽 上若曰是惟皇考舊學弼臣其從優典乃 輟一日視朝賜諭祭爲壇十有一墓給水衡錢以行人董其事贈太保謚文端仍給學士君道里費學士君歸旣卜吉以戊子某月日墓公于 賜塋棲樂山之麓而以墓道之碑屬余詞余昔從館閣事公而善學士君則敬諾爲叙次其事如左公諱

以勤字逸甫別號松谷又稱青居山人其先出宋秦公自閩中徙南充居水西里始祖彥良元至正間有興祖者距公八世數傳皆受農業至公高祖紀始業儒爲諸生紀生衡大理府學訓導衡生信貢爲太學生皆以戴氏禮世其家信生四子長大道起家進士終慶陽府判次大策號叢山娶王氏生公自訓導至叢山公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異端雅識者知其偉器稍長益肆力問學能古文詞有日者判公當爲名宰父喜曰有如兒擢第爲名邑宰幸甚公笑曰等宰耳安知不宰天下乎父大奇之年十八補郡諸生嘉靖丁酉舉鄉試辛丑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討詔簡詞臣五人典誥勅公與其選尋充會典纂修官己酉以母喪歸壬子復除充 裕邸講讀官丙辰滿九年考選修撰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庚申以父喪歸癸亥復除仍典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三

誥勅甲子遷侍讀學士掌院事揔校永樂大典
尋遷太常卿管國子監祭酒事乙丑擢禮部右
侍郎尋轉左丙寅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教庶吉士 穆皇登極之元禋命公以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揔裁 世廟
實錄同知 經筵事大典成加太子太保進兼
武英殿大學士戊辰以 大慶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庚午一品滿考 賜羊酒鈔錠廕一子中
書舍人其年乞休 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三

家大人者何新鄭對不中祭公正色曰是安得
不根之言而稱之 上初名 殿下以元加土
其爲承乾御寓之義甚明故事 親王講讀用
檢討而尊公獨參用編修以示崇異 聖志先
定尊公默而成之此 殿下所明也又何惑焉
分宜意乃釋凡侍 裕邸九年備盡忠懇 穆
皇嘗大書忠貞及啓發弘多字以賜旣 踐祚
召見錫賚有加公自以舊臣受眷知思有以開
發 聖心補益新政乃疏陳謹始要務曰定志
保位畏天法 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
言凡十事上之舉朝歛衽稱服以比于姚崇要
說云 今上以六齡正位東宮旣畢賀召公等
前勞苦之公仰觀 睿姿出而手額曰 宗社
萬年慶也時升儲大議則公與贊成之公在政
府處華亭新鄭間兩家尋端修卻相攻擊如仇
而公屹然中立無所比附竟兩公去無幾微及
公公嘗言 朝廷置輔設參本爲協恭體國或
專復不受言或引嫌不肯盡言皆非也又言輔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四

弼之任惟以威福歸 主上公議付大廷虛心
潔已提綱挈維蠲煩苛抑躁競毋空取 祖宗
約束而紛更之恬然而天下理矣古之豪傑無
矜功衛名之心而功名附之若沾沾自喜務爲
多事則何功名之有維時朝藹寧一海宇又安
公匡贊之力爲多 穆皇旣恭默不言罕所決
事而貴近多緣內降得橫恩公憂形于色乃上
勵精修政四事請 上曰御便殿省覽諸司章
奏時有所予奪操縱以收大權或延見大臣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五
以政事使口對狀以觀其人且以決去壅蔽如
貴近干請 旨從中降者漸不可長宜一切裁
諭使知畏法 上意稍悟事方施行不果時論
惜之內江旣相銳意有爲與新鄭相引重然趣
舍異意內實相矛盾而或陰搆其間樞機之地
斷斷如也公燭見其微遂有歸志猶以荷 上
恩厚義不忍秦越時政緘默以行乃疏陳六事
曰慎擢用酌久任處賊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
穀 上以其深切治理下所司行之其秋遂乞

骸骨有詣公留行者公謝曰若知夫燕客乎或
主人意怠而尚留連或罵坐去孰與夫威儀秩
秩一辭而退之爲有禮也疏四上 上察公誠
懇乃許之仍 賜璽書給驛遣行人護行有司
致月廩歲役 恩禮優渥近世罕儷焉當是時
公年甫六十強壯甚 上方虛心毗倚海內喁
喁幾以爲首揆安危之望係公未有纖芥瑕類
牴牾不相入之勢也而公先幾遠引獨行其意
確乎不可奪蓋天下翕然以大臣之節歸公亡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六
何內江以爭事去明年興化以逼去又明年新
鄭得罪乘牛車出國門彷徨自失乃歎曰南充
公眞聖人也公旣歸田脩然有以自樂時時葛
巾羽氅徜徉隴畝間人不知其台輔而間及時
事輒有繫于中或聞端人進用喜動眉宇有不
當未嘗不感頌也公年七十學士君請急歸省
上特念公賜綺幣寶鑑命撫按官具禮存問時
以爲榮又六年以疾卒公貌古氣清襟度宏博
望而知爲鉅人長者與人交洞見底裏而畛域

截然人莫能窺其際議論常持重度不中不發
發必破的生平嗜古書畫焚器至其自奉布衣
蔬食澹如也其學以倫紀爲大宗操修爲實地
謂古人盛德必自矜細行動小物始堯舜君民
事業必自一介不取予始見世儒高視濶步侈
談性命之說則掩耳不願聽曰吾曾童而受書
白首不能躬蹈一二安事高遠且學者身心事
耳聞修實踐當使不愧屋漏而暇立門戶銜聲
名耶有咲公爲迂者公聞之曰作法于迂其弊
賜開堂集 卷之十九 七
猶通作法于通流沔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
乎公曰名者實之賓也無實之名如電光蜺采
標幟何益如其實也猶日月星辰萬古長在昔
人所爲垂竹帛銘彝鼎皆是物也如之何不好
故公立朝三十年獨以方廉誠直游于馳騫戰
鬪之中凝然不撓矜然不滓上以結知 人主
而下孚信于士大夫至其裋躬處家言動皆可
師法蓋其所得于學者正也公文初宗馬遷已
學曾南豐既參大政不復修詞人業而獨采古

今名臣行事可紀之跡彙而書之若身處其地
而爲之深念者歸田以後間取釋氏書讀之曰
吾輩已老還真歸源畢竟在是然少年不必觀
觀則機鋒易入或至遺世務忽細檢不可不慎
也其遠識如此所著有青居山房稿若干卷學
約若干卷藏于家公生以正德辛未卒以萬曆
丙戌享年七十有六公之生也母夫人夢一星
如月光燭庭戶間有神人冉冉下雲中授之研
而卒之前一日有大星墜西南一郡皆驚及公
賜開堂集 卷之十九 八
生平雅夢日星河漢卿雲鸞鶴幡幢之狀術者
曰公殆從星宿間謫也于古有之傳說乘箕申
甫降嶽皆以名世之英叶符應運起而翼太平
恢鴻業公所謂其人非耶然乃健而乞身遇而
解職天若有靳于公者何也公年垂大耋不爲
不壽位歷三事不爲不崇身荷寵榮父子世其
經術不爲不盛而縉紳之論獨以相業未竟咨
咨歎息于公然公旣已完節令終而又以其餘
留之學士君使紹其遺業天果有靳于公乎殆

薦之矣嗚呼公娶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側室賈氏寔生學士君以子貴贈某人學士君娶王氏左都御史南岷公姪女他詩在狀中不具載銘曰陳于蜀中代有顯融碩大以蕃萃于南充有倬少傳世其經術中秘受書承明載筆乃腐妙簡斐迪儲閣銷鑿于潛翼龍以飛 帝曰舊學汝遂予輔爲殷甘盤爲周山甫便宜陳事要說納忠漢之魏相唐之姚崇公在樞機閭閻侃侃和若美調毅若斧斷靜若山峙虛若淵渟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九

不競不綈何功何名同舟輔車疑角齟齬公屹其中如瀾斯砥彼有矛盾此有棘矜公曰去之如鴻斯冥物望咸歸 宸衷攸注安危係公公不返顧戒陂于平見著于微明指煌煌惟公庶幾自公之歸衍衍飲食朝無典刑鄉有耆碩帝懷舊德倅來命寧干旄在閭玄黃在庭公亦有子在 帝之所嚬命而馳來歸將父躬受多祉世濟其休遂棄人間與造物游公始星精叶符名世夢則公生墜則公逝降嶽乘箕于古有

之公神在天人有餘思豈不尊榮豈不壽考鴻烈訐謨厥施未究疇則究之伊陟巫賢有大其繼有永其傳崇岡樂丘 天子所賜坊如斧如公宅于是明德茂功令聞不忘刻詩貞珉昭示無疆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公神道碑銘

萬曆戊子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少保大司馬蒲坂王公卒于里第其伯子謙爲臧方郎泣而言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十

于朝 上若曰是惟無黨不二心之臣捍疆圉綏國家卓有成績其視功載優卹如令乃 詔贈太保謚襄毅廕一子胄學 賜祭九壇遣官治墓而職方君以墓隧之石未刻也來徵余言余時以疆事蒙誹辭未暇再踰年旣解職去乃克爲之蓋余逮事 世穆兩朝承乏 國史竊覩記嘉靖中虜數盜邊起漁陽盡涸泉張掖分三大部而俺荅最桀黠誘致緣邊遁人趙全等居之板升爲耳目指使每入犯必饜飽以出而

庚戌之變至薄都城踐陵寢破州屠邑所過爲丘墟天子督過文武大吏逮繫誅死相屬然莫能制也而莊皇帝時虜酋悔禍歸命闕庭解辮交臂而受約束則自公總督宣大始俺荅之孫曰把漢那吉者以內卻來降公納之曰此天授我也因熟計其便者三如虜按兵坐索則令以全等爲市陰散其黨便一如以兵挾求則嬰城固守示之必殺以制其命便二即棄不顧則如漢置屬國故事異時與俺酋諸子角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立其勢自分便三乃具言狀下部覆請詔官把漢那吉爲指揮使撫馭機宜悉如公畫俺酋果分道大入索降者公堅壁不與戰伺其懈縱奇兵左右擊之重兵遏其前一日七戰所殺傷過當虜氣大沮乃使使數輩來言歸吾孫矢不近塞已又言歸吾孫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盛陳兵仗召使者立庭下出把漢示之因讓之曰而酋不念而孫欲速之死耶而以全等故構繫中國而孫來上賁不誅厚撫之恩至大

而何惜叛人不執以謝過耶且而孫與全等孰親因遣一偏將軍諭指俺酋感泣謝受封通貢保塞爲外臣遂縛全等九人獻俘闕下磔于市公謂俺酋雖臣服不犯大同然其子姓部落甚衆非盡入羈縻令東市西犯謾詞諉責以愚我非笑也則令俺酋籠致諸部部酋皆報如約公乃爲會奏條陳錫封號等八事衆論譁然不可章日數上上詔廷臣集議之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無敢堅決公聞而嘆曰絕虜易耳幾會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十二

一失難可復得奈何令九邊繹騷無已時且虜懷德內嚮非有所要脅市與開原廣寧等非創制也夫言者乃以舌戰與耳食何異利害獨身任之執政咸是公議因講帷面奏計乃定有司按承樂中封三王故事勅封俺荅爲順義王諸部酋授官有差公臨邊宣上威德定約束諸酋羅拜歡呼奉表謝貢馬五百有奇其上駟以實內廐餘留邊給軍歲市馬牛羊以萬億計陝西貢馬附宣大入其市准宣大一如公策

上乃祭告 郊廟 御殿受賀自是虜歲貢入市受撫賞以爲常俺答死其子若孫再嗣王封皆遵奉法程無二志邊境銷烽臥鼓殆二十年歲省大司農金錢數十萬則公之功爲多始那吉來降或謂如左伊秩訾詐未可信其歸也則慮如悉怛謀阻向化心市馬則稱引嘉靖中事謂旦夕必渝盟徒以召侮議撫賞則比于漢致金縮宋納幣詘體隳重而公皆抗言折之以身負荷卒決大計安利國家盖至于西陲久安軍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三

中貴人部校中貴人嚙之欲中以事遣邏卒伺其門終無所得分宜構陷貴溪獄具公不署名時服其正尋出知安慶府丁外艱服闋補汝寧大盜師尚詔起公計戮其渠率郡賴以完會訊伊藩法其左右羣小歸所侵民田伊藩憾甚誣奏公不能害也秩滿擢常鎮兵備副使常鎮之有兵備自公始以倭故公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間出海殲倭二百餘級尋丁繼母憂起補陝西鄜延兵備轉參政亡何擢按察使 秦王家兒暴橫長安中公語長史吾用惠文彈治此曹不難難者株連王耳王聞使人謝過從是斂戢再踰年擢河南右布政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至則嚴飭秋防繕塞自花馬池至平虜城聯絡以拒虜約諸將令家丁與軍士同甘苦功罪共之無偏私人人感奮虜犯清水營遣帥弼擊走之乃以間引河水溉田朔書院羣諸生講業焉虜憚公東徙寇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提兵救之存其危城絕口不言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四

功故不錄秩滿擢右副都御史尋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首陳四鎮便宜十事又延寧要務八事皆得請覈實舉行旌旗辟囂皆變虜三入遣將尙將一奎將龍擊走之仍命龍等出長城二百餘里擣虜巢穴覆之復遣兵徂伺破之靖虜衛虜嚙指出血謂公天神益復遠塞又發兵勦桑園盜平之擢右都御史時宣大虜患最劇上命公以原官移鎮宣大公手疏言六事其最切者曰備內郡曰革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五

紛議皆報允虜易公新至悉精騎攻五堡公拒却之東虜虛聲犯薊檄公應援公若弗聞也者虜卒解散及把漢內附封貢之議定邊境既安而公益以修邊練兵積穀爲務凡四報工程墾田二十餘萬畝其馭虜施設變化人莫能測虜奉朔僧戒殺欲西迎佛因而許之黃酋跳梁因問其父子令各自爲備及內困請降則好語慰之拒弗內也終其身亦無它其善操縱多此類公歷邊鎮最久熟諳虜情孳孳戰守之務在

寧夏斬首虜二百五十餘級鹵獲無美修邊垣三萬七千二百餘丈督陝西時斬首七百六十餘級鹵獲無美修邊六百餘里城堡墩臺稱之其始鎮宣大斬首虜四十六級鹵獲四千餘虜既款罷戰而修邊至一千六百餘里招降殆五千人蓋戰伐則尚首功羈縻則先內備其勢然也遣大臣閱邊還皆推公賜勅褒賚上念公久勞召還協理京營營務振舉尋改刑部尚書數讞疑獄法都中宿猾之爲民害者御史言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六

事侵當塗有旨諭成公持不可曰祖宗設言官罪不言不罪敢言此于法不當戍忤旨切責已改兵部尚書且一品再考而言者遂承望詆公上持其章不下公抗疏求去三上彌懇詔許之給驛以行自公數歷中外受誥封者五特勅獎勵者一加俸者再中官就第賜勞者再廕錦衣世千戶者一國子生五因事賞賚白金文綺麟蟒章服之賜不可勝數最後以扯齒嗣封追敘公首事勞晉原廕正千戶一

階爲指揮僉事仍 詔有司存問隆恩異數于
人臣寡二云公里居十有二年乃卒距生正德
乙亥年七十有四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
二長即職方郎謙次官生兼孫男六人所著有
山堂彙稿歸與漫稿及諸奏議若干卷行于世
以某年月日葬于郡東十里峨嵋之原公之孝
友篤于家庭行誼布于閭里及姻族姓氏詳在
楊太史元祥狀中不具載載其大者公有女適
都督同知楊俊卿元祥其子公之外孫也銘曰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七

周稱方叔克壯其猷晉利和戎寔維絳謀嘉隆
之間徽猷孔熾有赫 皇威以督疆吏桓桓司
馬允武允文英聲茂實卓爾不羣仗鉞擁旄陳
師鞠旅自西自北不遑啓處蠢爾內訌踊躍用
兵銳其喙矣莫我敢撓胡雛突來回面屈膝公
曰天授機不可失終纓賈餌策將安施曷若犬
羊來就羈縻發言盈廷譁如沸鼎公披腹心握
其要領單于左賢聿來獻琛解辯受約不叛不
侵執訊獻俘伏我斧鑕九塞弢戈四郊息燧當

其首事人持兩端決疑定紛執如公難非常之
原衆情所懼訐謫石盡執如公豫 帝曰休哉
時維盡臣穹階異數庸答茂勳公還立朝垂紳
正色王之爪牙邦之司直既倦而休鳳翥鴻冥
朝寡純德鄉有典刑公如長城險固萬里屹然
金湯安危所倚公如喬岳坐鎮八區膚寸崇朝
膏澤所需天不慙遺 帝有殊錫封疆之思邦
家之戚虞都鄭谷公有菟裘將作經營公有樂
丘生也有涯功施罔極于千百年過者必式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六

碑銘

贈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王公神道

石溪王公者今東閣大學士山陰公之父也閣
學公舉于鄉之明年而石溪公卒卒三年而閣
學公登仕仕十有七年而簡入政府爲今官蓋
聿三奉 恩詔用史官宮秩贈石溪公爲郎爲
大夫至其輔政之踰年而以內艱歸也疏請
上言臣任事日淺不及以臣官貶二親然微
特恩恤死者使臣得歸奉窆臣死且不歸

上特允之乃予三品 誥及祭葬護行營兆凡
兩遣官于是石溪公得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母韓淑人閣學公感泣爲余
言 上幸不遺草莽榮賁先人 德至厚宜得
子銘以弘昭 主上之靈既而耀來者余不敢
辭謹據劉宮庶狀詮次如右按公諱憲武字
克定石溪其別號也其先由太原析居京兆有
長眉王氏者以材官隸龍江左衛後戍雲中遂
爲山陰人七世祖顯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得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五
林生冲朝邑尉冲生縉令臨邑有聲沒祀社宮
縉三子而儒官朝用者爲公父今用閣學公貴
贈如其官妣趙淑人舉四男公爲仲少儻有
大志伯跡弛句資無節傾父資者什七八父乃
推產畀公屬二季焉而子錢家日操券徵負伯
遁走公年舞象即攝家事且耕且讀內奉菽水
權而外拮据償責終不令父知也弱冠補邑諸
生里父韓翁者雅視偉公字以女比嫁而奩資
浮于徵幣公悉辭焉他日使人張之又謝弗納

曰終不以書生困故而受外家資于是韓翁家
益嚴重公而是時諸倩並稱豪雋顧無不折節
下石溪公者公自訟曰已則不競而欲多上人
乎乃讀書南山之僧舍刻意自苦不丙夜不休
是歲試廩學官其後輒試輒高等而諸達士就
山中都授斌斌皆雁行前督學使者殊賞異之
儒官翁老失明公歸侍子舍次第室二季又歲
時問遺女兄弟家以適父意父沒而家指日繁
訓育昏娶悉倚辦公一日伯將二子羸身歸公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五
前持大慟解衣衣之酌酒勞之絕不及廢箸事
復割田宅以居之公幹局精敏未嘗以家故廢
學顧數奇不第而以歲貢當授學官聞閣學公
得雋遂攝衣歸日置酒高會爲樂竟踰年而卒
公脩幹美髯丰神峻整諸子勝衣冠者在側無
敢情容出行里中人多辟易曰王先生來其以
嚴見憚如此每大吏行縣問諸生公占對便宜
侃侃無所避嘗以輪輓僦費病民庭折度支即
郎不能難又拒督帥遊兵之夜叩關者帥至詰

主名公前曰虜方壓境而偏師胡服頗磔人于郊暮夜何知敢不奔問城守是時軍士頗邀殺老弱爲首功故公語侵之而帥益恚甚欲齟齬言者會監司白其狀乃解而公名益重性復慨慷專趨人之急而立義較然不以利傷行宗人瓜分絕產還公故業公曰吾方哀其絕而忍利其遺乎却之姊婿張輿疾詣門醫藥棺殮傾身爲之經紀族婦陷虜脫歸輒瘞且死公憐而收育擇良儷歸之逆旅主人聘而未娶其家亡徙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主

塞下更鬻女公陰持錢布與贖而不告所費其輕財好義多此類平生惡訐人私間之耳欲爲洗曰奈何藉他人是非爲口實行酒乎鬼神忌之矣聞者服其言公生正德己巳卒嘉靖乙丑享年五十有六韓淑人與公攻苦食淡訓閣學公髫時愛勞備至先公二十四年卒繼梁氏七年卒繼景氏公嘗自言吾三娶而知婦德之難梁施而不蓄景蓄而不施意歎韓淑人云然終佐公立家者景也韓淑人一子即閣學公娶霍

繼李贈封俱淑人景二子家璽廩生娶郭繼李繼張家楫娶霍孫男九孫女四曾孫男三以某年月日葬公周莊南嶺勅建之塋三配祔焉余聞之有德司契無德司徹石溪公積善禔躬不名一行却奩還產似狷倜儻好施似俠抗言庭辨似直惡稱人惡似厚大都仁心爲質引義忼慨古稱名德長者非耶閣學公介靖端亮資父以相天子爲時名輔子姓簪纓不絕若持左契豈非天乎余故銘之爲修德者立幟焉銘曰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主

有赫巨宗太原之裔徙家雲中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帝賚忠良亦有賢父長發其祥洵美王公被褐懷玉經明行修孝友嫺睦眷令在原兄弟孔懷存亡死生種德無涯熊車有訊一士謬謬臯比坐論片言折角彥方範俗龍門著書學者負牆行者望廬白首青氈曾不掌故居然生子爲時名佐若金汝礪若川汝舟厥有義方弓冶箕裘惟帝特恩非時予誥卹典攸隆加籙賜兆隧而相見三媛從之被此漏泉知與

不知堂有植槐墓有宿艸永言世德豐碑在道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全公神道碑

銘

余入詞林則聞長老諸先生亟稱少司空全公之賢也公沒且二十餘年墓木拱矣其孫天敘今翰林編修虛隧首之石圖所以不朽公者而屬余爲役余既心嚮往公重以編修君之請義不得辭按狀全氏自漢桂陽太守柔以避亂家錢唐子琮封錢唐侯而全遂著稱江左越二十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重

七世當宋光宗朝曰權者以侍御史改青州同知乃卜居鄆之光溪是爲鄆全氏始祖子二曰鼎曰俎以兩朝戚畹益貴重入勝國無仕者明興始稍稍受職蓋從青州公十數傳而生澹菴公倫博雅方正里人嚴事之即公曾祖也倫生文瑜文瑜生政學者稱南川先生繇歲薦爲博士所至甚得士心後以公貴封翰林院檢討配宋封太孺人生丈夫子四公其仲也公諱元立字汝德別號九山生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

諸名詰從南川先生游者一見皆嗟異或以經

史大義難公公條荅神駛諸公心器之弱冠試

有司高等府倅某者館公衙齋館人病且殆公

從戶外來扶持者悅忽聞鬼語云全公至矣謹

避之公試爲朱書懸於寢病隨愈人以是愈奇

公嘉靖乙酉舉鄉試三上公車不錄乙未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酉授檢討辛丑充會試

同考官所舉二十餘曹多名士尋宅南川先生

憂哀毀骨立服闋補原官同修會典戊申滿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重

九載考進修撰辛亥開封魯藩藩以例厚餉公公立謝之去王故雅重公爲題九山圖以贈曰茲無點太史裝也癸丑復同考會試得人如初先是河套議起分宜忤督撫曾公銑譖上逮論死并傾貴溪次第辟西市舉朝冤之莫敢有言者公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大抵暴分宜橫狀比楊忠愍就辟公益極詆分宜訟言于朝貢諛者輒以聞分宜怒甚屬所

私刺公陰事卒無所得丙辰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時論率少留曹散地而公獨念太孺人春秋高省侍良便輒欣然歸歸欲請告留膝下太孺人不可乃往就列尋具疏乞歸不允已未遷南京太常寺卿寺所領歲祀九十餘視

國初時有沿習廢弛者公至則戒百執事廩廩修職惟謹耳目一新郊壇遍振武衛衛士穿堦垣爲捷徑公驚嘆曰此何地也而令若是遂繚以崇垣懸令踰越者治罪間有犯者治如約諸

賜簡堂集

卷之十九

三

衛士鼓煽加橫語危公公屹不爲動群譁帖然樂舞生某者以宣淫敗詞連勲貴人勲貴人居間欲寢其罰公曰吾不特惠文議勲貴人後幸矣奈何復撓吾法卒不許南光祿缺卿太宰難其攝乃以屬公公署光祿事井井如家裁庖丁汰冗食清幕僚乾沒者歲贏金錢若干著爲令辛酉遷南京工部右侍郎所領水衡筦榷將作諸務較他曹稍劇公左右大司空百度綜核端於節慎無異太常光祿時也居數月以入賀行

會歲旱言官以故事請兩都大臣當自劾公笑曰太孺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搖搖懸旌也維王父慎菴公缺然恩命故忍而及今度吾車生耳不復能有所張樹業且休矣遂抗疏乞歸上意猶難公去而分宜乘間擠公得旨許致仕分宜謂公所親曰爲我訊全侍郎能悉歸田故否公撫掌荅曰乞休得休豈相見哉先民有言懷仁負義天下悅阿意順旨要領絕第爲我謝嚴公勉旃自愛比分

賜簡堂集

卷之十九

三

宜敗輿論謂公且旦夕召乃公執太孺人喪寢疾不起矣公長髯修幹風神俊爽望而知其爲偉人自少以簡重練達見推先輩及敷歷旣久該洽絕倫遇事輒迎刃而辦寓內北中虜南中倭軍興戰守動操前箸而當事者柄鑿公無所見奇往往形之歌詠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守史官二十年以文章爲職業宏蔚爾雅登作者之壇有集若干卷藏于笥謝政歸髮且斑白益嚴奉太孺人出必告反必面歲時舉觴不得太

孺人色喜則不樂太孺人屬病公徂秋涉春不解帶藥餌必親嘗即諸子息更前侍太孺人太孺人心不得公則亦不樂及喪太孺人一如喪南川公竟以積毀死世稱公純孝云生平無他嗜好雅不問家人產垣屋數椽與伯仲白首相向奉庾所入爲內外諸懿親舉火者常什五也雅性耿直負節繫疾首嬖妬無問尊官貴游稍不當意即正色譙讓不少借公嘗典教內侍故事多煦煦優容之公獨侃侃有弗率者夏楚不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主

貸比編修君步公武典教有長年巨壻譚之動色云噫若公者即才不究施位不滿德乃忠義慷慨身任倫常亦既較然暴於世矣老成雖謝謂典刑尚存非耶公生于弘治某年卒于嘉靖某年春秋六十有八元配徐氏贈孺人繼管氏繼丁氏封孺人子男四某某某女二孫男八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二人公之卒也戒子孫毋丐恩澤守臣不以聞及莊皇帝在宥公子少愚等始伏闕請卹詔予祭葬如

制久之乃克奉公塋于同谷山之陽時萬曆丁丑正月某日也銘曰全自漢侯始振其闕後遷于鄞昌延濬發宋爲戚里元爲逸民奕奕熙朝乃有哲人洵美司空起家經術天祿承明燃藜載筆豈惟載筆侍從優游國紀朝常公與其憂場竄憑城忠賢在辟爲詞籲天義形于色留垣散地公處而安養不違親仕不擇官奉常司宰所至而辦謂公儒臣公則通練敘遷亡何翩然長辭豈不懷恩止或尼之進退綽然始終一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天

節如砥于瀾如白于涅棘人樂樂乃反其真以直去國以孝殞身位不溢才年不配德嗚然典刑爲世楷式賜塋崔嵬公宅于斯千秋勿傷視此銘詩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陽沈公神道碑銘

御史大夫王陽沈公既卒其孤方伯君某等將樹碑墓道而徵余辭公鉅人長者余雅故推轂自藩伯至右司馬方伯大用被護南徙以憂去

久之始起家奉常納言遲廻數載而有留臺之命公遂引疾歸亡何卒論者咸咨嗟用公之晚而悲公之不竟其施也余故序次公生平行事爲之碑按狀公諱子木字汝楠玉陽其號湖州歸安人也沈故出隱侯爲吳興甲族其後徙竹墩里支裔日蕃稱竹墩沈氏云始徙者曰餘慶翁數傳爲守愚翁有隱德爲鄉祭酒贈通政使配談氏贈淑人生四子其三爲筠溪翁以貢仕爲別駕三更大府有能聲經術教訓名有家法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无

以公貴封工部主事廣西按察副使贈通政使配朱氏贈淑人公生有貴徵玉瑩山立自爲諸生有文譽學使者數輩率推獎踰格嘗謁某廣文廣文一見嗟異曰吾替夢神人昇大木入學宮謂此棟梁器也善治之今屬子矣是歲爲嘉靖戊午舉于鄉明年已未成進士授當塗令邑彌衝劇而俗囂獷奸吏所窟穴公以廉靖鎮之不嚴而理 景王之圖過當塗供應煩擾守惶迫欲括民財充餽公力爭之得寢而好語王傳

禁戢群下無傷賢王令名 王聞之曰是賢令也而才趣驅之母久涸茲邑也歲大侵施賑具有規畧雖災不害政聲爲畿甸甲乙擬得臺省而僅遷工部主事嘗督理工役及監造戎器內璫多漁獵其中公持法斷斷不少借所省水衡錢以巨億計而兵甲皆堅利足禦虜豐城雷公禮時爲司空歎曰藉令郎吏皆若而人者吾無憂矣河決徐沛間漕渠爲梗 上命司空衡往治而公以郎中領南河佐其役公往來行河水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无

大至幾不免而治事益不懈河成錄公勞晉秩一級尋擢知建昌郡郡故盱江民俗淳美公以寬大簡易治之日與賢士大夫譚說理學而課諸生莪科第鵲起其斷獄常依于仁恕人人洒然悅服而豪有力者或圍奪民業則峻拒之不少徇也監司陳某者常齟齬公而以墨敗中丞問公公曲爲之解中丞咲曰渠寔毀君而君左右之真長者也異時以備倭募兵事平議撤郡司馬承檄追遣兵皆鼓譟公馳單騎好諭之休

以軍法人給三月糧爲道里費衆皆感泣迸散
兩臺稱公能應變有文武才會西粵古田用兵
銓司以公爲右江兵備副使中丞殷公正茂雅
重公數用其籌策一時洛容柳城八寨諸徭以
次蕩平而懷遠縣居徭峒中故無城郭馬令者
奮欲城之諸徭恐遂殺令以叛詔督撫議剿
督臣檄公以府江戍兵討之而兵已及瓜皆散
去賊勢張甚公駐節融縣潛約大帥引兵扼其
衝尋設方畧倡勇敢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

賜開堂集

卷之十九

三

級獲縣印僇其酋幕府上功賜白金文綺擢
叅政仍領右江事羅旁之役復借公督兵勦平
之擢按察使再以功晉右布政使尋爲忌者所
中以叅政調湖廣督漕漕艘故鱗集漢口數敗
公移之武昌自是無漂溺者楚人咸德公事具
郭太史碑記已遷按察使會籍江陵家株累無
已公從中調劑持論不苟有乘機議復逮廢爵
者公言江陵之禍自足破家逮廢所犯自足以
國余亦據以請上事遂寢人以公爲知大體

能決大計遷山西右布政使尋轉左歲大旱公
做流民圖懇切言狀詔發帑金十萬賑之所
全活無筭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雁
門諸關軍務雁門直當戶塞虜王嗣封時觀望
要挾公陽不省而勅邊吏嚴爲備虜憚不敢發
卒受要束去晉宗舉橫不法公劾治之皆欽哉
一切廢弛邊務犖然具舉四境謚如凡三賜
白金文綺尋遷兵部右侍郎得代歸省遂丁父
筭溪翁憂而會閱邊使入諸者言有章劾公舉

賜開堂集

卷之十九

三

朝大爲不平公竟得南調臥家不欲出久之薦
疏狎至乃起公南太常卿尋轉通政使公言
建文帝嘗御宇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
誼不忍且文皇帝嘗命以天子禮葬近奉
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有祀而建文獨不得
祀于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祀于南都或附
食高皇帝懿文太子之側以彰大義以秩太
典禮官覆如公言不報時採權令行中璫所在
爲肅所劾治輒逮繫詔獄言官疏輒格公憂之

甚歎曰直臣氣沮矣設國事不可諱群奄之肉其足食乎乃備言羣小貪橫及閭閻困憊之狀且言諸臣章奏先後由臣司進者不可勝數而上皆置不省如水投石奈國事何臣嘗恭誦

玉音曰權宜開採曰朕心仁愛海內方翹企以俟撤止响噓而仰德澤奈何失信于天下蓋至千民不見信而隱憂伏禍有不忍言者惟上亟發留中諸疏以全大信不報會長陵明樓

火公因修省進言今中官挾利權鑿山發冢椎

賜開堂集

卷之十九

三

髓剝膚海內呻吟愁歎自監司郡守及青衿士皆無辜收繫禁獄長陵在天之靈宜不忍聞故雷火見異明樓以警皇上宜亟罷開採釋淹禁及徵召廢棄直臣除補闕員以慰羣情而回天意越明年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獨諸閹肆橫如故公又疏言臣承乏通政職在宣上德達下情俾庶政無壅乃今上下之情猶有未通者上幸罷採礦歸稅有司而以奄永一疏憲繫縣令是益之橫也且推陞行取業奉

成命而考選故久不行臺諫闕員直指罷遣或滿不得代或虛無人而候選諸臣勞瘁尤甚外則藩臬郡守不得除補有司歷俸最久不得轉遷此皆下情之不通者也會河工告急水衡錢不繼公又請發內帑詞極剴切公前後疏凡數十上皆匡君經國大計文多不載載其大指如此公在通政七年所調護善類銷戢邪萌甚眾願久不得遷而公自顧老矣數上章乞骸骨上不許而有南臺之命公遂卧家不行亡何卒

賜開堂集

卷之十九

三

卒時無他言惟諄諄國事戒子孫勿請恩卹而已公篤于內行事篤溪翁以壽終孝敬備飭奉後母陸淑人甚謹于諸弟甚愛而季子來服公教以科第顯宗黨待以舉火者甚眾始釋褐即務儉約尚恬退嘗曰驅聲利則志羶競豪華則精散廣徵逐則慮蔽吾知守家訓耳已時以爲名言歷官營職所與除皆可爲式晚年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而不斬爲名即世局變幻時態涼燠百端公屹立其間泊如也教諸子嚴而有

度居常稱引石韋柳寶諸家以爲楷則故兩子並登第而方伯君方以猷望騰蔚顯庸未艾嗚呼公所謂始終完節鉅人長者非耶公娶某氏贈淑人生嘉靖戊子卒萬曆己酉年八十有二子四長儼炤大名府通判次儼煇南工部郎中次儼炳福建右布政使次儼烜貢生其姻屬皆名族詳志狀中不具著公卒之明年某月日葬郡城某方下棉之阡合某淑人兆銘曰隱侯遺澤奕世昌延顯允沈公克紹其傳蔚矣國華卓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五

然時傑材任棟梁神夢斯叶出爲茂宰入爲望郎良馬五之仁風載揚秉憲即戎執訊獲醜菁峒百蠻崩角稽首周踐藩臬遂陟中丞未雨綢繆三晉戢寧擢貳祁父肅共武服或慕間之公歸不復薦牘交揚推轂賜環乃起奉常乃遷納言夙夜在公出納惟允不縱不苛矢竭忠悃橫璫漁利黷輸吾民公有危言不憚批鱗刑政乖違災眚告異公有論建關國大計留臺峻秩脫屣若遺訐謨遠猷也鬱未施公之提身謙和粹

白公之立朝忠厚正直高標山岳令聞圭璋譬彼鼎呂增重巖廊天不憖遺遽返真宅耆俊云三邦家之戚 皇有卹恩以表忠賢勒詩穹碑千禩勿諼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公合葬神道碑銘

今少傅大學士新安許公始舉于鄉而其父心諼公母汪夫人相繼卒卒之三年而少傅公登朝以經術侍帷幄出入二十餘年至今官其以

賜閒堂集

卷之十九

五

一品考績也 上甚嘉悅命增秩廕子予三代誥公疏辭言臣無功待罪密勿秩數踰等不敢以再辱 橫恩而臣之父先臣鉄母汪尚厝淺土惟春秋窀穸之事未備願輟臣 恩命以恤臣之先人而 賜臣骸骨歸奉丘隴臣死且不憾惟 上哀憐幸許 上曰考績彞典其勿辭且股肱臣不可以去左右乃 賜心諼公及汪夫人諭祭遣使者營其兆域而 命公之仲子中舍立功乘傳代行少傅公惶恐謝不敢䟽再

上 上特允辭 謫廢以成公讓踰年 會典

成加公吏部尚書仍予 誥命公辭官而受

誥于是贈心諡公少傳兼太子太傅禮部尚建

極殿大學士再贈汪一品夫人少傳公荷 上

知遇不敢言去乃泣爲余言不肖始授官得贈

父母而謀葬事業徵銘于子至于今未遂也茲

幸微 上寵靈得樹碑墓道昭示來者子銘固

在願更其歲月而書之余敬諾乃最前所爲志

次第如左按狀贈公諱鉄字德威心諡其別號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壬

也其先出唐睢陽公達五代時儒公者避地居

江南爲歙人語在王荆公世譜曾祖仕聰祖鑑

配田繼江父汝賢配汪鑑汝賢俱以少傳公貴

贈如其官配皆一品夫人公少育于外家外家

憐之不令業舉子然多涉獵書傳即自謂博聞

者不能屈壯歲從季父游賈吳中醇謹有心計

季父特愛任之又時時爲著尺牘手書絕倫客

亦多譽公者初季父無子子公異母弟鉅最後

乃生子金季父客死公經紀其喪所以擁翼其

遺孤甚備長而歸其貲亡所利焉或構金子鉅

是假子也安得分逐之可盡得鉅訟弗勝悲死

宗人共齟齬金公爲涕泣居間乃解或又構公

于金是歸而父貲不盡懇之可盡得金惑之乃

從公所懇父遺貲公輒分子貲又懇又復子終

不自明也公有兩少弟皆愛數破亡其業爲之

代輸官課又諸母方媼嫠而老外家寔甚生死

皆倚辦公公皆傾橐爲之家故益貧乃之吳中

收責會責家盡貧竟折券歸其長厚如此蓋晚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壬

而病盲猶月與宗老會食躬率子弟教以禮讓

閒居輒口占爲詩病困甚未嘗輟也少傳公學

旣成數舉不第公憂形于色汪夫人從旁解之

曰勿患兒不第患吾兩人者不逮耳卒如其言

少傳公始爲翰林檢討則贈公檢討後爲南京

國子祭酒以 徽號覃恩爲詹事侍郎秩滿爲

尚書大學士從 上閱定壽宮加太子太保渙

寇平獻俘加少保凡五易 誥命而公有今贈

云公生弘治丙辰卒嘉靖辛酉享年六十有六

配即汪累贈一品夫人夫人恭儉慈惠能黽勉
佐公于貧而訓育少傳公至于成立里中稱其
賢子男二人長沂娶汪氏次即少傳公某娶汪
氏封孺人贈一品夫人孫男四人公夫人合塋
以某年月日墓在某鄉 上賜也語有之十歲
樹木百歲樹德公以積著起委巷而能立義忼
慨割貲不校焚券不收此所謂好德長者非耶
公雖貧困以老乃其緒業發之少傳公少傳公
正直忠厚以仁義佐導 人主而振恤貧下鄉
賜聞堂集 卷之十九 五
之人各以親疎仰給皆本公德意推而達之即
公不獲身試而施及于千者宏以遠矣盛德有
後詎非天哉銘曰四嶽之裔睢陽著節爲歛巨
宗有俟而發其發伊何時惟少傳疇其啓之曰
有賢父洵美許公名賈實儒好德持文軌行詩
書煢煢者孤予覆予翼或閔于墻予解其厄有
以逆來予順承之已責振窮乃喪其資不疑償
金馮驩市義終窶且貧我道蓋是譬之種木有
培其根既沃既豐燕及後昆 皇有弼臣公訓

是式霖雨天下公之遺澤不用之用其施彌昌
帝有褒封寵以綸章亦有 卹恩簞豆寔寥隳
私于公以報有德載德于躬食報于天刻詩穹
碑其永弗諼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

男用懋校用嘉

神道碑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毅張公神道碑銘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王公神道碑銘

貴州布政使司參議贈戶部左侍郎王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一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曹公神道碑銘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公合葬神道碑銘

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黃公神道碑銘

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謚恭簡李公神道

碑銘

終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

神道碑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毅張公神道碑銘

上御極之三年蒲坂張公以宮詹晉宗伯大學士入叅機密又八年秉政踰年以贈公之喪歸其廬蓋上時時念公也嘗顧問左右張少師無恙乎何時服除於是朝士大夫驩傳張公且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一

復召海內延頸而望太平曰張公且復召然未及召而公卒上聞震悼輟一日視朝賜祭加等爲十三壇遣官治墓事贈太師謚文毅廕一子尚寶丞恩卹甚厚焉及是公伯子甲徵等奉閣學山陰公狀屬余紀其墓隧之石余與公共事三朝自詞林講幄暨簡綸扉先後皆獲從公凡公之論議著作與其厝注于國家者皆余所親睹即不斐其何敢辭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山西蒲州人也其先自解徙世以

高義聞里中曾祖寧配雷祖誼配王繼解父允齡號崑川公配王寔生公以公貴曾祖祖父贈封俱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具余所爲崑川公志公生而穎異甫能言解夫人弄之膝上問兒所欲公亢聲曰欲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心知公非凡兒也年十五舉茂才高等督學劉公某雅自負少所許可獨奇公年少而才推曰國士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二人癸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三

成進士以庶吉士第一讀中秘書乙卯授翰林院編修亡何丁內艱服闋補職壬戌乙丑兩充會試同考官分校 永樂大典是時詞林少事日游教徵逐公獨與同志捷戶讀書自傳記諸子百家無不窮詣博覽而尤好深沉之思蓋隱然負公輔之望焉表文榮公嘗以博物策士屬公代對立具草表公歎曰此真博物君子矣徐文貞公嘗召諸詞臣集直中語及國計屬公考訂羸縮推利害所繇曰此叅政異日憂也隆慶

丁卯 大典錄成陞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莊皇帝首御講幄以公充 經筵日講官公盟心登對多所開發 莊皇帝嘗竦意聽之是年主順天鄉試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戊辰冬請假歸省 賜銀幣給驛以行及春而復已已陞翰林院學士尋陞吏部右侍郎轉左新鄭高公雅重公推轂甚亟而同事者意忌以爲軋已從中撓之公遂以疾乞歸壬申春上出閣講學慎簡僚僚以公充侍班官協理詹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三

事府尋掌府事兼教庶吉士亡何復引疾歸萬曆甲戌 詔再起公以原官仍掌詹事克 世廟實錄副總裁 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繁諸司掌故皆闕軼公極意蒐討自嘉靖辛卯以後三十五年間朝章邊務國賦人才皆犁然具備江陵張公夔然稱服因出舊所編初紀者盡屬公筆削乃定乙亥 上簡置弼臣陞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公既拜命侍 上講讀于便殿 賜公御書一德和衷大

字公稽首謝出 上以公器度不凡注視者久
之丙子克重修 會典總裁官丁丑主會試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
賜銀幣鞍馬戊寅春 大婚以贊襄六禮勞加
少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庚辰
一品滿考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國
子生壬午遼左大捷以決策功進燕太子太師
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凡三進秩皆予三代誥
命自江陵柄國以刑名一切痛繩海內其治若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四
東濕人心囂然既沒而親信用事之人尚據要
地與權璫爲表裏相與墨守其遺法閣中議多
齟齬不行公燕居深念間爲余言此難以顯爭
而可默奪今海內厭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
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寬大從事而吾輩無深求
刻責宜可以少安人心會 皇嗣誕生而公喜
可知也曰時不可失乃手疏勸 上宜以大慶
施惠天下省督責緩征徭舉遺逸恤災青以養
國家元氣而出諸司所擬寬條屬余損益凡數

十事以進 上欣然命行之尋以 詔恩加公
少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丞
先是席江陵寵者憚公而易余故起新昌位余
上以逼公及新昌論罷計阻則設事構隙因陽
城太宰劾罷嗾御史并劾公御史楚人也 上
曰元輔忠臣御史何得妄言持其章不下 手
詔趣公出憚公者愈不自安則黃緣罪人爵關
說權璫保將爲公難御史疏再入 上怒鐫御
史三級出之外公上疏引咎乞宥言者 上褒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五
咎不許是時權璫驕恣甚 上積不能平語浸
淫聞外言官亦微知 上指乃共爲疏論爵及
保不法狀 上震怒立諭公擬旨曰奴輩盜我
威福久其亟誅之乃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于
南京籍其家言者因追論江陵事 上欲窮竟
其獄公從中救解事得暫已然異時江陵私人
遣斥始盡公請 詔臺省舉骨鯁端亮之臣或
起巖穴或拔自下僚朞月間耆賢在列朝寧改
觀焉公一秉政而滌煩苛鋤荒穢拔根株窟穴

之奸于主上之側其沉謀秘畫有人所不及
知者然公口不言功而言者或懷以爲功公亦
不自明也蓋自是上益重公一日上視朝
公立金臺側眩暈欲仆上曰張先生不耐早
寒命中使扶送至閣癸未從駕閱壽宮陟
峻嶺上顧近侍曰可令二人掖張先生其優
眷如此亡何嵎川公計至公哀毀不欲生上
特遣中使慰唁微示以奪情意公泣固謝曰臣
死且不敢上憐之賜賻襚特厚仍命馳傳給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
六

廢寢食道病幾殆甫至家而後母胡夫人亡兩
弟又亡公雖病猶強起爲經紀喪事宮保楊南
澗公知公于髫髻公以國士報旣沒而葺其祠
諸故人遺孤無所歸公皆衣食之無令失所新
鄭去國門下士方首鼠避公時赴宮詹命自獲
鹿取道會于逆旅江陵嘗以問公公曰晉事高
公猶今事公也去而遠之謂交誼何聞者稱服
公居恒簡重訥訥如不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
疑迎刃立斷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北虜款貢衆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
七

徵兵部武庫司主事次泰徵禮部祠祭司主事
次定徵中書舍人次久徵次元徵俱國子次獻
徵女三人娶嫁皆名族詳在志中甲徵等以丁
亥某月日葬公所自卜壤 上即以賜公從公
志也余按萬曆初端揆之臣當 天子冲聖拱
默政權由已而務文致太平緣飾 恩寵示威
重不可撼上未必得 主之心而下至于盡失
天下之心故一去而敗既死而人不思及公以
除慝進奸結知 主上稍易前人之絃轍與衆

賜闇堂集

卷之二十

八

更始 上既推誠相任而海內皆忻忻嚮慕庶
幾以振興鴻業然公柄事未久而去去當復
召而閔然不能須臾天固未欲幸海內耶何奪
公之亟也嗚呼悲哉余故最公之大者揭之碑
而系以銘曰翼翼虞都代鍾賢哲佐運匡時有
聲烈烈顯允文毅應期挺生才爲國華行爲士
程 肅皇之朝雍容載筆挾藻垂鴻鑾坡石室
暨事 穆考執經周旋盟心解頤廣廈細旃
冲聖在宥公歸來復勒成信書乃符夢卜 天

子曰咨汝作舟霖其代予言其沃朕心公拜稽
首對揚 休命一德和衷不絀不競乃持大匕
易寒爲春滌煩去苛化瑟維新乃屏儉壬以肅
在位射隼于墉投鼠于器乃徵遺逸寘之天衢
澗無考槃塲無逝駒夙夜劬勞不遑啟處盡瘁
厥躬以報 明主 帝眷元臣日寵綏之其顛
其危俾掖持之信若著蔡歡若魚水君臣之交
終如其始素車西邁樂樂棘人豈不懷 恩非
孝無親祥琴在堂蒲輪在路乘箕行天公不返

賜闇堂集

卷之二十

九

顧柄政亡何其勲則崇 帝心所懷朝野攸同
去則有思沒則有卹何其厚矣用酬良弼不墜
厥功不隕厥聲于千百年視此刻銘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

殿大學士王公神道碑銘

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愛荆王
公者今太倉相君元馭父也相君始爲編修以
秩滿爲右諭德以 上登極爲詹事以 兩宮
薦徽號咸推恩及公公益一受 勅而兩易

諱得稱詹事兼侍讀學士沒而 賜祭葬以三品越數年用相君考績有今贈又數年而有公配吳太夫人之喪 上特予竝祭者五合葬以一品禮于是相君按故事樹碑隨首而徵余詞余既爲合葬志納諸墓矣已又惟念 明天子所以優獎元臣惠恤其先人甚厚而令謀貽燕大孝顯揚皆當世盛事不可以無紀乃又撫公事行爲神道碑按王氏爲太原望族其支裔散居江左在嘉定則南鄉寺溝之王最著後割隸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太倉爲州人而莆田丞謙者有陰德五傳而王氏始大公之祖銑父友荆翁湧皆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公母徐夫人之娠也夢鹿戴角負圖而入室遂生公名之曰夢祥字奇徵自幼警敏雋特與凡兒異稍長能屬文年十六爲州弟子尋入太學太學諸生避舍共指目公東海王生豈終齷齪下人者已再試應天不利而還子舍日娛侍友荆翁因自號愛荆以明志里胥有坐法當按者以翁

同姓嫌名賄而移其獄驗問詐窮則又引繩批根脅公以他事怨家陰陽其間欲兩斃之獄故久不決公詣御史白父冤狀間走毘陵雲間晨夜蹕三百餘里決驢流血太夫人手浣之爲具飲食勞苦公方食遽吐曰吾甘此而忘吾父繫耶投匕起遂夫婦相持而泣已盡出其私藏左右翁間入侍園扉見他囚之凍餓者憐而衣食之以爲翁德獄會解友荆翁亦厭事公遂輟經生業而持家秉不復以瑣細關翁翁大安之里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 十二

中人無不稱友荆翁有子翁亦自謂吾有子乃有身也少而母徐見背後母陳生子夢臣公撫教之甚有恩意友荆翁疾且革而析產召公前受約公不忍而強令相君代受之涕泗橫流不能出一語翁卒公獨任喪紀一不以析箸故煩季而或微詞諷公公輒拒之亦不以人言故幾微動色也其友愛如此相君及弟學憲君家馭生而秀穎羈絆能文章公課督之勤而護視之加密食飲被服不異貧士蓋相君兄弟生不識

市井無嬉遊諧譚瑰奇靡麗之觀于世味泊如也。以故皆學成知名相君以嘉靖壬戌進士及第編修。國史學憲君以隆慶戊辰進士爲比部郎。皆駸駸顯貴。而公退然若無顏。其堂曰益謙。以自箴儆。已三命爲官。端鄉人皆夥。願艷羨而公謹身自約束。下廩廩甚于未貴時。居則闢圃治畦。雜時花木。絕不問外事。出而遊湖山間。微服僂行。或怪而物色之。輒走匿。人不知其既貴也者。相君兄弟官京師。祿奉堇堇。歲時資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

三

循臣父羸。糧索金而助之。廩深自挹損。而讓微臣父。臣兄弟不及此。一時謂之實錄云。公儀觀豐偉。燁如神人。見者竦敬。而濶達有度。與人無町畦。其赴義樂施。急人之困。甚于爲己。犯而能容。無睚眦之怨。先是友荆翁在難。鄉人挾求故產者。公悉予之。既貴。悉真不問里胥子歸罪。公慰藉而遣之。嘗買樹山間。無賴子已受金詐而求易。衆爲公怒。公咲而更給之。終不爲校。也有故人子喪父而貧。徧走父客。無應者。公獨廩餼而振業之。得不窘死。少時師里儒張俸先生。老而加敬。爲季娶其女孫。仍贍給其子。歲大侵。爲廩四郊。以飼餓者。所全活甚衆。病且易簣。遺令無問子錢家折券。盡乞之。其好德樹義多此類。生平不勝枵酌。食裁粗糲。不妄費一錢。而客至。張具備極豐腴。竟酒至丙夜。無倦容。與人言。祇及農家晴雨道舊。故爲咲樂。至其揚圻。今古揣摩。物情衷析。國家事。往往中綮。厥的即宿儒老吏。不能難也。居恒言。市勇不如市德。夫柔

卷之二十

三

弱者天之道也吾敢忽諸聞者以爲知言公生正德乙亥卒萬曆壬午年六十有八配吳氏累封一品太夫人慈惠儉勤博通書傳大義晚而諳內典與公齊德語在合葬志有子二人長某即相君元馭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次某即家馭官至河南提學副使相君有子曰衡中順天鄉試第一以經術世其家其他姻屬姓氏詳志中不具載余始與相君比肩立一朝而以年家子見于公習聞其論議盖自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西

嘉隆以來士習幾變談理者尚玄而公貴實行趨時者尚通而公重高節殆所謂豪傑之士不溺于流俗者而相君式穀似之相君與余共政七年再起爲元輔者二年其亮節許謨直躬正色始終不替出而扶泰道默定國本而不居功承寵若畏遺榮若脫綽然于進退之際推其淵源所自皆本于公盖公雖不身試而明德義訓施用于時垂法于後者弘以遠矣余故銘之使考德者有徵焉公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寺溝

口之原銘曰太原之裔望于婁東元宗起家既頌既崇天祚明德是生元輔疇發其祥曰有賢父洵美王公傑然儒英學有師傅行爲士程鶴鳴千臯駒逝于谷戢耀含貞其人如玉家難剝膚竭蹶以趨將父不遑遑恤其軀有懷二人爰及季弟雖有筐篋不如棠棣好德務施已責振窮摧剛爲柔廓然蕪容義聞仁聲途歌里誦燕及嗣人祥麟威鳳在貴益恭履盛益謙立教以身爲讓爲廉帝眷忠良調羹作醴國之元臣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五

公之伯子包荒于泰養聖于蒙迴瀾轉樞社稷之功功而不尸爲而不有庭訓儼然英壻戶牖帝曰休哉爾有義方是父是子邦家之光生有袞封沒有贈卹亦有加禮籩豆窵窵匪私于公以勸忠賢厚施食報有隕自天崇旣在原豐碑在道令聞不忘百世有考

貴州布政司叅議贈戶部左侍郎王公神

道碑銘

嘉靖中三殿災天子爲盱食若曰天意示革

乎盍鼎新萬年之宇以恢鴻業乃下明詔徵巨材盡荆楚巴蜀貴筑西南夷之境守臣部使咸有分責是時濟南灤川王公叅貴藩受命在行卒以勤殞 天子憫之爲賜論祭者一工成贈太僕少卿稱殊數云而是歲公之仲子少司徒見峰公遂登朝籍又數年以 莊皇帝詔恩予追贈誥又十餘年見峰公晉戶部左侍郎以秩滿贈公如其官論者謂公死勤事不獲壽考顯融而以忠誠受知 人主以未竟之施遺嗣人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六

垂聲來茲而食報于身後天之道其猶酌乎殆挹而注之矣余旣歸田而見峰公以書來曰維先子宣力國家功被乎荒裔此邦之人業俎豆而尸祝之必子言也爲後鏡者余與見峰公同進士雅慕公之遺烈不可以辭按狀公諱重光字廷宣灤川其鄉濟南新城人也其先世居青州之瑯琊自公曾祖貴來徙貴生伍伍生麟教授潁川贈戶部主事公之父也公少而卓穎總角爲諸生試輒傾其曹已選入太學又試則又

傾其譽聲殷殷起嘉靖丁酉舉于鄉辛丑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徐洪故綰轂漕道戟石屏顏奔流激射不可以舟公爲繕隄防關險隘萬艘銜尾而過無壅闕者已丁外艱服除得戶部權稅九江公渡江擊楫誓曰所不勵冰蘗而私橐一錢者有如大江至則釐弊剔蠹豪僧無所乾沒國課旣登而歲費亦大省當事者以公廉能且任邊事乃擢公山西僉事備兵雲中時虜勢張甚邊臣議開馬市以縻虜虜輒以疲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七

入而恣蹂躪邊境大騷公嚴兵待之虜憚不敢逞竟折矢受約事聞 上特賜銀幣以旌之虜嘗穿塞大將軍驚提兵禦之而陰賂以漢物公持不可尋以計却虜虜嚙指去驚嘗遣兵襲虜不克委罪哨軍數十人當死公知其冤盡釋之小站口之敗將某當對幕府投賄祈公公叱之竟按其罪虜犯紫荆我師拒走之卒有殺邊民冒首功者公立寘之法一軍股栗捷聞再 賜銀幣尋擢叅議守上谷公條上谷機宜十二事

幕府多采用之以忤當事意遂有貴陽之調貴陽故有狎蠻黑白二種數侵苦郡縣公以爲諸夷憑阻谿洞翕而出不意難以懸師裹糧禽獮而高難也計莫若以剿成撫乃設方略令將官扼險塞絕援兵而公自引銳卒薄其巢穴諸夷狼顧脇息度且困則單騎馳之諭以禍福諸夷羅拜請死願受要束不貳志論者以公子身降夷比于汾陽見虜事云公旣以勞績當遷而會三殿工興急採木部議留公董其事公亦挺身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六

任之出入重嵯密籌密烟谿瘴間不憚艱苦即病甚不少休而向所撫夷落爭鈎致大木以獻業已得巨材萬人邪許不能出欲置之則已檄報同事者以爲憂公曰無恐第視余出之乃爲祝嘏詞三章以籲神須臾木翩然下人謂公忠誠所感已而病益劇願謂諸子曰吾所爲力疾任事者冀報聖恩萬一耳言訖而瞑語不及家事天子以公忠勤詔禮官賜祭已復追贈京朝官而永寧之士民懷念公不已守臣爲建

祠宇以春秋奉祀及見峰公撫楚其孫侍御君按蜀皆得歲事祠下士論榮之公天性孝友少而母夫人見背三事繼母一如所生兩弟早夭撫其遺孤不異己子居鄉遠遂有讓未嘗以詞色加人至其服官任事忼慨奮激艱險無所避雖自謂貴育不能奪也公嘗署其門曰赤心報國直道事人始終不愧其言公生弘治壬戌卒嘉靖戊午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封太淑人子之翰封河南按察副使之垣即見峰公戶部左侍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七

郎之輔戶部郎中之城溫州府同知之猷河南叅政之棟廩生孫象輒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象坤山西布政使象蒙江西道御史象節翰林檢討象貴太僕寺丞象斗戶部主事象恒祥符知縣象泰象晉俱鄉進士餘皆以文學世其業科第斌斌未艾也蓋公之德澤所貽者遠矣墓在某鄉之原銘曰詩詠北山劬勞王事厥惟忠貞有實無二勇不避難義不顧身矯矯王公寔維其倫晉在即曹英聲遶起于臬于藩維天子

使雲中上谷鎖鑰之司并圉折衝公寔任之懾
彼天騎入我紮紲進無幸功退無佚罰西南要
服寔惟鬼方受命以趨夙夜不遑羣醜內訌麋
奔豕突密箐重嶮負嵎藏窟公有成畫用剿爲
撫卷甲以戈架入其阻單騎來臨萬衆愕眙回
面革心于受羈縻夷人吾人並生並育盎然春
陽被于窮谷 宮殿鼎新徵材庀工採辦經營
天子命公公拜稽首敢不盡力履險乘危兢兢
朝夕嬖姍勃窣霧壑烟嵐靡遠弗屆靡幽弗探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 壬

祝嘏有詞精誠昭格山靈川祗奔走率職明堂
棟梁輻輳來臻豈敢告勞竟以殞身殉國忠勤
帝用閔恤有祭有贈加邊晉秩公則逝矣人有
遐思廟貌崇嚴歲時有祠惟功不忘惟德不朽
奕奕繩繩克昌厥後嗇施于躬篤祐自天勒詞
穹碑永世勿謏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曹

公神道碑銘

余往來陽羨間樂其土風而慕與其賢士大夫

游處則鄉論之所歸仰而莊事者有兩公焉其
一萬文恭公其一曹公公仕至南大司空以卒
上賜祭葬如制贈太子少保其伯子憲使君司
勳將樹碑隧首以昭宣令德而侈 上之明貺
則屬余爲詞按狀公諱三暘字子泰別號雲山
其先世家句曲宋李天錫者始徙宜興之新市
里子孫漸蕃聚居一巷中紅巾賊起所在焚掠
獨留曹氏巷以旌善人遂稱留巷曹氏其後顯
三者再徙琅玕里四傳爲直齋公詔娶于黃生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 壬

子三其仲曰柏菴公珮娶毛繼史而毛寔生公
兩世並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尚書配皆夫人公
生而奇穎十歲善屬文甫成童爲邑弟子督學
使楊公宜深見獎異嘗師事荆川唐先生先生
一見歎曰吾畏友也不敢抗顏而公執禮愈謹
嘉靖癸卯以禮經魁京兆試明年甲辰成進士
授大理評事時 世皇勵精攝下治獄吏往往
得譴而公甫脫章逢操法比精練若素有疑議
不移晷立決而意專持平未嘗窺 上喜怒爲

輕重人稱不冤已陞左寺副丁史夫人憂起家
右寺仍爲正踰兩考出知漳州府漳故濱海奸
民牟大利率賈倭中爲鄉導耳目闖入寇鈔郡
縣數苦之公爲設厲禁法其尤無良者而益修
戰守備及倭難起他郡皆被慘禍漳獨晏然公
曲突之功也踰年入計道聞柏菴公喪哀毀踰
禮服除候補都中適有善地分宜父子操其直
遣客喻指公不荅分宜由此銜公需數月補山
東濟南府會城故稱繁劇公晨起受事諸監司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三

日午坐堂皇決事未及晷訟庭皆空奸吏猾胥
無不嚙指重足若負霜雪而窮鄉小民自陳訴
及就訊者皆得所欲去鄰郡富人註重辟按事
者率引嫌莫爲理公獨奮曰吾惜一官而忍殺
一不辜耶力請于直指而釋之人知公素廉亡
以加也歲大饑出羨金餘粟設法賑貸并它郡
之就食者全活殆數十萬 景王之國道經濟
南侍衛惻惻橫索人大擾公逆王于境以歲儉
乏供自引罪而下教屬邑稱賢王愛民諸所需

皆狐鼠自封殖耳一切毋額外濫予不則有白
簡在王國人相戒無犯此強項守所省無慮萬
緡矣已陞湖廣按察副使改山東提學首崇德
行興修古禮還鄒魯遺風士習文體洒然一變
所拔淹滯後皆爲聞人下邑科第斌斌與大縣
等陞湖廣叅政分守荆南支羅賊起合川貴兵
勦之公密授方畧生擒其渠帥餘黨悉平有白
金文綺之 賜陞浙江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
尋轉左使職錢穀諸宗仰給歲祿緩則羣聚而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三

譁急則民病公不厭猥瑣躬自衡量盡塞諸弊
孔守藏吏供登記而已既無額外之耗而受饑
及時皆翕然稱便陞順天府尹輦轂下戚畹中
貴居間百方操京兆短長莫能制公一切謝絕
終其任舍人子毋敢闌入庭者有奸商挾權貴
僞造文牒公朝捕而夕戍之輿論大快滿三載
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滇故荒憬
諸夷事黔國重于縣官而沐朝弼者驕恣甚幾
搖全省公抗疏列其罪狀竟奪爵安置南京綱

人數窺邊及是歸化而土夷言倉安素儀有異
謀憚不敢發皆不煩寸鋌而豐孽潛弭滇不產
金而歲課日益滇人苦之公爲請復舊額及議
改折稽驛傳減象隻清伍繕城凡十餘疏疏皆
報可爲滇南貽永利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滇中
撫臣常先期報滿以去國萬里故時新鄭柄事
有所更定公未之知也猶踵故事行之遂忤新
鄭嫉言官論罷新鄭敗以薦復起攝部事尋改
南京戶部總督糧儲會大司農缺入理部事出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五
視督府漕艘輻湊委輸餉以時給爲權貴賤通
本折核浮清蠹軍士欣然挾纊而儲峙亦益積
陞南京工部尚書會修理 內殿及陵寢城垣
諸工百廢具興公爲綜理節縮費省而功倍江
陵之奪情也南臺省有所阿望諷九卿疏留公
引大義拒之乃寢時留部多缺公常兼領數職
以積勞致病懇疏乞休 上報允歸而杜門謝
客箋牘之間絕不至春明時從小奚奴登眺山
洞諸奇勝盤桓瓊樹間嘯歌自適部使者常推

轂公章十數上而公寔倦游矣里居若干年而
卒公爲人愿恪純固明練有識不爲翕赫矜炫
而所至輒治後輒見思其稱引典故叅酌時宜
衆所不能決者得公斤言肅然而解持法深堅
待人常從簡約絕無所阿徇人亦無有訾之者
家居未嘗一跡公府至于河渠賦役爲邑中紆
患舉利者常媿媿陳說爲德于人而人不之知
也性孝友內行尤備嘗析腴產讓二弟而自取
饒瘠待二從兄有加禮終其身無間親知故舊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五
待公而舉火凡數十家故公雖位躋三事年踰
七十而論者尤咨咨歎公謂天若有斬于公者
則以公抱德醇厚而貽澤于人者博也嗚呼公
生正德丙子卒萬曆己丑年七十有四配呂氏
封夫人偕老並貴與公齊德子男二長即司勳
隆慶辛未進士今貴州按察使娶史氏次司直
廕爲國子生蚤卒娶徐氏女二人孫男七人女
五人曾孫男一女二其詳在志中不具載墓以
萬曆庚寅某月日墓在南岳之原 上賜也蓋

余通籍以來所觀名公卿積功望顯朝廷者大抵憂公思職專以誠長者處官翼翼恂恂謙厚不伐而尤通達國體明解朝章故可以破微決疑排糾紛而恃緩急公其一人也乃今則少異矣輕俊之士侮舊德武健之吏紂恩厚弋名者漓本實尚通者薄檢柙至如公者豈易得哉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夫老成者典刑之所寄也公逝而朝家典刑與其人俱往矣余于是有槩焉銘曰先民舊德典刑斯在人流表儀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

三

具美展也老成高山在茲九原不作吾誰與歸皇有卹恩睠懷名碩刻詩豐碑萬年無斁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公合墓神道碑銘

院右副都御史邢公合墓神道碑銘

宮保大司馬崑田邢公既受命戡定三韓告成事

天子若曰是惟忠勞幹國之臣其錫殊典予三代誥于是宮保公之父西岡公得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鄭

封一品太夫人時贈公已前沒若干年太夫人

尚無恙宮保公疏乞終養十餘上乃許而太夫人卒計聞

上命加祭一壇給贈公葬費並以一品禮稱異數云宮保公既卜吉將奉太夫人合贈公兆而以鍾給事狀來屬余銘其隧道之碑曩宮保公歷邊陲領節鉞而余在政地所條

上馭虜安邊便宜余數任其策知之獨深而公亦以余爲知己茲以親故圖不朽詞甚戚余何

忍辭按狀贈公姓邢氏諱鎮字大用西岡其號青之益都人也邢故望于北土始徙者曰慶慶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

三

生瑞瑞生聰兩世皆以宮保公貴贈如西岡公所贈官配皆一品夫人聰四子贈公其季也生而魁岸倜儻讀書知大義論議常依名節其內行甚謹事二親孝與太夫人修子婦禮得其驪伯仲妯娌間性質叅異贈公與太夫人委蛇調劑比析箸推腴受瘠則又咸得其歡蓋孝友其天性也家雖莛莛然好施予急人之困甚已之私歲時粥餓者衣凍者殯歛死者仍立鄉約禁火化一變其俗道得遺金召主者歸之其人餽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

五

謝麾之去里有貸子錢不能償而鬻其妻女者贈公詣子錢家呵責之其人折券以謝卒完其妻女宋氏兄弟爭產贈公曉以大義皆屈服歡好如故里中嚴事贈公以爲賢豪長者其臨難禦侮有機畧所居鄰黑虎寨寇據之邑中大恐贈公挺身入其阻說之寇相顧愕眙曰公義士也奈何恩義士里遂去不復至長峪有大盜道枳不通公以計禽其魁餘黨鳥獸散商民安堵踰門謝贈公不見也歲大饑貧民欲攘富室贈

公召衆諭之等死耳死饑何如死法且被盜賊名詬莫甚焉衆愧服終不爲亂鄉人好無爲教聚衆諷唳二儒生與焉贈公數之曰愚民無知惑左道可耳公等讀何書而附和邪說何以見齊魯之士二生跼謝遂逐主教者遠邇稱快焉贈公雖以節自豪然不喜游俠少年見者皆走避子姓遵奉以爲家法旣病革以不得樹尺寸佐公家爲憾謂宮保公汝異日捐軀報國無忘吾所欲建立矣顧太夫人曰以子母累汝遂卒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

五

卒年三十有七太夫人慟不欲生以姑命強忍而持家課子率稟贈公遺教贈公之兄伯貧無居讓之祖宅從孫無室割山田助之同產姊妹咸仰衣食鄰人不能喪而售地者還其地其施予一如贈公益盜有犯其田畜者被執矣憫其貧而曲貰之邑人負官租鬻女且及婦太夫人出篋中裝代之輸其仁恕一如贈公里中謂贈公不亡以有太夫人也宮保公旣釋褐令密雲太夫人教以寬刑緩徵遂稱循吏已擢御史按甘

肅授以泣罪圖比慮囚遂多所全活人以比之
雋母宮保公視師朝鮮獨念太夫人不置太夫
人使謂之汝國身也無以家爲念汝父一布衣
猶能懾大猾擒劇盜吾一妾婦耳艱難荼蓼中
猶能立家若幸努力肅將 天子之威靈殄滅
小醜猶竄上騷除何憂不濟吾具牛酒待汝飲
至耳宮保公遂專力師中竟破倭保屬國歸報
命荷 上渥恩太夫人激之也太夫人旣貴
宮保公日承顏色孫曾鵲起歲時徵召内外姻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族賜飲食衣物沾溉膏澤者百餘家寵祿光大
域中無兩生八十有七年而卒蓋贈公敦行孝
義其所修于家與爲德于鄉身試而力行之爲
後人地者太夫人寔佐之其所爲屬望宮保公
績學勤政樹勲名于國家而未及躬覩者太夫
人寔成之即修短殊數而贈公之爲傑丈夫太
夫人之爲令妻賢母皆足以彪炳當世而易奕
于來茲矣嗚呼盛哉贈公生正德庚辰卒嘉靖
丙辰太夫人生正德己卯卒萬曆乙巳子男一

玠即宮保公娶王氏累封一品夫人孫男三曾
孫四人娶聘皆名族詳志狀中不具載其葬以
某年月日墓在某鄉銘曰明德之胄望于齊東
奕世而昌旣碩旣崇宮保樞臣允文允武式穀
似之曰有父母俾倨贈公卓然人豪抗志立節
不競不撓彼宴且囂予拊予翼彼饗而忼予有
呵責戎伏于莽或殲其渠左道惑人愾焉驅除
鋤強定紛施不任德紳纓讓重邑里矜式中道
棄捐齋志未伸宣力樹勲以屬嗣人粵有賢嬪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令儀令聞毘勉立家孜孜庭訓惠于宗婣爰及
州閭膏澤普沾贈公之餘王事馳驅畢力自效
移孝爲忠贈公之教人言贈公雖亡若存伉儷
同德燕及後昆顯允宮保膚功屢奏 帝用褒
嘉賞以功懋贈典封章赫赫煌煌碩大顯融宇
內少雙亦有卹恩俎豆窵窵匪私于邢以勸勞
績崇岡樂丘表以穹碑百世有徵視此銘詞
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黃公神道碑銘

廉州貳守雙江黃公者今少宗伯學士汝良父也宗伯既受命爲吉士師而會國有大慶以詔恩推贈公如其官母陳封太淑人太淑人後公二十年乃卒宗伯以卹請上特賜並祭給水衡錢合窆蓋殊數也故事秩三品得樹碑墓道而宗伯以書來屬余銘且曰孤所以不朽先人而昭主上之隆貺者庶其在此余雅慕公而善宗伯乃不敢辭按狀公諱憲清字以憲雙江其號其先居光州晉時避亂徙閩唐末刺史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三

彥以功名顯國朝諱松者繇莆徙泉爲晉江人松後八傳爲伯善號菊山公起家文學仕至衢州貳守以孫宗伯貴贈如其官公之父也公自少凝重奇表山立稍長即努力學問通大戴禮嶽嶽如經師初以儒士應省試尋補邑弟子負領嘉靖甲子鄉薦五上春官不錄乃卒業成均先後三司成皆見獎異三司成遍入政府公未嘗踏門以弟子禮見士論以此高之于是衢州公老矣公恒自念吾骭體公車而淹祿仕如

吾親何乃謁選得陽春今陽春治萬山中亡命所窟穴桴鼓數起有司至挾兵自衛公至一意拊循之而刻廉自苦以身爲帥數戒諸卒史無敢漁利不者爲僇乃絕餽遺禁追呼贖緩耗羨一切屏汰間捕按一二尤無良者以明法里豪某子甲殺人行賕規免公會問白發其狀卒伏辜奸民不寒而栗嘗受詔清覈民田失額者田皆磽确陂陀入崖箐中多嵐瘴或爲公難之公無沮色嬰姍橈楸跋履皆遍所至茹糗席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三

不以供應煩民五閱月而田之溢于舊額者幾倍公按舊籍財足而止減歲賦十二三民大便之立石著令賦版當籍素例有稅金公盡却之廉聲遠起又以公暇進諸生課稅文置學田以贍貧者邑人士斌斌比齊魯焉居三年陽春大治時有官肇慶與公同姓者二人皆賢民并稱爲三黃謳歌之謂有脚陽春云已遷廉州府同知廉爲漢合浦郡號珠海多盜故設戈船兵校守之墨者縱兵入海竊珠詭云游徼而陰與爲

市公訥知狀乃嚴設禁防兵校第謹候諜須寇至乃出海若無寇輒出及寇至不亟捕者皆坐之令既具有千戶規補偏校者以珠啗公公立按其罪并案諸根抵爲奸者皆論爲鬼薪其後選補武弁聽守自裁擇散給月餉必委廉吏營伍皆帖服焉異時舟師鎧仗多虛冒公親爲整飭務極犀利而又多設方畧遇賊必捕捕必滿品以功次 賜金者再劇賊李茂佯稱撫民而聚不逞橫海上公白大吏以計散其黨茂卒就

至家政一聽其指搆或諷使析箸公不許而第稱崔博陵陳江州家法以爲訓姊子蔡進士彭幼而孤公撫教之如子竟以成立與人交能敏觚挾藩不務矯抗而崇獎節義孜孜若不及有比部郎以直言謫戍陽江公獨冒時忌與酬唱往來甚驩而故相乎戍雷陽者窘甚人避之若浼公獨睠存之其篤厚自信多類此生平樂施予所傾橐及折券甚衆自東粵歸囊無餘貲意豁如也公魁岸豐腴自度田陽春爲瘴所中泊奔喪行海暑中遂病病革時猶強起書死生有命達人大觀數字而諄諄衢州公葬事公于君親大倫及生死義諦始終了了所謂歸全委化非耶公生嘉靖癸巳卒萬曆戊子年五十有六所著有家藏稿宦遊稿配陳氏累封太淑人有四丈夫子長汝封庠生次即宗伯次汝惠汝爲俱庠生其世系姻屬詳在家乘及黃宮詹所爲志中不具載語云位不滿德者有後公宏抱偉暮不盡試仕不及二千石而以其未竟之施貽

之嗣賢宗伯以詞臣著作論思在表儀之地駸駸揆席率本庭訓而演迤光大之蓋公以廉能吏自效以經濟大業寄宗伯其爲國家利賴非淺鮮也墓在南安吳墓山銘曰邈矣江夏望于閩粵不顯亦世有濬斯發倬彼衢州丕振厥家翼子貽孫德音不瑕趾美維公紹聞迪哲脫穎鄉書英聲揭揭試政銅墨清風穆如疇正其廉留犢懸魚乃戢饗偷以蘇凋瘵教凜束薪威行拔薤履晦清賦民恫是虞密箚重崖遑恤其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美

軀有脚陽春式歌且舞乃佐專城于彼合浦珠淵盜藪鼠竊鴟張剔蠹銷萌我有峻防在涅不緇有泉不酌雖有照乘不如垂橐矯節修能薦牘交揚樂樂棘人終返柴桑篤啓嗣賢率由庭訓載筆橫經燁有華問公輔之器俊乂之師世篤忠貞式穀似之帝睠儒臣樂有賢父爰霈卹恩以紓遐慕馬鬣有封螭首有詞于千百年考德在茲

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謚恭簡李公神道

碑銘

余嘗按漢興以來椒掖肺腑之親若靈文安成之屬其行業靡得而考實長君少君蓋稱賢然其初乃由灌將軍等爲擇師傅賓客有節行者與居用是翼成兩君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未有從容禮法不繇戒攝而體性自然者也今武清侯李公庶幾其人公名偉字世奇其先山西翼城人也唐宋間代有顯者曾太父政從文皇帝靖難軍入燕始著籍泃縣政生崗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美

崗生玉追贈皆如公爵玉生公公始爲兒時與羣兒嬉里中有黃冠過之大奇其形貌曰偉哉是兒它日必鼎貴太公崗聞而竊自喜也曰吾家力行善累世矣光遠而自他有耀其殆孺子當之遂名之曰偉公家故給後稍拓落也人以黃冠言爲繆既娶王夫人嘉靖丙午春公一昔夢五色雲承翟車下空中幡幢鼓吹前導直達公寢公驚寤聲殷殷猶遺寢所間閭里多聞之者則相與推問其故莫能得其冬十一月而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生里中異香經旬不散里人又相與怪曰是何祥也蓋是時占星者奏言 后星見燕分直 帝城東南云庚戌秋烽火通甘泉公乃由鄆縣徙家長安市中居數歲 聖母儷 莊皇帝裕邸癸亥誕 今上我 國家億萬斯年之運綿衍昌熾與 天無極實惟我 聖母之所誕啓乃其靈瑞禎符奇異昭灼即古所傳太陰沙麓之應紫光黃氣之祥未足以方也語曰有開必先豈虛哉丁卯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

五

莊皇帝以元推戚里恩授公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壬申 上出閣講讀加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是年 上嗣大曆服晉公爵武清伯 賜誥贈三代食祿千石 賜肩輿尋用 昭陵工益祿百五十石戊寅 大婚禮成又益祿百石壬午 皇子生晉公爵武清侯復 賜三代誥官兩子皆都督 上方篤渭陽之恩 恩眷寵榮無與等埒而公不以貴驕日小心畏慎集木踏谷兢兢有加焉 國家有大典禮如祀 南北

郊祀 山陵 幸學耕籍田輒命公居守告

太廟則命公郊祀 高皇帝配 天請 神主

則命公而公慎愆精虔敬共匪懈無不當 上

心者每晨起必衣冠拜天已即望 闕拜 上

有賜于家下拜登受如在 上前嘗語諸子若

孫曰吾輩蒙過誤之寵託非其據夫道家忌盈

滿吾竊懼焉爾曹當鑒古善惡矜尚禮法以母

負 上恩而光昭 聖母之德則吾知所稅駕

矣 聖母嘗書謙謹持盈字詒公公懸之堂時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

五

時稱述 懿訓以爲家法諸子遠邈奉教令僅

僕斂戢無傲於里中者與士大夫交務折節爲

恭敬而未嘗有所謁請士大夫以此多之家所

受 上賚金寶錢幣羨溢而自奉甚約一切狗

馬聲伎珍玩之好泊如也顧獨感多藏厚亡之

義時斥而施焉歲侵則爲粥以食餓者疫則予

藥喪則予樽孳孳好行其德且曰是皆 上恩

澤吾以彰 君賜也歿之日 天子震悼輟

朝一日 賜諡祭二十壇有司治塋贈太傅安

國公謚恭簡給舍祿甚盛可不謂榮哀兩備以禮始終者哉公生正德庚午卒萬曆癸未享年七十有四子男三人長文全左都督嗣封爲武清伯次文貴亦左都督次進御馬監太監孫男四人 賜塋在阜城門八里庄塋以萬曆甲申某月日銘曰隴西之望托胄休明始來晉疆宅于燕京闕德韜光有俟而發邁跡自公乃振其閥篤慶鍾祥 文母誕生儷 天育 聖光啓太平異香經旬御雲五色匪家之瑞瑞我 王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 四

國 帝念元舅剖符錫封爾伯爾侯既昌既崇公拜稽首對揚 休命恂恂其容翼翼其行謙謹持盈 懿訓在茲迪我子孫是則是師斥其奇羸以賙窮瘁爾饑我饉爾喪我榘不溢不危以德考終二寶賢名萬石家風 帝睠渭陽恩數殊特賻贈謚俎豆窵窵爵以上公錄其嗣人匪曰私恩惟 帝展親生有極榮歿有遺澤刻詩貞珉用垂無斁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 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一 男 用懋 校 用 應 校

神道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恭萬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周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二

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李公神道碑銘

墓碑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先生墓碑銘

墓碑

封工部虞衡司主事凌先生暨配陳安人

墓碣銘

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徐公墓碣銘

阡碑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叅議吳公新阡

碑

碑

重建秦太尉廟碑

大中丞徐公分置學田碑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一

神道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謚文恭萬公神道碑銘

上御極之初海內公卿以名德宿望起田間在位者蓋吾鄉有兩宗伯云其一雲間陸公其一文恭公也兩公同釋褐讀中秘書皆以恬退更廢迭起後乃相嗣爲宗伯非久皆罷去其出處志操完名終始歸然並峙于大江之南何其盛

也然陸公方以大耄奉特詔存問即其家授宮保縉紳榮之而文恭公已前沒不及與蓋天下以此悲公嗚呼公諱士和字思節別號履菴其先鳳陽人也六世祖勝始遷宜興再傳爲邑著姓曾祖政祖璵父吉爲桐鄉訓導母李氏祖父皆以公貴贈禮部侍郎配皆淑人公少穎異五歲解誦習白傳詩稍長從唐中丞荆川先生游即究心理學先生大奇之嘉靖庚子舉應天鄉試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三年當授職公乞

郎署自効得儀制司主事明年歸省以疾謁告遂丁外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南遂遷南京職方員外郎尋丁母憂服除補南車駕轉南儀制郎中尋擢江西按察僉事治饒減歲供陶器以千計民獲甦息已轉副使督貴州學政貴雜處夷落人習弦刃未遑庠序之業公廣厲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以功令從事俗爲之化已轉湖廣叅政撫苗苗數爲邊患公至則專以恩信要束苗人德公如父母聽振者二十八寨凡數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二

百人庭謁公驩然受約去時三殿工嚴採木使者四出旁午公隨方擘畫辰沅之間人不知擾比遷江西按察使言官測分宜微指以簡書踰期劾公公趣裝歸故太宰胡公松時撫江右爲公疏解會分宜敗即以按察使起山東亡何擢江西右轄與左使約分日治事曰受詔與君共藩司稱左右使非長貳也時論以公爲正尋移廣東左轄擢應天府尹逆巡按御史境上不以藩司禮見御史銜之抵會城勾較計籍欲

尋端中公亡所得則撈掠諸曹吏多死一吏且死曰萬公仕廣第不應飲民間水耳他無所知御史爲之愧訕公未至京兆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餉南畿公懲振武營事謂軍儲故有期會易得今後時者又易得令大猾乾沒者乃條上便宜六事宿弊頓革已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頃之改禮部左侍郎會新鄭起公四疏引疾去去而海內之望歸公公使者有所推轂必以雲間陸公及公爲稱首萬曆初公起家禮部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侍郎攝南京祭酒事未幾陸公罷宗伯遂以屬公公身任典禮首言禁奢崇儉數事示天下先宗室浩繁奏請文牒多至不可校吏緣爲奸公定爲籍如世表自報生及名封選婚胥列其下按籍予奪法簡而人便吏無所染指時災報踵至公奏杜倖門容慝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語多觸時忌郎藏公廉持法者公常左右之奸胥以贗章冒官帑事覺法司欲坐郎公力爭得脫郎故江陵所惡也方士倚大璫謀得官公

持不可其人主江陵者也南給事余懋學上書
規切時務有 旨褫職公與江陵語而稱之云
不當罪由是積忤以衰懦得効公力求罷 賜
馳驛歸又十年復起南禮部公臥家不出 上
閔勞以事加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致仕又三年
卒于家計聞 上爲痛惜賜祭葬如例贈太子
少保謚文恭皆異數也公通籍五十年特以耿
介與時忤鑿家食者居半在分宜以藩臬去在
新鄭以卿貳去在江陵以宗伯去論者以爲難

賜問堂集

卷之二十一

四

進易退得大臣體始公居南部時李淑人與疾
返舍公念之亟會有使事可取道公不少待曰
吾忍以五斗故忘吾親耶遂弃之歸兄吏部郎
士享以父喪毀瘠殒公喪之如父從卿貳歸年
已踰耆事諸父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其孝友
謙厚殆天性也雅慕好理學家言博討精詣然
未嘗標揭門戶而壹稟之躬行嘗曰吾自官外
藩始知實心任事即是真才又曰吾仕廣始識
一廉字其隨處體驗類若此性澹泊非賓祭不

擊鮮一衣終歲不更襲至建大宗祠割田以共
祀族屬交游緩急相望未嘗以乏爲解使者干
旌過里門輒首問公公一切辭以疾間從一奚
奴徒步林間與田父野老班荆道故若不知公
八座也者以故人人愛重公仕則相慶曰朝有
正人社稷之福歸則曰野有耆德閭閻之光及
公之亡則相弔曰朝野失望世道之不幸邑之
之人無老少貴賤無不爲公雪涕者此可以慨
公之生平矣公生某年卒某年享年七十有一

賜問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

配張氏封夫人生五子二女長春以公廕爲南
京後府經歷次習次會次智次曾習智皆太學
生曾庠生孫男七人女十有四人其詳在志狀
者不具載春等以某月日葬公于某阡而以墓
隧之詞來請行嘗侍公同朝以鄉小子數奉公
詞色雅知公爲人長者巖然先正典刑言動皆
可法嗚呼死者如有作也非公吾誰與歸乃著
其事而系以銘曰聖學既遠百家殊路談說之
雄高舉橫驚有美文恭純懿篤誠闇然尚綱不

言躬行寧方母圓寧拙母巧進退雍容矜然物
表清華之秩讓而處卑郎署徊翔素絲委蛇經
營四方踐更藩臬春膏秋霜聲在楚粵乃晉京
兆乃陟中丞鉤穢釐奸百廢具興爰貳司徒爰
佐宗伯翛然拂衣徜徉泉石僉論推轂三朝
舊臣再起巖廊端笏垂紳表儀百僚蒐秩三禮
狂瀾既奔直道如矢豈不懷恩謂已倦游鴻
飛冥冥弋人何求帝曰賢哉詢茲黃髮蒲輪
到門朝野欣悅公臥不起如蒼生何身隱名尊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六

所得孰多自公立朝朝有耆德自公歸里里有
矜式大江之東誰爲斗山並耀齊汾陽羨雲間
公逝不歸神游帝所哲人其萎行道淒楚帝
有殊典載錫嘉名匪私于公以恤老成新封若
堂穹碑在道于千百年令德有考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

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右都御史王公既塲之八年爲隆慶丁卯其伯
子司寇公世貞以副使家居徒跣詣闕下白

父寃狀天子憐其意詔復右都御史忬官

賜祭二又二十年爲萬曆丁亥今上復用觀

察使者言贈兵部尚書賜祭如初飭有司治寃

寃所以褒卹之甚備大臣賜塋得樹碑隧首

制也于是司寇公來徵余言余昔以史官事

肅皇帝竊伏觀嘉靖中天子常齋西宮不視

朝羣臣希得見言事而虜患日棘羽書旁午

天子乃督過彊吏痛繩以三尺坐微文譴訶不

可勝數而回轍之臣因公行威誤上耳目以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七

修睚眦之怨者亦緣間而起故公身捍疆圉拮
据兵革間不能自脫於禍天下以此悲公然易
世而論定更三十年而再被休渥膚功遺烈
卒暴于天下盖天道恢然不爽而明天子所
以褒勞顯忠風勵臣工之意宜有以示萬世垂
無極余故論次其事爲碑公諱忬字民應蘇之
太倉人也其先出始興文獻公導在宋居分水
元時徙居崑山國朝弘治間割隸太倉爲州
人曾祖琳祖輅父倬號質菴公起家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侍郎贈二世如其秩質菴公凡三娶
皆陳氏最後陳淑人生公公年十五而質菴公
見背故自號思質志慕也嘉靖辛卯舉應天鄉
試辛丑第進士授行人已巳選江西道監察御
史 皇太子當出閣公疏言宜隆師傅之禮慎
簡宮僚嚴六局丞郎之選凡三事中貴人宋興
領東廠恣睢爲暴公抗章劾罷之巡按湖廣至
則論黜藩臬郡守之貪不職者各一人墨吏多
解綬去承天守備廖斌至貴倨也而縱舍人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八

漁獵竟公按部無所犯時以爲名御史已按順
天虜大入薊塞將薄都城下公策虜必犯通州
單騎馳之部分吏士登陴而守盡撤河東岍艤
舶虜至不得渡訶知有備乃引去 上方憂虜
爲盱食得公疏知所以守通狀則大喜乃超拜
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事
公請發帑金賑恤民間中虜者議汰京營冗兵
省漕粟以養沿邊戰士又請築京師外郭設薊
遼保定總督重臣屯兵通涿昌平密雲爲四鎮

鎮各萬人以壯聲勢固根本 上多采用其策
侯鸞爲帥當支餉則以軍興法喝公欲有所求
取公佯不省而第備芻粟以待所至皆給隨請
騎兵三千因糧車爲戰守報可鸞無以難公卒
愧謝尋解治餉還京已巡撫山東僅三月而東
南倭患起大盜汪直徐海等出沒海上攻剽諸
郡縣 詔以公巡視浙江兼制閩中尋改巡撫
公以軍府草創兵將不足恃緩急乃請假事權
多設方畧出瘼將之繫獄者籍括蒼趨捷子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九

爲兵使大帥俞大猷等擊賊夜縱火焚其寨賊
走向舟兵隨而擊之適颶風起賊乘間得脫別
將尹鳳以閩兵徼之大洋擒斬幾盡賊犯松江
公遣將盧鏜倍道掩擊大破之斬其渠帥蕭顯
鳳鏜皆自繫出爲公盡死力者也公撫浙二歲
功級至數千又盡覆諸並海奸民爲賊藪者
度賊所至州邑次第畢城之賊至無所掠往往
食盡遁矣甲寅虜入大同殺大將軍覆其師撫
臣坐失律徵下獄 上問分宜相嵩中外誰爲

真忠者分宜不知所對 上曰吾向所拔者王
忬耳遂 手勅吏部以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大同時歲饑軍無見儲公乞大農錢十餘萬遍
給吏士人人感悅而會虜入寇公與總督合兵
擊破之捕首虜百餘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僉
都御史乙卯廷推督臣以公副 上度次用公
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公至鎮而虜酋把都兒等入犯公發兵擊走之
因條上戰守機宜八事報可乃部署諸將自薊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永統出陵京後南控紫荆倒馬各屯兵據要害
爲聲援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與宣大督臣約
彼此有分地無分民視險所在各以便宜拒守
于是內備益飭而朵顏諸夷更爲我用虜日伺
長城下不敢入而益聚兵其秋屯懷來川攻南
塘攻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公督兵擊走之捷
聞進右都御史仍兼兵部左侍郎廕子本衛所
千戶世襲 上欲以公爲兵部尚書分宜阻之
不果時大舉討倭公遣裨將尹秉衡將卒五千

以往有功又數破虜及擒逆數受金幣 賜閒
旣連不得志謀爲寇益急乃以丙辰三月出不
意入灤河諸地頗有所殺掠 詔切責奪一官
爲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公日夜治軍分布加密
虜酋俺荅及打來孫等欲分道入塞東西相仗
莫敢先發卒遁去 詔復公原所奪官戊午虜
犯遼左大帥楊照與戰數追北有功公又數受
賜廕一子入監照故公所覆翼授以成畫者也
是歲大虜土蠻黑石炭等以精騎入犯我兵敗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之界嶺又敗之箭桿嶺以西又敗之黑谷公親
振甲督諸將逐出塞無所亡失功最大分宜故
抑之僅予賞尋以練兵事中公薊故單弱歲徵
諸鎮兵入衛議者欲練戍卒省調發而勾募新
集猝不能成軍調發如故行邊郎以是持公短
長還具言狀分宜擬 詔故盛其罪寬其罰要
公以後効公惶恐謝因疏列十有三事請以三
歲爲期分宜覽之曰嘻督何畧今何詳也且若
尚欲三歲耶明年己未東虜犯遼大帥照擊破

之獲首虜八百餘級凡公禦遼以所部兵戰十戰十勝禦薊歲以春秋時戒嚴虜翔視不敢入者什三入而無所利者什五利纔什一二及是虜合兵犯薊脇屬夷爲導衆數倍我我春防兵少益不敵虜乘灤河淺入潘家口大掠凡三日引去公初請援兵分宜以爲挾虜虛喝欲耗大司農錢密奏言不可聽 上心動及虜果入意稍解乃 詔停公祿併秋防并論而收捕諸將歐陽安等下獄論死他部將稍自引避公內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摧逼外顧無可與共功者益困不自得分宜客乃給說公乞歸而嗾御史論公不任事負 上恩當罷乃徵下錦衣獄竟以失律坐公明年遂不免寔庚申十月朔日也始公論宋興時分宜人其賄不能救固以心望及公以兵事受知上非次拔擢不關分宜而公所當劇虜大小之戰皆捷入則拒走之賞賚不可勝紀功名寔盛意忌滋益深及兵部郎楊繼盛論分宜抵死公聞之恨彈指出血而司寇公爲經紀其喪分宜

父子乃大恚恨不剗刃公腹而石之寘矣 肅皇帝神明英斷雅稱公忠何嚮者遇合之奇後摧折之暴也人臣之義詬莫甚於不事事僂莫大於負恩公兼被之陰譖顯劾激 上之所深怒而傳致之明憲誰能逃之公嘗慨然歎曰吾南逐倭不死北逐虜數歲不死今乃死相嵩手耶豈非命哉余甚痛其言爲之流涕蓋公沒無何而分宜斥罷于世蕃以逆誅籍其家 上固已心知公寃而惡譖者及 憑几之詔凡死忠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者皆恤錄忠而死宜莫如公故 莊皇帝推用遺詔還公舊秩 今上動率 祖覈視功狀而厚畀之卹恩所以宜公之湮鬱而貽之休問者寔承 世廟之志也嗚呼公亦可以無遺憾矣公生正德丁卯年五十有四配郁氏封恭人以司寇公爲侍郎考績追贈夫人子二長即世貞丁未進士南京刑部尚書次世懋已未進士南京太常寺少卿孫幾人士騏萬曆己丑進士士某士某皆斌斌有文世其家墓在州城項涇之

陽塋以隆慶己巳某月日至是始起冢立石爲碑而余爲之銘公顯門經術尤精於吏事其爲德于鄉及所推轂賢士大夫甚衆語在太師李文定公志及司寇公狀中故不具載載其大者銘曰琅瑯之胄代生英哲桓桓司馬乃振其閱有偉王公紹美庭聞正色立朝柱後惠文世皇在宥微狃孔棘旰食憂勞拊髀歎息公方攬轡義不避難擐甲登陴卒以城完帝曰真忠超昇右職俾理軍儲俾叅戎畫懷彼島夷乘颿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一

直

突來公往視師如崩如摧蠡茲孽胡鳴鏑內嚮公來朔方是膺是創薊門肘腋肇建督戎克壯其猷天子命公公拜稽首臣敢不力綢繆拮据罔有昕夕趕趕武夫周匝三垂屹如垣墉莫我敢窺批亢陷堅執訊獻馘駘其喙矣莫不震慄馳驅兵間呼吸死生豈敢定居身爲扞城功高名偉是生嚙脊維口鑠金有書盈篋兵懣于志莫邪次之公則殞矣封疆之思沒有恤錄皇祖是詔褒勞勸忠天子之孝何忠不顯何

勞不酬徽數寵章慰公于幽易奕聲光施于孫子刻詩墓門爲示無止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周公

神道碑銘

公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以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明年二月會典成予以公都校舊勞不可以沒世掩手疏言狀上特贈禮部尚書賜祭二出水衡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錢治窻窻並用尚書恩仍賜謚文恪蓋異數也又明年戊子十一月十有五日葬龍山王家塢諸孤炳文等以墓隧之碑請余與公同鄉舉官同詞林稔知公其曷可辭公諱子義字以方別號傲菴家世無錫人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耆老召見闕下抽一子從軍滇中寔始隸士伍志善有五子其仲曰昌言昌言子鑑鑑子濬濬以能詩工楷書名里中是爲公父祖父皆以公貴贈如公官祖母陸母吳並淑人公生端

重穎拔年十八用博士業受知學使者褒然首
應畿試矣而公曰此不足崇德致用益發篋取
五經及諸儒論說潛精玩索著數語及目錄見
聞要於傳理翼經抒所獨得不爲雕績以自標
異蓋自爲諸生其所挾持已如此嘉靖辛酉舉
于鄉乙丑登進士第已選翰林庶吉士讀中秘
書試詞賦類取高等然非公好也既授編修益
厭薄剽說綺語獨昕夕考覽國朝典制延諸
掌故咨諏之蒐羅放失舊聞至裨官諸史之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去

靡不精涉會修世廟實錄公與焉戊辰分校
禮闈已已使荆藩還理誥勅充經筵展書
官修實錄如故世廟初創禮更制故名繁鉅
公博蒐簡取最有法久之遷南京國子監司業
時時進諸生講說經義爲推本聖人所以立言
之指諸生人人意自得也一切差假率試文義
爲差次即故人邑子靡所私後祭酒至率按公
成事爲絜法而是時給諫余君懋學上書刺時
政語甚峻切疏從南中來而余公所舉士也于

是江陵意公掌南銓者遂阿指欲中以考功法
迫公議不可公聞即掩關臥諸生日蝟集門外
環泣請留久之乃强起視事亡何江陵奪情議
起九列競疏留同寮目屬公公執手向堂上指
曰此類曩倫者何卒不疏留而公用是益逡巡
不調爲南司業五年乃稍移北又踰歲乃晉司
經局洗馬燕翰林院修撰是時士習稍偷尊尚
捷給武健而公獨用鈍口樸貌與衡立以故當
參常疏外公公殊不悔也爲樸鈍願益甚已卯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去

典順天試尋清理武黃庚辰再分校禮闈夏遷
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爲祭酒教授畧如
司業時而法加愆即寒素子厲志修業寵異之
如貴倖即諸小侯以習禮至繩束之如寒素子
故事大學生日給餐錢往往爲猾胥乾沒終歲
不得公下令諸生持券詣祭酒受錢于是諸生
皆徧給而錢所贏積幾數十萬又令諸生貧病
者先月受給死而無歸者特給又斥其餘大治
學宮不以煩縣官其綜理周密皆類此也癸未

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轉左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公故明習國家事至是益精心校勘因革廢置犁然就理予所疏都校舊勞者也是夏奉命教習庶吉士俄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領職事如故公所爲教務端疑間靜而時有激勸曰諸君起疏屬儲禁林荷上恩厚若此而不以時自奮安所稱常吉勉之矣所品文獨重考索精詳終不貴靡曼乙酉滿三品考 上賜羊酒鈔錠給勲階 誥廕如制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嘗病特賜酒米羊豕士論榮之丙戌副閣學太倉王公典會試一時舉士多異才而公務先雅馴敘辭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爲勉有先進風焉時 上親簡閣臣未及公及廷推宗伯以公副言者遂露章請公不早自決然終不敢一涇公履公聞之曰安有爲人臣以不得遷官執執去乎吾耻爲競也然吾病矣去固當 上卻御史奏弗省 溫旨慰留公公上疏乞骸骨再不許歲且履端不得已強起會大官設春餅公

與冥比歸猶儼然薦歲事已雍容點檢架上諸藏書殊無恙厥明溘然逝矣悲夫公爲人寡言笑斤斤繩矩性孝友少奉兩尊人考終然居恒自恨晚達不逮祿養歲時薦享未嘗不涕泗沾襟也事其兄若姊甚恭與室人相對若賓接諸子偶得過不譙讓色怒對之改乃止日有日程即斥語細行輒備書以自鏡與人交不爲款曲至延引故舊振急周乏孜孜若不及平生無尊彝圖畫珍奇之好願獨嗜書書積餘萬卷多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七

手蹟凡三預校士師兩太學所簡拔多天下賢雋荐歷華臚然公未嘗一干以私公故不皎皎市廛名乃卒之日會嚴冬賓友就視臥內布衾練帷蕭如也公所著教語二十卷日錄見聞十卷中書直閣記藏于家其大者有 國朝故實可二百卷殺青未竟公自爲祭酒時殫力編輯竟午夜不寐而寮友門人無一知者既沒搜得其藁諸孤乃云嗟乎此亦足以觀公矣世之降也士大夫豪舉橫鶩艷奇節而弋尊名未有質

行闇修退然而處後者公博聞淵詣不爲藻飾
其內行淳備屋漏無忝不爲矜抗蓋巍然先民
之法程無知不知稱爲端人長者假令柄用必
有以表儀當世匡拯頽俗而天遽奪之謂之何
哉此余所以信公于蓋棺而深恨于推轂之晚
也嗚呼公生嘉靖己丑享年五十有八配趙氏
封淑人子男四長炳文官生次炳謨國子生次
炳勲武生次炳烈邑諸生女子六皆嫁爲士人
妻孫男二詳在少傳許公志中銘曰世尚瓊節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矜雄詞高足要路爭先馳下者齷齪如韋脂抹
檄禮教隳天彝公無抗激無詭隨履方應舉圓
中規大圭未琢美未漓潛修篤行寧無奇執義
凜凜堅不移吾耻儕俗甘違時粵初載筆燃青
藜枕經籍史軌湛思學探闢與窮津涯賢關望
苑何委蛇談秘講德相切劘濟濟多士欣得師
昭代典章星日垂惟公討論潤色之如有用公
究厥施坐令澆薄還淳熙胡不鼎鉉臻期願翩
翩乘雲去莫追高山可仰德可儀先進禮樂非

公誰崔嵬馬鬣留豐碑後有考德觀銘詩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李公神

道碑銘

莊皇帝御極之二年其元輔曰淮南李公當是
時方內乂安無犬吠之警虜嘗人不得志益絕
幕遠塞決河旣塞漕復通天子臨朝淵默恭
已而聽朝廷號爲無事然密勿之間趣舍異意
斷斷如也而公持重引大體諸稱翕赫可喜及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任數爲操切者悉罷不用蓋鹽醢雜進戈矛森
峙于前而公凝然泰然無幾微動詞色余每以
職事進見退未嘗不稱服其爲人公所謂有大
臣之度者也公諱春芳字子實別號石鹿其先
世居句容朱壠村後渡江徙興化爲邑人自公
曾大父秀始秀生旭旭生鏗號永懷公是爲公
父娶徐氏三世皆以公貴贈若封如公官配皆
一品夫人公生以正德庚午十二月十有五
嘉靖辛卯舉應天鄉試累上春官罷歸則究心

理學嘗從海陵王先生艮遊師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稱高第弟子丁未成進士及第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授內侍書典理誥勅庚戌丙辰再分校禮闈 肅皇帝居西宮親簡詞臣橐筆侍直乃度次用公拜翰林學士加太常少卿賜一品服已未主考武闈庚申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尋還部壬戌改吏部左侍郎癸亥擢禮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時宗庶浩衍皆衣食縣官經賦詘乏公乃瑣科條爲絜令諸宗有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登極因贊 上錄忠直誅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海內翕然望至治焉明年隆慶丁卯上初御講讀以公同知 經筵侍日講纂修世廟實錄以公爲總裁文貞公適有事 山陵獨公在直 旨下趣建翔鳳樓公極言海內苦工役久矣 上新政宜務休息奈何遽興土木令元元失望 上悟乃止終不復言營建事戊辰主會試取四百人所簡拔國士甚盛先後無與比文貞既謝政去 上益倚重公隨奏隨可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爾甲士而筐篚我諸將皆感泣願盡死虜不敢復近塞間有襲虜要功者公誠曰固吾圉足矣毋生繁端虜酋有所愛孫曰把漢那吉以內卻來附虜脅求之不得則款關乞貢市歸我叛人以贖 朝廷下其議言不便者十九中是十三公獨力言當許或謂前代和戎事可鑒公曰制和不在我耶前代歲致金繒約和親柄在夷狄今虜四面屈膝修職貢比外臣中國大重且虜既得孫而受封爵貪樂市利必厚德我幸奉要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束無盜邊邊氓脫于鋒鏑軍興費益省此兩者顯名厚實也奈何拒之或又言和且弛備有如黠虜渝盟出不意可慮也公曰備不在我耶我以空名羈虜而謹修其實綢繆衣柳休士馬以待戰順而拊之逆而拒之又何患焉乃復因日講爲 上開陳其端畫所以制禦之策 上注聽良久命如公議遂封俺荅爲順義王縛叛人趙全等獻闕下磔于市虜稱臣保塞邊庭臥鼓偃燧殆二十年自公贊廟謨始也公居常恂恂

言不出口至其臨大議引當否則介然不可奪其爲政務寬和鎮靜未嘗侵諸曹職守親故知交一無所私或引崔祐甫諷公公笑曰其人誠賢耶何所庸吾私不賢耶吾乃私非其人是重吾過也同事者挾私憾于文貞公欲有所齟齬公持不可則市色于公公固念父母老矣因乞骸骨去章數上 上不得已乃許之公事 上

五年初以翼戴功加少保校諒大典成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一品滿考兼太師建極殿大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學士再考進少師加柱國廕一子中書舍人者再封貢獻俘禮成進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祿廕一子尚寶司丞先後賞賚不可勝紀而其歸也則 手勅褒勞賜乘傳遣使者護行詔有司月給廩歲給輿隸寵數優渥前此所未有也公歸歲時紆蛛曳玉率子姓奉觴父母前爲壽已而歎曰昔季路曾參悲養不逮吾乃徵 上恩以餘年色養二親天假我厚矣居久之永懷公及徐夫人相繼沒公猶孺子慕已病目失明

以萬曆甲申三月某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五
今上以先朝元輔加祭至十三壇飭有司治墓
贈太師謚文定廕一子尚寶丞其年十月某日
偕配贈一品夫人徐氏合窆于句城塘之兆子
茂年尚寶司丞先卒茂材今爲尚寶司丞茂德
京府治中出爲寶慶知府茂功中書舍人茂業
國子生茂中茂和茂對尚幼凡八人孫十有六
人曾孫九人詳在少傳新安公志不具載公少
日多貴徵每出入見一老叟掖之行一日當午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忽指天語公若見雲中鼓吹迎昇元耶公仰視
遂失叟所在嘗夢一人緋衣象簡導公至便殿
謁 高文二祖若交慶得人者已降座屬公曰
吾家大事付若及公卒之歲里中人有絕而甦
自言恍忽中見一朱衣捧 上帝錦詔召公亡
何公卒嗚呼公生鍾靈淑出而際 聖明光輔
兩朝緝緯太平之業具慶全昌榮名壽祉于域
中寡二殆天啟而神奉之古所稱降嶽乘箕不
虛哉余故敘次其事而系之銘以授公之子茂

材等使勒諸隧首銘曰在詩烝民生神由南
茲天子邦家之祚顯允文定令德令儀良弼代
言 上帝之貽日中指天神叟告異明明 二
祖曰畀之事乃冠廷掄乃儲史職西清特簡舍
毫錄直三錫九遷特達受知汝作秩宗遂陟鼎
司嘉隆之間協心共理有厚其終有正其始辰
猷入告 重瞳屢回諫容折檻役罷露臺五利
和戎一言贊決天驕解辦入我羈縻中外安瀾
當宁垂衣伊誰之功公在樞機公如鹽梅叅和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鼎俎調適衆情不茹不吐公如霖雨膏潤八區
欽其神功退然若無丐此國身以寧父母完福
令名惟公則有朱衣錦詔 帝則召之舊德元
臣 皇則悼之粵有 卹恩易名增秩匪私于
公眷是良弼句曲之原 賜塋巋然勒詩穹碑
何千萬年

墓碑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先
生墓碑銘

余曩與新安許公維楨婁東王公元馭同在內閣三人者皆畿產而皆起家詞臣典機密號爲同心談者謂之盛事比稱說諸生時所嘗遇督學使者則皆出方泉先生之門先生蓋董學南畿有衡鑒與衡水楊公宜齊名而余三人皆特荷獎拔蒙國士之知者也竊伏念漢時公卿常名其師說以璧帛安車召起即不能修古誼猶當以時望推轂先生而先生之計至悲夫于是先生之伯子洙旣謁許公爲表王公爲志而復

賜閻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徵余言曰此先人之遺命也余不斐誼不可獨闕則爲最先生事狀著于碑先生諱鏜字仲聲方泉其號衢之江山人也姓趙氏其先出宋商王元份靖康間從南渡始家邑之竹和里元季徙泉塘稱泉塘趙氏國初同鵬者號種菊老人生思湯爲瑞州府經歷生志謙志謙生志夔爲平海衛學訓導生泉塘翁鳳山封御史先生父也母封孺人胡氏先生自少時秀敏而文訓導公奇之今受業林惕齋先生所已試有司輒

冠其曹嘉靖丙午舉于鄉丁未成進士選爲庶吉士已酉授河南道御史督饒長蘆所條畫便事多見采用時方急軍興度支賴焉已按應天六郡風裁遶起無何改視南畿學政時賓興期迫諸生待試者萬餘人先生刻日校閱不十旬而遍余嘗從衆中呈卷先生泚筆加點一瞬而盡已數十輩踵至亦如之時論服其精敏其所取士常在驪黃牝牡外不以聲句間或通卷抹撥而寘高等或叙次稍抑而獨呼召使前對衆

賜閻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稱揚之後皆取科第以淹滯崛起者不可勝數至其訓誡嚴整務以明義理敦節槩爲急功令肅如也時津塗有所請寄悉扼不行有陰嚙之者而先生亦意不自得乃移疾歸久之起補河南道刷京畿文卷尋陞順天府丞無何改大理寺少卿聲稱籍籍輦下已丁泉塘公憂服除補膳黃右通政未至而協理都御史闕廷推首鄒公應龍以先生副及命下乃屬先生蓋世皇所自簡也先生旣荷上特知思有以報稱

乃上臺規六事會 龍馭上賓不果施行隆慶
改元遂乞骸骨歸田里日與二三故舊徜徉自
適于文溪郎石之間意泊如也時部使交薦先
後不絕而先生故同館士方用事貴重或謂先
生可折簡而致蒲輪先生謝曰吾老矣終不能
伺人口吻而媒進用因以四留顏其居自號留
齋居士所以志也家居十有八年而卒是爲萬
曆甲申年七十有二先生天性孝友事封君及
太孺人謹甚撫弟月泉君有恩置義田恤宗族
及修家乘皆有法持身廩廩遇事輒殫心力無
少偷惰至其與人交洞見底裏不爲畛域其學
故有師承發爲文章粹然一出于正蓋先生之
所養可知矣所著有家譜六卷留齋漫稿十八
卷藏于家配毛氏封孺人子男五長即洙河間
府通判次洙庠生次河次江俱太學生次海孫
男八婚媾皆名族詳在志中不更載其葬以某
年月日墓在玉山縣祝家山之陽銘曰帝胄王
孫望于吳越不顯亦世昌延濬發荷歟先生經

術起家中秘儲才蔚爲國華執法殿中牙冠疑
凝慷慨升車澄清郡國江淮多士有驥如雲譬
彼孫陽一過空群品騰陶鎔卓有神識功令肅
然爲世楷式乃貳京尹乃佐棘卿握紀平刑通
駿有聲矯矯中丞翼宣王度有命自天 皇情
攸注竑議昌言以荅殊知攀髯莫從解組長辭
冥鴻九霄逝駒空谷郎石文溪悠然邁軸退何
勇決進何遄巡不盡之施以遺後人壁帛方來
龍蛇遽識疇爲渠燠疇爲衡鏡玉山之陽鬱鬱
崇阡仰止在斯于千百年

墓碣

封工部虞衡司主事凌先生暨配陳安人

墓碣銘

石林先生有三丈夫子而伯與季皆起巍科陟
臚仕蔚爲名卿大夫先生遂大貴顯或曰先生
能教其子卒食其報云而吳父老嘗言先生素
高義有古人風雅見重于薦紳長者不獨以其
子故余以是益敬慕先生先生之季子叅政君

嘗善余來告先生葬徵余言于墓道之碣乃次其行事而書之按先生姓凌氏諱某字文紹石林其別號也其先世居東吳爲著姓後徙直塘自其祖某始直塘故治常熟已割隸太倉遂爲州人父曰處士公某母葉氏先生自少穎拔器度如成人父母特愛之處士公嘗所善儒生陳文耀早卒無子其婦時穉幼女以居誓守節不更嫁處士公憐之乃以先生贅于陳曰是不使孤女無依以憂節婦而先生卓犖有樹立能護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陳氏貧卒成節婦之志焉先是太宰陸公完臬江右道吳時念文耀弟子也數數存其家召見先生器異之曰陳生無子而有子矣問何以不業舉子先生不應時涉獵經傳知大義而已暇則爲詩皆真率有體故州守黃廷宣嚴明吏也先生嘗入州治訪所親過其廳事守粹顧見召詰之知爲先生也又能詩因試之詩遂大見賞愛驩如平生先生始益知名陸太宰以平賊功致位得權諸子弟稍稍自恣賓客闐滿皆脂韋

求昵先生獨以禮法規之太宰益加敬延先生于家塾課其諸孫復使使召先生欲官之先生固遜謝不欲官也久之太宰坐逆濠事下獄免諸賓客懼禍爭先亡匿無敢言陸氏客者先生獨徃視其家無異平日太宰出語人曰古稱不悖德長者至如凌氏子近之矣先生旣曉暢物情遺棄榮利其于世泊如也而家居亦不喜治生產處士公嘗析之產悉以讓諸兄曰吾旣以屬陳氏侍大人養者諸兄也吾安得有此里中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益多其讓云伯子長好學游郡庠有聲先生課之益嚴而會博士錢先生爲陽明之學于吳中先生趣伯子徃師之曰學不聞道文藝末焉耳已而季子亦弱冠知名先生訓之如伯子以故郡中人士咸出伯季子下雖先生亦自謂郡中人士莫吾二子若也無何伯季同領鄉薦先後登進士第伯子爲宜春令召拜給事中季子爲南京工部主事得推封先生兄弟同時仕兩都而先生又以子貴有司臺部使者徃候其門冠

蓋不絕或以歲時過先生爲壽里閭榮之而先生夷然若平生足不踐城府時服故巾履薄游里社中人莫知其貴也伯子嘗上疏言事兩受廷杖家人錯愕不怡先生顧自喜曰是言責也季子佐浙臬值倭警日馳兵間勞苦萬狀先生顧益喜曰是官守也每貽書切戒諄諄唯忠君報國語伯季愈自奮激卒仕爲名宦如先生教焉伯子爲應天府丞卒于官先生哭之慟得目青季子遷江西參政還念翁不欲行先生強起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一

墓

慰之曰行矣毋以吾老人故負國恩汝第業其官即千里猶在吾側也季子不得已就道意常忽忽三月而先生計至又兩月陳安人亦卒安人即文耀女也婉嫕貞靜有母風佐先生起家教諸子必以正既貴清約如貧家蓋與先生齊德云先生生于某年卒于某年享年若干安人生于某年卒于某年享年若干子男三人伯某終應天府丞仲某季某今爲江西布政司叅政孫男五人女二孫女七叅政君與仲兄以其月

日奉先生及安人合葬于直塘南澤圩之塋余承乏國史史得書天下有德行義者乃先生與陸氏終始辭榮爵弗居趨阨困不避豈非世所謂好德務義傑魁人者耶今號爲士大夫者或驚利權輕去就輒有所附以起而及其覆也羣然掉臂而去或下石焉其知識往往出市道人下聞先生風可愧已今祭酒瞿先生篤論君子也其說與余合銘曰維凌之先世宅于吳肇有今名濟發其祥奕奕繩繩以及先生偉哉先生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一

墓

材敏而良德儉而貞好修樹義是稱長者洽于鄉評粵昔太宰隆隆炎炎而終則傾惟彼小夫蠅附鳥散去就弗恒先生曰嘻死生貴賤乃知交情已嚮其利弗避其厄古道斯存繫公有子如圭如璋維邦之禎蜚英甲科踐殿中外蔚爲名卿匪由二子教自先生義方是徵人亦有言積德百年子孫有興曷如先生世誦德義而身顯榮南澤之渙高四尺者先生之塋太史作銘樹之豐碑以垂厥聲

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徐公墓碣銘

京兆尹徐君維嶽既拜命無何而會上誕育
皇孫升嶽 慈極敷恩兩都之在列者以故維
嶽之父三石公得贈通議大夫如其子官云公
始贈縣令再贈御史及是而三稱大僚益貴重
于是維嶽請余請曰先子生平操堅及所以訓
育不肖者有皇甫司勳王司寇之志與碑而安
陽郭少傳嘗表之矣比者徵 上寵靈獲有三
命將揭諸墓道以昭 天子之明貺而不泯先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子之令聞則籍先生一言以詔來者余謝不獲
乃綴其事行而銘諸碣公諱履和字子樂三石
其號徐氏之先出南州孺子其徙蘇州居常熟
之直塘里自壽始後十三傳而徙長洲之采雲
里自淵始淵生朴朴之仲子耀以伯子尚寶卿
履祥貴贈刑部主事今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
公之父也母曰浦淑人公少失怙沉敏有大志
學成選弟子員尋入太學雖數奇不第然所交
皆英俊爲司成所賞識人稱其才始析箸不敢

與伯兄等然能修業而息之極致其毳以奉母
氏人稱其孝家居絕意仕進頗構園池臺館雜
蒔花木時時呼所善觴歌竟日以自愉快曰人
生貴適意耳惡用是營營汲汲者爲人服其達
自奉不過三簋而好急人之困惇友愛睦姻族
不斷施予人服其高義其訓維嶽兄弟咸有家
法賓朋洽比不使與會曰無妨學業無習惰游
肅如也病革召諸子弟無乖刺取篋中質券悉焚
無屑越和協爾兄弟無乖刺取篋中質券悉焚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之曰無府怨以貽若等人益服公之善教云公
卒之年三十有八元配陳氏祭酒公霽之孫有
令德寔生維嶽累贈淑人繼吳氏封孺人贈淑
人子男四長申即維嶽丁丑進士今應天府尹
次晉錫文錫蕃錫墓在郡城東伯字圩他詳碑
志中不具載余按國家命官班爵率視其材品
功能而爲之差次然有資不逢世位不滿其德
者而惟天之佑順若提衡然屈者伸之抑者揚
之不干其躬則于其胤祚猶持券而合也以公

之蘊抱百不一試而又奪之年亦屯且蹇
昌延濟發以有維嶽崇階顯秩播之綸章而
泉壤豈非既定之天而域中所稱吉祥善事者
耶銘曰彼蒼蒼仁不必壽及其既定乃昌厥
後顯號榮名有德則遵濟源彌長食報彌厚天
道張弓斯言不謬勒詞貞珉永昭福佑

阡碑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叅議吳公新阡碑
嘉靖癸亥七月朝列大夫湖廣叅議龍峯吳公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卒于家越明年甲子某月其子太學生尚朴等
葬公于高景山之麓先是太學奉公柩歸陽山
將附于文端公 賜塋之傍弗果尋卜地得高
景山曰是公常所遊憩其間者遂壞樹之以爲
公藏成公志也既葬太學來徵言余故綴其事
作新阡碑曰公姓吳氏諱子孝字純叔號海峰
晚更龍峰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文端公之仲子
公生有殊質童時賦詩多驚人語既從文端公
居翰林日濡染典訓聰明益拓稍長遂通經史

百家言爲文詞議論藻麗風發遑然以經濟自
負一時名臣魁儒皆慕與之交時有史宗黃三
人者並以才鳴江南公與其三人游輒讓公居
其右由是并稱爲四傑云公舉嘉靖己丑進士
選爲翰林庶吉士會權貴有嫌文端公者陽浮
慕公才實心害之竟出爲台州推官以部使者
薦召至闕下再出爲廣平通判久之拜南京吏
部文選主事于是文端公老矣公上疏乞終養
詔許之公在告能養文端公志以孝聞既喪文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端公服闋爲忌者所譖失吏部得禮部精膳主
事尋陞光祿寺丞時宰相子方怙勢凌折士大
夫惡公異已乃以計傾之遂出爲湖廣叅議分
守下荆南道提督太和山無何諷銓司落公職
致仕公遂以湖藩終云公材高任氣節常持論
峻激不能儕俗下人憎口日哆終不得踐華要
士論屈之而公夷然無沮悔色所至務業其官
推天台讞獄獄平判廣平畜馬馬息丞光祿裁
費費省率皆最其列其被譖而分司太和也益

侃侃持廉介歲例悉委有司權璫無所染指又
稽其羸櫟所在賑飢民全活甚衆荆南民謠思
之歸則延訪故舊徜徉湖山窮覽吳中之勝所
居距虎丘不數里而近數數呼所善觴詠其間
或子孫皆從更相倡和爲樂絕口不及宦情士
益以此高之凡優游林下幾二十年卒公儀狀
豐偉襟宇宏曠每對客劇談纒纒不窮初嘗論
道濠閣瑾事及南北夷情曰後當然已而果然
既致政家居猶糾率鄉兵設禦倭方略爲保障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聖

計其注心經世如此遭時譏忌弗究厥施發爲
詩文雄視作者有說守平胡論諸集行于世子
五人長即太學君次尚儉尚默尚潔尚遷俱以
才名世其家尚潔先卒徐子曰諺有之力田不
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世之巧宦希合者不鮮
矣乃如公軼材淵學橫睨一時嶮巇齟齬仕不
能至樞要可謂不遇然其一寵辱輕去就曠然
自適其校島鳥咄咄者不同日語矣天畲之位
卒昌其詞能不朽于世真偉人哉真偉人哉公

卒而學者私謚爲真毅先生碑載其大者他世
系年壽姻屬具在表誌者不復載

碑

重建秦太尉廟碑

余嘗觀江左蕭梁之際以彈丸一隅反者數起
往往摧城破邑流血暴骸民至不能保其朝夕
而程忠壯侯靈洗提一旅之衆擁全鄉間功施
乎當世卒乃位冠軍爵通侯子孫廟祀世世無
絕迨宋寶慶端平間師旅繹騷疆圉日蹙國命
不絕如綫而潘壬李全之徒僦刃內嚮吳民望
風竄匿所在爲墟是時秦太尉乾奮身折衝以
兵法部署鄉之子弟結壘列柵而守寇憎不敢
逼卒完其鄉事聞詔授護民太尉沒而鄉人廟
祀之以歲之九月九日將事太尉卒之日也蓋
越數百年更代凡幾而二公聲烈起而相望于
大江之南可不謂奇焉然忠壯之事炳在史冊
奕世光顯縉紳先生能道之其廟在祀典郡刺
史以時奉幣祠下率先吏民三老故其聲尤著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聖

太尉名迹微渺獨鄉之人能傳之遺祠巍然有司不與俎豆及廟燬于火歲久祀廢鄉人亦莫能舉也蓋太尉之裔孫登爲余言吾秦氏世居吳江之黎里里有先太尉廟太尉五世孫森仕元爲金王府郡馬始拓故址一新之又二世國朝審理正弘益以祀田四畝香火之奉不乏乃今當吾世而失之遺先人功德不著墮鄉人之義不傳是登之罪也夫乃以萬曆丁丑作廟于墓旁去故址百武爲堂三楹門如之後爲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望

寢奉太尉主居中左右昭穆以次列族之祧主及無嗣者附焉繚以周垣庖湍皆具令道士居之復割田十畝名其戶曰奉先使蕭燭祀事以是歲某月日告成于是登之子爵一來京師屬余紀其歲月余觀太尉事絕類忠壯皆祭法所謂有功德于民者獨廟祀不領于有司而屬之鄉人其廢也幾莫能復蓋稍與忠壯異雖然有賢子孫焉復之令廟貌不移休問無實斯亦足稱矣余故著其事且系以詞詞曰三江之陽滙

爲澤國民食于耕種藝黍稷黎里上腴太尉所居曰有土田曰有室廬宋祚式微鋤耜內迫一夫噪呼萬姓辟易野有暴骨家如懸旌疇其衛之按堵不驚矯矯太尉以身爲翼材官蹶張不召而集氣雄虓虎聲疾殷雷先人奪人寇以不來婦子嘻嘻旄倪偃息覆我活我太尉之力施澤下土乘雲翱翔我懷其人在帝之傍作廟奕奕擊鼓坎坎祀事孔將飲食衍衍歲月其徂鞠爲薪堯明神所棲風雨漂搖父老咨嗟有廢莫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望

舉子孫保之爰棟爰宇渠渠夏屋膺膺原田聚族于斯奔走豆籩昔在忠壯裸獻無絕太尉似之有聲烈烈粵惟雲仍載振厥宗豐碑屹如標懿勒鴻惟忠惟孝世世血食千秋萬年過者必式

大中丞徐公分置學田碑

古者畫井授田不及于士而士不患貧者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考其時力田之民靡不足于俯仰而各以其私衣食其俊秀之子弟其子弟雍

容燕衍日習于絃誦之業而無饕餮朝夕之憂
所謂寓養士于養民相濟而相安者也古之道
也井田廢壞皇澤壅關天下有凍餒捐瘠之民
而後有阨窮困乏之士士或袒褐不完藜藿不
厭靡所資藉以糊其口則北門有終窶之嗟其
究也隳阻其志惰窳其業軼而之矩矱之外則
子衿有挑達之刺余誦其詩論其世未嘗不喟
然于王道之闕而扼腕于士之不幸也 國家
建學設有廩餼以待士之異等者然循格而升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及額而止以程稅不以恤貧貧士衆不勝收也
而學田之議行焉其田隸于學宮博士領之其
入以給多士貧者受之歛散有經施賑有度變
通于法制之所未備而灌注于恩澤之所不周
乃得以濟其阨窮而紓其困乏倘亦養士之遺
意而古道之不亡者歟然自余涉世以來所觀
良有司加意學田者董董可數而擁旄憑軾之
臣職任繁重惟詰戎阜民爲兢兢未遑庠序之
事也今大中丞建寧徐公來撫江南比及三年

則百務振興四境寧謐人人感德矣而公猶咨
咨不釋于懷曰吾受 天子命殿綏一方民吾
民士吾士也于此安宅于彼向隅我能漠然而
秦越之乎乃議置學田以周貧士而間以質之
直指房公房公贊其決乃檄所屬有司咸致行
之罔敢不亟其費則取之關稅之羨金蓋郡丞
許侯某嘗攝關事而籍之公帑者凡爲郡五爲
州縣二十有七爲金六千一百有奇以差次受
給焉旣而羣有司相與協助以廣公之仁政聞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一 星
右素封之家爭相勸輸以赴公之義舉蓋學田
且日益增所以給貧士者日益裕而公之深仁
濺澤旁皇周浹于比閭橫校之間其有造于江
南弘以遠矣于是吳令周侯某來徵余言余故
記其事而系以詞詞曰隆古作人菁莪棫樸曰
惟俊髦旣富方穀田不井授室乃磬懸民之無
祿乾餱以愆士也不辰如鮒涸轍飯糗羹藜鶉
衣百結疇爲解衣疇爲授餐側弁而哦啼饑號
寒曷不固窮易節喪志北門有嗟子衿有刺豈

無餽廩不救顛連何以周之甫田十千憲憲中
丞允文允武爰念章逢軫其疾苦乃斥羨金以
易上腴維秬維秠我將我輸膴膴昀昀饔粥于
是息焉游焉中丞之賜春誦夏絃含餽以饔薪
之楨之中丞之貽羣吏象指以購以助兆庶仰
流翕然爭赴濟濟多士慕義懷仁思樂泮宮藹
如陽春周詠召公甘棠蔽芾鄭歌子產田疇子
第公也兼之頌聲洋洋標懿勒鴻以垂無疆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二

墓表

男用懋校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謚端肅葛公墓表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墓表

封翰林院編修沈君墓表

封南京光祿寺卿劉公合葬墓表

賜閒堂集 卷二十二

封戶部河南司主事彭君墓表

王山人子幻墓表

鄉進士吳君墓表

贈光祿寺少卿袁公墓表

贈戶部貴州司郎中曹公墓表

壽官曹翁墓表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呂公墓
表

原缺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二

墓表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謚端肅葛公墓表

今海內名公卿以清方篤亮著稱 三朝完節
令終者則余所覩御史大夫葛公其人云公諱
守禮字與立別號與川山東德平人也弱冠舉
嘉靖戊子鄉試第一已丑成進士授彰德府推
官治獄寬平引大體持重人無敢以私撓者分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二

巡嘗獲盜盜株引富人土族甚衆公一訊具得
其情盡釋之忤分巡意則短于巡按御史御史
取藩府獄試公立決乃愈益推服更薦公 召
試臺省以年未三十授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
關至則修舉諸法制未備者朝鮮使致國王餽
公以封疆臣無私交固謝却之貢夷數闖出禁
物公譏察如令有緹綺倚徼巡橫索關吏公竟
按之自是關內外肅如也已丁外艱服闋銓司
再引公公拒之再遂補禮部祠祭主事遷主客

員外郎儀制郎中時王府多越法有所求請公

輒案令甲拒之或遣人賂遺至公則不敢犯曰

無奈葛郎中執法何也由是公名重 京師轉

河南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範謹功令厲材賢

中州士斌斌多顯者又以歸德夏邑當遠道盜

所出沒言于撫臺疏請升歸德爲府已而叅政

山西轉按察使爲陝西左右布政使境內皆有

藩封故嘗藏命爲奸及構訟不決者聞公令下

皆欽戢晉府度田太原寧武間民以爲豪奪已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二

產相與鬪變公罪其首惡令民得田其中吏以
時徵稅輸之府爭遂息秦府占民田爲牧地公
告以晉事卒歸之民嘗以左使入覲吏請括庫
羨治橐中裝曰例也叱去令籍之官垂橐入都
一無所餽有小吏誤署老疾公詣部白之太宰
詫曰藩司自署其考而自忘之耶公謝曰屬吏
皆從郡考初不識何狀旣見而非故曰之此自
布政錯耳小吏何罪太宰歎曰至吏部乃肯認
錯今無其人亟稱之無何轉右副都御史巡撫

河南首均賦役飭武備抑豪右恤閭左獎廉
貪而躬以清約爲率久之 召拜戶部右侍郎
督餉宣大山西條畫儲餉便事多見 采納改
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歷四年三攝部事所引援
多淹滯不問資格惟其材試吏一如故事不以
貴勢干請有所軒輊時服其公陞南京禮部尚
書曾地震祭九卿當事者有憾于公勒致仕隆
慶改元 召爲戶部尚書疏請勸農興錢法修
租庸令調停國計合時宜而止會 覃恩大賚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邊軍或言士伍多空籍宜因給賞汰之費大省
公爭言此 朝廷曠恩而用刻覈從事是以鼓
萬金賈九邊怨也議乃止曲阜令不辦或請罷
世職更用選人公曰此 祖宗崇報先師至意
今孔氏非乏人不擇人而更制耶不可其持大
體類如是太夫人春秋高公乞歸養終制起刑
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先後上
疏請講明律例禁有司淫刑振紀綱厚風俗申
飭御史按部憲體及以官箴士節規切新進

詔皆允行之四方爰書輻輳常日夜檢閱多所
評駁必求中情法乃已再領中外大計品騰精
當會 上親獎廉能吏逮治諸貪殘者吏治烝
烝不至于奸公贊襄有力焉公初以二品滿考
有羊酒寶鏹之 賜及是再疏引年 優詔諭
留之比再考固乞骸骨疏四上乃得 允 詔
加太子少保 賜乘傳歸令有司致月廩輿隸
自隆慶以來九卿得謝事蒙被 眷渥者僅見
公士論榮之公歸踰年大臣會薦冢宰猶以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名上無何病卒訃聞 上輟視朝贈太子太保
謚端肅 命給祭葬如例乃以七年某月日葬
于杏里西隔津河之陽于是公之孫戶部郎昕
鄉進士曦來屬余表諸墓公隱行在家庭德誼
在閭里宦績在海內多不能殫述而余竊侍公
同 朝則觀公立朝大者當其夙夜兢兢進止
有恒度事 上最謹而不斷爲恭稱引 國事
當否徐以數言折羣議屹然中立不與衆煩仰
不斯爲直敞衣疏食自尊貴弗改取予不苟一

介不斬爲潔攬止足之分進退綽然不斬爲高
益居廷如其家蒞衆如其獨設言如其行無矯
矯察察之譽而以師表人倫典刑邦國若敦彝
嶽鎮人人知欽而重之古所謂大臣者非歟余
故論著之使刻諸隧曰是惟御史大夫葛公之
墓後有考者其在子斯他世系姻屬生卒月日
語在志中不具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墓表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五

同州城之北數里許曰漢村有丘隆然旣樹旣
封曰維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馬公之墓公以舊學參大政爲 上所眷知自
明興二百年來關中無兩然海內猶未厭于公
以用公晚也公拜 命不數月而病病且革
上遣中使臨視醫來 賜性牢食餌加渥卒不
諱 上爲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少保謚文
莊加祭十一壇所司治葬遣使者護其喪歸里
廕一子中書舍人 恩數最優于生死無憾然

海內猶咨咨深慟公以公未究于用也嗟乎

明王慎簡弼臣至不易矣天若賚之而又亟奪
之何哉悲夫公諱自強字體乾陝西同州人也
別號乾菴士大夫稱乾菴先生云嘉靖庚子舉
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
檢討滿九年考陞修撰以父贈公喪解職尋以
大典錄成進侍讀起家司經局洗馬領國子司
業事還視局篆轉國子祭酒 上在東宮公以
少詹事兼學士進侍講讀仍掌院事已遷詹事
府詹事 上登極擢禮部右侍郎克 日講官
尋轉左領詹事府事丁繼母憂服闋以原官
召起改吏部左侍郎 日講如故尋陞禮部尚
書 世廟實錄成加太子少保戊寅三月以太
子太保兼大學士直文淵閣是歲十月十有三
日卒之日也公在翰林同考會試三主南畿試
一竝稱得士太學規條淺弛公至一新之訓厲
學官諸生蒞宿靈抑請託一稟于功令無所寬
假時生徒大集公請減諸司歷事期三月令侍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六

次者無留滯有貧困不能自贍者常厚給之計
生始憚公已敬且愛公人人慶得師矣其在講
幄當 上之冲年公言幸以經籍備風勸宜有
所感動開發深文微詞無益也故公所論說皆
簡徑明切而音吐高亮進止矜莊意發乎忠懇
上每虛已欽容受之甚安近焉嘗聽公講畢起
至幄後猶嘖嘖稱善間以語于宮中及與少師
張公語亦如之迨推禮卿也猶遣中使問閣臣
尚書兼日講否閣臣具言禮卿職任繁重不能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七
兼狀乃已然 上時時屬意公他講官莫敢望
焉禮曹掾故與王府宿猾交關請事窟穴爲奸
公一切繩以法旣而曰夫官不親事假手掾而
以賈重于人是招之賂也奈何禁之自是王府
疏至輒親決決事日有呈中呈乃已掾抱案勿
睨不得有所言已則榜示之門外自是掾廩廩
相戒不入賄而王府人乃亦無薦賄者故事文
武大臣沒則禮官據例 請卹例多刺謬人有
幸心公條議畫一 奏可遂著爲令張真人者

隆慶初已華封及是請復 上欲許之公不可
上疏請崇正黜邪抑絕請乞之路辭甚切直事
竟從中處分公欲更疏諫或固勸之乃止北虜
通貢市乞賞漸踰初約公謂長此安窮非計也
宜勿聽事具禮曹章奏中公在內閣未幾然憂
公思職終日欽欽意若不自得者臨終猶諄諄
言吾受 上恩無以報語不及私蓋行後公九
年爲史官已共事 講幄已又佐公于春曹同
日而被內閣之命先後以職事從公且二十年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八
習公深矣公儀觀豐偉嶷然如山語言色笑未
嘗無故而發然寬容樂善議論常依于長者性
嚴整密察自樺施履屐各得其置有所咨問務
盡曲折不以瑣細爲嫌至臨事而斷持議深堅
卽責育不能奪也好周厄振窮解衣授餐之惠
不可勝紀然公廉執法請謁無所聽人不敢撓
以私與人交終始有禮或以疏節見讓久而無
幾微待之如初馭下嚴始見謂操束不便旣而
安焉最後深德公無不願爲死者益公涵茹之

量凝定之守深微之識計當爲國家荷艱負重
共濟鴻業以光太平而今已矣此海內所以悲
用公之晚而咨咨深慟于公也公孝友在家庭
德義在閭里世系姻屬在家乘不悉載載其行
治大者以授公之子鄉進士怡兵部主事慥使
刻之墓門示後人無忘焉

封翰林院編修沈君墓表

橋李有獨行好古之士曰肖山先生沈君諱弘
光字道孚世家平湖之石庄里其先四世業耕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九

至其父兩山公某始通尚書補邑弟子入爲太
學生及君生之十二年而母毛孺人見背幾以
病瘵廢學者屢矣年二十五始習句讀已攻舉
子文兩山公憐而禁之兒寧日暮而千里邪吾
願兒延年不願貴也君跪而請曰大學獨以榮
貴乎不學而視焉襲襟裾大人安所事有子矣
且猶田作大人旣播種矣兒弗克耰耨耒耨者曷
從知徑遂哉卒授兩山公經有聲諸生間尋入
太學游海內名士長者益高論獨喜目負然終

不第也兩山公晚屬疾君扶持數歲疾爲再起
更一紀而歿性喜施然多在昆弟三族朋友間
兩同產適陸與張俱貧則爲買腴田給陸而收
養張之子曰以不忘乎先子也爲瘍醫娶妻長
子俾克有家曰是嘗已先子疾先子所不忘也
兩山公所撫弟炎者初與君同養于毛孺人長
而敬事之不敢以狎廢禮母弟弘美早夭所以
卹之尤備後以少子懋嘉育其孤女擇對而字
之人不辨其非君女也治家嚴而有法諸子雖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
少必衣冠見之有過輒閉闔不食長老爲請數
四乃已內外設重門數十司鑰于枕上手作條
教示家人有犯必按而責之故門以內肅如也
里中轉相慕效以爲家法焉嘗言郡縣所以不
治縣賦役不均而以豪右病閭左也其法莫如
抑兼并厚卹貧下提衡施槃與之畫一乃作均
平議于有司頗見采用又慨然慕古收族合宗
之誼置宗子田具爲教指以訓迪子姓疾旣革
猶謂諸子務以意善行之令可爲經其篤志

如此嗟乎俗化之敝久矣有司莫務卹民卿大夫莫務收族欲以更化爲理易澆爲淳豈不難哉若君志不施用于世而所欲效之卿與其修之家者其概可觀矣始君再病瘳時悟性命之說所著有愛正編行于世子懋孝爲翰林編修時惟封及君君于是有官稱云君生五十有九年卒初娶俞孺人有婦德孕七月而生懋孝十日而歿歿四歲而見夢其子髮髮羅襦宛若平生亦有異乎一死而漸盡者也作墓表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士

封南京光祿寺卿劉公合葬墓表

方今楚之名公卿相望于朝廷間而大理卿小魯劉君其一人也大理君以清節雅望致位九卿方爲上所嚮用然海內不難大理君之賢而多封中大夫公與淑人之教云蓋大理君童而穎秀郡守器之將薦諸督學使者公雅不以速成躁進爲賢固辭諸守曰孺子未學則與秦淑人內外程督之居恒自文藝外往往勗以古名人事業曰學不專章句也每迨夜篝燈熒然

淑人躬執組紃佐大理君讀以爲常未幾大理君成進士爲主事吏部晉考功員外郎公淑人所至以其職教戒之屬大計天下吏公詒書大理君曰兒慎之哉是黜陟幽明重典也其里居一務簡節高致戒門者毋輒通賓客有故人數千里外走幣脯爲訊公弗入或謂公東脯何嫌公笑曰吾豈以東脯故易吾志哉大理君爲光祿卿以考績封公淑人及公父母皆得推贈而喜可知也曰吾以布衣微天子恩厚頂踵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士

莫知所酬是在孺子矣以故大理君嘗便道歸覲欲留不行及謀請告者數公淑人皆不許而數戒語之曰兒第一意公家事爲吾所欲報天子者無徒念吾兩人爲也其曉暢大義如是公爲人仁孝事二親色養備至居喪以禮歲時伏臘輒感念嗚咽至老不衰生平口不挂人臧否及里閭中或有煩言就公亭質公徐出數語剖析事理洞然人人皆意去貧不給者死無以爲歛者數振業之寃白者挺身直之嘗活

誣盜者七人公不自明七人者卒亦弗知爲公德也蓋公天性樂易長厚而淑人恭儉勤敏爛于內則其贊助爲多自劉氏姻黨及鄉之士大夫咸稱曰劉公有德又曰淑人無愆禮嗚呼斯可謂儷德並美矣公諱大賓字以敬別號碧泉淑人姓秦氏子一儒卽大理君公淑人之卒也大瑄君伏闕上書天子爲錫祭葬皆如令云余觀文稱于公爲小吏有陰德令高其門而其子定國卒以廷尉顯用法平恕民稱不冤天下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以此知于公長者今劉公雖負才弗遇然迹其生平悛悛好修施惠于一鄉其爲陰德者何限而淑人亦樂聞平反有雋毋風蓋所以開大理君俾贊天子明慎庶獄宣和平之化其淵源有自余故掇其大都表諸墓道之石墓在石華山之陽其合葬以萬曆戊寅某月日他生卒世系則誌狀業詳之矣

封戶部河南司主事彭君墓表

封戶部主事東坪彭君今兵部武選司主事富

之父也君始以世廕爲百戶有官矣而會子富前爲戶部以上登極詔恩得推封君曰吾世武弁而吾子以文墨起家微寵榮吾不可以孤上恩乃謝去其官從其子官云君諱舉字某東坪其號其先廬州合肥人始祖進者以士伍從高皇帝有功授百戶世襲永樂中調雲南大理衛備禦鶴慶因家焉進生綱綱生瑛瑛生海是爲君父皆世其職君爲人樸茂醇謹與人不欺其爲百戶專以長者處官常傾身交士大夫撫士卒甚有恩信又性篤義好周人之急甚已之私諸弟貧者悉以祖遺產畀之弗吝也蓋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居常訓諸子曰吾見諸世官率好買田宅爲子孫非誣上罔下何以有此然未幾輒復破蕩當世亦非笑之吾教若輩讀書自樹立不亦可乎及仲子富起家進士仕爲崑山令有聲君從渙走吳致其孥時時誨之曰若弟勉修職業異日以最課聞上令吾有恩封足矣竟如其願云君旣受封之年遂卒以某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年月日葬于郡城之東子六人長榮襲戶次
莖次富次魁次冠次憲富卽武選主事華冠俱
庠生不稱故官者從君志也申子曰夫世治尚
文遭亂右武蓋迭爲盛衰云當世承平萬里歸
命安若覆孟卽武力奇偉之士無所施其技進
不得樹尺寸邀勲名退而游意文墨以儒術興
于胤嗣豈非世之所謂材賢者耶而當世好獎
文儒絀武弁余竊悲之語曰制宅命子足以觀
士夫彭君信材且賢矣曩武選令岷山時以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五

王山人子幻墓表

余嘗按史家所傳逸人奇士皆槁死蓬蒿而聲
施至今心慕好之今松陵蓋有王山人云山人
初名光胤字叔承旣以字行更字承父已復字
子幻更名靈嶽號崑崙山人山人豪于詩善酒

而好游然獨以志節重少孤從伯兄受博士業
弗好好古文詞以貧養婦家有所不快意則攜
婦別著奉其母而身與所善商生陸生西游踰
江淮沂河遵太行王屋止鄴鄴中王稱好客客
或言山人山人睨視王夥願沉沉客見必擊蹠
蒲伏弗屑也去之齊魯並海抵燕縱觀闕下客
淮南少師所使草應制祝釐詞謝弗習而日探
西苑中奇秘爲漢宮雜曲數十首據梧而吟中
消或飲之酒輒淋漓大醉或諷使少戢不可遂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六

編伯楨官司成邀之金陵益卿從括蒼遊之天
台鴈宕而山人病甚幾不起尋以母氏戒節飲
簡出爲家山之遊常乘扁舟字曰青蓮舸吟嘯
其中出不爲向返不爲日聞奇花珍果佳泉石
所在必赴赴必累旬月往來不離吳越間其詩
有後吳越遊又數年益卿開督府漁陽固要山
人乃取道太山觀日出造孔林飲太白酒樓暫
憇都門尋並塞蹕五臺禮文殊道場乃歸有嶽
色編是時山人年及耆足跡半天下所至必交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七
其賢豪長者往往擁篲席延爲上客而山人
性簡亢不能娵媚下人意所不可卽貴勢面折
無所避所善故人資之遂纔給而止卽貧困未
嘗干以私干旄使者欲見山人不能致或迫見
之亦不答徐善長令松陵武昌吳明卿過之謂
曰邑中有高士寧識之乎善長遂折節交山人
恨相見晚而山人亦不以屑意其高潔如此性
好飲飲可一石而醉謔浪歡笑常傾其坐客或
戲謂山人君貌類胡僧多笑昔有布袋和尚君

似之矣山人欣然曰是善名我作長歌以解嘲
鄰翁田叟一菜一鮭相過從不厭見謂易親逆
旅傾蓋劇談暢飲而罷不通姓字見謂曠達而
至于生平治比曲讌新聲雜擁柔曼竟酒無所
狎昵其于內行甚備事母孝事伯兄謹常周其
乏其他赴義慷慨惟恐不逮同游商生死鄴所
與客淮南者李生死都下其營葬皆出山人而
原荆死時家不具餽粥山人大慟爲經紀其喪
規致賻贈仍振業其二子人以比之原巨先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其爲詩觸景匠心抒所自得不喜爲剽剝酬應
語而歌行長篇尤爲詞家所膾炙語在王元美
兄弟詩叙中晚歲稱呂巖真人及龐蘊居士頗
嚮意仙佛屏去一切嗜好作脫乘以示諸子自
號夢虛道人謂尊元神者不必朋儔蘊丘壑者
不必山水融性情者不必酒醴含精華充理道
者不必聲譽噫嘻山人益深于道者詎獨詩豪
已哉山人家故貧所居松陵之爛溪嚴陵村題
其齋曰醺醺寄最後以益卿分俸營別墅于梅

堰指爲菟裘而是時故交略盡獨余與婁東王
元馭暨益卿期以歲寒相周旋而山人卒矣時
年僅六十有五悲夫山人父某處士母夏媼娶
于錢生四子其生卒月日婚娶族氏詳志中蓋
山人才高而氣雄行修而節立赴義若嗜遠勢
若視蟬蛻塵壒而特自放于詩酒泉石之間沉
寘爲嵇阮汗漫爲禽向狂不爲蕙俠不爲恣仙
不近詭誕禪不入枯寂其末也并以詩爲障而
欲逃之所謂逸人奇士非耶山人葬某邑某鄉
之新阡余表之曰是爲崑崙山人王子幻之墓
千秋而下過者式諸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九

鄉進士吳君墓表

余以嘉靖辛酉舉于鄉同舉者松陵五人而吳
氏居其三蓋其一霽宇君其二則君父德泉君
邦杰從父筠岡君邦相也吳自立齋公洪訥菴
公山父子相繼爲尚書以族望甲海內子孫繩
繩科第鵲起而君於諸孫爲白眉訥菴公之弟
叅政公巖巖子光祿君邦模無嗣獨心屬君曰

必是兒後我故君父光祿而祖叅政云君旣出
爲後而光祿君之繼母沈淑人配王安人具在
二母性嚴急治家嗃嗃數有譙讓君委宛調劑
竝得其驩旣舉應天二母皆棄養墨容柴骨執
喪甚謹比德泉君歿亦如之所後所生耦俱無
憾焉里中謂君也孝篤于情而比于禮已親家
政則割腴產以贍族人平料量以恤其鄉之人
遠近疎戚各以輕重受賑或待以舉火無弗厭
者伯父憲副公邦楨卒家人侵官課當按如律
君代之償而脫其罪曰無使伯父有逋賦名聞
行市中見有蓬跣係累椎胸而號者驚問狀曰
吾獨不得數金完官乃以逋逮逮必死死而誰
收母氏者君惻然憐而予之金其人請以產償
不許請身爲傭不許麾之去嘗買妾武林旣至
察其色黧慘若甚戚者蓋已字某子甲貧而父
母更嫁之者也君卽遣之歸而不責其財其高
義若此君性和厚善忍而遇事慷慨義形于色
當歲侵虎冠大吏督賦益急君直入抗陳利害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

乃得稍緩而君自以工役寓賑恤大斥其費
全活甚衆其少時好交賢豪長者徵逐無虛日
而其後更自挹損兀兀事觚稟或勸之少休曰
令吾白首孝廉者不入兩尚書廟矣愈自奮激
已數上春官不第邑邑不自得遂病卒爲萬曆
癸未三月十九日年四十有七耳嗟乎以君之
務德好施振業貧下周浹乎鄉族千里誦義數
當至耆老以君之才令遭時在職入展采而出
庇民宜卓然有以自見乃既齋之遇又奪之年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天之于善人何如哉然君不身試而有令名不
永其年而燕翼其後嗣老氏不云乎有德司契
吾又以知天之定矣故爲表君之墓上後有覽
者可以興焉君諱承廉字介甫霽宇其號世爲
吳江人配凌氏子嘉徵瑞徵俱國子生側出其
支系姻屬詳志中不具載葬以萬曆辛丑某月
日墓在某鄉之原

贈光祿寺少卿袁公墓表

嶺南香山袁公有子曰三接舉嘉靖壬戌進士

歷仕爲光祿少卿而當 上御極之歲予群臣
升朝者恩則贈公官視其子 天子若曰維爾
子陳力錯事維式穀之貽是用資爾于是袁公
始有官稱曰奉政大夫云公諱景昇字子明別
號潛室其先南陽人也後徙廣之南雄再徙香
山爲邑人公爲人孝友內行謹備而開敏有心
計多大略始其父祖盛翁爲家厯歷至公益用
織膏筋力修業而息之設任僮僕皆有常課身
未嘗行市井廢居轉逐而贏得過當與素封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里中爭慕效其能然其折節爲儉愈甚居常食
不兼味衣不完采爲垣屋必令庠隘曰今後世
有以加此則幸矣與人交事易儻易不修尺幅
而赴義慷慨好急人之困里有爭訟不決者公
爲居間人各厭其意而止族人妄告言某殺人
某者公族兄也實不殺人有司深竟其獄衆共
齟齬之且抵罪公奮曰人則無辜而以微文傳
致之死乎卽傾身爲之卒脫其死鄉人負責至
數十百緡公捐半予之然其參鄉人爲之感泣

嘗有鬻產于公者其後祈請無不應或謂公怯
公曰是人失業窘矣吾固當周之其好義率多
類此光祿君爲諸生時再舉不第意怠者沮之
百端公不爲動徐曰農夫卽不得年庸遽輟耒
而易業乎課督之加嚴疾且革執光祿君手而
泣曰不見若成立命也若幸努力問學無忘吾
所教爾矣蓋公卒之若干年而光祿君弟越十
年而公獲贈官卒讐其志公有丈夫子五人長
三德次卽三接次三省三畏三錫皆世其家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墓在新會麥園山之原其葬也以某年月日史
行曰余與光祿君同舉進士仕同朝云光祿君
爲戶部郎當錢穀最劇處事皆立決奏成于手
中其居光祿謀國如家所釐正節縮具有經式
然其語人曰吾家大人之教如是嗟乎此可以
知公已司馬氏言計然之策越用之國而朱公
用之家皆以樹功息業顯聞天下公旣起家不
貲躬有處士之義而以其遺篋餘教託之乎光
祿君卽與身用之國何殊焉語曰制宅命子足

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袁公其信賢哉予
故論次之表于墓上他世系姻屬生卒年歲自
有志不具著

贈戶部貴州司郎中曹公墓表

江以南明經博士三禮家益鮮而歛曹氏名有
家法今學憲曹君樸之會祖觀祖楨咸領鄉薦
魁其經及君而三余校士南宮得君恨相見晚
而君盛推二祖家學及其父西爽公之教益公
者觀之孫楨之子也諱演字文修以字行西爽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通

其號始公少孤奉母王孺人以養不能治舉子
業卽廢居轉逐爲小賈而贏得過當家用益饒
公顧自念吾先人並明經發科稱儒者而吾區
區事什一賸先人遺緒不振安所稱丈夫子乎
故公雖不爲儒意獨好儒間嘗取父書讀之觀
古人奇節姱行欣然庶幾其遇也數從薦紳先
生游倒屣徹席多見引重用以得賢豪聲于里
中久之益習當世之故時時爲有司畫策嘗客
武林言南關權政便宜關大夫采其言聞上

勒石著令諸大賈咸推轂公自以爲不及而嚮其利者爭尸祝之居鄉好行其德不能葬者予地能販者予貲負責不能償者折券不問或從其先墓旁引水灌畦人言于法不利公曰苟利于衆猶吾利也不知其他其好義多類此公生于子祝早卒而教學憲君加勤竟以明經第進士既第卽上書以故事請歸養報許于是公年八十有八得賜高年爵一級有司給肉帛優以賓禮明年爲隆慶壬申九月三日公卒卒時語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

學憲君勉以紹承先志若恨其躬不得爲而以託之後人者益公之所存可知已嗟乎世之義冠褒衣稱引先聖之術高自標置者何限而或授之以政不達迹其所素蹈恒多缺焉觀公篤行好修而達于事被服必十儒者假令遭時樹尺寸其與齷齪里市鬪智爭時者不同日而語矣惜乎志不施用汶汶終老然學憲君是奉公教以循職砥節益衍其家學而昌大之公之志曷嘗不施用哉公卒後七年萬曆戊寅贈戶部

主事又四年壬午贈郎中皆以 詔恩從子官明年癸未余表其墓墓在某鄉之原其詳在志中者不載後有考德者其徵信于斯

壽官曹翁墓表

嘉靖戊戌 詔賜天下高年者爵而獲鹿曹翁

與焉是時翁生八十餘年矣余嘗聞故老言

憲孝朝天下少事民不見兵革而安本業閭里

阡陌之間相尚以惇樸相勉以行義俗化之厚

熙熙如也其當曹翁之際耶翁諱瑀字景昌其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

先繇岢嵐來徙獲鹿繇始徙至翁凡九世翁祖義父泰仕爲懷慶府司獄母董氏始翁從司獄君于懷間閱郡中疑獄及他無辜被逮者輒慘然白司獄君是于法頗繁足矣無妄施鉗拳重困辱人爲也懷人則甚德司獄君而翁自懷奉母以歸母道病民有識之者曰此司獄君孺人耶迎之家爲奏甘餌良藥乃愈翁捐金爲謝數以語子孫識之無忘平居力田作時時廢居轉逐以故積貲致饒而性儉約一錢不妄費衣無

重帛食無兼肉終其身不更舊廬曰吾以留不盡于後人與人煦煦相下于親故皆有恩紀尤樂施予務振人之急歲饑嘗出粟假貸不責其償也人有盜禾者家人將執以屬吏其人自詭曰刑戮是甘第願一見若王翁見之叱家人解其縛曰此曹迫于饑寒耳何罪竟舍之弟仲嘗欲知其址有所爭鬭翁止之曰吾不愛尋丈以益仲奈何居邑屋而與人爭乎仲乃止其人亦愧服翁之好義崇讓多此類翁既沒十年而其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置今觀翁之行類聞道者嗟乎藉令翁儒生何以加茲乃其孫曾卒以儒顯也翁之貽遠矣作曹翁墓表翁生天順五年卒嘉靖二十一年享年八十有二娶高氏其子孫世裔詳狀中

表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呂公墓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六

今上御極之歲爰立以爲弼臣而終始眷遇者曰桂林呂公公起嘉靖中進士及第第二爲翰林編修歷國子司業春坊諭德國子祭酒吏禮二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晉禮部尚書會穆皇晏駕上以冲年在亮陰公按故事條奏諸典禮次第行之纖鉅畢舉稱上意于是上以公惇明持重材任輔弼而少師江陵張公亦推轂公乃詔以公兼文淵閣大學士叅機務當是時上富于春秋孳孳嚮意文學盛暑祁寒講讀無間而外夷賓服年數屢豐百官各舉其職號爲平治公以端清慎密在上

左右隨事納約造膝陳謀未嘗漏 禁中語諸
司見白事未嘗有所專決而日贊少師修墜振
弛幾復 祖宗之舊論議無所齟齬時以丙魏
方之而 上亦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慎曰同心
夾輔其他優禮錫賚亞于少師凡六年士論歸
服而公以病肺又病足痿固上疏乞骸骨前後
疏十上乃 允公在告養牛上尊侍醫中使之
問絡繹道上歸則 賜乘傳資以白金文綺令
御醫侍藥使者護行歸踰年竟卒 上爲震悼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五

輟一日視朝 詔禮官議祭加渥將作起墳贈
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含其眷遇如此自 國
朝罷中書省用儒臣贊機務責任最隆時則無
相名而有相職然儒臣始儲在侍從不程以吏
事民功著作議論之外無所表見而一旦被
知遇簡佐密勿則君德隆替政事夢理與方內
外之助勦寧戢咸視其職業之修與否故天下
觀其相業以知其人非若中外百司小大之吏
可以一事一官陳績而見能者也公輔政六年

而 主德清明 朝政修舉百司肅然奉法海
內無事天下熙然歌詠太平而稱相臣之功維
時協恭共濟非公而誰哉公在翰林以簡淡淳
篤自守不逐時好一同考禮闈再主會試校閱
精慎竝稱得人三任成均及奉 命教庶吉士
皆以身爲範先德行後執能所陶育人才甚衆
目信 穆皇于講帷陳說剴切進止有恒度忠
敬誠懇發乎自然 上亦甚安近焉公歷試名
迹如是其爲相可知已然公深中隱厚不輕炫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其長遠遂有讓不以談說自標置功施于人
不必出于已志行于 上不必聞于人殆所謂言
事不出口輔少主守成深堅不可奪者歟以故
公之言論厝注當世莫能窺而翕然稱公之爲
人者則以相業知之矣公名調陽字和卿別號
豫所其先楚之大冶縣人洪武中以士伍戍桂
林後爲桂林人會祖鑑祖綱父璋仕爲徐聞令
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曾祖妣劉氏祖妣

宋氏妣張氏皆一品夫人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子興周丁丑進士禮部祠祭司主事次興齊已卯舉人次興文興武公生正德丙子卒萬曆庚辰年六十有五墓在某山之陽葬以某年月日公之純德懿行其詳在志狀及神道碑余可無述而公子興周等以余嘗從公翰林及同事內閣不可以無詞則爲本國朝論相之舉與公之建樹大者勒之石以爲墓表其他可略也故不具著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北原周公墓表
今留守南都大司馬衛陽周公始以給諫忤權中廢余在內閣時深詔所司徵賢舉逸乃召公起家累遷至工部侍郎滿三品考得奉恩命贈父北原公如其官踰年而司馬公來南都以書抵余曰不肖孤幸藉先人拊育訓教以有今日而不逮于祿養微上之靈獲有崇秩得樹碑隧首而潛德隱行弗著嚮先人盛美弗宣是孤之罪也夫孤所爲圖不朽于逝者在公

所余蓋與司馬公同進士其未第時失怙同而先少師與北原公之沒皆四十有四其得年又同以余之痛先少師知司馬公之痛猶是也乃不忍辭而題其隧道之碑曰是惟贈少司空北原公之墓公諱良佐字上卿別號北原世爲太平府泉石鎮仕族永樂初有思誠者坐事徙河間之故城爲縣人思誠生福福生源源之中子稼生珍是爲義軒翁以司馬公貴如北原公贈而配劉稱淑人北原公父母也公生警敏善記誦嘗遊鄉先達夏公某何公某之門見謂雋特一第可指取而數屈于有司尋喪母劉以家督領事日課僮奴力作給朝脯遂廢博士業而獨娛侍義軒翁翁固濶達士好客喜施不問家人產公左右擘畫數奏甘毳務悅其心斤斤如也又撫二少弟若妹櫛沐餽飼衣履之任咸躬親之煦煦如也義軒翁繼配王生子良材而卒又繼胡胡弗以爲子數公多方擁護以長以室蓋公事繼母如母撫良材如同母弟居常稱閔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三

竊曰吾師乎吾師乎卒無間言此尤人所難者
公娶李淑人而生司馬公有奇兆稍長課督之
嚴每摘疑義扣其師說親爲是正又僕指正人
莊士以勗之司馬公束髮遊黌序有聲公色喜
時摩其頂曰成吾志者是子也居無何歲大疫
盡室僵臥公扶病求藥療治百方家人多免者
獨季弟良材弗治公拊膺大慟曰吾何以見王
母于地下遂被疾不起呼司馬公與訣而善事
而祖承家報國惟忠惟孝吾目瞑矣語不及他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
司馬公用是泮勵以名德顯朝廷繇公教也公
爲人慈惠醇篤赴義不倦急人之困未嘗以乏
爲解自宗族及閭里親故無尊卑疎戚具有恩
意善助之成過勸之改有通賦代之償或坐事
桎梏爲之解脫從子鴻臚世通與司馬公同學
資奉一仰于公出入鴈行人不知其異產也里
有爭訟公片語亭決渙然如釋或侵公明滅獲
持之急公徐曰奈何以尺寸土傷比隣歎不與
校其後里中爭構者咸思公曰令北原公在吾

輩不及此蓋公處家庭有祥覽之風其待鄉閭
有仲弓彥方之義嗚呼賢哉公生正德己巳卒
嘉靖壬子元配李累贈淑人繼夏子二長卽司
馬公世選娶黃封孺人贈淑人次世懋娶朱孫
男八女三曾孫男四女九詳在志中余按漢史
萬石君奮以質行孝謹聞郡國子建慶遵用其
教咸至大官爲上所尊禮南陽樊重一間井布
衣而以子宏位特進藉用褒錄人主至追賜爵
謚親祠于其墓蓋父子之相成若此北原公姪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
行醇德深培厚溉以啓後人司馬公克類克承
致位通顯樹勲名于當世 天子褒揚義訓錫
之命書而畀之崇秩天下始知北原公之有子
司馬公之有父也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
余故表而著之使考德式行者有興焉或曰北
原公懿德長者不當世歿而爲神里人有絕而
甦者以語人云余聞之司馬公亦云
處士王翁墓表
余居京師與山陰朱太史賡比舍而太史之姻

家曰王君欽者爲鴻臚序班雅善丁山人模山人與余交則亟稱王君又稱王君之父栢軒翁長者自其邑之縉紳先生與委巷之士多能道之其卒矣非不壽也猶吞嗟悼惜之其賢如此余固信山人言而心重翁無何則王君介山人謁余表諸墓上按狀翁諱舜卿字良佐浙之紹興人也自號栢軒人稱曰栢軒翁云其先居廬之筆峰勝國末有諱秀者常害倉粟聞高皇帝駐師鄱陽則遣子勝盡輸其粟佐軍高皇帝賜閒堂集

而翁雅得義聲于里中不以饒故與人交推以至誠而性善忍卽受侮不爲校常柔以言色其人愧屈謝過待之如初里有無賴子毒其幼女幸死以構翁俄而一老父至撫摩之卽活已忽不見談者神其事以爲翁德善至矣天使脫翁于禍人有盜斬其丘木者有司捕繫當伏法翁更爲祈免曰吾欲其悔過耳無重苦之其寬厚皆此類平居自奉甚菲一布衣常更十年或謂之陋翁曰吾齊民分如是且作法于儉其後猶奢況示之奢乎有司謁翁鄉飲逡巡固讓僅乃一往其恭儉謙讓至今子孫遵用其教云翁生八十有九年卒子三人錯仕爲南雄府通判金太學生先翁卒欽卽鴻臚序班能世其家余嘗觀世所稱素封者大抵鬪智爭時務爲一切其勢必有所刻轢股奪甚乃囧怨而賈禍卽游閒賜予交驩王公貴人以弋名聲則其人皆豪舉輕俠扞世文罔而不顧者蓋俗之偷久矣翁旣厚于貲而持文好德躬有巖穴處士之義身不

出里巷悛悛口不能道詞而士大夫高其名節傳所稱長者何以過是是于法得稱曰處士王翁之墓後有覩斯石者可以興焉

贈浙江義烏縣知縣金君合葬墓表

嘉靖辛酉余與槐野金君同舉京兆又十有九年爲萬曆己卯未第而卒又八年丙戌而其仲子繼震第進士爲義烏令以最績贈君如其官時君配蘇孺人已前卒及是與君合葬于其邑渭水之陽而繼震謁余里中請表諸墓余與君賜間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表

猶兄弟也義不得辭君諱淑滋字汝霖別號槐野里人稱槐野先生其先出宋忠肅公安節以名臣載宋史列傳居休寧北峽東稱峽東金云而英德府文脩公以死難聞族望彌顯十傳爲君之祖惟陸惟陸生鵬號南溟翁娶程氏生四子君其季也初程母夢雉入懷而娠故君生而穎異書過目成誦下筆輒數千言英聲遠起南溟翁用賈鹽起僑居廣陵以君從遂占籍江都爲博士廩食弟子嘗登廣陵橋慨然有相如題

橋之志廣陵士無不人人推轂君才尋舉應天鄉試卒業南雍與海內諸名士相逐爲文社社中亦無不以牛耳讓君謂君取高第猶掇之也而竟不第年未及艾以歿聞者傷之君性磊落以名節自砥家居非公事不謁令令亦稱君清修比于子羽與人交不爲畛域恂恂儒者至任大義則毅然不可奪文脩公賜葬知府山或侵其地至訟言于朝不能得君挺身損貲復之并復葆真山隴故忠肅公葬母處人以爲難南溟賜間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表

翁旣析箸君色養惟謹與蘇孺人躬執饋爨數致甘毳以娛其心程孺人疾君祈以身代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執喪如禮服除當詣春官趙超不欲行南溟翁固遣之行旣行而翁卒君慟欲絕者數居廬孺慕一如程孺人時伯父坐鹽筴註誤抵法君傾身爲地至以已貲代償事幸解而寔甚則慰拊供贍終其身益孝義純篤其天性也君雖不獲顯試然躬秉義程爲鄉閭率慷慨論天下事具中窾會居恒以不愧聖賢無

負國家盛典爲最并以最其諸子此可以知君之所存已君卒時年四十有九元配蘇氏贈孺人裔出宋學士易簡爲邑中著族父某母吳自少婉淑有女德既歸君爲季婦而能委曲承順上適舅姑下睦諸姒雍雍無間言凡君之努力爲問學及所以孝事兩尊人終始無憾者孺人贊之也南溟翁嘗親誄孺人稱其懿淑戚里猶能道之嗚呼賢矣孺人先君十有二年卒年三十有八繼配徐氏封太孺人子男四長繼章庠生次繼震萬曆丙戌進士南禮部郎次繼登太學生次繼彥庠生孫男十人其婚姻族氏生卒月日詳志狀中不具載墓在某鄉葬以萬曆某年月日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言遇合之難也以君之才藉令通籍受事一吐胸中之奇其建樹何可勝道乃卒困于公車沒不至下壽遇合之謂何益瓌璋卓犖之士所爲扼腕而雪涕于君者以此躬既不試而後乃發之禮部君承業績緒以昌君未竟之施俾令聞無墜夫天道猶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

張子抑者揚之殆謂是哉作金君合墓表

順天府經歷朱君墓表

出郡城之西二十里許爲陽山陽山之麓有林鬱然有丘寔然是爲故京兆三峰朱君之墓君諱某字某三峰其號朱氏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其子孫浩衍而多聞人初自亳徙睢陽再徙江南而占籍吳之崑山則自中書舍人某始至恭靖公乃益著恭靖公者君之同祖兄弟也祖夏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生三子曰文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 曰質曰彬文舉進士仕至按察副使實生恭靖公質爲蘇州衛指揮僉事業已子恭靖公之弟詹府錄事希范而後生浙江運司希陽及君君生而穎敏然性濶達不喜習章句爲博士家言乃援例入太學久之謁選銓曹得順天府經歷時嚴世蕃饕橫以官爲市謂君徒手得京幕踵不及門心嫌之會鄉人有襲替事謾君爲之保任君不疑而聽之事覺抵法遂註及君當奪俸而世蕃從中下石遂以 特旨視職歸其人愧

欲死飾名馬市房以謝君正色拒之蓋君進不
阿貴退不近利其操行有過人者自指揮君幼
而君嫡母趙夫人及生母孫孺人皆在養君獨
持家秉頗用計然策益廣田宅數致其姦以娛
二母孫孺人嘗得危病遍謁諸醫不治最後一
醫出其方諸醫愕然相視莫敢決君既惶急
試卜之吉一藥而瘥人以爲孝感其後二母皆
康壽而趙夫人者年至九十餘乃卒終其身孺
慕不衰指揮君故號拙軒倚山爲閣顏之曰臥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聖二
雲君朝夕瞻睇不勝陟岵之感乃更爲閣曰見
雲軒曰守拙以志不忘每語及先世輒淚潄潄
下其孝如此恭靖公家居時其宗有詭占田三
千畝者以君近屬議使分之君辭不可以讓其
嗣兄錄事君恭靖公喜曰真吾弟也邑中耆英
社會周公倫輩若而人齒爵相埒而君晚起仕
不達然以詩游諸公間特見推引里中傳以爲
盛事云君有子曰景濂兆嘉氏與余爲文字交
余既登第歸因兆嘉以見于君君盛張具款余

竟日接君之論議察其神情蓋篤行君子脩然
于聲利之外者惜其偃蹇一官未及期月生平
蘊抱無緣自見其奇計且以未竟之施託之後
嗣故其庭訓顯篤閔閔焉日望兆嘉之成而兆
嘉復困逢衣濩落不一遇此則天之不可知者
也然余與兆嘉游最久其爲人孝謹純確嶷然
先進模楷其子孫循循服其教誨乃知恭靖之
家法被于羣從君之身範燕及後昆官薄而名
存不永其年而昌其澤固繩繩未艾也天之道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聖二
果不可知耶其將有俟而發耶余于是有概焉
爲表君之墓以示來者君生卒年月子孫名氏
姻戚詳太倉宮保王公志中
王徵君百穀先生墓表
吳郡城之西二十里許有山曰支硎踰支硎稍
西數十武有林鬱然有丘隆然是爲王徵君百
穀先生之墓君諱穉登百穀其字嘗讀書玉遮
山號玉遮山人然海內獨稱君字云君之先姓
烏氏居晉陵已徙吳郡城有贅于王者從其姓

君自少英敏卓犖四齡能屬對六齡善擘窠書時從群兒嬉輒露芒穎父處士守愚翁心異之已授博士業里中師不敢以爲弟子唐中丞順之薛學憲應旂讀其文詫曰此我輩人也總角爲諸生未幾入太學名殷殷起都下少傅袁文榮公見其詩懸榻待之引爲上客與相倡和尋薦入史館給尚方筆札廩餼供事欲官之君不願也君雅尚游俠不問橐中裝裝若洗或謂相君有重客欲因而闢說以重賄投君君厲聲呵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墨

之去都人士益慕嚮君高其節屬試京兆未竟而守愚翁訃聞或勸君且畢試君不可卽日奔還哀毀骨立已再上京闈不第則慨然曰嘻吾乃曳蓬衣局促轅下千秋大業詎一第止耶遂臥家不復出而日肆力古文詞二酉五車靡所不博涉尤邃于風雅自建安迄大曆囊括刀解爲騷壇赤幟郡中稱祝祖餞銘志碑版之詞斬爲光寵者必之君邦君大夫四方冠蓋之使從吳門乞言者必之君騷人墨士有所論著欲題

署行遠者必之君緇黃者流修初殿宇乞疏引丐募者必之君而君怡然應之無倦容亦無沮色其詞旨敷暢藻思溢發颯颯如也恢恢如也當是時百穀之名滿天下而君不獨以詞賦自豪其操行有絕人者父遺貲頗厚政在伯兄君絕不言析箸五十年怡怡如一日文榮公塲門客迸散君獨赴其喪同官有修郤者斬予卹君折以大義卒獲如令歲時造其廬起居衰夫人終其身不替其始終殉義如此性好客客至輒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墨

擊鮮與持案而食戶外之屨常滿遠方游士輻輳繼屬其獎與後進不恤緩頰爲游揚所孚翼甚衆人有急卽貧窶踈賤輒傾身爲之有冤不得直者多方直之鄉人往往稱述其事多不勝紀然君爲德于人而欲然不自德也閣臣請開局修正史趙文懿等數公咸推轂君君謝不應而直指欲以文待詔例薦君亦謝却之自是益與世抹撥爲方外遊所居尊奉大士日展誦釋典行營葬地建廣長菴爲菟裘蓋沒而神明不

亂云余與君同歲余兄事君而君亦深好余
與余劇談時事如寧夏討逆朝鮮禦倭指畫方
略咸中窾會其于臧否人物若辨涇渭操袞鉞
侃侃持正確乎有不可奪者藉令君遭時柄事
其傑節偉謨必翹然有以自樹而汶汶不試竟
以布韋終老士論惜之然古有三不朽君得其
二異時傳逸民文苑者當以君爲稱首余故表
諸墓上令後有考焉君有子四人無曲無回無
田無留無回先卒而無留克世其家學必成君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星
志其生卒歲月及世系姻屬詳志狀中不具載
云

封兵科右給事中顧公墓表

蠡湖顧公者今太常少卿與膚父也與膚居諫
垣有忠直聲時時箴 上之闕及指切政令之
不便者而會江南苦潦歲荐饑民交走死大吏
有所阿望蔽不以聞督賦滋益急與膚爲具言
狀僂陳七事大指在議蠲恤緩徵歛以安集人
心爲本間出疏章示余余歛衽稱嘆曰此爲桑

梓拯溺而紓 國家根本之憂幸甚固當與膚
逡巡謝不能曰此吾家大人之救命而不肖謹
奉行之者也當是時政尚刻覈言恤災者爲買
譽議蠲貸者爲市恩職計之臣意不在民而務
朘削以故與膚之疏竟尼不行然縉紳大夫無
不知與膚有言而稱公之能教忠也余于是益
竦然慕公公諱佐字君賢蠡湖其號蘇之長洲
人也顧爲吳望族自晉散騎常侍榮以公開號
江東子孫蕃碩歷唐五代多顯者凡二十八世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星
爲宋將作監主簿仁又十一世入 國朝爲淮
安府同知仲賢仲賢之孫德瑞始去郡城居長
洲之下保里郡中以族姓相推高必稱下保顧
氏德瑞生約約生瑤瑤生峒爲郡諸生有文譽
里中稱斐齋先生先生以貢入太學選爲廣東
按察知事娶于施凡舉六子公其仲也公自少
穎拔先生固心異之盡出故所藏書縱使習讀
不爲程課又延致諸名士與游處最著者爲海
虞瞿文懿公公亦淬志發憤學益進甫冠補博

士第子與伯兄偉季第儀試有司恒相甲乙一時聲稱籍甚曰此顧氏三鳳也已屢舉京兆不第則入貲就太學再試又不第而公之配吳孺人卒遺子女皆幼公獨操內外筭鑰躬校米鹽數視襁中兒飽饑寒煥不暇近筆研遂棄其業及以選人久次當銓除亦謝不應環堵之居荒閒之圃日吟詠披讀課樹藝其中時呼斗酒自勞相羊卒歲而已與瘡且長則日望其成曰孺子其蚤自立勿以布袍菽俎恩王父之烝嘗則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哭

成吾志矣與瘡舉進士授豐城令治在異等則奉 詔封公如子官明年豐城令徵拜戶科給事中又明年晉兵科右給事中會上 兩宮徽號則又奉 恩詔封公如子官益公兩受 綸命哉然被纓組貴重矣顧雅尚恬適冠服一再御卽筒藏之時布衣行田間或手自持蓋人不知其貴也公與人和易不爲町畦然中抱耿直絕無世俗妍媸態其孝友天至內行甚修斐齋先生物時多上腴之產公獨取其磽瘠者或諷

使爲生計公謝曰幸無使薛包咄咄笑人諸舅第五人更相推讓顏其堂曰塤麓時徵會其中極驪而罷白首無間言族子少孤爲支庶齟齬大困公爲居間脫之獄妹氏育于舅所將以字其里之富人公曰是行不義多矣奈何使女子受其餘殃不可以配貧而有行者其後富人坐法戍盡破其業而貧者以儒立家公之練事達識皆此類也公既老且衰與瘡以使事歸欲留不去公不許故示矯健而趣之行與瘡旣擢都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哭

諫忽忽心動遂請急歸養後二年而公卒卒若干年而葬葬又若干年余謝政歸里而與瘡以太常少卿在告泣謂余曰先人之墓木拱矣願乞一言以表諸隧首益余諸生時與瘡同講業仕同朝相善也又雅慕公不可以辭余嘗從廬陵集中見宋連處士以樹德行義推重于鄉之人而能教其子舉進士聲施至今乃顧公之沒也郡邑大夫相視而嘻士君子爲會哭田夫豎子亦歔歔泣曰安所得顧公長者此與連處士

絕類而勤恤桑梓知天下大計抑又過之是可
以表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備著之使後
有興焉公生弘治癸亥卒萬曆壬午享年八十
娶吳贈孺人繼馬封孺人子男三人長九思與
瘠其字次九叙九德孫男四人其他詳在志狀
者不具述葬在郡城之北儒教鄉是爲蠡湖顧
公之墓

誥封夫人費室楊氏墓表

楊夫人者余同年進士太僕卿唐衢費公之繼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哭

配也太僕公既登第爲冬官郎權稅武林而夫
人來繼其室迨事君舅臨武令贈方伯公及君
姑張夫人執婦道惟謹太僕公以水部郎出守
順德尋謫郡倅稍起至比部郎而臨武公及張
夫人相繼沒一切終事有加禮無遺憾太僕公
之爲孝子也則以夫人太僕公爲職方郎飭兵
政絕請託操下稟稟已遷備兵憲副薊急虜則
以公比杭城急兵民變則以公南已又叅藩長
憲于閩爲方伯于東粵所至與夫人偕得一意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二

手

營職無內顧太僕公之爲名宦也則以夫人太
僕甫拜命之南都爲忌者所中去而從父老徇
徻田間朝夕歲時之需不趣而辦必腆必潔怡
然甚適也太僕公雖才不究施然巖居川觀有
終焉之志則亦以夫人益公敷歷中外完節始
終其所以倚藉于夫人者如此夫人有子曰元
祿博學能文章夫人愛之甚躬視其飲食服御
而煦燠之既長有室矣不異童稚嘗就外傳則
使人候伺趾相錯于途督課不少假以故元祿
益自淬勵名籍籍諸生間幾一第以慰夫人迨
病革至刲股以進泣血籲天而夫人不待矣悲
夫夫人奉身節齋衣必三泔簪珥不加飾秋毫
無所取于官有芣苢之儉爲太僕公置姬侍生
子如其子有樛木之慈而其大者則太僕公在
水部時請罷不急之作忤中璫僂觸禍而夫人
亦以大義諷之不爲沮敎元祿以通經術修名
行務規經世大業不墮其家聲儼乎斷杼截髮
之訓其于婦道母儀純備卓絕而丈夫之識遠

矣余故表諸墓上以詔當世之為人婦為人母者令弭彤褒袞之士可以徵焉夫人生嘉靖戊申卒萬曆壬寅年五十有五系出漢太尉震子孫轉徙入閩再徙某邑之鄉溪爲著族大父濂仕閩中叅政父璜邑諸生母邵氏夫人以太僕公爲郎時封安人再進宜人後以太僕公方伯滿考封夫人云子男二元祿邑學生夫人出元松側出夫人視如已子者也墓在某邑某鄉之原其葬以某年月日他詳志中者不具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二

墓誌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三

男用懋校

墓誌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徐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嚴公合葬墓誌銘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澤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一

峰吳先生墓誌銘

李成翰墓誌銘

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王公墓誌銘

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劉公墓

誌銘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二十三

終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徐

公墓誌銘

萬曆癸未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華亭徐公以閏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家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祭加等爲十三壇飭所司治葬事贈太師廕一子尚寶丞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一

謚文貞國朝輔弼臣以文貞易名者惟廬陵少師及公而兩廬陵事四朝殫忠竭節功施甚偉而公危身極慮于嘉隆之際其所解紓調劑難寔百之卒以澄濁定傾厚終正始于法得稱曰道德博聞大憲克就爛焉軼于廬陵嗚呼休哉公諱階字子升學者稱少湖先生晚更號曰存齋松江華亭人也其先自河南來徙所居曰楓涇鄉高祖德成以行誼高里閭曾祖賢配沈祖禮配黃父黼號思復公爲宣平寧都兩丞

配顧生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贈如公官配

皆一品夫人公生宣平官舍少有貴徵聰穎絕異稍長爲博士弟子有聲弱冠舉嘉靖壬午應天鄉試癸未登進士第三人及第新都楊文忠公爲首揆目公謂同列是少年者我輩人也亡何乞假歸娶明年北上道奔思復公喪服除補禮部內侍書纂修大明會典及祀儀成典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議公疏言三不必五不可詳在國史及面折永嘉以高皇不革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二

孔子號爲證忼慨辯難永嘉不能屈竟以忤旨出爲延平府推官久之遷黃州府同知未至擢浙江僉事提調學校又陞江西副使仍提學所至蒞官造士治辦皆有名迹已亥選東宮官屬以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仍四品服俸已丁太夫人憂服除召爲國子祭酒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榜壁自警曰所不竭忠稱塞而或植黨徇賄背公持祿者明神殛之更折節交賓客博諮吏治民隱因以知其人丁未改兼

翰林學士教庶吉士逾年掌翰林院事充會典副總裁廷推公入內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久之加太子太保上方注思典禮多所釐正禮官艱于仰察公敏慎周洽獨稱意指莊敬太子冠暴薨公議上及百官皆期服上不憚謂天子絕期不制服而公竟以百官衰經臨上覘知是之命宮中皆服衰已召入直殿廬公請立皇太子先後五疏皆不報二王冠公偕諸大臣謁于臨保室上使問公行坐禮公賜間堂集卷之二十三三

曰有上黼座在坐俱面西行則遵倫序祖訓嚴誰敢紊之亡何孝烈皇后崩上慮千秋萬歲後廷議所出祔必先孝潔后祔必睿考欲身親臨定其儀乃詔廷臣議升祔公言女后無先入廟禮宜祀之奉先殿別室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乃小婉其辭以爲祔祔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不敢煩上親議耳無已則倣古廟數遍加之意益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仁宗緩祔而后先祔宜

可不許竟祔仁宗祔孝烈公雖不獲堅守前說然天下以公之議爲正庚戌秋虜大入塞薄都城畿輔振恐公疏請上還大內面延見群臣口畫便事上難之會有中涓陷虜持虜求貢書聞語甚驚上宣問輔臣及公公曰虜勢張且深矣不許將激之怒許且逞而重要我上曰策安出公曰請遣譯至虜營詰以無番文故遷延少日我備完而援兵日集拒之可百全且以視朝請曰中外心惴惴一聞蹕

賜間堂集卷之二十三四聲衆志定矣上始首肯公出而集廷議謂求貢非虜款誠宜勿許旦日上視朝申飭諸警備而復下公議絕虜貢督諸道軍并力逐虜遁去由是上倚公安危嚮意益親會廷推吏部尚書上不許曰階方直左右何外遷也而本兵錄薊帥獲諜功上特手注公加少保明年命兼東閣大學士奏預機密仍綰禮部篆候代者至而解癸丑主會試得進士四百人是時海內多故北中虜東南絳倭山海之盜蜩起悍帥

柄臣相表裏爲奸公自以身受。上知益發紆任事數言用兵方略疏薦文武材堪督撫大帥者十餘人。上輒用公策其後以郤虜殲寇樹功名者皆出公薦京營兵弱。上問公所以振之者公請汰老稚以美餉厚給勇敢而嚴不練之罰賞罰明兵乃可振。上從之侯鸞怙寵張甚好大言罔。上多不讐公乘間爲。上言奪大將軍印鸞自恨死尋以計散其麾下兵都城大安楊忠愍繼盛論分宜奸狀謂。二王皆知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五

甚然力未有以傷之。上久而察公忠故有所咨問于分宜者皆舍而之公由是中外窺上意所注矣後四年而鄒御史應龍論分宜父子上怒勒分宜致仕下其子世蕃獄論戍邊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分宜在事久善候伺調巧左右多從中爲道地。上亦終憐之意忽忽不樂欲傳嗣治天下。諭公擬詔公謝不敢而部臣奏遷御史通政叅議。上不悅御史危甚謀于公公曰某在君無恐。上一日諭公久直無以杜兒輩奸蓋入間者言云公對言六博蹋鞠飲酒狹邪爲奸長安市中不在外弗杜甘言咄囁相播弄爲奸朝堂以調。主上內猶外也。上大悟遂輟分宜直廬賜公公始爲政書三語示警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朝野翕然延頸太平而是時少湖水忽踊起高八尺輝然五色人以爲公首揆之祥始公以一品滿三載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支大學士

俸以築外城工竣加少傅滿九載進兼吏部尚書賜宴禮部尋以直贊勞加兼太子太師萬壽宮成加少傅兼支尚書俸滿十二載辭部宴賜勅褒諭以萬壽節頒恩進兼建極殿大學士滿十五載辭部宴及上柱國加特進公嘗乞骸骨上付同事輔臣擬留公懇請上裁乃親批答有念在邦民誠圖寧固之稱薦紳交賀以爲人主知公逾于公自知也時閣臣惟公一人上以公孤忠足以辦不更命公屢請而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後允公病特出珍劑賜手札勞苦公公感泣不忍復言去癸亥虜穿墻子嶺塞趨通州公授策大司馬備虜所欲掠徼其罷劇逐之輦下晏如明年虜窺一片石公請城張家灣以一裨將駐守自是虜不敢深入矣上春秋高雅不樂言繼嗣事及景王之國天序默定而左右中構者輒以蜚語聞上疑之忽手詔公欲屏居奉玄議傳繼母令久待公大驚倉卒對言不可且盛稱皇子賢孝萬無可疑離間語不可聽

凡三問三以其意對幸卒調護以開釋上

意安定國本者公力也丙寅河決徐沛公薦大司空獨治之鑿新渠百餘里河不能至漕復通公計國賦入不能衡其出乃會諸邊歲例汰冗剔浮定爲經制邊臣不敢闢請上欲有所興建公常奏罷之先是分宜操權利自恣大小遷授視賕入爲等債帥墨吏攘攷成風選舉陵夷狴犴充斥官職多耗廢不治自公秉政始倡廉節懲貪冒獎恬退抑躁競一洗苞苴干謁之習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三

八

而尤銳身扶植公論按引才望公卿百執事各任其職廩廩嚮至治焉其以文字筆札贊上玄修甚謹或諷公公曰君天也安所逃之且必得上意而後可樹尺寸即不難一去誰與共天下者會海主事瑞者端言上過失亦頗刺譏公上震怒公承間言瑞不過沽一敢諫名耳殺之遂成其名容之適以昭聖度上始取公疏擊地徐而解海君得無死上久不豫忽欲幸興都中人大治裝六軍且甲公誓歾爭具

言 聖躬不耐遠涉且京邑空虛狡逆或竊發
事不可測 上讀至狡逆語而悟竟不成行逾
月 上晏駕公率諸大臣詣 裕邸奉迎嗣位
公默念 世皇神功聖德甚盛顧獨晚節齋醮
土木不休民蕭然煩費而一時抗言諸臣坐廢
鋼公論亦少湮鬱欲于新詔中有所縱舍不能
無疑于改父乃悉以 遺詔行之而 登極一
詔諸蠲濯宿蠹翼贊新政尤偉時 朝講久廢
禮典叢沓元臣舊德僅公在動援章程應之由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九
由然暇也 上新御講筵以公知經筵事重錄
大典成加支正一品俸纂修 世皇實錄公爲
總裁時新鄭高公頗以舊學喜自負嘗憾給事
中胡應嘉劾已欲因事中之公不可則并憾公
而御史齊康者阿新鄭不已公亦乞罷 上固
留公而聽新鄭去乃解南都振武營軍素驕悍
故事頒賞九邊無及南都者會得匿名牘有所
要脇公曰往失刑今更濫賞如紀法何遂勅所
司陰部署爲備而後下令解散其黨帖帖無敢

謹者時言路驟開人人爭爲骨鯁多觸忌諱
上久而益厭思懲艾之公從容爲開說乃已
上欲修內教場勒中人習騎射公疏言 上本
深念邊防欲示意嚮然邊方遠禁地近 聖躬
重戎務輕 先帝欲舉而不果良有深意不可
不三思也乃止虜分道大入東掠灤河西殘汾
石 上御講日召公問戰守籌策公條對甚具
穆皇尚恭默惟公嘗一奉 玉音其重公如此
一品再滿九載加伯爵俸賜宴禮部公皆力辭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
疏請冊建東宮報許公率群臣見 今上叩首
以讀書進學請 睿咨琅然中節公出而舉手
加額曰 宗社萬年慶也老臣歸死瞑矣公初
擬 詔旨裁省進鮮織作諸監局工作阻止內
監督團營奪太和守備事權與貂璫爭氣力相
聲牙又諫幸南海子不聽遂稱病臥 上遣中
貴人持手詔趣公公惶恐起視事而給事中張
齊以陰事覺懼不免則上書糾摘公以爲名
上爲謫齊外任公遂力請骸骨特允致仕馳驛

還仍 賜勅諭遣行人護送給月廩歲夫以示
優眷云公歸望顒顒益甚部使者往往踣門請
質而公亦自許以老臣憂國語時事嘗不
見謂不能遺世者會新鄭再起兼握銓柄將
斷公小人希指爭進于是召齊康復張齊引
繩批根生平睚眦者侵公日益急公怡然無
憾容新鄭去事亦益白人或問公前事公笑
曰老而善忘忘之久矣壬午年八十 詔特
遣使存問賜蟒服金幣甚厚使者入里門公
率諸子若孫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土
盛衣冠迎道周父老嗟嘆以爲曠見公疏
謝上爲褒荅廕一子中書舍人癸未元日地
震公晨起望闕拜聞而訝之月餘病強起呼
諸子授之一冊曰待吾逝而啟翌日遂卒啟
冊則經紀身後事咸備而大者毋乞恩澤毋
作齋醮飲毋以金玉繒綺蓋前二歲手筆也
公神襟迥秀清輝襲人而內持養深堅執義
甚果自爲諸生而聶貞襄公豹令其邑遂切
磋理學及登朝與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
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

端簡公曉及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推
明王文成良知之學相磨淬益力于羣書無
不綜貫而惟以資經濟自 本朝典章條格
邊防阨塞度支盈縮刑名比詳遠方謠俗利
蠹耳濡手注強記精識長于論議與人言刃
迎縷解愈叩而愈響應無窮者喜誘引後進
當世知名士多出其門生平寡嗜欲無姬媵
之侍文室蕭然布衾緼袍菜羹糲飯泊如也
性友悌惇讓田宅錄廕推分及其弟姪爲詩
文不尚雕績譎詭一本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土
之六經嘗手錄程純公語愛其得聖人精粹
喜誦白香山詩蘇長公文以爲能寫性靈當
事實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及學則蒙
訓諸書藏于家公生弘治癸亥九月二十日
卒年八十有一距始及第週一甲子矣母弟
二季陟爲南京刑部侍郎元配沈封孺人贈
一品夫人繼張封一品夫人子三長璠太常
卿娶季氏沈夫人出次琨尚寶卿娶范氏次
瑛尚寶少卿娶陸氏皆張夫人出女一適太
學生顧九錫孫男十八

人元春甲戌進士今爲南鴻臚卿元普太學生
元暘恩生元昭元暉元曦元收元暉元曜
元忠太學生元性皆瑛出孫女九人已嫁者三
壻曰評事包漸林諸生陸堦禮部郎董嗣成曾
孫男四曾孫女二公墓在湖州長興縣嘉會區
東山蓋公所自營壤 詔即賜葬葬以萬曆甲
申三月十九日先是太常君兄弟以少司寇王
先生狀來徵銘狀覈而備是足以傳于世矣惡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用銘然時行以鄉小子受知公從閣臣之後時
時誦公所書三語雖不能至然心慕好之爰最
其大者銘而納諸墓銘曰憲憲徐公命世偉人
應運而興蔚爲鼎臣輔翼 世皇契合魚水密
幹天心力扶國紀厝危于安澄濁爲清百職咸
序周道砥平爰佐 穆考治象載闢化瑟更張
煩苛盡滌德崇勳茂名立道尊何以臻茲學有
本原淵邃能容虛明善應渙若風行屹如山定
神明在御回轡在旁卻曲委蛇其施彌光外禦

搶攘內紆焚結文條武營其聲烈烈弱冠登朝
大耋攸躋履顯思冲受福提提天不愆遺 帝
曰予憫節惠之稱僉言惟允黜波少湖精靈所
鍾公孕其英傑然人龍秉軸之旦湖騰五色龍
見文明其徵靡忒潛輝戢潤蜿蜒而休 世皇
在天公從之游嘉惠之丘公神安此我銘幽宮
爲示無止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嚴公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四

萬曆甲申秋八月十有二日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卒于里 上聞輟
一日視朝 賜諭祭十一飭有司治葬事贈少
保謚文靖官一子中書舍人而公配吳夫人先
七年卒及是以卹請 詔予祭葬並如令公子
治等乃以某年月日奉公夫人合葬於練塘鳳
儀里華水之陽而屬小子行銘諸墓行于公彌
甥也而出公門後公十有四年入內閣服公之
教深而習公之德行勲伐甚備即不斐其敢不

銘公諱訥字敏卿別號養齋其先世居吳縣高祖威以仲子珪顯贈奉議大夫刑部員外郎曾祖昌始徙居常熟爲縣人祖衡父洛號心萱翁以儻樹德聞里閭自心萱翁以上三世皆用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母朱祖母陸繼顧母呂皆一品夫人公生有奇質數歲即善駢語通古文奇字少長益覃精問學文譽翔起嘉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錄文譴罷弗試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五

辛丑試遂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每校莖輒冠其儕久之授編修丁未同考會試辛亥秋且滿九載次得主畿試而柄臣有所欲私者公耻與共事則以親老乞歸省娛侍色養三歲乃起就職尋遷侍讀時江南新中倭歲復儉有司徵歛益急公患之具疏以請詔下大司農多所蠲貸吳人至今稱焉乙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遷學士掌院事上方御西內祠神祝釐欲簡詞臣給筆札供事乃疏名貯金甌探之得公與

興化李文定公公倉卒應制亡不稱上指眷

遇益篤尋進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己未主會

試庚申進禮部右侍郎轉左尋改吏部壬戌陞

禮部尚書知貢舉禮部所主多藩國封繼喪葬

之事尚書日奉詔慈祀惟謹不暇綜覈吏弊

蒙委公獨率其屬釐正之事取故典不輕爲難

易賄竇塞而百廢具舉亡何吏部尚書闕上

手詔用公公自以荷上眷知位冢宰操羣吏

黜陟宜矢心僇力以報而又念向者柄臣墨吏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六

相質市爲奸濁亂海內非苦身爲天下率吏治不清乃下教諸以公事謁及攻吾闕者之待漏所毋私第吾不受私謁又飭其家張具若召客者實亡所召而盡呼蒼頭飲食勞苦之曰若輩幸守吾操束內跡毋外擇謹厚吏守邸舍而戒之曰若幸視吾扁鐫外跡毋內有郡守使人上謁公以屬吏而鐫守三秩曰吾不愛一守以明吾志門庭闐然然延接賓客咨訪人才孜孜無倦一時卓行異能之士毋問鄉舉歲薦皆驟得

優擢曰 祖宗朝兼用三途奈何以資格限天下士異時名公卿屏田間 上所嘗譴怒而不欲收者乘間爲請次第推轂起家幾盡于時者賢布列吏治烝烝不奸天下翕然以公爲知人能任職也而公恂恂不自居上則推首揆徐文貞公而下歸功司屬恒言今銓部特大有司耳吾在事幸而當徐公公幸不撓我且覆露我吾是以無獲譴而克遂事且吾所任郎某者實賢郎十言十當舉無失人吾是以無溺其職吾則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七

何能之有郎某者今南司空平湖陸公也于是天下又以公真鉅人長者勞而不自德唯上亦益重公召直西苑尋加太子太保時文貞公獨相久數請增閣臣負自助 上手書公及李文定公名謂材足翼汝遂 降特勅並武英殿大學士而 命公仍縮部事候代者至而解蓋殊遇也然公自直西苑晨出理部事夜則應制撰述目睫不得交又直廬庫隘濕中脾遂病而又念封公太夫人老矣即一日不逮湯藥奈何

遂稱病篤請告 上未許文貞公爲言狀乃得允賜馳驛歸歸浹歲調治良已亡何 世皇晏駕公望 闕朝夕臨哀 莊皇帝登極叙公總裁 大誌勞給 誥封三世如公秩公以輔臣謝事歸子舍而封公太夫人皆壽康封皆極品晨夕侍膝下吳父老詫歎以爲古今所罕睹也公爲人慈和謙慎跋踈常有以自下者既貴春秋高恒與少賤者均禮與人言色柔氣溫唯恐傷之始爲學士至入內閣凡七轉皆 上手注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三

六

官五品即 賜鶴袍其後飛魚繡蟒金綺之賚無算 寵任無與比而公益畏益恭受賜拜命于家如在 上前僂僂承之恐不得當也平居食淡衣疏屏絕珍玩之御曰今後世師吾儉至姻族閭里患難貧乏施予無吝色嘗樓于第之東落成宴客酒半公馮闌四顧忽愀然不懌客問故公曰吾初不知是棟直東隣此形家所忌亟更之其篤厚如此公于學無所不窺然不爲章句蚤慕王文成公之學讀其文輒起一稽顙

辛丑所射策盛推文成忤主司幸他文入賞得不棄而公晚年見世之學者伸眉高譚動言致良知則又厭之乃曰文成故于學問思辨孜孜不少置乃令寡學眇聞猥以三言自命何異耳食而以爲飽乎退居垂二十年箋問不至都下客有爲公畫賜環者好語謝却之吳中頻歲淫潦有司坐視弗恤公乃爲書數千言抵當事者顧謂所知吾爲桑梓生靈請命耳非得已也行從閣臣後踞讀公書爲扼腕流涕然位次下不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九

能有所短長而後承乏乃得推公之意贊上以恤災蠲逋施惠海內庶幾有以復公而公逝矣嗚呼悲哉公元配吳夫人夫人莊靜有德以勤苦朴約佐公而訓子以正當公秉銓門無私謁夫人喜謂諸子乃公遺汝以安也嘗以仲子歸娶道有致餽者夫人亟命斥之曰無傷乃公廉及公歸田久夫人且老矣子婦滿前猶日課績不休如少壯未貴時公之誌夫人曰多相助余余罕所內顧葛覃樛木之德夫人咸有之蓋

實錄云公生正德辛未某月日卒之年七十有四夫人生正德甲戌六月日卒萬曆戊寅三月日年六十有五子男五人長治隆慶丁卯順天舉人娶張次激太學生娶陳吳夫人出餘皆側出繼娶李興化文定公女也澤娶吳濟聘蔣皆宦族孫男十二人孫女六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銘曰吳公之鄉虞仲之宅實生嚴公爲時名碩公管起家經術文章華國挾天其聲渾鏗宣室受釐詞臣載筆金版玉函多公撰述乃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五

翰學乃作春卿乃領銓曹唯公唯清斥彼苞苴固我局鑰谷無逝駒門有羅雀帝曰良哉汝遂相予夙夜勤勞違恤其軀輿疾歸寧明主所賜進則酬恩退能養志垂二十年衍衍與與完節考終終如其初朝士大夫識公長者德盛益恭位高益下兒童父老頌公仁人溫如冬日藹如陽春天不慙遺帝有愍惻增秩易名俎豆窳窳有崇其阡華水之陽爰及夫人共歸其藏赫赫者名綿綿者德旣固旣安我銘無斁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

澤峰吳先生墓誌銘

嘉靖辛酉行始舉京兆而旅見于澤峰先生先生儼然正容進而與莊語往往稱引先達刺譏當世且僂指其人曰諸生其務爲此毋爲彼行諾而識之不敢忘初京兆之籍奏也以總文觸忌諱固請于先生多所更易而落第諸生構爲蜚語浸淫聞都下科臣有以苛禮相望者因媒藥先生天子察知其誣僅以更錄文爲罪有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詔外補先生遂臥家不出明年行登第已許少保維楨周吏侍以方吳宮洗子道相次皆第而皆在翰林皆先生所舉士士大夫益翕然推高先生惜其被讒不用以老而尚冀其一起也乃先生以萬曆壬午八月二日捐館舍嗚呼悲哉先生姓吳氏諱情字以中常州之無錫人也所居距縣城五十里爲閭江背山而面震澤故自號澤峰門人相與稱曰澤峰先生云其先勝國初均聘者始來卜築越五世爲某某生某某生

程程生亨號鈍齋贈翰林院編修是爲先生父

母徐贈孺人先生少有異質沉靜專篤不逐時好始治博士家言不喜誦帖括而游意六經務關其與旨年十九爲諸生遭家多故一切徃使訟辨追胥旁午皆獨身應之以翼蔽贈公而刻厲自苦挾冊吾伊不丙夜不輟文譽大起嘉靖辛卯舉于鄉三上春官不第則去之僧舍下帷發憤其自苦益甚甲辰貢于禮部對策大廷爲天下第一及奏上復有所更置得第一甲第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三人授翰林編修乙巳丁贈公憂戊申服除補職充會典纂修官甲寅封代藩爲冊使異時詞臣多暇頗任曠達以棋酒文翰相高或破觚踰檢稍驚于聲利先生既心非之每朝謁罷捷戶謝客默而務深湛之思一出言舉趾必依故事曰吾聞之先輩云然其臨事果確執義深堅即自謂責育不能奪之矣丙辰滿九年考陞侍讀戊午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掌司經局事凡同考會試者二主武舉及應天鄉試各一

校閱精嚴簡拔知名士甚衆然卒以鄉試事橫
被誣詆而先生確然自信無幾微見詞色與人
言終不自明也是歲調廣東市舶司提舉不就
尋丁繼祖母憂服闋部檄趣之不起乃上書請
以原職致仕竟以太子諭德終于家先生性渾
樸方正潔修內行甚謹其生與父母忌辰皆正
月每誕日輒獻欬流涕戒子孫無上壽無納賓
客以爲常平生無甘毳瑰異之好自奉甚菲而
振貧周急即甚費不靳嘗念里中徭困于長賦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而族渙不收則做義田法割上腴若干頃歲度
其租入之羨以什七歸長賦者曰助役而什三
以贍族人之寡者發者婚喪不時者爲諸生及
上公車者尺伍當齋送者予之各有率顏其堂
爲願濟語在行所爲義田記中旣已弃官家居
則日行田間課僮奴耕作絕不談時事竿牘之
問未嘗至長安中有司以鄉飲禮賓先生僅一
往而罷其嚴重如此先生生弘治甲子正月十
二日得年七十有九娶楊氏先卒贈孺人繼戴

氏封孺人子男二長敷錫光祿寺監事娶黃繼
劉次申錫國子生娶張女四孫男八孫女二曾
孫男二女二光祿君等以先生卒之又明年甲
申某月日塋于閭江之新阡乃屬少保傳其生
平吏侍爲狀宮洗表諸墓而納銘隧中則以屬
行行蓋聞先生晚而號靜端居士有爲之說者
曰先生處默守玄不競于榮利不亦靜乎獨行
好古無苟同于俗不亦端乎夫先生固善自名
也已行即銘先生何以加茲銘曰世方躁競吾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五

守其定途則險傾吾履其正豈不遭時厥施未
竟歸然典刑闇然質行嗚呼靜端斯名允稱

李成翰墓志銘

君諱鳳翥字成翰別號滌室蘇之長洲人也所
居曰弦歌里曾祖榮用厥張起累功至千戶調
湖廣沔陽衛子孫仍留里中祖俊始用儒顯父
堂號未菴翁翁不事家人生產家益落而君自
少喪母能自奮讀書吾伊聲徹夜常日盱未食
比舍憐而竊餉之君志彌厲年十六補邑博士

弟子父同產嫁周康僖公公得君所爲文大見稱賞鄉人延致之執經受業者甚衆人謂君唾手高第君亦喜自負也凡七舉應天皆不第君乃歎曰夫士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困諸生父矣奈何屢辱乃屏居課子絕不言仕進伯子大夏學成而天則以課其仲子仲子者今翰林庶吉士大武也君雖食貧然雅不慕聲利自以攻苦爲文統終不售亦不以佔俾困吉士君暇則携之出游或劇談名理甚適也恒稱曰文名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五

不如行名祿養不如善養聞者以爲知言君壯歲善病儼然若不勝衣者最後病脾久不治則謝醫却藥而書斷煩惱戒妄想絕嗜欲三語于座端曰此吾藥也其後病良已晚益壯健久之無疾而卒君爲人孝友和易未菴翁沒終其身孺慕不衰伯兄已析箸數周其乏與人交煦煦相下里有惡少嘗使酒衆辱君君不校旦日往謝過其人愧匿遠徙自奉儉朴而好施予隨所有濟人無靳色居衆中或詆嘲謔浪舉白歌呼

君默然對之然不爲忤或舉楊雄酒箴謂君君微哂而已間嘗爲詩慕淵明堯夫之致不靳爲工也所著有養生要覽詩話雜錄閒中今古若干種藏于家君生正德某年月日卒萬曆壬午某月日年六十有三配某氏繼配某氏子男二人長即大夏次大武即吉士君娶某氏孫男幾女幾吉士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塋而屬余銘其墓始余先少師爲諸生與君厚善余少以執友事君君深自遜謝引與均禮嘗謂先少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三

五

師吾當與郎君比肩而雁行事公蓋君之交余父子間驪甚先少師久不第則日夜跂而望余若不能以須臾者乃竟不及見余第而君之困于有司與所以課子者大抵如先少師然吉士君之第也則君亦已前沒嗟乎教子而不及其成慕親而不逮于養此人情所甚傷悼而余與吉士君同之其可痛也夫余故銘以慰君且志余痛銘曰幼學而亨學成而否善病而生不病而死厄于躬昌于子天平命乎孰爲之使齋志

歸藏可痛在此

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王公墓誌銘

封詹事侍讀學士愛荆王公有子曰禮部侍郎
元馭提學副使家馭咸去官里居而奉公士大
夫交章推轂恨用之晚且起而公卒元馭乃上
書言臣兄弟幸通朝籍臣父厚資給而助之廉
深自抑損而誨之讓微臣父臣兄弟不及此茲
不幸先朝露惟 上矜憐于是 天子爲賜祭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詔有司治窀穸葬有日而元馭兄弟以少司寇
王先生狀來徵銘蓋某夙以年家子事公公折
行與交甚善而其沒也猶咨咨念某若深知其
不能而屬元馭兄弟以切嗟相助者嗟乎公
某某忍不銘公按王氏望爲太原自嘉靖
寺溝割隸太倉爲州甲族而有謙者以莆田縣
丞起家生子侃侃生銑銑生湧號友荆翁富而
好行其德語在余所爲合葬志公之父也母爲
徐淑人友荆翁嘗感異夢生公名之曰夢祥字

奇微公少時處羣兒中嶄然獨異里儒張俸先

生一見驚詫願得爲弟子稍長遂從受經年
十六爲諸生高等尋入太學即爲太學生高等
再試有司不利儕輩率指目之東海王生豈終
蟻屈者耶是時里胥王永者坐不法事御史名
捕之急永謂友荆翁嫌名可借脫已因賄捕者
移獄翁對簿無驗坐繫公挺身爲翁白冤狀
御史嘗徒步雲間毘陵一日夜三百里迸血濡
踵吳淑人親浣濯之烹伏雌以饌公方食大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曰吾父安在吾何心嚮飲食覆之而慟吳淑人
亦慟乃盡出其私藏左右翁間橐餽入侍衣食
他囚之凍餓者以爲翁德獄幸解友荆翁得無
恙而公歎曰嘻吾大人出九死中奈何復以家
人產相累即身任米鹽罷去經生業而元馭兄
弟咸髡而穎公專意課督之鐫戶屈首絕不令
窺街市蓋元馭兄弟學成知名而里中始相謂
愛荆公善教子如是嘉靖壬戌元馭試禮部第
一 賜第得一甲第二乙丑公以元馭考績封

編修隆慶戊辰家馭復以其經魁禮部試成進士壬申 今上登極進封公右諭德兼侍讀萬曆戊寅 大婚覃慶又進封詹事兼侍讀學士公兩子皆嚮用三命爲宮僚長紆金紫貴重矣其布素如故操杜門簡出戒蒼頭奴廩東濕墀關外事家居雜蒔花木日行園圃間躬自培鋤間畧遊虎丘天池諸山及錢塘西湖或怪其狀貌物色之輒避匿人不知其貴也諸干旄至州里必造請公叩之事不應里富室有獄部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三

元

使者諷公居間願以爲公壽公謝曰三尺在吾不敢撓以私部使者退而太息曰非是父無以有是子元馭爭大義忤當塗拂衣還子舍以身爲諷而家馭亦自河南移疾歸父子間意得驩甚公亦強食矯健忽而遘疾遂不起萬曆壬午十月九日也距其生正德乙亥九月七日春秋六十有八公長身玉立豐頤美髯望而知爲鉅人長者事友荆翁甚孝故自號愛荆以明志少而母淑人見背後母陳淑人生子夢臣公撫教

之有恩友荆翁疾革當析著召公前受約公不得已令元馭代受而內自傷淚承睫不止其治喪哀戚甚備客或言友荆翁故厚積公受分幾何矣公正色拒之曰阿堵物足易我兄弟耶先是友荆翁在繫而鄉人爭持券脅求故產公輒予之既貴脅求者自危公悉置不問王永死其子歸罪公好語慰藉而遣之嘗遊山間買嘉樹黠少年已受直而更索之曰前所受者贗也衆爲公怒公咲而更償之其寬仁不校類如此居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恒不飲酒食裁粗糲而好客張具極豐腆竟酒至丙夜不倦與人言祗及農家晴雨道舊故爲笑樂至其揚榷今古揣摩物情哀析國是往往破節中窾即宿儒老吏不能難也治家絕不妄費而好振施赴義若急有故人子喪父而貧徧走父客亡應者公慨然曰孝標廣絕交有以夫歲廩餼之不乏雅不忘張先生爲仲氏娶其女孫仍緩急其子歲大侵爲糜粥飼四郊賴全活者甚衆病且革遺令母問里門諸責折券盡予

人以故境內外德公曰天乎乃奪我王彥方哉
公配吳氏封淑人子男二長錫爵元馭其字娶
朱氏故黃令邦臣女封淑人次鼎爵家馭其字
娶莊氏故白水令疇女封安人女二孫男三衡
太學生元馭出其二尚幼家馭出女三公葬以
以卒之又明年乙酉二月某日墓在寺溝口之
新阡嗟乎公于友荆翁爲孝子于元馭兄弟爲
賢父于其鄉爲樹德長者某銘公庶幾不愧銘
曰匪躬匪家子也克孝維廉維讓父也克教樹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德既滋乃食其報哀封憫恤 天子有詔于千
百年永安斯兆

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劉公墓

志銘

萬曆戊戌吾鄉大叅谷濂劉公卒于家其孤乾
明等行求吉壤越六年而始得于穹窿山之麓
將葬則狀詣余請銘曩余在政地語及當世士
之有才略負清望者必爲公屈指且拾級大用
余旣歸不果而公亦自以齟齬當世臥家不復

出余遂得數從公遊知公深蓋鉅人長者也顧
不及下壽以沒悲夫按狀公諱王成字自復谷
濂其號其先自彭城徙京兆再徙建安在宋忠
顯公幹及子孫五人皆謚忠稱五忠劉在勝國
有仕而卒于海虞者遂家虞之穿山稱穿山劉
公之曾祖文備始徙太倉之雙鳳祖坤復徙長
洲爲邑人父之良以公爲南比部郎贈如其官
母尤封太宜人公在娠暮而後生少則穎敏超
悟里中師不敢以爲弟子嘉靖辛酉補邑諸生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隆慶丁卯舉于鄉辛未成進士授汀州府推官
時中丞直指皆聞人特相引重而獨楚人之爲
觀察郡守者忤公欲陰中之然無以難也晉安
大姓有獄更數歲不治公受檄往具得其情實
乃按渠宿數輩皆竄徙而盡釋其株累者五百
人人稱不冤虔賊反黃鄉陰結上杭之三畝連
城之新泉朗村諸賊爲犄角公時攝武平令訶
知狀欲以計縻之則單車入三畝諭以禍福酋
搶地謝誓不二志乃引兵按行新泉朗村縛其

酋捷之曰若何敢反諸酋皆偪伏黃鄉賊勢漲卒覆敗當事者以三畜斗絕數負固欲遷之永定河頭坪公乃以二卒從徑扣賊壘賊師介而謁公語之故愕不應則以危言怵之衆皆唯唯請行視遷地公遽遣之而潛引外兵驅其孥覆其巢穴賊計窮卒皆就徙論者謂公臨事果敢而有智略公理汀六年薦積十餘上而猶以忤者故授南京刑部主事居曹中廩廩持三尺而常依于仁厚時御史大夫汪攝司寇公與論囚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重

囚非盜而爲盜所誣引汪欲坐之三公引律爭之三卒不肯署擲其冠徑出遂移疾歸久之迫太宜人命乃補職得南京車駕司尋轉貢外郎已轉南京祠祭郎中故事宴集以教坊供奉公悉罷之門庭清肅而與黃司成等九人爲金石交名聲大重尋擢知汀州府汀爲公舊遊熟其利病多所興革汀俗厚資嫁至不舉女窮民則數人而共一室公一切禁絕俗爲之變士稚少文公親課督之士乃奮興于學科第接踵歲大

早便宜發粟以賑貧民露禱三日甘霖大澍三圖之遷民皆出穀助賑曰以爲使君德有盜殺人而株連無辜者多庾死公爲白其寃盡釋之郡中大火及官廨公縱諸囚與爲期日已皆自歸無逸者諸所修繕取諸節省之餘不損縣官一錢廉聲益振庚寅擢湖廣按察副使清理屯鹽諸屯地侵匿及以墨吏病商者悉爲釐正夙弊頓革撫楚者爲北地李公楨特敬重焉壬辰入賀轉雲南叅政輿論以公不宜遠去尋改湖廣分守武漢黃公業已倦遊猶以親故強忍所至吏畏民懷而持廉任勞益甚然忌者寔陰擠之遂有章劾太宰雅習公而重違言者覆請調用公竟拂衣歸歸則杜門謝客惟娛親課子爲懃懃或微服行湖山間意泊如也戊戌公病癰卒年五十有七耳公孝友天篤赴京兆試時與贈公偕至句曲贈公墜驢創竟以病殞公每過之輒大慟哀動行路風木之感旣貴不衰事太宜人以色養比易簣猶戀戀太宜人以不得終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孟

事爲憾兩弟婚娶皆出公不以食貧故簡飾死者爲恤其孤瞻之終身其性度夷坦不設町畦而中介然不可奪蒞官所至常特立不狎在都時同舍郎隲江陵者欲爲公地公遜詞却之朱御史鴻謨疏論奪情坐斥公送之江潁而歸草奏欲申救太宜人見而訶之乃止江陵病南都爲群禱公獨不往其風節凜凜而不自標置自奉簡約茹藥飲水終始一操卒之日橐中塵厘士論以此高之公生嘉靖壬寅十月月十四日卒萬曆戊戌三月十六日配周氏封宜人子男四俱庠生長乾明娶胡浦城令應奎女次恒明娶侯叅政堯封女次升明娶黃光祿邦禮女次咸明娶吳都給事之佳女女二孫男一咸明出女六乾明等以萬曆甲辰十一月八日葬公吳縣太平鄉蓋字圩之新阡余嘗謂才士多銜霍廉士多刻深樸士近厚而少文節士矜抗而難下偏至獨詣自昔而然乃兼資具美不名一長有交濟而無畸勝則公其人也所謂鉅人長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墓

者非耶余是以銘銘曰追風之驥所貴調良奇珍在御不如圭璋公以才顯亦以德著先民有言不吐不如委蛇省署徊翔藩臬春膏秋霜聲光烈烈軼才清節質行高標歛鍔韜精不競不佻疇則尼之蜚蠅止棘用不究施年不配德崇岡樂丘表以穹隆余有銘詞賁于幽宮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三

墓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四

男用懋
用嘉校

墓誌

文林郎直隸定遠縣知縣前南京戶科給事中望梅高先生偕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奉政大夫河南衛輝府同知文子悱先生墓誌銘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

學士黃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韓公墓誌銘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陸君暨配封安人莊

氏合葬墓誌銘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邵公暨配封

太孺人邵氏合葬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公偕

配封太淑人單氏合葬墓誌銘

贈少保左都督王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黃君偕配周孺人合葬墓誌銘

鄉進士贈文林郎廣東潮州府揭陽縣知縣汪君暨配贈孺人周氏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

文林郎直隸定遠縣知縣前南京戶科給事中望梅高先生偕配張孺人合葬墓志

銘

余始束髮爲諸生而望梅先生以李官來吾郡受檄試士拔余儕伍中因執業爲弟子先生以給諫左遷仕不達而余幸登朝歷館閣及謝事歸先生一視余長安邸再視余里第年且八十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一

矣如其壯時蓋先生高雅恬曠一進退齊榮辱忘其家并忘其年若超然世外者余嘗爲文壽先生又五年而先生沒其孤如漢詣余請銘嗚呼先生知余以國士宜國士報也而敢不銘先生姓高氏諱鶴字若齡別號望梅紹興山陰人也其先出宋太尉瓊從南渡自亳徙越入國朝興甫者居畫錦里三傳爲鍊鍊生珙珙生本中娶胡氏是爲先生之父母先生少而穎敏儻有大志讀書一過目輒了了而早失怙恃獨

依大父以居大父心知其偉器也竊自喜亡何

大父沒先生孑然持門戶益貧困以講業自給然志益銳不少貶里人或延之塾意少懈即辭去饋遺無所受尋補博士弟子嘉靖丙午舉省試第一庚戌成進士授蘇州府推官理官爲直指耳日常委治獄率伺意嚮爲取舍而先生一稟於三尺多所平反直指鄧君巍者素剛直先生數與爭事鄧始不堪已而歛衽推服首列之薦牘後直指繼鄧君者數以獄嘗先生知先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二

平恕不阿嘉歎良久海上中倭兵餉不時給一軍幾譟先生微知狀夜半白撫臺散之衆乃定嘗行太倉寇且至鄉民奔走入城先生故緩騶從寇疑有伏不敢逼民畢入乃入全活甚衆其應變具有才畧而不自功其自奉泊如也以清謹聞於郡中三載內召當得諫省以不謁分宜授南京戶科右都御史王學益者故昵分宜又姻也先生抗疏力詆其奸狀李公默時爲吏部竟斥罷之分宜大恚以地震京察中先生謫

光澤丞已量移知定遠縣縣小而當孔道民苦
供億先生悉以故事裁之費大省上官以中
旨宣索次及縣先生獨不應曰吾疲民不敢與
他縣比其他善政種種便民民大和悅則以其
暇進諸生教之德誼民有孝行者輒旌其門俗
爲之興起其治爲江淮間第一而分宜憾不已
再以京察勒致仕吏民三老匿不以聞相率走
伏闕願借賢令以活百姓不報先生聞之乃即
日就道民至空邑攀送涕泣而別歸則構一室

鵲間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蕭然蓬戶顏之曰可也居郡守常造其廬質疑
事既老則益疎絕世務以家事付伯子而獨放
意山水間自泰岳匡廬衡湘洞庭武夷羅浮諸
名勝屐履皆遍絕不干有司與鄉人偕不知其
爲高諫議也自以早孤愛弟尤篤至曰吾見弟
如見父母雖析箸常與持案而食宗黨有貧乏
者視力所及咸有振恤義聲籍籍里中蓋八十
有五年乃卒其詩恬雅有致出入陶李所著有
可也居集見聞搜玉行於世配張孺人故甲族

祖晟爲給諫自少有令德能佐先生于貧而勤
之力學以取科第在官邸茹蔬衣敝罕御肉食
先生奉職廉謹孺人實成之先生未有子則爲
置姬侍撫恤備至生子不啻已出雍然有樛木
之風人尤以爲難年八十有二卒先生生正德
丁丑卒萬曆辛丑孺人生正德戊寅卒萬曆己
亥子男二長如漢娶潘繼吳次如奎娶劉女四
孫男三曾孫一如漢等卜以其年月日奉先生
及孺人合塋于某鄉之祖塋銘曰吁嗟先生既

鵲間堂集

卷之二十四

四

才且哲名馳郡理風高諫闥如驥箭雲中道而
蹶豈無去思遺榮若脫夷曠逍遙巋然大耄稱
福則遐課宦則拙有媛同心歸則同穴德音不
亡我銘斯揭

奉政大夫河南衛輝府同知文子悱先生

墓志銘

文出宋信國再徙入吳爲文獻家具家乘可考
自涑水博士公洪舉于鄉温州公林中丞公森
皆起進士有聞望而待詔衡山公徵明以道德

文執薦入翰林不階科第而聲譽烜赫海內重之若彛鼎乃象賢繩武莫如子悱先生先生諱元發子悱其字別號湘南晚更稱清涼居士父國子博士彭以先生仕爲令贈文林郎浦江知縣生二子長上林錄事肇祉次先生母錢繼母楊贈皆孺人先生少有至性母病晨夕守牀第不去旣卒哀毀如成人顧不得于繼母待詔公心憐之常携以自隨與同臥起稍長即英英有奇嘗耳諸名士論議時出片語傾其座客待詔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容業益進聲籍籍吳下然試京兆輒不偶隆慶初元以 恩詔選詣公車再試再屈久之謁選爲浦江令浦江俗似推魯而嚚悍喜訟訟師相連結持令長短與胥吏舞文者爲表裏先生訶知狀每受訟牒輒緘之拘攝訊鞠及傳爰書皆自手出吏胥無所滌指尋以次收按諸魁宿並決遣去人人廩廩若負霜雪矣邑有豪右結上官爲地先生盡暴其惡義門鄭氏有內難一訊而坐諸生五人不少貸其治類尚威嚴至聽微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先生乃慨然曰噫文生束髮讀書晚而微一命乃終局促效轅下駒耶欲自免去余以書留之不能得及衛輝同知之命下而先生歸矣邑有羨金吏請治橐中裘不許所知或勸先生郡丞官不薄稍浥餘潤爲家食計可乎亦不許歸則治一室顏之曰學圃齋徜徉吟嘯出則歷覽湖山諸勝飄飄巾屨人望之若仙賓客故人相對莊語雅談情款周浹時有所施賑視其力所及以輕重行義無弗厭者或津津榮利及慕爲名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七

高也者輒浮之大白至欲反走曰毋汚乃公耳也平居焚香燕坐或命筆賦詩翛然有以自樂然聞干旄呵殿聲輒引避有司請爲鄉飲賓不就也其高尚如此伯子震孟治博士業先生親課督之遂以弱冠舉京兆先生益示之檢柙務以寧靜澹泊自操豎里中稱震孟賢而益推重先生能世其家法建儲 詔下先生得進一階拜命越宿而病不起是爲萬曆壬寅正月十日距生嘉靖己丑十一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四

所著有蘭雪齋稿二卷清涼居士集十二卷學圃齋隨筆三十卷續筆十六卷藏于家元配彭氏繼周氏贈皆孺人子男四長即震孟初名從鼎萬曆甲午舉人周孺人出娶陸次從升早卒次震亨娶王次震纓聘潘俱側出女四長適庠生陸士仁次適太學生馮時康次適大學生姚汝轍俱彭孺人出次許聘陳威鳳側出孫女一震孟出未字震孟卜以卒之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縣西山之竺塢而手具事狀來請銘余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八

與先生爲文字交余在政地而先生宦不逮援之若避留之若挽及歸而莫逆如故始終爲道義交知先生無若余者余謂先生在章縫爲才士在銅墨爲良吏在鄉國爲耆英殆古所稱鄉先生沒可祭于社者而華亭宗伯陸公題其墓曰端靖先生陸公慎許可名先生固當余是以銘銘曰淳樸既斲士鮮法程經明行修吁嗟先生含英吐奇乃室其邁循良播績施則未究勇退善藏神動天游左詩右書翛然林丘世尚委

蛇吾履其正鬪捷紛如吾守吾定曰端與靖斯
名稱情詩于幽宮以垂厥聲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黃公墓志銘

萬曆庚子八月九日少詹事侍讀學士蔡陽黃
公卒于里其孤叅政君承玄自濟上奔還苴營
詣余以馮司成狀來徵銘余固雅善公史垣經
幄相引爲重念欲以鼎軸待公而公卒中蜚語
年未艾而歸及耆而逝進退死生之際余于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九

有深慨焉許之銘按狀公諱洪憲字懋忠別號
蔡陽其先出江夏後徙婺再徙豫章之新淦國
初以蹶張隸嘉興守禦所遂爲嘉興人曾祖盛
始以經術舉于鄉仕禮部司務生二子其仲鶴
年生綜嘉靖丙辰進士仕至貴州按察副使公
之父也公生有異質五歲日誦千言一目數行
下屬對如響十歲能文詞里中師不敢以爲弟
子十七歲爲逢衣生學使畢公鏘大異之許以
經學名世比省試不第益下帷發憤至病僂齒

血泉涌不爲輟其爲文一稟于古雅不逐時好

隆慶丁卯舉鄉試第一辛未試禮部第二選授

翰林院庶吉士試輒冠其曹譽望日起萬曆癸

酉授翰林編修尋教內侍書與修大明會典直

起居注丁丑當校士江陵屬意公公以伯兄憲

副君正色故辭不就尋冊封藩府使大梁丁外

艱服闋補職壬午今 皇太子生詔諭朝鮮以

公爲正使賜玉帶麒麟服朝鮮君臣雅重公享

覲有加禮公皆拒却之顧視其國武備弛君臣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

如燕處堂策其必敗乃備咨其國都山川形勢
次成一編曰輶軒錄越十年而朝鮮中倭幾滅
其國人以公爲先見癸未同校禮闈乙酉主福
建試並稱得人己充經筵展書官管理誥勅滿
九年考陞侍讀充經筵講官嘗進講臺臺文王
章以視朝御講本支嫡庶之說進幾有所感動
上爲之改容丁亥大明會典成陞右春坊右庶
子仍兼侍讀尋充 日講官戊子主順天鄉試
所簡拔多名士而忌者誣詆公以爲私 詔覆

試驗白無狀而言者猶不已 上怒下詔獄者
問褫其職明年已丑陞公詹事府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掌院事然公意不自安遂引疾疏十上
乃許賜馳驛歸給道里費既出國門疏謝 上
猶惓惓以視朝建儲三致意云公在詞林雅負
侃侃不能卑論儕俗而常依于忠厚及江陵之
禍公竊歎曰嘻是蹊田而奪之牛也罰已甚矣
又嘗規切用事者風以馮河包荒之說其人陽
爲遜謝內寔切齒附和者遂尋端修郤以必去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公爲快余見公戊子入棘時爲祝辭誓神及疏
請責成申飭其嚴慎周密指肝腑以示神人明
若觀火而猶不免于噂沓之喙乃知直生第五
之事何可勝數蓋詩人所爲刺貝錦也可畏哉
公歸絕意用世顏其堂曰碩寬後數年向所挾
摘士相繼登第公論始大明冀公復起而公逝
矣公以文章爲海內所宗談執請業之士戶屢
常滿一經指授皆爲聞人其教子弟率令誦古
文詞毋事帖括所作制義士爭購得以爲祕傳

生平襟度夷曠多所援引常急人之難甚已之
私然不能容人過客或郵傳公口語陰陽其閒
故公得謗以此公所著有秀水邑志碧山學士
集嘗蒐輯國朝作者曰 皇明文獻未殺青而
卒卒年六十距生嘉靖辛丑配沈氏先封孺人
以子叅政君貴進恭人子男二長承玄即叅政
君娶屠氏廣州知府謙女累封宜人次承昊郡
學生娶沈氏給事淳女女五一適太學生周應
懿一適刑部主事陸錫恩一適郡學生吳顯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二

一蚤天俱沈恭人出一適邑學生呂元啟側出
孫男二申錫邑學生娶董氏禮部郎中嗣成女
卯錫聘項氏太學生德成女孫女三一 字吳兆
榮御史弘濟子一字申傳芳兵部郎中用懋子
余孫也一字吳恪太學生瑞徵子俱承玄出叅
政君卜以卒之又明年壬寅某月日葬公于郡
城東藏字圩之新阡銘曰傑才偉器造物所私
羸詘有權疇則制之公起詞臣蔚然華國載筆
橫經有聲奕奕烝我髦士如鑑斯空羣無留良

莽有伏戎不比不激獨秉修姱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公論皦日公則九原才不究用德不配年崇丘斧如公神所宅我銘其藏令聞無斁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韓公墓志銘

萬曆戊戌少宗伯學士敬堂韓公卒其明年伯子逢禧走京師以卹請上念公經幄臣命禮官致祭給水衡錢治窀穸乃卜庚子某月日葬公于吳縣岐龍山之陽而逢禧徒跣詣余以少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三

宰徐公狀來請曰曩先大父之辱公銘也先子蓋磐石數歲以待命必得乃已謂不朽在公而先子又不幸捐逝從先大父于泉壤其生平操樹在館閣公所習也不朽亦在公其惠微一言俾韓氏世有聞也孤且死不憾余深悲憐其意且雅故善公何敢辭按狀公諱世能字存良別號敬堂其先鳳陽人也元季思聰者以避兵徙姑蘇居齊女門之北雲和里遂爲長洲人三傳爲公之祖永椿以公貴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父宗道以公編修侍講時再授卒贈亦如公官母邢繼母陸贈封皆淑人始邢淑人娠公時嘗感異夢故公生而穎敏絕人年十三喪母哀毀如禮尋以家貧廢學長老或勸之公乃自感奮努力爲博士家言年十七以高才生應試會病欲怗忽有神人救之乃愈語在公所爲關王廟記嘗讀書西山蕭寺中益刻勵自苦靡寒暑昕夕間時登山顛興到即拈筆爲文間有吟詠適然自得也隆慶丁卯舉應天鄉試明年戊辰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循故事推公爲館長時同儕皆海內英俊性習各殊而公專以誠長者調劑董率靡不稟受程約以通經致用相切劘無少長疎昵終始如一家一人蓋自館選以來所推轂館長馬文莊公而後惟公繼之趙文肅公時爲館師剛介絕俗意不可一世然獨注意公曰韓存良佛地中人其堅忍乃可大受當散館時文肅力薦公授翰林編修與修國史壬申賜一品服詔諭朝鮮畢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使而返餽遺一無所受還充經筵展書官甲戌分校禮闈拔名士甚衆 穆廟實錄成陞修撰丁丑 世廟實錄成陞侍講俱賜銀幣宴禮部尋理文官誥勅修大明會典戊寅冊封楚藩明年以疾在告益務考覽國家章典若邊防及屯田水利之說皆手錄成帙識者知公有經濟之志焉壬午起家故官其秋主順天鄉試癸未再分校禮闈得士如甲戌尋充經筵講官甲申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乙酉清理武黃尋陞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國子監祭酒每進諸生講說經義多前人所未發而諄諄誘掖必以孝爲稱首盖公夙敦孝行以身教率人非空言也是時封公春秋高公丞圖歸養封公厲詞阻之公不得已乞南曹自效以便迎養乃推公南京禮部右侍郎迎封公于邸居數月封公竟趣裝歸亡何計至公一慟欲絕毀瘠殊甚踰月旣抵家始進薄糜公時已六十其孺慕不衰乃爾然公緣是得怔忡疾侵尋三歲僅愈庚寅 召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教習庶吉士仍經筵講官辛卯補日講官視翰篆俄解院事還部尋轉左兼職如故公以毀瘠餘生頗憚酬應人遂以簡亢疑公相構爲蜚語時有章劾 上却不省公五疏求去不獲 命最後以假請乃許 賜銀幣給驛以歸公歸絕迹公府惟徜徉泉石間以爲適當遊洞庭登縹緲峰歎曰吾曾使楚登太和見日華五色過魯陟泰山觀日所出處又嘗使朝鮮所歷名山川大觀多矣乃洞庭几案間物奇偉若是吾其爲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六

宗少文哉已復杜門不出曰恣遊觀不若燕居習靜之遊無涯也又踰年疾作遂不起公生平持論以孝弟爲本課子必令先讀小學曰不讀是書不知孝弟安所稱人何乃論科第乎以邢淑人早背忌日必號泣竟日不餐至老猶如是後母弟有子逢貴授產誨育之如己子務以慰悅陸淑人與伯兄相友愛白首無間撫其子如子始公未生子時業已子季弟之子逢吉晚而命之歸宗所分子田宅皆從優厚推以及其宗

族外家德施所沾溉不可勝紀與人交率稟于誠直而口不言人過其自奉菲薄然其爲家不親簿書有無出入常置不問意泊如也蓋公謹身自約動不詭經訓而不以講學爲名終身無異言屈節而亦不務矯抗以博聲譽故流俗之士或見齟齬而篤行好修之士莫不知而重之公生嘉靖戊子卒萬曆戊戌享年七十有一配沈氏累封淑人子男二長即逢禧以廕入太學娶李氏助教原中女次逢祐聘王氏承天守備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七

聲女側出女二孫男三孫女一詳狀中余與公生同里官同詞林周旋禁近者二紀余謝政歸而公繼之又適同志方當追隨杖屨爲歲寒之盟而公棄余逝矣悲夫銘曰載筆橫經而懷康濟吾以知公大受之器淳行姱節不言以躬吾以諒公誠直之衷胡實之羸而聲不副胡畀之蓄而厄其試人亦有言知希者貴 皇有卹恩慰公九原我銘其藏不崩不騫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陸君暨配封安人莊

氏合葬墓志銘

余以萬曆庚辰校士南宮而得同里陸君梁彥久之銓司選用郎屬當及吾鄉人人覲必得而余以爲簡材實抑躁競在此舉也宜莫如南曹郎某才俊有志節乃徙君爲考功郎亡何請急去遂病不起又十有五年而配莊安人歿其孤邦杰等將卜吉合窆而徵余銘嗟乎余幸知君厚期君以遠詣而竟不售其卒也不能憑其棺居恒軼軼而忍無一言慰君于九原按狀君姓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七

陸氏諱汴梁彥其字別號靈巖蘇之長洲人也曾祖士昌祖敏父鏗號夢竹翁贈南京刑部主事母馬氏贈安人君之生也馬安人蓋感異夢云君少有至性而神采俊拔五齡墮水忽一舸至救之出人以爲神稍長從伯兄受春秋伯兄都授里中君常攝師席指授群兒儼如耆宿年十七爲弟子員名籍甚夢竹翁病革君露禱請代翁歿佐伯兄治喪至盡脫室人奩具已析箸獨身養母以講業自給卒奉母安人終事有加

禮萬曆癸酉舉于鄉庚辰成進士明年授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君聽斷明敏而務精詳民有死獄故事當調司叅鞠大司寇獨專任君稱其平允樂戶相毆甲令嫗走匿誣乙沉之江君詗知狀竟獲嫗乙以不寃歿工匠有饑窘而侵官物者數十人皆繫獄君歎曰夫不能使之不饑而能使之不侵乎竟出之其仁恕多類此滿三載奏最調吏部考功司時方大計晨晡校簿書無倦色馭吏持大體不苟小而奸實畢塞有遺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九

君筭罷食者發之金也麾之去卒不暴其姓名論者謂君廉而不激會江南大水請告省墓聞命即行不以干驛傳既抵家常閉戶讀書邦大夫使者不輒見而與故舊極款洽振貧周急以遠適厚薄爲差無所不沾漑既病甚猶析其產以贍族人至其平居自奉泊如也君明識通才冲襟雅度詳大參馮君元敏所爲狀中藉令致崇撫一究其生平其建堅未可量而天奪之年命也配莊氏封安人系出名族有令德始歸君

能以和婉勤慎得舅姑心而佐君子學服食等最下者晨夜操作等最勞者雖既貴不改其所施賑率能成君之志持門戶井井而不聞譙呵聲臧獲戴之若慈母君既捐館舍即長齋事佛十有五年病既劇召二孤前訓之鑒鑒皆治命云君生嘉靖乙巳卒萬曆己丑年四十有五安人生嘉靖癸卯卒萬曆癸卯年六十有一後君葬之若干年啟兆而合焉禮也墓在吳縣西鄧尉山之原子二長太學生邦杰娶胡次太學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

邦棻娶褚孫男四人孫女四人婚嫁皆名族詳狀中銘曰垂天之翼既奮而鍛爾雲上馳中道而蹶抱德則腴賦才則豐胡奪之年而弗顯融造物不全有通有塞挹彼注茲令聞無斁燕婉同心宛其相從坊如斧如後先同封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部公暨配封

太孺人邵氏合葬墓志銘

余與憲使仰蓮邵君同舉進士則已聞贈公及太孺人賢余既謝政歸里久之而憲使君以書

來曰孤不天少而先子見背母孺人嫠嫠撫孤以節孝被旌典尋獲贈封敕上恩甚厚惟是潛德懿行所不朽地下者未有屬也則藉手世誼丐一言于載筆者余于贈公太孺人猶子也何敢辭按狀贈公諱壬字明遠別號遽丘姓邵氏大名之長垣人也其先自東明來徙祖果父信母羅氏生五子其仲爲公公生倜儻不羈有大志好扶義立節鋤抑強梗里中特嚴憚之鄰有惡少馮氣勢爲虐望見公輒引匿謝過市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以孝聞公性嚴急太孺人諷以績學勵行公時長子纔八齡憲使君二齡耳煢煢持門戶養舅姑以老庀其終事而教二孤治博士經屬兄祐督視之而豐其給憲使君遂成進士治邑有聲爲名御史隆慶戊辰守臣以太孺人節孝聞于朝詔旌其門具如令今上正儲宮覃恩在廷則贈公監察御史如子官而太孺人有封云憲使君始令南陵則教之仁恕卒以循良荷徵擢其以御史視鹺河東還太孺人迎謂之曰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年壽官娶王繼董次即憲使君永春嘉靖壬戌進士仕爲按察使娶苗封孺人女一孫男六女五詳狀中不具載先是贈公祔塋祖塋之次及是卜城南大烏村之陽啟贈公以合太孺人而寔焉寔萬曆壬午十二月十八日也余讀憲使君所自爲狀及孫宗伯節孝傳則有槩焉贈公生不出井邑身不挂青紫而禔躬榮榮有孟公之義朱季之強直其流風遺訓燕及嗣人而太孺人佐內保孤迄于揚顯以副贈公之志而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重

憲使君之名卓有大丈夫之識鑒不偕老而齊德所爲昌大部氏之宗者未有涯也余是以銘銘曰洵彼良士中道而折扶義抗慨有聲烈烈展如邦媛厲操冰雪立孤亢宗旣才且哲伉儷同心後先一節徽寵旌褒乃振其閱修短殊造其卒同穴刻詩幽宮令聞斯揭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公偕

配封太淑人單氏合葬墓志銘

少司馬維揚顧公益卿以中丞撫遼最其績得

贈父蘊菴公如其官而母單封太淑人故事衝邊撫臣滿考當優叙而益卿數拒却虜平東夷有功乃退然不自功也時時書抵余閣中家有老母未敢以身裹革願得暫解韎韐奉萊彩須臾之懽而會留都虞脫巾需餉急乃移益卿副大農督理儲政益卿得過家謁太淑人戀戀不欲行也迫母命乃行旣行而太淑人卒已畢葬尋迫上命起家少司馬開督府漁陽竟謝事歸而謁余于里泣且言曰不肖孤始舉京兆而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重

喪先中丞比官留都則太淑人沒皆不及視含歛常茹痛欲死然死而令先人潛德懿行闇泐不章則孤之罪也滋大故忍死勒狀而以地中一片石恩公余讀狀旣則慨然歎曰有是哉嚮者吾親益卿磊落負奇立義忼慨能徇國家之急而不顧身也蓋乃出公及太淑人語云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夫非是父是母亡以有是子矣乃諾而爲誌誌曰顧公諱瑤字士輝蘊菴其號其先楚人國初福二者始徙維揚之通州爲

編戶福二五子其次仲仁仲仁生廷德廷德生永端永端生能號竹居翁用輸粟奉詔旌異給冠帶蓋顧氏世務本業篤義好施予不慕宦達而課督子弟受博士家言繇竹居翁始也翁四子長曰海涯公磐以春秋領鄉薦次曰定軒公山以益卿貴贈右副都御史配保氏贈淑人是爲公父母公生元爽雋特自少濡染家學從明師受春秋年十六督學使奇其文擢第一補博士弟子尋入太學祭酒林公某鄉公某咸罷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如也然公既饒于貲又以才氣屈其諸父昆弟而性伉直面折不能容人于是叔季兩父及從弟某相約結起大獄忌者爲敵黠者爲構所以掎挖公百方公繫獄待對賊吏持公益急家人倉皇詣闕言狀下所司推鞠兩家之獄幸解而公竟坐小法廢矣公既負奇弗試而內自傷常感慨歎歎爲詩以見志又以多難更費數斥其產或乘危抑取之或以償責產且盡責家猶集其門望胥復中以徭役公乃仰天歎曰嗟乎疇謂乃公勇者困至此乎是在孺子矣意深有望于益卿云公雖好俠然其內行甚備事父母至孝歲時烝嘗悲痛若始喪者祀伯父海涯公終其身不衰其好施率類祖父然不爲劑量徵索旬貸無不應者即給取之亦不校居南雍時同舍生客死公爲具棺歛歸其喪客有攜蒼頭渡江遇盜撈掠幾死者公憐而衣食之卒以全活姑蘇徐某者遊白下爲子錢家所囚公贖以歸延之塾數載贈予皆厭其望郡守王公某卒

卷之二十四

五

官廡而無子殯蕭寺中公出貲遣人扶櫬歸其鄉里上官聞之爲給扁曰旌義其樹德好義如此嘗所睚眦久而忘之叔季兩父先公沒公赴其喪不以宿怨故失猶子禮即生平甚憾若從弟某嘗爲所構者以益卿勸慰良解死而哭之痛人以是益稱公長者嘉靖戊午益卿已舉應天而公卒卒以十月一日距生爲弘治壬戌七月十有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初配錢氏歸公三年卒公自有誌其繼太淑人姓單氏象山教諭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安女母張媼太淑人婉婉敬慎深得舅姑懽姑保性嚴而公兩同產妹在室太淑人承事姑有加禮調協兩同產無幾微詞色公以家難十九在外門內事咸叩太淑人太淑人婦也如子母也如父卒奉姑保終事而拊育成就其諸子家僅千指廩廩受要東門戶竟以不墜已又推保淑人志厚殯其大母推公之志收卹外家爲單氏立宗其慈慧賢達皆此類也太淑人生正德戊辰卒萬曆庚寅享年八十有三始益卿爲主

事戶部以 穆廟登極詔贈公主事前母錢夫人而太淑人始封亦安人及撫遼之日公有今贈而太淑人進封云子男五長養恒鄧州判官娶凌氏次養謙即益卿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總督薊遼軍務尋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不拜故猶稱少司馬娶李氏累封淑人次養履娶姚氏次養觀娶孫氏次養異娶葛氏女二四子二女皆太淑人出其季側出孫男十有三孫女十曾孫男九女十有三詳狀中不具載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始贈公以其年月日薨州城西十里永興之阡及太淑人卒以其年月日合窆并啟錢安人合焉禮也銘曰剗犀之鏐匣而弗試有驥爾雲中道而躓宏抱鬱施公則類是儒耶俠耶輔之德義伏戎于宗躬迄用瘁胡畀之材而詘其志有焯淑人相其室事允武允文是興哲嗣崇阡斧如江淮之滋生也同心沒也同隧于千百年令聞無墜

贈少保左都督王公墓志銘

隆慶庚午秋九月虜大人遠東塞鎮守總兵署
都督同知王公以備薊兵馳至與戰死之事聞
天子若曰維邊吏弗戒以逞騎虜虜上將將臣
治道實忠勇死國事朕心盡焉其贈少保左都
督賜謚諭祭立祠有司治葬如憲令于是其孤
某將以某月日葬公走史氏乞銘余謝不斐既
則念古者武義貞烈士衛社稷死封疆則天子
銘之鼻鬲圖之丹青令太史奉冊書而藏之以
詔後世今 主上拊髀良將褒叙慷慨死義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蹟所以嘉惠邊臣甚厚而臣適承乏紀載惟職
事不可辭按公姓王氏諱治道字子弘別號毅
齋其先順天香河人六世祖資贊劉氏靖難初
以外家名籍從戰有功官紹興衛左所千戶世
襲復姓王氏調遼東廣寧左屯衛遂家焉資生
子興與累功至指揮僉事興傳子端端傳子璽
璽從討流賊有功累遷指揮使璽傳子良臣累
功至指揮僉事備禦義州公之父也公少涉獵
書記有雄略騎射絕人嘉靖辛亥襲指揮僉事

始領操士皆服習攝衛篆以廉幹稱已未守備
三河擊群盜殲之獲其渠魁辛丑遷遼東遊擊
將軍捕斬屬夷反者軍援前屯却虜遷寧遠叅
將邀擊虜高嶺驛敗之軍援一片石疾鬪却敵
乙丑徙燕河營叅將尋擢遼陽副總兵破虜塞
下斬首七十七級陞署都督僉事鎮守遼東拒
虜錦州大戰韭菜原却之虜再入再戰岳家山
又戰鹹場斬首七十五級隆慶丁卯出白雲山
斬首八十九級獲馬駝牛羊無算陞祖職一級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世襲有司上降夷及民男女拔虜中自歸者籍
公所部爲多復進祖職二級世襲反者黃勇勾
虜入掠計縛之功最進祖職三級世襲都指揮
使九月虜犯薊鎮軍援義院口破之斬首百三
十六級獲胡馬百餘奪還鹵掠人畜功最陞都
督同知戊辰虜三入三却之所部得降夷及民
男女尤多廕次子一級已巳虜從丁字泊入禦
却之戰黃甸子鹹場孤山蓮花山斬首二百五
十級廕次子試百戶凡大小之戰數十斬首千

餘級獲馬牛羊數千先後陞級賜廕者十有七
賜金幣者十有一一時邊鎮推轂稱良將云庚
午防秋薊鎮虜乘間寇錦州公引兵馳還及叅
將郎得功逐之虜伴遁至流水堡伏兵齊家山
下謀者還報不見虜公下令諸營按兵自率精
騎追之入伏中虜四面馳射公令所部將士皆
下馬接戰援兵不至死之是歲九月二十三日
也距生爲嘉靖乙未三月五日年三十有六今
議者謂公當虜入時誠謹謀遠猷嚴兵待境上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氏嫡母管氏生母李氏贈封皆一品夫人配文
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三長銓廕襲都指揮使娶
管氏次錄以公廕指揮同知世襲娶某氏鈺廕
百戶娶某氏女二孫男二人女一人公性孝謹
篤義居常侍父疾藥餌必親事嫡母敬養甚備
閭里親族有待以舉火者其遇士大夫恂恂如
書生然驍勇敢戰身先士卒嘗言吾武夫也誠
主上有意振拔之吾視死鴻毛耳蓋檢討許君
使過遼聞其言爲余言如此卒酬其志銘曰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始戶侯肇績武功自越徙遼旣昌旣隆傳世累
勲以及都督矯矯虎臣干城心腹揮戈躍馬志
吞狂胡百戰一麾卒以隕軀彼哉幸生公獨敢
死率先將士以報天子 天子曰嘻都督死忠
建祠易名以答膚功崇山崔崔草木莽莽都督
藏是名亘天壤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黃君偕配周孺人
合葬墓志銘

萬曆丁丑余承乏校士而黃君律元在選中已

爲侍御史出按郡國所條上便宜余數從中贊
決多所采用余謝事歸而君以僕少還里周旋
十有五年習知君才與其操行蓋巍然先民之
法程謂當復起爲國家表儀建樹而君逝矣
悲夫君卒數月而周孺人以毀卒其孤泰祉等
將奉君及孺人合窆而以憲使劉公狀來徵銘
按狀君諱鍾字律元初號麗江已更號完齋蘇
之長洲人也其先世居海虞始徙郡城者曰道
規道規生慶慶生臣世有隱德臣號怡菊翁是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徭人窟箐峒時出剽掠將吏數請大征以邀功
賞所過無噍類君聞之則喟然曰徭人亦吾人
而禽獮草薶之耶會府江用兵君嚴勅將士無
妄殺戮仍論罷閫帥之不戢者衆皆廩廩受約
束所全活不可勝數靖江宗室悍甚君察其窘
者周恤之不法者檄長史啟王戒諭之諸宗皆
帖服歲當大比始用京朝官典試監臨者率以
爲軋已有軼軼心而君獨恬然慈飭內外終事
無所齟齬異時直指行部日給外有廩饌銀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爲君父以君貴贈監察御史母某氏封太孺人
君生而穎敏十歲能文十五爲邑弟子試輒高
等萬曆癸酉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
閒局少事則取諸史百家覃思博覽慨然有經
世之志已歸觀太孺人治贈君窆事還京
選授廣東道御史巡視南城已巡按粵西閱三
年乃得代尋按兩浙還掌河南道刷卷京畿大
有聲于臺中巡城時錦衣官校恣橫多不法君
抗章劾治卒皆斂戢都城肅然粵西地錯民徭

司籍報曰例也君愕然曰吾受祿公朝傳食已
泰此何爲者峻却之仍斥其餘廩梓資治通鑑
于省中遍給諸生以資博洽按兩浙時以吳越
比壤禁防加密所至懲貪墨剔弊蠹奸猾屏息
屬吏有望風解綬者其于鞠讞刑獄尤極詳慎
隱伏冤滯若燭照刃解吏民至今稱述之而君
亦自謂吾生平最殫心力者在此詳具疏稿中
旣代而所薦拔吏有餽謝者悉拒不受門庭間
如尋以久次遷太僕少卿需大用而君倦游矣

乃謁告歸歸則治小圃雜蒔花木以圖史自娛
顏其軒曰二知蓋以止足自況云君爲人醇厚
端方外若和易而中毅然不可奪與人交無媿
恂態持論鑿鑿未嘗與時頌仰蒞官所至不植
私交不受私謁家居絕迹公府有干請者輒謝
罷于旄及門僅一報謝而已其高潔如此周孺
人夙有女德事舅姑執婦道惟謹贈公業中落
孺人龜勉拮据以給甘毳君之奉親始終竭誠
盡慎與其一意奉公不憂內顧者以有孺人也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君與孺人相莊垂五十年旁無姬侍號稱齊德
君沒孺人哭之慟聞者靡不酸楚迨百日舉祭
一痛而絕傷哉君生嘉靖庚子十月二日孺人
生後君一年月日皆同其卒也以萬曆戊申四
月十有四日卒之年又同所謂天作之合信矣
君享年六十有九孺人六十有八子男三長泰
社太學生娶嚴繼戴次晉康邑庠生娶錢次益
裕太學生娶吳女五孫男十孫女三葬以卒之
年某月日墓在吳縣定山之麓君所營也蓋狀

之所稱云爾乃余猶記君按粵時平樂兵變
上爲逮守臣下詔獄兵驕寢不可制君陰設方
略散遣戍卒之烏合者郡中始寧粵西兵餉故
仰給粵東鹽利嗣以私販關出及公私侵費餉
幾不支余間以屬君君審察弊源力爲振刷鹽
課遂通于時卒無譁伍軍無乏興君之有造于
西粵者良非淺鮮而人未之知也余故備著之
使後有考焉銘曰有瓊者材維國楨兮騰蹕天
衢揚翹英兮升車攬轡志澄清兮羔羊素絲守
吾貞兮議獄緩死稱仁明兮風稜石畫垂休聲
兮鴻冥鳳翥蛻浮榮兮乘雲駕霓奄上征兮有
媛同德歸同塋兮不崩不騫余有銘兮
鄉進士贈文林郎廣東潮州府揭陽縣知
縣汪君暨配贈孺人周氏合葬墓誌銘
余諸生時所與同文社稱畏友者曰汪君延之
君少有雋才居衆中鋒穎捷出余常歛衽避舍
旣擢第愧于先之君旣舉京兆四上春官皆不
錄而余再承乏校士每以不得薦君爲憾嘗晤

君邸中與談議宏肆淵博無所不通習余詫謂
曰君今者蘊抱非復社中延之已而君被疾不
復對公車余謝政歸與君握手道故則君沉沉
寡言第瞪目視聖然若有思者余大詫以爲非
復故時延之也無何竟卒卒後七年而仲子起
鳳舉進士令揭陽又五年而配周孺人卒尋以
揭陽令奏最有 詔推贈君如子官而孺人有
今贈云是歲君之子起龍偕兩弟謁余將以某
月日合塋君及孺人而屬余銘其墓余與君猶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課遠近弟子樞承請業者踵接其門所陶育爲
聞人甚衆而君屢試南宮竟罷歸意泊如也其
於書無所不窺旁及陰陽樂律堪輿卜筮諸家
皆得其要領至揚扅今古纚纚鑿鑿悉中窾會
藉令遭時受事宜有所豎立而竟厄一第以孝
廉終其身識者有深喟焉君內行甚謹事石塘
翁務順適其意季弟數破亡其貲數推予之無
吝色伯兄以冤死爲直之官中丞意有所徇逮
石塘翁置對兩隸挾持之君直前捽隸庭下代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兄弟也銘惡得已君諱禧延之其字別號研山
其先世爲吳人勝國時諱得者始徙長洲之石
塘里四傳爲感椿公某以文行知名生石塘翁
某是爲君父母某氏生二子君其仲也君生穎
異不凡讀書過目輒成誦少受尚書師故宮保
震厓楊公公甚奇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
傾其儕偶名在甲乙督學御史麻城耿公至嚴
重也而君特以半彙見稱賞目爲偉器君亦喜
自負謂一第可指取萬曆丙子舉于鄉名聲大

父辨甚力辭氣慷慨中丞爲之改容尋校士君
在第二事幸解當辨時旁觀守令爲吐舌而識
者以爲孝其爲人恂恂有讓而抗志執節硜硜
不可奪衆所羶附君去之若浼余在政地或諷
君使就職君不可曰奈何游大人以成名相君
重吾吾不以相君重也其介如此配周孺人故
出名族歸君時方食貧服疏茹澹樵布操作兀
兀不自休其執婦道甚備御下寬簡訓諸子有
法君生平無內顧亦無後虞者以孺人相之也

君生嘉靖己亥卒萬曆乙未年五十有七孺人
 生嘉靖辛丑卒萬曆丙午年六十有六子男三
 長起龍邑庠生娶張氏次起鳳萬曆辛丑進士
 授廣東揭陽縣知縣娶徐氏繼丁氏次起鶴邑
 庠生娶湯氏女三孫男十有二女八餘詳狀中
 葬以萬曆己酉四月日墓在吳縣寶華山之陽
 堯峰之麓銘曰纖離揚鑣或棘之路龍淵發矟
 或薄之柱吁嗟延之夙秉修婢既昌其才疇室
 其遇驤首公車中道而仆沒有榮名維子之故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崇山樂丘以封以樹有媛同藏維玉斯厝不騫
 不崩我銘其墓

申文定公賜閒堂小目錄

卷之二十五

男用懋校嘉

墓誌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銘
 浙江布政使司左參議丁公墓誌銘
 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徐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張公暨
 配封淑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
 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公墓誌銘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楊翁墓誌銘
 陸處士合葬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沈君墓誌銘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李公墓誌銘
 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王公偕配安人梁
 氏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五

墓誌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銘

萬曆己丑二月二十有二日吾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禹門姚公卒于里守臣以聞令甲三品未滿考予葬半上以公經幄臣論祭營葬皆全給特贈禮部尚書以卒之又明年辛卯某月日葬公于某鄉于是公第國子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一

弘誼屬朱太史兆隆爲狀以公遺言謂行使銘而納諸墓中行始以禮闈士出公門遂從公于館局而公以謫去後十餘年先後公爲卿貳尋被簡命入內閣而公以病去又十餘年公未卒之前數月以書來念宗祊大計娓娓若甚戚者行讀之慘然迺稱引委形委蛻之說幸公自寬且需召命嗟乎孰意竟以此爲訣也行旣不得憑公喪而哭之哀一紆國士之感其忍無詞焉以銘公姓姚氏諱弘謨字繼文號禹門嘉

興之秀水人也高祖從善卜居青山之麓以耕學禪其家曾祖玉綦江縣學教諭祖漢號西園公葉縣學教諭父應科號靜淵公庠生祖父俱以公貴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母曾氏前母丁氏俱淑人母李氏寔生公公生有異質稍長日記數千言爲文燁有奇氣聲聞蔚起嘉靖壬子舉于鄉癸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館閣諸先達咸器重之俄丁祖母憂丁已服闋授編修奉命教內侍書每談說小雅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

巷伯及累代宦豎之賢而奉法者皆矍然竦聽已未以副使持節冊封唐王壬戌分校禮闈得士十五而行與焉會以文字忌諱忤當事者出爲六安州判時左降官多偃蹇不事事公獨搏心營職承檄輒辦居二載陞揚州府推官時苦澇民大饑窘公發倉廩躬歷村落以賑全活甚衆轉常州府同知至則太守方入覲也公攝郡事釐弊舉墜人誣太和郡幣有羨金數千吏以白公公持之廩廩封識以待守守服其潔

丁卯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尋轉南京禮部郎中
隆慶丁巳擢湖廣右叅議尋擢副使提督學政
條教寬簡品藻極精嚴所獎進多鴻儒士萬曆
癸酉擢江西左叅政 召爲南京太常寺少卿
改南京國子監祭酒以母李喪請告歸三年丙
子起國子監祭酒其科指如督學時而以身爲
率士皆樂育顧化尋充 經筵講官時 上日
親儒臣討論經史公每進講至君子小人之際
輒反覆開論明剴切 上爲之改容丁丑陞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戊寅春 遣
祭 三皇于景惠殿三月充 大婚六禮使錫
金幣者四改吏部右侍郎俄轉左庚辰春大計
天下吏公宿署中以勞瘁致疾因乞骸骨去再
疏甚懇 上廼許之仍 命所司以病痊日具
奏起用蓋殊遇也公爲人溫厚坦易而內行甚
修先是西園公司訓襄城爲靜淵公娶于李生
公甫四旬而靜淵公以歸試卒無何西園公亦
卒家貧多難不能自存曾淑人乃遣李歸其家

而自鞠公公在襁褓嬛然也稍長具知其繇常
燕居深念曰嗟乎人生而不識父不知母之存
亡而不自努力圖一日之養安所稱人子乎誦
蓼莪白華篇感激隕涕旣讀書中秘以曾淑人
喪歸則維舟淮壖徒步入襄城求母母李固在
也持公而慟公亦大慟觀者無不洒泣助公母
子悲哀母謂公曰汝父無祿姑奪我志恨不即
從死地下不自意生獲見汝固知汝父之必有
後也天乎公旣奉母歸孝養備篤所至以安輿
從母歿爲結廬冢旁孺慕不置嗟夫賦隄絕裾
千載而下猶爲於邑若公者尤當其難即壽昌
之卓行不能絕也公居詞林常鍵戶讀書長安
貴人不得候望顏色見謂高簡而自蒙譴爲外
吏所歷州郡藩臬躬校簿書綜理錢穀法比蚤
夜矻矻與僚屬處無矜亢之容人益服其雅量
位旣通顯而與貧交故知益親偃僂委蛇讓而
處後見謂謙和而自請告歸杜門謝客片牘不
投公府于旌過里中不得輒見其恬澹修潔縉

紳咸自以爲不及也公雅負人倫鑒所取士若陳中丞有年王中丞汝梅沈大理玄華吳納言自峒皆有時譽而楚人士繇公簡拔者方布滿中外芄芄而起即行至不肖亦承乏政地時竊問公起居冀一日良已得以明詔從事起公于家而公計至矣悲哉公生爲嘉靖辛卯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氏封淑人先公二年卒公舉子不育而門俗衰薄鮮兄弟第惟弘誼一人公曰是宜後大宗生子耶當以後我詳在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宗祊遺言中行嘗觀漢公卿以經術遭時者往往稱高其師或以位讓或相與推轂以璧帛蒲輪就徵而行竊位最久不能遵修古誼公亦病不能復起至今憾之然以公淳德至行而天賜之位又靳之年又奪之嗣此尤可憾也嗚呼行于是攬涕而銘銘曰三世一經迺與賢哲如玉斯剖如穎斯脫文史簿書仕不擇官何崇何庫惟職之安醇和飲人自全修潔何出何處終始一節芳歲致身立朝幾何一紀在外十年抱病

生不踰耆位不三事壽昌有母伯道無嗣公如麟鳳種故不善譬彼日辰孤虛不全士類咨嗟帝用愍恤何以酬公秩祀窀穸崇封斧如公神所藏百世有徵視此銘章

浙江布政使司左叅議丁公墓志銘

少叅玉陽丁公始與余同舉京兆已擢第通朝籍甫陟藩叅即謝歸而余適解機務晤公千里同時儕輩落落如晨星獨公與余歸然靈光耳乃今則又奪公老成凋謝可勝悼哉于是公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六

仲子肇亨偕冢孫汝朝卜吉將葬而以公從子州守文蔚狀來徵銘嗚呼余與公兄弟也銘烏得已公諱元復字仲心玉陽其號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丁寬以易學顯而裔孫公著始入吳居婁東正統間克遜者徙郡城之南倉橋爲邑人公曾祖志遠以貢爲蕭山訓導祖味泉公其生子四人長曰方池公其以學行稱贈御史公之父也母朱孺人生二子而公爲仲公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味泉公大奇之嘗摩其頂曰

亢吾宗者是子也年十二就試郡守及督學皆
第一補博士第子公既少年試輒冠其列名聲
大譟遠邇士執經問難爭願出門下抗顏師席
者越二十年所陶育成就取科第甚衆而公試
京兆數屈然其下帷發憤益甚嘉靖辛酉舉于
鄉隆慶辛未成進士廷試初擬上第尋失之士
論稱屈授山東陽信知縣至則刻廉自苦而務
以寬簡愛利爲政勸農桑省徭役催科聽斷具
有規程無逋賦亦無滯獄暇則集諸生談藝說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七

經士風丕振焉臺使者察知公才數檄公按事
他州邑濱州有獄某子甲殺人移坐乙繫久不
決公盡得其情一訊具服甲抵死乙得無坐衆
大驚以爲神海豐編役不均民大譟公主覆桄
各以口率受調皆安堵如故會省試公入棘取
士甚稱得人滿三載徵拜南京山西道監察御
史首勸上講學及請停織造諸疏鑿鑿皆經
國大計故事鹽艘集龍江關候御史按驗商人
利先發則行萬金爲關說欲捷得符或以告公

曰例也公正色拒之亟馳至關召諸商立庭下
以差次受符去不費一錢廉聲震畿甸踰年及
期諸商詣御史大夫願復借公一年前此未有
也江陵奪情時有諷南臺疏留者屬公具草公
不可曰吾不能曲筆媚勢人無何出爲四川僉
事清理驛傳犁然就綱紀尋奉詔裁革家居
四年始補福建分巡道壬午比士直指雅習公
衡鑒以棘闈事屬任公所拔士多顯者如在山
東時已陞浙江叅議分守溫處青田世勲養恣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八

不法公以三尺繩之竟縮胸不敢出氣兩臺欲
會疏以督學借公而公適病疽遽乞歸兩臺留
之不得歸而病良已觀風使者薦公疏凡十五
上時未有推轂者公以是竟老于家意泊如也
公孝友天至事贈公及母孺人色養備謹微時
館穀貲悉以致甘毳贈公好客樂施公皆曲應
之後後執兩喪哀毀骨立鄉舉時赴宴悲不自
勝或怪之曰吾痛二親之不逮耳伯兄某以高
才生早世公念之常當食廢箸撫其子如子即

州守文蔚也爲人醇謹謙厚而志尚高簡無狎
昵之交聲色之好間與故所善觴奕爲娛樂而
惓惓課督子孫日談說古今品隲文藝至夜分
無倦色然皆本經傳闡發洙泗濂洛之旨觀世
俗所謂文鈎棘枝蔓者輒令斥去蓋素所宗尚
者正也其赴義若渴所施予賑恤事不可勝紀
而絕不爲人居間按部兩直指故出公門下一
無所干謁而閭閻疾苦素稱不便者爲白兩臺
及有司盡芟除之民皆安業德公入骨髓郡城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九

民變恣焚掠延蔓及公公謹避之有以蜚語構
釁者亦置不問其寬弘善下皆此類也公雖宦
不甚達而以完節里居年躋耄耄以 儲宮恩
詔進一階仲子領鄉薦三孫皆彬彬文學一歲
舉兩曾孫蓋壽考昌熾天佑之矣嗟乎公亦可
以無憾于存沒也乎公生嘉清乙酉十一月十
五日卒萬曆己酉七月三日享年八十有五元
配陳湖陸氏無出繼宜興陸氏贈皆宜人又繼
劉氏封宜人子男二長文起郡學生陸出娶徐

氏先卒次肇亨初名文美萬曆甲午舉人劉出
娶杜氏叅議詩女女三長適陸稽德貢士再閨
子次適太學生歸隆祥副使大道子俱陸出次
適邑庠生侯孔釋叅政堯封子劉出孫男五文
起出者一汝朝邑庠生娶王氏知府禹聲女肇
亨出者四汝昌邑庠生娶黃氏國子學錄永慶
女汝翰邑庠生娶侯氏舉人震暘女汝徵聘張
氏按察使鼎思孫女汝宣未聘女三出文起者
適湯本淳舉人一龍子出肇亨者一適余孫紹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

芳一未字曾孫二女三墓在吳縣寶華山之黃
墩葬以卒之年十月廿二日公治命也銘曰世
降而趨行刈俗敝闕捷矜奇驚名弋利洵美惟
公獨秉純懿魁然碩儒卓然循吏留臺臬藩未
竟厥志矯矯廉節不自標幟皤皤聲猷不以軒
輊如淵斯泓如玉斯粹才嗇其施德浮于位乃
俾壽康曰昌而熾天道虧益有奪有畀寶華之
陽以封以隧鑄石埋詞何千萬禩

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徐公墓誌銘

曩余諸生時徐公來協守吾蘇已真拜二千石已復爲觀察使備兵海上前後治吳越數年以故得聞公治行爲詳余入叅政府雅故推轂公材計且得當以請欲大用公而公以右布政使終于位嗚呼悲夫公諱節字和卿別號願齋山西臨汾人也曾祖英祖雄父息稱月巖公故嘗用廢著起家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奉直公配周太宜人寔生公公生而穎慧少長強記絕人爲文詞蔚斐獨擅然弗謂至也雅慕荆川唐先生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從之游學益邃奉直公輟然自喜有子矣弱冠西歸補博士弟子高等已酉舉于鄉及丑成進士尋丁奉直公憂服闋以國戚故例不得除近署銓泰安州守至則問民疾苦躬率以儉約諸供億徵發度可已者已之不者釐正之州以大治部使者交薦其能擢同知蘇郡數受檄攝大縣旁邑吏往往叩公受策越三載爲真守郡中額賦當天下半民旣益疲而吏弊百出最號難理公痛刷諸宿蠹察民所甚便而致行之里

豪大姓兼并貧下及椽史緣絕簿書銖兩之奸皆廉得其主名盡繩以法俗囂訟牒山積兩造立庭下恒蒲公徐以片言折之皆頰首厭服以輕重受罰去時時有所縱舍不務深刻故囹圄常空郡當孔道冠蓋相望于境上公爲約束郵置供張甚備而徵費不及間左郡諸生不能自贍者爲置學田周恤之事具余所爲學田記蓋自公在郡而里無夜呼案無留牘狴犴無冤民士彬彬相勸興于學治行爲天下最秩滿擢徐州備兵使去之日民遮道攀留車枳不得發因伐石紀遺愛云公治徐沛時黃河驟溢不可以漕公晨夜探求盡得其利便與人徒負薪茭捷石塞之河稍稍受職灌輸相望又日訓迪材官騎士益裁屬郡私供兵民畏服聲益起會前撫吳者微有憾于公遂摭他事勒公歸隆慶改元上詔廷臣舉可任者臺諫更交章薦公起家河南叅議尋陞叅政鎮甘州公按行塞上三面皆土城歎曰地不與虜共耶寧苟而可計

括羨緡及他俸給之餘籍之以白撫臣將舉事而公以憂去遂罷服除補密雲道憲使尋改吳郡備兵使者以公故治吳有聲緩急足任也濱海旣脫于倭武備寢不治公因設方畧振飭之其大指以練軍實裁冗費抑貪暴爲急所規畫咸可爲經並海肅然踰年遷陝西右方伯公旣拮据王事積勞瘁成疾家人固勸公投劾歸矣公正色曰吾有簡書在即死吾得死所矣叱馭驅之至陝疾益劇不踰年而卒公爲人端重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朗外若儻蕩而內哲于志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恒寬然有餘然不爲深文周內人無不德公者家居事親蒸蒸盡順色養備至太宜人病公日夕侍藥食病愈乃已諸弟咸依公所以撫教之甚厚蓋仁孝友愛其天性也嗟夫寬平之士多濶疏而強敏之吏好深禍世之稱兼才厯厯矣乃余覩公恢然長者而精于吏能所至卓有聲績可不謂難哉乃天畀之壽位不竟其施予之重爲公悲以此公卒于萬曆辛巳某月日距其

生爲嘉靖丙戌某月日年五十有六配亢氏封宜人子男一來庭尚幼聘宋女三某月日葬于郡城七里村之塋公第儀賓第以某中丞狀徵余銘銘曰絕塵之驥不以驟康莊千霄之木不以任棟梁竭蹶走趨經營四方生不中壽位不巖廊胡才實奇而施用弗昌我貽之銘以比其棠

通議大夫江西按察司使張公暨配封淑

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萬曆癸卯江西按察使慎吾張公以入覲過家卒于里又二年乙巳配王淑人卒其孤寬然等卜吉兆以葬而手徐文學所爲狀謁余銘公余所舉士也又諫垣與政地相表裏知之深誼不得辭公諱鼎思字膺甫別號慎吾蘇之長洲人也初名汝思後更今名其先出唐始興公弟歷宋皆有聞人入國朝道謙者始居長洲之葑溪六傳而及公公之祖父珏父元卿皆以公貴贈江西按察使祖母仰母周俱淑人公生有異

徵少而穎敏十歲能文章十八爲郡諸生聲籍籍隆慶庚午舉應天鄉試萬曆丁丑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已授吏科給事中轉刑科右吏科左兵科都給事中江南水災報未至公輒疏請蠲賑以爲拯災如救焚必待報勘淹時月民且爲溝瘠久矣時論譴之嘗巡視太倉詔取庫銀十萬公具言邊費所卹給不宜以供資予余亦爲上開說給事言可聽上乃止信州真人請帑銀修壇廟公執不與語觸官禁人或爲公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年而火酋闖洮河邊郡大擾公實有先見云癸未分校禮闈其秋與武闈得文武士甚盛尋以使事奉母淑人歸里依依膝下再踰年卒奉母淑人終事服除補吏科都給事中時當大計公請慎奏留禁饋遺詳諮訪裁供億覈名實詔下銓部行其議公有所論臬臣而反噬者上入噬者言欲罪公余固爭以爲言官論人即爲人所中此長刀佑讒而窒言路非體也擬謫噬者而薄公罰上不允竟鐫公秩二等出之外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六

練一時改色東事搶攘部議欲調閩兵公白之中丞寢其事閩中安堵如故邇者獲二倭船以爲奇功公察之乃國中賈舶風引而至者盡釋之夷人感泣越五年遷浙江叅政分守金衢嚴三郡上游孔道民苦供億公一切拊循咻燠之屬邑有豪猾私侵上腴而以斥鹵責輸貧民者逋賦日積公言於兩臺調廉能吏覈治之蠹弊遂清辛丑擢江西按察使有三囚坐重辟而疑繫久不決公欲理之臨入覲則以屬邑令輕平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七

者曰必生之其仁厚如此公在諫垣所籌畫風議爲朝廷重余數以大用期之僂遷而謫旣徊翔外服駸駸崇顯矣而竟以殞悲夫公爲人淳確有至行二親沒孺慕終其身事伯仲二兄備極友愛死而恤其遺孤具有恩紀族人斬丘木者不忍寘之法顧與之生計曰其初一體也他親戚故舊賴以衣食婚喪者甚衆族之寢者里中受役者率有給蓋敦仁樂義其天性也配曰王淑人封溪著族始歸公食貧盡斥奩具以佐

公于學旣貴顯飭外家無干謁以安公于宦多子而能逮下與公相莊者四十年所古稱鷄鳴三子何以加焉公生嘉靖癸卯某月日卒萬曆癸卯某月日年六十有一淑人生嘉靖壬寅某月日卒萬曆乙巳某月日年六十有四子男四長寬然娶宋次士毅娶歸士正娶萬繼吳士直娶吳寬然士毅士正俱國子生士直郡學生女一孫男七女四墓在吳縣堯峰山之麓合葬之日萬曆乙巳十一月十有四日也銘曰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六

才揭揭有聲烈烈騰躋亨衢或坎而屢載馳載驅南東其轍拾級方升如屣斯脫穹階遐祉胡嗇胡奪獨其諤諤者常伸而炯炯者不滅崇岡斧如惟媛同穴勒珉瘞詞有永無竭

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公墓誌銘

萬曆癸未三月二十有三日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崑川張公卒于家時伯子少師公方贊國贊上以飭法進奸庸

清肘腋諸稅政宵人一切蕩滌與天下更始以故 上眷倚特至亡何而公計聞 上嗟悼良久若曰天不恤予良弼臣而奪之怙哉 手詔慰籍少師公 賻賜金幣及上方東園諸物中使趾錯于道 予祭加等官爲起墳宗伯司空各遣其屬將事 兩宮聖母咸賜金有差蓋異數也予竊謂公厚于德其食報隆少師公純孝其顯揚備謹以少師公命按次公事狀爲銘公諱允齡字伯延峨眉川其別號也其先諱思誠者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九

巴蜀轉入瀛博重趼萬里拮据餘二十年以故困輒復大起而公所至以信義重諸賈人及郡邑賢豪長者靡不人人嚴事公推祭酒焉公雖游于廢居然斤斤操行儒者事兩夫人以孝稱念外家斬祀則爲葺墓建祠歲時修薦老而彌謹友愛同產弟爲治田宅經紀其婚喪終始甚有恩與人交記功忘過赴其窘急如渴于飲姻族內外待以養生送終者無慮數百家而公自奉泊如也平居簾閣隱几卽對客言簡色莊間測未事多驗或怪之曰吾適靜久耳少師公兄弟治博士業公教之加嚴所至常購諸經傳疏及秘書古史較致之謂若輩必博覽爲通儒母沾沾効舉子而已亡何少師公起家進士官翰林公如 京師受 勅封以編修還里舍別治園城東亭沼花木之勝怡然甚適絕不與郡邑事邦大夫以鄉飲禮賓之亦不往少師公在政府公益自晦匿縉紳車騎東西行過郡者不能一望見公其高潔如此公蓋五易 誥封而至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乃貽書謂少師公此布衣之極吾
荷國厚恩無以報若幸努力佐明主則成
吾志矣越明年而公病病良已復作遂不起距
其生爲正德丙寅四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元
配王氏少保大司馬王公崇古同產姊累贈一
品夫人繼配胡氏子男九人長即少師公四維
娶王氏累封一品夫人次四端後軍都督府都
事娶李氏楊氏姚氏李氏次四教龍虎衛指揮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僉事娶馮氏次四事州學生娶王氏李氏次四
象國子生聘王氏娶范氏景氏次四隅四術俱
殤側出子四隲娶孫氏四臣聘景氏女二孫男
十一人娶聘皆名族孫女十一人皆適名族曾
孫男三人曾孫女一人少師公既卜吉乃葬公
于周南風陵鄉條山之麓實卒之明年二月十
有三日也嗟乎士起委巷修陶猗之業能好德
持文令千里誦義止耳有如公迪哲訓義以成
少師公俾翼襄聖明功覆寰宇澤流氓庶聲

施乎來茲公所謂傑丈夫非耶是爲銘銘曰
山鉅谷龍蛇實藏蒸雲出雨乃潤八荒于將大
阿發于型冶截鵠刺犀用在天下惟公淳懿負
材學奇發祥貽穀以有少師少師秉樞亨屯易
否移孝爲忠繫公是似惟鄉誦德惟國遡功命
秩褒褒既碩既崇帝眷元臣曰吁何怙何以
恤之隆恩殊數鬱鬱中條將作營之若芥若堂
公宅于斯于斯毓靈于斯寧止鑽石埋詞以詔
來嗣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楊翁墓誌銘

少司馬渝州楊公以德始以中丞開鎮粵西最
其績天子爲按甲令推恩其父埜泉翁則翁
有中丞之封會徭人蠢動公督將吏深入其阻
執馘獻功天子爲按賞率晉公今秩則翁有
少司馬之封而是歲翁年八十矣以大耄膺殊
數國恩家慶域中無兩談者以爲榮無何翁卒
于里司馬公孀孀待命境上以卹請詔守臣

致祭出水衡錢治窀穸而司馬公以書來徵銘
曰先司馬訓育孤孤以有今日徼 上之寵靈
褒封閼廕終始榮備孤死且不憾惟是潛德懿
行所爲不朽泉下者則惟先生憐而賜之一言
余雅知司馬公哀其志乃諾而銘諸墓按狀翁
諱時進字從之埜泉其號重慶之巴縣人也其
先天池者自武昌徙郡之龍臺坊家焉天池生
貴貴生昱昱生應和有隱德應和生泰號世亨
以孫貴贈如翁秩配張贈淑人舉子三翁其季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和易其天性也生平樂善赴義振人之急惟恐
不徧而奉佛尤謹常以慈悲戒殺爲率道中見
罾網問所獲禽魚幾何輒市而縱之有以鮮肥
進者却不食曰柰何以口腹戕多命其自奉甚
菲而緇黃者流以募化踣門皆得所欲琳宮梵
宇興剏修飾不可勝紀即其費無所吝至其砥
礪廉節雖一介不苟取也莊僕嘗與人鬪殺其
屬以誣鬪者其人窘自歸持金餉翁翁念以爲
峻拒之則激而生他端不竄即死耳乃陽受金
而陰使踪跡驗問具得其實則笞僕而召鬪者
還其金其人感泣固請翁竟麾之去曰無傷吾
廉某子甲質其居貧不能贖翁破券乞之不責
其償也鄉人義之榜其閭曰世德清廉云其治
家嚴而有法秋淑人與翁偕老矣親族子姓未
嘗得燕見司馬公既貴重翁乃召子若孫戒之
曰無侈無驕無爲月旦所指敕家人無怙勢無
賈怨無使州里仄目以故家內外咸兢兢遵用
翁教肅如也始司馬公將之鎮過家觀省翁迎

謂曰若奉 天子命假節鉞然撫循職也宜以寬馭衆毋輒用軍法以立威司馬公跪而諾曰謹受教歲時遣僮壽翁于家翁諭之慎無擾郵傳民供應疲矣其仁心爲質體國愛人皆此類也翁旣八十而司馬之封適至凡一受勅而四易誥翁手額曰吾何德以堪諸則諄諄語司馬公慎守職業無以老人爲念卒之日語狄淑人及諸子孫皆真諦語神明不亂云翁生嘉靖戊子某日日卒萬曆丙午某月日享年八十配狄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芳即司馬公萬曆丁丑進士娶蘇氏累封淑人次芬指揮娶曹氏次蒼庠生娶盛氏女二曾孫男三女五葬以萬曆某年月日墓在某鄉之原 上賜也曩余在政地而司馬公爲諫官持論諤諤然常引大體未嘗逐時好爲名高其在滇藩却土舍千金有關西清白之風而不自表暴其芟夷峒孽有樓船平越之績而意在安集不以多殺爲功其識量有過人者乃淵源所自皆本之翁則翁雖不躬試

而迪詰教忠安利國家者遠矣余是以銘銘曰崇山鉅谷變化出焉有培其根有遡其源祁父爪牙出殿窮粵威鬯澤敷其聲鞶韜嘯啟迪之家有嚴君闇然好修燁然令聞赴義樂施州里矜式石氏躬行樊侯樹德乃共武服乃奏膚功哲命是貽試不必躬 帝用褒嘉封章累錫亦有卹恩籩豆窳窳巴渝之鄉 賜塋歸然標懿有詞其藏萬年

陸處士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余先子之師曰萬谿俞先生獨行道古好稱說當世孝義節烈士而里中陸處士銓者雅以孝聞先生爲作傳附之邑乘余以先生故知處士之爲孝子則忻忻庶幾遇之而處士卒旣葬後六年配馬孺人卒其子濱計將以某月日合窆而汴偕計吏上 京師請余請銘曰吾先人終委巷布衣躬處士之節蓋其大者有俞先生之言與邑乘在茲以母孺人祔也其微惠一言責之幽是有所寧二親之靈而不墜其嘉問也會

余有事 國史日侍 上講帷未得間再踰年

而汴以書來益復趣之乃最其狀爲銘按狀處士姓陸氏諱銓字子器蘇之長洲人也其先自維亭徙郡城曾祖信祖士昌父敏號竹坡翁母沈氏竹坡翁沒處士蓋終身慕也數夢見之故自號夢竹云處士自少警敏有至性翁沒甫弱冠而兩少弟在襁褓中孺然也則外以筋力稍給朝夕而內俛仰奉母孺人盡其歡一食一脯必問所欲得以進歲時果祿不先獻不敢食或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意處士所以稱孝友誦義于里中孺人有助焉

處士之卒也孺人以哀毀病脾後六年亦卒處士生弘治戊午某月日卒嘉靖癸亥某月日年六十有六孺人生弘治乙丑某月日卒隆慶己某月日年六十有五子男二濱學生娶張汴萬曆癸酉舉人娶莊女二孫男五曾孫女一墓在某鄉之原嗟乎俗之偷久矣自公車不舉孝間黨不書睦而編戶受廛之民靡所感奮而爲義蓋德色諄語斷斷如也處士在布衣之位而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沈君墓誌銘

隆慶辛未翰林檢討沈君持節使 肅藩明年還報命踰淮沂河而北會漕卒恣橫舳艫鱗次隄下數齮齧過者他舟盡却避無敢前而君挽舟獨前群卒瞋目相擬因共鬪變毒擁入君舟猝君殿之創甚信宿而卒事聞 詔有司捕按

漕卒爲變者有司第急漕不孰何士卒獄久不判而更爲蜚語籍君蓋更兩御史再踰年而賊始伏法然君不可起矣悲夫 國家以租稅衣食士卒卒未勝戈而已瘁殫難制嗷呼數起嘉靖中遼陽卒變雲中卒凡再變振武之卒入都城變皆戕殺大吏幾釀禍本然尚以迫脅困蹙失計呼噏之頃而冒爲之未足異也至于繇使屏卒率然無故而賊天子侍從之臣此何爲者往聞士言中允陳先生謹憂居也羣卒與市人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閔因闢先生門先生出卽共擊之踣地踰月竟卒蓋及君而兩何其烈哉禍患之浸淫也始未嘗不濫觴而卒乃稽天也主者謂是適然而慮不動于耳目此予之所深異而重爲君悲也君諱位字道立其先勝國時諱文者始家吳江爲邑人傳六世爲君之祖漢起家進士爲給事中嘉靖初以大獄忤指罷卒贈太常少卿君父嘉謨太學生贈如君官君自少爲博士弟子有聲數試不第年三十餘始舉應天鄉試第一又四

年爲隆慶戊辰舉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方是時士爭爲刻雕骹骹之詞以奇博爲能而君力追古昔壹稟于法度或稱引老莊高談性命以自標置而君輒舐排其說時以詖譎亂之不與爲類仰故君子衆中無奇論高節自見而好古質行之士獨知而重之庚午授翰林檢討與修 肅皇帝實錄明年冊封 肅王以君爲副使致命之明日遂行 王雅重君使使厚遺之家君上書深自遜謝卒無所受其操尚如此嘗爲余言今士習日敝宜修學術敦實行以救之又言天下事可憂者常不足憂不幸無可憂之形而有其實者乃至可憂也余深有味乎其言蓋君雖未及試以死亦足以知君之志矣君生嘉靖己丑卒隆慶壬申年四十有四母盛氏贈孺人繼母夏氏封太孺人夏生子倬先君一歲卒君之事繼母如其母撫弟之子如其子元配顧氏贈孺人子男一瑤元配出娶毛氏女二君爲人簡易任真外若儻易不備而持行醇謹孝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友篤至與人和煦謙下口訥訥如不能言而援證今古論事當成敗十不失一生平絕無他好而獨嗜古文詞常竟日據便坐挾冊伊吾至其會意拊掌擊節家人嘯呼投擲其前殊不聞也故君日益爛于詞而抹機世事至其沒亦若有遺憾然者所著有族譜都邑便覽及柔生齋稿藏于家始君治別業虹橋之間因自號虹臺已爲勢家所奪絕不與校乃更號柔生主人云然君欲以柔自全而卒與禍會語云斷酒白首餽糟而朽豈謂是耶瑤旣卜其鄉之原某年月日奉君以葬而丐余銘其墓予曩拔君于禮闈知之故深不忍辭銘曰疇畀之才而昌其詞疇奪之年而嗇其施摧剛爲柔禍則隨之天平命耶不可知余銘諸幽以塞余悲

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李公墓誌銘

慕雲公者翰林編修李君自華之父也編修君仕三歲而當上御極之元年以恩澤詔封公如其官貴重矣然人推重之不以其官稱慕雲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公云慕雲公家居善病會編修直講筵執事史局欲伺間乞還公聞之曰兒奈何輟公家事營吾私乎不可而自衰如京師就編修君至京師甫五月而病病六日卒卒年五十有四編修君哭甚哀念公雅故食貧幸有祿養而嗇之壽又公立義長者而文采不表于世也則屬檢討新安許君爲狀而徵余銘余公鄉人也與編修君同官哀其志弗忍辭按狀公姓李氏諱學孟字醇卿華亭人也嘗自號忻溪以其父可雲公沒更號慕雲以志不忘云其先出隴西丹陽之支唐元和中真靜者以復作至吳而家華亭之風涇鄉世有顯人其在元太學博士誠其後也誠生道淵道淵生琛琛生霖霖生淮淮生祚祚即可雲公自博士至可雲公凡六世可雲公配王氏生四男子其季即公公少時與諸兄學于從父龍雲公裕所未卒業去而贅嘉善郁翁寵家相得如父子驩甚郁翁無子公從容風使內姬姬有子公遂謝去實不持郁氏一錢其後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郁益貧公輒出其貲收葬郁翁夫婦婚郁氏子
里中聞之皆多翁之義益附焉初公去父母依
外家固鞅鞅甚及已謝郁氏而父母前死家固
恃兄仲仲嘗撫教編修君有恩而仲亦死意絕
痛之居常語父母輒嗚嗚泣祭之日未嘗不泣
然先酌泣也又時時念仲無以報則顧謂編修
君宜無負仲而身自拊循其孤與已子等恩甚
密焉又丘嫂且瞽其孤弱諸母王者年八十餘
子姓赤貧公一切振恤之甚厚蓋孝友篤義其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少年爭傾家給輿廝門下不受也或謂公諸封
君皆服鮮姣飾車騎從僮奴甚盛顧不樂而公
猶苦身自約如貧時耶公笑謝曰吾自便此耳
無苦也聞者益服至 京師得大官珍饌食之
輒嘆吾故羹藜飯糗時有此耶以誠編修君無
忘 上恩編修君當說經令試誦之則解願曰
說如是固當令 上易省文無益也蓋公之有
說多類此疾既革則執編修君手訣曰自余先
世皆顯于華亭至余而中徙自絕于先人乎即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天性也公簡易樸訥然好言節行陰德事言出
如左契人愛而信之尤好獎與善類絕口不郵
傳人過失赴人于危困甚已之私嘗假貸二人
者貲貸者死同貸者家索千金謾公不予貲公
竟折券除其責其爲長厚如有子爲編修君
年十五補邑諸生公教之親賢力學不急以聲
利嘗三舉不第不色憂既舉進士及第爲史官
亦不色喜及身自有封猶衣故衣微逐里社絕
不造公府邦大夫以鄉飲禮禮之輒謝罷遠近

死吾竟猶樂華亭汝歸而葺先人祠無去其鄉
則續吾祖矣編修君俯首而泣曰弗敢忘公卒
之明年而編修君以公櫬歸葬于其鄉史某銘
而納諸其墓公生正德丙子以隆慶乙巳卒配
郁氏郁翁寵女也繼配江氏贈封皆孺人子自
華即編修君始公自華亭至故名其子娶陸氏
贈孺人繼馬氏墓在某鄉銘曰迢迢薊門兮來
從子所且以樂胥奕奕華亭兮言望故里維桑
與梓穀爾子兮念爾祖魂無不之兮于彼樂土

有丘無圯余銘闕此

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王公偕配安人梁氏合葬墓誌銘

贈承德郎順天府通判敬齋王公及梁安人者今刑部郎渭濱王君學古之父母也刑部君生七年而承德公沒安人執節二十年沒皆不及刑部君貴久之刑部君以安人執節言有司聞諸朝得旌表如例而猶以不被褒封意殊憾之及刑部君以郡縣高第徵倅京兆會天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墓

登極詔恩得推贈公及安人而余適載筆草制于是刑部君走余所泣曰傷哉乎先大人之賢而天也母安人之苦節訓育不肖以有今茲而不逮養也屬者有天幸主上推澤而榮之惟吾子詞不肖敢不拜賜雖然先父母伏在土壤而無一言責其墓中之石不肖竊有餘憾吾子其卒成之余之舉進士也蓋與刑部君同年憐悲其意不忍辭按狀公諱來召字仲超別號敬齋朝邑高城鎮人也其先諱順者以兵燹自山

西來徙家焉曾祖孝廉祖文美父夔號介軒以太學生仕郎陽府照磨自郎陽公以上世以立義長者爲閭右率母趙氏公自幼穎敏讀書一過目能解大義以家累棄去不仕非志也郎陽公病公親扶掖侍湯藥日夜露禱願以身代郎陽公竟愈里中無賴少年嘗竊庾粟去妄言郎陽公公挺然詣縣白事無賴者易其少爭侮辱之衆爲公不平公曰吾斲事白耳此曹不足深較有司竟直公法妄言者人以是益譽公自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墓

以少而廢學屬意刑部君刑部君脫襁褓時公舉孝經小學辟呬詔之成誦乃已稍長親課其字畫督之加勤曰成吾志者是子也無何而公卒卒年二十有四配安人梁氏故太守文盛孫女性聰慧蚤涉書史旣歸公執婦道甚備所以奉養舅姑及供歲時享祀動合禮法公沒之日號慟幾絕誓不獨生諸宗婣姊妹走相慰曰安人死耳獨無奈王氏孤何也且死夫與保孤孰難安人頷之強食而起蓋椎布操作屢不及戶

外者垂二十年時時教刑部君努力爲問學以
卒父志一語一涕有人所不忍聞者刑部君用
自感奮以明經隸校官有聲及試有司不第安
人曰是穠是養必有豐年謹俟之耳刑部君嘗
曰母沒而後知吾父之亡蓋深悲之也嗟乎布
衣委巷之士窘阨早夭以其未竟之志挈而寄
之乎三尺之孤閨闈牀第之間子身保孤終始
貞白可使死者反生而不愧亦難矣乃沒身弗
逮于祿食此皆人情所甚傷悼孝子所爲廢蓼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我也蓋余觀刑部君經術吏治皦皦樹立俾承
德公之令問不實而安人用節聞遇適逢世蒙
被國寵其亦可少釋于無涯之憾也乎公生
正德戊辰卒嘉靖辛卯安人生正德丙寅卒嘉
靖丁未子二長即刑部君學古娶李氏封安人
次學呂娶劉氏繼李氏女二孫男三孫女一曾
孫女一刑部君以其年月卜以其鄉之兆奉承
德公及安人合葬禮也銘曰士也不二女也靡
他其生不辰傷如之何嬛嬛者孤以煦以教食

報不遐黃壤有誥宛其相從于渭之陽我銘其
阡勿翦勿傷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五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六

男用懋校

墓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公墓誌
銘

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進階正奉大夫

正治卿陳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貴州按察司副使黃公暨配葉

恭人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二十六

二

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按察使王公墓誌

銘

朝列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吳君墓

誌銘

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

曹翁墓誌銘

南京工部郎中張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許公暨配汪孺人

合葬墓誌銘

贈文林郎江西上饒縣知縣李公墓誌銘

朝列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議蔣公墓

誌銘

奉直大夫山東濟寧州知州歸君偕配蔣

安人合葬墓誌銘

卷二十六

二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六

墓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公墓誌

銘

上御極之十年練川徐公爲大宗伯而余待罪
綸扉相與爲姻好明年上考卜壽宮大宗伯
受詔規畫駕親臨定用推恩晉宮保或忤
而構公尋有章劾上持之使中涓諭意閣臣
有褒語而公雅負氣矜節自矢必去明大臣易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

退不可辱余獨心善之爲請上特從公志

賜乘傳以寵其行公卿祖道甚盛都人聚觀有
稱其賢而嘆息者或以謂余上不深知公君
不與公有連耶胡公去之亟而君贊之決也余
謝曰有之上幸知公故得善公去余幸與公
有連故不以世俗態相勉而以大臣之誼相成
此公意所欲出也縉紳聞之皆以余言爲知公
之深公歸八年而余以疾請告從公于田里又
二年而公卒計聞詔禮官予祭四壇給水衡

錢治葬遣使者蒞其役於是公之仲子某及其

孤孫某以郭中允狀來徵銘嗟嗟余何忍銘公

然余與公生同郡仕同朝同謝事以老名爲知

公而又姻也其何忍不銘公公諱學謨字叔明

別號太室山人其先隨宋南渡居崑山之練祁

里已割隸嘉定爲邑編戶五世祖亮雄于貲張

勲肆于西里里稱徐公坊三傳爲公大父經經

生頰兩世皆以公貴贈禮部尚書妣皆夫人而

徐氏始顯公少有文譽弱冠爲諸生踰年舉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

兆嘉靖庚戌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將

軍鸞鸞鸞甚時築堡四郊以公董役公清汰冗

冒扶其用事掾數人鸞鸞之比訖工叙勞削公

名不奏他無以難也已改吏部稽勲司主事入

內閣理制勅同事七人皆冢宰既寧李公所獎

拔不關分宜李公獲罪去客有諷公分宜欲以

青詞相屬者公慨然曰新進少年無可爲而爲

人作青詞耶事遂已無何丁內艱服除補禮部

祠祭司主事轉員外郎郎中時世廟齋西宮

禮卿職忤祀不輟直或遇慶典非時奉 詔諭
屬郎吏草奏趣辦畧刻猶以不稱蒙 譴而高
安吳公剛正弁急鮮所當意獨愛公文詞爾雅
捷給倚公如左右手會以職事忤銓司某遂出
知荊州吳公不平欲上疏留公公力言不可乃
止比至荊大水齧城公乘城七晝夜遣人分道
結筏拯民之漂泊者仍發倉粟賑之多所全活
景王之國撫臣盛供張大發丁夫至荊屬縣公
以爲千里齎送民必疲請輸其直荊人安堵高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鷄寨隸興山而介三郡賊憑險出沒令中賊餌
不以聞牒上三軍府不報公遂便宜發旁近兵
急擊之賊稍却尋以他事逐令遣人入賊中說
以利害一日降二千餘人仍計擒其魁宿一寨
盡平而沙市之議起初景王封德安自以國小
而瘠多請膏腴地往往圍敎民業而最後因緣
部䟽竄沙市其中乃令左史及用事璫來徵地
民間爭走匿強梁少年洶洶思亂公下令有太
守無恐乃陰使璫所善鄉人居間爲言守強

直不可奪狀而公自以好宴勞璫酒半從容言
曰沙市固王土 天子不即賜大邦而令有司
勘給則有司事也 祖制親藩自歲祿外不侵
民業即有請乞亦閒田遺利耳未有籍版氓析
稅壤以肥王國者夫荊州獨倚沙市無沙市是
無荊置守之謂何反復數千言爭甚力且微及
竄奏事陰折其私璫語塞左史第唯唯公許輸
租五百金報如議乃間道走白撫臣撫臣惶怖
謂曰我與若當連械走耳既訶知無異議爲之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六 四
愧屈乃判輸租二千金荊人歡呼改沙市爲徐
市明年兩璫內構欲敗沙市約復使人徵圖冊
于荊而王馳奏公等抗悖無人臣禮有 旨下
撫按官逮問公赴理民遮道慟哭車枳不得前
郡中爲之罷市新撫臣某者將甘心于公直指
某執不可竟從初議公得末減論調歸海上是
役也公蹈萬死爲荊爭百世之利故荊人尸祝
之至今已丁贈公憂隆慶改元起家南陽知府
明年擢湖廣副使分察襄陽遼獄起少司寇同

安洪公即訊王公具言王不反忤同事者意已
調南贛備兵同事者讒之御史遂得重劾士論
譁然不平推驗得白又三年爲萬曆癸酉再起
楚臬尋陞江西叅政湖廣按察使明年陞右布
政使轉左丙子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鄖
陽庚辰 召入爲刑部右侍郎 上耕籍田侍
宴晉左侍郎尋擢禮部尚書公旣明習吏事又
嘗爲子部熟知典刑所論建奏請如寬學校議
宗藩酌卹典還貢額務在精核而常依于大體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五

又寢英國謚劾治某督學使者部事栗然明年
春從 駕大閱賜大紅麒麟服秋 遣祭先師
孔子永寧公主出降冊九嬪充捧冊使 賜白
金文綺 聖母仍特賜于私第壬午 皇長子
生上 兩宮徽號進階資政大夫予三代誥時
孟冬頒曆或言司禮巨璫故事有饋公不可曰
吾以外臣備簡何事私謁馮深啗之比籍馮書
記公卿不與通者七人公其一也癸未知貢舉
從 上閱壽宮賜大紅紵絲衣 駕幸勤草嶺

賜茶楹其年九月 上再閱大峪山加太子少
保始公奏薦廷臣習堪輿者三人南刑部尚書
陳某通叅梁某僉事胡某而梁持議不合公惡
而斥之梁怒遂急攻公公再疏求去 上不允
而言官復尋端繼其後公求去益力 上報許
特賜馳驛歸旣抵家則除圃築室名曰歸有園
言歸而後能有之也已復建如如閣及竺林院
日坐一榻習無生家言久之忽命駕遊郡城諸
山徜徉泉石若超然世外者其後遂不復出再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六

踰年而病以萬曆癸巳十二月二日卒距生爲
嘉靖壬午十一月六日年七十有二公爲人彊
毅有執絕嗜寡交然與之談理徵事響應捷出
雜以諧語竟日夕無倦文學法理之士一見語
合薦達恐後而不使之知其所賤簡恒峻絕之
不復假以詞色故被引者不見德而蒙擯者常
缺望有鞅鞅心平生恥言封殖而不疑人欺已
臧獲有過常貰不問蒞官所至每以持法齟齬
時獲謗言故其末也刀黥之民有所憑怙閔而

闢其門其既卒也銓司猶以道路之訛傳詆訾而奪之廕此有識者所爲咨嗟嘆惋于公也公于書無所不窺其爲文詞不尚剽剝模擬而直據所自得纚纚洋洋若走阪建瓴意盡而後止故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海隅集春明稿南宮奏稿老子解春秋億歸有園稿 世廟識餘錄若干卷行于世公元配歐氏累贈夫人繼王氏又繼金氏封夫人子男二長兆曦以廕爲國子生後公一年卒娶吳氏次兆稷國子生側出出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七

驟乃陟中丞乃貳司寇乃膺 帝簡正位秩宗天作高山公有成庸牛奮箕張公逝不返巖居川游飲食衎衎棲神于玄掉鞅脫塵歸卧十年乃返其真公之文章如水行地匠意成言鏗鉤鳴世公于政事如刃發硎秉程設規爲時典刑迭躋迭興施則未究有掎其前有挖其後恩禮始終徼惠 聖明饗有褒諭藏有 賜塋賜塋崔嵬公靈所宅我銘諸幽萬年無泐

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進階正奉大夫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八

正治卿陳公墓志銘

吳中士大夫恬雅修潔綽然進退之際者則亟稱方伯陳公云公諱鑒字子兼別號雨泉世居吳郡城之甘節里高祖祚仕至按察司僉事初拜御史有直聲祚生唐府教授寧寧生懷懷生二子冠冕冕即公父以公貴封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承德公初娶沈再娶莫封安人生公公童時端重寬博有度有巨蛇起坐側目不爲瞬嘗夜讀書偷者掣其衾去讀自若旦亦不以

告人承德公知狀喜曰兒國器也及爲諸生數困食貧然不以屑意嘉靖甲午舉應天鄉試魁其經又三年成進士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榷木荊州異時部使者率取盈額或溢出以爲能公曰吾不忍與賈豎爭利期年而稅課不登尚書知其廉不以罪也公還自荊州上三年考承德公當受封業已病又牒留御史臺踰月不及拜命而卒公意嘗痛之至白首以爲恨居歲餘莫安人亦卒公益以毀瘁倚廬者五載喪畢補虞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九

出之裁武岡諸王左右之亂政爲民害者民頌其德已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武岡人呼號留公公不得發至稍後期御史用苛禮相望微風公公不應輒監兵入衛駐白羊堡通判某饋食一罌寘美餒以進公啟視矍然曰若誤耶金也麾之出某固以例請公厲聲曰若不聞吾以不取爲例耶然御史竟論調公公竟去數年用薦者起仍以副使之雲南專領屯政公稽核故籍益出贖金募民墾田若所私墾及占不盡者入而償之金貫不坐于是屯田漸廣後武定之亂軍不乏與多取給焉鳳冠平民從賊自歸者多坐死公曰罪莫大于殺已降矧脅從乎盡釋之有張僉事者死于賊藩臬相顧莫敢問公獨重購得其尸殯而歸之已陞右叅政尋轉按察使右布政使三遷皆在蜀最後攝藩篆得奇羨萬金盡以付笥庫如白羊堡時蜀人益慕重公日夜望公撫蜀而公慨然乞致事去矣始公自河南歸餘奉不足以供伏臘顧怡然自足日以文墨

自娛已嘗稱鄉老參賓席絕意當世及再起出西南徼外意未嘗一日不在吳山水也公恒自狀生有二長而不能無四短性剛而恕于物故無大過而亦寡怨于人又平生鮮嗜好故人莫得間然憚煩吾短也好忘吾短也力竭而止吾短也不能佞諛人吾短也故其遇僚友尊貴人初見謂落落既久而知其長者益好慕之公事承德公及莫安人孝改葬其前母沈如其母伯父冠無子莫適爲後公奉其主與承德公合祀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二

勅子孫世守無乏君子以爲合禮家無餘貲而好施不倦收卹從昆第及中外從母姑娣咸衣食之少所事童子師許振業之甚厚貧交有負公者不敢見公召與相對交懽如初其長厚多類此平生不刻意爲詩文而冲遠有致如其爲人書法尤精絕牋疏榜署得者以爲榮盖公歸七年而卒爲萬曆乙亥距其生正德丙寅享年七十葬陽山鄧家塢遺命祔承德公不更卜諸子弗敢易也初娶曹氏贈安人繼娶韓氏封安

人子男五爾聞郡庠生娶陸爾見娶楊爾學邑庠生娶沈爾守郡庠生娶徐爾蘊娶吳女五孫男六人孫女七人公所著詩文若干卷便蒙類音二卷原草二卷藏于家既葬之踰年爾聞等奉劉太史狀來徵余銘銘曰何白不緇何平不陂巧驚捷馳悔亦乘之公于世資泊然如遺進無詭隨退有委蛇謂公舒遲動無後時謂公恬嬉介然獨持不惠不夷九原可師余揭銘詞有考在斯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中憲大夫貴州按察司副使黃公暨配葉恭人合葬墓志銘

余在翰林雅善黃編修洪憲而舉中舍正色于禮闈兩君則皆遼泉公子也公既卒兩君謀葬事將以葉恭人祔使使如京師乞銘按狀公諱綜字崇文別號遼泉其先出江夏子孫散居江浙在新淦者以尺籍隸嘉興千戶所爲嘉興人自洪武中始也曾祖鑑祖盛禮部司務父鶴年稱九臯公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母張氏贈恭

人公幼孤外嚴事伯父而內奉母恭人教惟謹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嘉靖丙午以太學生舉應天鄉試丙辰第進士觀政禮部丁張恭人憂已未起家兵部武選司主事令甲武官襲替則檢覈內外黃異時悉以屬吏吏緣爲市公手自校勘無留滯者時甚便之壬戌轉職方員外郎乙丑陞武選郎中尋陞安慶知府皖故號難治公至問民疾苦則嘆曰夫上不廉而欲以禁奸暴難不亦宜乎吾知所以理之矣乃刻意爲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約率先羣吏諸供應徵索度可省省之不法者重禁之一切名曹實物不以煩里甲過客張具取辦奉入而已皖人謂太守廉則相戒廩廩公以濱江多盜而豪右占田不實侵苦細民乃令民爲什伍相守望校聯不絕盜發覺輒捕得滿品而檄屬縣長吏檢覈名田痛刷諸弊故嘗累民者悉汰除之景府闔宮北上所過騷然公先期戒備供億無乏官校帖帖無敢譁者費纔半于他郡皖人則又謂太守才郡不足爲也而

公益孳孳愛民持大體兩造立庭下推鞠平允各厭其意不爲深文周內縣中編戶受役籍上府府無所更易因白上官自今府不得侵撓縣事著爲式焉隆慶戊辰陞湖廣按察副使辛未攝憲司事朝正月或以皖事中公調貴州是時公業已倦游矣猶急安氏難叱馭驅之至辰沅間事平而洪憲已舉進士高等儲中秘益自喜以故不之官而疏乞致仕歸歸則闢圃第中呼所善燕笑移日無酒食徵逐之好泊如也曰吾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幸弛負擔以一壺爲菟裘足矣萬曆丁丑正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則公病猶書誠二子幸一意公家事無念家而兩君各以使指取道里門侍公公猶趣洪憲北行曰有簡書在已而病益劇不起實戊寅七月十有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元配葉氏贈恭人恭人端靜惠和有令德張恭人嚴操下如束溼恭人朝夕左右無違禮一錢不得擅費而私自辟繡及斤簪珥衣食子女五人至茹蔬絕甘有人所不堪者然恭人第忍不

言而兩君道恭人及少時事猶涕淚承睫舌橋然而不能吐也其痛如此恭人以嘉靖甲寅某月日先公二十九年卒年三十有二繼配陸氏封恭人子男三長即正色娶陶氏次即洪憲娶沈氏封孺人次洪度太學生娶朱氏女三孫男三承軋承玄承吳孫女七以萬曆某年月日葬于某縣里之新阡蓋沈太史懋孝爲狀稱公里居不廢家人作業而居恒自言不大節者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餘乃其意念深矣世以怙侈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主

屑越汗黷敗名者何限若公言有味哉銘曰衆以巧驚寧處拙或以墨敗寧處潔進何遽迴退何決惟嗇不施白不涅宜爾胤嗣振遺烈有美同心况同穴如石可毀銘可滅

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按察使王公墓志

銘

吳有清修篤行君子曰按察使古菴王公諱天爵字子修古菴其號其先自歙徙長洲爲邑人祖南陽公鶴父槐亭公廷政皆以公貴贈江西

布政司右參政祖母汪母閔俱淑人繼母韓封太淑人公年舞象來吳門始受業博士不數年爲諸生有聲嘉靖丙午舉京兆屢上公車不第其苦力學如諸生時已未遂成進士授江西新建知縣縣當省會稱繁劇而公以平易簡靖爲理不嚴而辦嘗慕王文成之學術及徐孺子高節大書于堂蓋文成以新建封孺子其鄉也其斷獄無留牘疑者予民有衛卒私于鄰婦已惡其貳已殺之賊不得公乃遍召比閭庭訊之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主

衛卒不至推按具服人以爲神其所立徵輸法能使貧富適均樂輸而人不病嘗歲飢所司檄富民出粟無應者公以便宜勸諭至者繼屬廣寇流劫江右或言桃花鄉兵可募也督府以屬公里胥欲括民充數公盡却之或怵以軍興法公不顧議遂寢其他善政皆有名迹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巡視陝西茶馬異時奸商造贗茶以給番人馬不時入公至漢中擇人監督親爲驗試奸竇屏塞諸番受茶納馬如故西寧斗

絕番中稱險遠坐法戍者多不至至輒逸公爲盡改本衛無勾補解發之擾而軍伍以充嘗行部至山丹大帥以兵從邊烽急公遣大帥還抹而他將以兵來候者並令扼虜衝虜咋指去苑馬諸監資用盡印牧軍公令官自設置而奏免牧軍積逋至千餘金苑馬太僕三寺歲當入賀費冗而職多曠公請如留都諸部例歲輪一人報可遂爲定制已遣按真定未行出知河南歸德府至則首葺顏魯公祠以勸節義瀕河薪芟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主

已擢廣西按察副使民攀轅遮道車枳不得前久乃得去時廣右用兵永寧新定公按獄囚得俘虜數十人以問吏吏曰是當鬻之以充軍賞公歎曰兵以伐叛爲名而繫繫其旄倪因以爲利既失大體且令庾死獄中傷和氣奈何盡釋之會以征剿叙功與臺使忤論調貴州尋擢廣西右叅政遇革改江西轄湖東三郡方議度田所在爭爲苛急公獨諭有司加意清核寧使民有遺利而毋盡其力遂減豁虛田千餘頃爲一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六

有所得鬼神通之其篤信如此卒之日家無餘
貲至破產以給喪事古稱清白吏公無愧焉蓋
吳憲副文仲狀公謂其生平篤行若萬石君寬
平致理若黃次公老年好學不倦若衛武清
白遺後人若楊伯起至其自述超然死生之際殆
深于易者噫嘻真篤論哉公生正德丙子卒萬
曆庚子元配徐氏累贈淑人繼徐氏繼周氏累
封淑人子男二長世元南京兵馬指揮娶徐氏
次世華國子生娶胡氏女五孫男三孫女五娶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九

徵此銘詩
朝列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吳君墓
志銘

仁軒吳君諱一本字仲立承天沔陽人嘉靖壬
戌進士予同年友也君釋褐爲吳江令徵拜工
部主事已改兵部晉員外郎無何擢山西按察
司僉事備兵河東道尋徙山東僉事備兵天津
居數月擢布政司右叅議會病未去天津卒卒
年四十有一隆慶辛未三月某日也始君以令
徵計且陟臺省而爲怨者所中竟得常調洎當
事者寢益重君有意乎振拔之矣乃竟以死已
畀之才而厄其位又奪之年天乎悲哉君爲人
端重弘朗外雍容寬博而內辨于心談議措注
如矢激刃解其治民責大指不苟小而釐奸剔
蠹洞視毫末人不敢欺以私始至吳江會歲潦
多逋賦吏胥通大姓箝賦籍爲奸君按籍更約
戶責里聽貧富多寡不相株連民皆樂輸賦入
自倍而邑無追呼之擾江南以備倭故籍無賴
爲兵官廩食之君練弓手罷諸冗卒省費過當
縣當孔道使者冠蓋相錯君爲飭厨傳而已不
以私饋遺亦歲省數十千緡自明興令吳江以

良吏稱者不及也去之日民遮道涕泣爲伐不
紀遺愛云其爲工部主事督賦易州冢宰蒲坂
楊公甚重之曰是故令吳江有聲去而見思者
樞筦器也蓋乃得兵部徙而尋擢僉事備兵河
東河東晉要地諸屯堡擁衛藩封者怙勢爲群
盜莫可詰君至則一繩以法盡隸之有司大盜
李九經等陰聚亡命剽掠河津吏二千石弗能
禁君陽持御史臺檄之旁郡邑賑貸而部分將
士密授方略至夜擊賊賊不爲備一鼓縛之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聞蒙 欽賚焉其居天津務祛弊節冗日訓習
戎事而益省諸屬部私供兵民畏服聲益振于
河東時于是君之父承德公老矣君三疏移疾
而 上憂西北邊詔廷臣舉可任者臺諫更交
章薦君材乃持其疏不下又即其地遷山東叅
議愈欲用之而君業已病病不可起沒之日獨
兩僮侍閱其笥不能數金也其廉如此君之先
蓋吳縣人洪武初以尺籍隸沔衛遂家于沔高
祖某曾祖某祖某皆世其德父憲用易學顯聞

江漢間仕至陽武教諭以君貴封承德郎工部
主事後君數月卒以勸故母楊氏繼母向氏配
楊氏贈封俱安人承德公有子四人君爲仲子
君生警敏儻特始羈貫蒲田鄭觀察一見奇之
曰吳生千里駒也年十九舉己酉鄉試承德公
占之曰是兒第必在壬戌後如其言生平事承
德公及向安人敬養備至向安人愛之如已出
旣仕推祿以予昆弟之貧者蓋沒而遠近聞者
咸咨嗟嘆息云子二人長日省郡學生娶劉氏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繼嚴氏次日起女二日省將以其年月日葬君
于某原先期遣使如京師以其姻陳君某狀來
徵銘余吳人也習君令吳江時事甚具雅故推
轂君材而君已矣余獨得無銘乎銘曰有瓊者
材萬人傑胡不隆之樹掀揭徊翔十載竟戎轍
劬勞鞅掌中厥絕胡齋胡豐天可詰生也有涯
名不滅余作銘詩闕幽穴

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

曹翁墓志銘

曹翁者萊州太守子朝河南憲副子登之父也子朝爲刑部主事秩滿而翁封子登爲南京刑部郎中遇 詔恩而翁再封官大夫矣然都人士雅稱曹翁不以其官云翁諱應龍字軋卿別號筠墅吳之長洲人也其先諱某者以能醫選直禁中隸籍太醫院他子以武功爵隸三河遂爲京師人某生鼎鼎爲太醫院御醫鼎生達達爲太醫院吏目吏目公娶于范翁父母也自吏目公以上三世皆用醫顯而翁獨業儒始爲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天子司命吏慎毋以喜怒恣出入即不稱立謹斥矣太守君治堯時嘗以翁如堯及憲副君治大梁則又以翁如大梁嘗日坐齋閣中問所以治事及諸賓客游從者時時品隲士類論事當否無不中窾會聞者憮然嘆服其性簡易樸約逡逡常有以自下者自再受封益貴重不改而兩君所以奉翁極洗腆然恒却不御居常言吾以布衣荷 國恩厚至此誠令而曹爲清白吏毋以吾故奪節所以報也故兩君所至治行咸第一士大夫不以稱兩君而稱翁其賢如此卒于大梁以萬曆甲戌距其生爲正德戊辰年六十有七配黃氏 誥封宜人子男二長即太守君娶胡氏封安人次即憲副君娶張氏封宜人女一孫男二爾材聘李爾楨聘張女二太守憲副君以翁卒之年十月某日葬翁于安定門外石榴村旣竣事則以通政李君琦狀來徵余銘且曰家大人實訓不肖以有今茲而始卒未耀生惟 天子之命書在沒惟子詞而責諸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幽余故以鄉人識太守君而憲副君實同進士
舉相厚善不可以不文解乃銘之銘曰疇擠而
止抱璞不市疇振而起式穀有子維吏維士身
教之以養有珍綺封有 綸璽刻書于是其藏
不毀

南京工部郎中張公墓志銘

嘉靖癸亥某月日南京工部郎中春江張公卒
于家公故嘗爲貴州叅議叅議視郎中崇一階
不稱重 命也卒之歲其子朝城尹節奔計歸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墓

卜壤不得越三年丙寅始得地于上方石湖之
間以葬公君子曰慎其葬也朝城君來徵余銘
余諸生時幸識公長者又雅善朝城君銘焉敢
辭按狀公諱珪字君如春江其號其先勝國時
家崑山自瀘州君某而下四傳皆貢爲博士祠
鄉賢具顧文康公所爲四先生頌中後元鵬者
始居常熟之直塘里直塘割隸太倉州遂爲州
人元鵬生溱溱生銑銑有子三人其季即公公
頴悟卓犖自少爲文章輒傾其先輩讀書窮日

夜不輟遂病目目幾不視公意不爲沮會善相

者數語公貴徵公自喜益甚目尋愈壬子舉應
天鄉試壬辰試禮部太史董公玘故遠舉業慎
許可獨盛稱公文公遂登進士第授行人公雅
慕湛公若水呂公枏霍公韜咸海內名卿魁儒
也時皆南曹公疏乞南 詔許之南公遂得遊
諸公間出入談肄益明道術通經濟名聲連起
進刑部員外郎遷郎中平反冤獄時稱明允留
銓署其考最凡預推銓部者三擬浙憲者一皆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墓

不果竟出爲貴州叅議時諸津要多公故人章
公親已而公更落落益自疎諸津要嘆公殊甚
坐誣左遷公蕭然囊十九金携孥就萬里道無
幾微愠色還而有太夫人之喪服闋銓曹趣起
之不可以御史薦強起爲武岡知州州民雜夷
諸王貴人多不法者公悉以法裁之暴豪屏戢
稍遷漢陽府同知預議遼藩頒祿事 王陰使
厚遺公公謝之曰豈有受賕張某哉竟力持之
不少借兩臺狀聞乃召爲南京工部郎中屬造

御衣公具核冗費以請皆 報可所省歲三萬
金中貴無所染指及目視公竟以計免公居家
公性簡澹不能姘媚下人其蒞官率侃侃持法
與時齟齬以故輒起輒蹶終不得踐華要論者
謂公仕不滿其德云公家居又數年卒卒時年
若干邇其生弘治某年娶周氏封安人子男二
長節舉壬子鄉試即朝城令娶顧繼鄧次冊娶
唐女一孫男五人大咸娶趙大學娶楊朝城君
以某公狀視余余據其大者爲之銘銘曰世方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主

容容兮公揭揭也彼宦胡巧兮公胡拙也維貞
莫隨兮時之傑也亦既有子兮顯且哲也既屯
其膏兮施不竭也榮施于禩兮銘不滅也

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許公暨配汪孺人

合葬墓志銘

隆慶丁卯 天子御極覃慶有 詔庶吉士拜
官而予恩于是歛許君國爲庶吉士有聲爰無
何拜翰林檢討即其日贈父心護公如其官母
汪氏孺人云始檢討君舉鄉試第一未上春官

公卒踰年孺人卒不及有祿養以故檢討君痛
至深既爲史官日侍禁近猶時時泣也間語余
不肖國始喪二親弗克葬傷哉貧也茲忍死服
官幸而籍 上恩爲先人光誠旦夕得上書去
以奉葬事國死不恨矣而會有 先皇帝史事
不敢請則窮日夜勒草草就乃持狀授余曰不
肖國歸葬先人有日矣敢以銘累子余曩與檢
討君偕舉于鄉又同事史局相善也銘惡得辭
按狀公諱鉢字德威心護其別號也其先出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主

睢陽公有儒公者避朱梁之亂占數家歛爲歛
人語在王荆公譜傳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
世有隱德母汪氏公少育外家外家憐之不令
業舉子間涉獵傳記通曉大義比長乃從季父
游賈吳中季父雖賈人然折節好交懽賓客俠
士也見公醇謹有心計愛任之又時時爲著尺
牘手書絕倫季父客多譽公者初季父無子子
公異母弟鉅最後乃生子金季父客死公爲致
其喪所以尉養拊循金甚備金且長則脫身出

盡還其貲矣或妄意金假于也說鉦逐之金自言吏鉦弗直忿發死鉦同產咸共賺金且魚肉之公涕泣居間乃解久之或說金曰人操若父貲若父死人且囊橐其中童子寧渠知耶金信之乃從公所懇父遺貲公輒分予貲又懇又復子終不自明也公有兩少弟皆愛數破亡其業又諸母方媼及外氏終始皆倚辦公家故益貧乃之吳中收責會責家盡貧竟折券歸其長厚如此蓋晚而病盲猶月與宗老會食身率子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五

教以禮讓燕居輒口占爲詩病困甚未嘗輟也沒之日里中人稱長者必曰許公許公云配汪孺人諱富英父處士憲母黃媼公遊賈居外關以內咸仰孺人孺人事繼姑撫兩少叔皆有恩意尤攻苦茹淡獨衣故敝衣并日而食無戚戚容公既貧且病矣一切經紀其家及支吾外難孺人力也初處士自傷無子而奇孺人及處士死破家孺人乃迎黃媼及姊養之終身喪葬皆極厚人言即汪處士有子奚殊矣公卒爲嘉靖

辛酉距生弘治丙辰年六十有六孺人卒嘉靖壬戌距生弘治乙卯年六十有八子二長忻娶某氏次國即翰林檢討娶某氏封孺人孫男四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鄉余觀史稱直生償金大類公割貲予弟事然直生以仕宦故顯而公閭巷布衣終其身抱處士之義獨以檢討君故士大夫無知不知稱許公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然予聞公疾時猶急檢討君第幸第也乃死余深悲憐其意爲之三嘆蓋檢討君言孺人好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五

召巫下神神不可見聞其言云孺人嘗謂公兒不患不第第而吾兩人者弗逮矣類神有以告之詎非天哉銘曰胡德斯美而抱樸以處其卒有子吁嗟有子弗躬受祉神其告汝

贈文林郎江西上饒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嗚呼吾忍銘吾履道之墓耶念履道少時從先少師授尚書與余相朝夕下帷發憤期有所建樹已相約爲婚姻余既登朝而履道困逢衣漢落不遇嘗三至京師視余邸中握手道故

爲笑樂履道年五十子婦諸孫環膝下稱壽履
道歡甚舉觴大酺忘其在逆旅而余方執掌國
事役役不少休獨心慕之戲謂履道吾遭時在
事而勞孰與君無事而逸之爲愉快也履道笑
曰吾欲爲公則不能公而効我者反復手耳余
深然之許履道以歲寒泉石之盟而履道遽病
越宿而卒余哭之哀爲殯諸邸子鴻持其喪歸
葬而丐余銘余迫機務未暇旣歸田追憶履道
生平歔歔不能下筆者數矣久之鴻以上饒令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承及余輩潛心屈首攻苦爲博士業絕口不言
治生而會怡溪翁卒君以家督持門戶數受縣
檄徭使長安中君儒生不知握算輒倚辦豪猾
侵冒不訾更數年產日益削又數厄于有司邑
邑不得志遂日游于酒放浪湖山間興至輒有
題詠雅慕陶靖節之高致酒酣浩歌唾壺爲缺
家人請爲生計不應曰吾樂吾餘年耳柰何以
子孫計溷乃公爲其曠達如此性孝謹而待弟
尤有恩弟嘗負官物及有所假貸徵索甚急君
常以身翼蔽之代償者數一不以累弟族長老
勸使析箸君難之則以上腴及紀綱之僕予弟
而自取其磽确與最駑下者終其身無間言爲
人寬博有度遇事無所短長而一以柔和善讓
爲德于鄉里與人交洞示底裏絕不知人間有
機械僮奴逸去不追或來復亦不譙讓里中少
年嘗衆辱君君不爲動其人愧謝終不與校也
子鴻且長君亦不甚教督余召之邸中爲擇賢
師友講業尋以趙孺人喪匍匐歸君亟遣之曰

若猶兒女子耶奈何中道而廢學鴻遂益奮勵以底于成蓋余處君父子間猶一人一家而君亦過信余屬子而教其意念深矣嗚呼孰意君遽蓋棺不及其子之貴耶此余所以重爲君痛也君生嘉靖乙未卒萬曆乙酉年五十有一卒之十有七年贈文林郎江西上饒縣知縣配趙氏贈孺人子男一即鴻萬曆乙未進士今爲上饒令娶申氏贈孺人余長女也繼娶徐氏封孺人女一側出孫男二某某女一墓在吳縣香山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之新阡葬以其年月日銘曰矻矻窮經疇室其邁超然達生疇畱其壽式穀之詒光于胤胄綸言有赫令聞長楸吾是以知司契之不爽而賢者之有後鐫石瘞詞斯藏不朽

朝列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議蔣公墓

志銘

少叅魯山蔣公既卒其孤孝廉錡等以狀來徵銘余與公同舉于鄉公仕至叅岳方嚮用而以母夫人故乞歸里余時在內閣十餘年間箋問

不及公不以我爲疎知我竭厯機務無休時也公既終制臺使者交相推轂然不能徼尺一起公于家公亦不以我爲蔽賢知我歸柄六曹不以已與之也余既歸田與公握手相勞歡如夙昔公年七十健甚余嘗爲文壽公不踰年而公逝矣余與公號爲知己死生契濶能無慟哉則技淚而爲公銘按狀公諱夢龍字子徵別號魯山蘇之長洲人也其先自宋禮部侍郎堂守吳卒官遂家于吳其世系綿昌具余所爲南阡記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孟

入國朝五傳而至思亭翁是爲公父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母唐贈宜人繼母郁封太宜人公之生也唐宜人夢龍降于庭遂以名稍長穎敏超卓擢角爲諸生試輒冠其偶奉政公卒大母龔固在見公毀瘠甚憂之公乃強食以慰大母服闋當赴雲間試學院以大母病遂巡不行曰報劉之日短矣吾寧落諸生籍耳尋以海警罷試奉大母終事無遺憾焉倭夷內訌所在焚掠公倉惶奉大母柩淺瘞之祖塋

形家言是且觸忌必喪主當之公不顧遂病足
三年小愈乃葬大母及奉政公不以病故簡禮
里中稱公孝行嘉靖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
釋褐爲臨川令邑故凋劫猾胥奸民所藪宅公
一一爬梳之核倉庾省里甲供應禁市肆不得
強賈諸舞文健訟及欺謾相株連者一切按如
律無少貸俗爲之易又建議革部中清遠驛歲
省徭銀不貲邑多盜則請移郡倅守青泥設巡
檢溫家圳而大豪故常藪盜者輒從他郡犁來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竟伏法荏苒之患益希于是邑中大治監司咸
署上考而會貴游某者以干請不遂構爲蜚語
乃稍遷爲金華郡丞去而臨川士民尸祝之如
畏壘語在江右通志公丞金華專職捕盜盜發
輒捕滿品其所誣引立爲昭雪數承臺檄兼理
狂狴所平反城旦以下獄殆百數人稱不冤尋
攝蘭谿東陽及郡事具有善政而東陽之績尤
偉始攝令以儉歲橫征民相與鬪變真令至則
務爲姑息羣不逞復相扇而起公先後往鋤強

振窮威惠並濟一方以安于是公賢聲大播擢
南京刑部郎中踰年出僉楚臬領上江防所轄
武昌荊岳常沔等州郡幅員三千里兼控江西
之寧州皆盜所窟穴而大圍山賊勢張甚公戒
所部治舟楫籍勇健扼險而守時出奇擣之時
公配沈宜人卒官舍公歸視歛不越宿而行擒
賊首羅朝廣俘馘數百仍置戍大圍山麓以絕
禍本諸州郡賴以寧謐僉謂公當受上賞而巴
陵令王某者以私憾訐御史波及公久乃得白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始有浙江少叅之命公歸省視郁太宜人嘆曰
親老矣吾不能絕裾而彈冠時朝貴有奪情者
嫌于相左公不顧竟得請歸朝夕太宜人側色
養備至越五載而太宜人卒伯子錡遂舉京兆
公慟曰天乎何不少展一月令吾母及見也公
既免喪兩臺疏薦公以十數而公絕意仕進日
修治諸祖塋及葺江上故廬以力田自給示子
孫無忘衣食所自而已性簡澹歷官所至絕不
受饋遺家居屏迹公府有挾重賄乞公居間輒

厲色拒之至其振業貧下周恤族黨即甚費無所惜蔣有節婦二曰懷曰楊于公爲從祖母並爲表揚獲旌典其所識拔知名士咸起科第有駿聲人服其鑒蓋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病且革猶援筆作遺教數百言其神明至死不亂云所著有讀史管窺數百篇行世公卒于萬曆丁酉距生爲嘉靖戊子享年七十配沈氏封宜人子男四長即錡壬午舉人娶陳氏方伯鑒女次鑽邑庠生娶趙氏少宰用賢女俱沈出次鑄聘沈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氏兵部郎麟祥女次鑄聘顧氏臨江守起淹女女一孫男二女二婚聘皆名族葬以某年月日墓在吳巷之新阡銘曰公才華奇淬鏘銛鋒位止叅藩疇厄其逢公行純懿朝野推轂疇則尼之一歸不復造物私公國論鄉評卓然名宦儼然耆英降福不遐乃返真宅厥封芥如有銘載德

奉直大夫山東濟寧州知州歸君偕配蔣

安人合葬墓志銘

余始羈貫而先少師自長洲學舍歸時語余曰同舍歸生年少有儁才廊廟器也余固已心識之及爲吳諸生始識君于儕伍中讀其文常自愧歎以爲不及余視篆詞林而君以久次詣公車已謁選爲閩倅擢守濟上自免歸而余適謝政與君握手道故驩甚冀以歲時周旋鄉社君逝矣悲夫君卒之又明年其孤隆裔卜吉以葬則屬其從兄中翰君子顧爲狀而丐余銘曰此先子志也乃不敢辭按狀君諱大賓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字懋敬別號台麓姓歸氏其先自唐崇敬爲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崇敬子登歷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遂爲長洲人登子融爲御史大夫封晉陵公代有顯者入國朝道通者贅維亭尤氏數傳爲君之祖梅軒翁徙居沙湖爲著族父僑川公俸以君貴贈泉州府通判母王氏贈安人贈公生子四人其仲大道起進士仕至雲南按察副使其季爲君君自少穎敏性復沉密贈公愛之甚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稍長日誦數千言

文藻蔚發會仲兄登第益自感奮努力爲學問
督學御史先後數輩校士吳中君常褰然居首
比試京兆輒不利萬曆丁丑以貢至京師再試
再屈君乃嘆曰士顧自樹何若耳奚必科第乃
謁銓曹受檄爲泉州府通判泉濱海多故莽錯
難理而君以清勤強力治辦有聲直指按部勾
較案牘有不以屬司理而屬之君者嘗攝南安
晉江同安三縣皆有名迹南安苦旱君藁坐露
禱雨大澍同安失火逼官解君攝衣拜火隨滅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五
仍捐俸以賑災民所至聽獄平允未嘗輕置人
于法當輸贖緩常貰不問錙銖無所私吏民交
口稱君廉介滿三載以考最馳 恩及贈公王
安人君沾沾色喜曰仲兄游宦十載爛然金緋
欲推及二親而不得常以爲憾吾乃以一命徵
上寵靈慰吾親于泉下于私分不啻足矣蓋君
時業已倦游而會銓司察君廉能擢濟寧州守
州綰輻漕道稱疲劇歲比不登督賦之檄踵至
君百方措置仍以私財代之輸民以不走死郵

遽往來求索無所假借奸橫爲之歛戢或訛言
登萊被寇兵使趣君乘城君曰寇未至而先自
撓敗乎不爲動又趣辦金鼓旗幟對如初已卒
無寇故事以春和時貸民金錢具牛種歲暮輸
息于官薪茭槌木量用其一兵使併收之君固
爭如約而止坐與上官忤遂拂衣歸歸則潛心
內典放生戒殺時時呼召苾芻與談顯密宗旨
一不交戶外事數年乃卒君爲人醇謹謙厚尤
篤于孝行終始備禮居衆中不露芒穎而卓有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六 四
才諸家嘗以肱篋驟落君操奇贏以時低昂取
舍復致饒裕自奉甚薄居恒敝衣蔬食而不靳
施舍飢者予粟寒者予緼絮不能飲者予樽待
君舉火者數十家歲儉穀踊則寬其量以寓平
糴全活甚衆然不任受德猶子隆祉寔甚則以
其季子永安爲孫而厚給之直五千金尤人所
難其他好義樂善急人之困多此類也配蔣氏
贈安人恭慎慈和事舅姑備執婦禮相君績學
服官動合內則其卒也君痛之甚宗婦間里稱

之無間言君生嘉靖庚寅卒萬曆辛丑享年七十有二安人生嘉靖癸巳卒萬曆庚寅年五十有八子男一隆裔郡學生娶徐氏側出女二孫男一女一隆裔以萬曆癸卯月日奉君及蔣安人合葬于長洲隆池之新阡銘曰瑰材負奇不必高第績譽鏗錡不必膺仕君起賓薦倖乘委蛇再命專城良馬五之矚然嘉然所至稱理倦而歸休遺榮若屣抗志物表醉心瞿曇種德耨義既洽且耽疇制其齡倏返真宅有媛同藏永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六

聖

世無數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七

男用懋校

墓誌

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贈太子少保謚恭定潘公墓誌銘

固安伯贈太子太保謚榮靖陳公墓誌銘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顧公偕配封淑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朱先生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一

世父懷隱翁墓誌銘

袁州府學訓導俞先生墓誌銘

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侯君墓誌銘

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林公墓誌銘

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君墓誌

銘

徵仕郎詹事府主簿吳君墓誌銘

鄉進士彭君偕繼室顧氏朱氏合葬墓誌

銘

贈河南開封府同知錢公偕繼配封太宜人馮氏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七

墓志

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贈太子少保謚恭定潘公墓志銘

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致其事家居二十年卒計聞上以先朝重臣予祭葬如令贈太子少保賜謚而時行在內閣當注擬則念公夙事世宗皇帝兢兢共職守法最爲敬順而其人厚重長者始終無二操可謂純行不爽法應謚恭定制可蓋自嘉隆以來九卿大臣被卹恩者罕得全而公獨全易名甚美論者以爲不愧云公生而穎異六歲能調四聲稍長試博士業輒冠其曹偶當食廩嘗推以予人諸生服其有讓嘉靖壬午舉于鄉明年第進士知祁州以平賦折獄能治辦調禹州境有悍王豪族公鎮以寬平絕私謁卒無干撓者州人爲之語曰毋相讐避潘侯毋甚口愧太守在禹未幾而積貯甚備是歲也饑而不害擢南京刑部員外郎

既去見思以比鄭子產黃次公語在州志居南
刑部一歲丁母憂服闋除刑部是時初命京
朝官典省試以河南屬公錄文爾雅拔士得安
陽郭少傳及其他登八座者甚衆亡何遷廣西
僉事提調學政荒僻椎鄙之鄉得博習書傳敦
尚器識斌斌質有其文實自公始靖江王驕恣
錮衛卒子弟不令隸學官公以危言詠之乃解
會攝司篆捕亡命大猾于王所甚急王益嚙公
因他事奏許上使使即訊無驗奪王祿案治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其官屬罪而特賞公用最遷四川布政司叅議
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巡察海道時歲饑多盜
警公發粟賑貸勸民墾田而嚴什伍購捕之令
境內以寧會御史進錄文觸忌諱被逮公以監
試連坐對獄謫廣東河源典史量移贛州府推
官丁父憂復除福州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
轉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復爲江西按察司副
使整飭贛州兵備分巡嶺北道以平峒寇功擢
浙江布政司左叅政方按部海鹽倭夷卒至公

率衆乘城固守賊不敢逼尋遷雲南按察使未
上擢江西右布政使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清
冗釐蠹藏吏皆束手郡邑上賦者不持奇羨貪
墨之風頓革嘗計吏朝正月與銓曹憲司爭
辨賢否多直公事竣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
河南數延見三老吏民間所疾苦得銅墨吏以
上不職狀輒敕責之往往解綬去徽恭王及
世子恣睢國中多行不法詔下公與御史按
驗盡得其實實論廢徙祖陵除其國伊庶人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爲暴僭擬踰制公一切裁之及按治左右爲奸
者後竟坐削自公撫中州制兩悍王民無所患
苦益大重後以發卒禦倭有功賜金幣入爲
刑部右侍郎尋遷南京工部尚書公頗其視事
堂曰敬義指謂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思
過半矣蕪湖龍江兩樵稅郎多速謫敗公擇敏
慎者與畫法者令公私便之督修祖陵孝
陵工完稱旨有銀幣之賜召爲刑部尚書時
督漕都御史章公煥上書言事上以爲謗誹

逮治嚴急而都御史游公居敬撫雲南以發兵
興肇有蜚語亦被逮公具獄上皆予輕比上
怒未解二公皆遣戍而亦不以罪公改都察院
左都御史以二品考績賜楮幣羊酒予誥
進階封祖父如其官錄一子入太學公上疏請
飭臺綱剔吏弊蘇民瘼前後幾二十條上皆
嘉納之時以風霾考察公偕太宰評鴈允當朝
著肅清壬戌充廷試讀卷仲子允端登第授
刑部郎以材調禮部言官以尤太宰并及公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四
懇疏乞骸骨優詔聽許遂致仕家居杜門養
重而益嗜書未嘗一日釋卷詩祖漢魏盛唐文
出入昌黎河東諸家而歸之六經純如也所著
金石之辭布滿海內得者以爲榮公既老而諸
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自引而從
公年皆七十以上因築四老堂以自娛每衣冠
出游三子皆侍金紫絡繹于道歡讌彌日士大
夫爭欣豔之謂洛中耆英社不及也自公歸臺
使者無歲不薦上竟以老不召而特進公一

階以示優其後以詔恩仍進一階而八十之
歲有司造門以幣餼存問世傳以爲盛典公既
素強又通攝生家方術其神益王而會季子及
弟刑部君卒意忽忽不樂遂感疾而逝其生爲
弘治丙辰卒爲萬曆壬午年八十有七公諱恩
字子仁別號湛川已更號笠江其先自毘陵徙
上海爲上海人曾祖麟仕爲所大使祖慶父奎
號順庵公仕爲項城典史祖父皆以公貴贈都
察院左都御史前母趙氏母錢氏俱贈夫人元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配包氏累贈夫人繼曹氏累封夫人先公卒子
男三人長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娶王氏累贈恭
人繼項氏封恭人次即允端四川右布政使娶
顧氏累封宜人次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
先卒娶儲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女一孫男
八孫女六曾孫男二人女四人所著有易經輯
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韵輯畧五卷美芹錄
二卷祁州志八卷笠江集若干卷行于世始時
行以年家子謁公長安里中望而知爲鉅人長

者然公靜重寡言竟日不能得其議論而恒觀其偉摹宏抱于文詞之中其潔廉仁恕絕不事表暴人不能名其行誼而恒發之于政術其事嚴主處柄臣不爲陰陽頌仰而獨以粹白堅定使上不忤而下不疑疑然有大臣之體其謝事屏居所以贍族教家咸可爲式慨然有先進之典刑蓋時行竊概焉懷慕將推轂耆舊以光朝廷而公已矣嗚呼悲夫公卒之明年學憲君允哲等將奉公以葬而以大理王先生狀來徵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六

銘銘曰士嫺于詞未及爲政或吐或茹剛柔胥病惟公純懿中和獨全有璞渾如其中栗然發爲文章鏗鏘燁煜及其蒞民人稱惻惻持法凝峻在險不驚迫而察之既和且平敷歷三紀終始一德爲士楷模爲時名碩公歸九原朝野興嗟何以慰公易名孔嘉崇阡若堂 天子所賜刻詩于幽爲詔來襮

固安伯贈太子太保謚榮靖陳公墓志銘

今 聖母仁聖懿安康靖皇太后之父曰固安

伯陳公以萬曆壬午十一月十有四日卒年七十越明年七月十有六日其孤指揮使昌言墨衰踵門泣而言今日臣父生之日也 皇太后念臣父之生而重傷臣父之死乃 召臣至

宮門問以窆窆之事與墓隧之刻臣謹對狀日月有期將謁公文以掩諸幽報可臣乃敢銜哀致 命微惠一言之辱其以上慰 皇太后而

不朽臣父于地下時行旣辭謝不獲則以學士朱先生賡狀最而爲銘按公諱景行字希哲松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七

鶴其號其先江西建昌人也曾祖政以軍功世襲百戶徙浙之青田後調河南安吉衛又調通州右衛遂爲京師人祖綱父銑三世皆以 皇太后恩澤追贈固安伯母夫人唐氏公生警敏嗜學有遠志弱冠試高等爲廩食弟子負以久次貢太學將謁選其配張夫人固要之曰人固有魁壘如公而竟局促下吏者乎乃止嘉靖戊午 皇太后選入 裕邸冊爲妃授公錦衣衛正千戶丙寅 莊皇帝踐大寶 皇太后正位

中宮推恩外家 詔進封公固安伯食祿千石
卒如張夫人言夫人之知公貴者以許負術也
今上初恭上 皇太后徽號益公歲祿二百石
賜乘肩輿 皇子生又益公祿至三百石仍官
其二少子 國家有大典禮若 宗廟 山陵
之祀及 冊封妃嬪多 命公將事 內廷非
時之鮮及蕪金襲綺上尊珍膳歲時 賚予中
使絡繹于途他勲貴莫敢望焉比卒 皇太后
哭之慟 上爲輟視朝特賜東園秘器 命禮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八
官諭祭十六壇有司開壙合葬贈太子太保謚
榮靖仍出帑金二千賜其家爲喪祭費自 兩
宮聖母 中宮及 潞王公主各贈賻有加其
寵數隆渥如此公配即張夫人故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文質孫女子男三人昌言錦承衛都指
揮僉事娶王氏繼娶梁氏保定侯繼璠女嘉言
錦承衛千戶娶宋氏名言錦承衛千戶娶李氏
德平伯銘女 孝懿皇后女弟也女二 皇太
后有姊嫁武舉官馬應鵬孫男十一人孫女五

曾孫男四曾孫女三公爲人醇謹執謙動遵禮
法生平譚說未嘗及 國家政事與士大夫交
柔聲和氣不敢以尊貴先人斤斤如也居恒顧
謂諸子吾以布衣諸生託肺腑在 日月之際
若輩皆通籍 禁廷至融顯矣夫盛滿難居寵
辱相嬾不見竇氏兩君皆以退讓君子克全其
宗乎若輩勉之則吾知所稅駕矣聞者皆以爲
知言蓋公昔嘗過余具稱 皇太后以貞靜慈
儉化訓宮掖數飭戒外家稟禮守度以保終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九
即漢明德無以過嗟乎觀公所以戒子者亦庶
幾哉伏波之遺法矣墓在某處葬于某月日是
爲銘銘曰有媽之後奕世其昌篤生 文母以
婉 聖皇于何發祥曰繇公德白首傳經恂恂
翼翼爵維五等祿維千鍾公善承之克儉克恭
居寵思危知榮守辱遐壽榮名綴以百福旣熾
旣臧且以考終鐫石埋詞永安斯宮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顧公偕配封淑人李氏合葬墓志銘

萬曆甲辰正月十有一日御史大夫少司馬冲菴顧公卒于里計聞 詔禮官諭祭如令出水衡錢治窀穸遣行人泣事于是其孤孝廉懋賢等奉公及李淑人合葬而手狀事行謁余銘余曩在政地而公領衝邊往往執訊獲醜著燁焞之烈宜受殊賞而公固執謙讓曰奈何勞苦將士而分其功余乃爲 上言曲從其志公歡然以余爲知己余嘗屈指人才以爲 國家一旦有急能排大難出死力者必公其人而今已矣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余蓋私痛公而深爲 國家太息乃晁其狀爲銘按狀公諱養謙字益卿冲菴其號先世自高郵徙爲通州人曾祖能號竹居翁祖山號定軒父瑤號蘊菴兩世皆以公貴贈右副都御史母單氏封太淑人其積德累行具余所爲合葬志公生有異徵九歲通舉子業未冠補博士弟子嘉靖戊午舉于鄉乙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轉貢外郎郎中以伉直忤大司農出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時勦平劇盜有能名遷廣東布政司叅

議大寇賴一清林鳳等勢張甚公衆入其阻設伏擒之籍爲兵嶺海迄無寇警陞按察司副使會閩撫以苛禮望公疏論公不事事調雲南僉事順寧土官猛寅侵噬鄰封公檄諭之發其陰謀開示禍福寅懼而歸命滇人謂顧公一檄賢于十萬師尋陞浙江右叅議分守溫處再踰年陞霸州兵備副使未行而杭城兵變齟齬撫臣人情洶洶虞亂督撫張公佳胤從銓司乞公遂改公抗嚴道公與張公密計以汛時調七哨兵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二

出海上命一驍將統之名捕七人挈其魁宿二人皆斬以徇仍單騎按行諸營拊循之皆懾伏張公深歎服公昌言于朝臺省推轂邊才以公爲首遂徙公備兵薊鎮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南至則東虜炒花把兔兒等犯蒲瀋汎河諸堡公與大帥李寧遠拒却之斬首百餘級明年犯前屯開原不利則糾集北虜諸部十餘萬衆睥睨遼陽廣寧間翕而出不意公與大帥議分兵爲二一潛出塞外繞虜營後一當

其衝夾擊之虜大敗敵其大酋斬首千餘級
上以爲奇功特晉公右副都御史領事如故公
言遼左有四難邊長虜衆兵寡而餉薄因條上
便宜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添設復州一
叅將蓋州一備禦由是邊備聯絡士皆踊躍當
虜遂敗虜鎮夷堡十方寺斬首四十餘級又敗
之于鎮寧堡斬其驍騎三十餘人酋首四人亡
何虜十萬騎攻牽馬嶺再攻鎮夷公與備兵使
者環甲登陴日推牛享士士益奮虜不敢逼引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去因遣銳卒躡其後斬首百餘級遼無歲不被
虜大小之戰數十斬獲不可勝計白金文綺之
賜不絕而東夷之績尤偉東夷那林猛骨二酋
與夷婦爲媾圖滅他部公欲大創之乃以計縻
夷婦并繫其子陰使降夷一人爲間而公引兵
出擣二酋壓壘而陣酋堅守不下公督兵殊死
戰拔其二柵斬首五百餘級酋窮蹙請降乃釋
之故事首虜功數百當得錦衣世廕而以公力
辭僅陞俸一級錫銀幣予三代誥命從公志也

虜嘗擁衆叩關挾求市賞如宣大公力拒之而
嚴兵以備非常虜乃退公撫遼數載大都先簡
練士卒而厚恤其饑困遼再遭水患公請開海
禁議蠲恤及預發餉銀轉天津倉糧賑之所全
活甚衆遼餉不時給軍丁率以倍息貸子錢餉
至則緣手盡公于市馬時立官市法以其羨八
萬餘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補名曰常餉
論者謂此法行之數年可省餉銀一歲而繼公
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慕公公以久次遷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過家欲留侍太淑人
不許旣行而太淑人卒時東西用兵朝議奪情
起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公力辭終制乃行未至改兵部左侍郎
倭奴陷朝鮮遣使乞封貢乃復命公總督經畧
時本兵欲許封貢廷臣爭之章日數十上議久
不決公上疏言國家患虜不患倭倭不能越朝
鮮犯中國其勢不足畏自古禦夷常以順逆爲
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吾爲朝鮮復疆土歸所侵

掠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而聽之即不許貢而姑縻以封號以罷兵爲解紛假虛名紓實禍計無便于此者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必得志于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農金錢數十萬疲中國之力而代受其敝令虜得乘虛而入非策也臣以中國爲全局以朝鮮爲局外假令關酋王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不暇謀朝鮮即能附衆立國必德天朝不復有異志此中國與屬國兩利而俱安之道也公所以辨析羣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四

身同產姊妹資送極豐務以慰太淑人意奉祿所入悉以均之兄弟不私一錢宗黨及交知皆倚公爲外府其以竿犢爲人根抵常一日百函或聞人困阨及無辜被繫者必脫之乃已故人子窮而來歸皆得所欲即負公亦置不較其慷慨好義若此蒞官所至獨抗清節餽遺無所受家無餘藏未嘗爲子孫營田宅其臨事應卒斷決如流若左右畫圖方悉中察竅政事之暇博極羣書所爲詩若文雄贍有體古所稱文武才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公實兼之配李氏封淑人系出名族既歸公事太淑人甚謹單氏衰落淑人厚恤其孤太淑人爲之色喜公游宦四方淑人嘗家居奉姑歲時烝嘗必躬必飭平居服蔬茹澹而善事家人生產稍拓公故業凡公所爲奉賓客周貧交樂施而不倦者以淑人爲之佐也嗚呼賢哉公以嘉靖丁酉某月日生卒年六十有八淑人以丙申某月日生卒萬曆戊戌某月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二長即懋賢鄉進士娶周氏經歷賜女次懋

光國子生娶陳氏余同年大叅公大壯女女四
孫男八女三墓在狼山之新阡 上賜也銘曰
國有金湯是資鴻碩在周方召其聲烜赫顧公
似之允武允文桓桓叩叩宣力樹勲冠聚于垣
士譁于伍入我羈馵膏我礎斧桀虜狡夷頻干
天威執鐵鉞渠燁燁燁燁飲至獻功 帝心孔
憚公讓不居將士之力遼人苦飢公乳哺之野
有暴骨公覆露之公如長城險固萬里又如喬
岳人望所倚三韓構難罷勞王師公計萬全曰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六

朱先生合葬墓志銘

先生姓朱氏諱公節字允中浙之山陰人也家
故居東武山下自號東武山人而縉紳交游間
雅稱曰東武先生云先生博聞強識嫻于文詞
自其爲諸生高等舉于鄉名聲大譟遠近弟子
爭執經請業經指授去皆爲聞人二千石屐履

到門引與均禮然先生雅尚風節恬勢利獨時
時從所善爲詩章自娛慨然慕陶靖節之爲人
也久之謁選爲令得彭澤彭澤小而俗好訐輕
犯令倚山谷爲逋藪先生至則諭以恩信小大
之獄平亭而已不盡繩以法民大安之邑故濱
江無城先生計出贖鍰若干城民不知畚鍤
之擾邑中嘗失火延燒民家先生拜且祝即焚
焚令毋殃民火爲之滅居三年彭澤大治既遷
知泰州去民肖貌祝之比陶公云先生之之泰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七

泰方苦兵多積逋難治甚于彭澤先生以彭澤
治治之民有懷奸私獻遺先生先生大恨以爲
太守實不信于民耶何相薄如是痛懲之愈刻
廉自苦自後廩廩無敢干以私會開府政嚴所
逮捕豪猾根株連引甚衆先生爭之彊竟脫州
民數十人于死他部中犁來者并屬先生治多
得活數十人者奔走乞建祠祠先生先生曰法
如是非德若等也麾之去 三殿之役轉石徐
碭間以千數供億煩擾益發旁郡邑佐之次至

州先生爲節縮他費雜以俸給假民當踐更者當是時微先生民幾彫尠不可復州多曠地百里無溝渠歲苦旱溢先生度地賦民每畝百以什一爲陂塘時其瀦洩是歲也畝收一鍾又鑿老東河故渠達維揚以通漕舟民賴其便歲餘泰治如彭澤焉然先生之治大抵護貧下抑豪右爲奸者不善事上官上官及豪右爲飛語陰中以考功法遂用彭澤令報罷于是先生母老而子應廢爲諸生有聲矣先生歎曰嘻吾故乃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六

謂先生從俗禮畢昏乃持喪先生慟曰吾親臥地不收獨何心嚮此謹謝客既除喪乃室孺人孺人懿行具先生所自爲曠志於戲觀先生亦足以知孺人已按狀先生之先有尚志者居朱尉里自先生之曾祖和始居東武山祖魁父廷瓚號竹庄居士母徐氏先生生弘治癸亥卒嘉靖甲子年六十有二元配陸孺人生正德己巳卒嘉靖庚子年三十有二繼配葉封太孺人伯子應萬曆甲戌進士娶言氏仲子賡隆慶戊辰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轍歸來乎休消搖乎游陶耶瞿耶藏者茲丘

世父懷隱翁墓志銘

自行稍有知識而先大父辟咺謂曰吾少育于舅氏而氏爲徐然吾申出也夫木有本而水有原孺子幸而成立則無忘吾所自出矣行踞而諾曰謹受命行既壯登朝則求申氏世譜而總功之屬無在者獨世父懷隱翁與先少傳同高祖能詳五世以下昭穆支系而手爲圖以授行行乃得邇求先世之遺行隱德因上書請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七

壬

復申姓如大父志蓋吾申氏居吳縣自元至正間迄今無顯者而獨以孝謹節儉聞于鄉其治經爲諸生自先少傳始其通朝籍爲縉紳自行始而行致位密勿微天子之隆恩異數以寵光三世而令申氏有聞於郡中則自懷隱翁成之翁之父曰松隱公公家素饒晚顧衰落乃盡出橐中貲以予蒼頭令轉徙自贍亡何盡蕩其貲則從里中豪假貸倍息度不能償遂亡去債家集如蝟毛持松隱公甚急翁尚少聞之則挺

然出語諸豪今我在也而屬何敢藉我父且吾家豈逃責者耶諸豪相顧愕眙乃前受約爲之期日多寡各受償去松隱公是以免然資用益大窘乏公自是廢書日夜持籌爲生產作業已更坎壈室中若懸磬而翁持織攻苦晏如也翁爲人醇謹里閭交游終身無睚眦與人言煦煦和下惟恐傷之家甚貧未嘗易業爭什一之利其事松隱公及母陸色養備盡陸嘗病翁割股和藥以進病良已里中皆稱孝焉自以業儒未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七

壬

成則課督二子學甚至伯仲皆斌斌爲諸生而翁以其配李碩人沒忽忽不自得益衰且病竟卒年五十有七耳嗚呼悲夫翁諱士虔字惟大懷隱其號生正德某年卒萬曆某年子男二長觀龍娶張氏次觀第娶沈氏繼楊氏女三孫男三廷誥廷謨廷詔女二觀龍等以其年月日葬翁于石湖祖塋之次啟李碩人兆合焉狀翁行者今南京工部侍郎裕春表公翁姊爲表公夫人詞甚核然行族子也即徵表公狀忍不銘銘

曰謂翁之生奚所從兮螭螭繩繩吾先世之所鍾兮謂翁之歸奚所宮兮鬱鬱蒼蒼吾先世之所封兮勒銘無窮吾以厚吾宗兮

袁州府學訓導俞先生墓志銘

吳有好學篤行君子曰萬谿先生姓俞氏諱國振字終玉別號萬谿學者稱萬谿先生云其先出宋御史中丞瓌瓌子侯從宋南渡遂家于吳歷數世三徙而占籍長洲以耕讀世其業父某謫南澗翁母錢氏先生穎敏有遠志少而師漕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湖錢太常公貴益銳意于學汎濫經史百家爲文詞蠡涌捷出援筆數千言立就常試弟子高等有司讀其文輒見嗟異注意高仰之一時名聲籍甚先生顧獨奮曰嗟乎士業已屈首治經游意乎聖賢奈何以聖賢事上人而已下之乎則反而求諸六經通貫融洽卓然益自信間讀昌黎原道諸篇好之然弗謂至也雅慕莊渠魏先生從之游聞辨志之說已乃從東廓鄒公所聞所聞于陽明先生者有味乎其言之也造次

未嘗不稱引聖賢孳孳矻矻必至而後已遠近弟子振衣登堂爭願出門下陶鑄引掖俱爲聞人而先生以不能屈意舉子文試竟不第特以久次上春官謁選得袁州學博它博士率以冗散自詘倚席不談日課諸生脩脯冀稍屬屢去而先生深非之至即羣諸俊彥者十餘曹差次程品以經術行業相劇切諸生貧者相餉遺輒謝罷更贍給之所居敝陋有司欲加葺先生以爲無益于士而勞民弗葺也袁人士乃茲嚴重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先生而他博士內慙意忌更傾先生坐免先生家故貧旣免歸益貧居委巷中服御單陋食脫粟之飯晏如也旦暮手一編吟誦不輟著書無慮數十萬言蓋晚而悔之一日夢道士索烟霞二十斛求寄兩股間驚寤曰吾將逝矣賦觀化詩以見志以爲人生而成形形滅而神歸太虛安所非道文章事業長物也後二日竟卒卒之日與客談如平時神氣不亂云是爲隆慶己巳距其生弘治丙辰享年七十有四配廉氏生子

男四人某某某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五人先生性至孝友方諸生時食貧而事父母甚備能極致甘毳喪葬從禮節未嘗以無爲解推以事大母亦如之諸父昆弟及鄉人稱之無間爲人簡易真率不爲崕嶭嶄截之行故舊交游卽貧下常與持案對食談累日不休人人自親而中實耿介不可以不義屈前郡守欲致先生爲弟子都講折節下之先生不應固勸之謹謝而已平居論當世事以經濟自負竟老于文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孟

學其志不讐間發于著述然非其好也所著有甲辰政議三教考畧武臣經世畧君相極言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嗚呼自世之衰士大夫驚于功利輕背其師說間號爲理學家則持論幼眇高自標置每以釋氏宗旨窺入孔氏書而巧者或鼓舞氣勢浮慕名聲爲學術大蠹視先生何如也先生無抗言殊論而造詣不詭于聖賢不務孤介獨行而矜然不滓窳于俗斯所謂好學篤行有道者非耶行之先人贈諭德公出先生

門下爲行語先生云然而孝廉王君某先生同志也其狀先生亦云然于是乎銘墓以某年月日墓在城東某鄉銘曰崇論若迂質行若愚淵默而尸居醇如廓如澤名其土苴仙仙乎歸藏者形乎遊太虛者神乎吁其徂

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侯君墓志銘

萬曆庚辰余被命校禮闈士士之登朝試吏得推擇爲諫官以忠直著者屈指不能數人侯君元甫其一也君少有才名弱冠爲校官弟子萬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孟

曆已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太常博士當江陵柄國時朝士羶集其門君獨抗志修潔不隨衆頹仰而與魏吏部允中顧光祿憲成爲石交聲籍籍輦下久之授吏科給事中受命不踰月而規畫便事剗剔弊源章數十餘上其于宗藩勲戚錦衣官校數以禁例折之靡不廩廩懃服所條列轉漕救荒諸務尤中窾綮江南北大饑上欲遣官給賑君曰遣官徒擾民無益不若責成撫按以蠲抵賑如其數便議雖中格識者韙

之已轉兵科右吏科左巡視十庫白糧解役苦
中璫漁獵君乃嚴飭保家受要束令中璫不得
恣爲奸利而解役之費大省江以南至于今誦
德焉自款貢日久邊吏不戒虜得蹂躪洮河間
會當閱視 上特遣京朝官九人人閱一邊而
君得遼鎮遼衝邊也而稱疲乏道里綿曠君至
則省供億減騶從荒僻險峻靡所不踐歷乃條
上利弊因革三十餘事劾罷大帥之不職者疆
事益飭而困亦蘇及歸報命而君之橐猶洗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已丁內艱服除起家兵科都給事中朝鮮之中
倭也朝廷爲徵兵轉餉遣大臣經略者彌年倭
解去而議者欲留兵三千戍之不給餉君持不
可曰天朝擁全屬國恩至厚而吾士馬物故軍
興之費不訾柰何復爲戍守疲中國以奉異域
繹騷無已時非算也因力請撤兵衆皆詘服兵
撤而東事大定邊境寧謐君之力也時東西用
兵羽檄旁午兵垣常審定軍畫而君慷慨敢任
知無不言其大者如核兵糧明賞罰秋防酌

互市將吏欲妄殺倖功及中涓假進奉罔利毒
民者皆先事折其奸所全活生靈銷戢數端不
可僂指時諸司章奏數寢不下故君不輒論奏
而第以叅駁示可否令諸司酌行之軍國大計
十不失一然君不自功而人亦莫能名其功也
遼璫淮恃寵恣橫劾大帥罷之君抗言 本朝
鎮帥皆廷推設有不法則撫按交章兵部議覆
以俟 宸斷蓋其重也今以橫璫片詞徼中旨
黜罷令將權日益削邊事日益非究且禍國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上怒謫君爲廣西按察知事而君遂卧家不復
出矣丁未以萊州推官起君已酉轉南京戶部
主事庚戌改南吏部君皆力辭不赴踰年卒于
家寔萬曆辛亥八月廿有九日也君爲人冲和
端恪篤于內行少承王父太僕公之訓以清白
恬澹自矢佩服終其身事父封太常公母張孺
人孝養備至嘗于邸中聞母病以除夕出都門
倍道馳歸晨夕扶侍藥餌至閉門謝客比沒一
慟幾絕營葬事常露卧冢旁其奉太常公喪葬

亦如是待諸第及同產女第甚有恩親舊交知率以輕重受給仰衣食待舉火者甚衆里居聞有司興革不便及豪有力之家規已利而貽民患者不憚諄復諷止之乃已在諫垣處僚友間以忠誠正直相規勸事必商榷或有所開發直補不存形迹時有公疏衆或前却君輒援筆首署即利害不顧也其教子尤有家法大都以儉素寬和矯世浮靡而親課其業並以文學著稱蓋君之所施于家與其爲德于鄉者不可勝載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載其表表者如此按狀君諱先春元甫其字號少芝世居無錫之東里勝國時德宗者五傳而至太僕寺丞某生封太常博士文芝某配張封孺人君之父母也君生嘉靖乙巳卒年六十有七子男三長世美娶王次世英娶徐次世芬娶顧女四孫男七女六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馬鞍山之麓君所自卜也嗟乎以君之純行傑才忠言直節嚮使致位通顯在表著之地必能宜主德定國是而阜民生其勲業未可量

而仕不過諫官年不及耄耄齋志沒世不究其施豈造物者固靳之耶抑有待乎後之人也惜哉銘曰古稱諍臣邦之司直曰振國紀曰糾王慝卓哉元甫肅共乃職引裾伏蒲義形于色王于興師疆事孔棘在兵言兵攄忠決策內寧外攘允資宸畫投鼠靡忌射隼弗獲遂干震霆沉淪謫籍抗志長終介然如石位不溢才年不配德馬鬣新封其崇四尺詩于幽宮千禩無泐

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林公墓志銘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太僕林公之里居也而余適在政地時時念公計且推轂起家而余謝病去不果公遂以問卿老不究于用余深痛惜之公卒之明年其孤有麟卜吉將葬而手事狀詣余泣請銘曰此先子志也余與公同舉于鄉知公深銘安得辭按狀公諱景暘字紹熙弘齋其號松江之華亭人也姓林氏其先自上海來徙成化中濟者以鄉薦仕爲沔裕二州守再傳爲省涵公祥配鄭氏是爲公祖父母祥生南濱公正蔭配王氏是爲公

父母祖父贈封皆如公官妣皆淑人公生而警敏弱不好弄淬志力學如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年雖少里中賢豪長者爭延致公執經之士多取高第會有家難出詣有司對簿入而吾伊指授竟夕不輟業名益起嘉靖辛酉舉于鄉隆慶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徐文貞公爲首揆屬意公欲資給之公遜謝不受時同館皆聞人于國朝稱獨盛公斤斤守繩墨頡頏其間趙文肅公爲館師談理學公退必書之簡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作諸夙弊疏請釐革其巡視京營也請廣召募立選鋒均糧賞勸教演凡十餘事公在禮言禮在兵言兵疏皆數十上文多不載其通達國體遇事敢言諫省咸推之甲戌冊封荆藩會燕優者以吳蜀爭荊州進公正色曰今海寓晏然大王宜祗服明德不宜猥及戰爭事王改容謝之丁丑分校禮闈所舉皆當世名士多致通顯者以久次擢太常寺少卿與柄政者齟齬又數念封公乞改南以便迎養遂遷南京右通政或謂公垂天之翼奈何游榆枋間公笑曰吾蓋以六月息也踰年擢南京太僕寺卿公至則修舉馬政以間訪環滁名勝多所興葺時與滁人士楊摧枕文人以爲有六一之致云皇太子生公三世獲贈封及廕典而封公之計至公毀瘠幾不支比終制中丞直指數薦公公曰吾嚮以親故微祿養今已矣尚有他覬耶所知或勸駕公遜謝而已公家居則與鄉紳賢者爲真率會或夷猶峰泖間及徧覽句曲武林諸勝親朋相過

輒盡歡絕口不言仕進意泊如也蓋二十餘年
乃卒公性至孝待宗黨有恩尤好施予人有急
傾橐濟之無愆色郡城內外澤梁廟宇所修繕
不可勝紀以上腴百畝爲學田仍欲置義田三
百畝以贍族曰大丈夫不能親親何言仁民范
希文我師也瀕沒以屬有麟必成其志居恒不
問時事而郡中利病不惜緩頰有謂濱海多盜
宜于金山衛建州治公力言不可乃止胡公執
禮撫江南令官民家助役率七十畝而徵一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公固請減十之七卒從公議徐文貞公歎曰公
此舉實造福江南寧第一郡而已蓋公雅負經
濟所爲利國便民具有方略藉令都崇撫持秉
用事勛業詎可量而竟止此天可問乎此余所
以重爲公痛惜也公純德隱行甚多詳狀中不
悉載載其大者公生于嘉靖庚寅卒萬曆甲辰
年七十有五配滕氏累封淑人先公卒子男一
即有麟國子生娶徐氏太常寺卿璠女文貞公
孫也女三孫男二孫女三有麟卜以萬曆乙巳

某月日葬公于郡城東曹家橋之新阡而余爲
之銘銘曰謂公不遇耶則已儲玉堂歷青瑣而
位躋乎列卿謂公遇耶則嬛嬛以歸鬱鬱以老
而未獲究其生平徒使公韜光於豹變而抗志
于鴻冥邦族戴其恩施而衿紳服其典刑彼造
物者胡奪胡予胡虧胡成則余不能不愴然于
公也而納詞墓中以爲之銘

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君墓志
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始光父爲諸生聲籍籍構李數試省闈不售去
而遊北雍嘗謁余邸中贊以所業余未之奇也
謂光父幸努力爲問學居三月而光父之文大
進復以示余余曰此射鵰手也命中矣幸努力
爲名世事光父謝曰謹受教是歲辛卯遂舉順
天魁其經明年壬辰成進士釋褐爲商城令時
歲大侵中州人相食光父至則講畫荒政群饑
民而餽飼之仍廣設藥局隨時救療境以內無
捐瘠者已置學田贍貧生暇則揚摧文稅士彬

彬興于學又倣常平法儲粟數千石以備旱澇
吏民三老咸尸祝之比于畏壘已調南宮相率
走闕下乞賢令不許以才任劇故南宮多盜
光父稍用嚴治蠶厲鷹擊掃其窟穴椎埋探丸
之奸益希又爲減厨傳清乾沒一切浮淫之蠹
剗革殆盡治爲畿輔第一民尸祝之如商城焉
異時庾廩之積以虛文蒙上光父爲核實補以
贖緩而前令在當路者心害其能益內愧遂稍
抑之遷工部屯田主事督易州山廠歲供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孟

上方薪炭與中璫共事時近山不可材採辦回
達而璫多所勒索諸商轉般耗費復不貲光父
爲擇善地便樵採而從廠旁設廨宇輸至則與
璫共臨驗不中度者出之璫無所染指恚甚欲
因事中之而會冊儲禮成急供應所增益無
筭刻期徵督不則被嚴譴光父殫力焦思以困
瘁成疾嘔血數升而卒嗟乎才之難久矣世有
魁壘卓犖之才嘗恨不得試幸試矣而弗究于
施用既嗇之位又奪之年彼蒼蒼其可問乎

然光父卒而士論爲之惋惜兩邑父老奔赴其
喪號呼搶地至走江南醑祠下者相屬也令史
氏傳循吏必首光父光父其不亡哉光父爲人
和易軒豁與人交洞見底裏而篤于內行事親
孝遇兩弟有恩母家饒于貲族人相聚圍奪光
父調停其間不私一鎰人服其介自少有文名
好爲詩及古文辭既親吏事猶手不停披口不
絕諷遂稱作者所著有水部集十四卷及所輯
明詩紀明語錄若干卷藏于家光父諱應賓別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孟

號嵩臺光父其字姓范氏其先自吳興之菁山
徙嘉興四傳爲曾祖一齋公璋以明經舉于鄉
祖菁山公言嘉靖丙戌進士父虹丘公之京以
子貴贈工部屯田司主事母項氏贈安人光父
生以嘉靖癸丑卒以萬曆辛丑年四十有九娶
某氏封安人子男二長明泰爲諸生有聲娶呂
氏次廷泰庶出尚幼女一孫男一女四明泰以
卒之又明年某月日卜于縣中巨闕之新阡奉
光父以葬而以狀來徵銘余雅習光父已識其

孤明泰翩翩有文世其業而狀之者余甥李漸卿與光甫交暱者也其詞核余故爲之銘銘曰太阿發矟胡試而缺超光之乘胡驟而歷彼瓌者材胡俾天折我懷其人攜李之傑循吏望郎有聲烈烈胡不卿事胡不耄耄悠悠彼蒼胡予胡奪生也有涯名不可滅我詩于幽令聞招揭

徵仕郎詹事府主簿吳君墓志銘

陽羨衣冠之族甲吳氏吳氏之大自宗伯文肅公始其羣從子孫明經擢第紳佩而趨者相望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不絕至以行義材請提躬立家翩翩稱賢豪長者則翕然推少溪君文肅公之弟曰滄溪公儔嘗官武城有能聲是爲君父武城公娶于楊而君側出也生而母王見背武城公特憐之君固警敏有奇髻而入太學爲東廓鄒公所賞識莆田少司寇蘄谷王公方擇倩獨視偉君女以女久之君數試有司不得志則以武城公命謁選京師授詹事府錄事五年陞本府主簿長安中諸公貴人以君名家子靡不倒屣褹席折節而

交君引爲上客數與聞國議駟車騶徒門巷填闕而君亦自置驛蹄門餽遺徵逐綢繆諸公貴人間靡不周浹雖年少官薄所交知皆父行當世之聞人顯者方是時吳詹簿之聲滿都下而君顧念武城公老矣又蒿目時事不樂爲浮湛再以使便過家則留侍武城公色養備謹卒奉其終事人言武城公有子旣畢制遂卧家不復出意超然若自得也而獨刻志砥行立然諾慷慨赴義內以和厚睦嫺聯比其家族而外以施予振貸爲德于其鄉君有兩弟其仲嫡出以侈敗君左右之加勤季弟以中翰里居友愛無替推以及從昆弟亦如之族有義祠君以三百金佐之仍割上腴二頃爲義田以贍族族之近屬死而子女無倚者貧無居者魚釜而鵲結者婚無資者喪不能治窀穸者君皆厚其給推以及外家疏屬所爲脫其困厄而濟其乏者亦如之歲大饑則輸粟助賑仍炊糜以飼饑者出錢以瘞死者所繕葺津梁涂徑之屬不可勝數或之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旁郡邑有所遺觀亦如之蓋輕財好施其天性也君居家有恒度每未明而起分課僮奴各有事任而自奉甚菲大氏以勤力織膏益拓其業而君雅好客客無遠邇疏暱咸接以禮讓供具洗腆或以遊覽至荆溪必舍君所舟輿廩餼皆出君即甚費無所惜其他旬貸無不應度不能償則折券畀之于是君之義聲益蒸蒸起而監司守宰往往式廬樹坊請爲鄉飲賓其見敬禮如此君中歲而遠閨闈營漢里別墅以自娛年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至大耋而神益王海內知名士以君純德令名旣昌旣壽皆有賦詠稱祝而其沒也猶以名位不顯食報未盡爲君咨嗟此足以知君生平矣君諱馭字惟允少溪其號家世宜興人生以嘉靖丁亥卒以萬曆丙午配王氏即少司寇蔡谷公女封孺人先君若干年卒子男二長繼考應天丁酉舉人娶潘氏工部員外郎大復女先君五年卒次繼茂文華殿中書舍人初聘張氏繼胡氏養女一孫男三女一繼茂卜以卒之明年

葬君于鳳川之新阡即君故所營建處而先期手事狀來徵銘余按史稱邴曼容恬于仕進官過六百石即自免而鄭莊任俠自喜請謝賓客惟恐不徧卓然有聲于漢廷跡君所操樹殆兼之矣余與君交最稔知之深安忍不銘銘曰仕不必達所貴適志雖有豐殖不如市義邴逸而恬鄭俠而恭君也兼之抑抑雍雍先幾遠引不滓不涅斥其羸美如屣斯脫靡匱不資靡施不周賓至如歸以遊以休族黨州閭懷仁誦德令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聞孔昭士論矜式鳳川樂丘君神所依我銘其藏爲示無期

鄉進士彭君偕繼室顧氏朱氏合葬墓志銘

余始與梧山彭君爲同舍生已復同舉京兆君雅厲志節慎交與而獨好余余以史官家居讀書蕭寺中無日不與君相對時時談經講枕揚扝今古極論天下事斷斷自拔于流俗蓋與余爲金石交余以故知君爲深君自少穎敏端重

淬志績學從仲兄受春秋通貫博洽補邑學第
子有文譽遠近士執經門下者戶屢常滿嘉靖
辛酉舉于鄉三上春官不第遂以疾卒平生篤
于孝友事父母色養備至執喪如禮歲時烝嘗
必盡哀終其身不替嚴事三兄如父共門戶者
五十餘年尤好義行德急人之困常所與交者
張生試都下病疫且死衆莫敢近君卒調護之
得不死華生以父長賦故坐戍會赦當免爲吏
所持君挺身白其寃得釋其他姻黨率以輕重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四

受賑故君家寔董董而人人頌德無間言君始
娶于丘尋卒繼顧生子汝讓再繼朱生汝諸兩
碩人咸有令德所爲佐君于學及承順二尊人
始終執婦道皆同而君沒之後所爲撫孤立家
成君之志者朱碩人也君性耿介絕請謁室常
懸罄而獨好客客至張具碩人咄嗟而辦能使
君忘其貧君旣沒汝讓童稚耳碩人以訓以育
迄于析箸有鴈鳩均一之愛能使汝讓忘其無
母汝諸始知學家寔甚至三儻居外侮狎至備

嘗艱苦碩人昕夕督課肅如嚴師能使汝諸忘
其無父其賢如此彭氏家世隸尺籍汝諸方試
有司武弁以旗役勾攝碩人傾橐投之乃解已
獲選爲諸生遂以萬曆庚子領鄉薦而碩人卒
嗟乎以君之才使得乘時奮揚發摠所自負必
能樹勳流績爲邦家光而竟厄于公車又嗇之
壽此天之不可知者也然幸有賢配玉成嗣哲
以紹其遺經而續其未竟之志抑者揚之豈可
謂非天道哉君諱天秩字季庸梧山其號姓彭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七

四

氏世爲蘇州衛人曾祖彥洪祖淳父時號南窓
居士母張孺人生四子而君爲季其生嘉靖壬
午卒萬曆甲戌年五十有三顧碩人生嘉靖己
丑卒嘉靖壬子年二十有四朱碩人生嘉靖丙
申卒萬曆庚子年六十有五家世詳狀中不具
載子男二長即汝讓庠生娶趙氏繼王氏次即
汝諸萬曆庚子舉人娶何氏孫男八孫女五先
是汝讓等以萬曆丙子某月日奉君及顧碩人
合葬于縣之武丘鄉陸墓韓大理爲志萬曆壬

寅復奉朱碩人合君兆而以張太史狀來乃爲之銘銘曰嶽嶽巖巖經弗克顯庸翹翹公車踰艾而終疇制其齡疇室其逢蓋其集于躬者嗇而遺于後者豐坎而宮壤而封二媛從之穴與同標懿有詞勒珉隧中

贈河南開封府同知錢公偕繼配封太宜人馮氏合葬墓志銘

開封貳守錢君景醇承檄治河有勞績得贈其父易菴公如其官而母馮封太宜人于是贈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里

沒越四紀矣君既以持論忤時謝歸里太宜人尚無恙又數年而卒卒之明年君乃奉贈公及太宜人合葬于邑東之胡村而手具事狀謁余銘其墓按狀贈公諱應軋字子健號易菴其先出武肅王鏐奕世庸顯諱迪者自吳興徙梁谿家焉遂爲無錫錢氏始祖九傳爲慎軒公桂舉應天鄉試公之父也母李氏公生穎敏羈絆如成人始受書即工儷語慎軒公奇之甚年十九以尚書授博士弟子員學使者令更治春秋不

踰年三傳皆通習慎軒公既領鄉薦公益發憤下帷文譽日起試輒冠其列先後學使以衡鑒稱者率注意公優賚踰等而公竟偃蹇不一遇士論譁然稱屈焉公內行甚謹日周旋慎軒公其毳藥餌務令娛適母夫人性嚴急公先意承志不令有所譙訶與弟思慎公相愛既析箸他徙日夕相過從風雨不廢蓋孝友其天性也公既舉二子伯志伊小不慧不任鞭策而貳守君尚幼欲迫趣之意不忍蓋自以坎壈未遂而致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里

致屬望于後人其苦心如此公生平坦中質行不疑人欺已嘗傾橐屬任所親其人陰攫之盡并火其廬家益蹙公第安之曰命泊如也里中以是稱公君子長者公始娶王宜人先卒繼娶爲封太宜人太宜人三十而喪贈公室如懸罄携弱子依外家至不能具饘粥乃攻苦力作拮据黽勉課督貳守君靡畧刻間也貳守君數詣公車報罷冀以祿養太宜人而雅尚廉潔不問家人產第以菽水供燕衍而太宜人亦安之煦

煦然無不足之色竟以壽終蓋齊豐約忘順逆
一死生卓有丈夫之識噫嘻難哉公生正德壬
申卒嘉靖壬戌年五十有一大且人生嘉靖乙
酉卒萬曆戊申年八十有四子男二長志伊娶
徐氏次景醇舉萬曆癸酉鄉試仕至開封府同
知娶陳氏贈宜人孫男三曾孫男六娶聘不具
載葬以萬曆己酉某月日銘曰羸于躬或詘于
天豐于才或嗇于年譬彼日辰孤虛不全誇行
修能乃興嗣賢中菁有相純懿貞堅異室同穴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留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八

男用懋校

墓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謚莊

簡楊公墓誌銘

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劔西胡先生墓

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蕪山錢先生墓誌銘

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太僕寺卿馮公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合葬墓誌銘

亡友表子建墓誌銘

吳德園先生墓誌銘

亞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華公墓

誌銘

贈文林郎湖廣襄陽縣知縣吳長公暨配

封太孺人周氏合葬墓誌銘

封文林郎陝西延安府洛川縣知縣陳公

墓誌銘

終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謚莊

簡楊公墓誌銘

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震厓楊公既謝事之
十年爲萬曆庚子春秋八十 詔遣中丞直指
存問公千里第踰月而公卒訃聞 上輟一日
視朝賜祭三壇遣官治葬謚莊簡蓋殊數也公
歷事 三朝以純德亮節負當世之望 天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一

眷懷名碩優卹踰等皆一時盛事不可無述而
會公子孝廉大潤等以顧納言狀來請銘諸墓
余自立朝歸田里與公周旋者垂四十年相知
特深而又姻也銘惡敢辭公諱成字汝大別號
震厓其先出宋龜山先生距公十六世先生之
孫航者判常州家於錫山後徙蘇之崑山再徙
長洲爲邑人祖瓊父隨安公啟明皆以公貴贈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母胡母朱贈皆夫
人公自少穎敏端重如成人隨安公方都授里

中不以句讀督公而第令默坐踰年授書瀾翔

如宿習嘗行道上默誦所業誤而入水中一姬

出之護抵家姬忽不見人以爲神年十四補博

士弟子聲籍甚二十舉嘉靖庚子鄉試人士執

經問難戶屢常滿抗顏師席者十有五年丙辰

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轉員外郎時監督

三殿以清約勤慎力抗中涓事集而費省大司

空倚以爲重稍遷都水司郎中所經畫河漕運

務及裁節供應具有名迹僉謂公當得京朝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二

公力辭出爲浙江按察副使專理驛傳公釐剔
弊蠹一稟于成式過客無橫索者吏卒無敢因
緣爲奸利者其審獄疑獄並稱不寃丁卯擢四
川布政司叅政蜀王故貴倨監司使者朝王恭
謹踰節公據禮爭之徃復數四終不屈卒從公
議公復按王國所侵山林陂田悉還之民王心
嚙公卒無以難也越三年遷江西按察使尋轉
右布政使署司篆其處給宗祿有方畧宗人德
之擢廣西左布政使府江用師公從中調畫軍

興百需不趣而辦事平督府上公績 詔賜白
金文綺加俸一級明年當入覲吏請如故事以
羨金爲公治裝公笑曰金也而安用故事爲却
不受 上方留神吏治面獎廉能公以卓異入
見 天語親褒仍賜宴闕下時以爲盛世特典
惟公不愧云無何擢應天府尹尋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旱甚公勅有司發粟賑
民屏騶從步禱雨隨公澍秋乃大穫溢城昭武
間歲苦潦民失業流徙賦不辦則有司及長賦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者代之償公曰是使官民兩敝無休時也乃相
度地勢量徒庸具畚鍤爲民興永利凡水內侵
者爲堰洩之水外漬者爲堤障之濱湖可田而
汎濫不時者鑿支港以殺之其工費取之贖鍰
仍佐以公月俸役成民繇是復業而有司無逋
賦之譴贛郡多山民負險而健鬪有兩姓爭產
相格殺公廉得其魁宿勅有司捕治之而汀贛
撫臣名其爲賊移檄會勦公曰此一獄吏事耳
柰何勤兵不聽竟發兵掩擊斬馘千計復會公

奏捷公謝却之賞亦不及時論以公爲正丙子
轉工部侍郎出境之日士民遮道絮泣車輒不
得前曰公寔生我柰何去我仍肖像尸祝之至
今丁丑滿三品考 予三代誥厯一子入冑監
庚辰從 上耕籍田侍宴 先農壇尋遷南京
工部尚書清理瀕江蘆課徹侯貴戚無敢侵匿
歲暮登已改南京禮部巨璫恣睢不法公率
九卿疏論之璫遂斥罷壬午 皇太子生以
詔恩贈封並視公秩公抗疏乞骸骨去三上乃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四
得 請然海內之望歸公兩臺使者交章推轂
詔起南京吏部公遜謝 上以公清望素著強
起之乃就職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陪都六
卿本兵寄獨重而兵衛疎弛將吏不任職公晨
坐幕府集材官騎士日討訓之汰冗濫倡勇敢
戎政一新仍檄江南北撫臣及備兵使者有事
徵發期會受策軍府亡事戒備率稟成約怠事
及後時者劾治無貸將士益厲廉竟公在職留
都晏然時公年七十疏乞致仕 優詔留公者

數公請益力疏七上 上察公誠懇乃加公太子少保賜乘傳以寵其行其後五年 上猶念公命以原官掌南京都察院公再疏辭竟不復起公里居常謝賓客干旄使者及郡邑長吏罕覩其面而獨以書史自娛年垂八十遂病 存問詔至公從病榻受 命涕泣被面曰老臣無狀何以冒 上殊渥力疾疏謝猶勸 上以清心勤政其忠篤如此公卒之前一月日進子若孫訓以忠孝又言報國承家無論窮達諄諄皆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五

用居衆中沉密寡言至語國家大計及關民生休戚常亹亹不倦與人道舊故宛委周洽見謂易親而與貴勢人爭當否直辭正色不少借蓋公忠厚正直巖然先進典刑殆古所謂大臣進則爲朝廷重退則爲鄉邦重者歟公元配周氏歸公二年而卒累贈夫人繼呂氏累封夫人先公八年卒余爲誌其墓子男四長大潤應天丙子舉人娶侍御陳君王道女繼娶鴻臚華君復誠女次大滋南京右府都事娶廉憲王公天爵女俱呂夫人出次大滌邑庠生娶大叅侯公堯封女次大洽聘禮部主事諸君壽賢女繼聘廉憲劉公弘道女俱側出女五長適署指揮吳士俊次適韓與善次適中書徐汝良次適余子兵部郎中用懋次適吳瑞徵孫男六孫女十二詳具狀中葬以某年某月日啟呂夫人兆合焉墓在吳縣吳山某字圩之原 上賜也始公八十時余嘗爲文壽公稱公闇修質行而不名理學折衝禦侮游刃有餘而不名邊才清修高蹈超

然塵壺之外而不名氣節其爲世道人心重不啻九鼎士大夫頗以三言爲知公之深而公逝矣予復最爲銘而納之墓中銘曰人流所宗是行風體維嶽斯瞻維瀾斯砥顯允楊公卓爲名於如震如縮玉瑩水清學有真修才惟實用正氣既節不以譁衆衆所矚慕公避若汙世尚稱拔公歆若無積資累庸游登三事所去見思所至稱治甘棠蔽芾羔羊委蛇榮名高爵脫屣如遺鳳翥鴻冥與望咸屬 天子念公公歸不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七

復完壁在抱善刀而藏一德始終俾壽俾臧惟帝眷存亦有閔恤以享以封易名增秩坊如斧如賜瑩巋然鐫石瘞詞百世不騫

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劍西胡先生墓

志銘

嘉靖辛酉吾師劍西先生典畿試而行獲在選中明年行濫竽史官而先生以謫去行既奉諱起家而先生 召還禁近稍遷大司成無何又以疾去已復 召起留祠入爲納言甫至遷南

太常卿道卒先後十年間更出通入得望見先生顏色聆警欬者再而已矣行既忝非據與蒲坂張文毅公新安許文穆公俱在政府而兩公亦先生門下士伏自念古之公卿持兼用事者率能名其師說推轂拜官不則爲更老而先生已不待又格于令不得與 優卹意常痛之行歸田數年而先生之孫學愷持狀來請銘諸墓嗟嗟行安忍銘先生然先生以國士見收而漠然死生之際是衆人報也行又安敢不銘先生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八

先生姓胡氏諱杰字子文劍西其號南昌之豐城人也其先至自蜀由斗山轉徙旗塘宋紹定中大訓者與太學諸生共譟史嵩之有名于時傳十五世爲封編修公汲是爲先生父母徐孺人先生自少穎異爲諸生試輒冠其儕偶華亭徐文貞公濮陽蘇司馬視學江右並見獎拔嘉靖癸卯領鄉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選庶吉士肅皇在御頗好長生家言海上迂恠之士爭以方術進先生試閣中抗言近習挾符籙以左道

榮惑 上心不可長沙張文毅公見而奇之
曰濟世才也已酉授翰林編修冊封楚遼兩藩
還教內書堂訓誘有法諸常侍相戒廩廩尋典
制誥滿九載晉侍讀清理武黃時宰欲交驩先
生議姻不可心嫌之先生遂乞省覲朝夕就于
舍券溝上食親滌廁臉干旄之使罕覩其面一
時執經問難士戶屢常滿司馬安成聶公有時
望慎許可獨嚴重先生稱益友焉已還都與錫
山宮諭吳公並典試應天所甄拔知名士甚衆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然性簡亢常守詞林故事不能曲意臺省忤者
遂以蜚語中吳公波及先生時宰因修舊卻先
生竟坐謫謫判廣平或疑先生詞臣不習吏乃
先生甚習爲吏事舉而人便不難詘體以承上
官人益以是重先生稍遷南岡丞署依豐山之
麓土曠俗窳有司不能理先生與諸僚長議爲
義倉社學漏澤之園以聯屬其民令什伍相保
絃誦相續出納相稽環署之民比于都邑乃皆
尸祝先生躋以配王文成公文成故以謫至寶

始聚其民者也已遷尚寶承尋晉國子司業復
爲左中允兼編修校永樂大典成晉南京國子
祭酒隆慶丁卯改國子祭酒 上將幸辟雍大
司成當坐講僉謂先生儀觀修偉音吐清亮必
且稱 上意拔寘通顯而忌者復旁擠之先生
乃上疏移疾去越四年起南太常少卿稍遷右
通政提督武黃辛未轉南太常卿至德州暴卒
是爲三月廿有一日距其生爲正德庚辰三月
廿有八日年五十有二耳行始謁先生于司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

邱中先生善修容儀凝重寡言笑間發一語論
天下事及士大夫進退取舍之際若置壇宇若
操槍結斷斷不少假借卓然有大臣之風節比
再見先生則氣融而色和若噓以清風沃以甘
雨灑然有達人之襟度行退而歎息先生殆所
謂望之儼然即之溫聽其言厲古之有道君子
非耶今天假之年任在樞機表著之地其計謨駿
烈必有夔絕當世者而年不及耆位不至三事
其緒業僅託之張許兩公而行又謫劣無能有

所建樹以弘先生未竟之施其可慨也夫吁嗟先生其可悲也夫先生元配涂氏封孺人子男六長軋亨娶某次願亨娶某臨亨娶某豫亨娶某咸亨娶某復亨娶某女二一適雷瀛一適李漢燧孫男六葬以其年月日墓在某鄉之原銘曰豐城之劍其光燭天鍾靈耀采是生英賢沉鬱既宣炳然華國珥筆橫經枕林師席再蹶再起駸駸顯庸甫正奉常溘然永終鴻抱偉墓中道而躋疇嗇之年疇厄之位我步我趨以翼王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明出其緒餘亦駿有聲在三之義恒焉心惻動

詞于幽以寧其宅

南京刑部郎中兼山錢先生墓志銘

兼山先生既沒其孤異采手事狀謁余銘其墓先生仕不達里居四十年而以壽終余數從之遊與談稅文及論天下事娓娓不倦先生蓋通儒長者也諾而銘諸先生諱有威字惟重別號兼山姓錢氏其先居海虞世有顯者自先生之父封比部存恥公贅于陳始居郡城封公以童

子師館梁谿鄒氏已館華氏以先生從生十三年矣故學士鴻山公一見嗟異曰此龍駒鳳雛也謂封公吾與公易子而教可乎先生遂師事鴻山公文益進其淬志益篤始娶蘇宜人三日即之學舍或累月一至家猶戴星出也故先生所為制義士人爭傳誦以為模楷試有司輒冠其儕嘉靖己酉舉應天鄉試明年庚戌成進士授行人冊封遠府擢刑部主事都人士及四方游學者雅慕先生名往往踣門自通執經請業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先生旦入曹治文書日中還邸則屢滿戶外矣先生與析疑義示矩矱人人虛往實歸所成就甚衆臺省卿寺至開府者多先生弟子時宰折節而交先生先生一見而退不數詣也 裕邸有聞其奴犯法大璫某以私憾縛聞界先生屬治之時景藩未就封 裕邸廩廩畏事公念以為奴罪不及主如引繩批根浸淫及邸中是為傾搖者立幟也乃抵奴罪置聞不問大璫氣沮然志甚以語語中先生遂有章劾謫判德州時

虞入塞逼京師先生請于中丞及備兵使者宜
帥師入援不獲命則請當一隊以身爲軍吏率
會虜退不果行先生雖儒生至其臨難發憤抑
何侃侃壯激也無何量移登州通判攝府事文
登大姓豪相聚竊礦礮礮不可制縣官遽以反
聞先生笑曰何物敢反耶吾折筆定之耳乃遣
某持檄諭豪渠魁自縛詣吏餘賁不問豪就
縛者十二人悉繫獄豪黨陰以重賂屬先生所
親從中關說不能得所親遂却其賂而先生用
法平豪卒從遣戍得無死忤者竟以是誣讎先
生業已遷南部郎猶中以考功法士論寃之先
生爲人和厚坦率不疑人欺已有負者輒置不
校久而忘之有人急自歸常傾身爲地不避艱
阻錦衣百戶楊某者得過大帥炳補之急亡抵
先生先生舍之而莫知爲計乃謁華亭居間大
帥許諾曰是攫金多矣能以五百金爲錢公壽
乃可楊窘不能辦復泣以請先生曰吾以義哀
若而欲生之豈顧利哉迺詭謝大帥曰已得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矣事遂解其糾紛排難不以形迹自嫌雖他皆
如是先生仕十有九年官不踰郎署囊無餘資
又不問家人生產封公所授田皆磽瘠所任臧
獲復多侵費以故家益貧而先生一不以屑意
晏如也至其奉二親不乏甘毳蓋先生歸而安
封公于養者五年太宜人十有五年里中稱孝
焉先生無他嗜好日披誦經史以自娛適至老
而猶然嘗言吾稟素弱而獲壽考吾鮮兄弟憂
嗣續而今孫曾繩繩吾仕嘗食祿而貧愈甚皆
吾所不意然亦有天幸矣年八十有四儻然若
委化者當世罕儷云先生生嘉靖乙酉卒萬曆
戊申配蘇氏封宜人先先生四年卒子男二長
即異米國子生娶潘次汝槐國子生娶宋女一
孫男十一曾孫男女俱七人以某年月日葬吳
縣西磧之新阡合蘇宜人兆禮也銘曰薈雲上
馳或躡于掣素絲五紵或淖于涅吁嗟先生既
才且哲胡抱斯偉而宦獨拙跌蕩天衢暫試而
蹶赴義若嗜遺榮若脫晏然終窶歸然大耄我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四

懷斯人先民軌轍載德有詞閣于巖穴

山東布政司左叅政贈太僕寺卿馮公合
葬墓誌銘

異時河決數病漕 上疇咨俾又憂民之墊溺
乃詔所司擇大吏無數徒視其勞績懋者優賚
顯褒以風示中外於是平湖馮公以叅政治決
河舉其職卒以勤事隕 上特憫之詔贈太僕
卿予 誥命蓋殊數云而余故與公同登朝適
在政地其孤伯禮以墓中之石請意殊痛之會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五

時事動勦未有以應也余既歸田數年其配曹
淑人亦卒伯禮復徒跣號泣而申前請余曩以
宿諾負公傷伯禮之志乃爲之銘公諱敏功字
元卿別號小山浙之平湖人也始祖顯五公力
田起家四傳爲公之祖俊領鄉薦爲遂平令父
汝弼起進士爲行人選工科給事中以言事謫
終揚州府同知以公貴封副使贈叅政母屠氏
贈淑人公自少有雋才從揚州公任太倉文譽
蔚起年三十以其經魁省試倭夷暴海上始城

平湖公佐之城倭至復佐之守邑賴以完有援

兵夜掠訛言寇至公策其非是第嚴兵待之詰

朝乃退梟使行縣時鄉民避亂入城者誤聞當

逐乃大闢于庭公徐以片言折之幸解蓋自未

第時而人固以大受期公嘉靖壬戌成進士明

年授禮部祠祭司主事 詔選良家子充後宮

公在行所至無擾嘗所遣道士倚相師門客小

橫公召而筮之相師怒且詬公無撓詞人服其

伉直轉主客員外郎郎中尋擢江西叅議分部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六

南康九江至南豐會浙兵挾餉鼓譟公召其長
好語之休以利害皆捨地謝公尋趣授餉以次
屬于舟使一倅導之勒兵隨其後衆乃戢時方
議均田公所部多山腴瘠間錯公爲布筭履畝
衡其賦役籍而藏之府無何擢山東按察副使
備兵徐邳是歲河汎濫睢寧新安間大小十餘
決平地盪爲渠渠顧爲陸漂溺廬舍人畜無算
漕梗不通公至則與吏民分功而身任其難晝
夜并作決且塞大風雨驟至多所侵敗公行至

邳水齧城急公下令堽塞猝不辦即解所衣裋
襦囊土捍之吏民爭前効公水不得入公乃行
視諸決口次第築之隄寢堅水至不害而徐州
靈壁間舊堤復崩公又築之凡公所獨治南自
曲頭集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
里所與監司曹郎雜治直河南岨隄九千丈茶
城而上接曹單堤百六十里一切芟薪槌石之
費及守隄約束屬公指畫皆可爲經後人多遵
用之莫能易也已遷河南左叅政議者欲從加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七

口穿葛墟微赤良城諸山二百餘里絕大湖十
數築長堤以漕檄公與議公力持不可乃寢或
又言繇海通膠河徑易漕乃移公山東將屬任
之公言膠地故高卽多岡阜費疏鑿施功不易
竟卽竟而海潮挾淖沙入必復淤此徒耗縣官
金錢而令瘠土疲民騷動非策也時柄臣方主
其議危言讓公公不得已始庀役費帑金十餘
萬迄無成功廷議多是公役乃罷公之詳練有
識持正不可奪如此然竟以牴牾當津抗章自

引去日娛侍揚州公以老迄奉終事有加禮無
遺憾焉始公治河時以胼胝拮据精力大耗比
執喪業五十餘孺慕尤篤遂病而言者交薦公
才乃起故官領漕儲公力疾往人或疑之公曰
吾嚮以親故乞身今國身也吾知殉國耳矣遲
恤其他竟觸暑抵淮受漕臺指按視淮南邵伯
等三湖疏內河以通漕艘避不測之險日與水
部羅君往來程督而公獨任其艱鉅其奔走勞
瘁如徐州時又旁治賦訟案牘委積聽覽至夜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六

分不休未明卽起尋督餉至濟上馳驅七晝夜
遂昏憤不復省比少蘇卽強起視事疾轉篤妻
子相對歔歔公猶呵之曰人孰無死吾死勤事
何限乃趣召羅君謂曰內河誠便利然太逼湖
隄易潰宜別爲護隄不卽數百里魚鱉矣羅君
口諾而色慘然顧視伯禮在旁曰公子少得無
意乎公徐曰有家第在終不及家事羅君去而
公瞑矣是爲萬曆乙酉六月十五日距生爲嘉
靖丙戌十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配曹氏封淑

人淑人端重敏慧有女德既歸公執婦道惟謹
公性孝友而淑人所以奉揚州公及屠徐兩姑
咸得其歡撫二少叔需其成立而後析箸終始
具有恩紀嘗從公于徐公曰行河壩不問舍中
事事皆倚淑人嚴辦井井公爭兩河時業草疏
欲訟言于朝淑人佯不省而第諄諄念揚州公
老且病公悟焚其草遂乞終養去公且易簣遺
令母納賻贈而淮人德公入骨髓強必致之淑
人乃遣伯禮詣淮受而輸之官以繕舊城竟垂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索返凡公所以樹德立義盡瘁于公家清白之
聲沒而愈邇淑人與有助焉嗚呼賢哉淑人生
與公同歲後公十二年卒爲萬曆丁酉享年七
十有二子男一即伯禮太學生娶吳繼查女一
適工部員外郎葉重第孫男一洪景聘包伯禮
先以其年月日權厝公于某鄉某圩之阡及是
奉淑人合而窆焉禮也伯禮好學而文所爲繼
志承業慰公淑人于九原者庶其在此銘曰有
偉太僕身兼數器入爲望郎出爲才吏王事多

艱載馳載驅我獨賢勞竭蹶河渠瓠子有歌負
薪沉璧室潰疏堙公拯其溺道謀群譁嘗試倖
功抗議不回公扼其衝輿疾起家營職盡瘁吾
身國身有隕無二疇能無死公也死忠 帝有
殊渥以荅顯庸防如斧如有援同穴似穀其昌
我銘斯揭

亡友袁子建墓志銘

余始束髮而與子建爲文字交子建頎而哲善
修容儀爲人開爽俊拔有遠志援筆爲文詞藻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麗可喜每社中都肄儕輩率歛衽謝弗及而子
建獨好余兩人相視莫逆自謂知己故侍御汝
寧尚公嘗校士郡中得子建恨相見晚而次及
余數對衆稱揚謂此兩生當雁行青雲非久下
人者余既登朝濫竽館閣而子建顧詘于有司
十試不一遇慨然嘆曰嘻吾髮種種矣而猶從
諸少年稱逢衣生不亦慙乎昔司馬子長好壯
遊而規不朽之業獨奈何齷齪宇下吾已矣無
所復事鉛槧矣乃棄去博士家言爲古文詞時

時擊節浩歌以見志南遊上會稽探禹穴訪嚴先生釣臺還陟九華躡三山踰江浙淮過齊魯之郊謁孔林闕里遂至京師尋荆軻漸離故嘗歌易水怒髮指冠及擊筑燕市處爲文以吊之意廓如也間過余長安邸扼腕促膝議論慷慨如故而余視其色沮其志意慘黯不自得心竊怪之爲治橐中裝趣之還里無何遂病余既謝政歸觀一望顏色而子建死矣死之日猶瞠目謂諸孤必申相國銘我相國知我於是諸孤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以其季父按察君年狀來嗟嗟余何忍銘吾子建耶念余與子建綰帶而交今垂白矣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余不銘子建誰當銘者子建諱中子建其字別號汝陽姓袁氏其先自大梁從宋南渡爲吳人入國朝爲處士英有孫曰琮舉賢良爲山東藩司照磨又再傳爲封刑部主事寓寓生贈中憲大夫按察副使褒中憲公有子六人而子建爲長母贈恭人龔氏子建生而穎敏五齡就傳日誦數百言七齡通章句十

齡能詩從父儀制公褒學憲公褒課其文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中憲公素豪邁以子建類已甚愛之曰人固有好美如吾兒而長貧賤者乎子建亦自負其奇雖食貧不屑屑家人生事諸生執經門下有所饋遺輒置酒爲樂酒酣起舞語人曰丈夫得志當勒功異域以馬革裹尸寧能與草木同腐聞者壯之是時子建名籍甚謂一第可指取乃竟不第以故頽然自放爲游敖然其內行甚謹事中憲公色養備至朝夕不去側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中憲公病所以身代里中稱袁氏孝子待諸弟有恩按察君從子建受業取科第至今語伯兄爲之哽咽生平不汎交所與交必以名行相砥諸生貧者嘗洗橐助之人服其義倭夷入寇或議築外城民間大擾子建條其不可者十二事言于上官請罷之而築小堡相犄角宜可以捍賊卒如其言費省而民安堵人謂子建片言而庇覆一方其才識可大任不當以經生目之乃卒不試汶汶以沒命也亦可悲矣子建生嘉靖

丁亥卒萬曆己丑年六十有三娶何子男四長
堅娶陳次圻娶亦陳次垞邑諸生娶周出爲仲
第平後次垣娶張女三孫男二女一所著詩文
若干卷藏于家堅等以按察君命卜葬于寶華
山新阡之兆是爲萬曆丁酉某月日銘曰剗犀
之鐐胡俾缺薊雲之足胡俾壓彼姝者子才且
傑胡俾濩落困羈繼懷瑾韜光闕幽穴同心之
言在貞碣如石可朽名可滅

吳德園先生墓志銘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余少而從長老先生游大都莊語質行造次必
于古昔庶幾漢所稱方正博聞有道術者而自
涉世以來俗化相嬗士爭習爲斷斷異時耆宿
萎謝略盡然猶及見德園先生而先生又沒則
愴然曰嘻是固歸然吾黨之靈光而更已耶可
悲矣乃以其孤憲副君請據文先生子悱狀爲
之銘先生姓吳氏諱尚儉字元禮德園其號蘇
之長洲人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文端公
一鵬之孫湖廣布政使參議龍峰公子孝之子

而今浙江副使安國之父也先生以子貴有封
矣而不稱稱德園先生從其志云先生少有異
質讀書八行俱下過目不忘文端公甚奇之年
舞象籍有文譽衡水楊公宜擢第一以爲學官
第子試輒冠其列郡守陽曲王公道行尤見推
獎曰吳生命世才何難一第乃先生竟不第憲
副君已成進士先生不輟業萬曆己卯始以諸
生久次貢春官公卿倒屣躊躇門願一當先生先
生弗好去之南雍再試京兆不第乃嘆曰榮進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孟

有數吾乃操觚槩從諸少年爭蠻觸之利哉吾
已矣乃歸閉戶讀書日凝坐一室不問外事者
垂二十年憲副君爲比部郎秩滿貤封先生謝
不受以儒衣冠終其身其高尚如此先生孝友
天至參議公游宦及里居先生常侍左右周旋
色養務懽其心事嫡母顧恭人惟謹生母劉歿
哀毀踰節特以二尊人故強忍退而入子舍常
慟欲絕二尊人旣逝祭必虔事必告如其生存
嚴事伯兄澂江公恭遜無與比當析箸推多受

少室宇庫隘終無所更易意泊如也季第死周
卹其孤嫠甚有恩内外宗黨多有待以舉火者
性寧靜寡與人不敢于以非義而于交誼甚篤
嘗所善胡生大順病革先生握手與訣許婚其
子時先生方鼎盛而生貧士人以爲難生既死
其家窶不能聘囁嚅不敢言先生曰吾業有成
言矣死而背之不祥即裝送女爲胡氏婦召其
子餼諸室而教之仍經紀其家世之以存亡易
心渝信棄義反眼若不相識者視先生亦可愧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重

矣居恒訓諸子必以勤學勵行憲副君筮仕嚴
邑手書當官八事貽之大抵以謙厚廉慎爲本
而戒使勿趨時好勿以官物餉我憲副君用是
歎歷有聲繇先生教也晚而益自晦匿郡邑大
夫罕得見其面請爲鄉飲賓亦不往而獨嗜書
吟誦無少間尤熟于史學參議公嘗與文衡山
先生論宋史曰如欲刪訂不必檢篋中書第令
二郎侍側足辦此已蓋謂先生云先生以陳壽
三國志謬于正統手爲竄正名曰續後漢書凡

四十卷及所輯西漢文粹經學考子史纂言騷
賦古詩選高情勝致錄娛文館稿若干卷藏于
家先生年七十有四無疾而卒爲萬曆辛丑距
其生爲嘉靖戊子配皇甫氏封安人先卒子男
五長即安國浙江按察副使娶王封安人次安
世郡庠生娶徐次安上邑庠生娶徐次安石邑
庠生娶陳次安幼側出娶李女二孫男八孫女
七曾孫男三初憲副君自浙中入賀歸侍先生
不欲行先生強之行竟未成行而先生沒得視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重

含歛人謂先生盛德宜考終憲副君篤于孝皆
可紀也葬以其年月日墓在某鄉之原銘曰惟
古爲儒必矩矱淳風旣漓樸乃斲先民大雅寢
凋落吁嗟先生何卓犖沉酣百氏富丘索疑疑
談經折人角胡不軒騰受圭爵側弁褒衣老蓬
藿閭修質行純以確屹然人倫瞻斗嶽嶠極末
流挽澆薄先生逝矣不可作象賢繼志欣有托
鐫石埋辭賁幽壑

亞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華公墓

志銘

余同年進士錫山豫菴華公以右叅政卒于家其孤永曾等介贛州守黃公狀來請銘其墓黃公亦同年進士其詞核遂諾而銘諸公諱啟直字禮成豫菴其號常之無錫人也其先出南齊孝子寶從宋南渡居錫之隆亭後徙鵝湖鄉人稱蕩口華氏祖恩贈戶部主事父舜欽嘉靖辛丑進士仕至江西瑞州知府母錢恭人瑞州公嘗感異夢生公公自少敏慧稍習句讀即工爲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志

駢語應對如響已受博士家言文藻蔚發從兄學士鴻山公大奇之總角爲邑諸生試輒冠其偶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壬戌會試魁其經遂成進士授湖廣孝感知縣或謂公以彼其才不獲上第抑而就銅墨意不無少望公獨怡然曰吾已徼一第復求先人誰當居後者因乞改教職得順天日進諸生講業以實行相切劘贊饋一無所受督學使者交薦遷國子監丞兩司成以爲賢尋擢刑部主事時海忠介公以慙直忤

上繫都官令中涓訶察獄吏公具橐饘左右之持護甚力海公亦甚德公亡何錢恭人卒扶喪歸里鷄骨支床尋丁瑞州公憂哀毀成疾服除當補職新鄭有所督望故遲之更數月新鄭敗乃得補以兩宮覃恩復瑞州公官而錢恭人有今贈云時公配周安人病乞改南得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尋轉車駕貢外郎武選郎中武選視諸曹務稍劇而武官歲苦領漕多敗累至死黜者恒以計脫公慎簡以充仍厚恤其困優叙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志

其勞且能者人人稱便利焉令甲諸衛所五歲一銓叙及期貢緣百出公持廉秉公求請一無所徇或走免尚書尚書謝曰若無難我我獨難華武選奈何一時黜陟允當衆翕然歸服遷湖廣永州知府郡中民夷雜處公一切與休息其治稱寬平得大體會星變察京秩故求請不遂者譏公于家宰冢宰却不省曰我知華武選其人真處子耳譏者色沮更以大計劾公不稱職銓司採輿論謂公實無可訾任職如故始公聞

有章劾不色慍已事得白不色喜士論服公雅量明年擢貴州按察副使分轄思南四府及鎮筈等土司時苗民構釁結谿洞爲逆督府倉皇屬公討之公念以爲首禍者一人耳他族率利鹵掠非有深怨可撫而定也乃持檄徃諭之即日迸散去仍召其酋長曉以禍福諸酋搶地謝竟公在事廩廩奉要東無羣譁者久之擢四川布政司右叅政公業已倦遊遂引疾歸詔特優公以新銜致仕歸則屏居田間絕跡城府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司蹄門自通多謝罷日從昆弟及所善道舊故爲笑樂暇則手一編披閱忘倦蓋十餘年而卒公天性孝友奉兩尊人終始備慎兄伯差長而公嫡也析箸時例得稍厚公悉均之兄弟田宅資奉一無所私兄沒撫其孤甚有恩紀推以贍其宗黨亦如是念其配周安人共艱苦而中歲早逝終身不再娶仍厚恤其外家家世清白而公自砥礪復不事家人產則時時貸子錢以給匱乏既償復貸以爲常或謂公廉吏不可爲胡

自苦乃爾公曰取舍定分吾視若堦塹奈何踰之蒞官所至不務爲翕赫可喜而經畫允當常爲後來絜法恬澹自守不競于榮利當去時猶未及年論既定駸駸顯擢公亦不之顧客有譽公者公笑曰吾非惡此而逃之誠狗馬病不能事事耳其讓善不近名多類此居鄉不能隨俗治化而一以誠心質行乎訓邦族故人人德公沒而咨嗟痛惜之公生嘉靖癸巳卒萬曆丁酉享年六十有五配即周安人子男三長永曾郡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學生娶俞繼侯顧次休曾邑學生娶秦次童曾邑學生聘黃娶汪女一孫男八曾孫男一其詳具狀中某年月日墓于來福之新阡啟周安人兆合焉禮也余始與公續食比肩而立朝見公柔色和聲逡遼常有以自下庶幾古所稱德讓君子者余既忝竊政地思還公于朝而公毅然勇退堅不可奪比歸欲一見公而公逝矣悲哉是用拭淚而爲銘銘曰漢世用人必稱長者讓而不爭柔而善下輒近滋僞懷善弋名巧附捷

馳乘高則傾洵美華公庶幾先哲進何遼巡退
何勇決宦轍所經去而見思爲德于鄉鄉人是
宜位不溢才年不配德厥施未究人有餘惻崇
岡樂丘公神所寧詩于隧中不騫不崩

贈文林郎湖廣襄陽縣知縣吳長公暨配
封太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刑科都給事中吳君之佳令襄陽時以最聞得
贈其父吳長公如其官而母周封太孺人是時
長公沒踰二十年所太孺人尚無恙又十餘年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都諫以言事忤 旨罷歸而太孺人卒卒之明
年而都諫奉太孺人合長公兆以塋先期以張
伯起狀來徵銘按狀長公諱滔字巨卿蘇之長
洲人也其先居永昌爲望族勝國時席翁者徙
蠡口之竹墩稱竹墩吳氏五傳爲塾娶陸生長
公娶周是爲太孺人長公已卜築郡城猶以少
竹自號志不忘也長公性至孝父蚤世喪葬一
如禮終其身孺慕不衰母陸素嗃嗃小不當意
輒譴讓長公跪以請必解頰乃已生平儻好

施雖貧不懈嘗徵租田家已受粟數斛顧視一
兒裸覆囊中以不能絮故長公惻然竟捐粟予
之有邏卒夜縛一偷長公值之塗問狀竊止一
衫長公私念是人迫饑寒掠治必死奈何以一
衫斃一人好爲祈免不可則以鎗贖之偷感泣
去亦不告以姓名里中翕然稱立義長者長公
不業儒顧獨好儒都諫已就傳則求郡中名儒
有師法者令執經爲弟子每讀書至丙夜長公
常就視數勞苦之退而心獨喜閱焉日望都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諫之成然不及見也太孺人始歸則奉嚴姑操
家秉拮据龜勉令長公無內顧憂長公沒家無
餘貲歲復屢儉太孺人斥簪珥躬紡績以佐朝
夕令都諫一意嚮學以成先人之志都諫學遂
有名已卯舉于鄉庚辰成進士授襄陽令奉太
孺人以行每堂皇決事有所撈掠太孺人聞之
則戒都諫得無枉濫乎都諫謝曰不敢由是襄
陽之政甲于楚中秩滿疏 恩如制得推贈長
公而太孺人有封都諫以冠帔進則憐然曰若

父安在吾何心獨嚮此櫬而藏之疏布如故操
都諫以治行高第徵拜兵科給事中踰年晉長
刑垣太孺人數檢飭家衆以盈溢爲戒亡何諸
諫官言建儲事爭之彊上怒逐首事者都諫
坐削籍念太孺人老將驚而憂太孺人怡然自
若也歸而安都諫之養者又數年乃卒始都諫
以寒士驟顯官禁近人謂之榮太孺人不色喜
比罷歸家人相顧錯愕太孺人不色憂已遘疾
都諫調藥以進却弗飲曰知足安命吾夙管云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何而自背之耶遂不起人言孺人齊得喪一死
生達觀遠識即傑丈夫不能過也嗚呼賢矣長
公生嘉靖癸未卒嘉靖丙寅年四十有四太孺
人生嘉靖甲申卒萬曆丁酉年七十有四子男
一人即都諫之佳娶朱氏贈孺人繼顧氏封孺
人孫男三承科邑庠生聘徐氏侍御某女承祚
聘孫氏憲副某女承祥未聘女六一適庠生丁
汝明貢士文蔚子一適蔡士順一字黃益裕太
僕少卿鍾子一字望春明大叅玉成子一字申

繼芳余長孫一尚幼先是都諫葬長公于縣之
某鄉耻字圩祖塋之次旣貴將卜遷太孺人不
可乃止及是以太孺人合葬從其志是爲萬曆
某年月日銘曰樹德在躬胡嗇之年邁迹明經
乃穀嗣賢有媛未亡克成厥志一節考終俾昌
以熾生不偕榮沒則同穴歸然斯丘我銘不滅
封文林郎陝西延安府洛川縣知縣陳公
墓志銘

孟津陳公德禎以中丞來撫江南則奉封公于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宦邸吏民三老手額相慶曰天子幸惠綏吾
人以節鉞畀公而公又得朝夕色養無望雲陟
岵之感庶幾吾人獲久有公長庇其休澤乎亡
何而封公病病且愈駕而還孟津踰數月計至
中丞公拊膺大慟而以書抵余曰孤執掌王事
不獲從親于里奉養之不終而含歛之不親痛
恨何極顧惟潛德隱行藉以行遠則惟先生銘
而納諸幽余矍然曰嘻是固吏民三老所依戀
于公而歆歔歎惜于封公者余安得已乃據宮

保楊公狀爲之銘按封公諱穎字伯敏別號逸菴河南孟津人也其先自山東避元季亂來徙始徙者曰胡五傳爲公之父天秩娶孫氏生子三而公爲長公少有至性父獨鍾愛之晨夕不令去側稍長則日行田間課僮奴穡事不復攻佔俾爲博士家言然其生平操樹無一不軌于詩書者居常似推少文而臨事決疑若然理解衆靡不傾服其取予嚴一介而族有更徭祠廟有興作常捐貲助之無愆惜所市器物常取窳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墓

者或怪之公曰夫夫獲息幾何而鈎取其良令滯不售吾弗忍也族人有成公弟而亡命者久之自歸當置于理公竟舍之沒而爲之收瘞姻家邢進士早卒公撫其十歲兒至于成立挈遺產授之其長厚慈惠多類此中丞公兄弟已爲弟子高等公課督之嚴隆冬盛暑靡少間輟中丞公舉省試連第進士報至公不色喜已授洛川令邑最疲瘠令多以不稱免公不色憂曰莫非王土奈何擇官而仕乎中丞公治邑有殊政

公視其土闕流亡盡歸乃始一破顏曰兒任爲令乎幸甚絕不望遷秩而中丞公尋用能名被徵以間省公公曰兒當遷乎幸甚亦不望臺諫也中丞公擢侍御史按行郡國公常以持廉憲宣上德恤民隱諄諄戒勉而自受封有官稱十八年未嘗小有干謁縣請爲鄉飲賓亦不數往間從長安邸一視中丞公策蹇往來人無知者自邦大夫及鄉之人咸敬慕之曰陳封君乃猶恬然布衣哉其平易簡澹若超然屣脫于聲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八

墓

利之外者老氏言我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蓋矯世訓俗以愧夫刻覈侈汰好進而多上人者公不階問學而懷仁負義履素率真邈遠有以自下默契猶龍之宗旨斯已難矣乃其令謀嘉訓又發之中丞公忠輸于國家而澤被于區宇夫冲而用之不窮其殆是乎公生正德庚辰卒萬曆庚子享年八十有一娶雷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即中丞公惟芝萬曆庚辰進士今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娶樊氏贈孺人繼

馬氏李氏又繼張氏封孺人次惟蘭歲貢生娶
鄭氏繼于氏王氏二俱早卒孫男九孫女五曾
孫女四詳狀中葬以某年月日墓在印山之陰
黃河之濱浮圖里銘曰匪儒術是攻而瑰行璞
衷村德則崇身不必登庸而哲嗣顯融于以教
忠抑抑冲冲其用不窮食報自躬維以考終詩
于幽宮以揚素風有丘隆隆永寧茲封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二十九

男用嘉校

墓誌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王公偕配封一品太夫人吳氏合

葬墓誌銘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董公

合葬墓誌銘

亞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吳君墓

賜閒堂集

卷二十九

一

誌銘

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顧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河南中牟縣知縣喬公合葬墓

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中順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湯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朱君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韓公墓誌銘

周隱君偕配溫孺人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二十九

二

賜閒堂集卷之二十九

墓誌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公偕配封一品太夫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公元馭始以少宗伯里居而父封詹事愛荆公卒卒三年而元馭起家內閣以考績蒙 恩則贈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母吳淑人進封一品太夫人元馭之謁歸再起再奉太夫人以北而又奉之南也太夫人乃卒 上曰惟予良弼臣完有忠孝其厚畀之卹恩乃 勅尚方給賻贈祭如常典而益之三與贈公偕予水衡錢治葬輜軒之使相望于途寵章殊數于人臣無兩嗚呼盛哉元馭既疏謝 上則手太夫人狀泣謂余曩先君之葬也子業有銘茲以岳夫人合窆而懿行未有述也并以屬子矣余謝不獲乃最前所爲志及據事狀詮次之如左公諱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一

夢祥字奇徵愛荆其號王氏世居嘉定爲荊族
自南鄉寺溝割隸太倉始爲州人有諱謙者仕
莆田縣丞爲公高祖曾祖侃祖銑父湧號友荆
翁祖父皆以元馭貴贈如愛荆公配皆一品夫
人公生有異兆少時處羣兒中嶄然露頭角里
儒張俸先生一見嗟異願得以爲弟子遂從受
經南塘吳翁悅者義俠士嘗求婿里中弗得顧
獨視偉公曰此真吾婿矣遂以女字焉即太夫
人也公年十六隸博士有聲尋入太學爲弟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二

使酬應撐支擘畫令友荆翁無外憂者以公而
門以内大者賓祭小者米鹽手經目涉各有緒
理令公無內顧者太夫人也元馭及第家馭少
而穎敏公專意課督之扃戶下帷絕不令窺街
市而太夫人亦不以愛故少假益務節縮食止
菜繼布衣常更數澣元馭嘗以髻年生就試躡
敝履而前學使者見而奇之曰有寧馨兒而靳
一幅帛其父若母固賢福未有涯也元馭兄弟
既貴而公三受 恩封自編修進諭德又進詹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事兼侍讀學士太夫人亦自孺人進宜人至淑
人尊寵集其門矣然公謹身戢下清約如故操
家居雜蒔花木日行場圃中不問外事間出遊
湖山間脩然巾屨人不知其顯者或謂太夫人
不當稍治田園輿服自愉快乎太夫人謝曰吾
豈効里嫗得一金而沾沾動色者兩子官京師
歲時齋送不乏而太夫人之私橐爲洗矣里富
室有獄部使者諷公居間請以助資斧公謝曰
三尺在也而吾敢私撓部使者歛衽歎服盖元

馭兄弟並著清節公及太夫人寔成之元馭爭大義忤當塗拂衣還子舍而家馭亦自河南移疾歸公迎謂曰二老人健甚何歸也太夫人曰公不記曩時備兵使者過門嘖嘖語兒令慕效之耶今勝之矣公掀髯笑而屬觴家庭間煦煦然樂也久之公忽邁疾而卒元馭甫終制而上簡置弼臣以尚書召入內閣叅機務遂奉太夫人如京師尋家馭卒太夫人趣裝歸元馭固請無歸也同里王司寇元美亦貽書止之太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四

太夫人爲之加七至家五閱月而卒距公之卒十二年所矣公頎偉白皙美髯豐頤望而知爲鉅人長者其事友荆翁甚孝少而母徐見背後母陳生子夢公撫教之甚有恩友荆翁嘗析箸公強令元馭承之淚承睫不止或甚間公兄弟公正色拒之不爲動也性寬大能容物鄉人或乘友荆翁難脅故產以去者旣貴悉置不問有無賴子貿樹已受金而更以贖求易公竟償之不爲校生平赴義若渴其所收恤施予急人之困與折券棄責事多不可勝紀蓋沒而人痛惜之曰天乎何奪吾彥方之亟也太夫人慈惠儉勤居常蔬食敝衣雖旣貴弗改所得命服無積而藏之未嘗輒御尤通書傳明義理嘗與公談說古今及楊忠愍得罪時事公慨然顧二子曰忠臣當如此矣太夫人曰不然夫人人願爲忠臣置人主何地不聞古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公乃大服蓋余與元馭同心輔政者七年元馭伉直敢言好犯主之顏色及面折人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過然以太夫人微指抑而從婉委者常十之五故元馭爲相直而不激介而能容終始抱完節則公與太夫人之教也公生正德乙亥卒萬曆壬午年六十有八太夫人與公同年生卒萬曆甲午年八十子男二長某元馭其字以嘉靖壬戌禮部第一人賜及第第二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予告也以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歸娶朱氏累封一品夫人次某家馭其字以隆慶戊辰禮部第五人成進士官

同心行也同軌封也同誥受也同社同壇而祭同坎而止刻詩于幽以耀厥美旣固旣安于千百祀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董公合葬墓志銘

萬曆乙未三月五日吾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潯陽公卒于里其孫客部郎嗣成以言事免而家居獲奉公終事將卜吉以窆而手鹿門茅公狀來徵銘行始以禮闈士受知公遂與公之

于潯避行省薦不就人呼爲三老董公辰壽生
鐸鐸生庠號時習配陸氏生三子曰環珮珂環
號翠榆居士以博學好古常爲諸生祭酒然數
奇弗第配張氏時習翠榆兩公皆以公貴贈吏
部左侍郎配皆淑人公生岐嶷有異相族人多
辟倪懷不逞者張淑人常擁護公五歲弗踰戶
公厲聲濶步以出口烏有男子生而畏人自匿
者識者已視偉公稍長能文詞英英有奇氣年
十六補博士弟子翠榆公業已被疾縣令有苛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八

望檄使長賦公挺身赴之晝視斗斛夜篝燈讀
書或以狹邪導公不爲動其爲經生業益精名
益起徐文貞公時督學浙中深加歎異試輒冠
其儕嘉靖丁酉舉鄉試尋丁翠榆公憂辛丑成
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編修尋與纂修
會典公博覽精誦文出入兩漢及韓曾大家詩
祖開元大曆一時論議著作聲稱藉甚而公顧
好深湛之思曰詞賦小技耳不足稱丈夫事業
則慨然有經綸宇內之志所與游多賢豪長者

時亦以幹局歸之秩滿贈翠榆公編修張淑人
稱太孺人無何太孺人沒公廬居三載獨師事
唐一菴先生潛心性命之學而與南離錢公鎮
鹿門茅公坤故所稱莫逆交者相與上下其議
論縉紳聞而指目之曰公輔器也壬子服闋補
職甲寅轉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還領
坊事時制詞猥濫肅皇帝心厭之遂革罷東
閣專官以詞臣五人典領公與其選乃力祛浮
靡歸于雅正深得王言之體上常齋西宮奉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九

玄簡儒臣橐筆侍直乃親擢嚴文靖公李文定
公及公俱翰林學士得乘騎出入禁中一時盛
祀祝釐金版玉函之文多出公手每夜半中涓
傳詔屬公草詞公援筆立就奏御常稱旨
賚予甚厚尋加太常少卿賜一品服已晉禮
部右侍郎上常手勅內閣念直贊諸臣勞欲
加恩以重事帝之典時以爲榮辛酉命公爲吏
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食從二品俸壬戌主考
會試公凡同考會試者三主鄉試武舉各一及

是而六所取士多悉烝向用位通顯者 本朝
自設科以來及第三人俱入內閣者自是科始
雖行謫劣亦代置焉談者常以是稱公衡鑒亡
何吏部左侍郎缺 上特斷部推而手注公回
部管事會修承天大誌以公爲副總裁尋加工
部尚書仍管吏部左侍郎事冢宰故尊重同官
無敢均禮公以六卿體爭得據上坐與並列人
以爲殊典公佐銓衡所引拔善類甚衆絕不言
私而以翠榆公昔困諸生特加意歲貢建議貢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生就教職者並除近地爲繫令焉乙丑 上旣
相嚴李兩公乃以公爲禮部尚書內直如故公
以間出理部事百廢犁然具舉時 郊社廟祀
率遣官代而醺典不輟公奏言天神無兩格之
理及期宜請 上致齋暫罷一切秘禱以應專
精致一之義 上以爲然公旣需次揆席 上
亦頗嚮意而忌者或陰間之會以蜚語 聞遂
奪公職公微服就道無幾微色愠因慨然曰吾
嚮者欲佐 明主布德施惠以幸海內令元元

樂生而今已矣吾旣不得施于國且欲用之家
財與給諫君謀所以收卹族人與爲德于鄉者
乃割上腴爲義田築室一區爲義宅羣子弟而
教之爲義塾凡族之人皆仰給焉已又積粟爲
義倉方百里內貧民各以口率受粟死喪者受
斂具荒歲耕者予貲餓者予粥疾者予藥殍者
予槨及冢凡鄉之人皆仰給焉其他姻婭交游
待公而舉火者不可勝數故太守姚邦材廉吏
也貧不能喪葬公助之若干緡張氏女未嫁守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二

節贍之田若干畝其好義樂施皆此類也然公
業以富厚聞婪忒者時復怨誹而虎冠之吏方
持大家短長奸民緣間起數見凌奪公不勝恚
外益務斂避而內自傷遂病病已復苦怔忡侵
尋踰歲乃卒卒時呼客部君吾死毋書吾故官
以白布三尺題曰耐辱主人足矣尋作偈百餘
言皆涅槃旨人以爲仙逝云公爲人濶達雋爽
不事拘曲應務有機略盤錯當前泰然而解其
治家嚴而有法常稱引萬石君家以教子孫子

孫雖貴環侍拱立不命之去不敢去家居儼若
朝常然與人無尊卑小大言笑款洽人各厭其
意性好客客至張具羅珍錯盛管絃劇飲盡歡
而罷所居當孔道冠蓋絡繹其門造請送逆常
恐不徧然未嘗干人以私即門生故舊所與言
惟地方利害或稱揚善事調護人過失而已生
平交知尺牘之間不絕口占手勒娓娓千百言
不止即率意酬答至老而猶然其強力如此蓋
客部君言公兢抑若衛武持大體若丙少卿軒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舉若陳孟公任俠若鄭莊其自奉或類郭中令
故知公者常心服而亦不免于吹毛洗垢者之
口嗚呼其所謂善稱先祖之美而不誣者乎距
公生爲正德庚午八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六元
配顧氏封孺人贈淑人其佐公績學起家種種
賢行具宮保王公所爲志繼吳氏封淑人故太
宰默泉公女以慈惠劑公嚴明能使給諫君忘
其無母而諸孫戀戀若真大母者可謂賢已子
男一人即道醇癸未進士南京工科給事中先

公若干年卒娶茅氏憲副鹿門公女女三適嚴
應鯉吳承撫太僕少卿徐君泰時孫男六人長
即嗣成庚辰進士禮部主客司郎中娶徐尚寶
卿某女封安人次嗣茂庠生娶孫少宰某公女
次嗣昭乙未進士尋卒娶李溧陽令某女次嗣
昕聘潘東明令某女次嗣暉聘茅前御史某女
次嗣暉聘沈工部郎某女孫女一適舉人申用
嘉行之季子也曾孫男一女三顧淑人生正德
某年卒嘉靖某年年若干吳淑人生嘉靖甲午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卒萬曆庚寅年五十有七先是給諫君卜地于
吳縣青芝山之陽奉顧淑人以葬及是客部君
以某年月日奉公及吳淑人啟兆合焉禮也銘
曰若霄之靈是生魁傑經術詞華有聲烈烈承
明握管虎觀稱師其代王言如綸如絲宣室凝
釐西清保直夙夜在公帝心允懌翰學宮端
少宰秩宗三錫九遷既碩既崇資適逢時駿駸
揆席疇則尼之退而家食斂其德施惠于宗婣
爰及鄉閭慕義懷仁豈不顯庸豈不壽祉中道

遺榮飲恨沒齒有平而陂有虧而全天下
其在後賢芝山之陽震澤之潯崇岡樂丘公宅
其所有媛從之祉美齊芳鐫石埋詞永寧斯藏
亞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吳君墓

志銘

大叅容宇吳君之沒也其孤世翼世翔行求兆
域越十年始得地于晉陵之東郊形家曰吉乃
諷日以葬而手事狀謁余泣而言先子幸出門
下通朝籍所爲劬躬淬志竭慶公家務以希竹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四

帛公所知也乃中道而殞施用未及究公所惜
也敢以地中一片石微不朽于公所予哀而許
之按狀君諱之龍字汝陽容宇其號常州武進
人也其先世居無錫始徙者曰清清生元孝元
孝生大倫大倫生崑麓公欽舉于鄉有盛名仕
終郡倅生五丈夫子伯之鵬爲叅政以恩詔
得贈祖父如其官祖妣及妣皆淑人君其季也
君生而凝重儁特稍長工文詞年十七補博士
弟子施太守觀民翔龍城書院招延郡中名士

而君與焉遠近執經門下者接踵或易其少君
據臯比正色臨之曰吾知師道而已乃益飭學
規嘗所與爲文字交者直詞相摩切皆洒然心
服郡中稱明師良友率推轂君而君愈下帷發
憤至病困不少休學亦益進萬曆己卯領鄉薦
明年庚辰成進士尋丁外艱服闋授工部都水
主事司漕檣之南關時陵工經始將作要以
庶幾君獨持寬大以輔精核期不失故額而已
無所增益關使者故攝城河河隘舟數梗君設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規程不令壅滯商民胥便之勒石頌德還曹治
馳道督大內及府第諸工皆不嚴而辦奄豎無
所染指秩滿陞郎中督理河道開署張秋君訪
求河事得其要領乃爲司空言衛水故合淇漳
入漕今瀕河居民引以溉田填闕不得下宜通
衛以濟漕故事河渠再歲一大挑乃爲貴勢撓
阻延及隆冬畚鍤靡所施徒具文報竣耳宜杜
請託嚴期會疏濬如法瀕河故有水櫃乃令民
得田其中無以瀦水宜以時修復濟寧諸閘從

天井至寺前道里迂遠宜增置一閘以便蓄洩
凡四事司空據以請 上皆允行之君在事三
載所興修釐革歷歷可紀總河大臣叙薦 詔
吏部紀錄加俸一級尋擢山東按察副使備兵
臨清朝鮮有倭難邊境時聳撫臣檄君乘城君
曰未見寇而先自爲擾非策也宜謹備禦厚自
完以待之乃請于撫臣設叅將增置騎兵合步
卒日肄習之而豐其給士皆投石超距劇盜從
河南來者輒殲之軍聲大振則以其間修繕城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君曰商貨業有關稅矣乃民間所仰器物重稅
削之徒令奸黠暴橫飽其私橐此厲民妨政之
大者議遂寢未幾而稅關四出清源至譟呼幾
成大禍識者服君之先見云其他善政不悉載
載其大者如此三載最其績勲恩如令甲尋擢
江西右叅政分守饒南方入賀而會磚廠以冒
破抵法 詔追論主者譴及君當鐫秩君在張
秋時司空嘗檄君攝廠君力辭乃免實不預其
事君笑曰尸祝未嘗代庖而以魯酒及邯鄲乎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因上疏稍自明司空覆驗得白疏久不下君亦
恬然無幾微芥蒂也家居日侍母淑人尋奉終
事而君遂病不起悲夫君儀觀豐偉器識端凝
望而知爲傑人長者其內行尤篤事崑麓公朝
夕不去左右執喪哀痛幾絕色養母淑人備謹
歷官所至常迂道歸省依依不欲行迫之乃行
母淑人以耄耄終猶孺子慕也莊事諸兄怡怡
相終始教二子嘗以嚴輔慈令服疏茹澹母役
志生殖卒皆有成要束僮僕一稟于家法里中

不知其世貴也嗟乎以君之宏才偉度孜孜奉職籍令入贊巖廊出領旄鉞之寄其勲伐未可量而位不崇歷年不踰艾造物者若或靳之何哉余之知君惜君而爲之銘者以此君生嘉靖辛亥卒萬曆庚子年五十配邵氏封恭人子男五恭人出者二長世翼國子生娶楊次世翔舉丁酉鄉試娶李側出者三世聘荆世翊聘薛世翀聘劉女七孫男十二女十一其一適余孫聯芳世翔出也餘詳狀中其葬以萬曆甲寅某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六

月日銘曰有偉傑才有燁令舉其初發礪平準河渠飭憲宣猷載馳驅運策安攘聲光燁敷穹秩修齡胡不少須罔有疏數辰有孤虛三瓦不成天道缺如我有銘詞賁于玄廬

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顧公墓志銘

奉直公與先少師俱王氏倩也余故稱甥而父事公公數許以國士余既登朝公猶爲第子都養乃以伯子其志貴棄而受封余謝政之又明年公壽七十其志亦自關中歸辭參政不行而

大會賓客爲公壽余從參政跪而上觴公顧視子若甥怡然樂也未踰月而公遽捐館舍嗚呼悲哉參政歸卜吉將奉公以葬而手王徵君百穀狀來徵銘曰孤先子之沒也舌橋然不能吐而意屬兄孤所爲圖不朽于先子者在兄所余爲之泫然敬諾公諱汝玉字稚圭蘇之長洲人也初名玉汝督學使奇其文手爲更注而公故號庸齋亦自更曰栗如里中稱栗如先生云顧于吳中爲著姓國初徙間右京師支子贊于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七

張以他姓免至公曾大父叔昂始復爲顧大父顯父鉞號半野翁生子三公其仲也母曰韋夫人公生有異質讀書一目三行下爲文援筆立成半野翁固自奇之翁嘗有怨于里豪豪齟齬之中以危法公上書白冤狀請以身代乃解而豪不勝恚則陰使羣盜劫翁室廬爲燼未幾盜以他事捕繫翁欲往證之公固請勿證也證且賈禍乃止豪亦懼計滅盜口事兩釋人服公智豪復移恨于公使人狙伺公棹而投諸水公踉

踰出幾不救半野翁尋以憂卒公遂避葑溪徙郡城益發憤下帷攻苦爲學問試有司輒冠其儕偶人謂公唾手一策然竟不第而叅政且長通經術公盡出所藏書授之曰讀此以畢吾志吾獲以餘力奉老母足矣叅政連第進士授長興令進南昌府同知考最當封公是時亦用久次當貢或謂公蓋少需矣公謝曰吾乃虛大夫秩而守一儒生乎哉與吾以身貴也孰若以子貴乃慨然受章服無何叅政自南昌擢繕部郎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以爲鄉祭酒公來京師視叅政于郎署中過余邸舍時時推轂人才僕指天下大計語不及私不數日即趣裝南下曰吾不能以初服淹長安中塵其高潔如此叅政初爲令以廉平稱其在繕部以端介稱從起家歷中外二十餘年官不踰藩臬不以積薪故幾微詞色間見謂恬退蓋得公之教爲多及督儲關中西事急轉餉旁午或怵以軍興法訛言日聞公不色憂而使謂叅政吾老幸善飯若第努力營職毋爲念我矣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容人之過已即冰釋至其稱揚善事不啻出口
內修質行而外務周人之急重義而樂施嘗讓
產于兄伯獨奉韋夫人居色養三十年喪葬所
須悉自己出以父寃未雪語輒涕泗茹痛終其
身有孽弟少妹壯爲之婚笄爲之嫁咸使得所
弟求析箸推與其半其半盡又割與之弟猶不
逞公廩其母與其妻俾其身不乏供而後弟有
愧色也曰吾乃非人而欲攘臂薛包乎嘗以盜
胙篋并失他人質物悉按籍償之曰盜寔憎我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擊唾壺爲節與相應和意超然若自得也蓋王
司寇元美王百穀咸稱公詩語在長梧封人傳
及所爲公狀所著有竹梧集若干卷藏于家公
元配王氏先公四十年卒贈宜人繼莊氏封宜
人子男三人長出王宜人即其志任陝西布政
司叅政娶丘氏封宜人次俱出莊宜人其德庠
生娶許氏其愈娶黃氏孫男六人女五人其葬
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武丘鄉之原公前是
爲生壙賦詩樂之人以爲達及是啟王宜人兆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合而窆焉銘曰胡才之奇而厄于時胡德之宏
而局于施胡屯而亨胡險而夷天道猶弓抑者
揚之其卒顯融式穀是貽令聞不瑕高山在茲
刻辭于幽爲示無期

封文林郎河南中牟縣知縣喬公合葬墓
志銘

萬曆庚辰余校禮闈士得趙臨城喬子璧星以
邑令高第徵拜御史治辦有名迹乃薦紳間則
亟稱御史有賢父蓋謂喬公云公諱輔世字德

夫別號樂天真定臨城人也其先與樂平莊簡公同族洪武初士進者爲醫學訓科始家臨城爲邑人士進生景新景新生興興生深世有隱德深生直舉于鄉爲江西龍泉令用清白顯直生宗華以歲貢授山東濟陽丞卒官公之父也母班氏公生有異質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其學無所不窺高視濶步耻與流俗爲伍旣試有司數不第則屏斥故業專精性理之學不復求仕進及御史令中牟上最封公如其官然公雅尚恬適無鮮腆之奉章服亦以布爲之曰聊以明朝典耳有司欲見公輒自引匿常夏月行田間持蒲葵障面褰裳涉水人不知其貴也御史按郡國報命常省公于家公止之門外視橐中裝無他而後命之入御史按晉時或饋公一扇及桑椹膏一罌竟謝不受其廉介如此公性方嚴而篤于內行事親孝執喪哀毀踰禮姊嫁孫氏而寡遺孤煢然公瞻姊育孤孤以儒顯姊以節立族指甚繁然矜寡孤獨無失所者比鄰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孟

雖窶甚無他徙者親故交游無敢憑籍氣勢爲暴于里中者咸以公故公又做常平法穀賤則增價以糴貴則減價以糶邑人賴之歲饑傭人受錢公所輒得倍蓰所全活甚衆縣濱泚水蓄城公輸貲鑄鉄人及牛各二以鎮之城卒無圯韓家莊積潦公捐田鑿渠水至有所洩一方安焉又建義學羣邑子弟都肄其中斌斌多文學之士公之樹義樂施皆此類也里人之言曰鄉紳若喬公百家非多千歲非久蓋沒而獻猷嘆息無間然公年八十有五乃卒配王孺人八十有四無何亦卒孺人出自右族父讓母戴少而端重婉嫕通書史旣歸喬公能左右公力學而兢兢事舅姑以孝聞歲凶家匱卒勉拮据以自給公所需咸咄嗟辦有強禦關公門孺人不較亦不令公知凡以濟公于艱而安公于旣老者孺人也公生正德己巳卒萬曆癸巳孺人生正德庚午卒與公同歲子男三南星邑諸生娶李璧星庚辰進士今某道御史娶陳繼高中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孟

星武舉娶張女二孫男五孫女三御史卜以某年月日奉公孺人合葬于某鄉之阡而以趙吏部南星狀來請銘諸墓余聞之官評與鄉論交相衡也御史飭憲砥節宣力公家卓然有時譽然非喬公疇克成之公絕嗜寡營闇修質行施利澤于其鄉鄉之人慕德誦義不容口沒而同聲推奉俎豆于學宮則操何術而致是蓋公論之在人心若此語云是父是子信哉銘曰維才韞奇而行履方抱樸含腴爲德于鄉迪哲教忠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墓

厥施彌昌我懷其人令聞不忘璞玉自珍谷蘭自芳有媛從之永安斯藏

何先生墓志銘

余在翰林則與越中故少宰諸文懿陶文僊兩公爲同官相友善而兩公所與爲布衣交而亟稱其賢者曰南溪先生先生居長安時越之人士輻輳雲集多以筆札給事諸司爲小史或挾技術游公卿間而高者以騷墨自命戶屨常滿率博一命及盈橐以去而先生居衆中獨修雅

恬澹刻行自苦泊然無所榮于世故三公貴人鍾鼎之家不能得望見先生顏色而獨縉紳之賢者慕與之游余嘗延致先生于家令懋嘉兩兒執業先生角巾褒衣儼然也其誦說稱引于句讀之外大有開發循循如也時而收視斂息嘿然端坐雖冥頑躁妄靡不瞿然化渙然釋者視其息深深如也余乃知先生蓋有道者已習其議論尤能闡明六經之旨而歸本于良知嘗曰良知人人充足猶沉海之甓處處昭明猶麗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墓

天之日彼以私心鑿焉障焉者非本來之初也其言甚辨蓋先生嘗師事王文成之高弟胡雙溪先生其所私淑于文成者如此先生嘗好謂余令公當軸柄事吾得備藥籠中物爲忠告友可乎余謝曰幸甚余待罪綸扉退與先生持案飲食促膝而語時時得聞所未聞間有規儆不啻藥石絕無世俗妍媸態余故益莊事先生謂先生殆古之人非今人也先生年八十餘有嬰兒之色忽詣余言吾昔昔夢里中故知邀我遊

南鎮諸峰吾歸矣余固要之不能得乃去抵家數日而卒悲夫先生姓何氏諱道字一貫所居爲若耶溪之南因自號南溪里中稱南溪先生云其先自廬江徙越世爲山陰人祖瑞爲鄉飲賓有行誼父應璧通春秋善詩母袁氏先生少好學有文干有司不遇遂以其經課業鄉之子弟僉憲李君僑按越中聞先生名致之賓館既遷藩司即以先生如晉無何徙蜀又欲以先生往不可諸陶兩公乃遣車一乘迎之京師先生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以故留京師不歸而第以講業自給名家子弟由先生訓育指授以取科第者甚衆而先生性嚴取予雖室如懸磬口不言食所主于其家雖貴勢無所干請獨其好善樂施孜孜不倦嘗出都城見鄉人有露齒者惻然傷之乃諷諸鄉紳爲義舉司馬環洲吳公時爲署郎捐貲首倡赴者如響凡得錢若干緡爲營義冢瘞枯骨仍構屋若干楹使停歸襯其儻直以賑鄉人之貧乏者于是先生之義聞籍籍都中矣鄉閭之會或

叅以匪人聞先生當來即引匿其爲人敬畏如此余嘗謂先生年德並高例得授冠帶家居宜爲鄉飲賓欲言之所司先生謝不願也蓋沒之八年而季子豫亨爲羽林叅軍秩滿得追贈先生如子官云先生生正德丁卯卒萬曆戊子享年八十有二配王氏封孺人子男五長乾亨次某某任羽林衛經歷女二孫男十一孫女三軋亨等卜以卒之年某月日葬于山陰直步衡山之陽以司馬吳公狀請銘其墓司馬公稱先生一言一動皆可師法余以爲知言銘曰躬則弗試而傳經講業以酬其志家則食貧而賑窮恤死以澤其鄉人吁嗟先生言動可則我銘其藏百年載德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中順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湯君墓志銘
曩余諸生時與覺軒湯君偕受知按部使者始以文字定交余既登朝君亦起進士浮湛中外見不數數然獨傾心相嚮號爲知己余既謝政歸而君亦辭廣右命移疾還里舍私念得從君

握手道故狎主湖山間不謂君之溘焉逝也悲夫君卒之又明年其孤一龍等既飭葬事而以余同年叅知蔣君狀來徵銘嗟嗟余與君猶兄弟也即不銘于誼不忍按狀君諱聘尹字國衡別號覺軒其先自汴南渡家建康後中析一徙江陰一徙嘉定嘉定之湯四傳而再徙吳爲邑人則自餘閒處士鑑始鑑生迪功郎珍是爲雙梧先生有文譽與文待詔先生輩相等埒郡中嚴之爲立五賢祠云先生有子曰修以高才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久次當貢棄不就而就封爲給事君之父也母曰沈孺人君在姪有貴徵自少穎敏卓犖家世治易而君獨受春秋試輒傾其儕偶諸以文自豪者多目攝之久而更自紉經生自遠方來執束脯門下者相輻輳當是時吳之治春秋者無不名湯氏學矣嘉靖甲子君竟以其經魁應天戊辰成進士授進賢令進賢巖邑俗嚚悍難使多盜君以廉平先之視緩急爲興革諸豪民宿吏撓法舞文及盜所出沒根株窟穴之奸前令

莫敢誰何者君皆檄召而庭詰之悉按如律邑乃大治以高第召爲吏科給事中奉詔授邊軍衣絮巡視罔牧皆稱旨尋進工科右給事入侍經筵權璫惑左道欲引遊僧入朝議建浮圖爲萬壽焚修地臺省相視莫敢先發君獨抗疏言白蓮社會國有大禁今縣官先自犯之胡以令民大司空因持之事竟寢乙亥轉戶部左給事巡視京營預大閱糾摘怠玩不少假軍政肅然時封公及太孺人皆七十君乃請急歸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以所得上賜爲壽旣又闢園池蒔花木旦夕承歡有終焉之志封公不可趣治裝君乃強起就職尋補禮科河決淮徐君條上利害甚悉議雖不盡用論者韙之無何二尊人相繼沒君以憂去執政先以苛禮望君去而忌者尋端媒孽服闋補官遂出爲福建叅議辛巳年中以考功法謫丞吉水稍遷爲仙居令異時左降官率遽廬其職漫不省事君至則戒胥吏而無以遷客視我乃日召父老問民疾苦及政令之不便者

一切罷去其治如進賢其清約過之同官嚮慕爭自砥礪時台郡有三清之謠繇君倡也居三年擢南刑部主事有坐姦繫獄三十年者君色聽而疑之詰其犯時尚幼不當坐立出之獄人自以不冤尋進南考功郎中司寇姜公太宰陸公皆才之相與嗟異曰湯君快士當今何可多得而令鬱鬱居此乎明年擢廣西按察副使且駸駸嚮用而君歸志則已決矣歸未幾遂病不起寔萬曆辛卯某月日也君事親色養備至撫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二弟甚有恩紀所以養育維植之咸當于親心姻戚故舊待君以生以沒者各厭其意終不以力詘爲解此尤人所難者生平好著述于書無所不窺裨官野史多方懸購每到官必挾以自隨邸舍充牣則構別室以貯日伊吾其中無倦色時有所得據案伸紙頃刻數千言詞人騷客歛衽退舍矣所著有史裨若干卷藏于家嗚呼以君軼材淵識第令至大官耆老其建樹胡可勝量乃旋起旋躡進不究其用退不永其年謂

之何哉余故爲之累歎悲痛不能已已君生于嘉靖戊子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蔣氏贈孺人繼蔣氏俱先卒繼龔氏封孺人丈夫子三伯一龍壬午應天舉人娶陸仲一鳳太學士娶某季一驥庠生娶錢繼吳伯季皆側出仲及女適李者俱龔出孫男五孫女六萬曆癸巳某月日葬靈巖鄉崑字圩之新阡銘曰經筵便諫省翩翩休問蔚宣旣奮而顛進何迤邐終返林泉深逝永捐胡厚胡慳壽則使然虧盈忌全不我者天有大其傳啟爾後賢靈巖之原鬱鬱崇阡爾藏爾安何千萬年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朱君墓志銘

嘉靖中余爲史官適內子病欲徧求長安中醫無所遇已得攜李東山朱君投數劑竟愈余于是始交驩君久而益習與之言竟日不厭色溫而氣和恂恂如也視其息深深如也時或稱引典故衡事當否揚扆當世士微婉而曲中乃益知君蘊抱類有道者越三十年君旣以積資爲

院使稱大夫而季子修撰君登第君驟然謂余
吾始願不及此若幸滿考徵 恩及先人即奉
骸骨以去余時亦抗疏乞歸因謂君得 命之
日與子偕往比余既獲請而君以前一日卒悲
夫卒之明年修撰君奉君以葬而手事狀來徵
銘余之交君父子問誼至篤也銘惡可已君諱
儒字宗魯東山其號先世家蘇之吳江後徙嘉
興之秀水自高祖煜始煜生福緣福緣生恭恭
生彩號慕萱處士以君貴贈太醫院使母王氏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墓

贈宜人君自少端雅有異人奇其相曰法當貴
比長棄舉子業習岐黃家言數爲里中人治病
病良已名稱籍籍然君雅欲遊京師一昔夢捧
日日光烜赫而不甚重私自念輕清體固爾耶
覺以語人占者曰此近君之象也乃褻如京師
適大疫君所治無不立起踰門求治者甚衆而
最奇驗者慈谿少傅袁公病腹痛不可忍諸醫
環侍莫能治君藥之詰朝而愈宗伯秦公欲試
君術令徧視其家人至公伯子鄉進士驚曰脉

有死法當不踰旬時伯子固無恙相視而笑及
旬果卒秦夫人病若娠十有四月君脉之曰積
痰也下之而愈一時名聲大譟都下嘉靖甲寅
乃以醫士入院給事重城工所及會同館凡六
年隆慶辛未試禮部最授太醫院吏目供事

內殿萬曆丁丑以秩滿授御醫己卯擢院判尋
進院使 上嘗覽方書中奇藥及左右以秘方
進者數詔問君君言諸藥多燥非至尊所宜服
再疏陳不可狀乃止 上嘗御文華殿煖閣召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墓

君切脉脉已君奏言 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
以養氣安靜以益精 上首肯之命左右記其
語 上嘗靜攝宮中或非時召君或令內侍傳
旨命君和劑以進靡不立奏功 上喜嘗賜食
內殿諸醫至君獨曰朱某勤勞特與一席其見
寵遇如此 潞王疾受 詔往治尋愈有白金
之賜自 兩宮太后及后妃公主率令中涓言
狀從君受方凡所治療別有籍多不載蓋出入
禁掖調護 上躬者二十有一年而卒年七十

有七其生爲正德乙亥卒之日則萬曆辛卯某月日也配唐氏贈宜人子男四人長國禎庠生娶楊氏繼施氏次國祥庠生娶楊氏繼金氏賈氏唐宜人出次國祚翰林院修撰娶何氏封安人其生母曰王氏以子貴贈安人次國禮聘繆氏側室鍾出孫男五人大啟娶陸大謨聘徐大烈聘茅大猷聘包大觀聘李余外孫也孫女二人曾孫女一人尚幼其葬以萬曆壬辰某月日墓在郡城長水之原余觀史遷傳倉公稱其人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聖儒治病皆有神驗而獨以無後自傷班史稱樓君卿能誦方書十萬言顧以徧交五侯爲世所詆乃君用方術顯公卿爭折節致君君投劑而退一無所濡跡當世多其長者而又以經術教修撰君有聞于時其福澤未艾也非醇德至行疇能當此者乎是宜銘銘曰醫術致身而軌于儒抱朴含和闡然若愚出入禁庭翼翼瞿瞿執藝獻規天子曰俞優錫寵褒夢日之符亦有嗣賢奮于天衢降福穰穰德音不渝我銘其

藏賁于幽墟

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韓公墓志銘

今少宗伯學士韓公世能之父曰友蘭公以宗伯爲編修侍講時再受封封數年而卒宗伯自陪都號慟奔還治喪葬備禮使使如京師屬余志其墓余時以機務未遑也宗伯既終制再起家爲吉士師尋侍日講還視部事以滿考予三代誥于是贈友蘭公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院侍讀學士云余既請告歸田而宗伯亦引疾章數上乃許時時過從里中從容道先世事因出今閣學張公所爲狀及禮書姜公表示余且申初請余與宗伯同官詞林又同里閭知友蘭公雅故長者何敢辭公姓韓氏諱宗道字元善友蘭其號蘇之長洲人也其先世居鳳陽勝國時有思聰者以避兵徙姑蘇卜居齊女門之北雲和里思聰生子達達生琪琪生永椿字大卿以孫貴贈亦如友蘭公官是爲公文公爲人

孝友純篤讀書了大義輒止不喜攻博士業
財好施意豁如也事大卿公朝夕奉色養至親
滌中裙廁牖不令人知同產女兄弟四人歲時
饋遺周恤備至有貧不能舉火者常飲食之因
旁及其子若女大卿公以家中落稍務殖產公
從容言殖產何如殖德大卿公爲之改容及公
總家政常傾橐爲人不甚惜有租入不責其美
貧不任償者乞之曰吾姑以是樹吾德乎宗伯
生而穎異公喜謂邢淑人亢吾宗者是子也宗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伯六試京兆不第公怡然慰勉無愠色已登第
官翰林馳恩及公有官稱而宗伯以使指取道
歸覲于時車馬雜沓親舊稱觴上壽里中嘖嘖
嘆以爲榮觀而公視之泊如居恒相誠吾籍先
世積德故至此雖然月盈日中虧昃乃至慎之
哉以故深自檢飭逡逡常有以自下者所得宗
伯俸賜輒均之族人以彰先人遺澤遇僮僕有
恩意不加譙訶第謹操束母令交關戶外事而
已子孫化之咸彬彬有讓不敢以門地驕人雅

好遊覽所至翛然杖屨人不知其既貴有物色
者輒引而避匿往來城市未嘗輒至公府間從
有司請爲鄉飲賓然以觀禮徃非其好也初宗
伯省覲時欲留侍公公不可已與修會典未
竣事即請告歸娛奉公三載因草疏乞終養公
見之大恚曰安有家受國恩未報爲人臣從
王事未終而遽圖私便者乎又不可宗伯乃勉
赴闕已念公不置則乞以陪都自効迎養公
官邸留二月遂趣裝歸曰若盡若職吾盡吾年

賜開堂集

卷之二十九

三

母久溷乃公爲也固要之復不可其操尚恬適
如是歸既踰年以萬曆丁亥某月日卒年八十
有三公雅好古人格言善訓書戶牖常滿而不
甚措意于養生家言然旣老不衰若有契乎專
氣致柔之旨者卒之前手自爲遺教預言死期
至期無疾含笑而瞑里中詫以爲仙去云公元
配邢氏贈淑人淑人蚤有婦德佐公拮据起家
其孝敬慈惠宗鄰鄉閭多能道之者蓋友蘭公
歲時享祀必泣曰微吾妻無以有今日宗伯語

及必慟曰微吾母無以有今日嗚呼此可以知淑人矣淑人先公四十七年卒所生子長世賢冠帶醫士娶陳氏次即世能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娶沈氏累封淑人次世方先卒娶顧氏次世正庠生娶沈氏繼徐氏公繼配陸氏累封淑人生子世科娶樹氏孫男十有三人曾孫男八人孫女及曾孫女並五人初韓氏傳世皆獨子至大卿公得吉卜後當昌熾及公遂舉五子而繩繩螫螫綿慶無涯所謂盛德昌後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聖

非耶宗伯以其年月日奉公柩及邢淑人衣冠合葬于金鷺鄉飄字圩之新阡又若干年而余爲誌其墓銘曰被服儒行不必經籍市義貿仁不必生殖在貴不盈以靜爲適是維友蘭公之德似穀顯庸如種斯穫燕及後昆旣蕃以碩是維友蘭公之澤金鷺之鄉崇丘四尺鑽石埋詞萬曆無斁是維友蘭公之域

周隱君偕配溫孺人合葬墓志銘

周隱君及溫孺人者我吳令君某之父母也令

君始釋褐蒞吳當凋劫煩劇處日拮据職事無寧晷而獨咨咨念其兩尊人時泫然涕也曰吾幸綰銅墨稱人父母而忘吾所自出生鞠之謂何惟是窀穸之未寧與潛德之弗耀吾怒焉日惴惴也乃行求吉壤旣得卜而礱石以徵不朽則猥以屬余余不斐然于令君之孝思有忝慕焉諾而銘其墓按隱君姓周氏諱國賓字慎德別號欽齋泉之同安人也父震吾翁仕慶母黃氏自其七世祖深源公岳以詩書起家至震吾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聖

翁有志未竟隱君奮欲樹立固自少時而潛心屈首誦博士家言嘗偕伯兄負笈從師伯兄敏而隱君少推至其習熟久而無所遺失則伯兄自謂不及也旣通一經與諸名士游處儕輩率欽祗推讓而隱君遂遂自下歆然若無能者祇亦益進比試學道數見訕蓋年二十五而始室溫孺人隱君謂孺人曰吾以佔俾故不能飽繁子舍昕夕奉二親歡今以屬若婦道子職等耳乃之嵯巖邃谷中鍵戶習業終歲不返顧室以

內事咸仰孺人孺人爲料米鹽致甘羣烹茗滌
澗縫紉澣滌咸躬親之姑舅爲之燕喜隱君乃
一省侍察震吾翁志意若有所督望者即引而
入山風晨雪夕吾伊未嘗輟也已震吾翁析著
家壁立隱君乃都授里中以束脯自給而兼程
督令君兄弟其課諸子弟若夙所自課者課令
君兄弟若所以課諸弟子者人人皆慶得師父
而益慕之蓋隱君自以濩落不偶故庭訓尤加
悲飭而孺人亦慇懃之令君遂以明經取科第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聖

繇庭闈之教也乃孺人先隱君卒甫三年則隱
君逝矣悲夫隱君性純篤與人交常輸誠投契
而所與講業者無間顯晦率與爲膠漆里中豪
即至暴抗得隱君一言肅然而解有不類輒相
戒毋使周先生知古稱廉潔德讓君子隱君有
焉孺人雅有婦德以勤約佐隱君常躬織作信
宿而成疋練以資三釜處妯娌及宗黨無不得
其懽與隱君相莊者垂二十年如一日竟以劬
瘁致疾蓋孺人于隱君爲賢婦于令君爲慈母

嗚呼難哉隱君生嘉靖癸卯卒萬曆丁亥年四
十有五孺人生嘉靖癸丑卒萬曆乙酉年三十
有三子男二長即令君爾發庚戌進士娶黃氏
次爾和娶楊氏先卒女一墓在鶴山之陽葬以
某年月日銘曰抱觚絕韋屹屹以窮茹荼飲冰
汶汶以終疇制其齡而厄其逢有屯而亨有鬱
而通穀似以顯不必其躬黽勉同心有相在中
異室同穴宛其相從琢詞于珉以寧茲封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九

聖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

男用懋校用嘉

墓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公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累贈光祿
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公合葬墓誌
銘

浙江布政司經歷楊君墓誌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二

沈子承合葬墓誌銘

仙居縣主簿贈吏科給事中張君墓誌銘

贈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黃長公

墓誌銘

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進階亞中大

夫顧公墓誌銘

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吳君暨配封孺人

顧氏合葬墓誌銘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徐君墓誌銘

贈徵仕郎中書舍人周君暨配封太孺人

管氏合葬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三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

墓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公墓誌銘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王公始以禮侍家居而上簡置弼臣召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叅機密秩滿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越七年賜告省覲上手詔趣還政府踰年復移疾歸加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然上猶咨咨念公也又十有三年復召起公加少保先後凡三召公再予告而三晉秩皆前此所未有公累疏辭謝并以密奏納忠遂堅臥不出以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上聞震悼輟一日視朝賜祭十三壇遣官治葬贈太保謚文肅廕孫尚寶丞蓋殊數也將葬其孫時敏以焦太史某狀來徵銘嗟嗟余出處進退與公相終始深知公亦痛悼公而忍無詞焉以銘公諱錫爵字元馭別號荆石其先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一

自太原徙吳居嘉定之南鄉寺溝已割隸太倉爲州人代有隱德曾祖銑祖湧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父夢祥累封詹事贈亦如之母吳氏封一品太夫人公生有異兆神藻秀發髫年爲諸生聲籍甚嘉靖戊午舉京兆魁其經壬戌禮部試第一對大廷賜及第第二授翰林院編修隆慶初纂修國史典誥勅歷兩京國子司業遷右中允尋以右諭德掌南院上登極召回坊充穆宗實錄副總裁書成陞侍講學士予四品服尋遷國子祭酒申飭功令以積分厲士令勲胄赴監習禮如國初法已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府事尋掌院事充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陞詹事掌院如故已轉禮部右侍郎江陵相之奪情也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疏詆之禍且不測公率詞林諸臣緩頰江陵所語半江陵投袂入公前引裾畢其詞詞頗峻江陵固心嗾公兩人杖闕下公持之慟厚爲餽贐送之郊江陵請三月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二

假歸治喪未滿期而陽城太宰要諸司請亟召還疏既入使吏持牘視公請署公擲筆不署曰此諂也而妄汚人叱吏去江陵聞益嘆公公遂以省親乞歸謁辭江陵有諷語江陵爲之變色久之臺省兩人阿意論公以曇陽事余持其章擬報聞江陵亦迫公議未有以難也當是時公名大重論者以擬洛中司馬江陵沒 上始親政采羣望而用公公既立朝持論侃侃常斥阿附抑躁競絕不以江陵時事爲趨舍言官有微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

三

知 上意擊去權璫而恃功驕恣者以 壽宮啓釁傾排大臣公抗疏折其邪妄 詔鑄三秩異議爲之少息公嘗言朝廷宜裁恩澤士大夫宜重廉恥凡叙功恩賚一切辭避既滿一品考始晉一階其廉讓如此 國本未定巨璫鯨蓄異意陰陽其間適有章劾公與余決策除之而御史象乾論鯨侵輔臣 上怒欲下詔獄廷杖公與余力救乃免庚寅元日 上召閣臣入見于毓德宮論奏良久既省維于仁妄言以 上

命責數鯨璫畢乃共以建儲請 上召 皇長子及 皇三子皆至 上指示皇長子以嬰弱爲詞乃退而上疏請冊立豫教 上曰候旨行毋煩擾以間天性公言凡稱間者貴而使賤之親而使疎之也今 上親挈元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勸冊立以成 上之所欲貴又因請豫教以成 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又言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屢奉之明旨公有兩都臣僚之合奏私有皇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

四

親鄭國恭之專請近有京城之流言遠有海內之屬望而臨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敢苟順一言詞尤剴切 上乃曰冊立元儲倫序已定少待時日舉行又曰朕以誠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俟過十齡冊立豫教當竝舉且禁臣下無激聒公語人曰 聖意無他祇欲歸之獨斷吾輩當靜聽不當顯諍矣公既歸省而部臣復有請者 上怒爲之改期閣中以去就爭不能得公

聞以爲大計垂成而爲少年所撓阻意常憾之
既還朝首請 召對欲面陳冊儲事 上復稱
引 祖訓立嫡條欲封三皇子皆爲王俟 中
宮無出再行冊立令公撰諭公倉卒擬進隨疏
言待嫡之說向不聞 上言言自今始臣等何
以奉行昔漢宋母后有養育庶子故事請令
皇長子以 中宮爲母早定大典 上不許曰
奈何以僞亂真竟以竝封諭下禮部廷中大譁
言者多咎公公請九卿會議及面陳可否 上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不允公乃以答諭失詳引咎 上曰卿自引咎
置朕何地于是竝封議罷而冊立之期愈緩矣
時彗星入紫微垣公密疏言天象示異宜以吉
典禳之 上不省公請益力 上乃召公入見
于煖閣稱公忠孝兩全公對曰臣今日正恐忠
孝兩負臣茲效忠惟冊儲爲首務耳 上猶欲
少待公退而具疏凡十上纏纏萬言至于宮禁
流傳其事秘外廷莫敢言者公獨抗言之 上
乃許明春豫教出閣仍欲與 皇三子竝舉公

請先後行以示等差已裁酌侍班講讀選用詞
臣及閣臣入侍悉用東宮禮天下始曉然知儲
位之默定又數年以冊立 詔存問公于家而
公喜可知也曰吾向所劇心苦口而爭者今完
局矣海內奉詔書率手額爲 宗社慶不知公
開導轉移之難也公與余共事十年以首揆柄
政者二年其風節凜凜毅然不可奪而用意忠
厚論議常持大體尤愛惜人才保護忠諫之士
畿民有以開礦爲言者下撫按官審核未報而
上使中涓問閣中公答言開礦必當聚衆聚衆
必當防亂且工費得不償失而徒令所在騷動
以國家窘急示四夷大不便事得中止洮河失
事廷議欲罷欵決戰公歎曰審爾則熙河之禍
不旋踵矣第飭邊備別虜順逆爲撫剿其勢自
定與余力持之邊境卒安朝鮮用兵公從中料
兵食處降倭及以詔書慰撫將士人人感悅兩
河大饑公請捐俸助賑 上乃出內帑自兩宮
后妃皆有助因遣官散給全活以萬億計海內

歌詠 聖澤皆公發之也時訛言煩興爭以攻
訐政地爲豪舉戊子鄉試公子衡爲舉首則疑
癸巳京察考功郎被論則疑或觸 上怒嚴旨
切責及非常處分則疑公雖稍自別白而往往
曲爲申救有以遺戍得免以黜降得薄者人不
以德公而更以影響揣摩求多于公公視之泊
如也因進泰交用人兩疏大指在主與臣交大
臣與小臣交言事者與當事者交共成泰道以
定國論一政體其廢謫諸臣宜分別錄用以收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七

人心變風俗議雖不行而公之心事已足暴于
天下矣公旣以憂勞成疾見上下否臆積習難
挽遂決去志 上數遣中使臨視鴻臚宣諭見
公病損一目度不可留乃 聽許仍特賜銀幣
易新銜以歸歸數月而太夫人卒褒卹特厚馳
手詔慰公歲丁未復召起公公懇辭 詔敦趣
愈急公念往時在閣公疏或不得而常得之密
奏則科條數事人情所睚眦而望興華者以密
揭進冀以感動 上意而臺省有中訶者故謬

其詞以扼公意蓋忌公復出而不知公雅尚高
潔遺榮若敝屣安肯以旣老病身立于瀾翻鼎
沸之中捍羣囂而行獨是乎夫君臣之遇難矣
上眷公獨深倚任公獨重先後賞賚皆踰格超
等不可勝數其病也至出御前裏蹠爲公祈禳
數犯顏色而不忤僂指宮闈事而不疑去國且
踰一紀矣而猶以 特詔徵用大臣遇主之榮
未有如公者然公志不盡行言不盡售迨易簣
而不忘忠愛之惓惓意若有遺憾者余之痛悼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八

公以此公同考會試者二主鄉試及會試各一
所簡拔多名士其文詞妙天下人得公片言皆
寶愛而傳誦之生平性至孝事封公于家及奉
太夫人于邸色養備謹居喪哀毀踰制與弟學
憲君鼎爵友愛尤篤居里中儉素如寒士敝車
縕袍人不知其旣貴也與人交和煦謙下每與
少賤者均禮宗黨交游人人德公至意所不可
亦正色直言無所阿徇月旦以公爲儀表以非
公大業不悉載云公生嘉靖甲午七月廿有一

日年七十有七 朱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一
衡辛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編修娶金繼徐
繼馮女三長適中書舍人周秉忠次適太學生
吳嘉徵中即世所稱曇陽以貞節蛻化者孫男
二長鳴虞授中書舍人聘余孫女未任而卒次
時敏授尚寶司司丞娶李氏翰林編修胤昌女
女六葬以萬曆某年月日墓在郡城西鳳皇墩
之新阡 上賜也銘曰惟 皇在宥解紱更始
眷求良弼以襄至理矯矯文肅翹楚詞林直節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九

高標簡在 帝心鋒車到門溫綸崇秩公來徐
徐晉叅機密昌言大計首重元儲出有補牘入
有伏蒲爰闢講筵以熙睿學青宮默定屹如山
岳煩囂翊起鈞奇弋名莠言蔓詞乃千震霆公
請曲全以弘 聖度霽威薄譴維公之故彼哉
驚然反戈嚮公公靡德色亦無愠容公之立朝
忠厚正直當其格君誠意懇惻曰惟泰交乃歸
蕩平曰惟惜才乃洽物情開誠布公袞闕斯補
顯諍密移良工獨苦齋志奉身 皇則念之虛

席待公公忽乘箕爰有卹恩以酬名碩峻秩嘉
名俎豆窵窵吳門樂丘公宅于斯琢石埋詞爲
示無期

封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累贈光祿
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公合墓誌
銘

司馬肥鄉張公既受 命則疆吏屢告急遼左
苦虜滇西憂緬寇朝議洵余數從司馬受籌
策靡不稱 上意而遼帥捕虜輒報捷滇師逐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十

緬寇縛其渠魁生致之 闕下 上登樓受俘
叙功首司馬加太子太保 予誥得贈其父西
瀾公如其官母朱繼母陶皆一品 人初陶太
夫人病革司馬連章乞覲省 上 許之歸
未抵家而太夫人之計至司馬以 詔
賜祭父若母偕所司爲治墓合塋于是司馬以
書來曰孤先子嘗仕至貳守其才志未及竟而
以屬孤孤之所爲公家龜勉分寸者咸出先子
子幸知孤其爲先子及兩夫人銘而納諸隧孤

死且不朽余重違其意乃許之西瀾公諱應麟
字時熙西瀾其別號也先世故合肥人永樂初
徙江南大姓實邢沼于是公高祖德山始家肥
鄉一再傳而曰嘉曰溥父子爲邑諸生溥生巡
檢韶韶生訓導悅悅娶于赫公之父也公生有
異質束髮嫻文辭應明經選第一廩學宮貢入
太學凡六試弗售乃嘆曰咄嗟夫士乃窮年矻
矻而需一第何爲者謁選吏部試高等通判路
安歷兩考報最卽遷同知先是山西撫臣集民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兵冀南請置潞安判專理主爵者廉知公才遂
屬公郡倅領兵事自公始公至則汰其弱不任
戈者鈴束其強且好鬪者編隊伍飭器械明賞
罰都御史曾公銑下其事諸郡以爲式奉檄閱
兵偏頭一切繩愆卒不少借將領休公謂衆且
亂公不爲動兵亦竟莫敢譴也用撫臣議令公
兼總理營田復豪右所侵地數百頃教民耕稼
芻牧歲省內帑十餘萬潞多宗室驕亢難制公
攝篆獨帖帖畏公甚于守督餉平刑關會虜突

入卽移公保繁峙公誓衆堅守張疑兵虜遂巡
不敢犯諸使者皆相詫謂公才代州糴粟于商
更多乾沒粟不辦監司檄公往諸商戒曰是不
行苞苴也者卽相率輸如期行縣高平令某遣
人壽公金公庭斥之令囁嚅避去邑藏有千金
翳塵土中守吏私公曰此藏籍不載人無知者
公叱曰而毋溷我立籍其數諸使者又皆相詫
謂公廉嘗再攝郡按察使以私嫌公置下考大
計落職諸使者又皆相詫謂公才且廉奈何以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睚眦罷公獨無幾微見顏色飄然歸歸泱甸而
司馬成進士知曲沃有卓異聲徵入諫議會柄
臣排出異已者公貽書曰寧得罪而歸毋惕勢
而辱司馬竟謬謬取忌出爲河南僉憲河南豪
少年坐法各懷千金賂公求釋公拒不內隆慶
改元司馬以按察副使奉 詔馳封公尋病且
革猶貽書司馬勉以立身成名語不他及旣卒
之三月郡邑采輿論請崇祀學宮越五年而司
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 詔恩贈公如其

官萬曆四年司馬以兩考贈公兵部左侍郎又五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又三年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又一年遂有今贈云余讀華亭少師所爲公誌以公諡于位不獲究其用深痛惜之迺司馬兢兢庭訓奉公砥節爲

天子裕國安邊樹功于社稷五錫命而贈公

八座余益知公不用之用大矣語曰厚積食報

信哉公生卒月日具華亭少師誌中元配宋拈

据佐公起家生司馬九月而逝初贈孺人累贈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一品夫人繼配陶雅有娘德拊司馬恩勤備至

不啻已出初封孺人累封至太夫人今贈一品

太夫人子二長卽司馬公學顏娶某氏累贈一

品夫人次學襲娶某氏女二孫男一曾孫男二

司馬先以隆慶庚午某月日塋公列人堤之西

原奉宋夫人拊至萬曆乙酉某月日奉陶夫人

拊距公沒且二十年而與兩夫人合塋以一品

禮蓋異數也銘曰濫觴之流溢而成川累構爲

臺其崇造天華華張公劬躬率職才足濟時位

不滿德乃濟其源乃培其基是生司馬式穀似之經國籌邊叩叩翼翼帝曰休哉余嘉乃績何怙何恃有開必先何以恤之寔交豆遭遇嗇于前榮施于後不用之用食報孔厚崔嵬新阡將作是營刻詩于幽以垂厥聲

浙江布政司經歷楊君墓誌銘

古之郡國守相得察舉從事賢者往往繇仕職高第推轂至大官以故中材之士卒顧籍名迹砥飭廉操以樹聲譽致融顯今之從事皆局于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七

令格卽稍遷擢皆有限制故中材以下不復顧籍砥飭苟計月日視筐篋而已人性不甚相遠也何古之從事之多賢而今則鮮也余甚病之蓋吾鄉比部郎華君爲余言外父錫峰楊君之賢而死也嗚呼君以藩司幕僚卓然自樹立爲廉吏使得籍尺寸柄事策勲豈可量哉而竟以死亦足悲已余信華君言不妄比以狀乞銘也許之銘按狀君諱廷字叔正別號錫峰其先維揚人在宋士奇者爲臨安守道經梁溪家焉遂

爲無錫人四傳爲君曾祖哲祖勉皆有賢行饒
干貲君父修弘治中舉鄉試仕爲建寧令遷溫
州別駕配吳氏生子四人君爲季子君少警敏
有鉅人志九歲從父宦邸能操束局鑰別駕公
大奇之乃令治經屬文比長試有司不得志應
詔入太學遊諸名卿魁儒之門太學諸生甚重
焉已而謁選銓司得兩浙鹽運司經歷運司故
筦利權易爲汙染而幕官散秩斤斤救過志不
得輒行人或意君不就也君獨自奮曰官無崇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卑顧稱職否耳奈何薄天子命不爲乃益持廉
率職規畫興廢具有綱紀竊戶侵民田者盡歸
之鋤抑豪右禁不得私煮以羨粟輸官庾備凶
荒獄有冤就君平亭輒得釋一時聲譽籍籍自
中丞御史及諸藩臬無不稱君廉能吏也居久
之以勞忤病噎且劇家人固勸君休矣君正色
曰吾豈以斗升祿易我死哉顧吾有職守在卽
死官下吾得死所矣無何遷布政司經歷聞命
甫四日卒卒之日諸司及輿隸以下皆咨嗟涕

洟傷君之志云君內行修潔孝友天至待弟及
猶子甚有恩教諸子必以正嘗曰讀書將學爲
聖賢不獨取青紫而已生平不妄交與然赴義
不倦絕無嬖媚閃倏態居常以書史自娛恂恂
如也蓋歿而鄉人稱之不哀君卒于隆慶某年
距其生弘治甲子年六十有六娶薛氏先卒子
男九人長泳之娶俞次漸之娶薛浚之娶浦澄
之娶陸涵之早卒潤之娶黃洪之娶羅薛出沛
之未聘側出女五人孫男人女七人泳之等以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
某年月日以君喪歸塋于某鄉銘曰士屈于位
伸于志或豐其德嗇其遇孰爲廉吏永厥譽隆
隆之丘藏者是
沈子承合葬墓誌銘
余友沈君子承既卒其孤世科走 京師謀葬
事且徵墓銘余對之絕痛蓋余之痛君者三焉
以君之才修博士業不廢足以取榮名卽慕古
作者成一家言其文采足見於世而皆不果就
痛一也君稟素強稍自顧惜必當至耆老而以

不遇自放不獲盡其年痛二也余始束髮從君游相許爲金石交余官京師不數見既見如故操余因謂君遲我于吳山水間當與君老此余不能去君不能待痛三也嗟嗟余不銘誰銘君者君諱庭訓子承其字別號玉岑山人蘇之長洲人也父修母余氏其歿也余爲志而銘之世系具可考沈氏用治起族指最繁稱善富而君最貧然里中稱君子沈氏不以其族故君頽悟絕倫自少時已爲先輩所推獎及爲諸生試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慨然應之盛暑流汗隆冬熾炭呵筆口哦手揮終日無倦容遠近交遊轉相稱慕至者旁午君遂廢舉業不觀而間強赴有司試輒不利則絕意應舉曰夫士已棄繩尺背時好而趨奈何執方枘欲內圓鑿乎吾已矣無所藉于斯世矣乃益自喜爲曠達日從所善劇飲舉白謹呼詠嘲謔浪常令一座傾倒或相與目爲癡而君亦欣然曰甚善名我固當家徒壁立濱于饑寒而間得酒肴卽呼客共盡之乃已或餉之粟多買秫以釀未及觴甕盎皆空每朗誦淵明詩曰千載以上吾乃有知己若而人卽甚困常晏如也君雖日游于酒人然其內行修潔孝友無間族人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八

爲止或服罪請改待之如初以故士大夫益附

君高其誼而里之奇人俠子畏君常走匿其里
尚如此配周碩人莊靜和惠有婦德自君食貧
所爲奉養百需咸仰碩人奩具君中歲難嗣爲
置媵侍君已乃舉二子拊育之不啻已出二子
且長不知其有生母也里中翕然稱以爲賢云
二子長卽世科娶尚次世稷聘李皆側出三女
孫女二君生正德庚辰卒萬曆丁丑年五十有
八碩人生正德戊寅卒隆慶辛未年五十有四
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鄉之新阡君所爲詩若文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十九

多削其草故不傳間有傳者非君志也銘曰才
者不能以顯榮強者不能以久生身隱焉文維
困之能亨余爲作銘永垂厥聲

仙居縣主簿贈吏科給事中張君墓誌銘

仙居縣主簿張君旣卒之六年而季子鼎思以
進士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會上 兩宮徵號
有 詔庶吉士需除官予恩明年鼎思拜吏科
給事中張君始有今贈而鼎思以君猶厝淺土
語輒嗚咽今年奉使指將取道里門與諸昆裒

塋事乞銘于余按狀君諱允卿字伯葵裔出始
興文獻公弟九臯宋晉陵尉直從常州入 國
朝有道謙者始居長洲葑溪里四傳爲林逸居
士班君父也母仰氏君生而穎秀髫髻時補邑諸
生尋以貲入太學每試輒先其曹偶諸公多稱
高之而君亦自謂一第可指取久之不遂謁吏
部遂得浙江西安縣主簿兩月以母喪歸復除
仙居仙居以倭難賦不入積逋如山君請於上
官盡蠲其逋者歲賦乃入縣城圯不治君晝夜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二十

拮据畚鍤間刻日而城完寇至卒不敢犯人以
是知君能而郡中津橋故有鹽稅稅者多郡丞
倖齟使者賢君特檄屬君君雅好修懼自汙又
念吾邑下僚奈何操郡事辭不就更與使者相
失欲因事中君君恒邑邑不自得會叔子天死
遂決計移疾歸歸之日行李蕭然僅携學士大
夫贈行歌詩一編而已其廉如此君旣歸諸子
皆力學駿駸成立君督課不少假借居平務依
長厚尤篤于倫理喪父母及葬有加禮歲時饗

獻悲不自勝至老常然良田美服以讓諸弟而已取其瘠者與敝者季弟死而遺千金當子君子君使子其弟之子葬外父母又爲其少子娶有負田稅者折券罷去之其他扶義慷慨多此類云君之卒爲隆慶壬申距其生正德甲子享年六十有九娶周氏封太孺人子男五人長汝化娶劉次汝新娶夏俱縣學生次汝熙先君卒者也次卽鼎思今爲刑科右給事中娶王封孺人周出汝春側出女二孫男七女六曾孫男二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五

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有瓊其材而厄于仕嫠節好修而韞厥美貽穀發祥胤祚斯起嗚呼張君有考在此

贈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黃長公

墓誌銘

黃長公者諱棟字士直別號雙湖晉陵之宜興人也其先自浦城來徙所居里曰上黃世多以經術顯而長公會祖授祖濟皆不仕及其父簪舉弘治甲子鄉試以文行重一時娶芮氏生二

子其長長公也長公生七歲而孤稍長銳意問學學危成而棄之然其內行修謹卽人士姻于詩書者自以爲不及始受室于尹尹母儲嫠也獨與女居視長公如子長公遂從之居奉儲如母居一歲尹卒更娶于王然不易居而奉儲如故執子壻禮益恭又時時省母芮夫人入子舍候視寒燠食飲而退歲時供奉不乏蓋儲終身安子壻曰吾無子猶有子也芮夫人終身安長公曰吾子去之外家猶左右也長公弟嘗病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五

長公心悸亟奔視之相持泣幾病不起平生重然諾輕財好施予已責甚衆蓋孝友立義其天性云長公雖不身試然教其子戶部君先忠孝後佔俾崇禮義薄聲華言論依于先生長者戶部君卒用成進士有聲郎署間公之教也嗟乎士浮湛里巷沒溺聲利之習其平居訓子弟要以馳逐取世資止耳有如公躬秉純行迪子以義方不賢于人遠乎哉長公卒之年葬于力山之祖塋後三年戶部君始拜官而以詔恩得

推贈長公于是始有官稱云又明年戶部君以鄉大夫張太守狀丐余銘其墓余與戶部君同舉于鄉故不得辭長公生正德己巳卒萬曆甲戌年六十有六娶尹氏贈安人繼娶王氏封太安人子男二長體乾戶部主事娶儲氏封安人次體坤庠生娶亦儲氏女二孫男三女二銘曰培其根濬其源宜爾後昆顯以蕃 國有褒恩史有銘言以貢于丘原

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進階亞中大

賜閑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夫顧公墓誌銘

納言顧公始受博士尚書與余同業又同志也遂以文字定交比先後登朝公在諫省而余忝政地出入相望于禁垣及過從邸舍數以國事相規切公既遷秩謁告歸養稍起奉常晉納言不拜而余謝事歸復與公周旋于里中道舊故相樂不謂公之棄余逝也悲夫於是公仲子有禎及冢孫熙徒就詣余以王先生百穀狀來徵銘嗟嗟余與公猶兄弟也銘惡得已公姓顧氏

名九思字與膚別號韋所蘇之長洲人也顧爲吳中四大姓之一自晉散騎而後代多顯者入國朝仲賢者爲淮安府同知始居下保稱埭川顧氏四傳爲斐齋公峴以貢入太學爲廣東按察司知事仲子蠡湖公佐太學生封兵科左給事中公之父也母吳氏贈孺人繼母馬氏封太孺人公四齡失母封公不屑治家益落公稍長習博士業年十八補郡諸生爲黃淳父先生贅婿先生避寇金陵公携孥寄居族兄家然其

賜閑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績學益奮名益起隆慶庚午舉于鄉辛未成進士授豐城令豐城故號難理令多敗去或爲公危之公無難色曰吾知潔已愛民嚴飭吏而已遑恤其他邑中多黠吏匿文書爲奸囚輒訟繫有三不在之謠謂吏不在舍卷不在房囚不在獄也公爲造廬舍理案牘稽察罔圖諸弊一時頓革民以匿稅在繫者以輕重決遣無留滯其催徵有法令輸者毋倩代受者毋勒索奸駟靡所染指而歲課畢人民甚便之長安鄉多盜倚

大姓爲窟穴中丞檄公捕治公廉得其通賊者
厲使誘賊賊皆就擒遂上事幕府誅其渠帥而
散其黨四境晏然 上初踐祚褒長吏卓異者
二十五人公在第一 賜宴及銀幣寶鏹或忌
公者有所誣譏事皆驗白尋奏最貤封父母再
踰年召入爲給事中尋轉戶科右禮科左又陞
本科都給事中丁封公憂服闋補兵科先後在
諫垣十餘歲時言官多毛舉細事彈射一二人
以爲名而公獨心非之所言必關國體及有裨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民生者初巡視光祿條陳四事以便商民江南
苦潦大吏蔽不以聞公懇切言狀條爲七事大
指請蠲請賑請罷織造嚴禦寇禁株連 上爲
召還織造中璫省費數萬而部覆稍從寬恤民
困少甦公力也宗藩事屬禮曹每請名封掾史
因緣爲奸冒濫恩澤公據例駁寢有偽冊賈璽
者公摘發之坐大辟以故宿弊一清在兵垣時
皇貴妃生子傳陞供事負役與 皇長子等而
妃父鄭承憲陞都督同知公疏言元嗣王邈承

祧禮與諸子別不宜踰分昔孝恪篤生 穆考
慈聖太后誕育 聖躬而皇親杜繼宗不過指
揮僉事李偉不過都督同知今貴妃所生者皇
子耳承憲安得與二國戚比恩數濫施禮無隆
殺非所以垂法示訓也疏入衆爲公懼而 上
知公意在 皇嗣不之罪疏遂留中一時服公
忠言而頌 上明聖公嘗論大司馬選將不公
及黔國違制事又奏罷司道之不職者五人名
色把總十八人直聲大著而於邊事尤確大要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謂和款不可久恃番虜不宜交通宜選用良將
扼險守要隔番虜前後五十餘疏皆國家大計
也公以久次遷太僕少卿尋以親老乞南改南
京太常少卿居子舍者三年尋遷通政司右通
政公遂稱病臥家杜門掃軌不復與人事談朝
政居閒請託一切謝絕已爲子孫析箸退居別
墅以泉石自娛名其亭曰於止其于榮利泊如
也 冊儲詔下公得進一階又十年乃卒公白
晬而頤丰神秀朗與人交久而益親性至孝方

食貧而封公以官逋在厄百計稱貸盡斥黃孺人奩具以脫公尋以講授獲修脯輒備致其龜既有祿養數以便事歸省遂留侍左右迄奉終事以吳孺人早喪孺慕終其身事馬太孺人尤謹始登第卽爲條教以訓子弟及約束家人凡數十言自筮仕及懸車恪守無替嘗言居官者巧不如拙速不如遲進不如退自稱三如道人尤留意宗法爲建祠堂置祭田歲時烝嘗聚族歲事仍設禁約以護丘隴族之貧者與役于官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三

者各有給其他樂義好施不可勝紀蓋宗族懷仁鄉閭誦德縉紳胥以爲楷式云公生嘉靖壬辰卒萬曆庚戌年七十有九配黃氏封孺人先公二十四年卒子男二長兆禎郡庠生次鄒先卒次有禎萬曆戊子舉人娶孫孫男四熙太學生娶金南京通政司叅議士衡女兆禎出疑遠邑庠生娶湯舉人一龍女行壯邑庠生娶金景榮尚幼俱有禎出曾孫男八女三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長洲儒教鄉帝字圩之新阡合黃

孺人兆公視身服官寧親合族與爲德于鄉勸合古人王先生之狀備矣余故最其略爲銘銘曰古有循吏神明著績亦有拂士爲邦司直疇克兼之惟公則有遺澤歌棠孤忠納牖衆庶爭驚我行徐徐屣脫榮途其中泊如有懷孳孳寧親合族載德于躬植範于俗位不及崇才不究施令聞珪璋沒有餘思若斧若坊納言所宅琢石瘞詞有永無斁

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吳君暨配封孺人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三

顧氏合葬墓誌銘

虛臺吳君爲諫官而建儲議起余業與同官力請上幸有成諭而尚書郎某子故侵撓之事復中格其明年廷議益急上益怒言官旅獲嚴譴蓋以都諫削籍者六人君其一也君旣以言顯以去重士論爭相推轂屈指賜環而君被病侵尋數歲卒矣又三年配顧孺人亦卒其孤承科等將卜葬而以事狀來謁余銘余雅辱君知已其人也余深悼惜之銘何忍辭君諱之佳

字公美虛臺其號蘇之長洲人也姓吳氏勝國時席翁者居蠡口號竹墩吳氏六傳而徙郡城自滔始滔號少竹贈襄陽知縣君之父也母周氏封太孺人具余所爲合葬志君生穎異絕人而篤志好學少受易于故少叅玉陽丁公爲高第弟子下帷發憤晝夜不輟業贈公嘗訶止之君佯許而篝燈屏處必中程乃已不復令贈公知贈公沒君始爲郡諸生名籍甚萬曆己卯舉于鄉庚辰成進士授襄陽令襄陽王都最衝劇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五

而俗輕剽喜訟君鎮以廉靜叅威惠而酌行之歲大侵則請上官便宜施賑及作糜餉餓者咸有方略兩造集庭下一訊立決無留滯者羣不逞略賣婦女律止遣戌犯者接踵君捕得皆杖斃之頓革其俗有 詔度田所在督責民大擾君弟以舊冊報無所變更或曰此執政意也設以衡命計奈何君曰吾知便民耳不知其他江濱有漲沙民爭田之或請徵其稅君曰此既脫水至輒漂去稅將安歸卒不稅而田者繼屬稱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三

上腴矣 藩王臨有司至貴倨也而君以禮見不少阿徇王亦敬憚君不敢干以私中璫有所請求輒拒不入有挾符傳暴橫界中者君廉得其詐遣吏攝之繩以法璫大恚欲開然終不能有加于君邑有大豪鼓勢醖爲虐吏不敢問君以計致之歷數其陰事窮治伏辜奸人不寒而栗于是君政聲甲楚中最聞 詔予贈封如甲令丙戌徵拜兵科給事中首疏言畿輔災傷有司徵歛如故宜大加蠲恤粵西兵變君條上經略請擇將領核軍伍練土兵以省召募贍家丁以備緩急 詔皆下所司議行之又陳言時政得失而歸之責實其略言 上注意掄才而臺諫多失人采浮華遺悃悞宜責成主爵者慎加遴選 上周恤民隱而有司不務究宣德意宜責成撫按臣盡心督察上課實則下不敢以虛文相謾 上嘉納焉戊子轉刑科右江南大旱君移書中丞直指奏請蠲恤而從中力贊 詔特蠲歲賦之半出帑金數十萬給賑民乃大甦

君又以南北海災穀價騰踊宜令有司積穀歛散如常平法而聽民立社倉以廣儲蓄事多施行已轉戶科左巡視京營益講求京邊要務時欵貢日久三歲則遣京朝官閱視邊備或病其擾乃屬之按臣君言按臣與邊臣狎比卽有奸如山莫肯先發徒具文耳仍遣京朝官便是歲特遣九邊各一人從君議也辛卯陞刑科都給事中屬當慮囚君條上四事曰廣恩恤曰慎鞠審曰公平反曰重事權報可科臣合請建儲及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豫教疏入忤旨而會孟給事養浩杖闕下復共救之上震怒六科之長皆鐫秩而君歸矣君爲諫官七年言事抗激疏凡二十餘上未嘗與時頰仰及罷歸無幾微見詞色第日治畦圃與故所善觴咏爲樂絕不問家人生產有以居間請者峻却之旣病益謝賓客門庭闐然意泊如也性至孝以贈公蚤世不及養語輒大慟孺慕終其身日娛奉太孺人宦遊里居色養備至比沒哀毀骨立如喪贈公時家故董董然不靳

施予宗黨親故待君振給者甚衆鄉閭誦義蓋無間言藉令君獲大用天假之年其勲業未可量而竟厄于沉痾不能復起此余所以咨嗟悼惜于君也悲夫君始娶朱不二年卒贈孺人繼娶顧氏封孺人孺人始歸君方食貧則椎布操作脫簪珥治饗殮以資君學旣從君宦卽則服疏茹淡戒局鐫操下廩廩以佐君廉孺人不及事贈公而力致耳毳以寧太孺人于祿養與君經紀喪事無違禮以成君孝君旣病且沒矣所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爲撐支內外婚嫁子女靡不井井嚴辦卽偉丈夫不能過也嗚呼賢哉君生以嘉靖戊申卒萬曆乙巳享年五十有八孺人生嘉靖乙卯卒萬曆巳酉享年五十有五子男三長承科庠生娶徐氏太僕少卿元正女次承祚娶伊氏舉人應鏗女次承祥聘汪氏女女六適丁汝明蔡士順黃益裕劉咸明余孫申繼芳王永胤孫男一幼未聘女五某年某月日合葬于邑東匠門塘受字圩之新阡銘曰繼體毓德邦本攸係疇克昌

言力扶大計矯矯諫臣拔自循良正色批鱗願
顯昂昂曰有升儲曰有豫教伏蒲叩閣遠猷辰
告 皇怒斯赫式遄其行抱節完歸通駿有聲
胡不賜環奄然易簣爰及同心共返真宅歐冶
遺墟雙鉤合焉標懿有銘其藏萬年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徐君墓志銘

徐氏于郡中以素封顯自尚寶公起家進士而
子姓群從世其經術爲冏卿爲納言爲侍御史
遂以科名族望冠冕一鄉巖石君者尚寶公之

賜闇堂集

卷之三十一

墓

異母弟而鄉論所稱賢豪長者也君自少失怙
髫髻如成人居喪有禮嚴事尚寶公如父事必
諮而後行母敢專決生母浦孺人沒遺篋以授
幼弟喪葬之費獨身任之里中稱其孝義早歲
讀書攻佔俾意常厭之曰丈夫取世資以博士
業爲嚆矢而且爲徽纆耶乃入賞游太學尋謁
歸經紀其家然不喜爲角逐第課僮奴力作時
貸子錢寬取其息以致饒裕已復散之窮交及
以贍宗黨之貧者曰與爲大盜積也母寧爲德

性沉毅有智略族有訟踰年不決得君片言以

解里人有疑難數就君亭質各厭其意嘗除地
爲圃頗有花木水石池館亭臺之勝數延致騷
人墨士張具爲樂自製樂府新聲使伶人肄之
舉白歡呼常至達旦無倦色以故諸名士多游
揚其聲遠近聞之無不稱君翩翩佳公子也久
之以吏部選人援例授大官署丞或勸使就職
君蹙然曰吾不愛鍾鼎而以升斗祿故屈首受
要束乎竟拂衣歸歸而結屋鄧尉山之麓吟嘯
自娛親課督其兩孫力學修行母詭于繩墨時
時往來秦餘吳山間輕舟短筴挾南華黃庭數
卷自隨與故所善談說養生灑然自得也晚痛
二子忽忽不樂遂病卒年七十有四君諱履中
字子本巖石其號蘇之長洲人其先自宋淳熙
間名壽者官海虞家于直塘後十四傳爲尋樂
翁朴始徙居邑之采雲里朴生雪井翁耀以子
貴贈刑部郎繼娶楊氏生尚寶公諱履祥側室
浦氏生三子而君爲長其生以嘉靖丙戌七月

賜闇堂集

卷之三十一

墓

十有六日卒以萬曆己亥四月十有九日子男
二俱太學生長永錫娶顧氏侍御魯齋君曾唯
女次敷錫娶袁氏學憲吳門君尊尼女俱先卒
孫男二俱庠生紹源娶王氏承天守聞溪君禹
聲女德清爲敷錫後娶魏氏孫女三長適金汝
諧次適申用明歸隆裔用明者余從子也葬以
卒之明年三月日墓在陽山之麓狀君者君之
從子納言申其詞核其情怛然而深悲將葬則
君之兩孫紹源德清持狀謁余請銘諸墓余壯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三

贈徵仕郎中書舍人周君暨配封太孺人
管氏合葬墓志銘

始余有女第少而先少師擇倩里中得今中書
舍人周君正謨中書君蓋生三年而喪其父贈
君其母太孺人保孤執節形影相弔也而與余

家爲比舍中舍君七齡則從先少師受書先少
師雅重風化尚名節高太孺人之義而念中舍
君秀敏可妻也遂締婚焉贈君歿三十餘年而
中舍君以諸生入太學選直史館給事內閣以
秩滿荷 恩贈君乃有官稱如其子而太孺人
受封無何時遂卒卒之又明年中舍君乃奉太
孺人合贈君兆以葬而手事狀乞余銘曰孤不
天以孩提失怙微太孺人拮据黽勉拊育教誨
無以有今日茲幸以斗祿備一日之養而不獲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三

視含歛又格于 恩命不獲以苦節聞于 朝
徵表宅之典意常憾之所爲標懿聞幽不朽泉
下者在公一語其言絕痛余深悲其意許之銘
按狀贈君諱宦字子美別號仰山蘇之吳縣人
也 國初信者永樂初從 駕入燕隸籍順天
府之霸州居京師祖瑾舉鄉薦官至刑部員外
郎父縉號松嶺翁以子貴贈高唐知州娶王氏
封太宜人實生陝西叅議在山公臣已置側室
趙氏生贈君叅議公自京師來歸居郡城之員

嶠里贈君少依伯兄相友愛事太宜人孝謹太宜人亦憐之不異已出其爲人端樸有執言笑不苟澣衣疏食泊然安之叅議公游宦時委以家政一錢無所私有蒼頭奴咄嗟言是瑣瑣者出入在郎君手中胡拘局乃爾贈君呵之曰柰何以阿堵物欺吾兄吾不爲也其事叅議公如父事嫂如母里中皆稱其賢嘗試有司同儕怪其北音意其竄籍粹至守前守知爲叅議公第好語慰之設飲食相勞贈君忿然不顧而出蓋

賜開堂集

卷之三

三

其勃勃負英氣非齷齪下人者而賁志歿矣太孺人姓管氏故出名族年十五歸贈君家上下南北異習語言飲食嗜好各殊而太孺人調劑其間敏給如素姻黨爲之嘖嘖贈君歿時太孺人年二十有一耳日擁三歲兒號泣拊心矢死以明不二旣以叅議公命析箸受田宅不及中人之產太孺人常脫簪珥躬績紡爲朝夕費服疏茹糲垂五十年如一日而閔閔焉日望中舍君之成中舍君旣通章句能文詞爲博士弟子

高等太孺人程督之不少懈時時檢制其出入問日所執業與所遊處無異故而始即安蓋其子爲母猶嚴師也余女第旣嫁爲太孺人婦太孺人愛之如女見新婦所操纂組縫紉諸作具則喜而余女第又恪修婦禮代之筦鑰諸事嚴辦無不當太孺人則又益喜數溫言勞苦之曰未亡人斃斃立家乃以累新婦其子爲姑猶慈母也生平不信師巫未嘗奉齋持呪曰爲人慈儉惜福無機心不獲罪于天足矣聞者以爲名

賜開堂集

卷之三

三

言贈君生嘉靖乙酉十月五日卒嘉靖辛亥三月二十八日年二十有七太孺人生嘉靖辛卯二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丁酉十月七日年六十有七子男一人即正謨任中書舍人內閣誥勅房辦事娶申氏即余女第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孫男四長之楨國子生娶顧申出次之梓側出次之標聘吳氏之楫俱陸出孫女三曾孫女尚幼葬以萬曆己亥十二月日墓在郡城之北某鄉某圩銘曰南北殊方而成伉儷修短殊年

瘞則同隧德音不瑕柏舟有誓 命書寵褒曰
維穀似我銘斯丘永世無替

太學生金希旦墓志銘

嘉靖戊午余以諸生試京兆遇金君希旦於逆
旅握手道故則君之母孺人及余外母皆林出
相與有連而間讀君之文與叩其議論余每懷
然避席自以爲弗及也余既登第則與君約婚
又十餘年余視篆詞林而君之爲諸生困如故
乃攜其長倩沈水部季文偕入太學試順天水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三

部遂聯第而君之爲太學生困復如故以是邑
邑不自得歸踰年遂病不起又十餘年君之子
夢奎謁余京師從太學博士受業余因追念君
疇昔悲惋久之已歎曰有子如是希旦爲不亡
已余既謝政之明年爲萬曆壬辰夢奎將卜吉
奉君以葬而手事狀詣余請銘其墓中之石余
悲其意不忍辭君姓金氏諱騰希旦其字蘇之
吳江人也所居曰曹村綰笠澤孔道因別號笠
江云其先自文正公始來卜宅再傳爲樂閒公

庸又再傳爲西塘公洪西塘公有子曰汝弼
一泉公君之父也娶林氏舉二子而君爲長生
時有異徵髫年就學所指授無不了了時時發
難請益塾師大驚謝去既隸學官試輒傾其儕
偶御史大夫耿公定向時爲督學使者尤器重
之一時聲稱藉甚而君不單爲舉子業每下帷
發憤窮搜百家言自左騷班馬及兵農律歷稗
官小史靡不探蹟舉要而卒澤於六經醇如也
入太學試輒高等六館生咸指目之秀髭生豈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

四

父下人者邪君左輔有黑子垂髭徑尺故云平
生事父母孝敬備至津津得其歡心一泉公嘗
言兒一日不在侍令吾不懌而林孺人暴卒君
方就試旁郡大恨欲死居喪毀瘠過禮一泉公
爲正色寬譬乃稍自節比葬遠邇車騎輻輳里
中以爲榮一泉公欲盡室授君別爲仲子營構
君跽請曰大人春秋高奈何役役土木且令兩
兄弟析也卒比棟而居友愛無間言金氏族指
甚繁君數調其置人人皆得所欲姻黨里閭有

待以舉火者其仗義樂與不計有無一友會
 歲讓學官廩贍其朝夕人咸德君君不自德也
 爲人冲雅謙厚口訥訥如不能道辭而臨事
 斷卓有規畫居衆中恂恂常有以自下而卒然
 當利害了無怖懾嘗江行遇盜舟中人皆震恐
 君空篋授之神色自若其器宇寧定如此類嗟
 乎以君之才足以自振拔炫耀當世其操履神
 識當至大官耆老而終身厄一第且奪之年天
 道夢夢其可問哉余之重爲君悲者以此君生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四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一

終

印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一

男用嘉校

墓誌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
 公偕配封一品夫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顧公偕
 配王夫人繼莊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大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蔡公墓
 誌銘

賜閒堂集

卷三十一

二

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潘公
 墓誌銘
 太學生徐翁夫婦合葬墓誌銘
 封刑部郎中徐公墓誌銘
 縣學生徐君暨配節婦葉氏合葬墓誌銘
 蔣隱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江西右叅政郭公合葬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陳公暨配封
 宜人華氏合葬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徐君暨配胡碩人合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三十一

二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一

墓誌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蕭公偕配封一品夫人劉氏合墓誌銘

萬曆壬子正月二十有二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岳峰蕭公卒于家訃聞上輟一日視朝優卹且有後命而公配劉夫人已前數月卒得竝祔焉制也於是公之伯子工部郎和中以公太史狀來告塋期且以銘請余與公同籍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一

而升朝公周踐邊陲而余在政地所爲措畫邊計控揣虜情壯國猷而翼廟筭者多往復商訂從公決策蓋公在疆圉爲長城在巘廊爲柱石身係安危之重者歷有歲年而今已矣悲夫按狀公諱大亨字夏卿岳峰其號其先江西吉水人也及公父贈少傅公始僑居充之濟寧夢岳神降其室乃徙泰安岳祠下遂爲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目光如電聲

若洪鐘見者知其偉器少孤治喪葬如成人禮
嘉靖辛酉舉于鄉壬戌成進士爲榆次令俗尚
嚚悍而公治以寬簡一變其習去而民尸祝之
如畏壘秩滿陞戶部主事監兌浙江已陞郎中
治延寧餉並以敏幹最其列遂擢河南僉事分
巡河北值大旱便宜賑給雖災不害尋以邊才
調隴右再調榆林以卓異加四品服俸尋轉叅
議分守大同丁內艱服除補神木兵備轉山西
副使駐岢嵐叙功加叅政所至皆衝邊逼虜庭
而公撫禦皆有名迹在神木虜初議款東西約
束未定公嚴兵內備叅酌撫賞互市著爲例虜
遂帖伏至大同廣儲侍繕甲兵城州縣邊堡凡
十餘所不半歲而軍政一新在神木墩臺斥堠
校聯不絕虜不敢渡河而牧居岢嵐數歲內外
晏然聲益起萬曆庚辰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
夏公大興屯政濬漢唐以來諸渠修築靈州花
馬池玉泉諸城以壯聲勢虜會市賞悉據例裁
之所省帑金以鉅萬計議者言宣府翼蔽陵京

稱重地宜得良撫臣鎮之 上知公才乃調公
宣府初款虜時邊臣如奉驕子漸不可制公以
精神折衝願指色授具有操縱虜部有所請乞
不輒予而時召其豪酋以峻詞折之皆俛首以
聽將校有廉勇習邊事者常降意接納委以腹
心人人樂爲用虜中動靜輒訶知之以故撫馭
機宜十不失一卽黠虜闖邊斂手受罰者以公
先得其要領也壬午晉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
郎丁亥協理京營戎政尋還部已丑送潞王之
國公嚴禁令節供億藩衛廩奉法所過安堵
旣報命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
軍務兩鎮多公故部曲皆喜公來而虜款亦益
恭西虜侵掠洮河間廷論蠶起謂虜王寔陰助
之宜令九邊罷款決戰而責公并力西討公言
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剿逆爲長策卽西虜內
訌聲其罪而剿之可耳虜王無他端而并絕之
橫挑邊臺委邊氓于鋒鏑令軍興耗費無已時
非勝算也會 上召問閣臣余對如公言而

上所遣經略大臣亦與公議合遂趣虜王東歸
逐西虜遠遁兩川空無虜帳而洮河謐如人
公練達鎮定得大體寧夏叛卒戕撫臣勾套
入犯公檄寧武諸將守關隘遙爲聲援而以計
縻虜會使不得出諸部爲賊誘者皆數挫大敗
賀蘭山下寧夏遂平史車二夷叛出邊五臺多
礦盜皆不煩兵而定甲午叙功晉兵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璽書褒賚公控辭不允 上念公勞
苦邊事召爲刑部尚書大內火 詔推問火所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一 四
由當死者數人公皆釋之倭夷破朝鮮司馬石
公主封貢舉措煩擾已而東師失利 上震怒
按誅一偏將軍欲并論司馬公力救之 上不
憚至切責公鑄宮秩公卒不奉 詔當西陲主
戰東事主款司馬皆與公牴牾而公卒全司馬
其秉公持平如是已奉 上命兼署兵部會關
白死釜山諸倭悉遁去東師屢捷有以蜚語撼
當事者公言倭已窮蹙我師乘勝逐之衆可盡
覆也以語經略邢公乃決策進兵擒斬萬計我

師奏凱飲至而朝鮮亦寧 上乃詔復公宮保
予錦衣世廕維時南北奏捷以十數賞廕及公
皆力辭暨滿九載始受少傅兼太子太傅之命
尋抗疏乞休凡數十上 上特優詔褒美賜乘
傳歸歸三年而卒是歲元日有鶴降于庭翔舞
移時人以公爲仙逝云公爲人爽朗濶達量弘
而識敏與人交遂遂自下常與少賤者均禮人
不知其貴且壽也旣久歷邊陲延攬詎度凡地
形險易軍儲贏縮將吏能否虜情向背皆洞若
燭照或叩以疑事及計畫所出應答如響娓娓
纏纏若傾囊出物必盡而後已其推賢獎善惟
恐不及有睚眦則忘之里居不踐公庭而輿革
關利弊者亦不憚諄復有司奉以爲楷式焉今
海內幸無警而邊事尚多隱憂安得起公于九
原而與之決大疑定大計此余所以重爲公悲
也公配一品夫人劉氏陽丘人其父善祿命家
言知公必貴遂女以女夫人有內德旣歸公則
椎布操作以佐公于學事姑色養備謹終始無

憾以孝稱治家課子皆以勤儉爲率而不吝施
舍嘗欲爲公廣繼嗣則置姬侍致公邸中公歷
仕垂五十年夫人從之者僅七年耳益采蘋蓼
木著于風詩夫人有焉公生嘉靖壬辰年八十
有一夫人生壬辰卒萬曆辛亥年八十子男二
長卽和中工部郎中娶高氏劉夫人出次協中
官生聘馬氏側出女一孫男一曾孫一塋以某
年月日墓在某銘曰奕奕岱宗神靈所宅鍾慶
發祥是生名碩顯允司馬顯顯叩叩令德令聞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

如主如璋始以望郎治軍督餉繼踐藩臬聲猷
彌暢捍圉需才簡在 宸衷載命而西建隼憑
熊旣殿朔方遄移上谷桑土綢繆瓊裘警伏遂
開督府兼制三垂屹如金城身寄安危洮河繹
騷疆事孔棘剿逆撫順公有石畫島夷崩摧東
師欲休乘敝擣虛公有長籌 帝謂樞臣崇勛
茂績何以酌之孤卿世職公曰歸歟我其明農
優詔賜閒恩禮始終公不少留溘然厭世降嶽
而生乘鶴而逝豈不壽考豈不顯榮 皇有愍

所眷老成展如邦媛偕老媿德並荷殊恩
窀穸坊柩新封云亭故墟標懿有銘賁于玄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顧公偕
配王夫人繼莊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大司馬沖吾顧公前爲秦藩左轄最其績則贈
父栗如公如其官而母王贈夫人繼母莊封太
夫人貴顯矣已拜副都御史撫秦則又改贈父
如其官而兩母贈封稱淑人太淑人秩重 京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七

朝爵從夫也而呈中相謂猶曰王夫人莊太夫
人云司馬公旣被 命長留臺還過家爲太夫
人壽尋奉終事以卹請 詔賜竝祭合葬如令
甲而司馬公來屬余銘余曩銘贈公王夫人以
甥故義不得獨闕乃又合而銘諸按贈公姓顧
氏諱汝玉字稚圭栗如其號世爲長洲人父鉞
以孫貴贈如贈公母韋氏贈夫人改淑人贈公
生有異質讀書一目三行下爲文詞援筆立成
已受餼學宮譽望遠起然數舉京兆數見絀而

司馬公已擢第仕爲郡丞秩滿當封贈公且需
次上公車不屑也曰吾乃虛大夫秩而沾沾一
博士乎哉則欣然受章服尋以恩詔進封工
部郎然其儉素如故操愈折節爲恭謹恭
垂二十年未嘗輕謁公府廣田宅飾車騎從僕
奴以自愉快門庭閭然人不知其貴也其內行
純至色養母夫人三十年喪葬備飭一不以煩
兄伯以父仇未報茹痛沒齒待庶弟甚有恩其
于姻黨里閭多所周恤仍著樹德錄勸戒編以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八

訓俗善世尤喜爲詩所著有竹梧集若干卷詳
余所爲志中元配王夫人爲余先夫人女弟既
歸贈公有家難寔左右贈公外禦侮而內息其
業贈公得一意問學無念家事姑韋夫人甘毳
鮮腆務適其意贈公之孝友無間言好施不倦
夫人成之也既生司馬公在襁褓中卽口授句
讀閔閔焉冀其成立而夫人逝矣別有志不具
載其繼爲莊太夫人太夫人終鮮兄弟父母固
鍾愛之其歸贈公以婦訓佐子職養姑惟謹一

如王夫人其勸贈公績學經紀家政贈公有所
施予輒贊成之一如王夫人而司馬公且長字
之如已子鳴鳩之愛若一司馬公用以經術致
身贈公喜謂太夫人若任爲家且任爲父此王
夫人所不及爲而太夫人踵爲之者也父莊翁
及母戴媼老而貧以養以葬皆仰太夫人人謂
莊翁無子勝于有子已累受誥封益尚簡約冠
帔不厭御年八十司馬公踰而上觴太夫人獨
念贈公爲之雪涕無何遂卒贈公生嘉靖甲申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

卒萬曆癸巳年七十王夫人生嘉靖癸未卒嘉
靖壬子年三十莊太夫人生嘉靖壬辰卒萬曆
辛亥年八十子男三人長卽司馬公其志隆慶
辛未進士歷仕爲兵部尚書娶丘氏封宜人再
贈夫人改淑人王夫人出次其德庠生娶許氏
次其愈娶黃氏繼徐氏金氏俱莊太夫人出孫
男十有四女八曾孫男二女三司馬公卜以是
歲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莊太夫人柩啓贈
公王夫人之兆而合焉禮也墓在長洲武丘鄉

之原銘曰山川出雲有開必先維傑魁人種德
興賢煒矣顧公卓然大雅經明行修篤啓司馬
王之爪牙邦之柱石如鎔斯範如礪斯獲躬弗
顯試厥施彌昌式穀燕貽令聞不亾展如邦媛
克婉克翼趾美齊芳母儀嬪則 皇有褒恤綠
子及親同坎而瘞同簋而禋武丘之原有隆斯
阜刻詩貞珉其藏不朽

大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蔡公墓

誌銘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國家勛勳多故人王常拊髀側席思得魁壘卓
犖之材而用之得材矣常患不試試矣而竟束
于吏議旋躋不復收論者恒咄嗟憾之若今叅
政聞吾蔡公非其人耶公諱可賢字子齊號見
菴已更聞吾廣平成安人也其先自相州來徙
始徙者曰仲清居邑之夏陽里稱夏陽蔡氏五
傳爲公大父果有令德生子紹先以明經仕爲
長葛令公之父也母劉宜人長葛公六子其三
出宜人長可教起進士官至憲使其次則公又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大可行爲孟縣令公生而穎異羈絆能文章長
葛公親課督之已隸校官弟子受廩餼與伯兄
齊名督學使兩奇之尤屬意公曰嶽嶽蔡生者
眞傑士也嘉靖戊午舉于鄉壬戌成進士觀吏
部政會虜入雲中塞需餉急計曹迫欲遣官無
應者公歎曰虜騎充斥將士枕戈擐甲而呼庚
癸乃猶泄泄然秦越之謂忠義何大農聞之卽
以屬公比出關衆爲危懼公叱曰驅之乃倍道
疾馳暮發而晨至全鎮大悅卒并力拒却虜明
年除戶部主事監山東河南兌運又明年奉
勅理遼餉皆有能名中丞石首王公數從公受
籌策以爲知己繼王公者初易公少俊無奇也
已迫虜患遣大將諮公公授之密畫虜大創去
乃更歛衽推轂焉秩滿以督運便省長葛公于
官縱觀中州形勢嘗言河數徙梗漕如令漕艘
自淮入汴通衛出鄴達清源此徑易可漕而歲
省金錢數千萬時不能用比還署尚書謂公兼
才常攝數署恢然游刃時議者以東南困輸輓

欲多改折色公力持不可曰吾能徇國不能徇人事遂寢無何出知山西太原府時石州新破傷夷未起公悉心拊慰民皆復業仍繕墮疏塹練兵儲粟以備緩急暇則與諸生講藝訓迪之多所成就郡有妖祟民間數夜驚公設厲禁三日而寂治爲諸郡最擢按察副使備兵霸州州在輦轂下田場陂澤多屬權璫貴戚家盤氏翁結常爲盜藪有司不敢詰公設方略捕治滿品探丸之警益希尋以才調岢嵐兵備經理互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寧夏命將討之用薦者言起公叅其軍事公至與監軍梅侍御議合欲携其黨微罷統而取之賊勾虜入犯公引偏師分三道擊虜斬獲甚衆虜遁去公與大帥夜引兵攻賊賊大窘斬其渠率以降我軍貪功多所殺掠幾復變公與監軍復撫定之或碁間公公遂乞歸尋以覈功疏上擢公叅政備兵寧前寧前逼虜公數以游兵擾之虜亦遠徙比入犯輒提兵扼其衝虜爲奪氣明年擁衆十萬攻鎮城恭廟遣大帥受策于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葺文廟東廡仍以上腴二百畝爲學田贍貧
鄉人咸服其高義焉公既寢疾以不及葬長葛
公爲恨屬弟孟縣君終事伯兄撫其孤若群從
無實家聞吾瞑矣易簣之前夕夢五星中天光
如滿月以語孟縣君君曰此兄自見其精神也
昔傳說爲列星兄無似之乎公首肯曰吾逝矣
吾逝矣遂卒是爲萬曆壬寅距其生爲嘉靖丙
申年六十有七元配武氏封宜人繼徐氏子男
二長之璠廩生娶唐次應龍文華殿中書舍人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古
娶張女一孫男一公卒之明年十一月日葬于
縣東南五里許漳河之原已而憲使公及孟縣
君以書抵吳門屬余志其墓余與公同進士舉
雅知公才高志不售爲之太息于是乎銘銘曰
剗犀之鏑不以截鉛由牛之鼎不以烹鮮宏略
瑋材而俾屯邰持斧握籌出入戈鋌馴暴鋤兇
有聲錚然旋起旋仆卒以永捐公豈星精其神
麗天鐫石闕詞以寧斯阡

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潘公

墓誌銘

方伯克菴潘公益與余同籍而升朝又同志相
得也而公以傑才蒙妒中蹶不復竟以方伯終
于家時海內多故河數決上側席而思俾又
有讖者咸推轂公而公不可作矣將造物者制
之耶人尼之也天下以是咨嗟惋惜于公公卒
之五年而其仲子中翰雲龍等卜吉謀葬事則
以黃州守潘君元和狀來徵銘按狀公諱允端
字仲履克菴其號其先自毘陵徙上海爲邑人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潘氏代有隱德而自恭定公以名宿重當世官
至御史大夫祖父皆贈如其秩潘氏始益大具
余所爲志中恭定公之配曰曹夫人生三子伯
允哲起進士終學憲其仲爲公公生有異徵少
而穎敏秀拔勃勃有英氣試弟子高等恭定公
亦自奇之嘉靖乙卯試順天魁其經壬戌成進
士授刑部主事再踰月改禮部伎者詆公驟遷
遂調南京工部尋轉南駕部副郎南儀部郎中
叙遷山東布政司叅議按察司副使用薦者言

移駐淮專理漕儲尋擢叅政按察使轉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蒞官所至具有聲績可紀南工部時推稅龍江以寬恤諸商歲入自倍司空試問公公正色曰某豈聚斂臣耶第不爲盜臣耳司空益器重焉嘗領蘆課歲訖多逋竄公下令十而徵一遂皆歸業課不趣而辦南駕部時郡縣輸馬草苦衛官勒索而大戶爲多困累至破家公設厲禁酌規程官無所染指而大戶得蘇息其以副使分巡青登也書有巨盜憑險出沒公察知左右爲賊耳目者貫其罪而遣之令誘致賊縛其渠餘黨迸散登州諸島人以歲時入市指揮某者掩殺以爲功諸島鼓譟稱亂公收捕指揮暴其罪而檄諭諸島諸島人咸自歸謁公有司請陳兵衛公不可曰奈何示弱諸島人見公率崩角捨地感泣去其應變折衝不動聲色若此臨海王公宗沐嘗與公論海運事奇其才旣受命總漕則疏請移公自近專理漕儲公言漕政所以敝繇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

多危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冰易合舟不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期以會督有司而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閘八月並達天津于是漕政一新而大農廩庾皆滿陳陳相因矣公又以運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累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所興舉利便事不可勝紀而其苦心擘畫者在海運運自准入海歷膠萊至直沽道險遠風濤叵測言者洵懼公決筴深計備示方略仍躬歷沿海要害激勵將士以差次行賞罰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自會通置河以來所未有也說者謂海運通則河不能爲梗可以佐漕而或以爲乘危倖功難久恃公亦已遷去遂格不行人以是稱公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與其卓識通才而惜其不盡用也公雖明斷有略而常依于忠厚所部有白蓮聚會者有司收捕議辟公曰此愚民相聚佞

佛耳散遣之有海舶風引而至邏者獲之以
聞公詰之非也麾之去他郡以戌卒至蓋以大
辟減戌而死者以子代之其子諸生也公問知
狀歎曰藉令囚未減而死獄中亦將以子代耶
竟釋之其仁恕皆此類公在蜀時閱庫籍至九
絲用兵不半歲而費三百萬金則愕然曰曩東
南中倭越數年費不及半而督臣逮繫論斥今
都蠻小醜費至此乎時督撫爲楚人方以功超
擢貴用事聞公言切齒竟以大計掎抗公勒致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六
仕公亦夷然不以屑意也歸而奉兩尊人色養
備至比飭終事有加禮以篤孝稱諸父昆弟間
恭遜友愛終始無間其族屬姻黨貧者振給之
寬者直之而不自爲德薦達士類惟恐不及而
亦不令人知其冲襟宏度仁心爲質若陽春煦
物而江海之善下也所謂鉅人長者非耶公之
治行德施多不能悉載載其大者公生嘉靖丙
戌卒萬曆辛丑年七十有六配顧氏封宜人贈
夫人叅議左山公某女先公二十六年卒其淑

懿具少師徐文貞公志子男五人長雲驥內閣
中書先卒娶孫次雲龍武英殿中書出爲公李
弟後娶顧次雲夔署丞娶莫次雲鳳亦署丞娶
趙次雲獻太學生娶呂女三孫男九人女十人
娶聘嫁字皆名族詳狀中公葬以萬曆丁未某
月日墓在某鄉銘曰維屏維翰致位則崇既壽
既昌受祉則隆而世猶鞅鞅于公者則以公志
在經綸而施樹之不究才優匡濟而任用之不
終疇厚其畀疇厄其逢高下抑揚天道猶云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
然樂丘穆然新宮鐫石瘞詞永寧茲封
太學生徐翁夫婦合葬誌銘
余諸生時則授經徐符卿家塾而與其群從游
處因以識墨川翁蓋其人恢然長者而所構園
池水石之勝爲吳中甲乙余因得寓目焉則歎
以爲熙洽之世罔疏民樂雖閭巷布衣猶得比
于封君湯沐之奉嬉游俛仰蒙故業而安益俗
化之殷阜若此去之三十年而余謝政歸里則
城闌郊遂之間凋敝呻吟無復舊觀異時冠蓋

輪蹄游敖微逐之處半已荒落而翁亦既沒矣然其園池水石巋然如故而其孫侍御君某起家進士翁猶及見之則又嘆翁福完而祚昌其操行殆必有過人者無何則侍御君手狀翁及大母繆孺人生平而以其父封君之命來請銘諸墓余于翁有概焉許之銘按狀翁諱封字子慎墨川其別號也其先出南州孺子十三世而徙海虞又十二世而徙郡城爲長洲編戶始徙者曰淵淵生朴號尋樂翁稍拓其業朴生煥及燿煥爲南康府照磨生子三翁其仲也母尤氏翁生而魁岸穎敏不羣南康公獨視偉翁曰吾門待此子而大比長益翹然負奇雖席祖父遺業稱富厚顧不數數問錙銖意豁如也旣入國學爲弟子都養日從都人士雍容文酒間尋復去競門倖實不一錯趾家居奉兩尊人絕意進或勸翁不當爲親捧檄耶謝曰吾不能違膝下色養而博一官與世爭蠻觸且祿養孰與吾養吾意決矣屬歲大侵翁計以營建寓拯恤

乃拓地鳩工疏泉累石倣洛中名園佳致顏其堂曰東雅謂孟嘗俠客梁苑文士無當乎大雅未足方也吳中一時名流若文徵仲王履吉輩咸慕與之交翁亦游意稊文積書充棟及古尊彝繪素之屬多所鈎致視他富人熙熙攘攘逐什一之息直庸奴之矣先世居直塘里隸太倉歲苦煩役翁捐金易田千畝予里中豪爲更徭費而自別籍郡城已而田有竊售者仍徵直于翁翁輒復予無難色迄無兼役之擾子孫賴焉嘗遊松陵有負翁責而鬻其妻若妹者翁憐之更予金歸其妻而嫁其妹族人之居火以售翁翁厚畀之直仍歲出息以遺之其務德樹義若此翁教諸子具有家法而特鍾意侍御君嘗指符卿諸從勗之曰此吾家比阮也爲擇明師良友課督之加慈侍御君遂取科第令巖邑按郡國有聲繇翁之教也翁生八十有五年而卒其配爲繆孺人繆故名族孺人父潤之母周媼一昔夢負角者入室有光晶晶覺而占之負者發

也角于星爲壽益孺人實當之既歸翁婉順
婦禮舅姑宜之以爲賢佐翁理家政刀布出入
咸有綱紀慈而逮下有樛木之風撫庶子不累
已出人以爲難後翁卒之八年年九十有一乃
卒益侍御君狀翁智不昏利富不病仁愛不廢
勞以是爲諸名公推仰而大母寔助成之謂善
稱先祖之美而不誣非耶翁生弘治癸亥卒萬
曆丁亥孺人生弘治乙丑卒萬曆乙未子男三
孺人出者二長伯諒太學生娶湯氏次仲簡以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子貴封江西九江府推官娶湯氏封孺人側出
者一叔謙娶林孫男四元孝元正萬曆丙戌進
士某道監察御史元節元俊孫女五曾孫男七
女五嫁娶聘字皆名族葬以萬曆丁酉某月日
墓在郡城某鄉之原銘曰烜然津途傑然閭右
婪榮嗇施惟翁則否好德持文狗義若疚我懷
其人惟翁則有其施彌弘其積彌厚惟以永年
亦昌厥後彼淑者媛儷德偕壽同穴而藏有隆
斯阜詩于隧中令聞不朽

封刑部郎中徐公墓誌銘

瀾溪徐公者今成都守元氣吏部郎元太之父
也余始與吏部君偕上春官與成都君同進士
間以年家子爲詞壽公無何公卒兩君既除喪
而以梅觀察狀徵余銘曰不肖所爲慰吾父泉
下者在子所嗚呼生吾知壽公沒吾敢不銘乎
公諱某字亨之別號瀾溪其先出南唐魏惠王
知澄世居宣城大徐村 國初子才徙居土山
之華谷子才子戶部郎嚴嚴子歲貢生愈愈子
益府典膳靜菴翁訪公之父也母何氏公幼穎
敏端重蘄然異羣兒少長疆記絕人爲文詞義
涌捷出居校官弟子中試輒高等久之不薦曰
學未廣也乃以例入太學游歐南野湛甘泉呂
涇野三先生之門學益邃顧不能屈意舉子文
再進再蹶是時仲子成都君已舉于鄉公自喜
有子矣則詣天官受除書得浮梁簿浮梁陶器
擅天下數苦供 御不貲會有 詔採三殿材
使者旁午趣辦往往屬公公所督治不勞而事

集嘗綱稅留都邑人以故事資奉公一切斥去無所受邑有陶鎮民素鬻獮長吏數捕繫不服公至則期會決罰聽命惟謹監司以爲賢乃亟稱浮梁簿不及令令固心害其能而公雅故廉直不能事令令愈益嫌公百端傾之公笑曰吾爲簿四載能不失職而失令驩非吾能也故吾願力耕課子孫長畢吾志矣遂投劾歸而會成都君及吏部君先後皆舉進士久之以成都君有封誥益貴重千里中然公獨持故操具爲教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指以敕勵兩君成都君爲南部郎時歲暮餽餉之不乏曰若毋以家爲念及吏部君令魏餉之如成都君故兩君卒以廉能任其職成都君始擢興化守前令浮梁者部中人也公誠曰某吾舊察長幸善遇之慎無他人以是益稱公長者公性孝友事靜菴翁烝烝盡順待異母弟具有恩嘗歲饑淮北流人有鬻子者已受直相持泣不能去公憐而折券畀之其仁心好施多類此公年七十九卒爲隆慶庚午距生爲弘治辛酉

劉氏贈安人子男八人長元策舉嘉靖丁酉鄉試蚤卒娶趙次元氣卽成都君壬戌進士娶張封安人次元期府學生娶鍾次元某縣學生娶麻次元選娶王次元太卽吏部君乙丑進士娶劉次元則國子生娶梅女二人孫男十七人孫女七曾孫女二以某年月日葬于郡城北斗山之陽銘曰豐于德嗇于位屈于時伸于志吾心處夷而躬處義卒昌其施式穀有嗣刻詩于幽何百千禩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縣學生徐君暨配節婦葉氏合葬墓誌銘
大學徐生待揚偕其出後弟貢生待時以郡守陳君陸君狀來請曰孤不天少而先人見背母碩人忍死執節撫孤立家者四十餘年采風使者言狀徵 上之靈以有旌典有司以義荆祠春秋歲事而墓石未有紀也惟先生一言畀之不朽葢節烈孝義特闢世風余爲之執筆所忻慕焉按狀君姓徐氏諱裕德問之其字別號虞江蘇之常熟人也其先出南州孺子宋時從南

渡諱立者始居邑之東鄉爲著族後十八傳爲君之曾祖某某生某皆以大司空枋貴贈少司馬君之父曰懷隱翁偁母王氏生四子其季爲君君自少穎敏稍長卽銳意經學言必稱古大儒不喜誦帖括爲文章有奇氣選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司空常亟稱之司空鼎貴族人或怙勢爲豪舉君獨挾冊吾伊恂恂若寒士先輩長者多折節下之其內行甚謹事懷隱公得其歡母病盲輟業侍藥餌尋瘕母嘗籲天以爲吾有子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乃有目也然以下帷發憤勞瘁致疾戊午試京兆歸遂病卒年二十有七耳配葉碩人故名家盱江學博某女始歸君廟見卽率女奴受事于姑王孺人所姑特愛重之居恒稱說父訓諷君力學篝燈佐讀常至丙夜君卒碩人慟欲絕已閉戶自經家人急救之乃免王孺人持兩兒投之懷泣且語曰婦爲夫死死耳獨不念二老人及呱呱兩雛溝壑之乎碩人乃悟因剪髮二縷一納棺中一藏衣帶間以明不二待揚已就傳

碩人親課督之夜則問晝所業小不當意則正色譙訶之不少借待揚年十六爲諸生碩人諄諄戒之曰此而父未竟之業也孺子其勉卒父志已娶婦有室矣不欲以家累分其功則獨持家乘以勤力織膏爲家人率米鹽瑣屑手疏心識靡有挂漏上以承舅姑甘毳而外以供賓傳秩如也至其自奉食纔粗糲無乏而已諸娣姒曳紵履珮碩人布衣縞帶而前無沮色衣必三浣不厭敝垢曰我嫠也若爲容乎其椎作攻苦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至老不廢待揚踞請息不許曰敬姜有訓終身誦之可也待揚與諸父析箸時或甚間之碩人教以遜讓門內外事有不可待揚負氣不能下碩人常平心譬之以解遠方知名士數過待揚家不具四簋碩人每脫簪珥佐之家日落徙居別第及爲夫君營兆域拮据晨夕常爲子分勞待揚困場屋邑邑不自得碩人曰汝能善養足矣遇不遇命也其明達有識多類此碩人年及耆待揚率子姓奉觴前爲壽却不御曰而父何

在吾獨何心嚮此縣大夫以聞于兩臺奉 詔
旌其門爲樹棹楔碩人大慟吾乃以未亾人取
名遂得疾疾且革則出所藏髮以付待揚曰以
此質而父地下言訖而瞑待揚以請于有司爲
建祠致祭云君生于嘉靖壬辰卒戊午碩人生
嘉靖庚寅卒萬曆甲午後君卒之三十六年享
年六十有五子男二長卽待揚太學生兩娶皆
楊氏次待時貢生出爲伯父後孫男二女五曾
孫男一女一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銘曰黃鵠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一 天

蔣隱君夫婦合葬墓志銘

蔣氏於吳中爲望族余以嘉靖辛酉與叅知子
徵同舉京兆而其弟孝廉用卿暨余懋嘉兩兒
復以萬曆壬午薦于鄉以故習其家世及其行
誼德美甚具蓋近江隱君與其配楊碩人歿二

十年而未克窆其仲子孝廉君行求善地得之
吳淞江上曰將無協近江之兆乎卜之吉乃諏
日以葬而以張伯起先生狀來請銘余旣爲子
徵作南阡記不能違孝廉之請遂許之銘而納
諸墓按狀隱君諱煉字允剛近江其號其先自
宋春官侍郎堂守吳郡遂家長洲爲邑人入
國朝有達卿者以閩右顯五傳爲原憲公娶馬
氏生三子隱君其冲也原憲公故農家子遺產
甚确而賦甚重里胥復陰害之家益落伯子依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一 天

婦家爲賈少子出贅而原憲公沒隱君時年十
二獨奉寡母以居內務宛曲承順而外經紀其
家家駸駸起同郡楊先生以耆宿都授里中獨
視偉隱君女以女卽楊碩人也隱君性剛直而
碩人劑以和柔其樹德行義于里中碩人常憇
患之惟恐不及伯兄死外家亟抱其子歸而哺
之長而授之室弟雖贅常教育之如兄子當是
時父沒而能使母忘其髣兄亾而能使兄之子
忘其爲孤友愛無間而能使弟忘其贅其內行

修勅如是然旰夕左右之者碩人也中表馬君
善隱君家故多蓄而其人惟隱君傾身爲之卒
完其家而不私其一錢一帛親黨相構不願取
平于縣官之三尺而願得隱君一言歲大饑推
其廩粟以與里人共曰吾安忍獨飽里苦踐更
常分任之又置役田以當公費役以不困人人
爭慕嚮隱君隱君自以操家廢學閤焉日望其
子之成躬爲程督不移寸晷凜凜若嚴師其操
下如束濕碩人常從容勞苦之減獲有犯常曲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爲諭解以是鄉人稱隱君操行純美有家法而
碩人爲賢助蓋子徵嘗言隱君好行仁義報怨
以德恢然表世長者也德遠而後興其將有達
者乃孝廉君實當之嗚呼其可以慰隱君碩人
于九原已隱君生正德壬申卒萬曆庚辰年六
十有九碩人生正德丙子卒萬曆己卯年六十
有四子男二長塤郡庠生娶趙繼顧次國器即
孝廉君娶韓女一孫男四孫女六墓在吳淞江
之查巷里萬曆己亥某月日葬之日也銘曰嫗

嫗茹哀而振其衰維隱君之才敦倫樹義有松
有恤維隱君之德鼠勉在中寔相厥家白首同
歸德音不遐有隆斯丘吳江之淚我詩于隧以
耀厥美

江西右叅政郭公合塋墓誌銘

萬曆庚辰秋七月朔江西叅政郭公卒于家其
孤某以韓侍講狀來乞銘京師且曰維先子
與公同進士舉爲姻家知先子之深無若公者
今以某月日奉先子及母宜人合窆而礪石以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待公銘願公卒無讓也余泫然曰嗟嗟郭公以
彼其才志當世而止是耶吾安忍不銘公諱諫
臣字子忠號方泉已更鯤溟蘇之長洲人也世
居郡城北之蠡口其先出周姓六世祖安壽者
贅于郭因以爲氏云曾祖澄祖璇父堂號西疇
翁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吏部稽勲員外郎母奚
氏封宜人公自少警敏有異質稍長爲諸生有
聲數試應天不第乃北游太學無何舉順天鄉
試明年第進士授袁州府推官以能名擢吏部

王事歷陞稽勲員外郎請告歸省遂丁奉直公
及奚宜人憂服闋陞驗封郎中未至轉江西右
憲改分守嶺北居三月疏乞致仕公爲人明朗
果決以節槩自矜許恒面折不能容人過爲諸
生時有同舍生謁丞丞咎辱之公大恚卽衆辱
丞以報直指使者入丞膚慙幾不解而君遂用
疆直聞于人推袁州公廉敢行案牘無留者故
相分宜子貪黷亂政 詔減死戍邊不行而縱
僮奴暴郡中益甚視有司亾如也公奮曰理官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奉三尺法耳今貴勢家有奸如山置不問是無
法也且以匹夫當戍不行而偃蹇里居格 明
詔不用是無 朝廷也吾能死官下不能事
朝廷罪人乃盡案其家不法事因御史以聞
肅皇帝震怒詔逮分宜子棄市籍其家及坐故
嘗與交私者時論大快公以是爲當路所知得
銓曹然公弗好也曰使吾得備諫諍者當犯顏
批逆激昂 殿陛之前詎能妮訾囁嚅爲轅下
駒耶 莊皇帝初公上書言事請削大真人秩

停外戚世封母比勲臣令衍聖公得終喪如士
大夫禮太常鴻臚卿無用雜流內外諸司視其
才所宜得互調藩臬郡縣就遞遷補無令以奔
走曠職 詔多采用之諸奄毆御史闕下公抗
言御史耳目臣橫被推辱 祖宗二百年無此
變事言尤切直 詔是公言諸奄竟抵罪公旣
好言事不以出位自嫌意所不可直詞正色至
訶詆尊貴人不少遜衆相推慕謂之敢言而意
忌者亦深嫉之故公仕至三品立 朝不踰四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年居藩省不三月去旣去不復 召以死此余
所以重公之才壯其志而深悲其不盡用也然
自公旣貴族之人無凍餒者所嘗師事及貧交
無鶉衣露髻者其退而里居里之沉寃重役有
所苦而不能自言者多待公以解而爲不善者
常畏公知蓋人人嚴重公高其義沒而咨嗟痛
惜之以此公生嘉靖甲申卒之年五十有七配
徐氏封宜人宜人孝敬儉勤有婦德自公游學
及仕宦家事咸印宜人犂然就理公官 京師

宜人留養舅姑而遣姬侍從公生子不異已子
公所以施德立義宜人多從吏成之公嘗曰凡
吾所爲盡節奉公計不返顧者以吾妻在也其
賢如此宜人先公五年卒爲萬曆丙子其生以
公生之年年若干子男五人長元龍娶方次元
夔娶張次元尹聘余季女俱宜人出次某某俱
側出女一孫男五女三以某年月日葬公及宜
人于郡城之東金鵝鄉新阡銘曰疇翼而升之
兮疇曳而掣之疇啓而生之兮疇扼而奪之閭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誥

然終藏其媛從之吁嗟郭公而止于斯

四川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陳公暨配封
宜人華氏合葬墓誌銘

僉憲霽衡陳公既受 命督蜀中學政尋告歸
越二十年卒于里其孤如屏等卜得吉壤奉公
及配華宜人合葬而手中丞支公狀來徵余銘
余曩以諸生與公偕受知于羅山尚公余爲宮
僚而公在庫部同朝籍歸而數從公握手道故
雅相善也銘惡得辭公諱允升字晉卿霽衡其

號家世崑山人也曾祖彝以鄉薦爲太平
祖嘉謀世其學父王政以公貴封奉直大夫
部貢外郎母周繼母華贈封皆宜人公生而穎
敏絕異孩時占對如響十歲能屬文十六補邑
諸生試輒冠其列遂受廩餼隆慶丁卯舉于鄉
戊辰成進士選知開州開爲澶淵地多水患物
力大詘崔苻之警數聞風稱難治公始至緣舊
爲理一無所變更吏胥莫測其指已而多所興
革聽微決疑獄無留滯察民所甚不便者咸爬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梳之民苦徭馬利輸銀公爲酌其輕重而均其
役其于賦稅更徭催徵審署具有規程閭右不
得欺隱而貧下戶皆獲蘇息嘗行視阡陌凡水
所侵地逋稅不能償者悉蠲除之以稔歲出官
錢糴穀用振業災民及流移復業者盜起發覺
捕輒滿品逸而之旁近州縣者常屬使捕役犂
來戒不得株累平民盜益屏息當是時民以爲
父母吏以爲神明治爲畿輔第一擢兵部武庫
司貢外郎嘗講置戎事大司馬譚公綸深器重

之薦之江陵欲以爲銓郎公力辭僉服其恬雅
甲戌分校禮闈得名士甚衆中丞支公其一人
也尋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時學政更
新督學使臣不如 詔輒被譴責公獨用精核
寬恕相輔而行大都以貞教惜才爲主鑒裁品
第無所循襲所獎拔皆爲聞人以貢生皆窮途
多以久次應選不盡用新例校士所至關防密
而摘發神前後使者不能及也丙子喪繼母華
太宜人己卯喪奉直公奉諱家居者凡七載癸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未補四川僉事仍督學校公雅志肥遁中道移
疾歸而會其配華宜人卒公益自傷遂臥家不
復出兩臺數推轂公才或勸之強起不應也宜
人有令德事舅姑無違禮于太宜人爲姑姪性
嚴然事之得其驩公食貧時黽勉拮据佐公成
其學及從公宦邸約束家人操局鑄甚慎復佐
公能其官其最爲女婦所難者以盛年爲公置
貳愛其子與己子等耦俱無猜室中之藏均授
諸子一無所私厚有樛木鳴鳩之風焉蓋先公

二十年卒公爲人開敏有才而性伉直勇于赴
義未第時有同舍生忤州官榜死公與同志而
生自其冤州官坐謫公第後學使者故昵州官
無以難公特黜兩生以洩怒公必直之乃已兩
生卒無恙歲大侵撫臣匿不以聞災民沟洫幾
亂公上書政府獲有所蠲恤撫臣內慙以他事
齟齬公然公自幸以身爲吳民造命無慙色江
陵雅知公才相引重然始終不阿官位無所超
異而其敗也衆爭爲訐以自文公獨稱其相業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曰吾嚮者不阿相君今以報知已也其厚如此
家居好行其德族黨親知賴其施賑者甚衆晚
而家益落公處之澹如也嗟乎以公之才令爲
國家任艱鉅劇繁劇其建豎未可量而僅以牧
民造士暫試一班竟邑邑以老余嘗屈指當世
才士爲公三歎公生嘉靖壬辰卒萬曆甲辰年
七十有三宜人生嘉靖癸巳卒萬曆乙酉年五
十有三子男八人長如屏娶周次如京甲午舉
人娶李次如昱邑學生娶周次如錫娶朱次如

美聘翁如松如熊如璧未聘俱庶出女八人孫男六人女七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葬以某年月日墓在縣城西竺黃字圩之新阡銘曰超光之驥而以服箱剗犀之鏐而以截肪有偉傑才施用弗昌獨其惠浹黔黎功收俊造身勇退而聲渾鏗故雖嘆公之不過而亦足以徵公之不亡燕婉維匹同穴而藏于千百禩視此銘章

鴻臚寺序班徐君暨配胡碩人合葬墓誌

銘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余始授經徐氏而識古懷君既登朝為史官而君秩在句臚數徵逐長安邸君既自免歸越三紀而余謝政還里與君握手道故則君之顏渥如其眸炯如其息深深如抑似有道者余遊陽山見嵯岬築斗室簾几蕭然問之則君所常習靜處也從山椒陟其顛偃仄者若廓險峻者若夷問之則君所除磴道便游眺者也乃知君沉冥丘壑翛然于物外益真有道者夫衣冠而早休鍾鼎而遐壽人世罕遘君寔兼之余忻忻慕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焉君生八十有三年而卒卒之年其孤譽徵葬君于陽山大石之新阡合胡碩人兆而以君之從子京兆尹申狀來徵銘蓋余之知君素矣銘惡得已君諱佳字子美號少泉已更號古懷其先出漢徐穉自南昌來徙海虞之直塘里已又徙長洲之采雲里為長洲人大父朴號尋樂翁父煇號味泉翁仕為南康府幕生三子其季為君君自少穎敏南康公愛之甚髫而入貲為國學弟子早孤能自樹立以謙恭長厚稱伯仲兩兄有所睚眦于閭里狺狺不相下君以言色柔之若然而解其為家率先雍睦人各厭其意其所與交必惇明有行者便辟喜事之徒輒謝不見曰若曹善中人祿升木而鼯鼠食牛者也奈何親之事伯仲兩兄尤謹兩兄或闕于室君從中調劑和洽如初兩尊人終事費累不貲君獨身任之一不以煩伯仲直塘分隸太倉君祖塋在焉數苦庸調君倡議族人各捐金置上腴千畝分給里中四姓任其役宗人賴之君有才

謂積纖致微益拓其業然好急人之困不吝施
予懸釜而待炊者甚衆一二族子有心計而貧
者分予貲教之轉逐卒爲間右嘉靖中歲大侵
道殣相望君出粟減價而糴多所全活倭夷內
訌有司議築外城民大擾君條悉利害請于上
官遂罷役吳人咸德君君少習博士家言已輒
棄去曰吾不能株守觚翰爲老儒生丈夫卽不
雄飛寧甘雌伏相如釋之不貴耶進耶乃援例
授鴻臚序班然非其好也念母劉且老不能違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早

君生嘉靖乙酉卒萬曆丁未碩人生嘉靖丁亥
卒萬曆戊戌子男三長譽徵光祿寺典簿娶盛
繼馬次與回太學生娶湯先卒次用徵太學生
娶山女二孫男四孫女十一嫁娶皆名族曾孫
男二女一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銘曰儼然
褫蟬蛻而鶉居匪祿是耽而親是娛躬處華
歆然其若虛旣壽且康以恬以愉樂哉斯丘陽
山之隅有媛同藏令德令譽標懿有詞賁于玄
壙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二

墓誌

男用懋校

贈宜人顧母王氏墓誌銘

封太淑人吳母陸氏墓誌銘

封夫人楊配呂氏墓誌銘

封宜人丁配劉氏墓誌銘

誥封武清侯夫人贈安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銘

賜閒堂集

卷三十二

封宜人蕭氏墓誌銘

吳室王孺人墓誌銘

封太恭人許母沈氏墓誌銘

封孺人錢室陳氏墓誌銘

封孺人衛母夏氏墓誌銘

封宜人王母范氏墓誌銘

華母陸孺人墓誌銘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三十二

終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二

墓誌

贈宜人顧母王氏墓誌銘

宜人姓王氏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栗如顧公之元配今陝西叅政其志之母而余先夫人之女弟也王于葑溪爲著姓宜人之父曰俸號寶榆翁母姚媪生兩子三女子錢鑰俱諸生錢以貢仕至大理評事女長即先夫人次宜人宜人婉婉聰慧自少通孝經女史尤工組纂習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一

算翁媪咸鍾愛之翁樹德長者然持纖居積生不出廛市而獨課兩子受博士業欲以文儒起家是時先少師已爲館甥則召使同學學益進有聲黌序間翁大喜嘗指宜人謂媪曰吾憐是息不以與凡兒必擇如長倩者已乃歸奉直公奉直公瑰璋負奇斌斌有文譽翁則又大喜語媪是足稱雙璧已奉直公之父曰半野翁鉞以義俠自喜嘗有怨于里豪豪構之急奉直公挺身對獄白父冤狀奮不復顧家宜人內操筦鑰

而外枝梧百需卒左右公以脫于難奉直公既
發憤讀書吾伊徹丙夜宜人常手女紅佐之篝
燈熒熒相對無倦色間謂奉直公君獨學寡與
不面墻乎乃擔簦持糗入郡城遍求知名士與
游處絕不問家事而宜人所使齋送歲時常不
乏奉直公安之忘其身之外也半野翁沒宜人
獨奉姑韋夫人朝夕上起居食餌服御備致精
腆約臧獲婢媵各以輕重操作門以內肅然無
譁夫人安之忘其子之外也奉直公有孽弟及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二

二

少妹婚嫁皆出公宜人爲斥簪珥躬紡織以佐
費弟求析箸予產半旣盡復予宜人亦無恡惜
奉直公之好德樹義宜人寔成之半野翁卒之
歲宜人方有娠翁謂奉直公曰吾行善事多矣
且必有後婦當產產而男也必有奇若善視之
無何而其志生僂然也又善病宜人親乳哺之
劍負不去手五歲甫能言即教以關雎之什每
雞鳴時口授聲琅琅出衾帷間蓋自孩抱中而
宜人教之已如此且曰先舅有言吾敢忘諸宜

人初以盜警心悸及稱貸以償質物橐如洗益
內自傷已又殤一子哭之慟遂病亟曰吾將從
吾姊于地下言訖而瞑是爲嘉靖壬子某月日
距其生爲嘉靖癸未某月日年三十耳宜人沒
後二十年而其志舉進士又數年爲南昌貳守
爲繕部郎而宜人兩受 誥命贈皆宜人云子
一即叅政君其志娶丘氏封宜人奉直公繼娶
莊宜人生子二其德其愈皆世其業孫男六其
志出者一人萬曆丁亥其志以都水使者行視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北河乘間歸里卜地于武丘鄉之原以是歲某
月日奉宜人以葬旣葬而以學憲李君狀徵銘
余嘗記爲兒時從先夫人于外家宜人猶在室
嘗擁樹之詔以韻語先夫人見背宜人手摩其
頂煦燠而誨勗之一語一涕至不能出聲而罷
盖宜人子視余余之恃宜人猶母也余旣不得
憑棺而號執紼而相事又敢無詞焉以塞余悲
乃拭淚而爲銘銘曰惟力是殫而家是完居其
艱不共其安惟夫子之軒然惟子之翩然而不

獲年惟其甥之潛然以銘其所

封太淑人吳母陸氏墓志銘

太淑人者故陝西叅政皖山吳大士

而尚

寶少卿自峒之母也家世桐城人姓陸氏父仕鳳處士母張媼自處士之大父初爲學博以清約世其家而太淑人生婉慧端重雅稱儒家女在父母之側有禮法是時大夫年少耳爲文章有奇傾其先輩先輩常推轂之謂處士吳氏子者可女也于是太孺人歸大夫大夫爲諸生有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一

四

聲操行峻潔不問生產麤糲之食纔具而事母太宜人務盡其歡及太淑人之爲婦也大夫忘其貧太宜人益寧其養大夫釋褐爲襄陽府推官秩滿徵入爲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遭母喪歸服闋補兵部武選數持法忤大司馬出爲湖廣叅議擢山東副使坐有章劾調雲南尋擢陝西叅政以卒所至太淑人皆從居襄陽時勸大夫益持故操母以妻孥爲念嘗稱士已食公家祿儼然居民上柰何汙墨取敗與盜跖同行

乎大夫領之曰是吾志也大夫爲武選時考核

軍政一武弁度且黜則因里媼以金翟飾餉太

淑人太淑人叱曰若何以汙吾夫而恩我麾之

出太夫嘗留署中陸錦衣者間以幣謁授閹者

竟去太淑人遣蒼頭抵幕叩門投其幣而還大

夫之刻廉自苦孤立行一意往往齟齬于俗然

以太淑人之同操也益自信不疑竟死而太淑

人無違言大夫無沮色嗟乎士之志于名譽者

方其抵掌談說意乃慕首陽於陵及其溺情燕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私奪志交謫至于詘節毀行甘心汙濁而不悔者多矣大夫廉法吏太淑人成之可不謂難乎太淑人事甚孝始大夫舉進士留京師二年起居食飲未嘗一日去姑左右大夫官戶部時姑老且病矣扶持愈益謹滌穢嘗藥欲以身代姑卒始喪盡哀迄襄事盡慎不以勞瘁爲解大夫割產畀其弟太淑人愆慝成之曰此君之愛弟而姑之少子也大夫卒家無餘貲太淑人孜孜茹淡黽勉自給日以訓諸孤爲事出則令從

師講授入則親課之加嚴曰以是報而父地下
嘉靖辛酉尚寶君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太淑人
乃趣舍人治喪如京師曰母令兒念我居邸中
間評騭時事數稱說大夫生平以勗尚寶君尚
寶君以儀曹郎侍 莊皇帝于藩邸隆慶改元
晉今官得推 恩封太淑人太淑人喜且泣以
大夫不及覩爲憾因語尚寶君無負 國恩明
年尚寶君請告奉太淑人歸既滿太淑人趣之
行曰我幸善飯無恙若第行勉事 聖君卒父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六
志尚寶君不得已乃行太淑人猶日治家約束
僮僕無敢闌出入者踰年寢疾爲遺教示子孫
諄諄皆格言乃卒萬曆癸酉某月日也距其生
爲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八子五人自岳娶方
先卒自峴娶方自恒娶黃自南未娶卒自峴尚
寶少卿娶方封宜人女三人孫十一人女三人
太淑人之卒也尚寶君疏聞 上特命有司致
諭祭者一以舊勞故又明年萬曆乙亥某月日
自岳等乃奉太淑人葬于某山之陽先期尚寶

君使來徵余銘少司徒盛公寔爲狀余與尚寶
君同舉進士于太淑人爲年家子而盛公名德
重當世其言核不可以辭大夫名檄自有志銘
曰念爲廉吏兮信揭揭也中籌摧謫兮亦可奪
也展如之人兮與子同說也修能矯節兮共芳
潔也克世厥聲兮嗣 哲也刻詩于珉兮垂不
竭也

封夫人楊配呂氏墓志銘

官保大司馬震厓楊公有賢配曰夫人呂氏以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七

萬曆壬辰某月日卒司馬公以卹請 詔賜祭

葬如令甲乃相地于吳山之陽將卜吉以葬而

先期手事狀屬余爲銘 于婦公夫人女也

銘惡敢辭按狀夫人姓 其先出宋文穆公

從南渡來徙世爲蘇之長 人父峴有名德以

明經貢入太學授廣西古田令里中稱爲三江

先生母戴氏夫人生而敏慧端重父母甚奇愛

之慎擇所與無可者是時司馬公娶于周末基

而卒以贈司馬隨安公命請于先生先生喜曰

是父是子且吾嘗識其文真吾婿也以語戴母昔夢有吉徵叅驗皆合乃許字司馬公納聘之日有巨魚躍入舟中衆皆驚異踰月而司馬公薦應天夫人來歸時贈公猶爲諸生講業自給而司馬公食貧澹如也夫人恒力作供具歲侵至茹菽麥而養贈公必洗腆比奉終事有加禮無不及焉司馬公成進士爲繕部郎疏乞敝廬俸入常苦不贍而夫人安之無謫語司馬公叅政四川累遷廣西左使夫人皆從所歷嶽崎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八

副時封恭人少司空時進封淑人會大婚朝中宮于仁智殿有表裏之賜最後以司馬公尚書滿考進封夫人司馬公既歸田夫人以象服偕老貴重矣其謹身自約一如故操與司馬公朝夕持案相對恭異無改時課女奴織紵不中程不休子婦跪請少息夫人曰若不聞敬姜有訓乎勞則向義逸則忘善吾以身爲率也司馬公用薦起留銓尋改司馬叅贊機務夫人婉謂公居守重任誼當努力報國然公老矣吾聞之知止不殆公其圖之于是司馬公控疏乞身七上乃得 允歸再踰年而夫人以疾卒距其生嘉靖甲申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三人長大潤應天丙子舉人娶陳氏繼娶華氏次大滋國子生娶王氏次大滌側出娶侯氏女六人長適吳士俊次適唐某次適韓某次適徐某次適余子用懋次適吳某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夫人雅尚儉樸不妄施與而賓祭之奉常豐性嚴毅婢媵臧獲操束廩廩而時軫恤勞來不窮

其力闡闢之內無敢嘻嘻出聲者而衾裯遽下
有小星之風撫庶子不異已出自以中歲舉子
保愛之已甚而比其就傳課督之加嚴不少假
借蓋婦道母儀純備如此故沒而司馬公大慟
曰吾出入中外垂四十年而不憂內政者以夫
人在也今已矣嗚呼悲哉余觀成周之隆公卿
大夫有羔羊素絲之節而其內有采蘋采芣之
賢皆垂之國風聲施來禋司馬公爲時名碩功
在國家夫人蕪之完節媲美即風人所稱何以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加諸乃叙述其槩而爲之銘銘曰采蘋采芣木列
于國風曰佐羔羊委蛇在公顯允司馬劬躬體
國夫人相之純懿有德儉而率禮嚴以輔慈旣
閑嬪則亦備母儀翟弗以朝鸞章孔赫載被
卹恩俎豆窳窳 賜塋崔嵬夫人所藏德音不
瑕視此銘章

封宜人丁配劉氏墓志銘

劉宜人者浙江布政司叅議玉陽丁公之繼室
也叅議公以嘉靖辛酉與余同舉于鄉先是兩

娶于陸皆早世遺一子兩女貴家爭欲婿公公
深自念女子出閨茵襪翠中不能安儒素詎能
撫人子女輒謝罷而聞劉翁兼故名其季女
慧而慈可娶也遂委禽焉宜人始入門即持家
秉井井嚴辨而拊育其子女甚有恩一不以煩
公公舉進士爲山東陽信令邑小而貧不耐其
水土晨晡蔬糗率仰給宜人而邑多賢豪長者
數承上官檄有所資奉皆咄嗟督辦緩則交詬
急則累民公寤不勝應退而擲其冠曰吾乃以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二 十二

五斗爲桎梏欲自免去宜人從旁譬之曰君勤
一生以得此而敝屣視之耶第忍之君不私民
必不怨公意乃解公以治行高第徵拜御史得
南京山西道宜人戒局鑰東下廩廩無敢闌出
入者故事鹽艘鱗次龍江關候御史按驗符下
乃發先發者獲倍利御史不時至則羣商歛金
萬計爲關說公聞之大駭微以嘗宜人宜人曰
此貪夫所徇而知命者所甚禍也且吾與君皆
儒家安用阿堵物傷吾世公嘆服其言曰是吾

心也乃悉召商立庭下受符不越宿而過人人
感悅逾年及期商人群叩御史大夫願得復償
公一年乃再檄公領其事前此所未有也公操
尚清白自其素志然宜人寔德惠成之宜人
不習書傳而動遵禮教逾于素習身不越閭閻而
物情市價炯若燭照人不能欺居常恨不及舅
姑歲時祭享常哽咽流涕撫三孤不第爲煦嫗
而訓誨有法長子八齡謂公亟使就傅公被
召時携之平原道病乃僦居民舍躬護持之衣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不解帶者累月既愈即遣授博士業而後報公
無恙二女漸長纂組縫紉之事皆身課督之小
有過溫言諭改無厲色三孤嘻嘻不知非宜人
出也其他慈惠淵睦多類此宜人以公御史時
封孺人後以公僉憲閩蜀滿考進今封云宜人
生嘉靖癸卯卒萬曆己亥年五十有七子男二
長文起郡庠生先卒娶徐氏陸出次文美萬曆
甲午舉人娶杜氏宜人出女三適陸稽德歸隆
祥侯孔釋孫男五文起出者一汝朝娶王文美

出者四汝昌聘黃汝華聘侯汝徵汝登俱幼孫
女二文起出者字湯本淳文美出者字中紹芳
余次孫也公卜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日葬宜人
于吳縣岐龍山之新阡而先期手具事狀來請
銘諸墓余雅兄事公宜人猶嫂也何敢辭銘曰
疇若鳴鳩子人之子以拊以教匪母胡恃疇贊
羔羊委蛇素履束身從王一節終始慈懿貞良
展也女士龍山之陽震澤之涘埋玉瘞詞考德
在此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誥封武清侯夫人贈安國夫人王氏墓志
銘

武清侯贈太傅安國公謚恭簡李公之配曰夫
人王氏今 聖母慈聖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母
也萬曆初 上以冲聖踐大寶而 聖母尊居
慈極以天下養當是時李公用肺腑親重爵爲
通侯 恩寵赫奕于人臣無兩而德讓廩廩伉
儷一如故操以榮名考終士大夫竊言 聖母
檢飭外家兢兢禮法即漢明德宋宣仁方斯蔑

矣而貴戚之家如安國夫婦兩人亦豈可謂非
賢哉按夫人姓王氏順天之東安人也父王某
母苑氏始歸李公時猶食貧夫人椎布操作持
織紉攻苦自給李公甚安之 聖母皇太后在
娠李公夢五彩翟車幡幢鼓樂導從自雲中下
達寢所李公驚寤竊怪之以告夫人至誕彌之
月里中聞異香經旬不散識者知其爲貴徵也
其後夫人從李公避寇如 京師而 聖母遂
僂 莊皇帝生 今上于裕邸蓋嚮者之夢始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五
驗李公自都督同知封武清伯已進封武清侯
夫人皆受 誥封稱武清侯夫人云 上至孝
數承 聖母微指推恩外家而 聖母居深宮
時時念夫人不置日遣中官就里第問起居食
飲趾相錯于途 尚方金錢文綺水陸珍異非
時之賜絡繹相望或時 召入宮經旬月乃出
出未嘗言內曰 宮禁秘密不敢言入未嘗言
外曰閭里瑣細不當言而 聖母或以家人禮
上食夫人輒走匿遜謝曰 太后至尊不可以

老婦故褻 朝廷之體其執節滋益恭所得
賜賚或以頒之宗族姻黨之貧者或聞其津梁
不治其佛寺神宇不修即捐貲庀役雖甚費無
所恡餓者予粥死者予槨賑施無虛日曰以爲
聖母 皇上功德此吾所以報也居常謂諸子
吾聞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汝曹不記布衣蔬
食時乎無侈汰以損福無矜肆以賈禍夙夜服
行 聖母之訓言而成汝父之志吾含笑入地
矣諸子皆跪曰謹受教以故李氏得善聲于戚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五
里中夫人有力焉夫人生七十有五年而卒生
正德癸酉卒萬曆丁亥訃聞 上哀悼賜諭祭
二十壇開壙修墳銀五千兩追贈安國公夫人
仍給 誥命 兩宮皇太后及 中宮妃嬪
潞王長公主以下賻贈各有差先是李公生而
起塋 上特賜三萬金及是再給前此所未有
也夫人有子男三人長文全襲封武清伯娶田
縉吳俱封夫人次文貴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娶
俞封夫人次文進 御馬監太監次女適平江

伯陳王謨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胤徵孫男四女
八文全等卜以卒之明年戊子某月日葬夫人
于阜城門外八里莊之 賜塋合李公兆先期
匍匐持狀詣余請銘余觀漢文景時靈文安成
皆以椒掖至親蒙號殊顯然皆不當世非有行
業可紀而太史述而傳之聲施到今況以夫人
之賢從爵偕老身在日月之際乎余可銘也銘
曰天篤 文母卿雲異香維夫人發祥 帝眷
元舅小心翼翼惟夫人婉德建國啟家施于孫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七
子維夫人介祉吉壤崇阡安公所營維夫人永
寧

封宜人蕭氏墓志銘

蕭宜人者故廣東參議趙大夫之配今庶吉士
用賢之嫡母也其先大梁人後徙吳之常熟爲
著姓父處士城始處士與大夫之父贈郎中公
相友善比宜人生後大夫兩月耳里中人見兩
家雅故相愛舉子女同歲也則持羊酒賀兩家
相約爲婚姻宜人歸不及事贈公而大夫已隸

校官努力爲諸生問學不事家人生產獨仰食
兄仲仲有嫂不長者也大夫乃與宜人脫身出
一無所携取而更奉其母顧宜人及庶祖母表
養之宜人所以事兩姑具當大夫指明年以顧
宜人喪盡鬻宜人奩具家窶甚日不再炊而宜
人無幾微愠色日椎布操作織繒以給庚癸每
機杼聲達旦不知疲也大夫學益有名常爲第
子都講資奉稍贍而宜人益用故操持之欲令
大夫一意卒業無返顧心大夫舉于鄉久之成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七
進士爲贛州府推官其治公廉不受私謁每出
行部宜人戒備錫甚嚴穴戶以通樵汲僮僕廝
卒無敢闖出入者時守丞諸夫人以間爲會強
一致宜人諸夫人率垂珠曳綬而宜人取具荆
布如貧家裝守聞之曰嗟非獨趙君廉也乃其
婦亦廉婦也大夫卒用治行高第徵拜南京文
選主事稍遷郎中于是宜人以 詔恩有封云
宜人性嚴重清約自既貴弗改未嘗兼味而食
大夫以參議老于家有田宅矣宜人獨屏居隙

宇間受持釋氏戒終日茹蔬以紡織自課不異
故食貧時也居常念二姑弗逮祿養爲之泣然
至老而猶然始大夫艱嗣而宜人所舉皆女子
則從吏大夫納姬不育則更進他姬宜子者後
乃舉四男子而用賢竟起家進士選讀中秘書
宜人輒喜爲加飯無何以疾卒卒時呼婦與訣
誠用賢勉卒問學樹勛名而已宜人生成化丁
未卒隆慶辛未年八十有五子用賢翰林院庶
吉士用賓用資用貞孫男六用賢以卒之明年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二

六

某月日葬宜人于頂山之新阡合大夫兆先期
手綴事略使使如京師丐余銘余曩覩漢史
稱桓少君其事鮑司隸能提甕挽車共處困約
司隸遂用節顯而少君旣老有子貴重矣獨時
時稱說先姑言不忘挽車時蓋其賢如此大夫
自強直吏有司隸風而宜人終始成之以彼其
行按少君往蹟何參合也余嘗校禮闈士得用
賢以故習宜人許之銘銘曰曷爲知賢維士烈
烈矣曷爲知廉維吏揭揭矣君子用譽爾允哲

矣生從其年沒從穴矣有考婦德銘弗滅矣

吳室王孺人墓志銘

太子錄事吳君某喪其室王孺人踰年卜葬則
屬狀吳太史而問銘于余授使者詞曰傷哉吾
妻孺人之沒也孺人故少司寇莆田王公某之
女初王公與余世父學憲公交驩而余以通家
子上謁得一當王公意而室孺人孺人固閩產
自莆抵荆溪遠甚然余察孺人不難去父母兄
第涉數千里而從余也孺人始入門則余父武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七

城翁及嫡母楊夫人幸無恙甘毳洗腆之奉咸
仰孺人孺人固貴家女素愛然其在舅姑側不
難詘體柔色兢兢子婦之節也余少則母王見
背不逮孺人而孺人未嘗不思祭未嘗不泣楊
夫人病親慰藉食飲浣滌扶搔涉旬月不懈諸
侍者率勞苦孺人而孺人不勞曰吾分固然夫
人沒拊循其子女至于婚嫁甚有恩意曰此吾
姑之息而吾夫之弟若妹也余因諸生久去而
游太學以選人待次及官京師者先後八年

而武城翁家居甚適息業過當不以宦減產六使余養不違志計不返顧者誰乎孺人力也其最爲女婦所難者始余未舉子時年適壯耳余不憂而孺人憂之爲擇良家子宜子者侍余幸而有娠撫視之甚至若其娠然者及舉子男也親抱哺之若其子然者疾且革憇而呼兒持兒屬余與余訣諄諄相勉恨不及見兒之成也甚矣其可悲也嗟乎孺人生不能數寧其親沒不得歸殯其鄉有所深願于余若子而不得待湊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主

然與之俱往者已矣獨其賢而可稱者如是惟吾子銘焉而與之不亡是有所慰其靈而塞余悲也余既讀其詞深哀憐其意已發吳太史狀亦云按孺人姓王氏諱某家世莆田人父大用起家進士仕至刑部侍郎母淑人某氏以嘉靖庚寅某月日生孺人孺人年若干爲吳君婦其卒萬曆乙亥年四十有六子男一側胡出胡即孺人所擇以侍君者也女一吳君之父武城翁名某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肅公之弟也蓋

王氏吳氏皆以功名族望顯而孺人爲淑女爲賢婦吳太史言自關雎教衰妒媚生于衽席仁賢之德寡詩稱膠水江沱若孺人者何以殊焉嗚呼是可銘也墓在石亭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銘曰南望閩山兮路阻且長荆溪之原兮卜宅允臧生以爲歸兮沒吾以藏竟無不之兮何必故鄉

封太恭人許母沈氏墓志銘

太恭人者南京通政使惺所許公之母也公初以侍御巡畿南有所建白上意欲督過之以語閣臣閣臣爲分別其端乃已一時聲望赫奕而公因念太恭人里居則引疾歸色養左右者十有六年有詔徵公還臺尋擢太僕少卿最其績得贈父東川公官如子及嫡母趙恭人而太安人方從公邸第則受誥封如今稱云公始奉太恭人而北及遷南光祿卿則奉而南太恭人既抵家依依弄孫不欲出而以簡書趣公行公亦依依太恭人不置也在光祿及遷南通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主

政使數上疏乞歸不得命而太恭人卒于里
大勸曰曩孤越在數千里得歸奉太恭人懽今
直數合耳而不獲視含歛天平痛哉惟是懿德
慈訓微一言以垂不朽則孤之願也乃屬張太
史爲狀而徵余銘按狀太恭人姓沈氏爲雲間
著姓及笄歸贈公貳其室時贈公元配趙恭人
已有子嗃嗃治家罕所當意太恭人宛委助造
備得其懽心已生通政公方幼時趙恭人適以
勃谿故語里媼公從旁牽恭人裾及屏處跪而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請曰奈何室怒而郵揚之恭人悔悟且喜曰是
兒善處人骨肉間此其母教之也乃益善太恭
人始終無間言趙恭人病風卒急不能語獨太
恭人侍以告贈公及伯子共視之越宿而卒里
中咸稱太恭人以婦道承嫡有小星之風焉公
旣舉進士仕爲令而贈公家居春秋高其食飲
必時寒燠必適病則調藥餌必親卒能安贈公
奉其終事公始令郊時太恭人謂之曰吾聞令
最近民萬靈所倚命無怠無忽公用是卒爲賢

令在臺中數貽書戒勉公卒爲名御史凡公敷
歷所至率稟太恭人訓而致行之里中則又稱
太恭人以母儀穀嗣有九熊斷機之助焉性儉
樸不喜華飾晚而奉佛茹蔬終其身鄰里姻戚
被其容接及受施賑者人各厭其意教諸女孫
習組紃誦圖史並以女德聞其他言動可爲式
者多類此語云不知其母視其子乃余習于通
政公其清約謹勑篤厚謙虛廩廩德讓君子非
庭聞素教疇克臻茲此足以知太恭人矣余是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以銘太恭人生嘉靖丙戌卒萬曆庚戌年八十
有五子一即通政公隆慶辛未進士今南京通
政使娶吳氏封恭人孫男一士儁太學生娶宋
繼張女一曾孫男五女三通政公奉太恭人葬
于呂涇之舊塋是爲萬曆壬子某月日通政公
之請卹也太恭人得 賜諭祭與贈公及趙恭
人偕蓋殊數也銘曰宜家穀嗣以莫不虔是維
太恭人之賢象服鸞書自天有耀是維通政公
之孝表以崇阡闡以銘章是維萬斯年不毀之

藏

封孺人錢室陳氏墓志銘

海虞侍御錢君汝瞻以名御史出按郡國文學法理咸精其能余深器重之而爲忤者所中遂歷不復越二十餘年而其子時俊用家學舉進士高第父子以經術趾美賢科盛矣而閨闈之譽則歸之陳孺人蓋孺人者侍御君之配而進士君母也陳故海虞著族孺人父某以文學久次爲儒官母錢媼孺人生有貴徵婉嫕端靖嫻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于圖史及笄而來歸則侍御君之父封御史公母褚孺人及大母兩尊行皆在養孺人往來娛侍並得其驪時方食貧不能具二簋又歲潦室廬潰淖中然不以其故失婦禮封公性豪喜賓客客至供具漿酒肴核皆出孺人至脫簪珥無難色封公則大喜以爲賢褚孺人性嚴尚筋力居常嗃嗃孺人從嬖下具食已推布而前與女奴雜作不中程不息褚孺人則又大喜以爲賢而孺人常茹惡草衣故敝衣處人所不堪晏如

也侍御君初發憤下帷與名士相切劘常至丙夜孺人具食飲勞苦之未嘗即安侍御君成進士授廣州推官日治爰書鞠讞無留獄孺人愆患以仁恕李官常從直指行部孺人戒局錮飭干掇內外肅然竟侍御君遷去明珠翠羽未常涉目侍御君用廉能被徵孺人實左右之侍御君居臺中時以安車致封公孺人寧封公于邸還而娛侍兩尊人于家一如故食貧時侍御君按楚而褚孺人卒廬居三載而封公卒慈飭終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事有加禮無遺憾則孺人實先後之進士君既知學孺人嚴其程督而節縮其資用曰無習侈靡少懈則厲聲訶之比延名師講業則盛供帳飭修脯豐腆過當進士君益感奮屈首吾伊不涉門外事見謂樸訥孺人內自喜竟以明經擢第歸寧孺人孺人姑爲破顏曰孺子亦進士耶人稱侍御君有子則孺人成之也始侍御君按山東歸孺人前已舉子猶中年即爲選良家子貳其室侍御君既里居頗構園池蓄聲伎酣暢

自適孺人親經紀之井井嚴辦閒臺窟室履歷
衾稠惟侍御君所之不問當夕誰也而孺人常
持齋奉佛以家秉屬他姬子其子不殊已出蓋
孺人秉禮明義持大體慈而逮下詩所稱江沱
小星不足多也噫嘻難哉孺人沒將葬而進士
君手狀跡余其色慘怛而詞甚備謂孺人飽歷
艱苦黽勉于居約竭瘁于承尊宛委調劑于燕
私魚貫之間而撐持擘畫于伏莽摧輪之後微
獨令妻賢母殆傑然丈夫哉孺人所爲瞻卹宗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五

嫺施賑閭里終始樹德者多不勝載載其梗槩
若此亦足以光女史而垂世則矣孺人以萬曆
戊寅置恩受封其生以嘉靖辛丑卒萬曆乙巳
年六十有五子男五人長時俊即進士君娶趙
氏孺人出次時信侍御君之猶子少而養以爲
子者娶沈氏次時仔娶張氏時倬聘嚴氏時价
聘張氏女二孫男五女八葬以萬曆戊申月日
墓在湖橋之念思墩襟山帶湖遵孺人治命也
銘曰鏘鏘鳳鳴在下曰昌流衍采繁其風載揚

婉婉令人純德具美洽于尊章以翼夫子式彼
閭範邇于官評鬻子閔斯載迪之成帷帝燕私
雍雍煦煦如美斯調如瑟斯鼓展也女士燕及
後人誰謂矜輦陋彼冠紳湖山之間崇阡奕奕
不磨者銘不隕者德

封孺人衛母夏氏墓志銘

水部員外郎衛君某既喪其繼母夏孺人則手
錄事行徒跣詣余圖所以不朽孺人者無何水
部君沒其孤某復以章比部狀來嗟嗟余固與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五

水部君有成言矣銘惡得已按狀孺人姓夏氏
諱某封中書舍人敬所衛公之繼室也夏出宋
丞相子高之後自江州徙吳爲著族父建寅太
學生仕終王府審理母丁氏孺人生彌月而母
見背則育于大母楊所稍長聰慧有女德大母
憐之曰必擇快婿不以與凡子是時封公喪其
配王孺人兩子皆孩抱而聞孺人賢也則委禽
焉孺人既歸事舅野亭公及姑徐備執婦禮拊
兩子甚有恩兩子雖育于姑然朝夕拊摩數致

其義服食過于所生兩子皆就傳而孺人喜
知也其延師授經及所與游盤食束脯皆出
人始終無幾微倦色孺人舉一子至于授室
人數教之讓母敢與兄姒均禮以故兄弟妯
雍雍無間言野亭公丞古田承檄撫徭數以私
財佐軍多所稱貸既卒官責家蟻集封公大窘
孺人脫簪珥償之封公病母徐亦病孺人往來
護視所以寬臂扶携之百方卒無恙封公既困
場屋產益削稍事什一貲散不復收又苦更調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則避居浙之塘棲里而水部君方總角爲諸生
有文譽會大比抑于有司期且迫孺人固資遣
之橐爲洗竟以遺才舉京兆時年十八封公始
一破顏而孺人固勸封公務行其德里中嘗負
責者封公欲理之孺人不可指水部君曰天以
是兒償君厚矣夫市利不如市義君其念之封
公喜遂釋不問家僅行賈破蕩其貲值二百金
而死孺人婚嫁其子女收卹其孥至今其慈惠
蓋天性也孺人所舉子先卒遺一女里中富室

爭求媾孺人曰富則多累不許已得讀書之族
乃許之仍却其聘財以矯薄俗水部君奉以爲
家法焉孺人治家嚴而有體臧獲千指廩廩受
要束而時恤其勞苦卒皆感悅雅尚儉朴即受
封有冠帔不時御水部君權稅于杭孺人戒之
若祖父以宦減產若慎無殖產水部君則謹受
教時遺以茶笋必問所由有却鮓之風焉孺人
晚通內典既以封公及子婦之戚病不可起猶
諄諄以惜福爲戒云孺人生嘉靖己亥卒萬曆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己亥年六十有一子男三長某娶某次某即水
部君己丑進士娶陳封孺人俱王孺人出次某
娶某孺人出孫男某餘載封公志狀中蓋詩稱
鷄鳴交傲陽鳩均一孺人兼之而又有九熊截
髮之識嗚呼賢矣是宜銘銘曰惟家之屯而翹
蕭龜勉以穀嗣人惟遇之亨而樹德赴義以相
夫君展如邦媛鮑妻翟母銘以章之其藏若斧

封宜人王母范氏墓志銘

范宜人者故少參笠洲王公之繼配也范出宋

文正公子孫散居江南有贅于常熟之呂莊者稱呂莊范氏爲著姓宜人父北川翁母秦媪宜人端靜敏慧通孝經小學嘗夢冠帔神人與載指示星象其占當貴宜子孫翁心異之洎媪没宜人攝家政具當翁指翁又益異之而會少參公喪元配龔宜人擇可繼者聞宜人賢而才也遂委禽焉宜人始入門而君姑孫宜人病卒宜人慈飭終事有加禮事君舅晉寧同知贈僉事公尤孝謹贈公嘗領重役幾破家宜人脫簪珥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資其費無愆色比謝晉寧家居觴咏自適供具皆出宜人既没喪之如姑里中嘖嘖稱孝焉公之養志承顏始終無遺憾者宜人左右之也公爲諸生時善病僂然也而攻苦績學宜人常織紉佐之公爲忘倦其舉進士令肥鄉宜人戒扁鵲操束僮奴毋敢闕戶外者公用是得廉能聲祀名宦于邑中公以工部郎中事簡常以暇時登覽漿茗煖脯不翅而辦已遷浙江僉事以禦倭功蒙賞尋馳恩父母及妻而宜

人有今封時公以數病欲罷去間語宜人宜人曰君雅尚清白以止足自盟今其時矣不腆先人之業足具饘粥安事栖栖榮祿爲哉公意遂決歸則杜門謝客不問家人生產細大之務宜人獨身任之一不以煩公公之任職有聲綽然于進退者宜人先後之也公有丈夫子五人伯子龔出其四出宜人宜人拊育訓教視之若一自公再令曲周即置貳遣侍而身督課諸子于家延明師教之無狎昵之交佚游之好時時舉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公家訓示之楷式諸子咸斌斌有文翹楚矜弁間至其孫遂舉進士益光其世閱公之廸哲貽穀燕子及孫宜人成之也宜人性儉約御下寬和施惠徧乎姻族其爲家拮据勉不憚勞瘁而遇事持大體有傑丈夫之識倭夷逼城城中大震恐宜人夷然曰若有天幸城必完不則死耳何懼公没而勢家有侵其丘隴者宜人奮然欲詣吏自白諸子泣諫乃止及訟久不判宜人復諭諸子勉自樹立以不爭爲爭遂置之其明

决如此盖宜人承尊佐内式穀嗣人婦道母儀
純備周浹而又旁晰事變曠然闕外之觀即圖
史所稱賢且才者曷以尚茲其既貴而宜子孫
疇昔之夢不虛矣宜人人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
萬曆庚戌距其生爲嘉靖癸巳子男五長維屏
太學生娶孫氏龔宜人出次維城漢中府通判
娶趙氏少宰學士用賢女俱先卒次維楨雲南
霑益州同知娶周氏次維祺太學生娶徐氏次
維翰太學生娶譚氏女四孫男九輔臣邑庠生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與少叅公同登朝而余孫騰芳方委聘進士君
爲姻家遂不辭而爲之銘葬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墓在虞山某鄉合少叅公兆銘曰孝謹雍肅
以翼夫君疇不稱賢煒有令聞翹蕭立家綢繆
穀嗣疇不稱才卓然女士象服僮僮蠡斯繩繩
神也告祥維夢斯徵死生相從同室同穴標懿
闡幽玄壚有碣

華母陸孺人墓志銘

故學士鴻山華公有孫曰師皋字賡虞爲高才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三

矣鴻山公既沒而孺人來歸賡虞其事洞菴君
及嫡庶兩姑宛委周至靡不驩洽洞菴君愛子
而訓之嚴賡虞學稍間則爲便坐對案不食謝
過乃已孺人常誦鷄鳴詩以警賡虞每質明趣
使問寢退而修博士業至丙夜孺人手女紅佐
之吾伊琅琅與刀尺聲相雜也賡虞學成而數
奇屢詘于京兆恒邑邑遂以疾卒遺兩子與隆
與進皆幼孺人痛欲死所親百方開譬獨不念
兩尊人及焚焚二孤乎乃稍自抑損而昕晡上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食靈几輒崩摧號慟以爲常及侍舅姑側則歛
容柔氣數致其義務洗腆益虔不懈舅姑相繼
沒喪葬儀品井井嚴辦人言洞菴夫婦即無子
猶有子也二孤稍長知學則延明師盛張具課
督之加勤二孤奉教廩廩咸斌斌有文人言二
孤即無父猶有父也會析箸貲產漸削而桀黠
奴所侵盜亦復不貲然孺人不以屑意已哭伯
子與隆憐其婦早寡益厚遇之而內自傷悼已
與進益向學爲娶婦始一破顏其望與進日閔

閔然再試不第則好語慰之令績學待時而已
其慈惠明達類此孺人年五十與進偕諸姻黨
前爲壽孺人不可曰未亡人所不從夫君泉下
者爲立孤耳逝者之謂何而以子身餘齒偷一
日之娛乎語未訖淚承睫不止無何遂卒嗟乎
孺人履華腴席貴盛相攸燕處之日淺而死喪
變故相隨屬艱危慘怛備嘗之矣乃抱節終始
植孤保家不墜先人之遺業非其濡染典刑漸
于詩書禮義者能然乎嚮所稱賢婦不虛矣孺
人它嫺不盡志志其概云其生以嘉靖丁巳卒
萬曆丙午年五十子男二長與隆先卒娶劉氏
次與進庠生娶安氏女二孫女一與進卜以今
年月日奉孺人葬于錫邑之彭祖墩合賡虞兆
而詣余以銘請介其舅氏陸文學以安吏部狀
來余不得辭銘曰高門有閔兮逢此百罹鷄鳴
有警兮栢舟有詩有懷二人兮嚮子閔斯言念
同心兮沒往從之彤管有煒兮婦德母儀永世
弗諼兮余有銘詞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二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二

墓誌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三

男用懋校

墓誌

封宜人沈配唐氏墓誌銘

封夫人蹇母王氏墓誌銘

封宜人郭母奚氏墓誌銘

林母王孺人墓誌銘

封安人華母周氏墓誌銘

袁文榮公配封一品夫人管氏墓誌銘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墓誌

誥封一品夫人徐母張氏墓誌銘

徐母蔣孺人墓誌銘

封太安人沈母張氏墓誌銘

顧母章孺人墓誌銘

封太恭人吳母蔣氏墓誌銘

封太恭人尤母顧氏墓誌銘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三十三

終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三

墓誌

封宜人沈配唐氏墓志銘

唐宜人者工部左侍郎鏡宇沈公配也侍郎公奉諱家居余往弔諸里及門聞宜人喪復弔諸喪次侍郎公則謹謝客曰大人在殯冀婦無敢均禮已見其三子鄉進士淙翰林檢討漚駕部郎演皆斌斌秀雅而色黯慘甚悼余既心儀之無何則檢討駕部兩君徒跣衰經而詣余曰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一

以公之不鄙家司空而惠恤死者則願以先宜人不墜之業請且曰家司空叨秩三品虛淑人而不敢稱以未 命故余竦然嘉歎者久之宜人夫若子兩貴沒且踰耆矣抑而稱婦不敢等君舅之喪侍郎公天子大臣宜人齊體俛而從下大夫之秩無少干越其秉禮退讓如是夫天道益謙谷虛而能受沈氏福澤未有涯也乃按宜人第學博唐君守禮狀而爲之銘宜人姓唐氏諱某世居烏程之雙溪爲吳興著族父玠舉

鄉進士里中稱五山先生母丘氏宜人生九齡而失侍舉止如成人閨閣之政不嚴而肅事繼母黃婉婉敬慎相得甚懽先生與奉政公石交婚有夙約故宜人字侍郎公年十九而爲婦始入門則侍郎公之大母溫母閔具在也溫性嚴居恒嗃嗃而閔柔靜然宜人事兩姑間各適其意時時稱宜人賢兩姑沒宜人率先諸婦事奉政公餽餼滌滌之奉朝夕惟謹嘗曰事大人當先意承志何待詞色奉政公雖操下廩廩鮮所當意然亦時時稱宜人賢侍郎公歟歷兩都數移疾十五在告以寧奉政公于家及再起至三品而奉政公且病也居常自恨不能以一命榮親固望侍郎公及考而馳恩王父也則戒家人勿言宜人解其意所以調護慰悅之百方亦不使侍郎公知也奉政公卧季子第相去十里所宜人旦往候視夕歸而露禱願減算以益翁或達旦不寐奉政公歿哀慟不欲生業困甚強而治喪事越三月遂不能起里人驚相謂曰賢哉

宜人也以孝隕身宜人通書史明大義侍郎公
操尚清簡而宜人用儉勤端慎出入相周旋客
有爲侍郎公畫進取者已謝不應而退語宜人
以嘗之宜人正色曰舅氏強項一生而君幸筮
仕顧不自重耶侍郎公笑曰若真吾益友也生
三子皆才自孩提有識而課之讀又教之惜福
其既長也數稱引先世家法及誦敬姜詔文伯
語令以憂勤敬畏率祖父之攸行兩子仕有官
宜人訓戒彌至謂若曹無樂驟顯無以善蓋人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且夫人臣不奉節官下舍職業而營私交者吾
不願有也生平攻苦茹澹身不御統綺發篋自
命服外皆敝衣至不可爲歛其朴素如此宜
人以侍郎公祠部考績有安人封丞光祿時以
覃恩再封爲南尚寶卿以 兩宮徽號有今封
云其生以嘉靖壬辰卒以萬曆甲午年六十有
三子男三長淙乙酉舉人娶周氏繼童氏次淮
次演俱壬辰進士淮任翰林院檢討娶閔氏演
任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娶程氏女三孫男四

孫女六葬以萬曆某年月日墓在某鄉之原
按詩卷耳采蘋鷄鳴雜佩諸篇所稱貞明懿淑
之行甚具乃若孝行純至顓精竭力不難以其
身殉翁舅于一旦者則蔑有紀焉可不謂難乎
夫宜人無論相夫迪子卓然稱女士即宛然以
孝死其大節可表已余故銘之使內德有徵焉
奉政公諱某以侍郎公貴封奉政大夫尚寶司
卿侍郎公名某銘曰維羔羊之委蛇兮孰爲之
母孰使舅氏愉快而考終兮嗟孝婦之荼苦生
吾養志于高堂兮沒吾殉于下土山之椒兮水
之澣宜人歸藏兮若坊若斧銘如可滅兮石亦
可腐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四

封夫人塞母王氏墓志銘

御史大夫理菴塞公之督戎薊遼也 上以爲
才召入京營協理未至而有母夫人之喪疏聞
詔賜祭葬如令甲而以邊功特加祭一壇蓋異
數也久之公以書來曰不孝始貳本兵以親故
乞歸省尋被 命督邊邊事棘義不得辭難遂

束身往夙夜營職不及奉母慈終事竊內自傷也賴天子明聖予之卹恩而又度越常格獲微寵靈以慰死者不孝沒齒無所憾願丐一言銘而納諸幽余昔與協理公同升朝其開府邊陲余適在政地所與計料兵畫及于君親間情事知之爲詳銘何敢辭按狀夫人姓王氏世爲重慶府某縣人父處士茂鰲爲鄉飲賓母曾氏及笄而歸雲南僉憲封御史大夫公某處士固雄于貲而僉憲公之父沙坪公方困諸生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

爲粥以食餓者妖賊之亂僵尸相屬募鄉人能收瘞者以錢穀酬之其昔夢若有言當圖冥報以昌夫人後者夫人感之其爲施予益甚既老不倦云協理公督學山東間過家晚而請教僉憲公曰若第矢公服勤無求多于首貢可矣夫人曰微獨是也而不聞鄉之某生坐法以博士修郤中之乎若慎之無枉善類故協理公興修學政嚴而有體蓋得諸母訓爲多其撫順天承疆事之敝所以剔蠹清冗稽核糜餉潛弭釁端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三

六

以安南北兵者皆沉機極慮不辭怨謗而爲之嘗爲余言凡吾所以搏心揖志圖報國恩者以恢家大人未竟之施而遵母夫人之志也余觀國風葛覃采蘋及羔羊諸詩大都以節儉之德自家刑國爲王化之始夫人秉禮敦朴貴不忘貧旣以相僉憲公終始而又貽之協理公令兢兢無墜用以貞白純固視躬率職雖有哆口不能以毫末相加其所得于庭闈之素教者蓋弘以遠矣嗚呼夫人生正德丁丑卒萬曆辛卯

享年七十有五初以僉憲公爲兵部主事封安
人爲禮部員外郎進宜人嗣以協理公守平陽
奏最進恭人撫順天及總督薊遼以邊功進淑
人至今封蓋一受勅而四易誥論者以爲
福祿壽考夫人兼之子男四人長達娶某次即
協理公達嘉靖壬戌進士歷官至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娶某封夫人次遷娶某次迪側出
蓋夫人子之若已出者娶某女一孫男四以某
年月日葬于某鄉之原銘曰副璋并珪象服煌
煌稱內德者以爲閭閻之光杖鉞擁旄顙顙印
印徵胤祚者以爲福澤之昌而不知儉以爲訓
慈以爲寶其閑于家者素而利于物者長故名
昭乎圖史而績被于邊疆展如之人德音不亡
卹恩有加以寧其藏崇阡斧如勿翦勿傷

封宜人郭母奚氏墓志銘

封吏部稽勲員外郎西疇郭公有賢配曰奚氏
以子考功郎諫臣貴再封宜人里中人則亟稱
奚宜人云按編修韓君狀宜人家世長洲人居

郡城北之蠡口生而婉慧端重有女德父處士
克仁公奇愛之嘗曰嘻令吾有丈夫子若此者
不恨矣已嫁爲郭氏婦外佐西疇公務振其家
而內事舅姑甚謹姑徐性嚴重易怒乃其當宜
人卒不怒加歡焉諸姑妯娌聚居好以禮節相
望乃其當宜人卒不望加驩焉而姑徐老病疽
宜人扶搔浣滌日夜侍病病良已夫同產嫁而
貧者時時迎致與持案共牢而食振業其子女
甚有恩意里中姑語其婦娣姒姊妹相告勉無
不稱引宜人願如奚宜人賢始宜人在室母死
而弟呱呱襁褓間煦沫活之比長而後母弗愛
魚肉之已甚宜人數乘間譬說良苦後母感動
不加暴而名爲慈西疇公父前所命爲嗣者其
孤澤臣長矣宜人曰始吾舅寔子其父而孫其
子吾不忍忘也捐產直二千金畀之壯歲爲西
疇公置側室生子世臣愛之甚不異已子故宜
人家内外子弟無少長咸親附宜人嚴事之有
不知其有母而母宜人者人言宜人即非其子

也不啻子也乃卒以子貴也天佑之矣宜人生弘治某年卒隆慶辛未年七十子二長諫臣即吏部考功員外郎娶徐氏封宜人次輔臣娶俞氏先卒側室于一人即世臣國子生娶闕氏女一側室女四孫男四孫女一曾孫男三女一考功君以某年月日奉宜人葬于某鄉之阡合西疇公兆禮也西疇公諱堂先宜人二歲卒語在少師徐公誌吏行曰余蓋與考功君同舉進士爲姻家云宜人相行不悉著著其大者始考功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九

君爲諸生游學宜人資奉良厚不以費爲解及不第不愠曰是固命也已第進士推袁州宜人

不色喜而戒之加勤曰是法吏操人死生未易稱也已奏最徵拜天官郎公廉強直好昌言國家事觸忌諱宜人不憂而喜曰是其志固然臣職也其賢明識大義多類此語曰是母是子不信然哉銘曰人則有子予煦予翼予以種德予亦有子是穠是殖其卒有獲詩于貞石旣固旣

恤來茲有式

林母王孺人墓志銘

王孺人者南濱林翁正隆之妻翰林庶吉士林子景暘之母也林子舉隆慶戊辰進士有詔簡諸進士文學異等者讀書翰林以故林子爲庶吉士居翰林有聲矣然時時念翁孺人欲乞歸孺人使謂之曰兒幸始進第努力問學母念家若翁嫗無恙也林子乃不敢歸則安車迎翁孺人孺人不可曰終不以子故去吾君姑君姑謂翁母鄭孺人也老矣則憊憊孺人行柩何傷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

兒心故孺人強從翁行至京師燕居深念姑不置踰年竟以疾卒卒之明日某弔諸其邸林子拊膺哭爲某稱說孺人生平及所以沒身慕姑狀又傷孺人不至中壽祿養無何而遽背也其言絕痛已則再拜乞銘于是某深悲憐其意許之銘按編修趙君狀孺人姓王氏世居華亭爲著族祖某仕爲行人父某號東園公母周氏東園公有女子七人皆愛暇則群諸女榻下手授字書孺人則能通字書已輒授孝經小學大

義孺人則能口舉大義固自少時而東園公
爲賢及歸南濱翁爲林氏婦事王舅思菴公
舅省涵公姑鄭孺人婉約端慎動有禮法咸得
其歡聞以內雍雍如也南濱翁自以家督事
鉅細咸躬親之一不以關諸第而孺人亦謂我
長妯也誼當爲諸娣先居常縫紉績紡無脂
酪若歲時享祀賓燕率自操作日僕僕不休或
勞苦孺人且休矣孺人曰而不聞邪禮舅姑使
家婦無怠吾勞固當亦性所安也聞者莫不賢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之南濱翁有同產弟妹婚嫁極豐孺人毘勉擘
畫不趣而辦及翁諸弟有急傾貲貸之孺人無
愴色故南濱翁以篤義稱里中孺人有力焉林
子旣治博士經讀書輒至丙夜孺人常手女紅
佐之又時斥簪珥資其游學所交文士至其家
孺人屏聽其言輒喜爲設飲食具進竟日乃罷
故林子淬志績學至掇取科第儲育禁林繇孺
人之教也孺人生正德丁卯卒隆慶庚午年六
十有四子男一即景陽翰林庶吉士娶滕氏女

一史某曰語有之不知其母知其子信哉余觀
古九熊截髮者流皆以子故聲施乎後世藉第
令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榮名挾策竟老雖有
慈母靡得而稱今孺人幸教督林子而林子克
紹厥訓資適遇合蜚英著作之庭此其貽孺人
名豈有既乎而孺人乃諄諄念姑竟以死等死
耳死有賢母之義而孝不衰于姑死何媿哉蓋
孺人可以爲難已余是以銘之其葬以某年月
日鄉曰某銘曰胡來乎燕山從吾子兮盤桓胡
思乎雲間望吾姑兮潺湲櫬而還坎而安琢石
埋詞何萬年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二

封安人華母周氏墓志銘

周安人者故儀部郎華君叔陽之繼配也隆慶
中以建儲覃恩從儀部君封得稱安人云余爲
史官家居而獲交于學士鴻山先生先生有子
三人儀部君最少穎異秀發先生愛之甚而訓
督之加勤常日課其文夜馳急舸以質明眎余
使評騭之閱閱焉日望其成也余謂先生此公

家千里駒何難一第猶承蜩掇之耳而儀部君果以弱冠成進士爲尚書郎數年而先生卒儀部君毀瘠甚踰年亦卒余深痛惜之越三十年而有周安人之喪其嗣子曼及師召莒謁余而請銘曰以先子之夙昔微寵于門下幸恤其孥而責諸幽余授狀讀之既則咨嗟不能已華故江左甲族而自鴻山先生貴益鼎盛僅指數千計庾藏充牣而儀部君始娶王司寇女又世家蓋安人_姓爲繼也乃安人嫺于典訓奉兩尊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人無違禮周旋儀部君無嫌容自宗黨姻戚下逮臧獲人各厭其意無忤色里中嘖嘖稱以爲賢安人嘗生子三其一殤其二在襁褓而儀部君沒安人慟欲死或謂安人疇爲事老姑拊育孺子者而死耶安人乃強忍而奉太宜人如平時退而擁兩孺子泣汨蘇蘇承睫也無何兩孺子皆殤安人益自悲悼曰生不如死而或又謂安人疇爲嗣儀部君奉烝嘗者而死耶且太宜人固在也安人乃爲儀部君立伯兄之子曼及

仲兄之子師召爲後而益承順太宜人太宜人施捨賑給百費藁委歲入益儉而安人用勤佐之甘毳洗腆之奉禱祀醫藥之資咸仰安人私橐橐爲之洗太宜人沒安人掃一室懸太宜人及儀部君像朝夕瞻拜祭未嘗不盡哀終其身一日也兩子皆好學有文游國學當試京兆則趣曼使北師召使南冀一第以慰儀部君而安人不待矣傷哉狀稱安人之先出鳳陽國初以功爲戶侯後數世徙蘇州父鎮母邢氏安人事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古

父母周恤其昆弟及馭下具有恩紀不悉著著其生平所歷盛衰存亡之際如此此足以知安人矣安人生以嘉靖癸丑卒萬曆丙午年五十有四所生子師顏師曾師孟俱殤所後子二曼師召俱國子生曼娶汪師召娶韓孫男三女三曼等以某月日葬安人于磚橋之阡合儀部君兆禮也銘曰婉婉令儀嫺嫺在疚矢彼栢舟曰有貞婦以義輔慈爰植爾後鳴鳩在桑曰有賢母翹蕭持荼我辰不偶從夫于幽有隆斯阜詩

于堅珉永言不朽

袁文榮公配封一品夫人管氏墓志銘

吾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文榮公既卒之三十有四年而元配管夫人卒其嗣孫景祖等奉王先王百歲狀請銘詩墓余自禮闈士與太倉王元馭四明余丙仲俱出公門尋以史官周旋禁近公所以獎誘嘘培之百方恩義甚篤以夫人之沒追憶公于曩時潛然不知涕泗之集也敬諾而銘諸按狀夫人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姓管氏父處士璵母章氏夢日墮其寢所既寤光猶滿室遂生夫人夫人幼有至性喪母盡哀事繼母盡孝平居端靜寡言能通書史處士心異之曰是女有貴徵不以與凡子已擇婿獨視偉文榮公遂以女焉夫人始入門則舅氏端居公及公方食貧游學他郡夫人獨奉繼姑以居汲爨滌澣濯諸務咸自已出公既貴執端居公喪不異食貧時夫人攻苦力作以相公亦猶然故操也公受知 肅皇帝益貴重然好客益

甚戶屢常滿供具咄嗟而辦靡不精腆皆印給

夫人 天子常齋西宮公應 制居直廬終歲

一再洗沐夫人在私第敕中外肅典謁嚴扇鐃

臧獲無敢闌出入者公大喜曰吾有良佐得一

意在公夙夜報 上恩無內顧矣公雖喜推轂

士然性卞急常面詆訶人過失夫人諷公大臣

不當休休耶公改容謝之嘗有德公于微時者

悉數以告公一一厚酬之海內誦公高誼以夫

人故夫人未有子爲公納姬服御咸與已等公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常稱于人以爲有樛木之風焉公以病乞歸道卒夫人慟幾絕携其兩嗣子大輓大輅暨姪司丞大輪扶喪歸里時嗣子尚幼夫人獨持家秉視公在位時加恭而勤公好行德夫人善推其意孜孜如不及公始祖墓及管處士夫婦墓圯夫人並爲修葺曰此先公志也公伯兄雲峰公早卒撫其子司丞君若子司丞又卒撫其子景安若孫曰此先公一體也族里之貧者予粟喪者予槥歲侵爲糜以飼饑者不給則貸子錢以

益之曰此先公所爲德施義舉吾不忍廢也
繼姑張太夫人臨葬夫人病不能行棺重不可
舉夫人輿疾至乃舉人以爲孝感云夫人晚好
佛雅不信岐黃家比老卧病家人請召醫堅拒
不可卒之日儵然而逝是爲萬曆丁酉距生爲
正德己卯年七十有九初夫人無子子族人子
大輓娶姚氏天復子雲峰公遺腹子大輅娶秦
氏任爲中書舍人進禮部主事早卒生子三長
即景祖邑諸生娶徐生二子曰觀曰復次景高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七
娶王生一子曰晉次象宏郡諸生聘王先是公
卒 詔給水衡錢治葬得邑西三峰山之麓及
是景祖言于 朝 詔啟文榮公兆合而窆焉
實卒之又明年正月三日也余按夫人終始蓋
處人所難者三文榮公捐館舍身稱未亡數千
里歸櫬而經紀其家政拮据艱勉閱三紀如一
日難矣植嗣而天再植而又再天卒煦育其諸
孫洎于成立以續公如綫之緒又難矣公雅故
廉直祿賜之入僅僅更費夫人務推之以振業

其族黨令公之仁聲義問久而不墜抑又難矣
是宜銘銘曰顯允文榮代言作弼夙夜在公自
家刑國夫人相之令德令儀委佗山河象服是
宜劬躬立家終如其始恩斯勤斯無子有子德
施義舉日有孜孜豈敢告勞先公之思令聞不
瑕胡不大耋生則同心歿而同穴有赫 皇恩
賜塋巋然詩于幽宮何千萬年

誥封一品夫人徐母張氏墓志銘

太師徐文貞公既卒之年甫六月而繼配張夫
人卒其孤以卹請 詔予祭葬如制而會文貞
公卜窆稍隘不克祔乃別葬夫人于吉陽漚之
新阡越二十年而夫人之仲子尚寶君現以憲
副張公狀來請曰先文貞曩弃諸孤也惟公詞
焉而石之隧乃先慈汶汶未有迹也向所恃伯
兄季弟皆不祿責在不肖敢徵終惠畀之一言
是有所寧先慈之靈而道不肖于僂也余辭不
獲命則念古者公卿宣力國家表儀在位必自
刑家始故羔羊采蘋之什並列于風文貞公勲

德顯朝廷而教行于閭閻彪炳當世不可無紀
乃據其狀爲銘按張氏故華亭著姓自司馬莊
懿公鑒爲時名臣益昌其閥再傳爲大名別駕
鶴沙公豈娶于朱寔生夫人夫人婉嫕端重嫻
于內則自少習女紅纂組裁絰經手絕倫父母
並珍愛之外王父宗伯岷溪公之配秦夫人有
賢譽數視偉夫人以爲類已文貞公旣登第官
詞林以言事謫直聲震天下會喪元配沈夫人
謀繼其室而聞別駕公有女賢也遂委禽焉夫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三 九
人來歸不及事舅而獨奉姑顧夫人甘毳洗腆
務適其意比歿相文貞公飭終事有加禮無遺
憾焉文貞公旣荷 上眷知晉叅密勿益貴重
夫人亦累受封誥至一品 孝烈皇后之喪例
以勲戚命婦主祭有 旨特用夫人時以爲榮
文貞公秉政久常倖直西內家內外筦鑰咸屬
夫人百務井井公得無內顧一意在公夫人相
之也夫人雖處貴盛然雅尚儉樸過自挹損時
督女奴織作至丙夜不休處妯娌姻親間恩意

周至從京師抵雲間數千里饋遺不絕于途朱
安人年旣耄矣歲時上壽終始無替每念秦夫
人語輒嗚咽莊事伯兄執女弟禮不衰其篤于
倫義如此盖晚而奉佛足不履戶外獨好施舍
其于振窮周乏雖脫簪珥無所憚里中交口頌
夫人好行其德文貞公歿夫人慟之甚遂病屬
纊之夕呼尚寶君兄弟謂曰若輩知 主上渥
恩及而父所以竭厯公家數遺後人者乎其勉
自樹立無負國無愧而父凡我子孫咸督使就
學毋務侈靡無蓄聲伎無游敖放軼以墮其家
聲而毋瞋矣又曰我死歛毋帛祭毋牲毋從俗
作佛事一遵文貞公遺法其賢明恭儉始終猶
一日云夫人生正德丙子卒萬曆癸未年六十
有八子男三長璠太常寺卿娶季氏沈夫人出
次琨尚寶司卿娶范氏次瑛尚寶司卿娶陸氏
女一俱夫人出孫男十九孫女八曾孫男五女
三玄孫一蓋張氏徐氏皆以功名族望顯而夫
人爲淑女令妻爲賢母寵祿光大胤祚綿昌完

福遐祉域中寡二嗚呼盛哉銘曰顯允文貞爲時良弼夫人燕譽天作之匹純懿在躬德音孔嘉象服允宜副笄六珈有熙帝載有庀內職五絨三纁自家刑國華祿榮名終始從公同歲而仙異域以封吉陽崇阡夫人寧止相道母儀我銘是視

徐母蔣孺人墓志銘

蔣孺人者故尚寶少卿徐公履祥之側室國子生時錫之母也尚寶公嘉靖辛丑進士仕若干年卒孺人先尚寶公卒于邸時錫年十三孃孃失怙恃于諸孤中最孱弱稍長乃即其家塾從予授尚書居常自以時過失學頗自感奮旦暮挾冊伊吾不絕吟間爲余言母孺人不幸早夭數千里還櫬而厝淺土數年不葬意愴然深悲夜半燈熒熒獨坐飲泣涕泗承睫而不能止也余心憐之約異日爲銘孺人墓時錫未卒業而余以上計行旣登第爲史官數歲而抵余書乞銘曰不肖孤所爲母氏泉下者在此余翼然

起曰嗟是故嘗爲余言而怛然不勝楚者乎吾業已心許之矣不可以不文解按孺人家世吳江人父蔣翁廷金義俠也母姚並右族孺人生而靚慧常通孝經女誠諸書尤習隸首法蔣翁愛之曰必適貴人尚寶公家故饒僮僕常數千指旣貴不能視家人產業則自門以內米鹽騷屑咸仰其配張夫人而張夫人素賢爲請副其室于是乃得孺人孺人旣歸柔夷婉婉內教謹備甚得尊下心尚寶公之令諸暨也孺人從之官夙夜持閨內井井居處服御常如侍張夫人張夫人留事後姑孺人念廢朝夕時製繡組纂飾馳兩夫人壽兩夫人譽其勤慎交稱之乙巳尚寶公遷比部郎過家有羣盜挾關夜入孺人倉皇引子女匿奧室中門槌重不可舉孺人素羸弱力下捷持之遂得疾甲寅尚寶公奉詔諭江淮事竣還朝召孺人入孺人逡巡強就道值燠甚水涸官舟艱行役人苦之孺人爲斥簪珥募助挽舟乃前抵都下簪珥略盡居踰年疾

且革執時錫手曰不見汝成立命也吾母事張夫人夫人娣視我必字汝汝慎無辱我卒而家人無大小咸悲傷之尚寶公卒歸櫬與孺人櫬異舟孺人舟腐敗嚙水舟人且汲且行竟涉徐淮抵家櫬登而舟解人以爲孺人善果得陰佑云嗟乎女婦助筵承夫與嫡難乎其兩當也其敬慎之不足也孺人攝而不專寵而不有可不謂敬慎乎使君子持此以處下位奚至爲尉易守也可以居寵利矣孺人生嘉靖乙酉卒丙辰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年三十二子時錫娶陳氏故大司成陳公霽之孫孫男二女一時錫以某年月日葬孺人于晨臺山先塋之東南數百步而近銘曰江有汜子之以乎諸爾尊也肅肅履乎永思者子乎表彤管者史乎既固既安其無死乎

封太安人沈母張氏墓志銘

太安人者翰林修撰沈君幼真之繼母也幼真與余同舉南宮不對大廷而歸侍封公肖山先生疾疾已乃入對尋讀中秘書授翰林編修

與余共事史局數款語得太安人之懿行爲詳太安人既卒幼真手勒狀及諸第子姪所竊記屬吏部沈君伯英詮次之而徵余銘太安人姓張氏家世爲平湖著族父處士竹菴翁母紀氏太安人夙有令德和厚而比于禮莊靜而習于事事舅姑孝謹相封公以寬大節儉褻躬立家撫育其諸子下逮臧獲旁及宗黨惠施靡不周浹而遇幼真尤有恩幼真始生而母俞安人見背太安人來歸封公年十七封公母張夫人挈三歲兒授之曰俞婦賢而天獨此遺息若善子之太安人謹受教親抱哺兒若其所生幼真且長不知非太安人出也幼真少善病怳忽夢一婦携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髯翁奪之歸乃甦旣以質大母具言俞安人祓服容止皆是幼真始知有俞母而太安人雅故推讓時語幼真而母善事而翁久而益見思吾不及也封公游北雍時歲大饑太安人獨持門戶舅姑且病庾粟董董十斛太安人別貯之以奉二尊人而身與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婦及夫同產雜菽麥蕪菁食之晨夕手女紅不輟以佐其舅姑微知狀則嘆曰吾婦孝矣而且才舅兩山公卒倅有倭警太安人決策令家人舁柩瘞之祖塋甫畢而寇至入保邑城城中數震恐張夫人病不食太安人好語寬譬張夫人恃以安封公嘗晝夜登陴幼真出不時返太安人召讓之童子何知以廕張爲嬉而忘倚閭之惓惓乎幼真乃不敢出益下帷發憤未弱冠遂領鄉薦蓋俞安人寔見夢云幼真已受室偕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

諸弟績學封公親課督之太安人操家井井封公自詫以中閭雍肅天親太和署其齋傳者以爲盛事封公病性益卞急太安人分命諸子侍湯藥諸婦理庖饋而時時調適病者不令少拂意獨憐幼真夫婦數勞苦之曰吾子婦安敢與長子婦等以故兄弟妯娌終始無間言封公疾愈幼真始釋褐爲詞臣又四年疾再作乃逝太安人固念幼真祿薄無私蓄而以家督治喪力弗贍則欲以父產全界幼真聽其出入喪畢而

後析箸幼真謝不可乃以宗子法瓜分之爰及諸孫使相當相輔宗老咸服太安人明練有識傑丈夫不能過也幼真已終制起家獨念太安人不置常留婦侍母獨子身出數請急歸或以使指取道覲省而南中校士之役會有蜚語遂拂衣去事辛白終不肯強起而日娛奉太安人一果一菜母子不獨嘗太安人一日無幼真則不樂而幼真一日去太安人左右則惘然若有失也如是者又二十年而太安人以壽終世之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

爲人後母與爲之子者其慈孝肫篤未有若幼真之矣太安人者也太安人且老長子孫矣推其愛子者以及其諸孫推其愛子婦者及于孫之婦垂白不少衰故沒而人人悲哀思慕之不置叔季二君及兩孫所紀太安人生平甚多不悉載載其大者亦足以知太安人矣太安人生嘉靖甲申卒萬曆庚子年七十有八以幼真修撰時蒙恩有令封云子男四俞安人出者曰懋孝即幼真翰林院修撰娶錢氏封安人太安人

出者曰懋莊已卯舉人先卒娶于氏懋時太學生娶曹氏懋嘉邑庠生出爲從父後娶俞氏女二孫男七曾孫男女若干人幼眞卜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奉太安人以葬啟封公俞安人兆合焉禮也墓在某鄉之原銘曰南陔詠孝鳴鳩訓慈不有似穀曷徵母儀展也女士子人之子此有和九彼有陟屺慈孝相成洩洩融融備德完祉以獲考終伉儷同心其卒同穴有煒令聞視此貞碣

賜間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主

顧母韋孺人墓志銘

韋孺人者故半野居士顧翁鉞之配栗如先生汝玉之母而南昌貳守其志之大母也余先宜人之女弟王宜人適栗如先生而余以髫年出入先生家謁孺人孺人親飲食我數勞問先宜人無恙欸欸甚有恩余旣失先宜人王宜人亦卒余不能數至然時時記憶孺人以爲賢余之爲史官奉太宜人而北也孺人送之郊語及王宜人泣數行下曰令吾孫若太宜人子者吾婦

不亡矣後數年而南昌君舉進士爲長興令升堂拜孺人孺人喜爲加飯已復泣數行下曰痛哉吾婦有子矣而不及其身是時王宜人沒且二十年而孺人未嘗不思未嘗不泣其爲姑如是其于爲婦可知也曩余謁孺人時猶及見翁翁常以事督過其僕氣勃勃怒甚手挺撞之孺人從旁柔以言色翁怒尋解而其下亦不以懟翁而德孺人曰孺人生我其馭僮僕如是其于姻族可知也南昌君失恃時僅七齡儻然也

賜間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主

朝夕依孺人孺人寢食必俱所以尉養拊循甚備及爲博士弟子猶時時訓督之令長興時戒之曰縣官寄一方民命慎無使民含冤南昌君則奉教惟謹其于孫如是其于教子可知也蓋南昌君又言始翁以心計起家埒素封矣孺人椎布操作如貧時無侈容翁嘗爲怨家齟齬家更播徙艱苦百端然孺人舉止如平時亦無懼色其于盛衰之際如是斯又人所難者嗟乎丈夫處世何常遭之有或以貴重隆赫改節易度

及身處畏約悲愁沮喪而不能自持者何可勝數也彼其于孺人何如哉孺人家世居長洲之葑溪父德芳母茹氏其生以成化丁未卒于萬曆乙亥年八十有九子男三長高娶邵氏次汝玉即栗如先生縣學生娶王氏即先宜人女第也次珂娶魯氏側出孺人視之如已子女三人孫男七人女二人曾孫男九人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于葑溪之左蔣巷後村合半野翁兆于是先生命南昌君爲狀而書抵余 京師曰必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

封太恭人吳母蔣氏墓志銘

太恭人者故汀州府通判贈按察副使崑麓吳先生配也先生負海內名而困公車仕不踰郡倅以歿然談經修稅之士以先生爲宗先生有子五人長君少君皆及先生時取科第通朝籍

益昌其緒業而成其未竟之志于是海內知先生有子而令妻壽母之譽亦因以歸太恭人太恭人生與先生同歲後先生十有八年卒卒之又明年而長君暨諸弟卜兆于某鄉之原將奉太恭人從先生以葬先期直謁余以少宗伯馮君狀來請余既雅慕先生知太恭人賢乃許之銘按狀太恭人姓蔣氏爲毘陵著族父三山公暈母周氏三山公與其弟思夷公卓相愛也以太恭人育弟所遂父思夷公而母陸太恭人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自少婉嫕有令德通圖史大義不喜爲芬華旣歸先生而事繼姑徐徐性嚴操子婦廩廩獨太恭人能順適其意娣姒之會錦綺交錯太恭人椎布而前就視皆笑已皆歛衽稱服先生治博士業不問家家盡仰太恭人奩具疏糗裁給然能使先生樂而忘其貧先生豪爽亮直當憤激時太恭人嘿不言少選以片言剖析能使先生渙然釋而忘其怒先生屢上春官不第就教得長垣意殊不懌太恭人從旁慰解之曰君何不

自喜受一命教弟子百餘曹儼然稱人師而更自卑薄耶先生欣然就職長垣之士一經指授皆爲聞人已遷國子助教弟子日益進然先生祿奉薄官邸蕭然而太恭人以儉佐廉黽勉朝夕先生得一意業其官忘其爲間局也久之出爲汀州通判先生自以經明行高而限一第乃令折腰事人顧太恭人而嘆太恭人曰吾聞之士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夫天道猶酌也夫子之不盡試天其或者挹彼而注茲是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在兒子輩矣先生遂解官歸名其菴曰未了以見志無何而兩子擢第太恭人之言若左驗云先生歿諸子以次登用伯按察副使次平谷縣令次寬佃提調次都事次叅政文武衣冠更出入子舍以寧太恭人于家太恭人喜爲加七當別去則持之泣已念其爲公家使則趣之行而太恭人之八表也諸子各以間歸省子婦羅膝下内外孫曾男女各以班從恭奉觴跪而稱百歲壽蓋福祿胤祚得全全昌未有如太恭人

者而太恭人獨數數念先生旣以子貴膺冠綬春秋日益高猶以不得偕先生並命爲憾嘗慨然語諸子曰而父所稱未了者詎獨以兒子一第老人一命爲愉快哉若輩第竭節報上恩無營私則安而父矣諸子過家皆迫太恭人命不敢留旣而太恭人疾作侵尋不可起卒時惟二子在遺令無他言第戒家人無環尸誦佛無設露祭多殺生而已其神明靜定沒而不亂云太恭人天性勤約每凌晨而盥中夜而寢室家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之事細大必親平居無惰容無嫖語儵然寒素有桓孟風其教諸子有法少時不沍寒不綿不盛暑不葛曰非有愛也不爾恐損其志諸子旣貴進鮮衣笥而藏之服浣濯如故上承嚴姑旁接娣姒下逮子孫諸婦及婢媵臧獲咻噢有恩人人自以爲親已竟以大耄考終即闕官所稱昌熾壽臧身備之矣嗚呼若太恭人所謂德厚而福完非耶太恭人生正德丁丑卒萬曆丁酉享年八十有一初以長君司理時封太安人後

以少君副山東臬進太恭人子男五長即憲副之鵬娶王贈孺人繼王封孺人次即平谷縣令之美娶賀繼李次即寬佃提調之鵠娶馬次即都事之珍娶謝次即參政之龍娶邵封安人贈恭人女一孫男十八女十三曾孫男二十八女二十六婚嫁聘字皆名族不具載葬以其年月日銘曰予有調娛予有龜勉夫子是襄其儀燕婉居示之儉出教之忠以穀嗣人趾美奮庸象服允宜而不偕老洩洩融融以獲壽考俾臧俾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隆斯阜既固既安余銘不朽

封太恭人尤母顧氏墓志銘

余童時從先少師見于敏齋尤先生則先生之孫今憲副君錫類髻而侍側先生指謂曰吾伯子早世獨煢煢遺息耳微吾家婦忍死執節而拊育之安所得是語已潸然而泣當是時則已知尤氏有貞婦蓋太恭人云後三十年憲副君爲比部郎出守真定再徙襄陽皆奉太恭人以

往而自襄陽觀歸聞滇南憲副命則愀然曰太恭人春秋高奈何涉萬里遂卧家不行而太恭人以是歲卒卒年八十有一里中謂太恭人貞壽而福完謂憲副君也孝憲副君卜以萬曆丙申某月日葬太恭人于吳縣薦福山之原而手爲狀詣余言太恭人抱節終始于法得旌第以不肖服鄙吏微上恩有封例不敢請則惟公一言闡而責諸幽余雅聞太恭人賢高其節乃不辭而銘其墓按狀太恭人姓顧氏諱坤貞家世爲吳中著族父處士椿號筠岡翁前母王母朱自少習小學女誠諸書聞翁稱說往古節烈事輒津津色喜翁有子三其一出王太恭人調護其間能令母不失慈前母兄不失孝里中聞之無不稱太恭人賢女也已歸贈公而事敏齋先生及孔孺人婉婉恭異動遵婦禮先生困達衣嘗爲責家所窘太恭人傾橐應之無愠色贈公學成而天憲副君時甫四齡太恭人慟欲死者數矣舅姑曉譬以三尺孤爲託乃不死而盡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傾其橐以奉贈公終事家益貧則日夜治組紃躬紡績上以佐舅姑甘毳而下以拊憲副君閔閔焉日望其成也嘗引手指謂憲副君未亡人恃此而活不則有死耳憲副君甚痛其言前母兄故德太恭人將迎養之家及諸宗黨爭出金爲助太恭人好謂曰未亡人幸足自給不願仰食兄弟而受他人金卒謝去舅姑沒遺令仲子庀事無關太恭人太恭人曰吾冢婦兒承重主喪安得以孤嫠爲解則又傾其橐以奉舅姑終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

獄有平反事有便利輒驟然動色不問其遷除淹速也太恭人凡兩受 恩命由太安人進今封然其劬躬自約如故而晚歲更嗜書史暇日手不停披間以意評騭咸中經綮及以教其姻黨之有識者鑿鑿有程法比疾革憲副君調藥進之不肯飲曰吾中歲而發不自意全今獲以大耄終吾願畢矣乃更欲求生耶卒之日儵然而瞑神氣不亂夫柏舟詠貞婦閔宮稱壽母太恭人兼之而又超然死生之際嗚呼難哉太恭人人生以正德乙亥卒以萬曆乙未子一即錫類萬曆庚辰進士今爲雲南按察司副使娶盧氏封恭人孫男三汝翼汝爲汝明女五曾孫男女若干人憲副君以太恭人遺命啟贈公兆合焉從初志也贈公諱至恒別號方崖其贈爲中憲大夫襄陽府知府自有志銘曰矢志柏舟行烈烈也鞠子之閔斯躬子子也拮据卒瘁寧竭蹶也不愠不求樹芳潔也式穀爾嗣顯且哲也象服委佗臻大耄也生死百年竟同穴也我銘以

章之垂不滅也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三

壬子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四

祭文

祭太保王公文

祭宮保徐公文

祭郭少卿文

祭宮保潘公文

祭俞少叅文

祭少傳許公文

賜閒堂集

卷三十四

二

祭曹以新文

祭大宗伯董師文

祭王學憲家馭文

祭顧封翁文

祭湯少叅文

祭董給諫文

祭陸先生夫婦文

祭魏履道文

祭宮保楊公文

男用懋校

祭文上林文

祭吳大叅文

祭同年潘方伯文

祭憲副茅公文

祭徐少宰文

祭給事高先生文

祭趙少宰文

祭陸學憲文

祭顧司馬文

祭宗伯陸公文

祭同年郭大叅文

祭沈中丞文

祭大司馬顧公文

祭王百穀文

祭同年沈少司成文

祭朱兆嘉文

祭汪延之文

祭王編修文

賜閒堂集

卷三十四

二

祭沈母張夫人文

祭王母吳太夫人文

祭表師母管夫人文

祭王年嫂朱夫人文

祭顧母莊太夫人文

祭沈母張太孺人文

賜閒堂集

卷三十四

三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四

祭文

祭太保王公文

嗚呼士大夫之生同鄉仕同朝同歸老于家者有矣而未必始終出處之皆全即全矣猶以迹合非以心知也而惟公之與余臭味相入而情意相聯公舉南宮對大廷載筆紬書徊翔于館局也余皆與公接武而駢肩金匱石室之編摩廣廈細旃之誦說靡不共朝夕而相後先凡公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二

之潤色討論論議著作余皆歛衽避席而願爲之執鞭公以持正不阿拂衣歸里余愧不能從也而挾睚眦逞齟齬者嘗爲公委宛而周旋及時有鼎革上方總攬余乃得推轂勸駕奉詔爰立而起公于林泉時則宵人憑社簸煽傾排余且奉身思避矣而公冒言正色獨持國是卒能鎮躁而扶顛以余之拘謫固陋或剴裁之不當與匡維之不逮者公未嘗不且補其闕而規切其愆公性嚴急而余劑以寬和公言慙直

而余諷以含蓄若鹽梅之相濟而宮徵之相宣至其密勿敷陳幾微諷諫外廷不聞而余獨與聞者無非奉公憂國出于忠愛之惓惓及再承召命抗疏力辭而密有陳奏亦循疇管之故事而冀上心之轉圜胡羣情之不察而衆口之紛然乃至躡影尋聲餘波橫及不能不興慨于青蠅之刺貝錦之篇當其寵辱之交湊與其憂病之纏綿余甚念之而孰意其溘然捐館厭塵世而挾飛仙嗚呼痛哉夫是非之衡常決于端人正士而不決于流俗臧否之論常定于千秋百世而不定于當年余以一生之操履信公爲人倫之英傑以七年之夾輔信公爲社稷之忠賢無論進退相依若手足之一體而歲寒相許與金石而同堅乃茲覩公遺像讀公遺表雖音容如在而精神意氣邈乎不可得而傳且也哲嗣中摧孤孫子立悵總帷之寂寂嗟棘人之藥樂安得不使余感愴今管而涕泗之漣漣也昔元伯爲巨卿見夢伯牙以鍾期絕絃公今已矣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二

誰能贖之百身起之九原而獨其休戚之愛生死之交不能不含悲飲痛披肝膽于几筵公其鑒余之衷悃而優然其來格焉

祭宮保徐公文

嗚呼名碩在廷耆英在里公寔兼之而今已矣公之績學浩博無涯發爲文章卓然名家公之視身和易正直以施于官垂憲作式覩公儀範王色金聲當其持論忼慨崢嶸豁喻披雲淳同飲醴應變成務有要有體昔在省闈珥筆含香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華聞蔚然邦家之光一麾出守荆人尸祝力抗強藩惠此熒獨解組一朝甘之如飴憂國勤民遑恤吾私身隱名高推轂再起周踐藩垣歷持憲紀遂陟中丞綏殿南邦奮武宣猷其聲渾鏗晉貳秋卿明慎庶獄飾律以經春溫秋肅惟帝曰咨汝作秩宗直哉寅清贊予惇庸百廢具興三禮咸秩南宮北斗後先無匹余忝綸扉接武垂紳綰帶論交申以婚姻餽覆棟撓弼丞罔效夙夜勉旃服公之教相宅名山公勞寔多諧

言朋與伏莽操戈衆如狂瀾公如底柱抗議不回遂與時迕再疏乞骸勇退急湍歸兮去來白髮黃冠歲惟辛卯幸弛擔負公來視余歡然道故歲一再晤笑顏怡怡謂公耄耋介福維祺胡然一疾厭世長往委命觀化永脫塵鞅公位既崇公業既昌著作流傳庶幾不亡所惜明時需材任事如公犖犖未竟厥志百身莫贖其如蒼生匪慟吾私梁本之傾洒淚陳詞瀾瀾練水公則逝矣其在孫子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四

祭郭少卿文

古稱耆老表儀當世生有憲乞沒有社祭以余覩記公寔有之宛其逝矣誄公以詞公起明經崢嶸菑園軒對蜚聲薇垣曳組白簡青驄峩峩惠文屹立殿中卓爾不羣東南繹騷或請加賦公爭不可桑梓之故直而見猜鐫秩左遷量移郎署進退迍邐島夷內訌宸怒孔赫司空視師公贊其畫殲厥鯨鯢海波遂平何以酌庸司宰貳卿僉論咨咨功高賞薄疇則尼之屏居林

豁公才寔奇犖犖英英如矢釋括如刃發
辨于詞閭閭侃侃溫若續挾毅若斧斷緩急
門外義不辭已責周乏積而善施築舍道謀一
言立判雍容弄丸兩家紆難鄉閭紳弁頌公德
馨邦君大夫推公典刑公方優游飲食衍衍耄
耄康寧 斤罕謂公遐算等于喬松忽而厭
世遨遊太空公不達非不多壽所惜者才用
而弗究鄉之不二後進何觀天不憖遺能無永
歎余始成童公適強仕余既登朝公則謝事折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五

祭宮保潘公文

嗚呼國有勞臣盡瘁驅馳輸忠社稷勒功鼎彝
安危式倚緩急攸資孰如我公而不憖遺俯仰
今昔疇能不悲公起制科博學宏詞出理郡國
入侍軒墀風節矯矯冠疑疑攬轡澄清矜弁

得師佐棘平反憑熊殿綬所至赫然去而見思
載道有碑肖貌有祠此表表者皆公緒餘公之
勞績乃在河渠荷重肩鉅履險乘危橫流狂瀾
公身障之邇惟 先朝河決三沽懷襄沸鬱民
殫爲魚沉璧負薪 天子曰吁有能俾乂僉謂
公宜公副司空竭蹶以趨一葦萬頃蓬居樹棲
蛟蜃與鄰舂鉦與俱風濤振撼僅免淪胥漕艘
大通歲有全輸伊誰之功公也胼胝一避流言
再荷 簡知矢心奉公以答 殊私陸輻泥橈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六
踐行刊隨東水衝沙巨堰長堤道謀勞如公斷
不疑 天鑒其忠神降之釐咤叱河伯奔走馮
夷驅彼毒龍蛻骨專車幹維轉軸厥功尤奇晉
陟秋卿邦禁是司正色讜言屹立不移止棘青
蠅刺天羣蜚公折其角乃觸駭機遂返初服衡
門栖遲歲在戊子河汎徐邳 帝懷舊惠輿論
咸推優詔起公公任不辭予所經畫予所拮据
可襲可因有條有規劬躬殉職力疾忘疲精殫
慮竭神耗形羸連章乞骸獲徵 聖慈八議敷

陳膽瀝肝披守而勿失或免宵衣憂國愛君終
始孜孜計公行河二紀于茲河亦受職惟公指
麾公之來矣既宅既陂公去亡何如崩如摧天
寔生公康濟明時胡奪之年而不期願余昔輔
政藉公攜持公去春明悵然睽離恨不還公左
挈右提與公埽田吳苑茗溪願言相從笑言怡
怡公則弃余音容莫追時事孔棘下民其咨卒
有非常若爲匡維緬想老成如蔡如著勞而不
伐爲而不尸居有崇議出有洪施屈指如公幾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七

何人斯而今已矣能無獻歎有牢在俎有酒在
卮詞以酌公公其鑒諸

祭俞少叅文

嗚呼辰有孤虛鬼有盈虧造物司命或羸或畸
嗟嗟我兄而止于斯兄自蚤歲翩翩負奇詞場
縱轡學海揚馨含英吐華其光陸離如彼銛鋒
剗兇截匱又如駉駉藹雲上馳蔚起賢科釋褐
彤墀鵬搏于霄鴻漸于達筮職親民受命一麾
阜葢朱輪良馬五之三更大州所至咸宜籍甚

有聲去而見思乃陟郎曹興鳩之司緣經節律
嚴以輔慈出僉臬憲叅佐藩維八閩五嶺踐歷
逶迤法紀肅張政務允釐躡級崇登庶展厥施
彼諧人者哆口南箕逝不返顧棹執絕縻杜門
掃軌蕭然茆茨再閱星霜不覩履綦蒞焉朝露
與世長辭位不暇廊年不及耆齋志而終亦孔
之悲余昔與兄文社相隨交締金石誼比墳麓
與兄登朝後先差池兄在省署余忝端揆握手
劇談竟夕忘疲春明一別轉瞬十暮共賦歸來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八

泉石爲期念當周旋笑言怡怡兄深晦匿棄我
如遺逃世絕人且駭且疑條焉訃聞音容莫追
俛仰今昔能不歎歎有牲在俎有酒盈卮詞以
告哀兄知不知

祭少傅許公文

嗚呼世途多舛交道式微有羣而渙有比而違
惟余與公終始相依生同桑梓舉同京畿同列
史垣同侍講闈同荷簡命入贊樞機同疏乞
骸謝事綸扉連茹而升接翼而飛比肩而立躡

武而歸出處一轍古今所希茲公逝矣莫觀
輝感念疇昔能不沾衣公之文章挾天華國沉
浸百家含咀六籍噴沫珠璣擲地金石作史代
言輝煌典冊公之德量如圭如璧篤厚冲融恂
恂抑抑讓善推賢納汙藏疾飲人以和不見吟
域學爲領袖行爲楷式昔侍春宮養 聖于蒙
細旃廣厦執經以從食芹獻美納牖輸忠訓志
沃心以迪 宸聰乃秉教鐸正席三雍譽髦斯
士鼓舞陶鎔乃領宮詹乃貳秩宗休問邇宣簡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四 九
在 帝衷俾宅百揆熙載亮工公亦矢心以答
殊遇夙夜敬共後先調護義取和羹風追吐哺
直而能溫柔亦不如廷論勢如戈矛森樹公扼
其衝特立不懼衆若狂瀾公如砥柱憑社察淵
皇赫斯怒公有危言披赤牕素卒補衮闕以式
王度余昔從公周旋揆路手足相倚肝膽畢露
僂力同心九年旦暮攜手同行計不返顧余向
吳門公歸新安空谷逝駒在澗考槃公來視余
澤畔江干躡屩扶筇白袷黃冠促膝論心藹然

故歡晚節相許松栢歲寒謂公矯健神凝氣完
如溫居洛如呂釣磻庶公再起匡濟艱難公不
少留奄忽蓋棺豈其仙遊駕鶴騶鸞散爲列星
箕尾之間所惜老成凋謝摧殘邦家何賴後進
何觀死生契濶喟焉永嘆清 宗芻豢盤餐
詞以酹公隕涕沈瀾公神鑒之珮來珊珊

祭曹以新文

古稱神交千里相慕當其契合傾蓋若故兄起
冀東才高學富子長龍門元凱武庫枕苑軒騰
騷壇橫驚琅琅二美江東獨步似舅賢甥嘉名
遠布鵬翼難舒蛾眉易妬抱壁懷珠溘落不遇
乃徙郡城翛然蓬戶余適歸田幸諧良晤歡如
平生輸我情素握手披襟匪旦伊暮東野春雲
西園月露我有良朋綸巾葛屨浮白盡觴豪吟
得句終夜忘疲肝膽畢吐期兄歲寒金石永固
當幾何時忽承哀訃吳信多材聲實所附鞭弭
相當如兄不數言成文章動合矩度睥睨時流
獨秉修嫺謂宜永年有秩斯祐伯道中郎嗇之

胤祚彼蒼蒼其曷可愬崇岡首丘靈輿卽路
生芻一束旣載清醕詞以告虔庶其來顧

祭大宗伯董師文

嗚呼國有宗工鄉有耆碩降嶽乘箕闢世忻戚
於惟我師人倫岱宗天目具區靈秀斯鍾才雄
萬夫學綜百氏發爲文章鏗鉤震世 肅皇在
宥闢館儲英我師奮庸天祿承明子長龍門元
凱武庫成均望苑聲實交驚 帝在西清橐筆
以從金版玉函夙夜敬共鼎渥方來九遷三錫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翰長容臺崇躋顯陟入承天藻出典文衡如鑑
朗照如茅彙征乃佐三銓乃登八座揆路駸駸
紳纓畢賀側目者誰投畧觸機蓬累而行角巾
初衣蟬蛻軒裳優游杖屨鴻蜚九霄弋人何慕
斥其美羸爲德于鄉爾寒我裘爾飢我糗原田
無歲或貸之粟鼓篋授經或建之塾旄倪鼓舞
誦義懷仁師亦壽康慶祉日新有嗣象賢補袞
言路亦有聞孫握蘭春署我師怡然高臥東山
飲食燕衍黃髮朱顏于旌到門問政考德傾益

倒屣了無倦色竿牖之間纓纓萬言神完氣充
翹舉軒軒介福難老子孫逢吉人所艷覲百不
遂一其惟我師得全全昌罄無不宜純嘏有常
易簣之辰泥金報至繩武登朝含笑而逝所惜
者天不遺老成鄉之表儀國無典刑時行無似
濫廁桃李甄陶覆植遇街知己矧于令子締好
姻盟綢繆世誼寔百恒情昔在綸扉服膺師誨
昕夕勉旃罔敢佚墜旣歸里舍一水相望升階
納履踞而稱觴函丈周旋恭承咳吐深論劇談
洞徹肝腑師第一堂白首歡然泉石追隨相期
百年豈意仙蹤厭世如脫吳門一顧遂成永別
在三之義怙恃維均啓視手足弗躬弗親聞計
盡傷有涕如雨寓哀些辭載以清醕峴首蒼蒼
若水瀟瀟明靈不亾庶其鑒茲

祭王學憲家駁文

嗚呼古之論交者嘗稱白頭如新千里如面而
奈何余與公之不然公方及五旬而遽厭塵世
相望一水而永隔重泉余曾不得申久要于咫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二

尺其晚節于歸田能不使余撫今追昔隕涕而
漣漣余昔與公伯兄及第登朝接武駢肩乃遂
敦修世好識公于京闈薦薦之年迨公掄魁擢
第而起草明光也余又得與公出入而周旋公
力辭館職怡然而爲法吏人已知其識度之宏
偉志操之貞堅及譽隆春省望峻留銓副外臺
而董學政則中州之士莫不服其衡鑒而荷其
陶甄已而抗疏乞身與伯兄優游乎色養若墳
簞迭奏而相宣自伯兄起家爰立入叅機務而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七

海內亦交章推轂于公謂當鳳翥而鴻運胡造
物之見忌天其嗣而奪之年將仁者之壽不必
永而賢者之後不必傳徒使行道咨嗟歸咎于
不可知之數而莫能致詰于膏肓之天觀崇阡
之鬱鬱瞻飛旒之翩翩寓一哀于楚些陳芳醕
于几筵庶公靈之不遐棄也而鑒余之惓惓

祭顧封翁文

維昔先君壻于太原次則先生玉潤珠聯甥館
追隨黌宮後先于時先生文藻翩翩霄漢爲期

鶚舉鴻連先君有志中道棄捐小子嬛嬛凜平
冰淵先生最之尚庶勉旃出入書紳佩若韋弦
幸忝詞臣橐筆甘泉違曠門墻歲月屢遷于時
先生猶困青氈乃以經學屬之象賢乘時奮起
翹羽蹁躚英聲卓犖義訓昭宣鳳詔鸞章有
隕自天于時先生益恣益虔三徑棲遲一榻高
眠絕跡公府怡情簡編梧竹清吟累牘連篇僉
謂先生行高德全宜錫純嘏受福綿綿粵余小
子謝政歸田及叅政君觀省來還先生之壽甫
及稀年樞丞登堂奉觴膝前先生顧盼容色藹
然曾幾何時厭世而仙恭承訃音有涕而漣旣
載清醑秩以豆籩灑淚陳辭以告几筵聲歎如
存鑒此勤惓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七

祭湯少叅文

嗚呼剗犀之劍有試而缺補雲之驥有驟而蹶
胡才之奇而宦之拙天道瞢瞢胡予胡奪維公
早歲英資秀發爲金莫邪爲駒汗血學海掀騰
秣林采擷三獻不讐七試而捷如玉斯剖如穎

斯脫筮仕花封政孚人悅游刃有餘處膏自
詔褒循吏擢居瑣闥受命慨慷矢忠竭節道無
委蛇言有剴切畏路觸機中道摧折治容見妬
直木先伐鳬履重來牛刀再割起草握蘭清曹
邇列尋遷外臺往卽西粵迢遙瘴鄉崎嶇憲轍
抗疏乞身先幾引決家食無何溘焉永訣以公
材器位止藩臬以公精強而不老耄齋志長終
聞者哽咽猶幸有子象賢迪哲庶幾克紹昌其
遺烈余昔從公論文講業瓊樹追扳金蘭締結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五

余忝先登公亦後達諫省詞垣鵷陪鷺接公去
我留青門悵別中外睽携綿更歲月跡遠心通
千里一札余謝綸屏公在巖穴握手披襟庶無
寥濶公忽棄余音塵杳絕言念舊游有涕如雪
束芻辦香敬爲公設陳詞數悃九原可徹公去
何之公神不滅

祭董給諫文

嗚呼人世夢幻天地逆旅胡嗇胡豐胡奪胡予
旣材且賢胡不純嘏死生痛悼誰謂荼苦憶余

壯歲南宮應舉我 師柄衡拔之儔伍寔始交
公籍于世譜出入龍門追隨鴈序賤息顯蒙公
字以女契結金蘭姻聯肺腑譬彼葛蘿喬枝獲
附余忝綸屏袞職思補公亦登 朝策名天府
握手披襟從容燕語藥石歲規發余矇瞽如音
克諧墳麓祝敵公擁使輶巴江之滸四牡駢駢
王事靡盬飛棧懸崖探奇歷阻雪嶺衝寒炎洲
觸暑夙駕星馳卒逢霖露公返春明形銷色沮
腹猶果然醫詫爲靈所幸烟烟神明阿堵謂公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六

慎愛疆食自輔專精省慮何恙不愈夕拜留垣
宵征路渚豈不劬勞言念岷岷色養方寧沉疴
未去書來謂余微惠 明主暫解瑣闥歸休衡
宇疏控九關變生二豎余聞訃音涕泗如雨念
公文學雄視藝圃含咀英華苞絡今古我 師
經術自公接武公之材器瑰偉鴻鈞清廟珪璋
明堂柱礎我 師宦業公振其緒公行迢迢履
繩蹈矩公貌溫溫春風和煦爲德于鄉振窮周
窶爾饗爾殮捐我廩庾里有絃誦家無塵釜族

黨歸依旄倪鼓舞我 師義澤賴公益溥人亦
有言是子是父謂公宜壽綿綿福祜胡返其真
逝不我顧無乃造化寔忌多取晚獲榮名表僅
踰五一官諫職有懷未吐我 師大耋蠟居林
處西河延陵痛切心膺公子象賢清曹曳組擗
踊悲號嬛嬛苦土公應念否公歸何所天目之
陽若雪之浦煮烹若存音容莫覩清絮永芻酌
以清醕陳詞告哀以侑尊俎靈風颯然鑒余哀
楚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七

祭陸先生夫婦文

吁嗟先生紹平原之芳裔兮抗魯望之高踪夙
蜚英于枕苑兮擅藻譽于橫宮紉蘭茝以潔修
兮率矩矱以視躬昔嚴君之懃諫兮謝瑣闥而
歸農賴先生之養志兮洵愉色而悅容儼歆向
之相承兮蔚建慶之家風屢聲利其如脫兮其
陋巷之屢空獨健戶以著書兮守吾道以固窮
當俗化之既偷兮士委蛇而尚通耻抱璞而懷
瑾兮務談說以爭雄惟先生之質行兮益闇然

而有融真世道之砥柱兮信人倫之岱宗疇爲
舉孝廉而選賢良兮匪先生其焉從胡譽命之
未申兮奄朝露以長終維女士之儷美兮若德
耀之歸鴻既偕隱而並壽兮猶鹿門之龐公條
後先而永逝兮將合窆而同封維通家之小子
兮抱慘怛于深衷肆陳詞而踞奠兮擷溪毛以
爲供庶靈輿之來格兮鳴珊珮之雍雍

祭魏履道文

嗚呼修短有數聚散有時友朋之誼婚姻之私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四

六

夙昔宴笑詰旦乖離一死一生幽明路岐人生
覩此胡能不悲余少與君朝夕追隨婁江之東
陽城之湄屈首受經潛心下帷螢窓雪席口誦
手披倡余和汝如填如篴余有弱息君有佳兒
如彼葛蘿扳援高枝盍簪附葭白首爲期是時
君家方饒于貲亦有高廩如京如坻胡盛而衰
胡盈而虧身既不逢厄于有司家復多難遭此
百罹徵輪逋負左撐右支畝鍾之產條焉如遺
周歷艱辛備嘗嶮巇來卽我謀自嘆數奇十餘

年間三至京師握手道故笑言怡怡余年半百
君亦如之爲君稱壽有酒盈卮諸孫繞膝頰子
嘻嘻余亦謂君介福維祺向平有志長吉能詩
吳水燕山敖遊棲遲于以盡年當至期願胡然
一疾與世長辭聲歎猶在音容莫追視續憑棺
出涕漣漣于我乎殯友道如斯歸櫬于南路水
之涯丹旌搖搖總幕垂垂執紼未能踞奠陳詞
一言一泪君知不知

祭宮保楊公文

賜聞堂

卷之三十四

九

嗚呼國有平格鄉有耆英其身存亡關世重輕
猗歟我公純行傑節位踐斗樞年躋耄耄當
宁瞻懷存公起居 恩綸使轍賁于林廬公忽
乘箕逝不返顧賀者在堂弔者在戶哲人其萎
朝野興咨矧在姻戚能不傷悲始公爲郎聲華
燁煜言辭禁近宣勞外服于臬于藩載馳載驅
王事多艱竭蹶以趨岳牧維良明堂上計 帝
有宴賚以旌卓異乃領京兆乃晉中丞出殿大
邦入貳冬卿翼翼陪都公來蒞止旣訓百工復

典三禮公也勇退抗章乞身 天子念公召之
蒲輪銓衡是司保釐斯寄巖廊重職虛席以俟
公曰行矣知足不辱冥鴻九霄逝駒空谷公歸
不復人有遺思鋒車再至介石不移公如圭璋
爲國重器令聞令望震耀一世公如山岳不騫
不崩凝然鎮定爲時典刑旣備諸福亦有賢子
高朗令終公無憾矣所惜老成天不憖遺邦家
何賴後進何師念余歸田與公先後杖屨追隨
青山白首侵尋十年公遂棄余九原不作吾誰
與歸瞻望几筵旣載清酤踞而陳詞以寫情素
上爲國痛下哭吾私公神不亡庶其鑒茲

祭文上林文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十

嗚呼廣陵之琴山陽之笛昔人所爲觸事懷思
緣情楚惻嗟余與兄安得不累欷而痛惜自余
弱冠締交於兄也嘗追逐于京闈周旋乎研席
余旣離疏釋屨忝竊承明之廬而兄猶抱槧懷
鉛留滯長安之陌往來無時笑言終夕同心比
于金蘭雅志期于竹帛以兄文藻之翩翩意氣

之橫軼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璧探囊而
取科第拾級而升朝籍胡時會之不逢而有司
之屢斥騏驎伏櫪以長號鯢鵬垂天而鍛翮遂
乃寄一枝于上林紆尺組于京國條焉返柴桑
之里釣菰蘆之澤余旣謝政以歸田兄亦閉關
而謝客蓋嘗叩兄門屏望兄顏色蒿目而論世
事握手而談疇昔雖曹曹于睇盼猶衍衍以飲
食壽考且寧優游甚適胡然夢瓊遽而易簣念
白頭之如新悵丹臺之永隔嗟乎生也有涯福
賜闕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主

祭吳大叅文

嗚呼匡時濟世寔藉英賢欲展厥施以位以年
惟君挺生材具卓犖以昌世祚以闡家學爲圭
爲璋朗映明堂俾贊司空 帝曰汝良肆彼河

流歲多潰決淮濟之間財力殫竭君職水曹隨
試輒效漕艘利涉商旅歌笑嘉聲燁煜茂績增
竑遺大投艱是倚是憑乃握憲符乃叅藩服文
武兼資遐邇肅穆素車來歸樂樂棘人身淹草
土望係朝紳祥琴在堂脂轄在道曾幾何時忽
以訃報鴻鴈叅差顧影江渚鵷雛將翔言戢其
羽誰大其受誰嗇其齡胡予胡奪彼蒼冥冥昔
在禮闈余忝校藝濟濟登庸推君國士君有女
孫字余孫子兼葭倚玉百年伊始懋兒需次待
賜闕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主

祭同年潘方伯文

嗚呼往歲壬戌肅皇策士公旣鵬騫余亦鵲起
于焉定交綰帶伊始公學淵宏公材卓偉如圭
如璋爲杞爲梓筮仕郎闈含香襍被南北徊翔
聲稱蔚斐乃擢外臺董司憲紀三尺霜嚴百城
風靡徽省叅陪惟 天子使國計河防爰俾兼

理三載經營手足胼胝力殫疏瀹謫興蕙茂
而見摧忠而蒙誅大用弗究身訕道否嗚呼憶
昔同升如雲俊又唯余與公情若兄弟同棹同
鄉重以同志握手論心鳴珂並轡期公顯融屬
公康濟曾幾何時散若風絮壯而登朝老而歸
里如吾兩人餘復有幾公臥海濱余棲吳市相
望不遐盈盈一水欲往從公周旋杖屨計音忽
承有涕如雨詰人云公世道胡倚維今之時澆
風滿耳疇爲典刑高山仰止我心之憂曷維其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墓

祭憲副茅公文

古稱第祿必先壽考矧惟立言垂世不朽緬仰
今昔幸美惟公巋然宿德蔚然詞宗鵬翮初搏
牛刀乍試才高百鍊政成三異入爲望郎典禮
司銓如淵斯澄如鑑斯懸出領外臺升車持斧
于洛于粵揆文奮武鴻略偉摹方展厥施太行
摧輪疇則尼之蠅止于樊駒逝于谷若水弁山

公歸不復歛其菁英發爲文章武庫元凱龍門
子長含茹六籍凌轡百氏肩鎬機緘兼綜獨詣
譬彼洪鐘叩而成聲如泉萬斛靡坎不盈其神
不撓其精不鑿棲心于玄合志于漠亦既耄耋
以恬以愉強食安步矯若壯夫洵美象賢爲荀
爲竇聚順承歡彰衿結綬旣壽而康降福提提
年齊衛武道合希夷公如神人游戲三昧精華
治身土苴應世還歸帝所與造物遊老成凋謝
彼蒼悠悠行生也晚幸承顏色賤息陋愚年家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墓

祭徐少宰文

嗚呼公之交余垂四十年釋褐登朝公後我先
禁近徊翔接武駢肩念公夙昔宛在目前公初
奮庸鳳翥鸞鸞吐詞爲繡操筆如椽承明挾藻
天祿讐編執經以趨廣廈細旃校士南宮濟濟
得賢乃長詞林乃帥賢關晉陟貳卿典禮持銓
茂實英聲山峙斗懸余在綸扉曠職聚愆公惠
好我誨言倦倦余所推轂于公獨專駿駿揆路

計日登延讒人甚間緝緝翩翩公疏乞歸介石
斯堅曾未再期余亦歸田公來金閫余訪銅官
登臨聚晤若假之緣握手論心洽比流連庶幾
晚節與公周旋公胡棄余去而上仙公晚得子
玉立娟娟倏焉摧傷泣涕漣漣從茲病瘍歲月
纏綿一綫竟墜四大永捐與公長別能無泫然
公起儒臣三命九遷壽非短折仕非迤邐沒有
卹恩寵渥旣偏人猶謂公齋志九泉先幾勇退
業未究宣沉玉隕珠胤祚弗傳譬彼日辰孤虛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壬
弗全疇制其命疇握其權悠悠難明不泯者天
跂公音容叩公几筵些以寓哀酹以告虔一死
一生公其鑒焉

祭給事高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才雲敷電掣如璞斯剖如穎斯脫
先生之度霽月光風翛然夷曠盎然沖融早歲
食貧績學淬志擢雋鄉闈爰魁多士釋褐佐郡
俾典祥刑庭無冤獄路有福星 璽書來徵界
之諫職載命而南侶侶翼翼發奸指佞大義凜

然齟齬當津以獲左遷量移銅墨惠孚百里氓
庶謳歌父母孔邇直木先伐人則尼之先生欣
然解組長辭歸臥林泉草門蓬徑名山喬嶽追
踪禽慶居不問家老不問年超然物外望之若
仙黃髮番番典刑斯屬疇則奪之奄然就木時
行夙昔抱槩登塲幸辱甄收獲厠門墻發軔詞
垣濫竽揆席飲水知源敢忘教澤都門里第三
接先生神完氣充壽考且寧曾幾何時忽承華
訃追念生平音容如覩吳山越水相望不遐執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壬
緋無從涕洟咨嗟漬絮束芻聊陳悃臆靈風颭
然庶其歆格

祭趙少宰文

古稱交誼期于終始道義相成金石可擬余始
識公維桑與梓擢雋南宮遂稱知己中秘儲材
詞垣輯史接武蓬瀛增光桃李時維弼臣乖忤
綸紀附炎者蠅聚臚若蟻公來示余袖中片紙
曰有昌言以訓爲子余曰壯哉批鱗蹈尾萬古
綱常在此一舉緹囊夕上冠裳朝褫雷霆震擊

一生九死余奔視公城東蕭寺握手論心諄諄
娓娓義共安危情均休否公歸海虞余滯京邸
箋問相屬跡遠心邇氛曠重開沉淪再起余適
秉成爲公色喜翰署歸來宮僚特徙密畫勤咨
傾心注倚時政方新群言翕訛公決去就以明
國是幸不棄余援之而止夙夜在公惟 天子
使廣夏橫經成均造士胥貳留卿佐典三禮望
係巖廊班聯星履同館先登莫與公比玉鉉金
甌爲公屈指人或巷間是生妻非謂余相尼謂
賜蘭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主

公見詆余若弗聞飄風過耳公秉直道如絃如
矢疾惡孔嚴持論不詭獨抗觚稜亦洞底裡榮
利紛紛眇若敝屣余實諒公進不求駛公亦望
余事必盡美麗澤斷金古道乃爾豈必和同以
水濟水所惜者公才器卓偉明堂棟梁清廟簠
簋推轂方殷而竟止此位不鼎衡壽不鮑齒公
論在廷清評在里百年萬事蓋棺定矣緬懷舊
知惆悵何已爰據惻臆以告靈几公神不亾庶
其鑒只

祭陸學憲文

嗚呼兄自綺歲譽問藉藉學成稽古文擅率國
綰帶交余伐木相求遂以樗散獲廁英游朝夕
切劘從容談笑謂余同心亦復同調余幸忝竊
糠粃居前兄亦奮飛相與後先擢雋賢科釋褐
郎署起草握蘭時稱獨步庚辰之役校士兩宮
逸足咸收冀北群空 帝簡名流 育才俊異
鑑提衡爰適三晉學古通經自兄倡之振樸薪
槁咸慶得師時事改絃是生妻妻兄遂拂衣翩
賜蘭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主

然歸里余在棘闈與兄周旋兄之心事白日青
天爲國惜才敢忘推轂奈彼群躑欲墜諸谷名
高衆忌自昔而然寧以玉毀毋以瓦全余自謝
歸與兄握手林壑素心交情白首酒杯棋局以
游以敖相期歲寒如松後凋兄忽棄余溘焉捐
逝生平蘊抱十不一試緬懷同社落如晨星瞻
望几筵能無涕零束芻漬絮聊抒惻臆詞不盡
宣何勝楚惻

祭顧司馬文

唯公博大通方之器瑰奇卓犖之才慷慨沉雄
之略冲融曠達之懷若良劍發矟百試而無缺
洪流出峽萬折而不同自出入明光徊翔藩臬
任專乎戎事而名起于外臺遂乃建隼憑熊領
遼陽之重鎮執訊獲醜清塞外之氛埃令一方
軍民有綏帶咽哺之慶無橫罹鋒刃之災已而
薊門孔棘幕府重開宣力師中壯威聲于鎖鑰
折衝俎上凜節制于風雷胡設施之未究而遘
會之全乖既懸車于桑梓遠易簣于蒿萊方欲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无

還公蠟廓圖公麟閣而公已矣奈之何哉蓋公
之出也指顧綏寧常銷鋒而臥鼓公之歸也釋
騷槍攘遂流血而暴骸公之存也望係蒼生若
星懸而嶽峙公之沒也國無黃髮如城壞而山
頽伊昔余之在事也常與公相倚而相推弱翁
之任營平計從言聽惠子之知莊叟志合情諧
嘗枉駕而過蓬蓽握手而共尊疊會日月之無
幾而凶問之突來慨時事之机阻悵賢哲之崩
摧思欲起公九原而不可得矣公其歆余之炙

絮也而鑒余衷之悲哀

祭宗伯陸公文

嗚呼扶輿清淑是生英賢爲世達尊有位有年
亦有令望山峙斗懸俯仰古今疇邁其全完節
備社惟公有焉公之文章鏗旬燁煜冠舉南宮
徘徊史局公之操履孤貞絕俗瑩然清冰然
潤玉蟬蛸塵埃糠粃榮祿十一班行十九蠟谷
公身彌退公望彌隆推轂起家陪京辟雍乃躋
少宰乃正秩宗 冲聖在宥是倚是崇夙夜寅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无

清正色直躬垂紳曳履仰叩顙頤秉軸持衡輿
論屬公公曰歸歟可止則止一疏萬言洋洋纒
纒啓沃 宸聰匡扶國體忠不忘君道在潔已
優詔閔勞賜傳歸里出處雍容保終如始三十
餘年偃仰林臯峰泖之間以游以敖觀化達生
息陰解弢栖神寧靜抗志超遙規詞矩動逸韻
高標 帝念老成曰予舊僚存公起居三遣使
軺耄耄期願庶比松喬條厭人世神遊九霄公
如鳳麟爲時上瑞又如彝鼎爲國重器屹如嵩

華撐天拄地挺如松栢千雲閱歲綱領人羣攝
提元氣安危重輕世道攸係矧惟象賢明經擢
第滌厠扶筇承顏養志諸孫振振人壁家驥積
慶純禧百祿是萃壽考令終公無餘計所惜哲
人山頽川逝朝寡純德鄉之不二後進何觀斯
文何恃行生也晚隨公末行服公嘉誨如在門
墻比歲歸田一登公堂犬馬賤生辱公華章恭
承計音良用盡傷瞻叩几筵炙絮椒漿公神在
天箕尾之傍庶其格思靈佩鏘鏘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祭同年郭大叅文

憶昔賓興與公竝舉公對 大廷余附驥尾比
舍聯鑣朝夕晤語白首相期丹心自許余忝詞
臣翺翔 禁籞公爲理官出典圉圖回路相規
一贈一處自我不見三易寒暑公被徵書余返
江渚握手言姻公子余女誼託葭草情聯肺腑
余起家艱追陪鵷侶歡若埙篪倡余和汝公好
盡言與時齟齬余數謂公直道寡與古有三緘
慎無越俎公亦感悟乞歸將父數載居廬銜哀

茹苦再起司封俄聞外補曾不踰時翩然解組
結社賦詩嘯傲今古聞公歲時酒酣起舞噓氣
成虹有力如虎庶幾復用以報 明主胡然抱
疴侵尋弗愈歲在龍蛇厄于二豎忽承計音隕
淚如雨嗟公才氣當世翹楚入則 朝廊出則
疆圉可解焚錯可任艱鉅夙志未酬畏途中阻
悠悠蒼天胡奪胡予意公乘雲在帝之所化爲
精英旁矚下土令聞不忘音容莫覩詞以酹公
一觴一脯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祭沈中丞文

惟公抱器弘偉負才華奇鉅若莫耶斷兕截螭
捷若超光電激風馳旣厚其蓄乃昌其施嚮用
方殷天不憖遺英傑如公而止于斯憶公弱冠
來遊京師踵門謁余贊以文詞揆藻敷華其光
陸離一見嗟異遠大爲期遂舉京兆遂擢禮闈
兩魁其經入對彤墀筮仕郎曹邦土是司游刃
發剛聲光烈熹乃領外臺乃歷藩維凜凜三尺
風裁獨持于旬于宣有猷有爲 帝睠中州命

公撫綏建隼憑熊授鉞分麾公矢對揚勛懿勤
思誕需湛澤以起創夷董率百城樹之表儀蔽
帝甘棠委蛇素絲民安耕鑿吏奉指撝河洛晏
然功收保釐樞筦銓衡罄無不宜盈廷推轂望
公履綦名高衆嫉妻斐乘之公遂翩然解組長
辭巖居川游曾未浹蒼條焉厭世去而乘箕胡
予胡奪胡盈胡虧彼蒼司命杳莫可窺余夙與
公篤契深知瞻望几筵有涕漣而爲國惜材匪
以其私陳此告虔公其鑒茲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祭大司馬顧公文

嗚呼中表之戚比于連枝矧余與公篤契深知
自少迄長鴈行肩隨慈母早背嚴君爲師家庭
所邁兩人同之屈首螢編奮翼鴻達子後我先
名位等夷情投金石調合塤篪謂當百年笑言
怡怡公胡溘焉棄我如遺公齒後余十有一暮
翩然矯健未若余衰余尚苟存公已先摧修夜
不陽音容莫追興言及此胡能不悲憶公韶年
琅璋罕奇經術淹通文光陸離脫穎京闈射策

形輝領邑佐郡外服棲遲所至而治去則見思

冬官望郎河渠是司束身營職賢聲載馳乃歷

外臺乃領藩維之楚之晉于秦于齊材任隆棟

節秉素絲帝念關隴屬公殿綏建隼憑熊杖

鉞以麾外禦搶攘內拊凋疲挫抑橫瑞卒就羈

縻遂開督府總鎮三陞執訊獲醜斬馘寧旗威

懾羗胡功銘鼎彝臺端司馬顯陟崇躋宮保汝

諧惟帝疇咨霄漢班行星辰履綦奉諱居里

壘荷恩私僉論謂公身保安危祥禪非遙推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轂有期公不少留修焉乘箕爲國惜賢有涕漣
而緊公有子麟種驥姿燕山丹桂馬氏白眉婚
嫁未畢公遽長辭國誰典刑家誰燕貽胡豐而
嗇胡成而虧彼蒼冥冥可痛在茲俯視靈几仰
瞻總帷絮酒告虔含淚陳詞公神不亾庶鑒于
斯

祭王百穀文

嗚呼士有傑才博學工詞識洞今古行應表儀
自昔所難兄寔兼之自兄韶年華年負奇援毫

作賦刻燭成詩如劖發刃如囊處錐來游壁水
供事玉墀尚方給札天祿燃藜乃邁平津握手
相知鶴陰有和龍性難羈式遄其歸衡祕棲遲
騷壇稅圃聲光日熹門有車轍堂有履綦筆不
停揮文不構思縑緇克切翰墨淋漓珍若璵璠
重若鼎彝生平好士不啻緇衣片善寸長有嗟
有吹常憐范叔常說項斯賓至如歸笑言怡怡
蠟展蘭橈山顛水涯梵宇琳宮茗椀酒卮探幽
攬勝以教以嬉兄之意氣歷落欽崎兄之襟度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踈豁坦夷論議英發聞者解頤操行廩廩在涅
不緇蒿目憤世扼腕憂時謀野則獲自信不疑
及乎暮年神王不衰強食疾步應接忘疲修厭
塵寰去而乘箕自余歸田杖屨相隨同社同齒
歲寒爲期忽承訃音能無涕洟瞻叩几筵音容
莫追束芻瀆絮侑以些辭不昧者神庶幾鑒茲

祭同年沈少司成文

曩歲壬戌南宮校士公有直言激于義氣詞林
先達一見嗟異名動京師期公上第公以親疾

若負芒刺不對 大廷去而省侍 穆皇臨軒

始來對制拔穎俊髦儲英中秘簡授史垣徊翔

禁陛開局編摩濡毫注記天祿紬書石渠講藝

鴻抱駿聲鏗旬震世棘院掄材鑑衡斯寄連城

在收逸足在繫循資量移成均作貳敎鐸弘宣

橋門增貴畏路險傾讒言麋沸餘波及公市虎

三至公不自明以安同輩寧代桃僵不辭玉碎

鴻飛冥冥脫屣榮利當湖一曲爲終焉計優游

三紀倏焉長逝哲人云亡典刑斯陞公之文章

春容偉麗囊括九流鎔範百氏含菁咀華納之

純粹冊府型模枕林標幟公之行履端恪淳懿

薄嗜寡營敝衣蔬食羔素不渝衾影無愧祗奉

嚴君風追滌廁依戀慈闈情通檻臂矢報劬勞

詎耽膺仕載詠春令洽于棠棣閭里姻戚佩德

誦義蔚有經術燕及哲嗣庶幾永年期願不啻

訃音忽傳行道隕涕念余同升五十餘禩如篲

和墳如蠅附驥紫禁班聯白頭交誼公數顧余

余亦趨詣握手笑言肺肝相示歲寒松柏要之

晚翠彼蒼胡爲奪我同志無乃勝因造物所忌
何以辭公炙鷄絮漬何以諗公陳詞灑淚

祭朱兆嘉文

嗚呼士之相知有傾蓋如故者矣而未必白頭
之如新有聲氣之偶合者矣而未必志意之皆
真惟兄之與余交也絕異于時態而庶幾于古
人憶在金陵從兄于文社也固藹然朝夕之相
親及郡守見知猥荷甄拔也余曾不知推挽之
所因乃兄寔余薦而不余告也蓋以心相許而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不係其睽隔之久與聚晤之頻余既忝竊于巖
廊之上而兄獨偃蹇于婁水之濱兄之歷涉變
故余遠不聞知也而莫能紓其憂患濟其艱屯
余蓋靡係于榮途而忘情于故舊泚然自愧于
交誼之薄而古道之湮乃兄亦不余罪也而都
門解后不念慰藉之諄諄余既歸田與兄握手
道故也蓋色無愁沮而口不言貧余稍得以祿
賜之餘寧其棲止而佐其養殮進不能遠追夫
王貢而退欲自託于雷陳嘗謂兄貌如其心終

如其始殆巋然直諒之友而卓然道義之身兄
年且九十矣謂當馴致期頤等岡阜而齊松筠
乃奄然棄余逝也感念疇昔能不隕涕而沾巾
茲陳詞而踴奠庶恍忽其來歆

祭汪延之文

嗚呼自昔論文所貴知己無論顯晦無間生死
昔余與兄傾蓋梓里文稅相師道義相劘見不
踰旬談必移晷兄歌采芹猶在韶綺博古通今
出經入史淹貫九流汎濫諸子下筆千言洋洋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纚纚詞苑名流望風披靡學使擊節邦君倒屣
既薦京闈英聲卓偉唾手雲霄俯拾青紫乃困
公車三上三已蘭刈芝焚珠投壁抵賁志未伸
奄然沒齒憶兄論議如弦激矢揚屹時事動中
肯綮憶兄襟度如月在水光明洞達泠然徹底
憶兄志節屹立不倚榮途倖實不錯寸趾期兄
大受而今已矣兄有賢胤詞場鼎峙仲也龍躍
伯季鵲起慰兄九原庶其在此想像音容瞻叩
筵几詞以寓哀靈其鑒只

祭王編修文

嗚呼天之生才既使卓冠羣英而鏗錡一世則必厚植深培崇躋顯陟優之以名秩而假之以年歲乃得發摠蘊抱宣謨計謨酌志于啟沃而著勛于經濟奈何困之以沉痾斬之以遐升冷妖鵬見異仁鳥先逝豈盛名完祉固人世之罕兼而戕殺罄宜亦造物之所忌此余于太史之亡不能不爲之慘然傷心而雪涕也太史以博洽淵泓之學雄深藻麗之詞孝友溫恭之德環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三

奇磊落之姿業已擢巍科登近署橫經載筆于論議著作之司乃中道棄捐而不一究其施爲也可痛也少保公久臥丘園忽承召命在噲訛煩囂之際當出處進退之難方藉有賢子解紆綢劑愉惋而承朝夕之歡將優游于燕衍而永謝乎風湍奈何養志之不終而西河羸博之慟徒使少保公菀結而悲酸也可痛也太史之舉子者數矣余嘗見其蘭玉之森然乃今存者一耳雖箕裘之有託而猶未及乎弱冠之年亦

藉有賢父薰陶啓迪使鵬鳳不隳于世美而青箱克紹夫家傳庶幾續我祖考以慰少保公之惓惓奈何使藐焉之孤輒然失怙而抱恨于終天也可痛也余與少保公有兄弟之好而于太史有世講之誼念音容之不遐嗟賢哲之永棄不能致詰于天道之渺茫而徒感慨于人事之乖異我將我享東芻清絮臨風泫然詞不盡意靈其鑒之而颯然來蒞也乎

祭沈母張夫人文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三

三

嗚呼邑姜婉周樊姬匡楚道貴女貞詎曰小補凡我公卿式先家政相彼肅雍宜爾恭靖猗歎夫人毓秀萃宗蚤歲于歸儷宮保公靜一在御儉勤克服熒竝桃夭風高樛木鏡史考圖稱詩式禮以睦宗婣以虔修髓公爲鉅儒英茂蜚騰誰共昏旦匪鷄寔蠅公在禁廷周旋侍從誰相閭閻儀鸞匹鳳公居政地匡濟艱難誰戒局鐫門庭肅然公秉介節苞苴絕跡誰甘荆布率先清白或襄其隱或佐其施在公之績刑家之推

法鍾禮昭宣壺則夫人似之耀映簡冊謝芝
寶桂鵲起聯翩夫人教之承休象賢燁燁封章
煌煌 天語孰謂無儀名聞 當宁天胡不恤
弗永厥齡公也退食若喪良朋蹇予二生蚤避
賢路賴公持衡屹然一柱傷哉遺挂戚公之戚
矯首燕雲唁弔弗及嗟娥沉鳬瞻婺藏輝束芻
清絮奏我些詞

祭王母吳太夫人文

昔窮桑之產孽與姜嫄之誕稷咸孕秀而發祥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聖

乃佐時而熙帝績茲惟太夫人之聖善映千古
而輝赫彼夫滌瀦饒饒縫紉組織苟儀度之弗
愆卽標英于閭閻孰與太夫人之鏡史考圖明
大義而閑令則也至于九熊截髻斷機畫荻或
屏聽而決事每平反而動色孰與太夫人之顧
復委至箴規啓迪以成厥子爲鉅儒爲良弼也
自伯子相君踐登揆席彩服而南浦輪而北
召命爲之重申使輶爲之絡繹迨扶輿入朝而
天顏乃懌忠孝之褒 王言如綍鼎膳分珍于

禁廷邸舍承歡于晨夕此豈一命之榮一日之
養所敢望榮光而希渥澤者耶自太夫人念及
首丘相君陳情孔亟 天高聽卑予告給驛過
歸里門以游以息言笑一堂子姓姻戚如是者
又數月而厭世乘化遨遊八極其視有子而啗
風木之悲就養而遭霧露之厄者又邈乎其莫
及矣蓋寰宇之完福簡冊之美談太夫人旣已
兼收而竝獲生也有湮沒也奚憾而通家小子
所爲咨咨而不能釋者則以太夫人早事尊章
艱辛備歷封公先逝願乖琴瑟仲子淪公隕珠
垂白大耋方躋猶未滿百而相君純孝天至鍾
情罔極食爲勸匕寢爲溫席憂爲弄鵲疾爲扶
掖垂老而猶孺慕負病而加毀瘠棘人樂樂呼
天踊擗小子幸託姻于肺腑而同升于朝籍誼
篤墳簞交深金石安得不與之同悲而共感也
有酒載馨有牲載滌跽而陳詞我懷楚惻瞻望
几筵庶其鑒格

祭袁師母管夫人文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聖

國運綦隆乃生名碩庀職刑家亦繇內德憶昔
世皇眷求良弼我師受命竭忠宣力時維夫人
象服委佗采繁采蘋如山如河婉儀素風翊成
五紵在公茂績協相孔多我師捐館山頽棟折
伯道興嗟綫緒幾絕偉哉賢助恪守大節身稱
未亾力保餘業中局外防凜若冰雪旣樹厥嗣
載貽厥孫勗之義方俾紹一經雍雍肅肅視膳
趨庭流風遺範儼然若存伊昔禮闈我師校士
聯予二生首叨拔置接武詞林濫竽政地始出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望

祭王年嫂朱夫人文

嗚呼古稱婦德相道同體內肅儀範外資政理
李女有齋公侯所倚維少傳公褒然首舉早踐

詞垣晚躋政府清華密勿敷歷三紀夫人有相
相以終始猗歟夫人卓然女士疇象其德珩璜
琚瑀疇博其識經訓圖史鑿繡組紉餽餽醴醴
蘭泉余稠揮施履履手所剴裁目所注擬身所
更涉意所指使精巧絕倫咄嗟立具庭無踴聲
室無摧語凡此衆長皆其餘緒夫人所難明義
率禮上承尊章下暨娣姒奉以婉愉接以和煦
苟及周親遠遼千指亦旣饗殮亦旣棟宇施振
靡遑咸獲我所憶昔少傳韶年蔚斐崢嶸桃林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望

人龍文虎夫人勸學諷以機杼暨爲史官翺翔
禁禁拮据朝夕以佐資斧公在九列孤貞寡與
倡義危言與時齟齬夫人謂公無觸禍咎詰朝
抗章翩然解組養志承顏舞班薦旨二親莞然
佳兒佳婦公起揆席受知 丹晨余適濫竽同
心夾輔夫人謂公王事靡盬鼎餗斯調袞闕斯
補局鐫惟吾公無返顧羔素在廷雀羅在戶愛
弟摧傷慈闈茹苦公遽乞骸連章未許夫人慨
然代公將毋自北自南不避艱阻公還子舍

璽書召起鋒車載馳婁江之許公戀慈闈控辭

夫人患公無負 明主扶輿詣闕 帝用

褒予時 勲物情乖迂公居其中屹然柱礎

將大有爲以泰易否譚言如沸坦道如枳夫人

謂公無畏無沮少須論定挂冠可矣公如其言

奉親歸里壽母令妻人稱燕喜洩洩融融其樂

忘死凡公欣戚與其出處寔惟夫人以規以助

公性耿介直道如矢夫人劑之剛亦不吐公志

高潔不問阿堵亦惟夫人曳勉撐拄公再居廬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璽

病不勝毀鷄骨自還夫人是視誰無好合如瑟

斯鼓長子老身沒世而已孰如夫人完德具美

言爲楷模動應繩矩毗贊良弼功被寰寓既紹

前徽亦昌後祉有子似父有孫似祖宜爾遐壽

宜爾純嘏疇則基之厄于二豎豈樂生天而厭

塵土蹇余薄劣附公驥尾卅載周旋手足心膂

夫人之孫字余孫女金石之交重以肺腑忽承

訃音曷任淒楚公也悼亡涕淚如雨余戚公戚

寓哀一誄生芻既束載以清酤瞻叩几筵靈兮

璽只

祭顧母莊太夫人文

於惟夫人夙稟貞良閭儀純備婦順明章燕婉

好述卜世其昌憶昔封公始娶于王粲余從母

媿德內裏誕育司馬濬哲發祥濫焉中捐蘭摧

玉藏夫人繼之趾美齊芳解絃續膠琴瑟斯張

穆然無儀柔順自將芣苢蘋蘩絲枲酒漿亦既

有于雙飛頡頏于時司馬如圭如璋夫人宇之

如鳩在桑寔佐封公教以義方顯允司馬奮迅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四 璽

超驤釋僑登朝蔚爲望郎藩省臬司奔走徊翔

遂秉節鉞宣力封疆整我戈矛懾彼氏羗 帝

曰良哉璽書褒揚爰及慈闈竝荷寵光于時夫

人既壽且康服有笄珈珮有珩璜彤管有煒翟

弗斯皇司馬來歸顙顙叩叩晨省晝遊展慶北

堂耄耄維祺式舉壽觴何以祝之如阜如岡何

以饗之鐘鼓笙簧融融洩洩其樂未央戢穀罄

宜降福穰穰夫人受之澹兮若忘乃返眞宅還

歸帝鄉惟余小子言念渭陽寔與司馬中表鴈

行願禱有詞期之久長忽承訃音曷任悲傷
望几筵總帷飄颺敬陳不腆以薦馨香愴然
悼靈兮不亡

祭沈母張太孺人文

於惟夫人天篤淳懿翼翼溫溫秉禮率義作儷
封公其新孔嘉洽于尊章允宜厥家太史敦篤
無母有母恩斯勤斯以教以撫其撫伊何憂心
切切若離于裏若屬于毛其教伊何潛心發憤
譬彼力田是穠是茲斷機相戒和膽相憐雖有
賜聞堂集 卷之二十四 里

仲季母敢比肩太史在公念母孔亟寸草春暉
欲報罔極不寐有懷式遄其歸脫屣簪纓鍾情
彩衣夫人日來汝返初服聞以善養不聞以祿
親闢子舍相與晨昏笑言啞啞含飴弄孫振振
繩繩既受多祉煦嫗休煥終如其始胡不百年
壽考且寧婺星夜掩護樹朝零吁嗟夫人言勤
可則挽車如桓織屨如翟爲子止孝爲母止慈
圖史所載疇克兼之行與太史情若兄弟恭承
訃音潛然隕涕墓石有銘莫罄揄揚漬絮束芻

敬奠一觴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五

男用懋校

啓

答 襄王

答 魯王

壽姚禹翁座師

壽董潯翁座師

賀董潯翁座師

壽董潯翁座師

賜閒堂集 卷三十五

壽董潯翁座師

答呂南渠相公

答紫陽王

簡牘

其關係中外要務前此備載繪屏簡牘中不復錄

答王鳳洲太僕

答陸冲臺學憲

答朱鎮山尚書

答姜初涵大尹

答葉吳西大尹

答傅金沙邑侯

答馮文所學憲

答梁鳳岩少卿

答李見羅兵憲

答郭龍渠撫臺

與王荊石相公

答馬瀛潯巡按

答李兩山太守

答王荊石相公

賜閒堂集 卷三十五

答袁裕翁尚書

答于 按院

答楊震厓尚書

答趙定宇司成

答同鄉公書

答陳幼溪巡撫

答陸五臺侍郎

答徐

答嚴養翁相公

答楊二山巡撫

答顧學海翰檢

答陸阜南巡撫

答張鳳磐相公

答王柱山學院

答王柱山學院

答馮清宇南科

答沐黔國

答詹養貞學院

賜開堂集 卷三十五

答賈春宇巡撫

答王鳳洲侍郎

答朱和陽兵憲

答荆厚齋按院

答李見羅巡撫

答陳雨亭侍郎

答鄧聞野邑侯

答杜爵齋南科

答米參將

三

答楊助我主事

答顧冲菴巡撫

答沈玉陽巡撫

答彭念川江院

答喬聚所巡漕

答張弘軒總督

答李見羅巡撫

答丁少濱兵憲

答田東洲按院

賜開堂集 卷三十五

答徐太室尚書

答周府西亭宗正

答丘月林侍郎

答李岷山巡撫

答陳還冲道長

答屠瞻山巡按

答徐太室尚書

答管月齋兵憲

答李次溪總督

四

答臧理軒巡撫

答徐華陽巡撫

答晉仕齋巡撫

答馮文所學憲

答萬兩溪巡撫

答姜鳳阿尚書

賜閒堂集

卷三十五

五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五

啓

答 襄王

時行久玷樞機虛糜廩祿運籌帷幄曾微一得
之愚奏凱封疆誤沐 九重之眷捫心自愧隕
首難酬伏惟 殿下秉德奉藩虛懷好士仰
聖王安攘之績念具僚匡贊之勤教令俯頒儀
文備至樂于爲善已知欽大雅之風義無私交
不敢廢小臣之節所有原賜謹用繳完伏惟鑒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一
涵無任惶恐

答 魯王

伏惟 賢王殿下秉德翰邦敦仁睦族雅播思
臧之頌方興鄂韓之風詎意任愚敢于誣構
聖心獨鑒不假諷于鴟鶚衆論咸訶欲達投之
豺扃 溫綸所注公道彌彰何傷日月之明惟
人自絕尚保河山之重與 國同休伴食具負
無能爲役恭承教令不任悚惶

壽姚禹翁座師

時當熙泰序屬清和恭惟老師養德巖居負調
燮經綸之望受禧川至集康寧壽考之祥豈弟
爲神明所扶老成維邦家攸賴濟濟多士仰此
斗之常尊藹藹吉人竚東山之再起時行蚤蒞
甄錄晚辱敍揚想傳鉢于當年敢忘推轂記點
弧于此日未遂稱觴聊陳不腆之儀敬致無疆
之祝伏惟台鑒不任神馳

壽董潯翁座師

仰惟鶴筭日升鴻禧天錫七十杖于國更歷三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二

其八千歲爲秋行躋萬壽神明有相吾黨咸欣
竊聞昌熙有道之朝乃生純德不二之老出
爲世用若祥麟瑞鳳之儀于明廷退而里居如
大呂黃鍾之藏于清廟縉紳仰其風采鄉邦率
其典刑人稱達尊帝祉元吉昔所聞者今乃
見之伏惟老師道德積躬文章名世忠結人
主之知而不盡行其志身任天下之重而不見
容于時歛其精華臻于壽耆碧瞳玄髮望而疑
其山澤之癯熊經鳥申默而契乎神仙之術登

山躡屐不假扶筇對客命觴常聞繼燭援筆萬
言而不經思揮麈累日而無倦容翩然若少壯
之年晬乎有嬰兒之色知精神獨王于內而體
力無變于初其爲壽徵可以理決此朝野所共
稱慕而在門墻尤切懽忭者也茲屬澄秋恭逢
華旦星輝南極瞻紫氣之常浮雲臥東山知蒼
生之共祝祗緣忝竊未遂樞趨曳組垂紳敢忘
受恩之所自稱觴進履其如上壽之無從聊具
蕪緘敬修芹悃尚祈台鑒不任瞻馳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賀董潯翁座師

竊以盛德格天完福允歸于大老令聞長世
嘉祥肇衍于曾孫觀麟趾之開昌仰燕詒之垂
裕無疆惟慶有識均懽恭惟老師當代典刑斯
文宗祖鴻猷駿業留不盡以積之于家藏澤洪
仁推有餘以垂之于後若蔽日干霄之木植根
厚則枝葉必榮如排山倒峽之流發源深則支
派自遠是以紹聞有子褒然趾美于賢科繩武
惟孫卓爾蜚英于清署旣昌胤祚復見曾玄芝

蘭秀挺于庭階，瓜瓞綿延于奕葉。渥注有種，居然千里之駒丹穴。多奇定是九苞之鳳，溫嶠必稱英物。山濤應羨馨兒，固知頭角之非常。豈獨肌膚之可念，一門萬石行當服孝謹以傳家。四世五公，佇見樹勲名而報國。某幸聞樂事，倍切懽悰。歌叶熊羆，已識充閭之喜。情深燕雀，難忘賀厦之私。薄獻寸絲，敬裁尺牘。仰祈台炤，不任神馳。

壽董潯翁座師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四

伏惟台垣納祉，嶽旦迎祥。福地東吳，接方丈瀛洲之勝。壽星南極，映文昌華蓋之躔。無疆惟休，有秩斯祜。竊聞天心助順，善則降之以祥。神道福謙，損故受之以益。邇惟世廟拱穆，清之日其在直廬，多供奉之臣。宣室承明，筆橐班聯于霄漢。甘泉太乙，履綦聽切于星辰。珥貂鳴玉者，比肩非時。霑賜受冊宣麻者，接武不次。疏榮人，情忽駭于風湍。世事遂移于陵谷。朱門祭戟五侯之迹，俱陳白社衣冠。九老之圖，誰在夫惟純。

德卓爾不羣，尚有典刑。巋然獨立，撫今追昔。芬華何似于久長，挹彼注茲。羸縮總歸于玄造，恭惟老師扶輿鍾秀。若雪炳靈，探研發二酉之藏。著作擅三長之譽，詞垣特簡親承黼座之知。揆路叅陪，佇想金甌之卜。顧霖雨之施未究，而風雲之契全乖。謫自蓬萊，香案識玉皇之仙吏。歸從函谷，關門占紫氣之真人。巖然高易退之風，泊乎處不爭之地。杜門掃軌，翟公何論于交情。捐粟散金，文正獨稱于義澤。人欽厚德，天胙純禧。宜爾子宜爾孫，尊寵極一門之盛。得其名，得其壽，優游享百福之全。春秋踰耄，耄以無涯。日月比恒，升而未艾。斯蓋降祥之定理，亦惟受益之明徵。江海爲百谷之王，以其善下。松柏在三冬之候，始見後凋。藉令參畢召以立朝，安得與喬松而方駕。某蚤聞至教，晚際亨途。以其乞身歸老之難，故知適志閒居之樂。寄情林壑，未能從杖屨之遊。翹首門墻，聊欲獻岡陵之祝。若夫長生與旨，則周柱史之書具存。至于善禱微。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

詞則魯閭宮之篇可述惟深願望不盡數陳伏
惟台慈俯垂涵照

壽董澤翁座師

蓋聞禮稱八十曰杖于朝曰養于學坐而拜命
月有告存是尊高年著在令典然而閭閻之父
老山澤之癯儒間或有之亦已罕矣況于立明
盛之朝致公卿之位疏附後先之日久劬勞
夙夜之時多是雖血氣之方強能無形神之太
用及其鴻冥鳳舉節非不高巖居川遊身非不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六

逸然而日月云邁未必皆耄耋之年春秋既高
未必獲康寧之祉是以香山之老福有虧缺而
不全洛社之英齒或參差而不一乃若丹霄曳
履乞身強健之時綠野懸車適志恬愉之境躬
膺百福而室家子姓彌熾彌昌壽屆八旬而視
聽起居如少如壯則寰區寡二載藉稀聞惟我
老師獨兼其盛蓋天監厥德故錫之以單厚多
益之禧神福其謙故申之以高明顯融之慶此
朝士大夫所共稱慕而門人弟子尤切懽忻者

也某夙荷陶鑄銘濫叨鼎軸服膺師訓苟欲逃債
轅覆鍊之事繫跡公家無能造獻履稱觴之列
且文書旁午筆札榛蕪無慙無瑋之詞可以極
形容于海岳祇有殷勤之祝庶幾等壽筭于岡
陵不腆之儀未將爲敬伏惟慈鑒特賜麾存不
勝懇款瞻戴之至

答呂南渠相公

伏惟老先生真才命世純德格天達尊有三既
咸備而無缺欽福惟五將益熾而彌昌頃修憲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七

老之上儀幸覩清朝之殊典徒深燕賀未遂鳬
趨忽鼎翰之遙頒荷謙光之下逮率然報命念
此惕衷再辱德音蕪承雅贖敦詞苑綸扉之誼
折節尚勤仰香山洛社之風樞衣靡及企詹殊
切銘刻敢忘

答紫陽王

伏惟 聖主隆唐堯之德加意睦親念東平之
賢推恩僭爵茲惟曠典亦曰殊榮有司雖執例
而爭 當宁實緣情而起是豈薄劣所能贊襄

特荷賜函良增震惕所有盛貺例不敢當

簡牘

荅王鳳洲太僕

日承惠好貽之德音裁報不虔方切悚懼乃更辱貺問諄諄命之下士雅未聞道茲昭然發矇矣何勝感慰嚮者之說盖有二端愚者駭于創見故有夏蟲之疑鄙夫妄有揣摩遂效含沙之射乃一擲不中再叩不鳴則皆消沮失容冀勝昨舌今數月以來寂然無聲矣而門下猶若不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八

釋然于懷欲明示人以不能如議之故則鄙見以爲不必爾也人固有可以勢禁而不可以理諭可以形示而不可以情告者如門下所云削跡韜光則既得之矣事久而定言久而忘自今第以無心鎮之以無言屈之此區區所欲效之門下者也荆石兄每道門下修持甚苦喜得同志寧以三說扞格小有作輟哉門下其無用憂之矣

荅陸冲臺學憲

兄勞神校士加意作人一時剝剥空疎之習翕然丕變每磐老于閣中亟稱之甚慰甚仰晉中地狹人才有限進學之數奉勅而行極爲適中獨東南士子瞋目攘臂不勝怨憤恐不久亦當變通耳家鄉聞多雨幾澇幸水至即去所傷不多惟仲秋之中湖水驟漲數尺漂沒頗甚低鄉已受其毒矣大寒之後始望陽春如厄運未除何言之於邑

荅朱鎮山尚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九

行最驚下碌碌無所建立誠仰負恩私深慙教誨乃先達長者幸而詔之何勝悚仄向來更爭于操切民苦于煩苛士習靡然人心渙甚計莫如緩征厚恤以安黎庶屏奸進賢以清朝廷一切以寬大簡靜與天下休息庶可以補偏救敝臻于治理茲寔賴主上明斷同列贊襄至若虛庸曾何裨益如來諭獎借非涯分所安也

荅姜初涵大尹

公初試理人得此巖邑方戴星不暇而雅意見存良用銘感古之良吏雖以搏擊豪強爲能然慮之貴深發之貴當譬如縛虎奈何嘗試哉如其惡非貫盈法非不赦亦當委曲調停以存縉紳之體公之此舉頗爲衆論所疑惟僕能諒公心耳荆山之玉不以抵鵲惟公慎之重之

答葉吳西大尹

嶺海蒸濕之鄉公爲邑勞苦得教具悉丈量一事海內士大夫無一人稱便者而公等尤獨當其艱即使不增尺土不加斗糧而有司百姓固已病矣如公清理疆界似爲有益當不與他處等也自今宜以休養撫字爲急往時操切煩苛之政近稍紓矣惟公勉之

答傅金沙邑侯

頃從南來者頌公德政如不容口總之和易近民精明集事即古良令不能過也欣慰丈田之事甚勞清神要之治去太甚擇其增額之多受累之極者稍爲查覈復其舊籍足矣不必履畝

而勾較也

答馮文所學憲

兄留滯南荒私衷殊以爲念而事機不偶遷調尚稽踐信謂何報顏特甚乃兄情深陟屺義激回車方收造士之功遽乞寧親之告誨言懇切令人惕然茲欲以套語支吾恐非肝鬲之愛已寄語撫臺爲兄題請僕且從中調停如幸兩全乃稱鄙志即不得當暫從雅志以慰孝情假令僕未即去終不令兄三年淹也

答梁鳳岩少卿

公屈于牧寺乃能孜孜奉職釐弊恤窮實心任事近時罕覩私衷尤不任慰仰夫朝廷命之以官即責之以事人乃以苑寺閒散有厭薄不爲之心致令軍國重務積敝久弛今得公整頓料理此邊疆之幸國家之利也將來大用發軔于斯萬惟益加慎重

答李見羅兵憲

吾文學有淵源才優經濟曩治兵嶺海勞勩弘

多已乃高蹈林泉脩更一紀宏抱未展有識
嗟頃者起家青齊再移遼海第謂鎖鑰之當
而不知風土之非宜爰以叅藩敘遷滇洱
驅萬里直謂劬勞然綬殿一方行當簡寄而
吾丈欣然就道刻日指南禦侮折衝將還荒
所恃賴其爲幸慰寧獨鄙衷莅任之後一切
務夷情幸不蘄諄復爲懇

答郭龍渠撫臺

僕至不肖幸托于公祖一日之知昨乃獲借高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賢爲東南億兆錫福造命方自慶慰可藉以報
朝廷而庇桑梓不謂讒言橫起遂使吳民頃失
怙恃縉紳舉以相誚氓庶爲之譁然自分疎庸
真欲愧死即公祖深知獨鑒矜其不能如鄉人
何僕因自念大臣遭時柄事惟定國是辨官材
乃其大者今是非顛倒而莫能鎮壓用舍舛錯
而不能挽回職之不修焉用彼相不能者止古
有格言計惟有引分乞身而已

與王荊石相公

恭審榮膺 眷命特晉台司慶在邦家情同夢

卜縉紳之士靡不忻忻手額何其盛哉自 國
朝簡任弼臣率由廷授無起家遷秩者有之自
老丈始自開科以來及第三人無俱入閣者有
之自吾榜始吾郡以科第名位著者先後不乏
人然無同時在閣者有之自今始此所謂盛也
密勿之地借老丈而重弟之不才幸附老丈而
重其爲忻忭真倍萬恒常而未敢即遣一介上
尺牘爲賀者固有待耳茲者吉祉方新 殊恩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洊至使車入里 君命在門爲鄉邦罕覩之榮
朝家絕盛之典弟乃敢折簡而從賀客之後既
爲 國家慶且鳴其私慶如此

答馬瀛汭巡按

上方厲威嚴臨江遂獲奇禍自後論勅之疏公
當斟酌或有相知者均宜告以其意吾輩豈可
導 上誅戮哉輔導無狀深用自愧

答李兩山太守

公近守河南治平爲天下第一蓋章交公車而

上特以疆事相界爲大用地也晉邊當虜虞夏
幸輸款不貳然慎固防守謹持要束勿玩勿狃
以計永久者今日事也公必能辦之僕安敢以
虛詞代斷

答王荆石相公

使者賁疏來伏奉手教一以裏事有日哀慕方
殷一以聞命自天控辭特懇情至詞切極知
惻誠然揆之分義參之事體則有不容辭者
上博采廷論起老丈于家寘之密勿即莘野傅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嚴之求何以過是此主恩不可負也老丈係
海內之望久矣日者章交公車恨推轂晚宣麻
之日人情忻忻胥以輔弼得人爲慶此輿情不
可拂也且弟以菲劣在搶攘震撼中惟推賢同
升稍愜衆意老丈一出則國是遂定而弟之
心跡可明此在區區私情尤有厚望于老丈者
竄竄事竣即可刻日就道詔使在門萬毋淹
久

答袁裕翁尚書

大疏引年伏承台教開示諄切大都有三一謂
春秋已高苦于痔疾恐妨廢公務一謂至親之
喪不得臨視情有弗堪一謂人言難保此三者
皆非翁所宜道也翁以清修古道高臥林泉有
年矣縉紳推轂明主賜環置之表率之地豈
欲如羣臣少年奔走趨事哉要使耆碩在周行
爲朝廷光耳優閒之署可以臥理何妨公務
翁歷仕中外所得俸資皆分贍同氣婚姻死喪
休戚共之至親之間均受大賜何必臨視其喪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

乃爲盡情也至翁玉粹金精始終一節有識之
所共仰非惟無事可言人非木石誰有言及大
賢者此又不必慮也頃御史大夫少司徒少司
寇皆以例辭上皆不允諸公亦皆不復言翁
上奉溫旨下係輿情亦何可以去爲潔忘
明主之恩失士大夫之望乎非行敢以私留翁
寔爲國體爲公論也

答于

按院

伏審使節渡江消辰蒞事吏民竦待父老僕觀

甚仰江南荐災之餘凋敝已極杼軸殫于供庖
田野困于誅求督責既嚴有司莫知措手催科
太急氓庶可爲寒心若非稍示寬仁務爲簡靜
以扶既耗之元氣收已渙之人心則事益難爲
亂可立待惟公加之意焉

答楊震厓尚書

惟翁當世典刑人倫楷模謂宜借重卿座以光
朝廷而雅志堅貞辭疏懇切又蒙手教敦諭確
然不回遂請于 上前特從高蹈公卿間每以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去
相讓謂不能爲 國留賢然翁炳事幾先抗情
物表真若鳳翔千仞鵬運九霄非鸞鳩斤鷁所
能仰企此惟可與知者道也僕無所短長分當
知止顧栖栖未決覩翁此舉徒有汗顏耳

答趙定宇司成

今士大夫交游中號爲相知者不能數得而惟
公與僕可以當之僕往奉諱家居而公儼然臨
顧傾蓋而定交此鄉里中相知也辛未南宮之
役禮經缺人使僕承乏取士幸借公而重此塲

屋中相知也方選館時諸老問僕以吳中及本
房名士僕首推公而公果褒然第一後有忌口
欲沮公者僕亦頗爲明之復借公爲詞林重此
同署中相知也往公欲論江陵以僕爲可與言
出示疏草僕手額曰公昌言直節當不令文毅
獨成其名惟是居間調護力不從心東郊把袂
既不忍公之得罪遠去又恨不能解組而從公
感憤太息公所目覩此道義中相知也比僕偶
在事而公適起家僕既恃公相知推腹心而無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七

隱公亦許僕相知披肝膽而不疑蓋將謂管鮑
莫喻其深蘇張難移其意矣不謂口語郵傳增
飾而相加談咲機鋒緣間而並起流言已布設
構已成令賢人君子皆有高遁遠引之志而僕
尚不知其由來頗亦怪公遽忘夙昔之相知而
以庸衆相待既而察之則公之信僕嚮僕固有
三至而不惑百折而不同者乃深服公之高義
蓋急人之厄而不言功僕所謂陰受其賜而不
知者也何勝愧悚何勝感刻僕今者方省愆揅

過稍自淬勉期上不負 國家下不愧公論
學識淺闇性質優柔終未能不負不愧耳藥石
之言願公不忘終教之幸甚使車在里師席方
虛縉紳竦瞻橋門俟覲勉奉溫詔以從簡書是
望

答同鄉公書

郭撫臺正大寬平老成練達孳孳以約已裕民
爲務真江南福星而新進言官輕信不根之謗
誣以科派舖行運取奇玩有識者莫不冤之獨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五 六

以按楚之故爲 上所疑前已極力留之在任
不意自陳之疏詞涉憂衍 上怒而欲處之又
爲力救始得回藉聽用此公乃不肖戊辰所取
士昨以其賢而薦之吾鄉豈不欲爲地方留爲
朝廷留而 上意卒不能回也徒爲竊歎而已

答陳幼溪巡撫

不肖妄謂扶持國體在任老成維係民心在崇
寬大不當以擊搏爲風力搜剔爲才能而論訛
未已展布寔難今雖濫竽未知所稅駕也

答陸五臺侍郎

奉違道範再易歲華馳仰之私與日俱積昨沈
晴峰至辱手教臨貺之久坐紛拏尚未裁謝殊
極耿耿伏聞里居清暇動止亨嘉甚慰比年水
澇爲虐閭里蕭然非獨爲桑梓之憂抑且爲邦
本之慮所愧優游伴食莫措一籌惟近時挽回
聖心覃沛恩澤使溝壑之民得緩須臾之死則
鄙生竊有幸賴稍可強顏在列耳門下素愛何
以教之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五

九

答徐

承諭以築堤疏渠之議具見卓識古稱救荒無
奇策非無策也謂當未事而戒備不在臨時而
措救也卑下之鄉非厚爲堤防則水至無所禦
高阜之處非多開溝渠則旱熯無所資兩者皆
水利之要圖備荒之上策而嚮來有司溺于因
循監司失于督察待其大壞極敝而後苴補一
二以求見效奏功其將能乎今所難者一則委
任未必得人一則工費無從取給非 朝廷捐

之課則事必不就利必不興茲僕有志焉
而未之逮也至賑濟銀兩此自 主上德意雖
給發之際不無弊端而亦使東南之民知 聖
明之不忘軫念亦收拾人心之機括既已奉
旨給散自當別項轉移蓋事體有不得不然者
耳

答嚴養翁相公

伏承台履亨嘉天休滋至社稷蒼生幸甚茲奉
諭札示以吳中災傷民間疾苦竊自悚愧幸備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丞弼不能仰贊 明主厚施恩澤以活百姓而
使海宇闕循良之化間閭殷愁歎之聲即隕首
糜骨有餘惡矣而又竊自幸獲奉台教開其迷
謬道之嚮方使憑恃鬬言可以徵信于當世而
又服膺明訓少有所裨贊以脫于具臣之譏此
甥所以始而徬徨繼之踴躍者也獨恤事宜專
候按君疏至即行題覆第不知何以遲遲耳茲
先報命諸容嗣陳

答楊二山巡撫

狗馬病幾不能自還賴庇復起過辱垂念具悉
盛情乃尊諭欲使僕出定 國是則綿力菲材
跋扈殊甚莫能仰副至懷祗自愧耳向來士習
澆漓古道漸盡蓋趨時驚名之輩日衆而恬雅
忠厚之風日微以門下老成名願當世所宗仰
特借重爲 朝廷光且以挽回世道奈何遽懷
高蹈也茲 溫旨勉留萬祈趣駕以副 聖眷
以慰輿情非直鄙生私願而已

答顧學海翰翰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別來許久每詞林有事輒念及公而竊怪公之
遲遲其來也茲奉教言具悉殷勤之雅感切所
諭江南疾苦私心念之不忘昨挾院請蠲恤疏
至稍後既不明言何項錢糧又不援例故使司
農得以爲詞即改折帶徵固強而後可者也嚮
者權璫負嶠欲株守江陵之法每有變通輒行
撓阻彼時措置甚難今時則異矣而關西赤地
朝廷復捐數十萬濟之一時帑藏頗損故 上
意亦少靳昨已告新撫公令速上奏當從中力

贊然未至也如何如何僕去冬有狗馬之疾幾不能起用世一念寒若死灰所以栖栖不去者爲人心初定邦本未固耳公之高論寔所樂聞幸不惜諄復

答陸阜南巡撫

菲劣無似伴食有年茲以疾疾之餘艱危之後遂承人乏俾贊政樞覆餗債轅竊有大懼吾丈深知素愛度格超凡寧無誨言開其迷瞶望之望之海內連年灾沴一困于征歛之迫急再苦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

于法令之煩苛今解網改絃務從寬簡至于吏治尤宜獎廉訓儉優禮悃悃以漸變其頹風此鄙劣之有志而重有望于吾丈者也萬惟留神

答張鳳磐相公

別奉台諭及隰州石樓等處災傷委應破格蠲免不敢不祗承德意仰贊 聖恩撫按疏到即當與司農商之耳今歲災報狎至關隴雖有雨澤而流移未還耕獲無望楚中患水浙東苦旱請蠲請賑之疏紛然沓來 國計民生大有可

慮更祈明教指示至荷

答王柱山學院

文衡重任特借高賢物望咸歸桃李生色日來正切懸企忽奉德音江左青衿歡然有得師之慶計使輟巡行有日矣比者士習澆漓學術疎淺徒剽一切支離誇誕之詞以相炫耀問之古今事變義理本原則茫乎鮮有知者必至心術頗辟行履猖狂將來致身安所責其實用乎今固不能驟變亦望稍以強記博聞砥節修行風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厲諸士必有聞而興起者轉移率作深有冀願于公萬惟留神幸甚

答王柱山學院

別諭具見公相愛之深相成之厚殊不勝知己之感凡公道在人心公論在士大夫之口不以摧折異己能蓋昭昭之愆不以擯斥敢言能免哂哂之議待訛言既定則有無自明矣魏子志識才華僕所器重今已移之留銓以次擢用萬不敢有纖芥之私也比亦有訟言相詆者頗謂

僕爲樹私植黨僕爲之一策未私與黨豈絕無事實而可以空加之人者哉果爾則僕之心且不能自信矣奈何偃然而任國事他有見教幸不惜諄復懇懇

答馮清宇南科

公言遠事過激而彼中適有虜警上意急防邊而重任將遂不直公言然言路方開而遽有此密勿之臣竊有深愧奈何暫屈必伸願公自愛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五

函

答沐黔國

公席累世之勲伐領一方之重寄體統固自尊崇比來陵夷亦非朝夕之故矣驟而欲返之人情未必帖然如數以小禮苛節上千天聽則不勝煩瀆亦非事上之禮也此事已奉旨曲處全公體面嗣後亦望約束從者稍務安靜以釋衆心此亦養尊蓄重之道也

答詹養貞學院

江南多士比歲習于靡文而濶于本實非獨文

體敝甚乃士習之壞亦異曩時茲復借重提衡俾羣髦有所誦法一變歸正此其時也來諭懲處怪誕尤爲救敝之先圖深慰深仰

答賈春宇巡撫

承諭及南兵事此本一二游猾挾近時裁革之怨鼓扇爲奸而該道異懷畏事倉皇失策弟意亦頗咎督府頃據理菴兄言則事發之日已屬總兵該道臨以兵威梟其首惡而總兵庸庸無識遂失此機會可怪也來諭易將恤軍委爲救時急務

賜簡堂集

卷之三十五

重

答王鳳洲侍郎

令先公孤忠遺烈久鬱未伸賴直指中丞採摭風謠發紆公論而翁陳情大疏足使人主回聽舉朝動容禮官素請予並祭如故事矣其他則尚有難詞而旨加是字令銓司議贈秩則特恩也此雖稍有闕漏而于國家懿典于翁孝思亦已垂耀無極矣不肖不能爲役而敢以其私爲賀惟翁亮之

答朱和陽兵憲

公大才雄略僕素所傾注向言之銓司特借重鎮者亦以彼中邊務虜情獨當其難非公莫可使也昨者背城之戰使醜虜落膽我軍生氣私心甚幸以爲不負所舉茲得來教示以練兵事宜敬受而卒業益知公遠猷勝笑戰守萬全尤用欣仰將來節鉞隆寄終當相屬惟公爲國努力至鑒

答荆厚齋按院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太倉越獄事情大疏題叅領悉失囚見有條例第隨逃隨獲十已得九桑榆救過足以相當宜從寬處耳江南去歲小收民情稍定銅墨之吏多奉法循理烝烝不奸殆公祖德教風裁有以率先之也何幸何幸惟是侈俗益偷虛文尚熾返朴從簡尤望留神至于積穀備荒江南頗易措處而有司視爲末務未肯經心賴公祖稽覈振興爲先事之備至懇

答李見羅巡撫

吾丈以宏抱偉舉係海內安危之望 聖明召起而寄之邊陲又自滇徙郎而昇之節鉞此吾丈委身報主一志奉公之日也且騶車前過里第觀省庭闡愛日至情亦已少盡矣江鄉有望音問不遐豈必日侍膝下始慰慈母之惓惓乎惟吾丈視國如家以忠爲孝至望

答陳雨亭侍郎

惟吾丈高標亮節師表縉紳久鬱里居未膺環召昨定宇來詢知道履清吉甚慰竊念今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聖明在上老成正直之士布滿周行而令吾丈獨全高蹈此則伴食者之罪也故敢借重南曹以階大用茲東山已起幸爲蒼生不勝欣仰至如褒借踰溢斯豈非劣所能仰承

答鄧聞野邑侯

清查地糧事承父母留神稽覈不但爲僕洗不韙之名且爲閩縣去難清之弊殊用感刻父母勤勞撫恤僕爲 朝廷桑梓計極力調停乃得盡折漕糧留本色以濟地方之急然敝鄉賦稅

原重即民間沾惠無幾而國賦之損已多矣奈何

答杜爵齋南科

承示疏草于國體民生大有關係敬仰織造燒造二事昨歲僕嘗面陳稍得寬減而不獲停罷今年章疏寢閣僕亦嘗揭請稍發二三又復遲滯公所見與鄙意略同然而逆耳之言難入格心之術尚疎僕有不能辭責者矣

答米叅將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壬

公初至地方即有譁伍之事此意外之遭非人謀所能及也然公爲將帥士心未定軍令未肅責將誰歸安得委而去之部中旣不肯改調公宜安心任事以恩信結之以權術馭之其中有桀黠難制爲近事首倡者密報軍門以他事除之數月之後事體大定而後可言去也

答楊助我主事

頃茶城淺阻上欲詰問主者生以通行對遂止然前此不報塞又不報濬于事體殊欠周詳

此中河之責也猶幸公報先至部中有所藉以塞責耳嗣後漕河之事不妨屢報輒附以聞

答顧冲菴巡撫

吾丈以宏畧偉才任邊鎮安危之寄屬官有失邊事有誤安得無言而後生闇于大體反戈相向藉非聖明轉圜僕雖百口何益至于爭事當否自僕常分不敢貪天爲力也開原事定而後敢與我丈圖其進退茲尚未可也

答沈玉陽巡撫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壬

山右比歲不登流移載道邊關急餉長吏急民而外撫瓊表內虞桴鼓門下之焦勞可知也乃今疆事晏然元元有所託命令不才坐而伴食賴庇多矣

答彭念川江院

江防督理特煩使轍私衷良慰水利設官之議尚未會覆然以愚度之即設有臬臣猶當借重董率一理其目可以躬親胼胝一總其綱可以惠文彈治兩相成而無相礙勅書當仍舊發

行

答喬聚所巡漕

近時河道議論頗多以愚而論創新議不如保成功務虛談不如修實事如公高明想不以鄙言爲非也巡行之際幸以告諸當事何如

答張弘軒總督

開原對簿牽摭多端旣疑主上之心且失士大夫之體至于緹騎再出青蠅四興大將憂危撫臣惶懼此可爲扼腕歎息者也閣中雖嘗具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五 手
揭未克幹旋茲獲聞言詳明剴切至欲決以去就使弟輩有所藉手以沃聖聰遂奉溫綸不復窮竟往事所謂論事有回天之力殊用忻仰伴食之臣何能與短長得教良悚

答李見羅巡撫

吾丈以淵源正學經濟長才海內咸共宗仰昨者推轂起家需次大用卽鎮之借聊以爲階乃不意豎儒驕兵相激成釁戈矛荆棘橫發不虞而我丈應變雍容運謀審慎令凶狂自伏反側

遂安弟設身而處知吾丈萬分苦心非可與旁觀坐談者道也乃後生輕率論事稍動上心遂令吾丈暫解鎮務然事體已定地方晏然我丈即拂衣而往無遺慮矣惟是繫駒一念耿耿未伸殊不勝大愧而特厯使者懷之德音感悚何如

答丁少濱兵憲

郎兵譟呼事起倉卒而公挺身赴之此急公大義也近從彼中傳錄公所曉示諸軍者皆委曲至當不激不隨而凶暴難馴冥頑復逞犯分干紀如夷狄豺狼豈意料所及哉公雖偶值其變于心固無愧也初奉旨罰俸續有撫臺叅疏復從降處事出宸斷非劣不能周旋方用爲歉何辱齒謝

答田東洲按院

吳中積弊之餘蠹耗百出荐飢之日環堵九空盖自攬轡以來振紀以懲奸廣施以拯溺地方利賴如獲更生不獨鄙生私感而若乃向來

勞神殫慮執掌苦心則鄙生所能竊覩而他人未必知也代後舉刺疏具已領教

答徐太室尚書

昨冬車騎臨發不能出祖道周殊深恨快今世路嶮巖人情頗僻翁以六卿請老乘傳而歸里閭真域中盛事即疏傳都門賀監刻曲方茲茂矣回視不肖絳紱觸藩欲去不得者何如惟有愧歎所諭縣中改折事蓋屢言之司農繼津公初以舊額爲辭後定以逐年題請其于事體頗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圭

答周府西亭宗正

比者宗支蕃衍文法森嚴非貞教無以納之陶鎔非得賢無以樹之模範頃日之事幾爲厲階上已處分人知警惕方當借重明德加意教條用黃菁莪以固磐石疏來引避非所敢聞祇承鼎函敬登細帙敢布謝悃于下執事

答丘月林侍郎

伏審銜命宵征 王事勞苦甚以爲念江陵財產搜籍入官 天威已彰國法已盡矣至于奄奄待斃之老母孳孳無倚之諸孤行道之人皆爲憐憫受 詔籍產不聞孥戮此仁人所動心也死者不可復起而生者尚可曲全 聖德好生旣已籍人之財亦不欲戕人之命而門下海內人望以慎獄敬刑爲職亦豈肯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歎共僕非爲江陵惜爲國體惜耳來教具悉尤冀始終留神以仰成上德俯慰人心至懇

答李岷山巡撫

江陵籍沒之事出自 聖怒勢不能挽而吾輩將 命行事審法求情要當于無可奈何之中而求有可少寬之路且如抄沒財產 明旨也一毫一縷豈得不嚴爲搜求至于鞫審之際或刑至童僕可矣諸子嘗忝衣冠非有叛逆緣坐之罪及考掠之 旨而槩被以刑具窘辱備至

此敬修所以死也亦可憫矣昨見傳來遺帖行道之人皆爲隕涕此上關國體下係人心豈眇小哉死者不可復作而生者尚可曲全奄奄之老母煢煢之諸孤若不加撫恤脫有它變則地方諸公不得不任其責矣惟急令親族保拘訟繫續食可以延旦夕之命幸留意攀累之家原由迫脅如此則事無完期全楚騷動矣門下宜及諸使之皆集審覈剖明無貽異日之累可也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答陳還冲道長

上疏事已奉旨處分聖明獨斷非劣不能挽也得教增悚然僕竊有請焉夫耳目之臣知無不言惟自盡其職耳然主持在上不必其說之盡行股肱之臣不可則止亦自盡其道耳然制命在上不必其身之決退公之言事與上之留閣臣于國體固並行而不悖者願公付之兩忘勿復在念也

答屠瞻山巡按

公升車遠使已抵河湟得教良慰孤懸絕徼羌虜縱橫簡乘詰戎于今急務惟公次第講求便宜整頓不忘時時開示耳紛紛之際調劑極難悻悻自全亦所不敢茲尚覲顏就列少荅聖恩然量力知幾出處有道終不敢貪戀名位隳弃平生尤望公之深教之也

答徐太室尚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三

違教幾一歲所而竿牘之問不以時上左右自惟濶疏惰慢無所逃責而承翁惓惓相念猶以大馬賤日函重幣而貺之何如悚惶何如感刻不才竊位已久積蠹彌深徒以弱植孤踪立于漂搖杌隕之地求去不得強而留此山澤藏垢汚風波仗忠信苟獲保首領乞骸骨以從杖屨于田園豈非至幸哉匡濟之事救正之功非力所任亦非時所得爲也杞人之憂與翁同之顧不才殊有深愧耳

答管悅齋兵憲

公處繡錯牙制之區兩姑之間誠難爲婦然所

信者理所持者法不能人人悅之也惟公有以
自信自持而已鄙生聞見淺狹遠方事體人情
有可見教者望公一爲傾吐以副懸懸之望尤
荷

答李次溪總督

承示秦隴頗收即有小肯不足爲厲此尤弟所
樂聞者今帑藏詘乏經用不繼供應宜索日益
月增河西遼東請乞狎至司農方束手無以應
之若地方小康難徵漏澤惟吾文體 國阜民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美
慰甚

一答臧理軒巡撫

中州當五方之湊九達之達特借高賢拊循綏
戢熊車戾止深慰仰懷今閭里呻吟荏苒隱伏
旣不可擾之以多事亦不可不戒于先事是在
有司真心節愛殫力經營吏稱則民安民安則
盜弭雖見謂老生常談要之至理不外是也惟
門下留神

答徐華陽巡撫

比借京兆得以密奉光範飫聞誨言私衷誠不
能一日令吾丈遠去而况三巴九折單車萬里
臨別悵悵何能爲情惟是西蜀輿區比稱多事
卒多驕悍民苦煩勞番夷跳梁師旅騷動拊循
制馭非吾丈不可而吾丈且不避遠不辭難縉
紳忻忻不直爲地方慶且爲 國家慶也騶車
倍道而馳茲已入境蒞事得教良慰地方諸務
敬俟德音

答晉仕齋巡撫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圭
長至前偶有狗馬之疾然不敢偷安五日即出
視事矣遠念謝謝別諭領悉然三復詞指顧若
未深見知者僕與蒲坂同館閣二十年雅故驩
洽後爲一二讒人所構幾致猜疑尋復解釋矣
向來好事者造爲訛言謂僕且欲修怨公試平
心觀之僕之待蒲坂寧有纖芥乎江陵已爲公
論所擯往籍沒時僕嘗憐其老母乞 恩贍之
亦盡同寮之情存閭臣之體耳非有私暱也僕
無怨于蒲坂而人疑其薄無德于江陵而人疑

其厚此正喜事少年所藉口以見攻者而公亦
爲此言無乃非知僕者乎公誠厚德然願置楚
勿言使旁伺者有以議其後也恃愛敢私布

答馮文所學憲

伏承手教以僕所處比于乾之九三九四謂能
善處其間類知易者此非僕之所敢任也僕
處安危疑信之間以誠意不孚智術不足無以
服反側之心而制傾邪之命故儉夫橫議出而
相軋人情杌隉國是混淆幾有不測之患此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美

僕自致耳于人所極天心默佑聖志不
搖危而復安疑而復信此殆天意非人謀所及
也其中曲折倉卒難言異時得奉須臾之燕當
備陳顛末一借子長之筆述之以傳使來者有
所考鏡亦一大奇也何如何如臺省之章屢有
推轂私衷甚慰承惠佳集謹受而卒業專此謝

答萬兩溪巡撫

方今宗藩祿糧患在親疎之無制銀穀貴賤患
在贏縮之無權天下大勢幾渙而難合患在股

掌之不相爲用門下所示三議真濟世之石畫
救時之偉摹也敢不服膺從事第聞資綿力鞭
策不前築舍盈庭主裁未易尚當黽勉以副至
懷耳

答姜鳳阿尚書

行至駑下居位無所短長獨以其優柔迂緩稍
能含垢忍辱二三年間所以折節諸豪犯風濤
履荆棘而不至覆敗者幸耳辱翁忘其不肖而
謬加獎予比于書之容德易之包荒不倫之擬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五

美

令人慚悚無地惟是渥承教愛若以爲可與言
者而諄諄命之則不敢不自黽勉以副盛意惟
翁之終無遐棄也賢郎至恭奉台諭方擬修答
而使問再及翁之垂意不肖惓惓如此何勝感
刻銓曹量轉非所以優大賢第計典將逼品藻
綜覈寔資水鑑翁幸留神教之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五

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六

男用懋校

簡牘

答鄧純吾按院

答徐文江巡按

答袁蓉江比部

答姜鳳阿尚書

答劉華石道長

答鄒大澤吏部

賜閒堂集

卷三十六

二

答王碧坡運使

答沈繼山太僕

答余樂吾撫臺

答余樂吾撫臺

答李見羅巡撫

答鄭範溪總督

答茹歷山兵憲

答姜鳳阿尚書

答張心齋尚書

答程信吾道長

答吳止菴巡撫

答賈春容巡撫

答郝元州南科

答王鳳洲侍郎

答向贊字節推

答方采山巡撫

答曹如川巡撫

答魏確庵總督

賜閒堂集

卷三十六

二

答郭希所道長

答賈肖泉兵憲

答馮文所學憲

答海剛峰尚書

答丘月林侍郎

答蕭乾養操院

答鄧聞野邑侯

答張弘軒總督

答徐晉源大叅

答魏見泉少卿

答沈練城巡撫

答姜鳳阿尚書

答鄭範溪總督

答楊後山總河

答房備吾太守

答周衛陽巡撫

答陳警亭道長

答張洪陽司成

賜閒堂集

卷三十六

三

答李心湖主事

答蔡思川巡按

答王少湖國博

答王對南相公

答姜鳳阿尚書

答顧冲菴巡撫

答徐檢吾主事

答陳愚所兵憲

答陳心抑巡鹽

答秦春暉巡鹽

答張洪陽司成

答蕭岳峰巡撫

答梅鶴洲總督

答趙定宇祭酒

答周二魯主事

答蕭念渠巡撫

答毛文源巡按

答吳小江尚書

賜閒堂集

卷三十六

四

答陳愚所兵憲

答霽雲田兵憲

答姜鳳阿尚書

答馬連城巡按

答周志齋撫臺

答郭劒泉少卿

答喻楓谷兵憲

答張文川郎中

答蔡龍陽巡撫

答袁了凡大尹

答顧冲庵巡撫

答余見樞主事

答馬瀛許巡撫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六

簡牘

答鄧純吾按院

前趙宮庶撰成疏稿先以示僕僕謂錢糧重大曲折難明且係桑梓事情嫌疑當避止當錄送兩臺行州縣查明而後題請乃爲妥當渠謂查覈已確徑以上聞乃聖意果疑降旨切責斯事遂寢茲承留意地方一一剖析殊用感慰勘災大疏科中冒昧叅駁僕亦怪之所不能力賁司農破格蠲恤當事良苦公祖必能亮之

答徐文江巡按

孔長史事多關宗室既不招承何從坐罪公據實回奏持法至平甚仰甚仰前有旨令兩臺論人贓私須訪究明確而比來尚延故套動輒盈千近萬少亦數百若據新例無不應遣戍者盡法則太苛槩寬則不信朝廷何以今天下乎公此後論劾幸先覈實如贓果合例遣戍亦何惜也苑堡事偶出宸斷知公處此極難蓋

亦前官累公耳要之只從公實無它術也

答袁蓉江比部

伏審銜命應囚平竟疏瀹為 朝廷宣德解
深用忻仰前同鄉以大疏見示欲為舊臨江
死雅意甚善然猶有意外之虞故輒止使者
不若隱然停刑之為無跡也恃愛乃敢罄其思

答姜鳳阿尚書

齋奏吏來再奉台教倦倦為世道慮為 國事

謀所以開其情昧者至矣何勝感戢自古小人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二

難勝小人而冒君子之名者尤難勝為其強詞
足以感人憍氣足以鼓衆而一時浮薄不羈之
士釣奇尚詭者每每附和而羽翼之故也今亦
安敢謂之能勝惟稍去泰甚耳將來事機亦不
敢逆觀也賑濟之舉前奉至教仰承 上德意
而致行之即不能博施普濟亦使人心稍安來
諭欲令所司與使者協心奉行尤為確論頃亦
徧告之矣

答劉華石道長

考成事件全在省中查覈而及時註銷則在部
院聞之各衙門多有不開送註銷者臨時查取
亦往往虛應故事致公前次屈罰今次又以已
完為未完此則該科之誤也承教容以詰之科
中令無再誤

答鄒大澤吏部

榮行後道中得手書倉卒奉報僕寔不知漏言
所繇公所云王君者誰也別來殊不聞它言第
大察且逼人各持意見間有騰口說生荆棘者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三

僕守公平二字悠悠之談絕不置懷終當自定
耳公所論時弊極當吾輩處此直須在道理上
看得分明理之所是不問官位崇卑他日利害
第信心從理可也銓署中尚未有定擬大抵閩
中唇吻頗多省覲假不甚遠明歲得會晤不企
望企望

答王碧坡運使

河東鹽課三難承教具悉割開歸減增課項者
亦嘗議及而道旁築舍終于無成新奉 明旨

遽難更張耳至于撈採吾文當留意禁制無令
傷害鹽根致妨生結也

答沈繼山太僕

前大疏右海而左房原係公論比者海屢慰留
俾典大計房已例轉遂解文衡固已行公之言
矣惟三進士甫謫上意未解而公疏適來以
是不悅耳所言誠當即忤旨何傷公不必介
懷也來論以庭闈嗣息係念極知至情然南潞
去家鄉一水可達無妨迎養而寺事清簡不至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四
勞神役形筦簞之祥不日應矣嚮者所欲陳請
已之爲是若自陳則僕方待罪冀得蒙恩放
歸未敢與也

答余樂吾撫臺

伏審榮膺天寵特晉中臺望洽冠紳慶均鄉
國惟江南爲財賦之藪而比歲當災沴之餘力
疲而供應愈絀財盡而徵求尚急民風習于侈
靡吏治狙于因循蓋撫綏振刷之爲難惟德望
才猷之是賴騶車蒞止衆庶歡然其于附驥之

私尤切憑熊之仰未能馳賀忽枉教言感與愧
并謝何能既

答余樂吾撫臺

再承詢以地方之事庸陋闇淺何能仰贊末議
第公私兩困之日財力並殫之時要在休養生
息耳比者民俗日益奢靡游食者衆力作者希
吏治急簿書趨縣縛而實心爲民者僅僅而有
此皆在公祖一加意間可挽回振起也若催徵
一節尤當斟酌緩急而調停之不必以考成之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故亟于督責惟公祖裁幸

答李見羅巡撫

滇南萬里久不聞問私心戀戀而自蠻莫復歸
緬人大挫知吾丈折衝多績運策爲勞未嘗不
忻忻也茲奉德音始知車騎已入鄖視事而封
疆梗概經畧規模即已提耳而詔之若親奉聲
欵者翹企之私尤不勝浣慰卽固楚蜀秦韓之
交往時流民今皆土著無事則易以安而犬牙
之區犴悍之習有事亦易以動是在良有司善

拊摩之耳吾丈謂計安惠養本色上不加惠
此兩言者致理之上術也 聖明藉是可無
顧憂伴食之臣竊庇無量

答鄭範溪總督

門下橫被斐斐自北而南總之易地不易人易
語不易事讒人中傷之術大都如此門下一照
而知自當付之一笑不必動念也承教諄復僕
雖愚陋設以身處亦必思避讓遠咎以去爲潔
豈敢以世俗套語相勉相慰然以 朝廷大體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六
邊疆重寄相提而論則孰重孰輕孰緩孰急惟
門下宏度包容始終爲 國是望是懇

荅茹歷山兵憲

河西事體遠不及見聞而道路之言難以爲據
故請質于公承惠教諄切感慰按院風聞未確
兵科追論太苛所論極爲明當僕不能主持真
足愧耳第虜騎充斥蠶食諸番寔地方隱禍網
繆之計正當及時此在督撫諸公勿忘有事可
也

荅姜鳳阿尚書

行碌碌處位無所短長特以屢奉教言周旋從
事即救荒一節所以布宣 上德慰安人心者
本之翁提耳之誨也大計公典行不敢以毫髮
成心與之而懷私植黨者猶曉曉不已即大僚
亦然何況後進是知世道嶮巇人情傾仄搖惑
之甚易鎮定之極難非劣疎庸終不能任誠可
愧可懼也翁宿德重望善類所依歸而爲憐人
排擠賴 聖明不惑縉紳之論不淆猶能使白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七

日罔兩稍歛踪跡不然則國是人心壞亂極矣
大疏乞歸具知高尚第進退之際羣情觀瞻既
奉 溫旨慰留當仰報 聖恩俯從輿望非潔
身之日也萬惟慎重

荅張心齋尚書

不肖至鷺下無能奉奔走况于 宗社大計邊
鎮要機安能有所裨贊過承諭獎殊用悚惶所
可歎者以 國家全盛時一隅小警如蚤蚩嘷
膚可驅可捍而舉朝失措遂以爲莫可如何孟

浪決裂僥倖一戰之利寧不爲有識者所笑
今議論似稍定矣門下雅負壯猷昨以輿論
輟而事復中阻不能以邊務夷情數請教誨
心殊用歉然倘蒙不弃更時時訓迪之俾知佩
服幸甚

答程信吾道長

邊事難以遙度兵機難以先漏故僕不欲顯言
而羣議紛紛南北交和故不得不露章自列且
付之公論此僕之不得已也西鎮督撫司道更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八
易殆盡經畧至彼頗振威聲若如諸君言今固
無關隴矣臨事倉忙至欲孟浪決裂以國事爲
戲緩急何所賴乎僕惟有深憂耳

答吳止菴巡撫

菲劣叨冒日夕人言之及固宜惟是邊事虜情
難以孟浪決裂若不分順逆不量彼已挑禍啓
釁財匱兵疲天下事未可知也鄙意欲先務鎮
定以安人情而次第經營以濟國事梗槩具小
疏中不謂懷疑挾私者借以見攻而躡影聽聲

者遂相附和倘非 聖鑒不搖公論未泯則僕
以欺誤伏罪不知死所矣訐謔石畫數語曲盡
則私衷不勝仰服且以自信耳

答賈春容巡撫

河西兵寡餉乏耕牧失時罷敝日久而虜情叵
測後患當防故鄙見欲及時整頓茲奉尊教則
門下固已次第舉行不俟鄙言之喋喋者殊月
仰服

答郝元州南科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九
內庭之事閤中初亦不知以 聖諭特頒切責
臺省遂不勝疑駭而具揭以請一以解 聖怒
一以防後虞隨奉 御札有用毒放火之語此
蓋群小無知以 上待之少厲或有怨言耳非
真有是事也此中臺省疏上俱寢不下如大疏
久而不發想亦竟留矣近日 聖度平和禁庭
絕少鞭撻而時享 視朝以次畢舉雖閤中時
有諷勸而實 聖明轉圜因事警戒之助也何
幸何幸

答王鳳洲侍郎

不才代匱領事無所短長惟是薦起老成登崇
賢哲使布列周行以贊 聖明清和之理庶以
救過塞責免于大戾惟翁當世山斗人倫表儀
輿望咸歸 宸簡斯屬不才忻忻竊有榮藉非
以鄉曲故也而勸駕未起入山愈深展誦教言
具知高蹈顧茲暫借京兆即已晉貳留卿再命
方新一辭而退恐非 聖明簡求銓司推轂之
初意也用是不敢聞命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一

答向贊宇節推

得公手教備言燒造之難具已領悉頃工科有
言 上意亦少悟矣竊不知兩院何以不題前
已有書趣按院亦未至撫按于地方事情目擊
真切安可顧忌不言也

答方采山巡撫

惟門下以清德令望為輿論所推 優詔起家
還之節鉞而畀以鄖襄重地斯朝家盛舉非直
鄉邦榮藉已也熊車入境敬奉教言良用慰仰

楚中災傷特甚歿亡轉徙之民可為寒心
動支軍餉以資賑濟者奉 旨之後幸門下
為處之此仁政首務也

答曹如川巡撫

熊車已蒞河西得教為慰伏承來教番服于虜
強兵疲于將寡甘鎮切要兩言蔽之我丈宏猷
偉略可以窺見一斑矣甚幸大都任事之人或
才短則運量不周或年過則精力不給惟吾丈
當強壯之日負經濟之才此時此地正策勛立
業之會也萬萬為國事邊情努力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二

答魏確菴總督

方今 聖明在上海內英賢者顧希滿周行行
竊有世道慶至門下清德令望尤私心素所傾
注而稱服者聽履之思推轂之悃顧豈忘之而
門下乃敝屣榮名超然高蹈再疏請告竟不可
留夫使賢者有遐心而老成無固志則行又有
世道之憂且踟躕而不寧處也綸言溫藉不久
賜環東山白雲勉為蒼生自愛

答郭希所道長

向者昌言大事舉朝欽仰不謂忤 旨左遷力
救莫回私衷切愧惟 聖旨受風雷之益復日
月之明讜論抑而竟伸純忠久而彌信乃茲推
轂猶滯計曹此則當事者之罪也承教增悚

答賈肖泉兵憲

聞公已入穎視事甚慰懸仰公以治兵憲使臨
制一方體統當亦尊重乃相臨至十有二院甚
苦奔走況郡縣之吏哉繁文愈盛實事愈少此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有司所以失職民生所以不安也惟公省繇就
實爲諸道之倡并祈示以救時之畧幸幸

答馮文所學憲

非劣在事始猶汎舟而浮江湖飄風駭浪茫無
底泊乃今稍恬息耳兄獎我太過非所敢當至
于作士氣當先正人心此千古不易之至論敬
聞教矣第維持旋轉愧非其人容佩之紳帶奉
爲楷式部使及瓜方采遺逸適以兄告之繼承
之好想同之也

答海剛峰尚書

維公祖父卧山林于 聖朝爲闕典茲起家趨
命榮涖南銓縉紳爲之生色往時南中頗尚羔
素今此風少衰公祖幸臨計當丕變至于非劣
叨冒罪過良多尤賴教言以爲佩服翹企無任

答丘月林侍郎

惟門下以清德重望起家立朝蓋邦國倚爲典
刑縉紳仰其風采且當大用以副羣情而目青
之疏控陳切至僉謂留省頗似優閒故特以銓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衡昇于名願非欲勞以職事寔欲樹之表儀耳
抗章再請非所敢聞既奉 溫綸當嚴風駕幸
無遲遲其行也

答蕭乾養操院

惟留臺爲風紀重地而長江寔根本鉅防簡畀
高賢允乎輿望伏審涓辰涖事良慰仰懷比者
桴鼓稀鳴帆檣利涉地方可謂寧謐矣惟是規
條已備者不在更張而在修實體統相維者不
在督責而在勸功其于高明必多猷畧非鄙劣

所能贊也

答鄧聞野邑侯

承示催徵錢糧一節此係國計且奉
旨安得不催第人之奸良地之肥瘠與錢糧之
緩急先後稍爲分別調停則撫字在其中矣起
議招怨之說僕初不聞惟父母安意任事勿以
爲疑阻幸甚寒舍錢糧僕有家約令以時輸納
而親族乃有不如約者此當攝其家人而治之
毋以僕故寬假使久後終爲僕累也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答張弘軒撫督

弟本庸劣輕微不孚物望而又不幸獲罪于諸
豪設穿操戈不勝不止近日之事盡露本情弟
亦欣然思去以爲大臣坐擇地不善罷此以微
罪行何其幸也乃聖明獨斷不搖溫言慰
勉臣子之義直欲捐軀報恩敢言去哉弟恐異
日罪過愈多此輩益有所藉口耳奈何

答徐魯源大叅

弟猥以虛庸謬肩鉅重雖嘗服膺至教奉以周

旋而才不足以匡時望不足以服衆操戈日至

負乘深慙第犬馬懷恩未敢遽求骸骨耳至如
謬獎豈所敢當吾丈宏抱偉慕沉抑既久乃猶
徊翔憲署未即推遷此銓司失于稱量弟亦舉
不能先均有責矣愧甚何如弟近來人情多
議論雜出弟業以事權還六部至不能拔一人
行一事而人猶謂有權然則當袖手咋口旅進
旅退而已乎弟亦莫知所自處矣惟吾丈教之
省臺先德後才已悉明諭惟知人寔難未能自
信耳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答魏見臬少卿

令弟奄忽大故令人楚惻相知中文章志節如
令弟者指不多屈而數止此豈非命哉知公手
足至情悽愴獨切不能不動陟岵之感然業已
借重光祿便道可以省覲不必遽有疏請惟公
暫過里第即赴簡書是望

答沈練城巡撫

來教閭中最慮擾動而患文法之繁苛雅意惟

在和平寧靜此地方之福也敬服近者叅劾右
司賊數至于千萬人命不下百十每奏上輒
欲械治有遣戍者論死者益上意方欲疆王
威而重懲貪酷之吏論者謂當以實應使罰當
其辜不宜以風聞耳若過于搜求以累無辜豈
可哉游食之徒持齋聚會此當解散禁戢如槩
謂之妖言叛逆則究矣此二事皆非用法之平
者釐正爲當

答姜鳳阿尚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六

行至非劣不足以匡維世道調劑物情論訛之
徒緣間而起惟當反已安敢尤人嚮來每從五
臺荆石二丈所竊聞至教亦謂金石可貫豚魚
可孚此曹倖倖好名當可以誠信懷服以故折
節而下之勤推轂以慰之不啻含忍包容而已
而不謂其懷毒方深設畧相待非聖明獨斷
荆丈讜言行不知死所矣承翁注念惓惓具感
盛愛顧今異喙稍息公論亦明而謂國是遂
定則廩廩乎未敢必也所賴密勿之地以不肖

廁三賢之間庶幾救失補過以免于大僂而兩
都諸曹忠賢濟濟正氣充塞邪沴自消儻亦有
底定之期乎魏納言果有道氣聞在南中力持
正論者惟翁及納言耳五臺丈去真爲可惜第
疏已三上意極懇切而人尚有欲攻之者故令
少避吳大理持正不撓誠一時底柱也誨言諄
復敬當服膺

答鄭範溪總督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七

本兵任事執法剛直不阿止以清查驛遞過拂
人情誤留御批深忤上指遂爲言官所攻
擊而捃拾無影之事波及門下殊可怪也第此
謬妄之說一庸人能察之不足置辨聖明眷
注溫旨慰留萬惟爲國事自勤勿介介也

答楊後山總河

比者上數問河事所以督過在事諸公甚切
而茶城淤阻時袍服解至稍後上亦嘗有旨
故御史疏入遂動聖意乃門下任事勤懇慮
患深微爲國計民生甚至此不惟不肖知之

亦縉紳所共知也人臣之義惟 上所使門下
雖暫屈幸無介懷

答房備吾太守

鄖陽頃有譁伍之事廷論以二千石之重非得
老成端慎精明詳練者不足鎮壓而綏戢之僉
謂公真其人且地近信宿可至故特借公然公
治郡久矣我獨賢勞北山所歎願爲一方暫屈
寇君佇當優待耳鄖卒以三人正法而赦其餘
聖明威惠並行反側計已安定第聞往時治郡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八
者好摧折衛所官軍積憤有年緣事而發公第
以平心視之軍民皆赤子武職皆王臣吾當官
有法待人有禮即蠻貊可況中土哉高明必
能辦之不俟喋喋也

答周衛陽巡撫

中州大侵之後生理尚艱多故之時經營方亟
吾丈膺茲重任當必倍萬勞神惟是拊恤民艱
作新吏治劑量 國計三者尤爲喫緊仰知猷
略素定不能贊一詞也諸凡可以示教者幸無

金玉其音

答陳警亭道長

見羅之事法司再擬不啻重矣而 上特從中
決公論爲之震駭大疏特欲覆勘此人情同然
即偶忤 旨蒙罰而陳義甚正愧非劣不能
幹耳

答張洪陽司成

惟門下詞林碩望講幄舊僚側席方殷橫經特
召私衷欣慰超足以須而趣駕無期陳情有疏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十九
揆之大義非所敢聞夫 明主之恩請告則予
人臣之分受命則趨急公安可以言私報禮亦
欲其相稱 溫綸再下渙汗難回式遄其行竊
有深望

答李心湖主事

公以言事左遷僕不能周旋調護甚以爲愧忽
奉教札爲之寔然公清望在人將來不患不大
用惟遽養精修以第一流人物期待尤至願耳
僕叨冒日久求去未能竊抱根本之慮公愛我

何以教之

答蔡思川巡按

計吏校武刻期趣辦知公百倍勤勞甚以爲念承示地方大槩閭里蕭條人情玩狎此兩言殆燭照已惟是計安民生謹察吏治爲救時所急幸公留神撫臺精練敏達誠心愛民能與公同心共濟者也兩浙幸甚改折賴御史大夫之疏已覆允十分之三即不能大有所濟然本色留一分則民間一分之食不無少助耳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王

答王少湖國博

昔人稱程伯子以爲儒者高蹈聖世逸民翁寔似之而今即家拜官尤爲鄉邦美談昭代盛事何勝慰仰公事冗劇不能時候起居而昨小壻來過承枉札見存且愧且感菲劣尸位日久自計無可報國惟好賢憂民一念恒切兢兢顧事機所不能乘材力所不能及者則多不如意耳救荒不若備荒而墾田積穀其本乃在水利頃已設專官措工費未知能爲地方利益否鄉

邦政事可以開示迷惑者幸不靳一言是懇望

答王對南相公

日者綸詔傳頒使輶行邁還溫公于洛下起謝傳于山中當宁虛懷舉朝廷頸而行以曾陪末議誤辱深知忻逢一德之交彌切同心之幸側身而望屈指以須區區鄙衷略具前啓乃脂車未駕而控疏再陳遜膚瞻几几之容僂僂見謙謙之德然而聖情特注溫諭加隆念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王

是主恩安得以必辭爲潔揆諸臣節豈專以不仕爲高且行至陋愚分當引退猶以犬馬之戀尚從鵷鷺之班而况門下忠結主知道乎人望鋒車特召不殊審象之求袞易重來庶蒼迎郊之望則縉紳所共俟觀而在私衷尤切仰祈孝

計日趨

朝以

候面陳

答姜鳳阿尚書

春初復奉大教以經史著述開示顯蒙即一
未能卒業而固已嘗鼎一臠窺豹一斑矣不勝
欣慰緣來倅不索報書久稽裁謝惶悚茲承台
諭所以爲 國家大計甚切廷臣自宗伯發端
九卿臺諫各有公疏皆留中未下雖 聖志自
定而淵衷莫窺此殆難以口舌奏功月日定計
不得不需自牖以冀轉圜耳南中公舉甚善
第恐不免與諸疏俱留如曰回天則非綿力之
所敢任也更祈明誨以爲嚮方顒望顒望

賜簡堂集

卷之三

三

答顧冲菴巡撫

不肖竊位久而積累多矣疑謗相及安敢尤人
乃讀教札所以慰藉不肖甚厚顧非不肖所敢
當也鄙性柔懦好下人而深畏事其負氣有名
高者顧得挾之以自重而險躁之徒爭慕效之
不論事之有無人之邪正一切以攘臂言事戰
手詈人爲當世奇男子人心士習乃至于是此
不肖寔釀成之而卒以身試固其所也尚何言
共若論門生則操戈不肖者豈獨一人當盡付

之公論耳

答徐檢吾主事

每念公以大才淹屈而不能相振爲之惘然然
亦足以見僕之不敢持權無能進退天下士也
不諒者猶以前人爲比豈不冤哉承示以劉贊
數言真可爲取人之衡鑒惟是人寔難知菲劣
淺闇往往失之耳當佩服來教以爲韋茲

答陳愚所兵憲

來教時事最關鄙心外則歲侵穀貴逋盜未擒
人情嗷嗷隱憂可慮內則憑社之奸處分難定
而批鱗之士摧折太深至于見羅今尚繫獄即
委曲論救未獲 允俞非劣迂疎伎倆已盡難
以久竊名位汙玷 清朝矣惟吾丈更教之

答陳心抑巡鹽

承示疏草所以通商惠民釐弊補偏甚備即僕
膚陋不能深知然知公任事誠心理財至計未
嘗不傾服也向來建儲之疏俱留中不出所患
者繁多則起厭心觸忤則生他釁昨故恃公之

賜簡堂集

卷之三

三

愛輒有所請過承俯亮尤感至情復 命有
諸容面布

答秦春暉巡鹽

行鹽之議知公迫于商人之哀懇故欲爲通融
然質之司農以爲人情難以曲徇法令難以展
更亦一說也公盡心而已不在言之必行

答張洪陽司成

旃帷勸講寔藉高賢驛召起家載承 溫綽謂

當及時趨 命計日瞻承而孝養方殷控辭彌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三

切夫非人子能無惕然曾司空彭翰檢備道至
情敢忘仰體已特請于 上予告如初翹企南
雲有懷悵悵惟珍護道體慰悅慈顏是望不才
尸曠日久旦暮乞骸倘過吳門當圖請益

答蕭岳峰巡撫

吾丈宏材偉略久負督府之望而上谷又舊遊
也封疆之事夷虜之情吾丈蓋燭照數計若駕
輕而就熟 聖明之所推擇無逾吾丈者然亦
晚矣故事自內推外雖正卿不辭省繁文也大

疏已止來使勿上矣幸過往速代尤懇

答梅鶴洲總督

邊餉至急而 國計亦少空虛昨奉 宸斷聊
有接濟所以安人心也部差已行惟馬價未發
而司農所許來歲年例亦即日起解矣各鎮馬
價有差官來領者今亦從此例何如

答趙定宇祭酒

建儲之請久而不決兩都諸司章數十上皆留
中閣中屢趣皆默不應非獨群猜藉藉即不肖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三

亦甚疑之甚慮之矣或有謂中璫阿 上意止
或尼之者有謂 潞王方之國費用浩繁大禮
難以并行者畢竟不知所謂而 上方獨斷大
臣能力請不能必得設有不然之慮吾輩可去
可死必不可遷就如而是而已況此請倡自閣中
三疏及登荅 聖諭稟擬 明旨具存公所知
也豈今日顧不欲贊決早定大計而尚持調停
之說哉此何等事而言調停也至于科場之事
關僕一身耳可 何足深辨然僕求之此

心獨知真無愧怍異時議論紛然僕方謫居
變今不敢令豚子復出而乃爲亡女之壻猶憤而營私圖此至愚不肖者之所不爲而人尚
以疑僕耶若僕有毫髮私念即鬼神誅之雷霆
擊之矣惟是身爲大臣而被指摘不稍自明無
以開上意而釋群疑公設以身處亦必有不
能默默者若謂執強辨以角公論即使蘇張之
口將誰欺乎願公深察僕之生平而毋惑人言
也來教又謂不當以機欺人不當蓄疑以待人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一

手

此誠確論不知公憂其或然而預戒之耶抑或
有所指耶僕庸人淺夫耳何知有機疑即露耳
何能藏蓄然不敢文過更乞明示以便省改尤
荷恃公素愛輒布鄙懷若非相知則一引咎足
矣何用詞說惟公亮之聞江南米價稍減而少
雨澤殊以爲憂又聞有司催科甚急不知果否
南中聲聞頗近撫臺兵道可一致意也

答周二魯主事

公久謫量移尚淹留署雖緇衣念切而推轂何

遲遲也甚以爲歎大疏指陳時事關國家
喉命脉不肖輩之所拊膺而感頌者然匡
能栖栖不去真負愧欲死若微惠謙言少有開
悟不肖且受賜無量矣

答蕭念渠巡撫

別奉三劄一總鎮二司持苛禮不下甚費調停
然日來不見有總鎮之疏即疏亦必俟兩院會
議至日乃可定也一徵命在通劉章郝周四生
其治皆有名迹當以告之王者期不負惜才雅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一

手

意頃姚營兵變莫須定否倉卒呼噪衆不過數
百何至調兵五千將盡殲之耶抑以輕重行法
分別誅遣耶狡夷外伺悍卒內閑知仰煩籌畧
願亟聞之

答毛文源巡按

潞府就封沿途極稱安靜第有司先事張皇而
當事者或以縟節過待未必皆中貴之爲也若
境內事從節省則兄與無謂斟酌得中地
方受賜多矣此事告竣即已不必舉刺即所過

獨恤惟車駕經行則有之以待藩王亦過矣惟尊裁

答吳小江尚書

留樞之重簡命方新綏靖之猷仰成殊切而控章再至稱疾彌堅天鑒忠誠且遂東山之臥人懷耆碩未忘北斗之瞻尚冀珍調以臻康豫至舉賢自代具知爲國盛心容告所司先此報命

答陳愚所兵憲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吾丈督理漕務馳驅良苦乃慰蕚諄諄念不肖之橫罹誣謗至愛中心藏之弟年來心事吾丈所深知不敢復曉曉置辨獨念以爲大臣負重荷難當多故之時奉英明之主自非矚然不污翕然無議何以能感格上意有所匡維今無故而指之爲奸爲欺設疑端以誤上即聖志不搖臣子且欲愧死矣何能吐氣任事此弟見幾知止之時也吾丈何以教之大議八條綜理周詳區畫允當敬服剝船一事司農又自

有說議未決也

答霽雲田兵憲

陵京肩背之地特假公之重以憲轍臨之視事方新得教爲慰所諭邊事之難具得肯綮處之難馭惟在大酋要以守成約爲主而以圓機應之其他散夷持之而已將當責以馳驅毋束以苛節軍士當軫其疾苦務銷其怨心此大才之所能辦也非劣何能贊助

答姜鳳阿尚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六 五
前奉鼎諭當以八座考績私竊自幸以爲騶車且至當獲晤言教館維期可以借重蓋嘗與總憲公及之乃茲大疏控陳華緘開示則已銳情丘壑絕意巖廊勇退之高知幾之哲真若冥鴻翔鳳有可望而不可即者何勝歎服行嘗謂士大夫處世退難于進終難于始如翁完節海內少雙行既忝愛私敢忘仰體若行微有天幸或旦暮乞骸骨得追隨杖屨之遊豈非生平之大快耶

答馬連城巡按

昨奉大疏灌狐射隼不激不足以動 上而生等亦幸藉昌言有所實力乃不虞 聖意之遷怒也然 上仁明卒轉圜霽威此主德之光言路之福鄙生何力之有過承齒及殊切悚惶使車入閩得教良慰安民察吏宣德達情此兩言足爲地方造命矣

答周志齋撫臺

司農議及蠲恤大意盡折漕糧每石五錢而停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主

徵十分之四其它則未肯慨然此錢糧重計東南大厄僕雖蒿目桑梓不敢避嫌然終不能大破常格者以有司之守不能奪也顧此赤地不毛之時劫掠公行之日欲施鞭朴責之征輸其將能乎公祖第以盡折漕糧省米數百萬爲朝廷曠蕩之恩宣布遠近以安人心其他可從停緩者且爲停緩以紓目前之急可也諸凡便宜可以安民弭盜者惟公祖留神經理按院已留此能與公祖同心共濟者也差官發賑亦當

即日舉行矣

答郭劍泉少卿

吾鄉旱災重大自有生以來未之聞見也前奉大教具知惓惓桑梓之情惟是司農拘泥故常未能大破常格不肯反復開諭止漕糧改折停徵一項頗有實惠而已餘雖有蠲貸不甚快人有司之守終不能奪惟當請 上加意賑恤耳周撫臺愛民任事南臺之論不厭公評今已屢奉留 旨矣災地窮民豈得坐視自遂其高也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六 主

答喻楓谷兵憲

近時人情險薄好以私意疑人譏言惑衆即如公廿年科第四載二千石僅得兵憲一轉豈有越次之擢而悠悠之談且疑于鄉曲之用情彼諧人者蓋已甚矣然大才清望播在公評一二浮言不足芥蒂乃欲以乞身爲潔翩然委職事而去之則非僕之所敢聞也昨徐直指亦堅欲勉留此爲 國惜才爲地方託重願公毋執初說安意任事

答張文川郎中

公念及時事諄諄命之且以保安 聖躬爲第一義此愛 君憂國之忠老成之長慮也蓋僕之兢兢于此久矣每 上起居輒以調攝之方及伐性傷生之戒爲 上深言之閣中之揭無慮數十上第外廷不傳耳然九闈天遠誠意未能感格淺識未能挽回此僕輔導失職之罪何敢自文自諉惟公愛我教我敢不祗服今惟隨事納忠不敢不盡心不敢不盡言庶幾裨補萬分之一即不能有所匡正則有奉身而退耳

答蔡龍陽巡撫

藩伯徊翔自來未有如吾丈之久者而雅量恬然不以遲速介意至于操行端潔奉職公勤則縉紳交口而稱不置也蓋輿論推轂以粵西假重其爲榮藉寧獨桑梓泣事方新得教良慰彼中地遠法疎有司不恤民而武吏好生事惟辨用賢良重懲貪黷撫綏犺獍駕馭土司戢兵訓農與之休息或亦柔遠之道也菲劣何知尚祈

明誨

答袁了凡大尹

承示均稅錄蓋惓惓欲祛偏重之弊而甦積困之民真仁人之言也欣服欣服昨杜給諫疏與尊教頗合而司農泥于舊案竟不肯行然其勢亦有難行者今海內財力大抵皆困裁其所本情也異時殷司徒以均派絲絹之故致鄉人並起而稱激變近日水田之事幾成而毀觀者見其然遂不敢小有更張以干衆怒司農意亦如是耳天下事當俟機會而徐圖之乃克有濟高明以爲何如

答顧冲庵巡撫

吾丈開府遠中折衝俎上外則醜虜交伺且戰且防內則儉人反攻爲鬼爲蜮卒之疆事大定人情相安豈惟秦績之孔多蓋知運謀之獨苦宜有殊擢以荅膚功而僅以陪卿往司留計此于公論能無缺然惟是陟屺情深扶輿念切聊

假南國之便以奉北堂之歡孰不有親敢忘相體至于枉札爲謝則非庸劣所堪展誦之餘兢慙何似

答余見樞王事

今歲黃河驟溢大異往年猶幸修守有方隄防無恙此天事非人力也論者不諳河性乃欲以一勞永逸苛責當事之人豈不謬哉

答馬瀛許巡按

承諭楚中災傷漕糧難于徵解聞之彼中縉紳皆云然即議改折亦可但江南赤地災荒異常數郡漕糧業已盡折無顆粒起解者而楚中衡永常寶諸府猶稱稍收尚須分別劑量毋使國計大詘如欲繁從折徵則恐未能耳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七

男用慈校

簡牘

答李雍野按院

答石楚陽郡守

答馬連城巡按

答趙寧宇巡撫

答潘印川總河

答張文川郎中

賜閒堂集

卷三十七

二

答徐熙寰巡按

答王鳳洲侍郎

答沈鏡宇尚寶

答姜鳳阿尚書

答許鴻川水道

答劉鳳坪巡撫

答姜鳳阿尚書

答陳愚所兵憲

答許敬菴巡撫

答陳心谷巡撫

答蕭念渠巡撫

答王柱石巡按

答鄧定宇司成

答劉鳳坪巡撫

答姚禹翁座師

答王竹溪巡撫

答舒中陽巡撫

答趙定宇侍郎

賜閒堂集

卷三十七

二

答陳玉壘學士

答周章南邑侯

答潘印川摠河

答孫立亭摠憲

答葉龍潭巡撫

答孫立亭摠憲

答鍾文陸巡按

答朱虞對學憲

答艾希亭通政

答郝少泉巡撫

答伍冲吾主事

答鄒南臯主事

答張葵庵兵憲

答艾希亭通政

答趙定宇侍郎

答周志齋撫臺

答曹如川巡撫

答李養愚撫臺

賜閒堂集

卷三十七

三

答吳止菴巡撫

答魏鏡吾尚書

答李養愚撫臺

答李養愚撫臺

答沈鏡宇侍郎

答潘印川摠河

答陳光宇按院

答朱明虹兵憲

答高東溟巡按

答鄧定宇司成

答吳止菴巡撫

答常心吾掌科

答李克庵巡撫

答李養愚撫臺

答鄧純吾按院

答黃麗江巡按

答鍾龍源都諫

答董李村侍郎

賜閒堂集

卷三十七

四

答李養愚撫臺

答陳愚所兵憲

答吳止菴巡撫

答鄭範溪撫督

答魏確菴撫督

答王梧岡巡茶

答俞勝峰郡守

答王鳳山巡撫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三十七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七

簡牘

答李雍野按院

頃以東南災狀具揭上聞且擬傳帖以進蒙
上慨然發行一時人心賴以少定既得公
災疏司農酌議題覆雖恩澤有限不足以
極疲垂死之民然遣使發銀德意所布當有
杖往觀張口而受哺者尤望公祖與撫臺
宣播以安地方幸甚幸甚給事之遣前啟中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一
道其微至日更藉鼎言趣令陳請則意外之
或可遂也公祖久勞地方本不當有借寇之舉
而縉紳公論士庶同情惟恐使轍不可復挽以
去故吏掌科有此建白緣此時人心皇皇倚賴
公祖如嬰兒之戀慈母而魚之託于淵故暫留
數月爲 朝廷撐半壁爲東南活億萬之命若
賑已畢給事當還則公祖可以呈堂請代不敢
久稽也院疏不明言再差一年良亦爲此惟公
祖深亮之

答石楚陽郡守

前奉大教所以軫念災民歷陳危苦之狀言言真切可使人累欷而長號茲按院勘至司農題覆已奉有明旨矣大抵江南賦重且繁朝廷稍一停減已不啻數百萬而民間猶若尋常殊不滿望也持籌之臣亦可謂至難至苦矣鄙意欲差掌科蓋亦有說地方之事科臣得以盡言倘可覲望于明旨之外耳城外搶奪之事漸不可長前聖諭所云不宥亂民許撫按便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二

宜臬示良亦爲此不重其法人將效尤若所在皆然蠅毛而起亂可立待也公祖議以上刑誠爲有見至于散賑之法宜責成州縣長貳親詣鄉村市鎮給散既免饑民遠來伺候之苦亦免衙門人役需索之弊是勞在州縣而惠在民也惟公祖留神

答馬連城巡按

近時一種風尚好異而喜爭皆有屑越名分升髦法紀之意殊可怪也興化守不修職業而欲

傲上官夫亦慕時尚而效尤者乎大疏叅論謹悉即日部中覆處矣

答趙寧宇巡撫

鴻材久鬱駿望咸歸關陝要區幸紆節鉞裨聖朝有得人之慶無西顧之憂慰忤何已騶車入境聽睹方新茂績膚功翹首以俟菲劣何能贊焉惟關中向苦荐災兩歲來始獲小稔洮岷之間虜騎環伺先務所急莫若廣儲蓄足饋餉令可以備荒可以待虜門下必能辦之更祈明誨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

答潘印川撫河

淮浦內河通行承教甚慰近時議論紛雜非出于忌口則生于怨心朝廷之上擾擾不定良亦爲此若河道事體荷隄防無缺舟船無阻人情自服異議自消即一二訛言不足爲慮也萬惟安意任事以副宸簡以塞輿望

答張文川郎中

再奉手教知公于主德時政籌之甚熟不任慰

仰朝講一節凡再三陳請僅一御殿一御門今又月餘矣若使平臺接見可以不時瞻奉天顏豈不厚幸然而勢不可得也預教一節此鄙衷素所蓄積來春當力請行之此邦本大計不容緩矣

答徐熙寰巡按

閱視邊務所以不別差官者一則從省便免煩擾一則以按院見在地方耳目更真稽核更易也河西虜情孔棘邊事尤宜謹嚴惟公于緩急賜開堂集卷之三十七四輕重之間一爲調劑耳往時聞有剗削城垣以應閱視者愈削而愈薄其他甲冑器械輒那借飾觀事已即成易有此似不可不察也惟公留神幸幸

答王鳳洲侍郎

伏審嚴奉簡書恭陪樞鑰即辰泄事遠荷德音懷仰私衷何勝浣慰大侵之歲所在告饑雖聖明憂閔元元頗嘗賑施蠲貸而涓滴未徧呻吟不已公私既渾滄懷可虞伴食之臣幾于束

手翁何以幸教之司馬爲漕卒請餉司徒乞月糧預支無非爲救荒紓急如獲來牟小稔雨暘時若即無患矣顧未知天意若何南中事體及他議論有可開示者倘不靳一言之辱尤荷

答沈鏡宇尚寶

行至菲劣叨竊之日久惟是佐理無狀上千天和歲比不登道殣相望民窮盜起方切隱憂乃辱借褒溢于涯分悚愧何如承示素位守官之說此先正老成格言執此以往官職自辦天下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自理矣何勝欽服謹謝教

答姜鳳阿尚書

大疏引年乞身前後八九上不爲不懇矣顧翁之重望主上所知而南來縉紳每稱翁神觀獨王精采倍常有非少壯所能及者望如是精力如是而槩以例自引可乎即如甄別去留之論則諸老之中當留不當去者必以翁爲首後生欲排擠老成正不當行其說宸斷自定公論自明非翁奉身高蹈之日也幸勉承明旨

暫紆歸念至如非劣蒙愛敢不仰體至懷今且以國計累翁無爲民望耳

答許鴻川水道

前奉教札示以三難敢忘仰體惟是此番推轂發于司空決于太宰而僕以桑梓之故急于得人遂贊成之如尊諭云云則僕未之深思也然深爲公計惟是開白撫按恐有牽掣然水利一事與河道事體稍殊河道或塞決口當呼吸立斷或鑿新渠當月日就功若議論稍殊不誤事則費財耳今日水利猶在講求惟濬海口以洩內河開支渠以通積潦築圩岸以捍驟水而不可以尺寸預估歲月告成撫按不能身親安敢逆度必無牽掣之患僕固已爲兩公言之矣

答劉鳳坪巡撫

當緬寇猖獗時朝議洶洶有宜德中交趾之慮賴朝廷威靈吾文籌策擒誅凶逆恢復土疆懋績膚功炳然著于海內而後生勦襲忌口妄有譏評此不足爲慮惟近日迤西之捷直指

過聽人言叅劾太峻致使聖怒不測弟雖救不能曲全則私衷殊切愧悚耳大疏後至亦足使愾者知其顛末謹領

答姜鳳阿尚書

今舊德老成落落如晨星矣惟翁勉奉溫綸少紆歸念令京朝生色甚慰其辛行最駑下叨竊亦最久且宇內多故所在告饑以考課則當黜以禳災則當避位再疏求去寔出悃衷而天聽未回聖恩加渥誠慚誠懼不知稅駕之何所也比來西北皆有麥秋惟江南尚苦水潦若可施播種人心猶有係屬不然則民窮盜滋憂方大耳翁幸教之

答陳愚所兵憲

河道事宜屢承教示具見我丈通才敏識目無全牛且不以遽廬視職業深用慰仰節年治河具有成法謹守預防可無大患惟是意見雜出議議繁興不爲管中之天則爲道旁之舍耳弟妄以兩言蔽之曰務虛談不如修實事創新議

不如保成功如是而已至于非常之患自非人力可及難以逆睹也

答許敬菴巡撫

滇西之事見羅乃得重効致干天威弟輩蓋嘗爲上深言冀得免逮而竟莫之挽也以見羅生平蘊抱萬不爲此而滇中之行亦弟勸之欲以西南半壁相託業有成言矣以鄖陽先缺故先借重會有悍卒呼譟上已歸罪見羅而滇事復起是以聖怒獨注不可挽回亦見羅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八

答陳心谷巡撫

江右民俗頑梗重以荐饑非吾文苦心調停殫力綏戢不知所底矣南臺乃以權宜一事謬相詆訾致動上意弟輩持之再三而不能得使高賢去位民失瞻依此伴食具臣之罪也惶悚何似然吾文身詘道存進退用舍不足置意也萬萬珍重

答蕭念渠巡撫

滇詔重地頃者兵事夷情尚須經畧輿論以鉅材偉望足以撐拄西南同聲推轂遂蒙特簡私衷誠切忻然不能贊也節鉞啓行計已受事彼中事情非劣不敢險度大都墜荒閒以贖軍食可省則省懷土司以禦外侮治之不治庶萬有一乎惟吾文留神更祈至教

答王柱石巡按

款虜違約入塞將官已不能逃責又展轉不以實告即以惠文彈治何說之辭至于指陳邊事直舉其切要者尤用仰服公憲臣也秉憲而行何顧忌之有

答鄧定宇司成

違教日久良切瞻馳伏惟道體亨嘉慈闈康壽群情推轂特詔起家君親出處之間門下計裁之審矣陳情辭召非所敢聞比見何司冠魏中丞稱太夫人健甚頗以大義相勉孝先順志義在急公兩全無虧其在此門下無堅守高

蹈鄙人方側聽車音計日而跋焉

答劉鳳坪巡撫

迤西之事不謂遂干 天威綿力不能旋幹爲
隄所云諸文揭敬已歷閱總之請救發兵禦緬
克捷皆係實事而功級之數稍浮此則申報草
率不幸而有虛捏之跡耳其言戮尸首殺夷商
者皆誕也 上方獨斷閣臣能據理而言不能
使言必行且奈何

答姚禹翁座師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

時行蚤蒙培植叨竊有年久曠瞻依樞趨無日
諸凡儀節每愧闊疏而老師幸寬鳴鼓之攻過
念及門之誼不忘慈睠時隆德音至于大馬虛
生桑蓬賤旦亦承齒記遠辱貺施感結心銘慙
深背汗猥以闇淺迂疎之質服在艱難鉅重之
司雖靡愛于髮膚其如覆餗每固求于骸骨尚
在觸藩遙企光容彌增馳戀伏惟老師遣排情
累葆耆純和茂膺康豫之禧祇迓眷求之渥專
詞以謝積悃未宣

答王竹溪巡撫

伏承札示知關隴禾苗暢茂可卜大稔地方利
賴忻慰何如惟是勝事不常豐歲難值備荒之
計亦當預圖先時糴本存貯者諒亦無幾不知
他可那處否乘此穀賤之時令所在收糴以時
歛散此常平遺意也幸留神

答舒中陽巡撫

安酋狡猾凶狂罪在不赦而 上特以獻木故
欲重原之至于傳諭所云大于綱紀有礙特揭
上請幸獲俯從然無知羯獍何傷日月且上奉
溫旨下洽公評吾丈毋煩置意也

賜閒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答趙定宇侍郎

前大疏引疾部覆允留計邸報及小簡並達左
右矣幸無堅持初志徒勞使人也懇懇家鄉未
獲之前人傳禾稻茂盛米直頓減與浙中之言
相同司農已入其說既兩院請改折則已不信
僕強之而後可許折三四分每石七錢矣而同
鄉諸君語不一謂七錢則不如無折兩說雜陳

而司農遂以浙中爲詞通不准折止停帶徵而已事關儲計既不能奪有司之守而嫌在桑梓又不能爲發棠之復私衷殊用悵然比聞鄉人云收成甚薄大家之米不出出者獨小民耳價亦漸騰始怪諸君之多談而悔僕之不力持也然已無及矣奈何債息事已告兩院即榜諭如前所奉教矣

答陳玉壘學士

嚮者勸購金華徧徃玉署時則 聖功遜敏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

主德清明啓沃之資裨益非淺屈素車之遄發致經幄之久虛三接已稀十寒斯懼比祥期既及 召命遽頒殆 聖明側席以需賢俾儒碩橫經而納誨是豈非勞所能贊襄伏奉教言良深悚仄至聞輿從尚在里門則簡書有嚴程郵傳有 特賜當以奉公爲急趨命爲恭中途之章似在可已茲因下問專布鄙懷

答周章南邑侯

父母惓惓爲民不遺餘力盖得之鄉人所稱述

與所奉教言深慰深仰民間舊逋前有 旨寬限則既暫停帶徵矣茲復有掌科之疏司農殊有難色再三強之議將舊逋除金花漕折仍暫停外其餘帶徵悉從蠲免若所請見徵漕折二分則未肯明許開端以滋紛紛比例之請而其意固以爲即徵至二分而緩亦自不妨所當默會其意而陰賜于民者也謹密聞之左右

答潘印川撫河

昔人有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

乃今議論繁興欲以河決責成于人力豈不謬哉此時人情難調訛言易起而治河尤極重極難之事翁之苦心固不待言然以酬 主上之隆恩副士大夫之公論則翁未可遽爲歸計也河圖便覽謹領謝

答孫立亭撫憲

南臺風紀重地也而議論禁如以爲非門下瑰節瑋望莫可鎮壓者而又雅奉肝膈之教謂彼中優逸可省酬應完精神攝調生育于計甚便

不謂入關之後遂戀戀里中此非僕之所敢知也 聖明倚任老成天下事尚可匡濟惟勿以潔身爲高報 國爲後幸甚

答葉龍潭巡撫

門下宏抱偉猷蓋淹屈有年而後推轂開府然已晚矣逮方軍務夷情要在有備無擾門下當有定畫非劣何能仰贊安酋一方之雄也善馭之則得其力仇視之則失其心操縱羈縻惟門下加之意耳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古

答孫立亭總憲

非劣幸蒙睠愛時獲耳提顧何能一日逮左右惟理菴備致雅意欲暫解煩劇而就優閒故以留臺借重以爲跡遠心邇猶朝夕晤也不謂大疏控辭且至于再則不肖惘然自失謂當今名願有意遠而避之何能復施面目在政地欲愧死矣 聖心簡在渙汗難回幸奉 溫綸以副輿望且掩不肖之多戾真千鬲之感也

答鍾文陸巡按

非劣無似叨竊有年時論群譁未知底定幸賴聖明鑒照 天語丁寧翕訛之風目前稍戢至于抑近倖容直言即漢唐賢君無能彷彿書之史冊足爲美談第長幼之序雖明而 元儲之禮未正雖嘗懇請未荷 允行一時盛事獨少此耳然當力圖之承念及敢以附報

答朱虞封學憲

江右文物最盛而士子習尚近來頗驚于奇詭公校閱勤勞品藻允當所示考作皆平易明達文體蓋已正矣第試題太小于義理罕所發明不若兼用長短小大庶可以參互評騭以得真才耳公更裁之嗣後四六啟乞遂省去以從簡質附白

答艾希亭通政

非劣無似叨竊有年旣荷 聖明不棄簪履未能遂骸骨之思而魯尤累積謬議繁多爲諸君子所擯斥不聞有設身處地諒其難而矜其不能者亦未有善曰見規開其迷惑而示之嚆方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古

者近始得蔡少參一書不靳藥石之誨私心已
惕然深省故復請質之門下伏承大教所以開
發顓蒙者詳明剴切蓋既諒其所處之難不深
督過而且徼惠好示我周行行雖至愚敢忘儆
服知人一節自昔稱難行素寡交疎于延接或
緣過聽妄有阿私靜言思之良增愧汗至于反
已二字及虛心平氣一言當書之座右以備觀
省人苦不自知患不聞過若飾非自是訑訑拒
人斷不敢也專此報命并申謝教之私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六

答郝少泉巡撫

遼左邊長兵寡虜日夜伺間而入得保全城堡
幸矣而言者過于責備謂必使虜不入入而毫
無所失乃可論擒斬功何言之易也書生不知
邊事輕提筆端徒增一哂耳

答伍冲吾主事

與公別久良以爲念左遷之後方得量移而復
有文園之請期限已周例當補任公何以遲遲
不至也豈以曩日言事尚懷疑未釋耶新安公

篤厚君子有犯不校公昔爲言官風聞雖或少
誤然本非私隙初無成心觀昨者南署之借則
其能容可知矣言者以不避崇貴爲奇節被言
者以不修睚眦爲雅度正足相成何煩相避也
世情不古每不肯以長者之道待人公當破此
俗套以道義相與乃見素抱耳

答鄒南臯主事

公向者請告訂期來復而後敢從及期不至部
中始特補以請久而後奉 俞命縉紳方翹首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七

企足公何以再煩陳控也近年好事者每言僕
有意遠公及公有意自遠以爲妬賢醜正之左
驗僕之心與公之心寧有是乎公不至無以慰
輿望釋群疑且懸待已久 特命不可虛也幸
趣駕以從簡書至祝

答張葵菴兵憲

大抵河西之患不在順義而在套虜順義留牧
暫而匪常且無他志若莊明二酋往來侵軼火
茵蹂躪不已大可患也惟內修備禦外示革絕

來則創之服則赦之如是而已是在公與撫臺
操其權柄指撝諸將今之奉行無專畏啟蒙至
千召侮無輕率舉事至于隱重則邊事可爲也

答艾希亭通政

行至菲劣叨竊踰涯每有乘高疾債之懼而以
未嘗學問不練事情闇于察言而疎于內照則
膏躬自責而悔其晚矣比得大教所稱自反之
說不覺洒然心服如寐得醒真佩之輦帶比于
韋弦非飾詞也爲學根基在省已過爲政機括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七 九
在順人心乃今知所從事矣惟始終不鄙時時
惠教之荷甚

答趙定宇侍郎

北土大旱聞吾鄉得雨稍時猶足相當而比京
師淫雨連綿江淮間亦爾又不勝鄉土之念如
今歲復告潦則民生 國計困無復之矣南中
清暇公道體聞亦嘉勝何以復有請告之舉來
教諄切反復且明近時人言之不足信僕與公
相知二十年矣公固有所以信僕者僕庸詎不

能信公而信于悠悠之談乎此不足辨凡僕所
以留公非故相違拂也以爲公方負海內之望
若無故自引人情必以爲疑且以蔽賢見罪而
南曹務簡端居靜攝無妨于朝夕且閭井在望
即有家庭之事可就近料理不必解官歸里而
後爲便也公可以無去僕可以勉留公以是暫
繫場駒且羈龍鶴耳僕早衰困甚每計乞骸令
僕一旦得請携手同行不亦快乎願公之無汲
汲也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七

九

答周志齋撫臺

公祖有大造于江南令災傷予遺猶免溝壑以
輸賦出力于公家勞績甚茂蓋 主上鑒之士
大夫深知之矣往者一二少年妄肆唇吻老成
先輩輕與之爭短長遂紛紛多事今公論已定
公祖乃猶介介于懷耶此不當去公祖前奉二
尊人來矣朝夕承歡至便也留都與敝鄉一水
耳迎養不難此不必去南中儲餉項數稱匱乏
至撥北漕以濟之經理清覈正藉公祖 上方

有成命此不可去公祖三言鄙見殊未敢以爲然也茲已奉 旨勉留幸無再萌初念

答曹如川巡撫

承示西鎮事宜根極本原規畫利便燦然若指掌謹已領教曩時相機之說原非兩可蓋責成督撫不從中制之意應剿則以剿爲機應撫則以撫爲機此在督撫酌定司道奉而行之若督撫又以相機行司道則明爲推諉安能濟事往事之失今事之鑒也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千

答李養愚撫臺

前奉尊教以畫熊所過頗見旱徵私心固以爲慮乃今六七兩月雨澤尚愜高亢之區車戽不及苗且就槁矣若過是不雨則湖港又涸即低下之鄉容有幸乎江南之民困悴已極何天之不弔一至于此大疏奏報仰知公祖爲元元焦勞不知此時已有甘澍之應否日來 國計匱竭太倉之銀已罄而米粟僅支三年改折之議恐司農尚未肯許持籌握筭計未知所出惟公

祖留神劑量幸甚

答吳止菴巡撫

熊車已蒞滇中吏民俱覩欣躍得教良慰彼中頻年苦緬近又苦兵今緬已戛定兵已解散地方頗稱少事矣惟是撫馭土司休養民力使外有藩籬之固內無腹心之憂則西南半壁可高枕無慮也鎮臣習爲驕橫亦羣小誤之近奉嚴旨足以少折其氣門下乘此機會使之恩德而畏法可也惟留神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主

答魏鏡吾尚書

邸中數奉光霽每承藥石之規而臨別三言欲令于精神處收斂綱領處提挈機括處轉移此真修身爲政匡時致 主之要蓋朝夕誦之不敢忘也惟是非劣疎庸不學無術窮年屹屹無以仰副盛心此爲負愧耳頃大疏請告初意謂欲少寬赴任之期及再疏愈懇而私衷乃惑蓋恐尊意別有所爲也茲奉至教謹已悉矣 宸簡方新輿情甚屬萬無堅執初志至望

答李養愚撫臺

江南故稱財賦之藪而根本之區也比歲以來
民生困于災傷物力殫于供億蓋凋敝極矣所
望 聖明垂仁而覆育之擇賢而拊循之不啻
饑渴而能隼之寄遂屬公祖任不易地治不易
民若臨之以福星潤之以時雨抑何厚幸也聞
制下之日縉紳襁褓交口相慶此可以知人心
矣至于推轂豈敢專承伏奉教言不勝惶悚

答李養愚撫臺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公祖所稱三懼者乃吳人士之三幸也凡地方
民情利病政事得失初至必待諮訪講求而公
祖之習知既久若駕輕就熟幸一矣上新條教
以蒞下下新耳目以伺上不相孚則相疑而公
祖之才猷德澤地方傾心有素不煩令而喻幸
二矣居素習之地臨素孚之民而 上有超格
之除則下有久任之望庶幾先正文襄之遺跡
幸三矣惟是薦饑積困之餘以一方元元煩累
公祖則私心有不安耳公祖倘不以爲煩且累

也則又大幸私心不任惓惓

答沈鏡宇侍郎

鼎函再辱開示勤倦以大義相勉具感綢繆之
愛大臣荷 國厚恩未有涓埃補益而敢單言
潔身蓋至苦極難莫知爲計愚故出于此耳湯
生之言事理易曉不肖故不復深辯而第述任
事難狀冀 上之一憐之乃 上堅意不允而
轡者 聖諭亦已明白剖析洞無可疑則不得
不强顏復出顧安知言者之不復來也茲惟靜
以待之若 國本既定邊事稍寧不肖無復留
之理矣

答潘印川撫河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大疏叙功專歸司道而自遜不居具仰勞謙之
度不肖屢被攻擊欲去則 上意不允強留則
人言不息進退維谷將若之何若據湯生所云
則自不必深辨第至難極苦之狀冀 上之一
哀憐而曲聽之而又不得則亦付之無可奈何
而已伏承至教敢不服膺錢直指誤聽輕言茲

徐城之水已洩萬目共覩則言者已無驗矣若部一爲覆明大疏似亦可省蓋近時議論全不足憑置之不較更爲高着也

答陳光宇按院

近時人情險詐如吳撫謙事真駭聽聞僕從來不知其爲何人所犯何事而東中牽捏以爲矜憐之甚可怪也顧此人既有前程犯係人命而二十餘年脫逃未結反爲請銷從前有司蓋已疎矣若非公祖批駁照拏則凶人何時正法死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者何由伸冤此當嚴限緝拏期于必獲者也石太守事近李公祖有疏必欲借重一勸已奉有明旨此須煩公祖早爲結正特從輕處大抵天下事惟據理據法如鑑如衡不着成心不問私議則人心自服何嫌疑顧忌之有惟公祖慨然任之幸甚

答朱明虹兵憲

晉故表裏河山而邊地且直當戶塞安內攘外允藉高賢熊隼初臨吏民胥慶五臺曠徒奉

旨解散乃委官不能綏輯復啟釁端及其微一撲之易爲力也若已相安自難苛責矣

答高東溟巡按

使車入境視事得教良慰淮揚荐災之後民困未蘇惟在良有司拊循勞來間今歲稍稔積穀備荒之計不可不講求也黃河關運道最重歲當防守工役安能止息惟是規程具在恪遵無失免于潰決之虞則所省錢糧固已不訾矣若欲求一勞永逸之計萬萬不能徒紛更勞費已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答鄧定宇司成

惟門下晉秩宮僚叅華師席寔從人望以式士髦將謂趨 命有期扶輿可就乃深結慈闈之戀更陳移疾之章伏奉教言殊增悚仄顧至情既不可以終奪而 特召亦不容以竟虛遂借南雍以便迎養 新綸已下大疏且寢不行矣幸即脂車就道以從簡書至望非劣無似時企德音冀終誨之尤荷

答吳止菴巡撫

屯田事體伏蒙留神并示以任人責成至意敬領悉照國驕橫群小寔羽翼之昨微思暫免提究責以立功此正補過耐思之日而恣睢之習猶然不改此所謂下愚不移者也第鎮爵體尊相沿已久司道邂逅亦當少從紆曲爲不避之避以自全體統乃至於決裂而後與之爭不已晚乎要之禮節相競不足以服其心口語相稽不足以制其命此當暫忍而徐伺之發必中的乃可耳

答常心吾掌科

初夏聞江以南雨暘時若甚以爲慰乃不知近日又苦淫霖低鄉下地已爲巨浸矣元元遭厄乃至于是殊用駭愕若此時晴霽尚可爲也承教謹悉宮庶清才令望詞林所推然例當赴補不知服已闕未歧予望之

答李克庵巡撫

楚地大人衆而俗故皆窳罔亦疏濶救時之急

在綜吏治祛宿弊而挽淳風伏讀門下條議乃參處不職有司蓋深得體要矣何勝仰服東札侈靡向欲請裁承教甚慰

答李養愚撫臺

石太守事自關錢糧公祖查覈糾參自是法體而乃以私意見窺浮言相扇人情世道險詐至此豈不大可恨哉頃聞太守對小兒說誓以爲實未嘗疑及不肖而又聞敝鄉士夫中有倡此說者蓋挾私懷怨欲以陰中不肖故南臺之疏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主

公然及之乃不肖仰累公祖惶愧無地矣小疏略爲辨析公祖心事亦自洞然無煩過慮也昨所以妄干清聽者正爲人言紛紛欲速勘輕處以塞羣議茲幸采納太守獲全更何言哉不肖已決計乞歸而爲荊老所奪荊老以母病情迫誼不得不讓之先行今方懇疏以請未知上肯見憐否耳吳中大雨連綿聞低鄉已成巨浸不審近來景象何如當此詘乏之時而又有災傷之厄民生國計不知何所底極也惟公祖

據實陳 奏以慰災民之望幸甚

答鄧純吾按院

四郡水災大疏嚴實以 請所以嘉惠生靈甚厚顧今歲海內災傷極廣自畿甸中州及秦晉之郊幾于赤地流亡載道所不忍聞乞賑所議月無虛日司農高目束手無以應之良亦苦矣江南之災于海內稍次起運之蠲不敢爲桑梓過求然公祖一言而爲元元造命者多矣謹謝

答黃麗江巡按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昨聞江南多雨吾鄉稍下之田俱成巨浸令人寢食不寧當 國計空虛民生憔悴之時豈宜遭此且吾鄉荐災之後十室九空不肖雖極力周旋終不能滿其蠲恤之望而忘者且更爲流言歸怨不肖矣私心既爲 國憂又爲身慮而聞近已晴霽水漸消落田禾可救人心大安浙中如此吾鄉可知矣何勝欣躍蔡方伯清方篤亮士望所歸亟欲處以清卿偶未得便嗣後有缺即爲推擢矣公當委曲留之老成人不可不

惜也

答鍾龍源都諫

恭喜崇晉首垣舉朝方以得人爲慶而公乃抗疏辭讓具見謙光顧向來諫垣未有具辭之例而別科更調亦不常有惟嘉靖中夏桂洲及近年周念亭耳日來邊疆多事兵垣之重不下吏垣似不宜過爲軒輊若謂此重彼輕先人後己則辭受之際不無相形公既讓之而不居張子亦安肯居之而不讓諫垣重職 朝廷命官使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五

下皆畏避而不肯爲上復屢遷而無所定非事體也且前此不免指摘者或偶不幸或出有因未必此官之爲崇而張子資俸深矣明春即當轉遷何煩更調度其西閔復 命當在深冬大計事迫倉卒取辦是益苦之耳公之才望輿論所推服資叙正及人情相安此官固待公而重且閱事將竣計日還任即可以料理計典雖勞公心力然雅意奉公必不有獨賢之歎也凡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願公行所無事勿以鄙言

爲無當則尤幸矣

荅董李村侍郎

南中諸曹皆瘠清簡而惟儲計爲重且繁
宏抱偉摹僉言推服茲聞蒞任殊慰仰懷
空虛爲日已久雖災傷之歲數有蠲逋而
之方亦少疎略近截留漕米修建倉廩似已
目前之急救一時之壞而權宜難恃經久當
誠有如大教所及者督催之會調劑之宜公祖
當有成畫非劣何能仰贊也

荅李養愚撫臺

卷之三十七

手

夏間聞水災之報深爲東南隱憂已聞天霽水
落穡事猶有可望則私衷竊喜以爲雖災而未
甚也敝鄉即有造言者謂公祖曾以報災下詢
而生密止之傳播民間使歸怨于生近來無端
造言遂至于此得公祖報災疏可以塞衆口而
白鄙心矣生杜門伏枕幾兩月政事久不與聞
第屢疏不得請耳乃公祖爲吳民造命則豈可
堅持去志幸勉爲蒼生少留至懇

荅陳愚所兵憲

昨以河渠敘勞榮膺 新命私衷殊切慰仰不
意銓司推擢乃得滇南此必以吾丈舊遊曾爲
地方紆謨建策而緬人弗靖邊務孔殷故特以
借重耶望吾丈叱馭而南爲 朝廷撐西南半
壁以慰此邦之望勿遽以萬里馳驅爲解也弟
至菲劣叨冒日久而不去人言之及固宜茲當
付是非于衆論不敢置辨而獨念大臣之義焉
有爲人醜詆至再至三而尚可覲顏在位乎總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一 手

荅吳止菴巡撫

鎮臣大不省事無乃恃恩益驕怙惡不改者乎
殊可怪也今已奉 嚴旨計足以少折其氣矣
緬人求好或設計以款我師亦不可知須真正
夷使番文乃可信耳用兵機宜調度已定惟門

下審察而行安敢遽度

答鄭範溪撫督

近日虜情仰藉籌略頗無決裂之患而朝端橫議宦路深機言之令人吐舌不肖初意亦欲濡忍以待門下之報命而後決計乞身今攻者日急不肖亦病甚不能支矣來教忍辱完事一語甚得善應之法幸始終爲國以安邊疆幸辛新督之疏部中已覆鄙意面告山陰公矣門下且過雲中而以西事盡付新督西事之大者在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

答魏確菴撫督

伏聞道體吉康消辰視事深爲疆場喜爲國家慶不肖書生也何敢妄持邊議虛揣虜情門下久歷戎行曉暢兵務必能寬主上西顧憂第傾拭俟之耳顧七鎮一時罷款則兵食尚恐難支將吏尚恐難恃宣大密邇倉卒震驚猶非

萬全之畫也今西鎮事權歸一門下壯猷弘畧足以展布令諸虜脅伏邊鄙不聳則群情胥服上意益安無敢有阻撓大議者矣不肖被言且病方控疏乞休不能從中贊決且悚且愧

答王梧岡巡茶

人情厭薄苑僕牢不可挽如邊疆大計何大疏叅論示警甚當虜王東歸諸部絡繹而往西鎮當少寧謐此可以恕經畧矣罷款之說畢竟難行自古承平日久而輕開邊釁未有不致敗者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三

若欲罷款先求良將練精兵足軍餉精器械乃可今茲未能盡亦先圖實事乎何專務虛談也西方專執此說一唱群和且是創虜而非招番兄當洞照其情毋爲所惑幸甚不肖被言且病累疏乞身旦夕去矣不當復言天下事恃愛及之

答俞勝峰郡守

敝鄉以衝繁疲劇之區當災沴頻仍之後拊循休養寔賴高賢銓司簡求幸借公祖吳人士不

勝幸慰下車之日誼當修只尺爲兒童父老一
布欣迓之私冗沓疎庸稽延未發而顧承垂念
枉辱華緘感佩之私與愧俱集不肖去桑梓久
矣閭閻情狀未能悉知而獨聞諸先民國事則
示之以儉文教則救之以質今自搢紳先生及
豪民大家亦泰侈矣而中家以下倣效成風歲
歉財窘胥歸破蕩此妨民敗俗之尤者也惟公
祖首禁之有犯者必罰無赦誠得化奢爲儉省
文從質使人無浮費家有蓄藏卒遇災傷不至
捐瘠不亦美乎惟公祖留神幸幸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七

書

答王鳳山巡撫

胡生初以邊事相質故以臆見答之不過謂倡
勇敢寬文法耳此豈私庇邊將而遽入之章疏
且以臺長叅劉御史爲見媚真孩提之語不足
較也非劣多病去志已決然六請而不得更蒙
降諭遣官則私衷愈苦矣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七

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八

簡牘

男用懋校

答蕭岳峰巡撫

答邢崑田巡撫

答于存素憲副

答鄒南阜主事

答吳韞菴巡撫

答吳止菴巡撫

賜閒堂集

卷三十八

一

答鍾文陸巡按

答馮芹山憲副

答馮文所學憲

答王平溪郎中

答梅鶴洲總督

答張玉陽司成

答劉允陽司業

答鄭範溪經畧

答顧韋所少卿

答趙心遠巡撫

答劉兩峰兵憲

答趙寧宇巡撫

答石介峰侍郎

答史念橋廉憲

答周三泉巡撫

答姜鳳阿尚書

答王含宇南科

答傅後川尚書

賜閒堂集

卷三十八

二

答朱明虹兵憲

答甘義麓兵憲

答楊後山總河

答黃復齋巡按

答姜鳳阿尚書

答王對南相公

答王霽宇總督

答曾見臺尚書

答葉臺山相公

賀葉臺山相公

答葉臺山相公

寄沈蛟門相公

答李桂亭巡撫

答史念橋方伯

賀顧涇陽少卿

答曹嗣山總河

答邢崑田總督

寄于穀峰相公

賜閒堂集

卷三十八

三

答鄒南臯吏部

答鄒南臯吏部

答李九我相公

與徐檢吾撫臺

與房素中按院

與徐檢吾撫臺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三十八

終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八

簡牘

答蕭岳峰巡撫

近時後生足不至邊塞耳不聞金鼓而專言戰鬪之事欲盡罷諸邊貢市一意用兵此可以鹵莽舉事耶鄙意謂虜王市賞停革足以正中
國之體而各部貢市如舊聊以弭外夷之心然後可以專意西陲圖創西虜而言者已露章見詆且誣以受賄矣此亦聽于公論不敢多辨但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二

答邢崑田巡撫

門下貢開府之望久矣而未得其處昨擬借西鎮不果今乃得雲中節鉞崇重庭闈密邇于門下報 國寧親之志蓋已兩全敬用爲賀非劣不知邊事橫被人言然以事勢揆之今欲盡罷貢市出邊搗巢當自雲中始門下度能制羣虜

之命收必勝之功保無侵軼之患乎邊疆之事決裂破壞誰爲作俑言之可爲浩歎惟門下幸教之

答于存素憲副

不才叨冒日久宜致人言去已晚矣然疏至三六而 上不允且 特諭宣召不敢不出而又因屢受傷困病殊甚西鎮之事議者紛紛皆欲盡罷貢市而與虜戰公試觀今日九邊兵力何如糧餉何如將領何如一處猶可支持一二虜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二

酋猶可與角勝若諸邊蝟毛而起何以禦之宜大密邇 陵京一有警報畿內騷動矣鄙意見小疏中蓋欲安置他虜而處西虜使我有必勝之算乃爲萬全非任虜縱橫而不之問也言者遂借此見攻至誣以賊私豈不冤哉經略公行已選帶宜大驍將銳卒糧餉就彼支辦其請銀二萬乃隨軍之賞耳兵部已發過馬價四十餘萬而西鎮設處糧艸又在外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用兵豈易乎其疏中迎送廩給從省蓋

因 上有傳諭命之省約故也總之兵難遙度勝在未戰若但以舌擊賊大言不慙亦何益矣僕已病不能復與事請讓能者茲以公垂念特私布之

答鄒南臯主事

秋中聞仙舟已發晤教當有期良用爲慰承示大議于吏治民瘼大有關切誠如公言其于救敵興理非淺鮮也病困中起讀至再蓋洒然欽服焉署中虛席久矣幸趣駕兼程以副輿望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三

答吳韞菴巡撫

西虜渝盟盖一二小酋知我無備敢于狂逞耳若我選將練兵謹修內備撫順剿逆雪耻宣威次第舉行何所不可而盈廷之議紛若蜩毛假令如嘉靖中虜患又當何如也近時士習輕躁殊無鎮靜之體深遠之謀遇事倉忙如癡人說夢真可爲世道慮若其橫加誣詆此爲借事見攻僕有奉身長往耳不能與之校也惟是僕所言邊事原無欺誤不得不一剖明之且付之公

論公幸有以教我

答吳止菴巡撫

滇南遠在萬里而當緬夷繹騷之後悍兵呼譟之餘人心喁喁冀望安集門下靜鎮而善理之地方之幸也莽酋內嚮前亦聞之肅念渠然番文未真貢使不至誠僞未可知若輕許之則天朝之體不尊且爲小夷所侮非策也如果的確則 國初有平緬宣慰之設因示羈縻亦無不可惟門下裁之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四

答鍾文陸巡按

僕才劣望輕本不能主持大計然自古國家未有一隅小警而遽震動世界者未有足不涉邊塞目不見夷虜胸中不習甲兵而攘臂鼓舌欲僥倖成功者今之識見議論乃至于此僕不憂一身而甚憂世道如公真老成練事規畫自是不同僕猶幸有知已在耳

答馮芹山憲副

不才未遂乞身更遭傷足既疎于謀事復拙于

衛生決去固宜強留知愧過承存念良用銘心
所示馭虜機宜籌邊方略自非親嘗熟觀深識
遠圖安能察未著之形定必然之畫管窺之見
葑采不遺何幸相知因而自信愧焉增感矢以
勿諉至于推轂六才寔出盈廷公論其在鄙劣
何與周旋伏奉教言尤深慙悚

答馮文所學憲

兄造詣益深著作益富然久淹里第蓋數與主
爵言之而推轂猶遲遲也非劣多過且當邊事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五

孔棘朝議紛然橫被詆誣無復人理義當決去
而累疏陳請未獲 允俞進退觸藩強而就列
兄何以教我西鎮失事不過一二小酋奮臂當
轍而我以弱兵懦將卒然應之遂有輿尸之禍
不謂人情乃爾倉惶假令如嘉靖中虜騎薄都
城下又當作何景象也大抵久安不可忘戰久
弛不可輕戰修備固圉相機擣虛叛則絕之服
則舍之制虜安邊如是而已其它則非僕所知
也今時議論識見大與前輩懸殊僕不憂一身

而憂世道有浩歎而已專俟提誨

答王平溪郎中

頃緣西虜不靖朝議紛然欲盡罷貢市而與之
戰如此孟浪決裂乃誤 國之尤者僕雖庸昧
然嘗聞令先公之教頗知邊計虜情大略故不
敢輕動債事而少年遂以爲攻端橫加誣譏所
幸 聖鑒不疑公論不弃尚得強顏在列耳然
僕雖身被侮辱而猶免于誤 國令先公數年
苦心百世至計不至一旦廢壞此則私衷所自
信以爲無罪者知公之能見信也令先公碑文
方欲勒草而以紛紜之口支應不遑乃致耽聞
望少寬假終不敢負約也

答梅鶴洲總督

曩邊釁初起時 上欲深罪督撫而僕從中調
停實欲望門下以澠池之功非私門下也而言
者且以爲庇護迎伺 上意以攻僕僕既待罪
杜門連章請去遂不能爲門下保全忝備密勿
不能主張廟議維持任事之臣而令紛紜決裂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六

至此即奉身而去猶有餘罪乃又蒙 上不棄而固留之懼抗違 君命背負 主恩以重前戾不得不覲顏在列門下猶惓惓念之殊感殊悚邊事定議小疏既備言之第不知在事者如何結局耳天下事畢竟爲少年所壞不習事而輕言且能熒惑 上聽此大可慮也奈何奈何

答張玉陽司成

別奉教札惓惓慰藉且論及邊鎮事具見卓識殊深感仰弟本書生不習虜情邊事然竊見自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七

古當事之臣未有臨事倉忙而能有所幹濟者亦未有輕開邊釁而不誤人國家者故愚闇之見謂一隅有警則就一隅應之一虜不靖則就一虜圖之苟處置得宜擾攘自定若以一隅之患騷動九邊以一虜之猖狂橫挑諸部未見其得策也不謂言者遂以爲攻端肆加誣譏此弟素望輕微不能鎮壓之故耳然萬生自以懷疑挾忿借邊事爲名而衙門後輩亦從而附和之弟則不知所謂矣豈以庚戌之前輩趙文肅

嘗有舉動故幕之耶顧今日虜患似便不如庚戌而弟之碌碌似便不及分宜兄弟閱牆何以禦侮不意人情世風遂至于是惟有浩歎而已弟蒙詔抱病自當決去而 上堅不允以故復覲顏在列畢竟無補 國家徒糜廩祿愧甚如何吾丈幸深教之

答劉允陽司業

承惠新刻謹領謝僕本書生不習虜情邊事然竊嘗問計于老成諸公及曾任邊方者故不敢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八

八

輕言戰伐橫挑強胡而欲次第經營圖萬全之筭魯鈍怯懦誠然有之顧忝公同寅有一日之雅即忠言至計望以切磋忠告之義相處不謂遽爾露章然大疏尚未發僕不得一領尊教惟不靳一言終誨之

答鄭範溪經畧

不肖旣爲萬生所詆而南中和者三人疑有陰操其柄而合從以相擯者不肖不去恐議論不息所以連章引疾蓋亦爲此不肖豈儒耳荷

聖恩叨政地若忽然委而去之猶爲有人心哉
惟少年之口動以欺 君誤國文致人罪中以
奇禍被以惡名安得不見幾求去門下當亦亮
其不得已之情矣今 聖鑒不搖公論不棄門
下且肩重負艱暴露師中不肖安敢悻悻自便
今已覲顏在事力之所及不敢不爲門下周旋
惟門下一心任事抖擻精神爲 國家伸威遠
疆生氣勿過有疑慮也

答顧韋所少卿

陽開堂集

卷之三十八

九

菲劣無似叨竊有年橫被人言固其自取惟有
見幾知止可以遠害全身而九疏未 俞求去
不得義無所逃勢難自遂茲已勉出視事矣承
垂念感謝至于安邊馭虜從來惟審勢相機昔
人有云來則拒之去不窮追其嚮風慕義則羈
縻勿絕此制禦之常道也僕起書生知守此耳
今天變人窮財盡力詘何等時候而欲開邊啓
釁自貽土崩之勢乎且僕非言不戰直謂戰有
次第耳奏辨及申明邊計小疏計已徹覽吾丈

試評以爲何如至于挾私自文因人附和者固
付之公論不復與校也

答趙心堂巡撫

菲劣無似叨竊有年噴有煩言固其自取賊污
不潔之事士大夫間頗能相信終不令從一之
婦被淫奔之名僕不爲意也惟是西鎮事情由
承平日久邊備浸疎邊吏虛文相蒙釀成虜患
故至此臨事鎮定乃能經營及時整理須當漸
次而言者遽相詆訾誣以惡言不亦謬乎伏承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八 十
教言具覽卓識然僕當去久矣而九請未 俞
終不得自遂猶覲顏在列恐終誤 國債事以
爲館局知己之羞奈何幸深誨之曠禁海防事
已經部覆奉 旨矣

答劉兩峯兵憲

洮河失事以來此地遂稱艱重而公以才望特
簡衆謂得人承示邊計梗槩具見遠猷今日正
圖驅剿使兩川無駐牧甘肅不假道則番人聯
絡邊境戢寧此公所當力贊經略以建茂勲者

也願望承教總握之說此誠肝鬲至言顧明
主在上公卿在列不才稟成奉職而已謗毀甘
之何敢規避謹謝教

答趙寧宇巡撫

近日邊事不憂虜患而憂人言蓋人言能變亂
是非使忠賢去位任事者解體則門下此行是
也僕固在漂搖中不能力主而又出自宸裁
不能有所左右念之徒增悵悵耳門下宏抱偉
摹素望在人豈終老林下者哉萬惟珍愛以需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十一

答石介峰侍郎

不肖以邊事被言辨疏第述梗概不能詳也而
南中之言且紛紛而至故力疾具陳欲以付之
公論決之聖明此中老成諸公頗不以爲疎
謬至如過獎則豈敢當建儲之請閣中公揭
頗動聖意觀答諭可知蓋不激則不應勢

自不容已矣傳諭已明當無他慮然此諸老
之力僕何敢承

答史念橋廉憲

承示地方事體而括以兩言曰武備弛于教寧
紀法廢于玩愒真根本切要之論也松藩用兵
未解勢不得兼顧建昌當以次經略耳撫臺必
能辨之

答周三泉巡撫

昨秋晤教無何時而別殊用悵然弟非劣叨逾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十二

不厭羣望年來紛擾極費撐支賴上聖明諸
公同心共濟獲免覆墜斯蓋天幸非意所及也
吾丈謬加獎予豈所敢承此者上憂旱焦勞
召見諮問偶陳數事塞責伴食之臣平時不能
仰贊聖政而徒事空言已不勝愧又何以辱
吾丈之謬採祗用悚惕使車還任得教爲慰更
祈時賜誨言俾知佩服切仰切仰

答姜鳳阿尚書

惟翁以碩德重望惟轂起家者三年于茲而猶

徘徊貳卿未正八座在輿論固以爲久淹矣
來翁訛煩興儉壬橫起仰窺微指必且激而思
去而第迫于大義故且抑而強留今則公論大
明老成得安其位非翁樂志遂初之日也留務
少簡不至溷煩清神 明旨甚溫尤當仰承恩
渥萬惟安意任事以慰輿情至望至懇

答王含宇南科

沈司成僕同舉禮部後復同官知其人雅故修
飭故被論時以爲可惜而欲曲全之僕何成心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三
之有公職言事有聞自當直陳僕忝平章遇事
不敢偏執慙之以天下公心處天下公事而已
公與僕當肝膽相信乃溫言謝過非所敢聞

答傅後川尚書

根本與區樞鑰要務簡畀者願 宸眷方新不
任慰仰伏承大教具睹遠猷悍軍之習難馴洪
水之災可慮振刷以漸當使法行而知恩輯寧
是先務在有備而無患知籌略已預鄙劣何能
贊焉

答朱明虹兵憲

蜀中採木用兵而民不稱累軍不乏與者公經
理有方勞來不息之明效也比當秦凱方仰
功不意遂有貴陽之轉銓司祇守例簿不爲地
方擇人柰何

答甘義麓兵憲

丁丑之役僕幸獲交于海內之英賢而獨以公
爲知己蓋不以形迹爲疎密聲音咲貌爲薄厚
而心神意氣若有默契而交孚者故自別公以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丙
來未嘗不相念而推轂雖勤起家獨晚則又未
嘗不深愧也向不聞公蒞任消息未及寄一語
爲候而使問儼然先之且感且悚僕之菲劣叨
冒既久罪過日增宜不滿于士大夫之公論然
比年在風波荊棘中撐支抵塞良亦甚苦公聞
當亦憐之今雖稍定然未知所稅駕也公幸深
敬之朋友之義重乎切磋公毋謂僕諱疾忌醫
盡言箴規可也願望

答楊後山摠河

伏聞揚舲江上弭節淮陰漕政河渠方勞經畫私衷欣慰承諭黃淮入海之道及蓄水諸湖欲從疏洩使無障壅具見長慮偉摹第僕所習聞則海道難疏湖水難洩惟石堰土堤保固堅密使黃淮各以全力衝刷壅淤則海道不疏而自利黃河不它徙淮河不南灌則湖水不洩而自平善爲政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此僕所效之門下者也惟留神

答黃復齋巡按

賜閣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五

使車遠涉萬里間已入境視事良慰仰懷滇中兵革稍息邊徼少事惟察吏安民以修內治與屯練士以謹外防此爲要務耳地遠則法易疎時平則人易玩惟公之少留意焉

答姜鳳阿尚書

海內災傷蠲賑自不容已蠲不必徧及下戶要使有司無督辦中家無逃移賑非必盡活饑民要使德意布宣人心係屬此救時之微權非濟荒之奇策也來教具已佩服當與司農議所以

獨恤及今 聖恩放賑責成良有司奉行之

答王對南相公

鄙生以謏劣之材優柔之性謬肩鉅重靡所短長獨謂推賢讓能乃可集思補過幸借翁丈共事綸扉上以翼贊 朝廷樹將明之烈下以提携不肖成師濟之風旣爲 國謀且以自代手足相視肝膽畢輸此私心所爲惓惓也乃愆尤累積謗議叢生勢難強支義當決去而翁丈從中調護抗疏挽留鄙生旣蒙 主上之知遇得

賜閣堂集

卷之三十八

六

保其始終又荷翁丈之周旋得善其進退私衷感戴昕夕敢忘維是川谷阻修郵筒未便林泉偃蹇箋問全疎每一念之懷然增愧惟翁丈亮其夙管寬其罪譴耳 元良懋建海寓同忻此國家莫大之盛儀亦閣中未了之公案恭承明詔倍切懽悰然曩自翁丈一傳而人心遂安頃自 聖母一激而 上意遂定鄙生因人邁會藉庇樂成而 存問殊恩亦蒙繫及世廕特典復此叨榮願以均被鴻私未敢獨申燕賀乃

鼎函先辱豐儀遙頒雅愛綢繆至情懇惻令人
泚顏汗背莫知所酬惟有勒肺腑銘心矢諸無數
耳

答王霖宇總督

川播禽獮之後仰藉高賢以撫戢凋殘安定反
側此不惟地方之幸而 朝廷恃以寬西顧之
憂殊慰頃閱邸報見清理疆界之說尚屬紛紛
門下欲振 國威以警服強梗使永絕狡焉之
思忠謀偉略令人欽仰第區區管見以爲夷方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七
要在羈縻漢法難以純用安氏所侵播地聞已
多年平播之師頗嘗効力 朝廷寬其舊過而
錄其新功姑置不問以安邊疆于計未爲失也
恃在世愛并承下問惓惓敢以臆對

答曾見臺尚書

台諭諄諄時事具見憂國奉公之盛心鄙人負
累遭蹶之餘何敢妄語然亦由向來人情險詖
國論紛紜始則講張爲幻啓 上心之猜疑繼
則決裂難收成上下之否隔舉政權而歸之宦

寺開利孔而害及商民土崩之勢匪朝伊夕真
可爲痛哭流涕者往時扼腕搖唇之士安在哉
今海內名德落落如晨星群情所歸獨門下耳
旦夕且返巖廊肩鉅重幹旋妙用康濟洪猷竊
引領望之 主上英明輪臺之詔有日幸無遽
萌歸志也

答葉臺山相公

聞大疏已發此在故事所不容已者若既奉
溫旨似不必再辭往者僕輩叨竊亦一辭而止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六

此時章奏多停或 上意倦于省覽吾輩亦當
仰體可也公通才卓識留心經濟每于著作中
見之乃猶孜孜下問借耳目于聾瞽何所置對
第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幹旋
止憑揭帖往時或奉 御札或令文書房口荅
無中寢者今荅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
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每相商確皆得與
聞今疏上報可絕無違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
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喜事口語紛紜

前倡後隨黨同伐異狗之則不可勝從違之則便相反目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 主上一有轉移便能改觀易聽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惟公與同事諸公協心共濟太平可翹足而須者衰朽闇劣愛莫能助也

賀葉臺山相公

自門下秉政以來三閱星霜矣而竿牘之間不敢入春明通記室雖衰遲懶慢習性已成而憂

賜問堂集

卷之二十八

九

讒畏譏之時亦不得不歛避自絕影響知門下能亮之不深譴也頃閱邸報伏觀最課登聞隆恩眷注晉躋宮保榮荷 褒綸朝野具瞻羣情閭閻而鄙人素叨知愛慶慰尤深竊嘗稽之往時絜之今日則閣臣最難而在門下尤難往時閣臣親重 上虛懷倚成關說挽回有所措手部院臺省各以誠心直道相與共濟而邇日則異是矣故閣臣之任事難往時閣臣多或五六人少不下三人有疑事可與商確有大事可

以夾持而自羣囂旅開進退觸藩門下屹然一身獨當盤錯紛綸搶攘擊撞之際擔荷愈重而責備愈苛故知門下之所處尤難之難也而門下忠誠懇至籌畫精詳造膝之言可以泣鬼神逆耳之規可以貫金石僕每讀大疏未嘗不扼腕而歎歛衽而推服也顧今 國家之所倚賴士大夫之所景仰惟門下一人若魯殿之靈光河流之底柱尚冀門下不辭其難而益務舉其難以幸海內以光太平乃所望耳惟門下爲

賜問堂集

卷之二十八

十

國自珍幸甚

答葉臺山相公

方今國事艱危人情險詖 主上凝旒塞纊端居遂穆之中而衆論愈囂群情愈渙少年陰有所推戴以樹私交而陽有所詆排以消公是上下否隔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公以誠心直道正論昌言百計調停萬分匡救故能彌縫 主闕係屬人心使賢者有所依歸而不肖者猶知忌憚此爲 國家倚

重不啻鼎呂而奈何懇懇求去也僕老憊無
然竊窺盛意欲以感動 上心爲納牖解紆之
地真可謂苦心極矣然願公無堅去心隨機
應之以待 天心之默佑 聖意之轉圜可
別諭歸柄六曹夫閣臣之叅機密自永樂以來
二百餘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記之矣所貴
擇人而任之 主上虛已而聽之自可興化致
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
其勢必不能相安此亦公有激而言非僕所知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三

寄沈蛟門相公

頃撫臺見諭云內中有謀差江南督徵累年逋
稅者幸賴鼎力持之不下不直江南受賜而
國家根本幸免傾搖則皆翁丈之貽也何勝感
慰第此輩鑽求甚巧 聖明舉動難測目前或
以 恩詔方頒嫌于並舉而嗣後或未可知顧
今江南窮困已極即近日稅事敝城之變在呼
吸間一時雖已稍戢而人心好亂洵洵未已識

者方有隱憂如復有此是激之爲變也惟翁丈
留神俾得潛消默奪爲地方造福不淺

答李桂亭巡撫

別諭時局頃異往昔此其故蓋難言之 主上
聰明英毅事欲獨斷專決而少有疑猜嚮以章
疏煩多議論龐雜至于忤 旨觸怒遂乃決裂
否昂諸所獻納如水投石矣然 國家大計

聖意自明如 冊立一事舉朝爭之而不行及
其少間則半夜出 手詔定矣礦稅不便言者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三

無慮千百牢不可解頃奉 特諭則礦冶盡罷
而稅銀半歸司空若少俟之稅亦必罷即此兩
者可以仰窺 聖衷矣古今與諷而少直先納
牘而次批鱗良有以也僕衰且憊矣不敢論當
世事以公見問特以梗概奉復知不足采也
社稷有靈轉圜可待公大用時且躬逢其盛矣
惟公慎自玉以需之

答史念橋方伯

仙舟過吳門一晤顏範別來復再稔矣昨歲微

服游武林不敢聞于左右然緇衣襦往性能
道公德政風猷與縉紳間稱頌者如一口私衷
何任欣慰茲復承倦倦垂念函豐貺儼然臨
之懽散衰頹何以堪此僕無似往時待罪密勿
罪過寔多然至于建儲大計疏請面陳者十數
聖心已定而紛紛之論不已末乃歸罪于僕至
極口唾罵僕之畸冤負謫久矣今竟何如哉僕
不敢自謂苦心聊可以瀦不白之衷塞無根之
毀耳承公語及尤見至愛今海內財力盡于礦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重

賀顧涇陽少卿

公今歲正當周甲而適承 召命特借陪卿僕
不敢以稱觴獻履爲岡阜之祈而獨以崇正推
賢爲國家之慶輒綴俚言薄修芹悃遣家僮致
之堂下伏冀鑒原頃閱邸報都中議論繁興往

往波及不肖自惟罪戾疊山積不敢輒有怨尤然
不肖歸田二十年矣追憶曩時當事九年頗竭
心力即庸庸碌碌無足比數至于招權納賄妨
賢嫉能欺公壞法之事蓋亦深懲切戒不敢少
循覆轍自喪其生平何至如諸公所言謂僕過
傳衣鉢寔生厲階夫人各有心衆自爲政即父
子兄弟不能相詔而欲使比肩接武之人畫一
而守其故步有是理乎公負當世之望衆正所
歸論議一出足爲狂瀾之砥柱試評僕以爲何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重

答曹嗣山總河

河流汎濫大可憂虞目前所恃沕河暫濟新運
全河大勢須有所歸北決所宜亟防回流所宜
順導總之一歸舊河則勢定矣惟公祖多方計
度昔人所謂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鄙人目論
殊無足采惟公祖留神

答邢崑田總督

播州之役曩奉尊教深愜鄙衷么麼小醜安敢怒臂而當車轍惟在事者多方激之寧有掠虎狼而不反噬者假令勘處之後以無事鎮之至徵兵轉餉暴骨流血騷動三省搶攘數年而後定乎朝鮮之事既已敗倭衆復王京還所由掠則天朝所以保全屬國恩既渥矣至于思患預防謹守封域此自屬國之事中國不宜爲之設官戍守竭海內之力以殉之此後來謀國者之誤也今日論者既不審顛末而意思者復輕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五

寄于穀峰相公

頃者爰立大慶未及專承而先拜翰貺之辱率爾報謝殊愧不虔極耿耿耳 天扶國運默啟聖衷簡任忠賢置之密勿此朝野之同忻非鄙人之私幸也顧今日之所難者閣中之事任稍輕而人之責備無已外廷之建白愈衆而 上

之旋轉無期上下有否臯之形中外有傾危之慮贊襄調劑極費心力然惟門下克舉其難此羣情所以共慶得人而想望太平者也小兒入都奉謁輒具蕪啓布其區區并以不腆爲賀

答鄒南臯吏部

僕自別公來二紀于茲矣竿牘之間闕然于知己之門殊自愧慙然聞公學殖益茂譽望益隆而搢紳嘗挹光霽者備述公道體佳勝竊自浣慰以爲賢人君子固世道人心所倚賴之身天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八 五

敢忘也并謝盛愛臥病草復希亮原

答鄒南史部

始與人還奉答教銜戢何似乃諭誨諄諄直諒僕之心事而畧其魯尤則又不勝知己之僕僕拙謏陋人也驟躡穹階謬膺重任而常前人恒苛之後主上親政攬權之初僕之謹守舊章敦崇大體以推賢達善布至于兢兢僚案之間務在協和不敢專決免旒之上靡所挽回官府之間不無牽掣念之不勝惶悚然九年之中僕所操持而設施者可指數也而言者相與訶斥曰權奸曰貪肆則僕反已捫心有死不服者矣蓋僕才疎術淺識闇望輕而人責之太苛求之愈備如謂不當侵權干撓銓部是矣而遷除升擢一不厭人意則交口而見訾謂不當營私牢籠言路是矣而詆譏論刺不協公評則又躡影而見疑甚者以資定壽宮爲誤國以力請建儲爲希寵又以爲觀望持兩端人言狎至而僕遂不敢一朝居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三

矣僕雖不肖然頗知賢奸邪正兩途判若白黑

何至顛倒眩瞀一念縑衣之好不敢後于人若經闡引拔之士尤稱知厚如趙定宇沈繼山以高節盛名爲僕增光百倍僕未嘗不殷勤推轂定宇先辛未一榜爲亞卿繼山以主事召歸不三年而爲京兆尹頗謂不薄而讒人從中簸弄遂失兩君之心相與詆僕僕甚詫之而不敢急于自明徒取文過飾非之咎直俟之論定耳向來顧涇陽相過每鑒僕苦心過有褒許乃今又得公一言洞悉僕之隱衷而寬其顯責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虛語哉僕老矣近患左臂不仁伏枕經時今尚未瘥恐終爲廢人不敢復論人間事矣惟是生平自好晚而得見亮于大賢不終汶汶則雖沒齒蓋棺又何憾焉茲因始興赴任之便再陳謝私并布鄙臆然自顧亦嘽嘽矣惟公亮之

答李九我相公

違濶日久瞻戀殊深然以羣喙未寧不敢走一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三

介入都下適奉尊教如接晤言良慰每從邸報
中見公屢疏心既苦而詞亦窮矣然 聖聽終
不能回蓋此時上下相持中外相隔 上自有
深意非衆庶所能測也公第堅忍以需之待
命而行決不當悻悻自便也若寓所湫隘不可
以久安請更諸爽塏者惟公裁之僕老矣惟有
飾巾待盡未審何日一握手道故也

與徐檢吾撫臺

仰惟公祖深思國計厚恤民艱欲舉清查飛詭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无

限田僉役之政以蘇困累德意所向士庶咸忻
僕固欽仰而樂誦之矣但查得 國初令甲官
負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
免今之糧運等役即所謂雜泛差役也此在吏
典本身亦免之何止士夫且盡本戶而免之原
無等則惟是奉 旨革職爲民當差始不許混
免耳至如 會典所載優免一款此指丁糧而
言非指差解也丁糧原從正稅中議派故不得
不爲之限制差解乃從往役中僉當自不必又

及之縉紳上下遵守業已二百年餘矣法久弊
生更議釐正僕豈敢復有阻撓且僕叨冒 國
恩踰分無當正思貶抑以圖消受不難以身爲
齊民率惟是以丁糧之則例比擬雜泛之差徭
以有司之權宜盡廢國家之定典恐奉行客有
未便彼此嘖有煩言私心竊所未安耳臺下不
見昔日吳興之舛錯構李之紛紜乎向命小兒
請教而未審所以故輒效一得之愚匪盡爲一
家一人之私而已奉法循理可以爲治集 卷之三十八 三

益可懷永圖幸公祖熟思而審處念在一日之
雅衷切愛助遂爾直言無緒統惟鑒察

與房素中按院

自公祖下車甫浹月耳而清真簡素百城踈瞻
寧靜惠和羣情歡洽鄙生跼伏田疇差爲桑梓
稱慶非敢佞也茲者更徭力役初議立法之初
敝鄉士夫所欲控鳴者敢爲公祖陳之查得
會典內官負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
泛差徭盡從優免今里甲之外有糧運差解即

所謂雜泛差徭也此在吏典本身亦有

士夫且盡本戶而免之原無等則惟奉

職爲民者始不許濫免耳至如例載優免一款

此指丁糧而言非指差解也丁糧原從正統

議派故不得不爲之限制差解乃從大戶中

點自不必再及之縉紳上下遵行已二百餘年

矣今以丁糧之則例比擬雜泛之差徭使永冠

下同襁褓科甲見笑閭閻其于列聖養士之

深恩賢臣體國之厚意無乃稍乖異乎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八

三

業已會題事難中輟而斟酌輕重調劑適均全
賴公祖知有司稟白時乞公祖特賜主持
德意以全縉紳之體以慰衆庶之情幸甚至如
貼役之說衆論僉同其議蓋發于祁長洲彼時
僕欣然從之以爲優免有數則數外之田皆當
着役役輕而力省于民良便縉紳貼役免于承
當則財力相資體貌不失于縉紳亦便此敝鄉
士夫之所深望于公祖者惟公祖留意

與徐檢吾撫臺

昨晤徐文江云近聞有建白以漕艘遲誤之故

欲令糧戶自載應兌之米迎軍船而授之不識

果有之否以愚而慮漕規自累朝以來斟酌

定議由兌運而改兌由瓜儀而過江派兌有水

次監兌有戶部臨兌有州縣正官猶時有軍

民弱爭鬪攘奪之釁今以勢孤力弱之糧戶而

當什伍屯聚之旗軍莫爲禁制莫爲軫恤此以

肉投虎必無幸矣夫論事當權其輕重抹弊當

察其標本今漕艘遲誤或以河道之淺澁或以

賜閒堂集

三

水勢之洶湧或以運官之疎慢當求其病源而
療治之察其便宜而致行之不宜使子遺之民
重罹役外之苦也今東南百萬生靈之命皆恃
賴公祖惟公祖持平折衷上爲國家護根本
下爲遺黎蘇困累不獨一方受福百世戴德而
已萬惟留神荷甚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八終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三十九

男用懋校

講章

經筵日講撰次頗多錄副本藏之東閣焚燬始歸書中僅存此

仲尼祖述堯舜節

子曰爲政以德節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節

季康子問何由可使從政也與節

子曰衆好之節

五畝之宅節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一

惟王不遷聲色節

惟皇上帝節

奉先思孝節

嗚呼弗慮胡獲節

若金用汝作厲節

惟厥攸居節

五皇極節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三十九

終

賜閒堂集卷之三十九

講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這是中庸三十章子思稱贊孔子的說話仲

尼是孔子的字祖述是遠宗其道憲章是近

守其法律是法襲字解做因字子思說自有

生以來惟以孔子爲至聖孔子所以爲聖之

至者以其能兼備帝王天地之全也蓋古之

帝天下者道莫盛于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一

其道如博約之訓一貫之旨都是從精一執

中敷衍出來直接着唐虞以來相傳之道統

所以說祖述堯舜古之王天下者法莫備于

文武仲尼則近而謹守其法如禮樂則從先

進夢寐欲爲東周遵守着祖宗的成憲舊章

不敢自專自用所以說憲章文武春夏秋冬

運行而不滯者天之時也仲尼仰觀乎天便

法其自然之運如可仕可止可久可速都隨

時變通無所凝滯就與天道之運行一般所

以說上律天時剛柔緩急殊風而異俗者地之理也仲尼俯察于地便因其一定之理如居魯居宋之齊之楚都隨寓而安無所不宜就與地道之莫位一般所以說下襲水土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帝王之道仲尼能兼總之而無遺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則天地之道仲尼能範圍之而不過故德配天地道貫古今而爲萬世帝王之師也然臣嘗考仲尼之自言則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不如丘之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二

好學至于讀易而韋編三絕求道則寢食俱忘其孜孜學問聖不自聖之心又如此此所以聖而益聖而能集群聖之大成爲斯道之之宗王也仰惟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居治教君師之位既欲接帝王相傳之道統必當存仲尼好學之誠心尊所聞行所知務造于高明光太之域誦其詩讀其書倍加夫講習討論之功內以檢束乎心身外以發揮于政事將見 聖德日

新 皇猷允塞孔子之功雖不見于當時而其道則大行于今日矣臣等無任惓惓仰望之至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這是論語第二篇孔子論治道的說話政是法制禁令所以正人之不正者德是行道而有得于心北辰是天上的北極共是向孔子說人君以一人之身宰制萬國統馭萬民要使那不正的人都歸于正必有科條禁令法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三

制品節以統治之這箇叫做政然使不務修德以爲行政之本則己身不正安能正人民亦將怠玩而不從矣所以人君爲政必要躬行實踐以身先之如綱常倫理先自家體備于身然後敷教以化導天下綱紀法度先自家持守于上然後立法以整齊天下這纔是以德爲政如此則出治有本感化有機以己之所有者去責人人誰不從以己之所無者去禁人人誰不止身不出乎九重而天下百

姓自然心悅誠服率從其教化譬如北辰居天之中凝然不動只見那天上許多星宿四面旋繞都拱向它這北辰居其所就是人君修德于上恭己南面的一般衆星共之就是萬民觀感于下傾心向化的一般蓋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者正此之謂也夫古之帝王豈能廢法弛禁漠然無所事事而遂能成天下之治哉但政是致治之具德是致治之本必有其本而後其具始張如孔子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考之當時舜命九官十二牧何嘗不言政事只見他自己兢兢業業惟時惟幾武王謹權量審法度何嘗不言政事只是他能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所以德盛化成而後世莫及也三代以後之君因時立政非不秩然可觀奈何本諸身者其德未純而所謂政者徒爲把持天下之具而已何足以語帝王之治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創制垂法見于聖政記所載其政事規模何等周密然祖訓中曰持守曰慎威儀其于修德檢身之務尤倦倦致意焉蓋孔子所謂爲政以德者三代而後惟我

聖祖足以當之伏望

皇上遵舊章而率由務修德以立本飭躬端範正己率人自廣衆大廷至于燕居獨處無非修德之時自講學窮理至于納諫聽言無非修德之事賢人君子可以輔德者當任之不疑玩好逸游足以損德者當防之于漸如此則聖德聖政將遠媲美乎虞周之盛近揚乎

烈祖之光矣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這是論語第六篇仲弓對孔子論人君行簡的說話仲弓是孔子弟子姓冉名雍敬是敬

慎不怠忽的意思簡是簡易不煩瑣的意思
仲弓問子桑伯子之簡孔子以可也答之仲
弓疑其過許對孔子說道人君酬酢萬事統
馭庶民非是崇尚簡易便可以爲治其根本
切要處當以居敬爲主若使居南面的能戒
慎恐懼整齊嚴肅常時收斂此心無一念縱
弛檢束此身無一毫怠惰則中有主而自治
嚴矣由是行簡以臨治那百姓如修政立事
則務舉其大綱發號施令則務存乎大體不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九

六

屑屑於法制科條之間這便是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夫以敬謹的心行簡易的政則事
無煩苛人不紛擾自然上下寧壹治化有成
這樣簡纔當其可所以說不亦可乎若是居
南面的厭惡拘束任情自便內不能斂束其
心志外不能飭正其威儀則中無主而自治
疎矣及其所行却又專務簡略于凡政事號
令無論輕重緩急都不去盡心幹理這便是
居簡而行簡夫自處既已疎放行事又皆忽

畧則紀綱紊亂法制廢弛萬機日見其荒
何以理事而治民這樣簡是太過於簡了所
以說無乃太簡乎人君能以居敬行簡爲法
以居簡行簡爲戒則恭已南面而天下自治
矣仲弓此言豈非深識治體者哉嘗論之
居敬行簡之說即是修己以安百姓爲恭而
天下平的道理雖堯舜之治皆由此出觀堯
之欽明舜之溫恭兢兢業業不自怠慢其憂
勤惕勵之中預先有箇主宰是以施之于治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七

則急先務急親賢不須徧徧物徧愛而天下自
理可見堯舜之簡都從居敬上來此其治所
以萬世不可及也三代以下之君以玄默清
靜爲治者則溺于黃老之說以虛無曠達爲
賢者則釀成魏晉之風其于居敬行簡之道
蓋茫乎未之有得矣仰惟

皇上蒞治精明 臨朝恭默清心省事中外又
安凡在臣民咸仰頌太平之烈矣臣愚尤望
帝學益懋 聖敬日躋勿以燕閒而忘戒懼之

心勿以治安而懈傲惕之慮省躬克己謹始
慎終然後政尚寬平治崇敦大則庶事自理
萬邦咸寧 垂拱無爲之盛可以上同于堯
舜矣臣等不勝惓惓至願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
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
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
藝于從政乎何有

這是論語記孔子答季康子的說話季康子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九

八

是魯大夫仲由端木賜冉求都是孔子弟子
從政是爲大夫而任國政果是有決斷達是
通事理藝是多材能何有是說不難的意思
季康子嘗問于孔子說國家政務繁難非有
才者不足以理之夫子之門人若仲由者可
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人才質
柔懦者常欠剛斷故政每廢于因循由也勇
于爲義是剛強果毅的人使爲大夫必能決
大疑定大計當斷即斷有振作而無廢弛矣

其于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說如端木
賜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
人性資愚魯者未能明徹故事常阻于疑滯
賜也聞一知二是明敏通達的人使爲大夫
必能審事機通物理斟酌處置有變通而無
窒礙矣其于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說
如冉求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
說凡人材識不足者短于幹濟故事每病于
迂拙求也長于政事是多材多藝的人使爲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九

九

大夫必能理繁治劇區畫周詳隨事汎應綽
乎其有餘裕矣其于從政何難之有夫三子
之才各有所長而皆適于用如此使季康子
能勸魯君尊信孔子委任羣賢則何東周之
治不可復哉惜乎其不能用也臣嘗論之因
材造就固聖門教人之方而隨材器使亦人
君用人之法蓋全材難得偏材常多求全而
責備則雖賢者有不能兼舍短而取長則凡
中人可以自效是在人君擇而用之耳自古

人才之盛莫如唐虞然當時稷播百穀不責以敷教皋陶明刑不責以典禮每人各辦一事終身各守一官而卒能佐成堯舜之治者正以用之當其才才各盡其用也仰惟

皇上勵精治理加意人才見廉能長吏于內庭揭文武姓名于便殿躬臨銓選久任循良大小臣工固莫不鼓舞而思奮矣然臣愚尤願擴知人之明審任官之要兼收博采不以小善而或遺愛惜保全不以小過而輕棄勤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

于延接使人人以爲親已而各欲輸其靖獻之忱樂于咨詢使人人得盡其言而因以察其心術之蘊則賢才畢舉職務咸修勇者效其力智者竭其謀有材者獻其藝而唐虞之治不難致矣臣等無任惓惓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這是論語第十五篇記孔子論觀人的說話衆好是衆人同以爲善的衆惡是衆人同以爲惡的察是詳審孔子說好善惡惡乃人心

之公理然亦有蔽于私情眩於名實而未必出于公者故不但一人之毀譽不足盡憑就是衆人之愛憎亦不可遽信有人于此衆人都以爲善而稱揚之若可必其爲善人矣但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其間固有實行素孚而名譽著聞者然豈無同流合污苟且以隨俗之好者乎豈無深情厚貌矯飾以取人之悅者乎若以衆所同好而即稱其善則巧僞者皆得以售其欺矣必須詳細審察真見其爲賢人君子然後與衆用之苟名不副實言不願行者則亦不可以輕與也所以說衆好之必察焉有人于此衆人都以爲惡而排詆之若可必其爲惡人矣但人材難知不可輕棄其中固有過惡顯著而公論共斥者然或素行寡合來忌嫉之口者有之或一事偶失致求全之毀者有之若以衆所同惡而即謂之惡則受誣者不得以自白矣必須詳細審察真知其爲儉夫小人然後與衆棄之若行猶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一

足取情有可原者則亦不可以遽廢也所以說衆惡之必察焉如此則外不奪于毀譽之私內不枉其是非之實又何失人之足思哉臣按孔子此言乃人君用人之要法蓋人君操予奪之柄以臨照百官欲以進賢退奸賞善罰惡其于好惡之際尤當加謹然忠邪難進于前毀譽日乘其間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或始以爲賢而終以爲佞苟非至公至明未有不爲所眩惑者晉齊威王一諸侯耳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七

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者以其能察于毀譽之中而獨當其功罪之實也仰惟

皇上勵精治理加意人材刑賞皆得其中黜陟務求其當大小臣工舉莫逃于洞察之下矣然知人之哲在帝堯猶以爲難任聰明于已則見聞有限而猜疑之心易生寄耳目于他人則愛憎各殊而壅蔽之患易起惟推誠以盡下使人皆披見情素而不忍欺清心以

知人使人皆爭自濯磨而不敢欺則無俟于用察而自不爲好惡之所惑矣周書說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孔子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伏望聖明加意臣等幸甚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者未之有也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七

這是孟子勸梁惠王行王政的說話樹是種庠序都是學名申是丁寧反復的意思頒白是頭半白黑的老人昔梁惠王欲以小惠得民而不知王政之要故孟子告之說王者惠養斯民不但開其利源又且備其法制如五十非帛不煖則每家授以五畝之宅使各種桑以養蠶于是帛有所出五十歲的人皆得

以衣帛矣七十非肉不飽則每家教以鷄豚狗彘之畜使不失其生育之時于是肉有所出七十歲的人皆得以食肉矣稼穡乃小民之依則每夫授田百畝不以力役奪其耕耘收穫之時于是民皆盡力于田畝而數口之家可無饑餒之患矣生養既遂則禮義可興乃每鄉都設爲庠序教之德行道藝以防閑其邪僻又將孝弟的義理爲之丁寧反復以感發其良心則人人各愛其親各敬其長凡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禮義生于富足恒心由于恒產故成周以司徒掌教而養民之事獨詳盖以此也自戰國之君盡去其籍而以橫征暴斂爲事是以土木被文繡而民之裋褐不完犬馬餘粱肉而民之藜藿不飽高宮室大苑囿而民無立錫之地又且糜爛其民而用之安望其尊君親上興于禮義哉此孟子所以惓惓屬望于時君也秦漢以來三代之良法雖不可復而美意尚存是在善爲政者師其意不泥其迹耳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今 國家民物蕃庶生理益艱杆軸恒患于空虛閭閻不免于愁歎養民之政誠不可不加之意者臣愚以爲

皇上欲修舉養民之政當常存愛民之心納九州之貢篚則思蠶桑織造之難享萬方之玉食則思稼穡耕耘之苦一用度也惟恐妄費以傷民之財一興作也惟恐多事以妨民之務以仁義恭儉表率于上以農桑學校責成所司則教養咸修兆民允殖王道之成可比

隆于三代矣臣等勝幸願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這是商書仲虺之誥仲虺稱美成湯的說話王指成湯邇是近殖是聚懋字解做多字克是能仲虺因成湯伐桀而有天下其心不安乃作誥以解釋之說道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心在于有德夏桀昏德民心去之王以盛德爲民所歸何慙之有臣請言王之德如淫

陽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主

聲美色衆人所易溺的王獨能遠之未嘗少接于耳目貨賄財利衆人所同好的王獨能散之未嘗少有所積聚蓋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欲之間雜如此故以之用人則爵賞必公有德行多的人便多與它官爵以尊顯之務使位稱其德有功勞多的人便多與它賞賜以優厚之務使賞當其功是用人不當矣以之處已則物我無間人有善便樂取諸已如自己有的的一般已有過便即時改

了絕無一些係吝是處已無不善矣至于臨

民之際又見其寬大之中自有節制而不至于縱弛仁厚之中自有剛決而不至于優柔王有這等盛德是以令聞顯著自然孚信于天下之民無不心悅而誠服也夫民心既得則天位自有不容辭者然則王之伐桀而有天下何慙之有哉臣嘗論之兆民之信成湯固由于用人處已之善而其原則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爲之本也蓋人君一心乃萬

陽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主

化之原未有心不正而事得其理者况尊居九重聲色之奉何所不有而阿諛取容之人常以是誘之富有四海貨利之求何所不得而培克聚歛之臣常以是導之是以耳目易移心志易惑其弊至于驕奢淫逸而不顧小民之怨咨流連荒亡而不恤國家之政事禍亂之原寔由于此其後太甲以欲敗度以縱敗禮則幾覆成湯之典刑紂聚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遂殄商家之宗祀然則不邇不殖

之一言豈非萬世人主之師法哉仰惟

皇上英資天縱儉德夙成正志氣清明之時理
欲消長之會尤願辨之于早防之於微雖耳
目之欲未接而兢惕之念不以頃刻而或忘
雖玩好之私未萌而操存之功不以幽獨而
少懈則推之用人行政自無所處而不當矣
宋儒有言人君莫要于窮理莫先于寡欲伏
惟 聖明留意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九 六八

后

這是商書湯誥篇史臣記成湯告諭諸侯的
說話皇是大上帝是天降是付與衷是渾然
在中的意思若是順恒是常綏是安猷是道
后指君上說成湯既伐桀而有天下歸于毫
都乃告諭四方諸侯說道天之立君非徒使
之居萬民之上而已其任至重而其道至難
有不容以易而忽之者何以言之蓋自皇天
上帝生此下民既與之氣以成形便與之仁

義禮智信之理以成性這道理是大中至正

不偏不倚從天降下來的所以說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惟此下民既稟受了這箇道理
只依順着這理行將出來便叫做性如順着
仁之自然便有父子之親順着義之自然便
有君臣之分至于禮智信莫不皆然這性是
智愚之所同得古今之所同有常久而不易
的所以說若有恒性然下民雖有是性而或
氣稟不一習尚不齊便有不能安于其道者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九

九

要使百姓每人都安于其道這箇都在人
君蓋人君爲上天之子爲萬民之表必立教
以化導之而後能使民感發興起共由于綱
常之中必立政以整齊之而後能使民畏罪
遷善不越于倫理之外人君所以奉天安民
其責有不容辭者所以說克綏厥猷惟后夫
君道之所係其重如此夏王無道至于慢天
而虐民此其所以淪于滅亡也臣嘗因是推
之古之帝王所以能承天治人而盡綏猷之

責者豈徒以法制禁令驅天下而從已哉蓋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斯民從好而不從令已能建中而後能使民各全其中已能盡性而後能使民各盡其性已能修身以道而後能使民共由斯道故堯之百姓昭明本之親睦舜之四方風動本之慎徽成湯之式于九圍本之肇修人紀是以不言而信不令而行天下自然順治而後世莫及也仰惟皇上承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手

祖宗之統居 君師之位則所謂克綏厥猷者固已身任其責矣臣愚伏願繹聖經之言遵先王之道以懋建皇極爲本以講明聖學爲先勿以聰明睿知自足而忘檢身修德之功勿以崇高富貴爲安而忘敬天畏民之念則綏猷之治於湯有光而萬世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等不勝至幸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這是商書太甲篇伊尹勸勉太甲的說話惟字解做思字古人上下通稱爲朕數是厥數伊尹說吾王懋昭大德固當取法成湯而懋德之所當從事者大要有四件其奉事祖先不徒曰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而已必思致孝以奉之繼其志述其事率由舊章不敢有一毫違越這纔是事先之道其接待臣下不徒曰寵以爵位縻以俸祿而已必思致恭以接之用其言行其志優崇體貌不肖有一毫輕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主

忽這纔是待臣之禮視之不遠當必有蔽之者必思明以燭之凡人情物理件件都要洞察使所見者遠而不蔽于淺近則明無不照而可以作哲矣聽之不德當必有惑之者王必思聰以納之凡嘉謀善言件件都要通達使所聽者德而不惑于儉邪則聰無不聞而可以作睿矣這四件都是人君的美德王能深思而力行之庶幾克紹我先王丕顯懋昭之德而無愧于明明之君矣我尹躬方且承

廟王之休美其保太平之業于無疆豈敢有
厭敷之心乎當太甲克終允德之初正納約
自牖之日故伊尹惓惓勸勉之如此臣觀自
古納誨輔德之臣其言不一而足然未有如
此章之深切著明者而思惟二字尤爲緊要
盖人君嗣有天位祖宗創造于前而貽之以
逸臣工奔走于下而分任其勞四方之利病
九重無由而徧觀羣言之是非一時又難以
識別使非反復思惟常常在念則逸豫之情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三

起而惕勵之心微鮮有不至于敗德荒政者
若能處安樂而思艱難則必不敢忘其祖居
崇高而思謙抑則必不肖忽其臣思間閭困
窮之可悲則視何所不見思忠言正論之有
益則聽何所不聰故作聖本之能思作狂由
于罔念是在君心一轉移之間耳伏望
皇上繹伊尹之格言法商王之懋德尊養
兩宮孝固隆矣必推之以承
列聖而益弘繼述之圖優禮大臣恭固至矣必

推之以體群臣而益篤交孚之義 召見有
司省覽章奏聰明固無壅蔽矣必推之以周
恤民隱容受直言而益務明目達聰之實則
聖德有日新之美而至治保無疆之休 宗社
臣民不勝大幸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這是商書太甲下篇伊尹申告太甲的說話
慮是思慮胡字解作何字獲是得一人指君
說元良是大善貞是正伊尹既歷告太

賜開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三

圖治之道矣又恐其不能慎思而篤行也故
復歎而勉之說道我所言五事都是切于
治道的說話王不徒聽其言必須反覆尋繹
君德如何而進民事如何而重天位如何而
安何以謹始何以受言一一都去心上理會
過這道理方纔有得若只聽了不加思慮則
心與言不相入亦徒聽而已何由而能得乎
所以說弗慮胡獲然既思而得之又當身體
力行循序以進其德艱難以保其民危懼以

守其位作事必謹諸始聽言必探諸道一一
都措之于施爲這事功方纔有成若只思了
不肯實行則言與行不相通亦徒思而已何
由而能成乎所以說弗爲胡成誠能思而得
此理又能爲而成此事使念慮之所存者極
其精明事功之所就者無不允當則敬仁
之道兼體不遺而大善之德備矣一人既有
大善之德則萬邦的人見爲上者如此自然
皆有所感發有所視效以百官則止于朝無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道

淫朋無比德以萬民則正于野無頗僻無偏
黨莫不相率而歸于正矣所以說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夫萬邦之貞其機繫于一人而一
人之善其功在于慮與爲王可不思所以自
勉哉臣嘗觀之孔子論文武之政而本之于
慎思篤行堯舜明道統之傳而闡之以惟精
惟一其與伊尹告君之言相爲符契乃知聖
帝明王所以致盛德大業者率不外此仰惟
皇上清心務學而寒暑弗忘恭己臨朝而威權

總攬德豐功巍然盛矣通者漢發奎章集
爲十二事而首之曰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
遠僻佞繼之曰明賞罰慎出入慎起居節飲
食終之曰收放心存畏敬納忠言撙節用凡
此莫非曰敬曰仁曰誠之旨而所以進德保
民守位謹始受言之道固已慮之于心而措
之于爲矣然學務時敏而政貴有恒進銳者
嫌于退速有初者難于克終臣愚更望體之
以純一不已之心持之以果確無難之念時
時操存久與暫而一致事事允蹈行與言而
相孚則聖德昌隆萬邦承式將遠邁商王
之允德而上紹堯舜精一執中之傳矣臣等
無任惓惓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道

若金用汝作厲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
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這是商書說命上篇高宗期望傳說的說話
金是刀劍等器古時銅鐵都叫做金厲是磨
刀的石濟是渡巨川是大川楫是船槳連三

日雨叫做霖啟是開沃是灌溉的意思高宗
既以傳說爲相而命之納誨以輔德矣又深
致期望之意說道大凡金鐵之器必用礪石
磨之乃能快利我今望汝納誨輔德就如金
之用礪一般凡切磋琢磨使我德器成就不
終于頑鈍者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礪乎又
如大川之中必用舟楫乃能濟渡我今望汝
納誨輔德就如濟川之用舟楫一般凡維持
調護使我永保艱難之業而無覆墜之患者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舟楫乎又如年歲大
早必是三日的霖雨纔能救得枯槁我今望
汝納誨輔德就如大旱之望霖雨一般凡經
綸叅贊使我膏澤下究無一物不遂其生者
亦惟汝是賴矣汝其今日之霖雨乎夫我之
望汝其切如此汝必須披露悃誠罄竭底蘊
大開汝之心胸于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一
一都明白敷陳無所隱匿用以滋潤灌溉于
我之心使我于這道理都融會貫通優游歷

飲就如水之澆灌一般漸涵浸潤而不覺其
入然後足以副吾之深望也所以說啓乃心
沃朕心臣觀高宗之于傳說其相遇之奇相
得之深真曠千古而一見者而啓心沃心之
一言尤是知本切要之論蓋君臣之際不難
于以言相規而難于以心相信若人臣徒事
進言而不能積誠意以感動則言窮而匡救
之術亦窮論議雖煩終爲陳說人君徒欲聽
言而不能推誠心以委任則聽厭而契合之

賜問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情亦厭責望雖切亦是虛文故以匡衡之抗
疏而無救于元帝之優柔以唐太宗之受言
而不免恨魏徵之見辱蓋上下胥失之矣自
古格心之臣誠溢于言外而能使君樂于聽
者莫如傳說虛心之主信在于言前而能使
臣樂于言者莫如高宗臣主一心上下同德
其能成有商中興之業極一時明良之盛豈
偶然哉臣伏觀

皇上親洒宸翰頒賜輔臣不曰舟楫則曰鹽

梅不曰同心則曰一德其所望于啓沃之功者良非淺矣然臣以爲倡率之機在上不在下聽納之道以心不以迹必如高宗之虛心在

皇上益加之意而已臣等無任惓惓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這是商書說命中篇傳說勸勉高宗的說話居是安于所止醇是不雜傳說既歷舉憲天聰明之事以告高宗矣至此又推本于心說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道人君繼天以出治則凡一政一事都要合心乃裁度政事之本而人君所當止之處也若不能安于義理則本原之地既紛擾而不靜念慮所發必叅雜而不純施於有政豈能極醇而無疵乎惟是以義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明而不爲私意之所淆亂寂然凝定而不爲物欲之所動搖譬如人之居止一般日與之相安而未始相離可也由是發而爲政事都是義理之所運用以因革施

張則精明粹白而不眩于觀聽以用舍予奪

則公平正大而不雜于偏邪真有盡善盡美

垂之萬世而無弊者政事有不醇哉所以說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夫能安所止則心與天

通政事醇則治與天合憲天聰明之事莫要

于此此傳說之所以惓惓責望于高宗也臣

嘗因是論之聖學莫要于正心莫難于養心

何也蓋人之一心乃衆理之所會亦衆欲之

所攻理足以制欲則危者安欲得以間理則

賜聞堂集

卷之三十九

五

純者雜況人君以至尊之勢獨處于上以可致之欲畢陳于前其心尤爲易動而養之其功愈難誘之以聲色貨利則其心迷惑而不純間之以禱祀興作則其心侈肆而不純雜之以權謀功利則其心偏駁而不純其終至于喪志敗德荒政廢事非特一身之害而所以貽四海之憂致千百年之患者恒必由之矣故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伊尹之告嗣王則曰欽厥止皆與惟厥攸居之義相爲契合

可見古之聖君賢臣交相責難未有不以養心爲急者仰惟

皇上天啟聖神性鍾純粹正志氣清明之日義理用事之初如玄酒未漓原泉未汨所以體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者正在于此臣嘗伏讀敬一箴有曰勿參以三勿貳以二有曰靜虛無欲日新不已其發明純心之義開示養心之方最爲深切惟

皇上服膺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三

世宗之訓詳味傳說之言精思而力行之則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這是周書洪範篇箕子敷衍九疇以告武王的說話皇是君極是至極的道理可以爲法則的意思建是立欽是聚五福是壽富康寧好德考終這五樣福敷是布錫是與保字解作守字箕子說洪範次五中數叫做建用皇

極其義何如蓋人君居上臨下要使四方百姓每有所取則必須反身修德先立箇標準在上如大而綱常倫理務要至精至善使人望之以爲趨小而視聽言動務要盡善盡美使人人奉之以爲法這纔是建其有極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必然之應也人君既盡道以爲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來臻五福自然畢集就似自家欽聚來的一般所以說欽時五福然這皇極乃天下人所同有的道理人君作民君師豈徒自厚其身而已哉又必以此道理化導那百姓使都效法君上修德以獲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所以說用敷錫厥庶民夫人君既盡道以爲民表又推福以與民同則所以納天下于皇極者至矣惟此庶民莫不感慕興起把君上教它至極的道理相與恭敬奉持而不敢失墜却似替君上保守的一般所以說錫汝保極人君治天下之大法莫要于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三

此此箕子所以反復推明爲武王告也臣嘗因是論之自昔人君撫世孰不欲其身受福人臣愛君亦孰不欲其君享福然而歛福之道惟在建極錫民者何哉蓋天之立君既與之以崇高富貴之位則必寄之以治教君師之責若君德有一毫虧欠則不能倡率鼓舞以化導斯民四方有一民未化則不能周遍融洽以感召和氣雖日禱祝以求福豈能使上帝鑒歆鬼神乎祐以衍無疆之福哉故召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三

公言祈天永命必曰王敬作所周公論享國歷年必曰皇自敬德自古以來未有不能修德于上而能僥倖以獲福者然則建用皇極之一言固萬世君天下者之明訓也我

太祖高皇帝親註洪範而皇極之旨明

世宗肅皇帝揭示殿門而皇極之義備蓋欲

聖子神孫誦其言而窮其理顧其名而思其義

以承 帝王治世之統以固 國家萬年之

基其意至爲深切惟

皇上繹思

祖訓省察箕疇以建用皇極爲歛福之原以敬用五事爲建極之本則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

賜閒堂集

卷之三十九

三

申文定公賜閒堂集目錄

卷之四十

男用懋校

雜紀

共一十五則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一

一

賜閒堂集目錄卷之四十

終

賜閒堂集卷之四十

雜紀

國家承平日久武職凌夷至不能給衣食每歲俸銀僅一輿隸雇直耳時建議者欲裁冗食以武官爲首余笑謂曰武官俸薄國家以汗馬功疇其世祿至尠矣柰何復腹削之言者色沮然疏業已上諸武臣羣訴于朝房余謂曰吾固知之若等幸無慮乃散去部中亦寢不覆余旣去位而曾尚寶乾亨承命閱邊復條奏如前武官亦羣訴于山陰山陰諭令赴石司馬不許曰此曾公條陳也衆皆忿恨入長安門則遇曾司空前導呵之曰曾爺來衆誤以爲條陳者也環訴前事語不遜司空未及答則攘臂相加衣帶俱毀或奔告司馬于途司馬大驚墜車衆尋解散而司空慙阻遂以病乞歸一言謬妄至大傷國體言不可不慎也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余與同官出長安

門則夾道號呼陳訴者殆萬人余問故則曰諸夷以牛爲命禁殺牛是絕其命也余停車慰遣之曰禁且弛矣無恐衆歡呼搶地散去已語總憲僊居吳公亟令御史撤其榜遂皆寂然凡事有干衆怒衆怨者必不可輕于舉動自生煩擾以開釁端也

朝鮮有倭難連章告急請援兵朝議皆言可許乃命將發兵遣大臣經略抽選各邊精銳以往本兵檄海上各以舟師來會中外洵余方臥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二雜記

家客問余計將安出余曰朝鮮固屬國然國家不有其疆土不徵其租賦與內地異戊申戊許春秋所譏惡有以天朝戍外國者朝鮮能自守則吾助之兵糧以示恤小之仁或告諭日本使之罷兵則可耳已聞朝廷遣人諭倭倭將各引還釜山以王京及所虜王子歸朝鮮詭云欲入貢天朝爲朝鮮所遏故興兵伐之于是封貢之議起矣廟堂若有主持許其封而却其貢卽彼遣使來當令遼東撫臣審實代奏而後許封待

其表文旣至而後遣使乃不失體今小西飛乃倭將行長一書記耳本兵盡撤營兵夾道陳列而迎之請駕御午門城樓引見亦甚褻矣聞京師百官軍民無不憤恨而本兵揚揚自以爲得策也已又遣兩使臣賁冠服以往而關白尚不知使臣畱待半歲本兵自遣其僕往探之竟不得命而訛言四起使臣且踉蹌奔還不惟誤國且辱國可爲扼腕長太息也

洮河失事後議者動稱貢市失策宜絕欵決戰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三雜記

適遣官問晉以刻核相尚而寧夏党中丞尤苛歛畜旅久士心鑠兵劉東陽許朝遂乘衆怒殺中丞據城以叛此時督臣宜遣總帥提重兵疾馳壓城而陣必有梟叛卒之首以應王師者乃督府選愼高坐固原不出兵而日騰章告變令賊得乘城自保勾虜入犯靈州幾不守計無所出則請朝廷遣官招安幸宸斷不許督臣被逮遂決計討賊罪大斯得重鎮以安非主上威武神靈遘事幾于決裂矣士大夫平時舒

緩養名高自標置臨事常倉皇失措傷重損威
漢人有言聖王不以名譽加于功實之上至哉
言也

雲南緬夷莽達刺恃其險遠兵力強盛常侵逼
三宣而隴川多氏爲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
順寧土舍罕虔爲莽內應於是掠隴川破順寧
滇中大震大臣中策緬事者謂余往年麓川之
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徵旁省糧餉請官監軍紀
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余曰今財力

賜簡堂集

卷之四十

四 雜記

彈詘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敝
非計也滇南萬里向來文罔濶疏武備卑弱奸
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戰將率兵禦之
并調土司募健卒自足固內而捍外無過慮也
乃與本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兵三千赴之
令相機戰守子龍先復順寧擒罕虔詔斬以徇
綎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 上
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隴川
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南

戶部費不過二十萬益 上留意邊疆以滇中

用兵勅總鎮五日一報按臣覈功稍遲則先發
賞資以勵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滇中無餉無
兵或調兵防守半歲卽撤撤時皆不給餉兵皆
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夷寇所乘余故與撫
臣議屯田養兵之策騰越逼三宣近緬地皆肥
饒而多閒曠可以列屯課種儲蓄以待軍興而
遠方守令多踳冗不任事嘗語按臣督察之卒
無成效可嘆也尋邊人有持緬地二番錦入見
賜簡堂集

卷之四十

五 雜記

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聞余
答曰近時暹羅求貢特遣多人用金葉表文奏
御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贗未可必宜審實
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
乃止已卒無驗求其人則已去矣邊事夷情安
可輕信而謾爲之哉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淫霖不止漕艘
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趣民輸輓倉卒米皆濕
潤已入艘經月多沴爛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

却回抵易漕卒沟沟余謂石司徒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陪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廩經爲次第今歲漕糧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則生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廩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釜甑對衆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給去寂然無譁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以朽腐捐棄軍不至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執一者道也

賜聞堂集

卷之四十

六 雜記

萬曆丙戌山東河南陝西及直隸真保等府皆大旱所司報災無虛日雖奉 旨蠲賑而穀價騰踊人民流徙日甚余深以爲憂先是臨清德州倉每季以新舊出納登耗之數聞奏蓋山東河南轉漕粟米皆收貯其中以給軍而歲出甚

少存者多浥爛余甚惜之及是余請 上盡發兩倉積貯以充賑濟仍借太僕寺馬價四十萬給災傷州縣充糴本令於豐收處糴買轉般減價以糴于是饑民稍得甦息又慮有司不能奉行德意復請 上以四事責成撫按兩臺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息一時有司廩廩奉職不敢秦越其民矣古稱救荒無奇策然使積貯充盈或損上以益下或移彼以與此

賜聞堂集

卷之四十

七 雜記

當事者念念在民視若已饑未爲無濟也自古建立儲貳皆人主獨斷而宰臣從中調劑委曲贊成未聞小臣能以口舌得之者 今上聰明英毅宮闈肅如 皇長子天序默成 宸情獨注余嘗見于毓德宮 上手攜 皇長子擁樹膝前睽愛特至無纖芥可疑而道路訛言鄭貴妃方見寵幸母愛子抱事未可知外廷章疏蜩毛而起 上怒遂加譴斥而言者猶未已歲庚寅冬忽遣文書內臣語闕中若諸司不來

嘉慶明冬傳後年冊立如不遵者待十五歲舉行余乃與同官約 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奉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諸司接見皆以此告之故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未有言建儲事者而工部主事張有德忽復言之余時引疾在告不勝驚愕方欲待二公商確而新安故德若不知有 前諭者乃曰小臣以建儲請而吾輩大臣噤無一言可乎倉卒具一疏首列余名以進余聞之歎曰大事去矣小臣雖犯激聒之誅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一 八 雜記

吾輩大臣恪守 明諭不失信于 上乃可以要 上之全信今吾輩與小臣接踵上疏 上必呵責小臣故犯從中處分冊立事必且改期吾輩疏特報聞耳柰之何哉余乃別具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猶列臣名臣不知也臣謂冊立之事 聖意已定 諭旨已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違越以俟來春舉行小臣愚妄不諳大計不足責也惟 上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誤大典 上手賜批答趣余亟出而

不及建儲故事閣臣密揭皆留貯閣中不發科而新安亦與諸疏同發時羅給事大紘新任余令典籍從科中取回送閣次日科臣來索以故事却之大紘乃疏論余迎合 上意以固位而武英黃中書正賓繼之余有疏辨荷 上優答然觀人情世局如狂瀾沸鼎萬萬不能久安遂決計歸歸十餘年而 儲位定矣向之紛紛竟何爲哉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強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游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腹心爪牙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忿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慝患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一 九 雜記

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賄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戮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無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庸愬欲用兵偕按臣以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于所部未有逆節于朝廷

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十一 雜記

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碁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嚮使委官不索賂應

龍不繫獄調則必赴召則必來何至稱兵叛逆悍然不顧乎挑釁啟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萬曆辛丑吾郡城益有民變云初礦稅詔下各省直俱遣內臣紛紛四出而奸黠無賴之徒百計貪緣竄入叅隨名籍從中簸弄所在狼貪虎噬商民不勝其苦獨江南稅事并屬織造不特遣而一時罷閒官吏多以攀援進者所在關津各有委官時稅官王廷節據葑門外之減渡橋無論往來商賈卽鄉民持隻雞足布入市皆見侵剝衆不勝憤憤欲羣歐之而黠者更相與謀曰稅官率以賄進從大家借貸得之此禍本也盍共培擊之乃集數百人先擊殺王稅官而次及大戶又次及樞紳家撲人至死尸諸市并燔其室廬城中大擾時太守山陰朱公某已擢任未行余以書趣之令亟出撫諭而葛臣者自詭首倡挺身服辜衆稍解散翌日始定然磔裂死者數人焚蕩者數家幾有揭竿挺鋤之變而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十二 雜記

撫臣方坐旬容聞變而來中途而返若以吾郡
爲旣脫者殊可怪也往時撫臣自周文襄來皆
駐吾郡城而宋撫臺某始移駐旬容欲避過客
應耐之擾余在閩中嘗撰勅有駐劄蘇州語遂
復其舊又數年而朱撫臺某以旬容爲便竟不
奉勅後遂因之使郡城之兵皆番直撫院于旬
容郡中無一卒可使者猝遇民變任其猖狂而
莫之誰何近復奉 旨申飭撫臺遂久駐吾郡
而戊申水災地方劫奪之禍旋起旋定者仗撫
臺兵力爲之鎮壓也任國家重寄而第欲自便
者亦可以鑒矣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十三雜記

京東諸州縣多旱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
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尚寶貞明特主
其說具在潞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 旨下近
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尚寶兼憲職董其事尚寶
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
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
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畝

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
師者倡言水田旣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嫁禍
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
在 上左右者多北人爭言水田之不便 上
意亦動會 朝畢召余及同官于皇極門 面
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稷
稻今民間游惰下田皆棄不耕荒蕪寔多故議
開墾非欲盡廢已熟之田也 上云荒田可開
水田不可做余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 上意
竟不可回遂切責尚寶以爲擾民而初議盡格
矣彼中開墾已成收穫甚富一聞 詔下盡撤
毀堤坼斥爲閒田垂成之功廢于一旦良可惜
也余歸已二十年而鄉人自北來者云京東稻
田頗廣白粳輒輸京師供 上用其直減于往
時蓋農兵留彼中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
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甚矣
夫任事之難也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十三雜記

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常爲中國
偵伺虜至則與邊人并力禦之虜或挫衄以去
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則俛首屈
服歲有輸納名曰忝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
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刺川就水草時時掠
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副將李魁者方
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卽單騎赴之不介而
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衆大
譟射魁創甚還營宿昔而死督臣檄大帥劉承
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
戰遇雨爲虜所乘敗沒廷議紛紛謂虜已敗盟
順義寔助逆洮河且陷臨鞏危若累卵因歸咎
本兵并論余失策余備陳邊事虜情請下九卿
會議議定余復請 上命戎政尚書鄭洛爲七
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會之罪
革其市賞逐之遠去于是莽刺川無虜巢而他
酋真相據捏工川與火會表裏者亦遂遠徙時
甘肅撫臣欲誘殺番人報功巡茶御史不可乃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十四

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
礦必當聚衆聚衆必當防亂見今山西河南礦
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
利隱憂不可測且 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
皆可不惜小費而爲之若開礦求利必須計等
工本募徒防兵之費幾何與開煎所得之利幾
何果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斟酌舉行非
可以民間私請隔境過度而 朝廷遽爲之出
旨差官造次議開者也戶部所以遲迴未覆一
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騷動地方四者亦不
欲宜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
中國今蒙 聖問倦倦臣等卽當傳諭該部督
趣撫按官速行查核有砂處所應否開煎是否
有利無害委用何人方不至騷擾設處何法方
不至侵盜毋得先事張皇使民間承望風聲轉
相煽動利未得而先釀患乃爲萬全奏入 上
重違閣臣議事遂寢余歸數年而中璫巧黠者
與駟儉相要結因招致衛所武官扶同入奏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十五

旨從中出自畿輔及諸省皆以中璫領事糜費
騷擾使海內翬然喪其樂生之心語云涓涓不
竭流爲江河言不可不防其漸也

初 上幸天壽山展謁 諸陵既踰年欲再往
蒲州以爲 鑾輿數出無事慢遊不可爲訓無
已則請如 世宗預卜壽陵故事庶駕出有名
上從之乃命禮部選舉素諳地理者與欽天監
官協同相擇乃推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
司叅議梁子琦聽補僉事胡有與監官張邦垣
賜聞堂集 卷之四十 七
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衆議不合乃獨
獻吉地八處俟 上臨閱地在斷崖深谷嶮崎
偪仄中乘輿歷涉危險 上意不懌並報罷而
定形龍大峪兩山命定國公文壁輔臣時行及
司禮太監張宏率相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
去獨子琦在禮部謂其好勝喜爭前所奏地皆
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怒遂疏論尚書徐學謨而
語侵余 上惡之勒令閑住及 駕再閱定于
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時御史李植江東之

與子琦厚善欲因事起釁乃與御史羊可立共
疏言大峪非吉并劾監官張邦垣等欺罔而遍
行金錢賂 上所親信小豎當時號爲十俊者
數以蜚語動 上時 鑾輿已四出供費浩繁
而將作之費已鉅萬九卿皆有憂色各具疏請
上獨斷 上乃召輔臣時行等入見于感恩殿
東室命降植等三級植等前以論籍江陵陞太
僕光祿尚寶各少卿至是復授賁外郎王事而
壽宮之議息矣始余被 命閱視第以首臣在
賜聞堂集 卷之四十 八
行原未習形家之說而閣臣職業從來未有以
相地爲輕重者諸臣別有推戴欲擊去余與新
安等而 上英斷終不爲所熒惑也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爲詩常在 上左右
上亦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仗局 駕常幸
局觀所造兵器時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至
尊所宜操 上笑而止因令內豎勝兵者咸肄
習之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
蓋指 武宗時事也 上欣然舉行乃摘選內

豎得二千餘人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略如三營操練法砲聲相聞閣臣以爲言 上令文書官傳諭不久當罷臺省亦有言者而董主事基言極剴切 上怒謫外任廷議沟沟閣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關係 禁廷諸人皆懷甲荷戈未明而入內設奸人竄入其中爲害叵測卽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大璫皆竦然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五 雜記

變色乃乘間以閣臣言力奏 上遂命撤止卽使外廷諍之恐未必回 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此其一驗也

嘉靖末年輔臣皆入直西內 世廟大漸時中外沟沟適胡都諫應嘉過新鄭直房見其家人携取供具什物若將出直者乃疏劾新鄭謂聖躬不豫大臣不色憂而自爲私計有幸心聞者爲之吐舌會 上疾彌留不復省覽新鄭得免而恨應嘉切骨隆慶初大察京朝官科臣鄭

欽部臣萬廷言皆坐黜應嘉故睚此兩人乃部院考察不當新鄭持其疏欲罪之華亭不可安陽從旁解之曰應嘉欲殺中玄而僅以妄言薄責之庸何傷中玄者新鄭別號也華亭不得已乃擬應嘉調外六科訶知華亭意爭上疏救應嘉而詆新鄭遂復應嘉官尋以叅議出補由是新鄭恨益深而言官攻新鄭益力章數十條上新鄭去乃已明年言官有論華亭者華亭再疏辭遂得請而江陵故與新鄭厚善踰三年遞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五 雜記

太宰缺乃起新鄭以原官掌部事明年與化乞致仕而新鄭爲首輔入典機務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趣炎附羶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新鄭乙丑所舉士願指色授橫行長安中舉朝爲之仄目乃修華亭舊隙摘遺詔中語謂暴揚 先帝之失德以次開釋諸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華亭者皆斥罷尋嗾鄉人告訐者奏發華亭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諸不法事下所司驗問問官希指深入三子皆坐遣戍應

没入田數千頃獄上而新鄭得罪去事乃寢始
新鄭再起與江陵比事無鉅細必相與商確江
陵有所薦引無不如志而新鄭之門生幕客殷
勤杯酒間以私干請者皆不得入則思所以間
之一日新鄭問諸門生外間云何皆對曰師雖
秉銓部寔江陵爲政江陵所薦拔皆引爲已功
外人知江陵不知師也新鄭乃漸疎江陵事皆
專決不復有所諮問而江陵亦自疑諸爲間者
益復以蜚語相煽兩家遂如水火辛未 今上
賜閒堂集 卷之四十 三 雜記
在東宮議以明春出閣講學時余與王少保元
馭爲左右中允新鄭皆題陞論德以余爲 穆
宗日講官而元馭掌南院去東宮講讀校書悉
以門生充補江陵數舉以語人曰兩中允見爲
宮僚不用而用其私人者何也新鄭爲之愧悔
而恨江陵益深然新鄭方操權據位所爲耳目
爪牙用者率非端人故時望咸屬江陵兩家客
百方居間終莫能解也 上初卽位其大璫馮
保嘗許故司禮陳洪遂孟冲而奪其處方用事

居中新鄭首上疏欲 上御文華講讀畢卽與
閣臣面決政事具儀式以請保念以爲審爾則
事權悉歸內閣而司禮益輕欲格其奏乃請
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內臣持到閣新鄭言
此疏不發閣議擬而旨從中出者何也內臣以
御批對新鄭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決政事
者乎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 上曰
高閣老云十歲孩子安能決事 上怒入奏
兩聖母皆相持而哭是日給事御史論劾保恣
橫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則使
所親問計江陵方惡新鄭欲乘機逐之則以計
授保明日 召部院諸大臣于會極門勅稱
皇帝聖旨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蓋是時
兩宮未有徽號故云敕中數新鄭專權亂政把
持朝廷傾危社稷勒爲民新鄭卽日就道乘驪
車出國門都人駭歎 上特召江陵面獎爲忠
臣由是宮禁事皆決于保而朝廷政務悉歸閣
中江陵得行一意無撓阻者矣時 上方幼冲

而朝政畢舉中外晏然論者始歸功江陵不直
新鄭矣無何而王大臣之事起大臣者浙中庸
奴以浮蕩入都與一小豎交暱竊其牌帽闌入
禁門羣奄覺其有異捕送東廠保素恨新鄭未
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鍛鍊乃以雙劍寘
大臣兩腋間云受新鄭指入內行刺圖不軌撈
掠不勝楚遂誣服爲言新鄭狀貌及居止城郭
云云厥衛遣卒驗之皆非是時道府以兵衛環
新鄭家而守之禍且不測然衆論皆知其冤頗
尤江陵江陵迫公議亟從中調劑保意解乃獨
歸罪大臣論斬新鄭得無恙兩公始合中睽幾
剗刃相向然江陵卒調護之以釋舊怨羣喙乃
息人情世道可爲一慨而又有謂閣臣之相攻
擊者賢于相和同然則書傳所稱師師濟濟者
非耶

文定公賜閒堂集卷之四十終

賜閒堂集四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有書經講義會編已著錄是集
賦詩共六卷文及禠著共三十四卷其相業無咎
無譽詩文亦如其爲人